



自序

吾作品中。以青年讀書不成爲主題者。除此篇外。尙有一似水流年。似水流年說部已爲電影公司稍改其情節。播於銀幕。公映之第一日。余適客上海。曾撥冗往觀。當映至一青年於其愛人前。不認老農爲父時。座後有客喟然曰；此非虛想。吾鄉實有類此之事。余聞之。心竊慰。以余所描寫。幸尙未超過事實也。現代青年一書。予不敢謂佳。然下筆時。不敢超出社會實況。則較之作似水流年。有過之而無不及。讀者而疑吾言。則在青年馳逐之場。稍加研究。必可發現不少之西裝革履。皆父兄血汗之資所力也。吾人極不贊成養兒防

老。積穀防饑之舊觀念。僅見於青年。耗其父兄血汗掙來之錢。如泥沙擲去。勞逸相懸。亦良爲不平。而此等人則尙高談主義。以現代青年自命。然則所謂不現代者。其程度又當如何乎？作小說者。理不應自置批評於書中。故余亦唯有出之以息艱之態。而名此書曰現代青年！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

張恨水序於上海新亞二樓

現代青年

張恨水著

目錄

自序

- | | | |
|-----|-----------|-----------|
| 第一回 | 此日難忘教兒半夜起 | 良辰不再展畫少年看 |
| 第二回 | 小試天才牽牛聯舊句 | 高談人事移榻受新知 |
| 第三回 | 骨肉見天真相依爲命 | 稻粱謀晚計刻苦經年 |
| 第四回 | 兩小無猜寄居增友愛 | 一介不取棄產絕鄉情 |
| 第五回 | 一車行李含淚別故園 | 數件鄉儀赧顏探巨室 |
| 第六回 | 豪僕誇家世名姝恃寵 | 新鄰來陋巷老媪垂憐 |
| 第七回 | 頻喚哥哥相親如手足 | 辛勞夜夜發奮愧鬚眉 |
| 第八回 | 含笑訂良緣衣裳定禮 | 懷憂沾惡疾湯藥勞心 |

目錄

第九回

病榻感私恩拘賜細語

江頭繫別緒忍淚偷彈

第十回

隔室聽南音他鄉遇艷

故宮看國寶御道聯蹤

第十一回

品茗傳神殷勤迷座客

讀書怯試慷慨說名姝

第十二回

舐犢情深徬徨度永夜

牽衣淚急躑躅上歸車

第十三回

遺帕散相思似存深意

閉門作閑話遽啓微嫌

第十四回

年少怎忘情終隨艷跡

交深爲洩忿自發狂言

第十五回

冷眼未能逃傳書逐客

熱心終不改閉戶留賓

第十六回

深入迷途受金遷客寓

忽生悟境側耳聽書聲

第十七回

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贈衣驚厚寵更瀾情波

第十八回

甘伏雌威背師鑄大錯

真同兒戲負氣訂新盟

第十九回

服敵挾郎來高宣約指

傷心連夜夢暗毀家書

- 第二十四回 意外遇全還珠會愛婿 醉中慷慨奮臂謁封翁
- 第二十一回 一電激啼痕登門問罪 滿城傳笑柄閉戶逃名
- 第二十二回 接木移花突來和事老 焦頭爛額重伍弄潮兒
- 第二十三回 促月拿雲躡蹤追舊友 鈎心鬥角易幟激驕娃
- 第二十四回 躊躇帶羞來墜歡可拾 犧牲垂泣道缺憾難填
- 第二十五回 別具陰謀暗佈迷魂陣 各存退步難拋赤子心
- 第二十六回 慈念未全灰兩番破產 悲風何足懼千里尋兒
- 第二十七回 客店病身孤思兒腸斷 倡家秋夜短結伴情豪
- 第二十八回 恩怨不分解囊救病叟 聰名盡塞肱篋背情人
- 第二十九回 約指借來計成人忽道 纖腰舞倦夢醒客何歸
- 第三十回 欲死未能挺身談奮興 求生乏術訪客作狂遊

第三十一回 一客登堂牧童堪作範

三餐斷火名士更無家

第三十二回 紙上見凶音客宿陪淚

夜闌作小販雪夜驚寒

第三十三回 無路忍歸來幾番生死

彌留依老弱半夜接涼

第三十四回 合作變空言又成逐客

相逢忘舊怨好是明星

第三十五回 嫁壻爲風流屈成伉儷

見娘搆疑案當作儉兒

第三十六回 事白各斷腸生離死別

病痊一哭墓地老天荒

現代青年（卷上）

張恨水著

第一回 此日難忘教兒半夜起 良辰不再展畫少年看

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晚上，是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書中主要人物的一個，正在磨豆腐，那時天上的星斗，現着疏落零亂的樣子，風在半空裏經過，便有一些清涼的意味，街上是一點聲音沒有，隱隱慘白的路燈，在電燈柱上立着，映出這人家的屋簷，黑沉沉的，格外是不齊整，因為街上的情形是這樣，所以屋子裏頭的磨豆腐聲，兀突兀突，一聲聲響到街上來，屋子裏是個豆腐作坊，偃偻的屋子，露出幾根橫梁，簷席下垂着一個圓的篾架子，上面晾着百葉，柱子上挑出許多小竹棍子，棍子上掛着半圓形的豆腐旗子，好像給這屋子裝點出豆腐特色來，四週除懸着豆腐旗外其餘是豆腐漿缸，豆乾架子，磨子，燒豆漿的矮灶，大缸，小桶以至於燒灶的茅草，把這個很小的屋子，塞得一點空隙地位都沒有，屋子柱上掛了一盞煤油燈，在燈頭上冒出一枝黑燄，在空中搖搖不定，滿屋子裏，祇有一種昏黃的光，照見人影子模糊不清，這磨子邊有個五十上下的老人，將磨子下盛着的一木盆豆渣，到在矮灶上一個瀘漿的布袋裏，要開始作那篩漿的工作了，灶門口茅草上，坐着一個青年禿子，灶裏的火光，照着他的臉通紅，圓頂上，稀疏的黃髮，光光的額角，半開不閉的眼睛，他手上捧了一束茅草，只管向灶口裏塞着，不時的頭向前點動着，在那裏打盹，老人道……小四子，你今天又沒有睡够嗎？小四子突然頭向上一伸，睜開眼道，水燒開了嗎？老人道……水是沒有燒開，柴快燒完了，年輕人這樣打不起精神來，怎麼混到飯吃，時候不早了，去把小老板叫起來罷，小四子道，天還沒有亮啦，小老板叫得起來嗎？這早把他叫起來作什

麼？老人將籃褂子的大襟，掀起一片，擦了一額頭上的汗珠，笑道：……你知道什麼？今天是你小老板初中行畢業禮的日子，天亮就要去。早點把他叫起來，讓他洗洗臉，吃些點心，舒舒服服的，讓他上學去，說時，摸了摸鬚道：……我推到今天很是不容易，說着用手互相搓起來，嘻嘻的望着小四子，於是小四子放下了火箱，向店房後面去了，這個老兒，站在一條腳踏路上，兩手扶了濾布，向左右週折的篩着，將豆漿篩到那水鍋裏去，他聽到豆漿轟轟隆隆落到水鍋裏去的聲音，好像都很有力量，正在那裏慶祝着他的事業成功，那濾布袋的十字木架子上，墨筆寫着周世良記，他望了那字，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我周世良傾家蕩產撫養兒子，兒子居然考了第一，得有今日，也不枉費這一番苦心了，他如此想着，精神大為振奮，兩手搖着濾布，更是得勁，約莫有十分鐘的工夫，小四子將小老板周計春叫來了，他穿了黃番布的短腳褲子，上身套了翻領短袖子襯衫，露出白中帶紅的皮膚來，他頭上短黑的頭髮，半蓬亂着，兩手一陣向後抄着頭髮，還連連的打了幾個呵欠，表示出他朦朧未全醒的神氣來。周世良放下了濾袋，迎上前來笑道：孩子，你已經睡够了嗎？計春伸了一個懶腰，笑道：醒是沒有醒過來，可是我不起來，你還會叫我的，嘿！豆腐漿沒有開鍋，過早着啦，世良道：小四子，你來篩漿，我有點事去，計春，你洗臉漱口罷，說着，他走進屋子裏去了，一會子工夫，他手上提了一個白布包袱出來，將它放在帳桌上打開，一雙漆黑光亮的皮鞋，一雙乾淨平整的細紗襪子，一套白如雪的制服，一樣一樣的舉了起來，笑着問計春道：昨天一天，我就全給你辦好了，計春接着衣服，先看了一看，周圍四轉打量了一遍，簡直沒有可以放下的地方，依然放到帳桌上來，世良道，新東西，不要沒有到學校裏去，就弄髒了正說着，遠遠的聽到喔喔，雞叫了幾聲，接着門外咚咚咚有小車輪滾着石板聲，世良道，推

菜的車子。已經上市了，去換上衣服罷，計春將衣服包起，依然到後面臥房裏去，世良回頭一看，鍋裏的豆漿已經開了，拖過木桶來靠住了矮灶，將大木勺舀了豆漿向木桶裏傾下去，那豆漿的熱氣，哄哄的向上蒸着世良捲了藍布褂子的大袖，兩手臂上的肉筋，條條的向上鼓了起來，口裏噓着風吹那豆漿的熱氣，口裏還不住的唱着不成板眼的皮簧，「我本當，不打魚，家中閒坐，無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清晨起，開柴扉……「爹爹！豆腐漿得了嗎？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用手扶了店房後的院門，向這淡黃色的燈光裏面望着，世良手扶了木桶，伸着手道，拿碗來，我給你上一碗罷，菊芬，你媽起來了嗎？菊芬道：媽起來了，她不喝豆漿，世良將豆漿繼續的舀完了，找了一個籬筐，將漿桶蓋上，便開了一扇店門，在屋簷下向天空上看了看，東方有些魚肚色，頭頂心的星斗，只剩幾個杯子口大的大星了，世良走進屋來，向菊芬道：你不喝豆漿，問豆漿開不開作什麼，菊芬道：若是沒有開，我來燒火，讓小四子篩漿，你好料理着計春哥上學，世良望了她笑着，摸了鬍子道，你計春哥畢業，連你也起了勁，你現在知道讀書上學，是一件好事吧，菊芬嘴裏啣了個指頭，靠了門道，下半年平民小學畢了業，我也進中學去，我媽說，她給我攢了幾十塊錢了，乾爹，你也幫我一點忙罷，世良道：你計春哥說是下學期，要到南京進高中去了，這不定一年要花多少錢，我還幫得起你的忙嗎？只要你計春哥把書念成了功，我們都好了瞧瞧去，你哥哥衣服換好了嗎？菊芬走到他面前，一彎腰將他的青布褲腳子牽了起來，笑道：乾爹這褲腳上破了這樣一個大窟窿，怎麼也不脫下來，補上一補，世良笑道：我一個磨豆漿的人，整天身上水淋淋的，穿得那樣好作什麼，正說到這裏，皮鞋橐橐作響，計春走了出來，見了父親，縮住脚一立正，兩手扯着衣襟，問道：我這身衣服，真合身材，可是下半年我不在這學校裏念

書，這身衣服恐怕不能穿。世良道：不能當制服穿，平常當便衣穿，還有什麼不行嗎？只要你好好
的念書，多穿我兩件衣服，那倒不要緊，計春又掉轉身來，向菊芬道：你看，這比我那套舊制服
要好得多吧？今天下午，我們一路去遊菱湖公園去。菊芬跳了一跳，笑道：真的嗎？世良道：菊芬，
這就是你不對了，剛才你還說，要乾爹幫你的忙，好讓你去念書，現在聽到哥哥說要去遊公園，
你馬上就起勁，這是讀書人的樣子嗎？菊芬反轉左手去掏了褲稍，只管在右手心裏，轉着打圈圈
，微微的向世良笑着，世良道：你穿了這衣服，讓你乾媽去看看吧？計春道：這樣早，乾媽怕會沒
有起來吧？菊芬笑道，我媽早起來了，在做東西你吃呢，世良笑道，你看，乾媽都在做東西你吃
了，你若是沒有起來，怎樣對得住人呢？菊芬拉着計春的手道：去罷，我媽等着你呢。乾爹，你等
一會再來點豆漿的滴，一路去，世良道：我不去，我不餓，計春整了一整衣襟，也笑道：乾媽有
吃的嗎，你磨了一早的豆漿，還吃不下去一點嗎？世良看看兒子穿了這一身新制服，頭髮又是梳
得溜光的，在細腰的板帶上，取下了旱煙袋啣在嘴裏，笑嘻嘻的裝了一袋煙抽着，望了計春和菊
芬並肩的站着，說不出來有一種怎樣的高興，口裏啣了烟嘴子道：好罷，我轉老還童，跟着你們
後面也來玩一個罷，於是三個人推開店房後院門，到菊芬家裏去，菊芬的母親倪洪氏，是個女鞋
匠，就在這後院三間破屋裏住着，每日在鞋子店裏，接幾雙鞋幫子回來做做，她和世良，是個來
回帳，菊芬拜世良做乾爹，計春又拜倪洪氏做乾娘，他們一走到後院，便見倪家正中供祖先的屋
子裏，在正中桌上，點了一對小小的紅臘燭，走進去看時，有兩個大瓷盤子，一盤子裝着糯米糕
一盤裝着粽子，都是熱氣騰騰的，洪氏聽到他們來了，早捧了一把盜壺出來，笑道：周老板也
來了，不來，我還要請你呢，菊芬把抽屜裏一把筷子和一碟白糖拿出來，菊芬答應着，拿了放

在桌上，那碟子白糖上面，還放了十來根紅絲。世良看了，不住的點頭，向計春道：你不要辜負了你乾媽這番苦心，你看，這白糖上放了紅絲，還取個吉意思呢。洪氏斟了兩杯茶，讓他爺兒倆坐着，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過來，計春笑道：這一早，東西都預備好了，多謝乾娘費心。天還沒有亮呢，糕就吃兩塊。粽子罷了。洪氏一伸手，就拿了一個粽子起來，將粽箬剝了，用筷子夾了蘸好了糖，然後送到計春面前來。笑道：恭喜你今天畢業，不要忘了，高中高中，粽子總是要吃一個的，這是好口氣，以後你還要高中呢。計春接了粽子吃着笑道：乾娘還是這種舊腦筋，以為讀書的人，都是像從前三考一樣，起考中狀元。我和爹爹早說好了。初中畢業以後，我就去學工……洪氏道：喲！要學工，爲什麼還費那麼大的事。在學堂學許多年，家裏花許多錢呢？想學那樣，到那一行去學三年徒弟，就是了，計春道：我要是願當一個木匠，或者願當一個裁縫，自然用不了費這樣大的事，不過我的意思，是想當個造機器的工程師，現在最缺少的是這項人才，洪氏笑道：做機器倒是一項發財的事情，但是就怕搶外國人的生意不過，還是畢了業混個差使當，大家風光些，計春笑道：和你們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老太太說話，真沒有辦法，世良手上拿了一塊糯米糕，蘸了一些白糖，塞在嘴裏吃着，笑道：我要去點滷了，再不去，豆漿就冷了，說畢，就向外走，走到院子裏，向屋子裏叫道：天快亮了，計春，快上學去罷，計春向門外看時，果然，天上已經現了灰色，就拿了一塊糯米糕在手上，向外走來，菊芬在後面跟着，悄悄的問道：計春哥，今天下午，你是帶我去遊公園嗎？計春道：你到我屋子裏去罷，我慢慢的告訴你，他說着，向屋子裏走，將一頂帽子，交給菊芬道：你給我戴上，於是坐在凳子上，等菊芬來戴，菊芬低聲笑道：我手上有糖有蜜嗎？爲什麼要我戴帽子？計春道：這個時候，外面沒有光亮放進來，燈下照鏡子又看不見

所以要你給我帶上。免得帶歪了。菊芬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就給你帶上罷。於是兩手捧了帽子給他端端正正的戴上。計春突然握住了她一隻手道：今天吃糕吃粽子都有意思的。祖宗位前點了一對紅臘燭，那是什麼意思呢？菊芬道：那有什麼不懂的？不過是要紅紅火火罷了。計春道：我看不是那個意思。你猜是什麼意思。點紅臘燭……菊芬將手一抽道：不是你今天去行畢業禮，我要說出不好的來了，你這個人越學越壞了。說畢。向計春丟了一個眼色。掉轉身來。就跑走了。計春笑道：你只管跑，下午我不帶你出去玩。說着。整了一整衣服。走了出來。這時天色已經灰亮了，天上沒有了星斗，豆腐店前的幾塊舖板都取下了。世良擺了一塊板子。坐在店門口。板子上疊了一疊布。他用銅勺子，在豆腐桶裏舀起豆腐來，用布塊繼續的包豆乾。你看兩隻袖子高高捲起。十個指頭疊着布塊，十分的快，一折兩折，就包成一塊豆乾的皺形，那豆腐的汁水，由板子向下流着，流到門口的石溝裏去，濺了不少的泥點，到他赤脚上去，他都不理會，他又繼續在那裏唱不成板眼的皮簧，「這才是，有子不教，父母之過，教子不嚴師之惰！」噯！孩子，你上學去了，他看見計春走了出來，就向他笑道，門口有兩個趕早市買豆腐漿吃的，世良就指着計春，告訴他們道，你看，這是我的兒子，今年十七歲，在省立模範中學初中班，考第一畢業了，你們看我周老頭子不出吧，我還有這樣一個兒子呢，他看到計春遙遙而去，眼望了兒子的後影，只管微笑，計春見父親如此得意，也是很歡喜，穿了那雙新皮鞋，走着石板路橐橐作響，正走着，身後霹霹撲撲一陣脚步響，回頭看時，却是菊芬跑了來，便停了脚笑問道：你跑來作什麼，你不是不理我就跑走了嗎？菊芬笑道，誰教你不老老實實的呢，計春笑道，我還不會老實的，你不要跟着後面來，菊芬撇了嘴道，人家規規矩矩的來和你說話，你還是這樣頑皮，計春道，什麼規規矩矩，我的事你不開口，

就知道你爲什麼來着，你不是問我下午不到公園去嗎？菊芬微笑道：你若是不肯帶我去我就不去，計春笑道，你以後不睬我了嗎？菊芬撇了撇嘴，道，你老是這個樣子，我不和你說話了，說畢忽忽的就向回家的路上走，走了許遠，回轉頭來，向計春看了一眼，跟着又走開了，計春本來是高興，看了菊芬對他這番情形，格外的高興，笑嘻嘻的走到學校裏來了，他們的校長馮子雲，是個提倡早起的人，平常早晨是要學生早起，遇到了有什麼慶典，他就特別的要人早起，所以今天這個初中畢業盛典，他又事先向學生預告，今天非特別加早不可，當周計春走到學校裏來的時候，正好頂頭遇到了校長，他笑着向他道：周計春，你是考畢業考試的第一人，怎麼你到校的時候，却攤到了第二三十名，這可有些美中不足呀，計春是個自負勤快的學生，聽了這話，心裏着實是不痛快，但是看看同班的學生，真到了有二三十名，這是一件事實，叫自己實在無法可以去分辯，只好紅了臉，答應着一聲是，自己就悄悄的走到同班裏面去了，果然，今天一切都早，一線金黃色的太陽，剛剛照到院子裏高牆上的時候，便已嚙々的打着上堂鐘，開始舉行畢業典禮了，學生都穿了整齊的制服，魚貫上堂，堂上高叉着兩面國旗，四週貼着一些紅綠紙的標語，門窗上紮着松枝的花圈，平常一個每日看到的大禮堂，這便有些不同的景象了，只是有一項更爲別致的，就是正面牆上，更添了幾張人物圖畫，是一般學生，所認爲不可解的，學生教員們上了堂，照着一切儀式舉行過了之後，校長坐在講台上面喊了畢業生的名字，挨了次序，開始發給畢業文憑，當然，喊到第一名，便是周計春，由羣座裏站立起來，走向講台面前去，他行了一個鞠躬禮，兩手捧着，在校長手上接過文憑來，馮子雲道，周計春，你這次考第一，當然是你平常還用功，然而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可是爲着你是個窮苦出身，你在書本上，當然知道，世界

上已經有不少的偉人，都是從窮苦裏出身的，那麼，你自己時時刻刻記着你是窮苦出身，時時刻刻記着要作一個偉人，你雖不必有什麼小的成就，至少你不失爲一個人類中的人，我很看得起你，在這牆上掛了幾張圖畫，請大家看看，這個意思是很深的，你瞧，是不懂呢？計春答應了一聲是，再等校長的回話，馮子雲道，你坐回位子去，我有幾句話和大家說，計春坐回位子來，於是教職員席上，一一的喊着學生的名字，將文憑發完，最後由校長向大家訓話道，諸位，文憑發完了，可以宣告禮畢了，但是我還有幾句話，要和大家說一說，你們不是看到這牆上掛的幾張圖畫，很不明白意思所在嗎，然而諸位必定相信，在今日忽然把這畫一張掛起來，決不能是毫無意思的，我可以告訴諸位，這是我們一個畢業同學的歷史，現在我們可以把牆上掛的幾張畫，一張一張看了去，大家聽了校長的話，隨着他手指的所在看去，這第一張，是畫着一個小學校的課室，由牆上打開的窗戶看了去，可以看裏面坐了許多小學生，在這窗戶外面牆脚下，坐了一個蓬頭赤腳的孩子，半側了頭，似乎靜靜的在聽裏面的書聲，第二張，是一片水田，水田裏有個老人，趕着一條牛在那裏耕田，有一個小孩子，捧了一本書，坐在田岸一棵樹下看，第三張是雪景小學校門口，雪深數尺，一個老人，撐了一把傘，在大門外等着人的樣子，第四張畫，是老人推了一小車子零粹東西在路上走，小孩子挑了一副擔子跟着，又一個小孩子牽了牛向別路上去，老人回頭望着牛和後面一叢人家，有依依不捨的樣子，第五幅是老人在一盞油燈光下磨豆腐，那小孩子捧了一塊石板，在燈光下用石筆習算術，第六張沒有人物，只是煙水蒼茫，一幅很渺茫的畫景，那校長將六幅畫，一一指給同堂的學生看了，因問大家道，諸位看了這六幅畫，有些明白嗎，我想就是明白，也不知道所以然，現在我告訴諸位，這就是我們這次初中考試，考第一的周計春

，他的歷史。他自然是個有天才的學生，然而有天才，沒有求學問的機會，也是枉然。有了天才，有了機會，自己不去努力，依然是枉然。他有了讀書的天才，又得了他一個賢明的父親，竭力幫助他，於是他自己不能不努力，就才有今天，這一至五的五幅畫，便是實實在在的，描寫他求學的過程，可是——個求深造的青年，在初中畢業，那正是登塔的人，進門口後，剛踏上第一層，以後由高中而大學，由大學而大學研究院，層次還多，他真正要做一個社會上有用的人，以後要格外的努力，不過人的年歲大了，容易受外物的引誘，他以後是否能這樣用功，我不得而知。而且讀書越到後面，花錢越多，圖畫上那個老人，是否能勝這經濟上的負擔，也不得而知，所以這第六幅畫，却是雲水蒼茫的一種情形了，在這段故事演過之後，諸位可以知道年青人讀書，應當如何去應付環境，又當知道年輕人得有讀書，是一種多大的幸福，你們不要錯過我這一番用心呀，校長說畢，大家鼓起掌來，校長又道，我很榮幸，今天看到諸位畢業，尤其是一個看牛孩子變作豆腐店小老板的人，考了第一，開會以後，我們有個聚餐會，我主張把這豆腐店的老板請了來，讓他報告苦心苦力，教兒子讀書的經過，你們嫌不嫌他是一個豆腐店的老板，不肯同席，學生們聽說，就亂喊着肯同席，歡迎歡迎，還有一個學生站起來道，我們很佩服這個勞苦的老人，我和他是鄰居，我知道他是很受累的，今天周計春畢業了，他累也受够了，我們學生，應給予他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我主張學生推四個代表去歡迎他來，這位學生一說，校長還沒有表示可否，學生裏面，早如雷似的，大家鼓起掌來，校長看到學生這番狂熱，也不能加以攔阻，於是校長宣告禮成之後，學生們就推出了四個代表去歡迎周世良，到了在膳堂上開師生聚餐會的時候，這個單獨的奇怪來賓，被四個學生代表，引着入席了，這種聚餐會的席次，是列着七張方桌子，擺成個

人字形，那最上一張桌子，是教職員，而教職員的首席，讓給豆腐店老板了，當他走進膳堂來的時候，大家的目光，就都射到他的身上，只見他身穿了一件藍舊布褂子，既不長，又不短，却是齊不膝蓋，下身穿了短腳褲，一雙白的長統大布襪子。恰和長衣相接。他似呼知道這是一種典禮，還特意的戴了一頂軟膠麥草帽來，又知道是以脫帽爲敬的，於是手上又把這頂焦黃色的軟膠草帽子拿着，不過他那瘦削的臉上，也不知是得意，或者是難爲情，却烘托出一種若隱若現的紅色來，校長馮子雲，是特別的優待，迎上前接過他手上的一頂麥草帽，將他請到首席上來坐着，周世良向教職員拱拱手，然後又向在座的，大家拱拱手，這才坐下去，校長於是站起來道，諸位，我們忝爲知識分子，不能有階級觀念，但是不在我們知識分子裏面的人，他知道這樣賣苦力，這樣讓兒子去求知識，這是可取的，然而像前二十年父親讓兒子讀書，以便兒子將來作官，家裏發財，這是將來求利的辦法，社會上並不需要這種人，至於這個賣苦力教兒子讀書的人，他的目的，只是希望兒子做個工程師，這不是平常一個豆腐師的思想，我們知道我國正缺乏這種人才，這是一種爲社會謀利益的舉動，這人值得崇拜，諸位，不用我說，你們知道這人是誰吧？校長說畢，大家如雷似的鼓起掌來，於是許多人狂喊着，請周老先生演說，周世良的臉越發紅了，只管摸了稀稀的長鬍子，向四處告罪，說是不會演說，謙讓了許久，還是校長出來折衷兩可，叫周計春代表父親演說幾句，然後讓周世良用談話式的辦法，一面吃飯，一面報告他教養兒子的經過，這才大家贊成了，周計春先站起來演說道，大家這樣看得起我父子，我父子真是慚愧，以後更當努力，剛才校長說，家父不是平常一個豆腐師，這不敢當，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又在封建式的農村裏，長到了老，他怎麼又會知道讀書不是爲了作官，而且教後生去謀人羣社會的利益，歸根

起來，還要歸功鄉下的劉校長，和這裏的馮校長，因為這兩位校長，肯和我父親交朋友，教我父親這樣做，教我這樣做，我現在代表家父答謝諸位，還向校長表示敬意，於是他一鞠躬，繞了一個灣子歸功到校長身上，而且也是事實，於是大家都鼓起掌來，周計春回了席，校長道，我們不用客套，也不用多廢話，耽誤了吃飯的時間，西洋人吃飯，是喜歡奏樂的，我國人也有這樣一個高雅的典故，讀漢書下酒，現在，我們請周老板慢慢的講他教兒子讀書的經過，大家靜靜聽，這是一段實在的故事，這比音樂有趣，這比漢書高雅，大家都要聽着，先敬周老板一杯，於是校長首先端起杯子來，引着大家喝酒，周世良真不料一個豆腐店裏的老板，今天這樣出風頭，心中只管是痛快，自己却不知如何是好，陪着大家喝過了一杯酒，他用手摸摸鬍子，又比一比面前的筷子，却笑着問校長道：我實在不會演說，馮子雲笑道：你不會演說，你談話總是會的，你只當屋子裏並沒有坐這些人，就只我一個，你慢慢的和我談話就是了，周世良到了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想不說而不可能，只得振作精神，和馮校長說着，他起先說時，很有些難為情的樣子，到了後來，他說得多了，也就忘其所以然，滔滔的談個不絕了，這一下回書起，便是周世良在酒席上報告他賣產教兒子讀書，由鄉村到城市裏來的經過，

第二回 小試天才牽牛聯舊句 高談人事移榻受新知

在六月中旬的時候，日子是正長，太陽正當着頂，天氣只管熱起來，只聽着村子前後的知了蟲，喳喳的叫着，這便是暑天空氣炎熱的一種徵象。在水田裏的莊稼人，這時都感到了一種疲倦，有的單獨睡在綠陰下，有的兩三個人一處，坐在屋檐下石板上，帶打着盹。帶抽煙說話。一個臨水塘

環立的莊子，周圍繞着綠樹，東南風由塘水面上吹了來，吹着水邊的楊柳樹條，彷彿着瑟瑟有聲。這更增加了正午的一種寂寞，但是在塘的那岸，正好有一個三聖廟，廟裏原來是一所經館，這幾年來，教經館的秀才夫子，不能維持原狀，把經館散了，於是改了縣立東鄉第五小學，這個日子還不曾放着暑假，學生同起同落的正念着功課，臨着南面的高牆，開着窗子，迎風進來，窗子外是一棵高入雲霄的老冬青樹，樹陰下正有一片打稻場，冬青樹已是有上百年的歲數了，它的老根，由地皮上拱了出來，在打稻場的一邊，設着一條長的矮凳，這時樹根上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他拱起兩隻膝蓋，撐着兩隻手，托住了他的下巴，他一點響聲也不發出。冬青樹兜子上，叢生着許多幼年枝，枝上拴着一條牛，那牛低了頭，站着不動，眼皮下垂，正像農人一般，想得着片刻的午睡，同時，它不住的回嚼着胃裏反出來的草料，唧唧有聲，打破了這小孩子身邊的寂寞，約莫有半小時之久，這窗子裏的書聲，突然停止，接着又拱的一聲，朝西的廟門開了，廟中孩子們，如潮水一般，擁出了來，有幾個學生，看到了這孩子，就笑着道，小牛子，你又來偷聽我們的書來了，沒有錢念書偷着聽，不要臉！不要臉！小牛子聽了這話，不肯忍受，也就向學生們反罵，於是他一個人和大羣人吵着一團，大門裏閃出一個先生來，喝着道：你們還沒有離開學堂的門，就要大鬧嗎？學生們看先生來了，又早哄的一聲散開，只剩了那和一羣學生爲敵的小牛子，牽了牛繩子，反着兩手在背後，有一步沒一步的，要離開學堂附近，這位先生向他招了兩招手道，小牛子，你來，我來問你，小牛子於是掉轉身來，向先生望着，先生走上前一步，拉着他光了臂膀子的一隻手，向他臉上望着道，你攔着牛不去放，到學堂外面來乘涼，我問你是躲懶呢？你還是想讀書呢？小牛子道：我天天要做的事，我天天都做了，我躲什麼懶呢？先生道：那麼，

你真是爲了要偷着聽講書來的了。但是你知道讀書有什麼好處呢？小牛子道：我從前本來讀書的，我爹說讀書一年要花許多錢，家裏的牛，沒有人管。交人帶着看，每年還要貼掉兩塊錢，所以我不讀書了，我想着讀書多好，將來進學做官，坐自治局。做大老爹，「註院俗，鄉人稱土豪劣紳」曰大老爹，「我現在給人看牛，到老不過是個莊稼人，這位先生聽說，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你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就想做大老爹。怪不得大老爹走紅了，你說做大老爹又有什麼好處呢，小牛子笑道：先生你是故意着這樣問的吧？買田賣地要請大老爹，打官司也要請大老爹，有紅白喜事也要請大老爹，大老爹出門坐籃子。」註：此爲院中山地數縣之物。篾製一巨籃，長可六尺，以木架托之，以被爲墊，人坐臥其中，夾以二槓，二人抬之，凡籃，夫可抬其妻，父可以抬其子，若易籃爲轎，有抬之者，則引爲奇恥大辱，「吃酒坐一席頭，夏天穿襪子鞋，撐洋傘，多麼好呢？他說着話兩隻赤脚板，輸流的彎住了大拇脚指頭在地上畫字，這位先生只管和他說着話，把這學校裏的劉校長就引了出來，他問明白原因，見小牛子大拇脚指頭，依然在地上畫着字。畫的是神童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劉校長向着他笑道：你以前念過幾年書，小牛子道：念過四年書，劉校長道：你開過講嗎？小牛子道：二論引端，講了一半，我要沒有開過講，我也就不知道念書的好處了，劉校長道：你開過筆嗎？小牛子道，做過破承題，從前王先生說，若在前清，我一定會進的，劉校長笑道，了不得！這一套全明白，什麼叫進，我來問你，小牛子道，就是中秀才呀，劉校長笑道：哦，你自負會進學，我倒要考你一考，你果然把破承題作得不錯，國文會懂得一些的，我可以造就造就你。我出一個孟子上的題目，你順口做一個破題出來試試看。題目就是「牛何之」小牛子望了他笑道，你真要我作嗎？他說着話，將牽牛繩子虛出兩尺來，只管幌着打旋轉，劉

校長正色道：不是我和你說笑話。我看到你常到學堂外面來。偷着聽讀書，倒是個好孩子，只可惜沒有遇到好先生，我要試一試你是不是有讀書天分，你若是有呢，我可以改造你一下子，你若是有沒有讀書的天分呢，以後好好的去放牛，不要耽誤你的工夫，又在學堂外面惹是非，我限你太陽晒到這個地方，你要念出來，說着，用腳在牆陰上畫了一道線，小牛子看到校長真要考他，他便笑道，用不着那樣久，我這就可以做，於是他微昂着頭，望了天上，身子擺盪着，口裏念念有調，劉校長不覺笑道，果然是這個味兒，小牛子出了神了，却也沒有注意到他的批評，口裏嚷着更有味，最後，他恍然如有所得，就向劉校長笑道，有了，就是「王有意於牛，惟其去之是念焉，」劉校長聽了，不覺用腳一頓道，嘿！他真是這一路貨。可惜可惜，那一位教員，沒有趕上八股時代，也不知道八股這中趣味，就笑問道，校長，他做得怎麼樣啦，劉校長笑道，我長在這風氣閉塞的潛山縣。雖是有三十來歲的人。但也像小牛子一樣，得了良師的指導，玩過了一兩年的八股，所以我很知道，剛才他答的破題，很能傳牛何之這三個字的神，這個孩子，的確聰明，他有知識慾，這不算希奇，小牛子道，我做得怎麼樣，你看，太陽還沒有晒到你腳畫的那個地方，能交卷不能交卷呢？劉校長笑着點了點頭道，行了，晚上沒事，我去找你爹談談，小牛子道：你若答應我到學堂裏來讀書，不收我的學費，我爹就肯讓我讀書的，劉校長笑着點了點頭，於是小牛子很高興的牽着牛走了，教員問道，校長認得這個孩子的父親嗎？劉校長道：他父親叫周世良，四十七八歲了，就是這個兒子，他女人早五年就死了，他不肯續絃，一來是要增他家室之累，二來怕這孩子，不能同繼母合作，所以他對於這個孩子，却是父兼母職，怪可憐的，教員道：家境大概是很窮的了，劉校長道：自己有幾斗種，又插有人家田一石多種，（註田以下稻種若干計算，

故曰若干種，插人家田，即作佃戶之謂，一石種，約納稅四畝，其面積大小無定，吃飯是顧得來，但是人手不够用，所以他要把兒子留在身邊學莊稼，再過兩三年，這孩子就可以當半個莊稼人用了，教員嘆了一口氣道：因貧窮而埋沒了的天才，大概不知道多少，像校長這樣的人，假使經濟上有人幫助，我想也不至於畢業以後，到鄉下來過粉筆生活，劉校長並不答覆什麼，只是微笑了一笑，抬頭看去，鄉下人家煙囪裏青烟，正一條烏龍也似向半空裏伸張着，這正可以表示着吃午飯的時候到了，劉校長笑道，我們吃飯去罷。這是人生大事。兩位先生走了，這個打稻場上，復歸入寂靜的環境之下，但是不到一十分鐘，有個光了脊梁，身披藍布巾，荷着一把鋤的人走了過來，他在打稻場上看了一遍，嘆了一聲道。他倒沒有來。於是就轉身走了，這人就是那小牛子的父親周世良，來找兒子來了，他沒有看到兒子，荷着鋤子，走了回去了，他家裏一所大莊屋的披房，兩個茅屋，兩間瓦房，瓦房是作了稻倉和臥室，那廚房和堆置農具地方，就佔有兩間茅屋了，他走回家來，在門邊放了鋤子，直奔廚房，他自己是早把飯作好了，鍋蓋上放了兩只碗，裝着些醃菜，和炒老寬菜幹，他肚子實在是餓了，那鍋蓋縫裏，冒出熱氣來，陣陣的令人聞到黃米飯香，更引得他飢腸碌碌，只是想吃，但是想到兒子沒有回來，他也是一樣的餓，他既沒有吃，自己何必先吃。於是在褲帶以上取下了吊皮荷包的旱烟袋。坐在一把矮竹椅上，望了灶上的菜出神，他抽了兩筒烟，聽到窗子外牛蹄踏土聲，回頭看時，兒子戴的草帽子，由窗戶外過去，他心裏這就想着，兒子長的有這樣高了，在窗子裏可以看見窗子外的帽子，多麼可喜，自己在窗子外頭，也不過伸了頭，可以看到窗子裏面而已，一會子工夫，兒子也就趕上了，想到了這裏，不由得口裏憤出煙來，微微的笑着，小牛子進來了，問道，爹，你那裏去了，剛才我回來，沒有看到你

，我又牽了牛到田坡上去找你，你又不在那裏，我怕家裏的飯燒糊了，只好先回來，爹，你吃了飯在家裏歇一會子罷，下午你不過是到田溝裏去看水，我替你去，他說着話，就把鍋蓋上的菜碗，送到矮桌子上來，接着就抽了筷子，放到桌上，又掀開鍋蓋，盛了兩碗黃米飯，香氣勃勃的來放在桌上，父子兩個，就當一個桌子角吃飯，周世良笑道，今天你怎麼沒有到小學堂外面去聽讀書，你也有些厭煩了吧？小牛子道，我去的，那個劉校長要試我一試，還出了個題目讓我做呢，他說着，筷子在莧菜幹子碗裏挑撥着，撥出了一塊豬油渣子，就夾了起來，放在父親的碗上，周世良道，你吃罷，於是又把這一塊豬油渣子送到他的碗裏去，笑道，那碗裏還有一塊呢，我吃那一塊得了，小牛子聽了這話，只好把那塊豬油渣子吃了，小牛子扒着飯道，爹，劉校長他說了，我若去讀書，他不收我的學費，你看他這話是真嗎？周世良道，你不要想讀書了，而今讀書不像從前，以前讀書，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並且是睡在家裏就可念出書來，用不着花錢，於今讀書，要進學堂，小學花錢罷了，中學花錢多，大學花錢更多，我們鄉下，許多從大學畢業回來的人，有什麼好處，只是穿了一身洋裝，回來打離婚官事，要了錢帶出去用，就是一兩個在外面混事的，也沒有看到帶一個銅板回來。以前家裏典田賣地，下的那一番本錢，就算白丟了，我父子兩個插一二擔種，半年總不愁煮碗稀粥喝，這裏還有一塊油渣子，你吃了去，說着，由菜莧碗裏夾了一塊油渣子，又送到小牛子碗裏，小牛子道，這一塊該你吃了，周世良手捧着碗偏了一偏，笑道，還是你吃罷，我昨天還在隔村子裏上龍王會，大魚大肉吃了一頓，這就該你了，小牛子道，作莊稼的人，真可憐，不容易吃一回肉，做大老爹的人，出門去總是有人請，就是在家裏，也是雞子豆干，當粗菜吃，周世良道，唉，何必去羨慕大老爹，他也是前生修的，小牛

子道，怎麼是前生修的，我要再讀幾年書，跟着大老爹後面學學。一樣的。我也可以做大老爹，周世良笑道，你這孩子出息不大，只想做個大老爹，我像你這樣大年紀，想做高官呢，小牛子道，爹你要立了事業，要怎麼樣享福。周世良道：我別的都不想，我天天要吃油渣鍋巴，記得二十歲的時候，在黃財主家裏，吃過一頓油渣鍋巴，我至今想起來，口裏還流口水呢，小牛子笑道，你的志向大，坐在屋子裏邊，抓油炸鍋巴吃，周世良已經很快的吃過了三碗飯，掏起細腰的藍布片的頭兒，擦了一擦嘴唇，用手摸了一摸小牛子的頭道，你知道什麼，作高官的人，也不過一個稱心如意罷了，我要能在屋子裏邊吃油炸鍋巴，我也就心滿意足了，說着，打了一個哈哈，抓着草帽向頭上一蓋，搨了鋤子就走，在牆外窗子裏伸頭向裏看看，只見小牛子盛起了鍋裏的飯，正要烤鍋巴呢，因笑道，不要烤鍋巴了，我現在又不做高官，洗洗碗，你在樹陰下睡一覺罷，說着，他去看水去了，小牛子洗過了鍋碗，他並不會依了他父親的話，去睡午覺，却捧了一本幼學瓊林，靠在窗戶邊看，因為以前先生對他說，幼學這部書，實在是好，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什麼都有，他在鄉下會做許多應酬文章，都是得了幼學的力量，就是真正做起文章來，也可以套用許多典故，小牛子聽說，果然買了一部幼學瓊林來讀，他讀了幾段，看小牛子，真個像暴發戶走進了百貨商店，一看之下，樣樣都有用，所以他對幼學這部書，特別的嗜好，有工夫就看，這天他得意之餘，只管看着，不覺的到了日落西山，等到周世良看了水回來，他還在那裏看書，周世良嘆了一口氣道，你這孩子也有些着迷，大概你總想做大老爹，又在看書了，小牛子放下了書，在灶上布手巾底下，拿出一把瓦壺來，笑道，我知道，一定是渴，給你涼了一壺茶，說時，將一隻粗瓷飯碗，滿滿的斟上一碗，放在桌上來，周世良笑道，涼的好喝不解渴，小牛子笑道，我還在竈裏

給你煨了一罐子開水呢，周世良解着他的腰帶布，在裏面摸出兩個桃子，手上捏着，搖了兩搖道，我也給你預備下了，小牛子伸手來要，周世良却把手抬得高高的，不讓他拿着，於是父子兩個，都哈哈大笑起來，正在這個時候，外面有人笑道，你父子二人好快活，周世良向窗子外面看時，却是小學校裏劉校長來了，連忙迎了出來，笑道校長上那兒去，今天得閒啦，劉校長笑道，我特意要來和你談談，周世良道，啊喲，校長要到我家來坐坐，怎辦怎辦，廚房裏坐嗎，劉校長道，不要緊，都是鄉下天天見面的人，客氣什麼，說着話，他已走了進來，於是周世良拿了一柄稻草紮的短掃帚，胡亂的在桌子上擦了一陣，笑着用手抓了抓頭，又抓抓手臂，反是劉校長坐下來，向他客氣着笑道，你請坐周世良剛坐下來，又忙着張羅了一頓茶煙，劉校長見矮桌子上，擺了一本幼學瓊林，笑道，這又是小牛子看的書吧，小牛子對劉校長是特別加敬，在竈牆上取下一個瓦罐子來，在瓦罐子裏取出一塊乾醃薑來，又在竹碗櫥子裏，取出一個二寸小的瓦碟子，兩手將那塊生薑撕成絲絲的，放到矮桌子上來，笑道，先生，你嘗一塊罷，是我的書，從前我那個王先生教我看的，真好，什麼都有，劉校長笑道，鄉下先生，總不過是這一套，除了四書五經，再念一本幼學瓊林，一套綱鑑易知錄，那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了，這種書，讀得爛熟，頂多也不過多記下幾個死典，有什麼用處，小牛子聽了這話，一肚子高興，未免向下一落，周世良道正是這樣說，我們莊稼人，安安分分的做莊稼，能寫一張草字帳就行了，何必讀什麼書，我這孩子，天天到你們學堂外面去偷聽讀書，劉先生有些討厭吧，劉校長笑道，你錯了，我不是說要你兒子不去，正是想叫你兒子進學堂去讀書呢，你這孩子很有天分，若是讓他做莊稼未免可惜了，周世良將手摸了摸兩腮的鬍子，又抓了兩抓頭髮笑道，我們這人家，那有錢供養子弟念書哩，

我沒有那個福氣，我也不想兒做官，劉校長笑着搖了兩搖頭道，你又錯了，讀書不光是爲了做官，乃是爲了做人，因爲世上的什麼事情，都可以由書上來告訴我們，我們看了書，愛作什麼樣子的人，就可以做什麼樣子的人，這話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不過你家小牛子，實在有些天分，譬如一棵大樹，把他製成完整的木料，送到城市裏去蓋宮殿，造樓閣，那自然是用得其分，若是怕費工夫，當木柴燒了，這就可惜，而且你的兒子，又自己很願意念書，又何必不讓他念呢？你不是出不起學費嗎？這個好辦，我替你代出就是了，你現時留他在家裏，每年和你省下來的工資，大概不過兩三塊錢，你兒子的國文，現在可以說小清順，再在小學裏得一點普通知識，畢業出來，能向中學一送更好，不能送到中學，你這兩三塊錢一年的損失，總可以補得起，周世良將面前一隻粗瓷碗，兩子捧着向嘴唇皮靠着，只管慢慢的喝，放下碗來，點點頭道，校長，你說的這話有道理，不過，校長說不做官，要他讀書又幹什麼呢？劉校長笑道，讀書和做官，有什麼連帶的關係？好像我就沒有做官，我以前也是讀書的，你這孩子，據我看起來，他是近乎文學，將來學業成功了，在學堂裏當教員也行，在書局裏當編輯也行，這都不是官，也不是你兒子說的大老爹，這樣一個職業，不但是餬了自己的口，而且可以幫助別人，周世良笑道，現在我們自己顧不了自己，倒要先想去幫別人啦！劉校長道，因爲他有幫助別人的材料……他說道這裏，自己突然頓住了不說，將頭搖了兩搖，笑道，我這人有些胡來，怎麼和你說這個呢？總而言之句話，你兒子念好了書，將來比做莊稼強，你不叫他念書，埋沒了他的天才，怪可惜的，你若是很喜歡你的兒子，你就不能爲目前省下有限的錢，誤了兒子一生，這兩句話，算是周世良聽懂了，兩手一拍着他的大腿道，這話對，劉校長道：我知道他是無娘的兒子，你帶起來不容易，既然如

此，爲什麼不索興把他造就出來呢，周世良笑道，你這話勸得我們很對的，只是我沒有這種力量，劉校長道，現在並不要你什麼錢，只許他不替你放牛就是了，就是筆紙墨硯的錢，我也可以和你出，周世良站了起來，復又坐了下來，笑道：先生，你都有這一番好心，我怎好不讓他念書呢？先生你別嫌棄，在我這吃了晚飯去，我家裏別的沒有，還存有兩斤掛麵，用臘豬油煮一碗掛麵你吃，小牛子，你找找看，家裏還有雞蛋沒有？說時，他又不等兒子去尋，自己掉轉身來就要走，劉校長連連搖着手道，不用不用，你家吃什麼，我跟着吃什麼就是了，我要打算找好東西吃，不走進你們這個大門裏面來了，周世良搔着頭皮道，那我們也不過意。劉校長道，你不過意的話，煮一碗掛麵我吃罷，雞子可以不必，周世良笑道，校長是個好人，說話不會客氣，就是那麼說，我們煮掛麵校長吃罷，小牛子你端了竹床到外面去，陪着校長乘涼我來煮麵，小牛子靠了土灶站定，聽了校長和父親說的話，他都聽呆了，這時父親說是移了竹床和校長去乘涼，他才醒悟過來，將一張睡成了紅色的竹床，背着放到大門三棵柳樹下來，跟着將一把大瓦茶壺，兩隻飯碗，一個裝山煙絲竹的節筒子，一竿旱烟袋，一根點着火的蒿草繩子，一齊搬出來，放在老柳樹兜上，劉校長笑嘻嘻的走了出來，在竹床上坐着，小牛子也就在樹根上撐了兩隻腿坐着，兩手反着上，托了下巴，望了劉校長，他笑道，小牛子，剛才我和你爹爹說的話，這都是做人的道理，你懂得嗎，小牛子道，我那懂呀，我爹都不懂呢，劉校長道，小牛子你沒有學名嗎，小牛子道，有學名的，叫玉堂，劉校長搖了一搖頭，笑道，腐得很，看你這名字，又是你那位教幼學的王先生取的，他還在醉心金馬玉堂三學士呢，小牛子道，我還有個名字，是我爹取的，叫計春，先生說一年之計在於春，誰都曉得，這句話太俗了，劉校長道，他才俗呢，名字是人的記號，沒有意思。倒沒

關係，若有意思，就當表示自己一點志願來，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正是你現在應有的記號，你就把這個名字恢復過來罷，小牛子笑着點了點頭，劉校長道，我告訴你，你願跟我當學生，我是歡喜的，但是我不能告訴你怎麼做官怎樣做大老爹，我只能告訴你怎麼做人，你做破承題，做得那樣好，那麼，我說的話，你應該懂得，小牛子兩手抱了一雙膝蓋，在地上點了幾點，頭也隨着前後點上幾點，劉校長道，你懂得就好，你願跟得學做人，以後我一定把你扶上正路，不能埋沒你的天才，說着話時周世良先搬了矮桌子出來，接着又搬凳子，捧托盤，放了三大碗掛麵在桌上，他捧起碗來，先笑道，鄉下總是這樣：鷄子豆干當大葷。掛麵也是一請客的碗上菜校長看得起我父子兩個，我父子兩個可沒有什麼東西來恭維校長，劉校長笑道，我不是說了嗎？並非爲了吃東西到你這兒來的，周老爹，你比我年紀大，你是有閱歷的人，你覺得人生在世，是一件什麼事最是痛快，周世良放下了筷子碗，又用手抓抓頭，笑着搖搖頭道，別人的脾氣，我一猜就會中的，說罷劉校長的脾氣，我猜不到了，作官發財，做大老爹你都是不喜歡的，我還說什麼呢，劉校長道，小牛子，你說着試試看，小牛子見一碗堆起來的掛麵，上面淋過臘豬油，濃香撲鼻，引得口水幾乎要流出來，便笑道，據我想，肚子吃飽了，衣服穿暖和了，這就痛快，劉校長笑道，你不錯，總是算猜着了一半，我的意思，還不是這樣，我吃饱了不算，但願我看得見的人，都吃饱了，周世良一伸大母指頭，校長，你這是宰相的肚腸，劉校長將掛麵挑了兩挑，笑道：有宰相坐在這裏吃掛麵的嗎？我若有宰相那個位子，我的野心更大了，我會打算讓世界上的人都不餓肚子呢，他笑着，將一大碗掛麵吃光，周世良也吃完了，小牛子却還剩有小半碗麵，就倒給他父親碗裏道，你吃罷，周世良道你老早就想麵吃，怎麼倒剩了這些，小牛子道，還有好些剩飯，不吃，留到

明天就壞了，我要吃開水泡飯去，周世良道：「難得吃一頓麵，你爲什麼不吃足了，你吃罷，索興將碗和筷子，一齊送過去，」劉校長笑道：「你們父子之間，倒有一種天倫至樂，要永久這樣才好，」周世良笑道：「這孩子也有點不懂禮節，吃剩了的東西，怎好給父親我呢？」劉校長道：「這倒是他一點真心，等到懂得禮節，他讓你吃，那倒有些假意了，」周世良道：「劉校長，你爲人真痛快，有兒子，真願交給你去教訓，」劉校長笑道：「我這趟算沒有白來，你父子兩個都算了解我了，就此決定，你這孩子下學期送到我學校裏去罷，他們有了這一番談話，小牛子的新命運，就從此定妥，這是他新歷史第一頁的開展了，」

第三回 骨肉見天真相依爲命 稻梁謀晚計刻苦經年

劉校長和周家父子這一番談話，和其餘三家村裏先生說的言語。當然是兩樣。在這兩個月之後之小牛子用了周計春的名字，就插進小學六年級的班次來讀書，因爲這個劉校長和全村子裏的莊稼人，都來往得很好，所以劉校長說的話，總可以引起多數人的注意，這時，劉校長特意收了周計春作免費生，而且一來就把他放在第六年級，讀一年書，小學就可以畢業了，鄉下人見校長如此器重，周計春又是一年抵人家念六年書，大家莫明其所以，就互相傳言說，周世良的兒子了不得，是一個神童，將來一定要做大官，周世良雖是經劉校長說過了，讀書人是不必一定要做官的，然而同村子裏的人是這樣說過了，他就格外的高興，每日在田坂上工作，也就格外有勁，他心裏就是這樣想着，現在大家都看得起我了。假使兒子把書真讀成功了。將來鄉下人又要怎樣來恭維我呢。因之他每在田裏工作的時候，總要比別人回去得早一些，爲的是燒好了午飯，等兒子回來吃，兒

子回來了就吃飯，吃完了飯就走，免得耽誤了讀書的時候，至於晚上這一餐飯呢，學校裏散學的時間，那總比田坂上人回家的時候早，周計春回得家來，照例是燒開了半鍋水，抓一把茶葉末子，給父親沖上一大瓦壺茶，然後煮菜做飯。一切都做好了。將菜碗放在飯鍋裏，用蓋子蓋上，靜等父親回來吃飯，他們永遠是這樣，父親做午飯，兒子做晚飯，至於早上一餐飯，那情形又不同，父親起來要去做莊稼，兒子起來要去讀書，就沒有人做飯，有時不等天亮起來，燒一把柴草，熱一些剩飯吃，有時來不及燒火，只好吃些冷的罷了，時光容易不覺得到了秋深，慢慢日短夜長起來，窗子外面，淅淅瀝瀝飄着幾點風裏頭的雨，打着在樹枝上，或者在屋瓦上，那種響聲，似乎增加了屋子裏無限的淒涼，矮卓子上，點了一盞瓦樊瓦碟的清油燈，兩根燈草，飄在油碟子裏，浮了起來，碟子沿上，一點豆大的火燄，只管飄動着，計春在燈光下攤着算術本子在那裏列算式，周世良捧了一件破舊的白褂子，在那裏用針線縫托肩，三個指頭，捏了一根針，橫挑直刺，總做得不順手，計春兩手一伸，打了個呵欠道，爹睡罷，冰冰涼的，周世良道，我不能睡，我要把這件衣服補起來才行呢，計春道，你那裏縫得來？尤其是拿鋤頭的手，不能捏針，捏針的手不能拿鋤頭，明天送給王大媽去替你縫一縫罷，周世良道，她的事情也很忙，怎好常常找她呢？你先睡罷，你還打着赤脚呢，坐在這裏不動，那是很涼的，計春走到廚房裏去，打開盛飯的瓦罐子，看了一眼，見裏面剩了不多的飯，就走回房來對父親道。明天早上的飯也不够。又該起早了周世良道，爲了省事起見，明天加一瓢水，把剩飯煮了，湯飯吃就是了，計春道，一點菜湯沒有，一點油鹽沒有，怎麼煮湯飯吃呢，周世良縫着衣服笑道，我們用手抓了白飯吃，一邊抓了吃一邊向田坂上去，又省事，又痛快，計春鋪着被褥，放好枕頭，又找了一把蒲扇來，跪在床褥上，向帳子

角裏，四處打掃蚊子，打掃乾淨了，放下帳子來，對父親道：你睡罷，我來和你縫起這塊補釘來，周世良身子一偏，將手上的衣服，藏到一邊去，笑道：你不要動手，我自己快縫起來了，計春又坐下來了，望了他父親的臉，只管笑着，周世良瞅了他一眼道，你笑些什麼？計春道：爹！我看你也太苦了，……說到這裏，用手搔了幾搔頭髮，又微微的笑道：人家許多人要和我找個繼媽，你爲什麼不答應呢？有了繼媽，煮飯，做衣服，看家，都有了人了，那就好了，他說着話，又只管不住的搔着頭髮，望了周世良的臉，只管笑着，周世良放下了衣服，用手摸着下巴，露了牙向他嘻嘻的笑着，許久，才道：你這孩子，到有心，……說到這裏，立刻嘆了一口氣道：孩子，我還不是爲着你嗎？人生在世，要女人作什麼，不就是爲了作衣，煮飯，傳宗接後嗎？我現在有了兒子，飯自己會煮，衣服自己也會補，再說，我又是這樣一大把年紀，要女人作什麼？還有一個大原因，我要和你找個繼母，不知道她喜歡你不喜歡你，也不知你肯不肯聽她的話，若是兩個人有一個人說的不對頭，家裏就會鬧得不安寧，我們父子兩個，現在雖然是冷淡一點，總也過得平平安安的，又何必去再費那些事？有那討親的錢，我還拿來給你念書哩，話越說就越遠了，睡覺罷，說着，拉着計春的手，讓他上床去，計春道：你爲什麼不睡？周世良道：你不要鬧，讓我把這件衣服的托肩，縫了起來罷，說話時，一陣雨點，打着瓦上，清涼之極，窗子外北瓜藤，被風刮着，唆唆作響，計春道，天氣多涼呀，秋蚊子也叮得厲害，他躺在床上，兩手抄了帳子，伸出一個頭來，周世良道！我實在不要睡，計春笑道：你再不睡，我就要吹燈了，說着，呼的一聲，將桌上那盞油燈吹滅了，立刻屋子裏漆黑，周世良不覺哈哈大笑，你這孩子，也是淘氣，說畢，他也只好上床睡覺去了，半夜裏雞一叫着，計春就爬了下來，摸索着走到了廚房裏

去。在灶頭上摸到了火柴，坐到灶門口，擦了一根，點着柴草就向灶裏燒起火來，就了灶裏的柴草火光，也不必點燈，就洗米煮飯起來，等飯煮得熟了，天色也就發了白，周世良在床上打了一個翻身，伸手一摸，沒有了兒子，口裏便叫起來道，人那裏去了，計春道：爹，我把飯煮熟了，你來吃了飯再上山裏去罷，世良道，你這孩子做事，也太用心，不告訴我一聲兒，就起來作飯吃了，我這大的力氣，還要沒有成人的兒子，做飯我吃嗎？你洗洗臉罷，菜就交給我來弄了，說着話，他開了廚房門，走到菜園子裏去，在天色昏暗的當中，半看半摸，在王瓜藤架上，摸下了七八大條小王瓜，帶到廚房裏面來，計春道，你還費這些事作什麼，屋子裏還不大看見，不弄菜了，到醃菜缸裏，摸些醃菜來吃，也就算了，世良道，你用心血讀書的人，不像我這樣出蠻力的人，應當吃點合胃口的東西，調劑調劑，他說着話，畢竟是到菜園子裏去了，一會子工夫，他摸着兩個嫩茄子，和七八個青椒來了，笑道，家裏還有點佛燈的清油，我來炒茄絲給你吃罷，他說着，也就動起手來，菜炒好了，父子二人，各盛了一碗飯，飯上各堆着一些茄絲，捧着碗，在門外來吃，眼見田裏的秋蒿麥，經過晚夜的雨，開了一片粉紅色的花，金黃色的太陽，由山嘴子裏升出來，照着那蒿麥桿上的露水珠子，也是亮晶晶的，在蒿麥桿子上，計春用筷子指着蒿麥道，爹！你看，這蒿麥有一大半是我種的，長的也很好，世良道：念書的人，只管念書，就別管種田的事了，計春道，我要念好了書，爹，你也不用種田了，像東家鳳大老爹一樣，好好的供養他老太爺，正說着話，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拖了一條毛辮子，手上挽了一個菜籃子由面前經過，站着了脚，望着他們道：你們的早飯真早，小牛子，吃什麼好菜呀，世良道：小菊子，你不要叫他的小名了，他是一個學生娃，小菊子笑道：是哇，我媽說，還要做一雙鞋送他呢，計春望了小菊

子，扒着碗裏的飯，只管是笑，因為小菊子媽說過，要把小菊子許配自己作老婆，因之自己在同村子裏的女孩子中間，對於她却是另眼相看，世良道：你娘早就許了一雙鞋了，到如今沒有見着，說時，向小菊子笑了一笑道，你娘許下的願心，也就多了，光是嘴響，小菊子道，還許了什麼呢？她雖是個鄉下姑娘，倒也略知一點人事，說着話時，跳下田去，掐了一小莖蕎麥花，插在鬢髮上，搭訕着由田裏走過去了，世良道，喂！這小孩子不識事，怎麼戴蕎麥花，戴了蕎麥花，將來老公不喜歡的，小菊子跑上那邊田埂，啐了一聲，跑着走了，世良哈哈大笑一陣，隨後又低聲笑道，小菊子娘，有這樣一個黃毛丫頭，就拿嬌的了不得，我的兒子，還不希罕這樣一個黃毛丫頭呢，世良也是太高興了，一碗飯都吃完了，他依然拿了空碗，在蕎麥田邊下站着，就在這個時候，吹了兩陣涼風，吹得人身上涼颼颼的，計春一看太陽，已經出土幾尺高，不敢再耽誤，放下飯碗，上學去了，鄉村學校裏，絕對是沒有女學生的，這裏不會發生小同學的小情人那種事情，但是同學們如有姊妹，大些的學生，常是拿着別個同學的姊妹來開玩笑，小菊子有個弟弟王小海，也在這學校裏念書，當然的，大家也就談到小菊子頭上去，爲了談小菊子，也就連帶着談起計春來，因為小菊子媽，要把女兒許配給計春，也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了，計春今天到了學校裏，想起了父親的話，未免情不自禁的，向王小海表示好感起來，下了課的時候，王小海跑到後院上毛廁，計春也跟了來，悄悄的道：小海，我家裏有許多米頭子，回頭送你家去磨粉，晚上我們作糲米粑吃，小海笑道：好的，糲作好了，多給兩個我吃，我媽說了，要把我姊姊嫁給你作老婆呢，計春道，呔，不要胡說，同學們聽到，會笑我們的，小海聽說晚上有糲吃，非常的歡喜，下學之後，一蹦一跳的跑回家來，在大門口就跳着叫起來道，媽！小牛子說了，要到我們家來

磨粉作糰吃呢，他的母親王大媽，本來很憐惜周世良父子的，自從計春開始讀書了，更覺得這孩子前途未可限量，自己很是樂於和他們聯親，不過周世良這老頭子，總是淡淡的，不肯表示着態度出來，將女兒許配人，總也不能太將就了，所以自己也就不說什麼，今天聽說計春要送米來磨粉作粿，這倒是個接近的機會，自己立刻就跑到周世良家來，兜攬這筆買賣，當她走到周家時，先伸頭在窗子外向裏一望，並不會看到廚房裏有人，冷灶無煙，當然是不會做得午飯，難道他父子都不在家？可是悄悄的走了進來，伸頭向屋子裏看，只見一張舊竹床上，棉被是堆得高高的，被裏伸出一隻黑腿來，計春伏在床邊，不住的鎚打，王大媽道：你父子兩個怎麼了？計春回頭一看，皺了眉道：今天早上，我爹在屋子外頭吃飯，招了涼風，受了感冒了，他只喊着腿酸，要我和他搥腿，王大媽道：你不會沖些薑湯給他喝嗎？計春道，我家裏沒有糖，要到鄉店裏去買糖，把父親丟下來了，我又不放心，王大媽笑道：你爹也不過受了一口涼風，身上發些燒熱，又何至於鬧得讓你寸步不離呢？你若是真個不放心的話，我在這裏和你替代一會子，你趕快去買些胡椒紅糖來，讓他喝下去，蓋着被出一身汗，病就好了，計春伸着頭到床邊去問道，爹，我去給你買些紅糖來沖水喝，你在這裏等上一等，好嗎，世良道，你去弄飯吃，吃了上學去罷，不要緊的，我睡一會子就好了，計春也不徵求父親的同意，家裏是沒有現金，找了一個小口袋，量了三升稻，背在肩上走出去，到鄉店裏換紅糖胡椒去了，王大媽坐在房門口一張竹椅上，就向世良道，你父子兩個，真是好，誰也不離開誰，世良哼着道，嫂子，不瞞你說，我要是沒有這個兒子，我就活着沒有意思了，這個兒子，自小沒有了娘，我一手將他撫養大了，我不能看着他受一點子委屈，王大娘道，你父子兩個這樣難不開，將來他要是鄉下舉了業，到省裏去讀書的時候，你打算

怎麼樣子辦呢？世良說：我就跟了他去，王大媽道：你鄉下的莊稼呢，這句話算是把世良問住，他許久沒有作聲，嘆了一口氣道：我這點田產，算得什麼，丟了就丟了罷，王大媽道：你不做莊稼，那裏來的進項呢？世良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無論怎樣吃苦，我也不讓兒子再停書的，他說着話時，將被頭按下去一些，伸出頭來，紅紅的臉，紅紅的眼睛，向王大媽看着，她點點頭道，難得，你病到這樣子，還忘不了兒子的書，世良道：你那裏知道，我父子兩個，就是一條命呀，王大媽心裏想着，這個人這樣疼愛兒子，有了女兒許給他作媳婦，那是一點也不會吃虧的了，他這樣想着，有一句沒一句談着閒話，就提到了姻事頭上來，笑道，你這個兒子，不但你自己歡喜他，就是我們同村子的人，那個又不喜歡他，有些人叫我收他作乾兒子，我想，那不太好，你老只有這一個大相公，我怎好一定認作乾兒子呢？有道是劉備招親認假成真……這底下一句，還不會說出來，早有一陣脚步聲，走到門外，接着有人叫了一聲道，爹！好些了嗎？王大媽這就不便再說什麼了，等計春進來了，幫着他將薑湯作好，計春爬上床去，將世良扶了起來，捲了一個鋪蓋捲，放在他身後靠着，然後下得床來，手捧了薑湯，讓世良來喝，等他喝完了，又從從容容將他放下去睡着，王大媽和周家雖是鄰居，可是計春如此孝順他的父親，還是今天頭一次看見，當日就遍村子，一番告訴，說是周家孩子了不得，他是一個孝子，鄉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沒有什麼新聞可談，鄉下有人生兒子嫁女，以及打架吵嘴，這都是大家樂於討論的新聞，像周計春這個異乎平常的孩子，本來就是大家一種新聞材料，於今王大媽又宣傳他是個孝子，就鬧得無人不談起來，計春究竟是個十四歲的孩子，他知道什麼是虛榮，什麼是真理，只是鄉下人異口同聲的，於稱贊他是神童一後，又稱贊他是孝子，無人不對他客氣三分，就是他所欽慕的大

老爹。見着了，遠遠的也站住了聽上一個鐘頭。這樣一來，倒讓計春受了一種拘束，怕人說他孝心是假的，倒處處要謹慎起來。因之他這個孝子的名聲，也就始終和那重兩個字緊密的聯結着，王大媽見滿鄉滿村，無一人不談着周高才，越是想結這一門子好親，周家有什麼事，常是來照料着，世良那一次感冒，雖是只鬧了兩三天就好了，但是得了一個咳嗽的毛病，整個月不能出力，光陰容易，轉瞬到了初冬，稻子都打收清楚了，省城裏收稻的小車子，不斷的來收買稻穀，行情也就漸漸的向上漲着，世良除了自己的田產而外，還種有人家的田，當稻子割了編成堆放在稻場上的時候，就去請出東家來收租，但是東家約一個日期，又改約一個日期，始終是不會來，因為這個東家的莊子，離這裏有三十多里路，實行收租稻回家去上倉，人工上太不合算，請一個工，只好挑回一擔稻去，所以他來收租，總是將稻折了現錢帶着走，不過將稻折價，還是一個講究，若是八九月間，稻一上場就來，這時候的稻價，叫刀口上的價錢，一石稻只好折兩塊多錢，不值什麼，必等過了十一月，賣稻的望月已到，稻價漲到三四塊錢，才來收租，眼見一石租稻，至少也可多收塊兒八角的，世良何嘗不知道這個原故，只是東家老推有事，不肯前來，自己咳嗽着，計春又再三的說，不要跑路，直等到十一月中旬，東家周高才纔坐了一輛人力小車，帶了一卷帳簿子前來取租，照着鄉下的規矩，東家來了，是必要酒肉相待的，世良招呼周高才和車夫坐了，立刻把王大媽母女請來，請她們代為燒茶，炒北瓜子，殺鷄，打米煮飯，又量了二斗稻，請隔壁唐麻子去鄉店裏買豬肉和豆腐干，還叫他帶一個信到小學裏去請劉校長來陪東家老爹吃午飯，諸事辦妥貼了，計春也就由學校裏回來，一走進門，便看到堆稻的那間屋子裏，端端正正坐着一位老先生，灰布羊皮袍之外，罩着青布羊皮馬褂，真是個有福的樣子，他頭頂瓜皮絨帽，足登絨面

大棉窩，這還不算，父親私有的那個泥火籠子，也放在他脚下烘腳，他雖是三年前，見過東家一次，現在有些不清楚了，但是一看之下，他就知道東家來了，走向前去，笑嘻嘻的叫了一聲東家老爹，周高才也是一個不第的老童生，未免斯文一脈，早聽說計春是個孝神童，在孔夫子面上，不便怎樣端出東家的威嚴來，就站起來點了一點頭，笑道，兩年不見，快成人了，聽說你書念得很好，世良站在一邊，不由得嘻嘻地笑了，問道也沒有什麼好，不過校長看得他起罷了，計春正想說兩句話，只見小菊子提了一茶壺，由廚房裏走了出來，她今天不但把辮子梳得溜光，而且前面還梳了一道劉海髮，身上穿了一件毛藍布褂子，還滾了紅襟條，臉上也不知是抹了什麼粉，倒雪白的一層，她低着頭將茶壺送到了桌上，回頭來看道，小……她望了世良一下，突然把下面牛子兩個字，頓住笑向計春道，你和我到菜園子裏去，掐幾片青蒜葉來，計春笑着跟了她到了菜園裏，她正一彎腰，掐青蒜的葉子，却將鬢髮上的一朵絨草花摔落下來了。計春一上前檢起花來，就要向她鬢髮上插，還笑道，你聽我爹說了就不戴蕎麥花嗎？小菊子道，不要胡說了，寒冬臘月，那有花戴？你爹剛才和我媽說，東家的口很緊，恐怕沒有什麼推讓，你爹都在發愁呢，你倒會尋開心，計春聽了這話，倒勾起了一點心事，父親總是說，插人家田沒有意思，只是和東家出力，自己的田，又不够吃的，只有賣了田，到省城裏賣苦力去，也省得受人家的氣，他想着，不免呆了一呆，小菊子在他身上拍了一下，笑着走了，這菜園就在廚房後面，聽到父親和王大媽在那裏談話，父親說，大嫂子，請你替我算算這盤帳，東家這田，是十五租，插他一石五斗種，要歸他二十石稻，但是我今年實實在在只打了三十三石稻，除了東家的，我只有十二石稻，牛，糞，種子，人工，都在這十二担稻裏刨銷，白忙了，恐怕還是不够，我的好處，就是種一季大麥，

可以打個六七石，現在我氣力不行了。孩子又念書，教我請工來和東家種田，我更不上算了。說着，咳嗽了一陣，就聽到了媽道：『孩子，你那榮花呢？那是人家作喜事送的，你也留到過年戴呀，小菊子道：計春哥拿去了，王媽笑着打了一個哈哈，接着說道你你不知道害羞罷了，計春是學生，也不明白嗎？全村子裏人，常時拿你兩人開心，你們還是一點都不躲避，周大，我這小孩子，真給你了，你到底是要不要呢，世良道：難道以前說的，都不是真給嗎，哈哈大笑一陣，計春站在菜園裏，却聽得有趣，正想父親跟着再說下去，但是只這一個哈哈，父親就走開了，接着父親就在屋子裏大叫計春呢？計春走了來，却看到校長和東家在那裏坐着，東家却向世良笑道，你現在很快活了，有這樣一個好兒子，世良口裏啣了旱烟袋噴出一口煙來，微笑道，東家老爹的誇獎，但是我又發愁了，明年這孩子熱天畢了業，就要送進中學去，校長說縣裏中學不好，讓我送到省裏去，我今年苦省苦作，也只多下十來石稻，三石多高粱，賣得了多少錢，明年春季的麥，現在又看不定，叫我明年下半年，把什麼錢送他去念書哩？周高才道，我不是說句掃興的話，念書呢，一邊是青雲路，一邊是陷人坑，就是照你這種算法，一年可以多二十石糧食，這就很好，不錯，二十多石糧食，總可以賣五六十塊錢，每年連本帶利的滾起來，十年工夫，你可以混上一千多塊錢家私了，你把孩子去念書，十年之後，未必有這種把握，而且這十年之間，你得拿多少錢去盤好他的書，所以依着我的意思，你孩子在小學畢了業，也就不必向前追了，功名爵祿，還是命裏所定，強求不得，即以我而論，也曾用過十幾年的苦工，縣考還拿過前十名，唉！文之憎命達……他念了這句詩，兩腳搖曳着，看了劉校長，劉校長聽說周世良請他來陪東家，早就不願意，但是想到他會受東家的壓迫，不能不出頭來和他講情，所以只好來了，對於這種人，不必

和他去說什麼，只是點頭可已，世良也看到他們是話不投機，不敢多讓劉校長停留，馬上和他兒子端出酒來，供奉東家等東家吃喝得醉飽了，就斟了一遍茶，斜着向東家坐了，抓着下巴頰，笑道：東家，今年田裏又歉收，請你推讓一點吧？周高才手捧了自家帶來的水煙袋，咕嚕咕嚕響了許久，閉着眼默了一會神，然後噴出一口煙來，笑道：俗言說殺雞殺的東家，你已經殺雞我吃了，我怎好不推讓一點，照理，你應該歸我一二十石零八斗，把零頭抹去就是了，你剛才自己說了，今年多着二十石糧食呢，你既然田多，何必要我讓租？這句話真有力氣，抵得世良無法可說，不住的用手去摸下巴，劉校長笑道周先生你這話錯了，他多着糧食，是他苦省下來的，並不是府上田裏豐收出來的，剛才周先生也說了。他過了十年。就有一千多家私了，到了那個時候，果然有顆粒不收的日子，總也不能說他家裏富足，要他照數納租吧？周高才道：這話不是那樣說，只說了這句，掙着通紅的臉，周世良怕東家生了氣，不能再讓步，倒是從中陪着笑臉，拱着手說好說歹，劉校長因要上課，不能多說，和計春先走了，這裏世良客客氣氣和東家商量，東家怎樣的也不鬆口，看看到了夕陽西下，東家回家有許多路，如何能走，索興留在這裏過宿，又把王大媽母女請來作飯，直到吃過了晚飯，東家才許推讓一擔五斗稻，稻照市價折算，三塊五角一擔，世良一想，多留東家住一天，多要一天的花銷，推讓他也是有限，只得都答應了，次日早起，恰有一班收稻的小車經過，世良趁着東家在這裏把稻賣了，那班小販，這個腰包裏掏五塊，這個腰包裏掏三塊，湊成一大截洋錢，交給了世良，把他屋子中間，那個屯稻的大屯子，挑了個一粒無存，剩了一張篾席，捲起來放在牆角，那截洋錢，世良也曾揣到袋裏一秒鐘，雙手捧着，交給了東家。於是東家將洋錢噙嚙一陣響，放進搭襖內，吃過早飯，坐着小車走了，世良兩手抱了膝蓋

，坐在門檻上，望了那捲殘簾子，不覺發了呆，心想，由正月浸種，四月撒秧，忙到了現在，稻是推下省去了，錢是東家帶回家了，莊稼人有什麼可靠，看看隔壁屋子裏，雖有十來石稻，三石多高粱，可是一年的辛苦，去了一大半了，這一半東西，最好是一粒不動，真像東家說的話，逐年同上滾，滾上千兒八百去，不過這些東西要接上麥季，還有半年工夫，這半年之內，要不動這些糧食，非另找生財之道不可。然而數九寒天，又向那裏找生財之道去呢？他這樣想着，口裏含了旱烟袋，就不住的在屋子裏走着。直到計春散學回家，他還在屋子裏走，計春首先看到屋子中間的稻屯取消，地方空闊了許多，其次便是父親一雙愁眉深鎖，非常不高興，他一見之下，就知道父親是心痛這一屯子稻不見了，問道：「稻都賣了嗎？世良道，稻都賣了，錢讓東家拿去了，種人家的田，有什麼意思？我心裏原總想，每年除吃喝之外，多少剩些錢，一來我留付棺材本，二來也預備些錢給你娶親，但是連年年成不好，總沒有剩，今年剩些稻，你要念書，我又害病，十來石稻和高粱，吃到明年四月，大麥出來，也就不多了，你想着這不行，總得另想法，有道人無混財不富，不如另外找一條出路吧？昨天王大媽告訴我，他的大母舅店裏，生意非常之好，原來有兩個夥計，管殺豬吊酒打豆腐三件事，現在有一個下手要走，還沒找着替工，我想，不如我去抵缺吧？計春道：「只要够吃到明年四月的糧食，也就行了，何必去幫工？店裏幫工，一年也不過二三十塊錢，現在到年邊了，能支人家多少工錢？世良道：「孩子話！難道家裏存着多少糧食，就要吃完多少糧食不成！我一年苦到頭，爲了什麼，不就是想多剩一點嗎？計春道，若是你這樣苦做，我就不念書了，世良一手扶了旱烟袋，一手撫摸着他的頭道：「你不要體恤我，你自己好好的念書就是了，我不光爲着你，要這樣賣力，我也預備着我的晚年，一點都不能動的時候呀！計春

聽了這話，對於他的父親也無話可以安慰，只有不作聲，可是周世良的計劃，就更爲固定了。

第四回 兩小無猜寄居增友愛 一介不取棄產絕鄉情

周計春攔着父親不要去帮工，他只知道父親是要省家裏的火食，還可以掙兩三塊錢工金回來過年，所以他也就只根據這兩點，反覆向父親說，請他不必如此，却不知道他父親除此兩點之外，還有一種苦心，因之勸說的結果，等於白說，後來周世良還是到鄉店裏帮工去了，去的時候，他重託了王大媽，將柴米菜三項，送到她家去，請他作飯的時候，代爲作一下，王大媽却很慷慨，索興叫計春住在他家裏，免得小孩子一人在家害怕，周家的門戶却暫時鎖閉了，王大媽的丈夫在外縣作長工，經年不回來的，所以家裏他很能作主，計春搬到她家去以後，第一是王小海高興的不得，家裏多了一個人，進出多有伴的，其次小菊子心裏，也是不住的在那裏打算盤，怎麼周計春搬到我們家來，真不是我媽要把他在家裏招親，只是有一點不解，看了許多說親的，都是先過八字帖，請算命的合了婚，然後過小定，有那童養媳上門，或者小姑娘爺做親戚來往的時候，也總要請一桌喜酒，可是家裏對於這些事情，一樣都沒有辦，看起來又不是結親了，不結親爲什麼他好住在我家裏來呢？村子裏的童養媳婦很多，他們對於她的丈夫，都是不說話的，我還是說話不說話呢？說話呢，人家是會笑的，不說話呢？他不是我的丈夫，我作個樣子在這裏等着，那多麼害臊？這個小姑娘，他促摸了一陣子，却沒有法子解決這個問題，計春第一天搬進來的時候，彼此沒有什麼事接觸，就是不說話，也沒有什麼痕跡，到第二天吃午飯的時候，他盛着飯菜向桌上

端，小海和計春都不在面前，王大媽便道：計春已經由學堂裏回來了，大概在西頭劉家玩，你去叫他來吃飯罷，原來這院中六縣的農村，與別處不同，總是蓋一所大莊屋，由五六十間屋子，以至於一二百間屋子，除了一個總大門之外，其餘四周開着小門，分給若干家來住，同住一屋，於是有東西頭前後面之分，王大媽說的西頭，就是說的隔着堂屋的鄰居，小菊子鼓了嘴說道我不去，王大媽道，你爲什麼這樣懶，在本屋裏叫人，你都不願去，若是田坂上有人工做，你更不能去了，小菊子道：我不去，你去叫罷，她如此說着，却不肯舉出一個怎麼理由來，只是不肯去，王大媽那裏知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只得自己走去把計春和小海叫了來，吃飯的時候，小桌了匕，小海和母親佔了一方，計春佔了一方，另外兩方，一方靠了壁，一方又放了一架紡線車，小菊子由母親這邊紡線車空當裏將筷子夾了一些菜，放在飯碗上，捧着碗坐在對面門檻上去吃了，王大媽道：門檻上有雞屎，仔細坐了一身，爲什麼不和計春同坐呢？小菊子站起來，靠了門框吃飯，却不作聲，王大媽并不理會，也就算了，到了晚上吃晚飯，她依然如此，吃過晚飯，王大媽告訴小菊子，將洗晒好了的衣服，折疊起來，小菊子當真折疊了，把家裏人的衣服，都送到木櫥子裏去，只有計春一件短褂子，她折好了，放在大春凳上，母親正坐在春凳上拉鞋底呢，問道：這件衣服，爲什麼不收起來呢，小菊子道，不是我們自家的，王大媽道，天上掉下來的不成？小菊子道：他的，王大媽道：他的那個的，小菊子道，他的，他的，我不知道，王大媽拿起來一看，才知道是計春的，便道，這是計春的呀，他還沒有睡呢，你不給他送到廂房裏去，小菊子道：我不管，王大媽道，你們又吵嘴了嗎？人家爹爹不在家，在我們家寄住一兩個月，是個短局的事，十三四歲的丫頭，你也該懂一點事了，人家才搬來兩天，你就和人家吵嘴，知道的呢，是小孩子們

不懂事，不知道的呢，說我作娘的不合人，小菊道：那個吵了？你糊裏糊塗說上這樣一大套，王大媽道，我看你今天一天，都不認人家，爲着什麼呢？小海已經在床上睡了，由被裏伸出一個頭來道：媽，姊姊怕人家說她是小牛子的老婆，小菊子向床上喊了一口道：該死的東西嚼舌根，小海道：你爲什麼罵人，同學都說了，小牛子到我們家過門來了，叫我做小舅子，我爲了你，得了這樣一個暱號，氣得要死，你還罵我嗎？沒羞沒羞？說着，將一個食指，連連在臉上爬了一陣，王大媽經這一對兒女一吵，心裏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笑罵道：你們這鬼樣大的東西，倒有這些心眼，小海，快不許說這話了，再說這話，我就要打死你，小海將頭向被裏一縮道：他先罵人，倒怪我嗎？王大媽聽了這話，倒添上了一件心事，假使外面都這樣子傳說，計春是我的女婿，這倒讓我不跟着向下做，可是女孩子還是讓她大方些的好，就是將來不成功，也沒有什麼關係，因向小菊子道，爲什麼那樣鬼頭鬼腦的？你越是那樣伸伸縮縮，人家越要疑心了，小菊子聽了母親這話，依然還是不減她心中的疑惑，到底這姻事是說好了沒有呢，難道我母親還要瞞着我辦這件事嗎？不過母親叫自己大方些自己好一些，若是沒有這件事，將來更害羞了，她如此轉念想着，次日起來就把計春那件褂子，送到了他屋子裏去，計春正要出門呢，兩人在房門口頂頭遇見，小菊子一縮腿偏到的一邊去，計春笑道，喂，這兩天你爲什麼不睬我？小菊紅了臉道，我不怕人家笑嗎？計春笑道，人家笑什麼，小菊子道，是吧，你是要瞎說了，計春走上前一步，將小褂子在小菊子手上接過來，問道，這是你給我洗的嗎？小菊子道，以後你自己去拿衣服，不要我送給你了，一句話沒有說完，小海在後面撞出來了，他記着昨夜的事，將一個食指，又在腮上爬着說道，不害羞，不害羞，老公老婆偷在夾道裏說話，大老婆，小老公，打不贏，頭來春，他說了

不算，還高聲唱起來，小菊子急得跳脚，連連用手指着他罵道該死的，該死的，你叫，你叫！說畢，她一溜烟的跑走了，口裏喊道，媽！你不打小海，他罵人，王大媽早已聽到說的那番話，他並沒有什麼大罪，只得罵了聲這東西討打也就算，從此以後，小菊子持着戒心，在母親小海當面，雖不怎樣閃避計春，但是絕對的少說話，無人的時候遇着，他只說一兩句話就跑開了，冬天日子短，一混就到了年邊，一天下着大雪，小海推着肚子痛不肯上學，計春是照常的去了，世良在店裏做活，覺得今日是特別的冷，恐怕兒子不會加衣服，在店裏告了半天假，帶了半斤肉，十塊醬豆乾，就回家來看兒子，到了王大媽家，那雪下的是正湧，放下傘揮了揮身上的雪花，走到他們廚房裏，只見小菊子一人在那裏燒火，灶上飯鍋蓋縫裏，正呼呼的向外冒着氣，她啣了一聲，站將起來道，周家伯伯來了，說道，她低了頭，周世良倒有些莫明其妙，爲什麼她說着話，倒有些難爲情起來呢？便道，你媽不在家嗎？小菊子道，大雪天的沒事，和小海磨磨去了，世良道，小海他沒有上學嗎？計春呢？小菊子低了頭答道，他一個人上學去了，世良道，大概快散學了，我去接他罷，小菊子有一句話要說出來，想了許久，才向他道，周家伯伯，你等一會子，我還有話說呢，說畢她就走了，過了一會，她抱着一件棉袍子來放在小椅子上，她也沒有再說別的什麼，依然坐到灶門口去燒火，世良將棉袍子掀開來看了一看，原來是計春的，心裏這就有些明白，這是和計春拿出來的，於是就夾在脅下，撐了傘，向計春的學校裏來，到了學校門口，手上撐着傘猶豫了一會子，心想還是進去不進去呢？啊，若是進去的話，人家一定說我作老子的，太姑息兒子了，這樣走進去，不免會攪亂人家的書場，大概兒子快出來了，就在門口站着等他罷，於是靠了牆角一個避風雪的所在，靜靜的站着，果然不多大一會，學生一窩風似的出來了，周世良

撐了傘在許多人面前擋着，正想問學生們，周計春在那裏？周計春却搶着上前來，叫道，爹爹你怎麼回來了，這樣的大雪，我正惦記着你呢，周世良先拉着他的手，握了一下，笑道：你的手真涼，趕快把這件棉衣服穿上罷，於是將來着的這件棉袍子，先遞給了計春，笑道：趕快把衣服穿起來罷，回頭中了寒，又是一場病，像我上次一樣，不就是在門口多吹了一口風嗎？計春也就笑着趕快穿起衣服來，在父親面前走着，一路到王大媽家裏來，王大媽一見，就笑道：究竟父來就是父子，計春上學去的時候，他穿的是短衣，我心裏還念着，不要回頭中了涼，可是別的事情一混，就忘了送衣服去了，怎麼你一回來，就知道他沒有穿長衣服，把棉袍子跟他送去，世良笑道：父子雖然是父子，但是我並不知道他沒有穿棉袍子上學，說起來，還要多謝你姑娘，就難爲她這樣子想的週到，她拿了出來，讓我帶去的，王大媽覺得自己的姑娘，也有這樣大了，若說姑娘們對於別家的孩子這樣寸步留心，未免令作娘的，要負一點責任，便笑着答道：可不？是他兩人自小兒在一起，本來就沒有什麼界限，現在他到我這裏來住，他們簡直像姊妹兄弟一樣了，世良見她母女二人對兒子這樣關照，心中十分安慰，就向王大媽拱拱手道，你待計春這番好處，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將來他讀書成功了，再報你的恩罷，你舅爺店裏，我作得很順手，要到明年春麥季，我才能回來，遇事都重托你了，王大媽道，你是個勤快人，所以這樣子忙，其實你就不去都工，家裏還有什麼過不去的？世良道：我自己田不多，收的糧食，不够吃的，插人家的田，又受氣不過，到了明年，我另有一番打算，所以我今年冬下，不能不去幫工，王大媽嘆了一口氣，又點着頭道，我知道，你這無非爲你那個好兒子，他這樣慨嘆以後，世良不但不傷感，倒是嘻嘻的笑了，鄉下人在冬天，爲了暖而又省事起見，吃飯多在廚房裏舉行，王大媽家裏，自然也不會

例外，世良和王大媽說着話，到他們家廚房來坐着，王大媽就留他在那裏吃飯，並且勸他今天大雪，可以不必到店裏去了，世良道，那不行，我五更頭，就要幫着起來磨豆腐呢，他說話的時候，在腰裏硬的板帶子上，取下了帶裝烟皮荷包の旱烟袋，放在桌上，那小菊子在一邊看到，拿着玩去了，一會子，依然放在原處來，世良吃完了飯，趁着天色已晴，雪地上有月色，告辭了就回店去，他走得很是匆促，走出門來了，才想起旱烟袋沒有拿着呢，正待回身去拿旱烟袋，計春已經由屋子裏跑了出來，兩手捧着旱烟袋，遞給了世良，他一接着，就讓垂下來的皮荷包碰了一下，因問道；我這皮荷包裏，早沒有煙了，這裏頭怎麼有許多煙，你在王大媽家裏裝的嗎？計春道：我沒有裝呀，世良點了兩點頭道，是了，這必是小菊子裝的，這孩子小人有小心眼，她以為我是她一家人，所以這樣的巴結我呢，說時，笑着打了一個哈哈，又道，進去罷，外面涼呀，他在一種高興之下，足下唏々俊俊，踏着雪響，走向鄉店裏來，走到半路上，前面有兩個人走着說話，突然有王貴發三個字，送入自己的耳鼓，這王貴發就是王大媽的丈夫，何以這兩人夜行，却會提到了他，於是提起精神來向下聽着，有一個人道；王大嫂子，待周世良太好了，給世良找了一個事，又把他的兒子接到家裏去過，這爲着什麼，又一個人道；不是爲了那孩子要念書嗎？那一個人道；我怕這裏面有些不乾不淨，王貴發今年是不回來過年的了，這樣親親熱熱的下去，不要給老王改爲行八才好啊！周世良聽了這些話音，猜着這兩個人，是隔村子裏的，雖是在大雪地裏，身上也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心裏想着，原來鄉下人是這樣的道論着我們呢，王家嫂子對於我們可以說完全是一番好意，這倒讓人家背上這一個惡名，真是好人無人做了，兒子在王家寄住，自己總少不得要去看看的，若是照鄉下人這種看法，恐怕自己去一回，鄉下的人就要道論

一回爲息事寧人起見，還是從此不去的爲妙。不過自己不去，兒子又怎麼辦呢？他走着路一路想得了一個主意，就是不管如何，把兒子接到鄉店裏來同住，等過了年王貴發回家了，自己才回家去，兒子每日上學，多走一點路，也就說不得了，他想了這樣一個笨主意，第三天就把兒子叫來店裏去住，王大媽問他是什麼原故，他又說不出來，王大媽以爲他是離不開兒子這也就不追問了，這其間只難爲了小菊子，心想，女婿過門了，怎麼只住這幾天呢？大概這段姻事又算吹灰了吧？他在這樣疑惑的時候，過了三四個月，周家父子，依然沒有回來轉眼到了麥熟的時候，要打麥上場了，世良才悄悄的回了家，對於王大媽母女，總是不大敢打招呼，同時還去偵察鄉下人的態度，對自己怎麼樣？他越是偵察別人，越是覺得別人的態度可疑，這真讓他窘極了，好在回來的時候，是個忙季，整日整夜的割麥打麥，不到王家去敷衍，王家也不見怪，等他將麥收割好了，共總算了一算，大小麥約莫有十五六擔，在春夏之交，大可以接濟一下子，可是到了大小麥上屯子了，東家周高才又坐着小車來了，照規矩，佃戶對東家，只納秋季的稻，春季的麥，是與東家無干的，東家這個目兒光顧到了，却不知是什麼緣故，但是東家既是來了，不能不招待，少不得又是買肉打酒，忙上一陣，往自家裏來了客，周世良總是請了王家母女來帮着作飯，現在一想到外面的謠言，就不敢再去找她母女了，只好麻麻糊糊作一餐飯，給東家吃就算了，周高才捧了他自己帶來的水烟袋，坐在屋子中椅子上，噴着烟，慢慢的向他道：周老大，你不必費事，我不是爲了吃東西來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話，周世良坐在廚房裏灶門口燒火，笑道：東家老爹，你說話我聽得見，周高才咳嗽了兩聲，才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竟遇不好，第二個兒媳婦死了，大兒子在外面作茯苓生意，又虧了本，這莊田小而又遠，我是屋不能照月，打算把它賣了，世良笑道

東家說那裏話？你老何至於賣萬年莊。周高才道：真的。我何必騙你，他說着話，擀了水烟袋，走到廚房裏面來，世良連忙將把竹椅子端正了，彎腰向上面吹了兩口氣，讓東家坐下，周高才微笑道，你這幾年弄得很好，我把田賣給你吧？世良呵呀了一聲，剛在灶門口坐下去，又站了起來，他大為吃驚之下，竟說不出話來，可是他鎮靜了一下，就想得出話來了，因道：東家，你不要收莊吧？我種你老這多年的田，老東老佃，並沒有什麼事對不住你老呀，周高才道，並不是說你不好，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說着，他手捻了水烟袋，呼嚕呼嚕，抽了幾袋烟，然後笑道，賣田呢，我是真有這個意思，不賣呢，我又不賣的打算，我的羈莊，（註：即佃戶給予田東方面之押款，）還是三十年前的，不過是五十吊八足錢，合現在的洋價，只好算是十多塊錢，我也未免太不合算了，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破的例，現在田東都是向佃戶加羈莊的，你應該和我加上一些羈莊才對呀！周世良這就明白了東家是來要加羈莊的，便道，照說呢你老這話，不算爲過，但是我手邊下並沒有什麼積蓄，拿什麼錢來加呢？周高才道：我也不過要你加個四五十塊錢罷了，這一點力量都沒有嗎？你家裏屯上兩屯子麥，把這個賣了給我也就行了，世良聽着，將手搔了幾搔頭髮，看着隔壁屋子裏的兩個麥屯子，不由得出了一會子神，許久才道：我要是把麥賣了，這五荒六月，怎樣過去呢！周高才道：我也不能爲了你不能過五荒六月，就不加羈莊呀！你放在我那裏的羈莊，我文文不短少你的，我的田可要給別人種了，世良一聽這話，自己沒了主意，就請了田莊上兩個作小紳士的人和東家講情，一個是旅長的周厚德，一個是董長李子彬，他兩人同周高才坐下，先用過茶烟，又吃過酒飯，才慢慢的談上了東家收莊的事，周高才捧着水烟袋，走出世良的大門，向四處觀望，口裏自言自語的道，這莊子真好，水路十足，耳後就有人接着道：想

的，實莊是個好莊子，只可惜周大老爹不是全莊，不過十股裏面的一股罷了，他回頭看時，是周厚德出來了，向他走近了一步，低聲道，諸事請幫忙，這個莊子，我不能不收，多我不敢說，我送厚德先生兩塊錢買茶喝，周厚德抬着肩膀笑了一笑道：好說好說，你老自然找着下手了，下手出多少錢羈莊呢！周高才呼着烟道：下手呢？是沒有找着，你看這樣子，不值一百五十塊錢的羈莊嗎？周厚德笑道：一百五十塊錢呢？未免多一點，若是一百上下，我倒可以薦舉一個，大老爹，你是個收租的人，什麼不明白，給田人種，不在乎羈莊多少，要看看佃戶是不是個硬主戶，現在鄉下人都學壞了，要人家田種的時候，不怕按月出二分息借錢來作羈莊，但是到了收租的時候，他跟你疲疲纏纏，交不出租來，你也不能要他的命，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找個月頭硬的，周高才道：你老知道，我並不在乎一百八十的羈莊錢，只是周世良這老頭子，有些胡來，放了田不種，要去幫工，他收不到糧食不要緊，我的田不能讓他這樣麻糊做下去，厚德先生路上有人嗎？周厚德道：有人，不過李子翁那一方面，周高才道：當然；我也要送他一分禮，周厚德道，不過周老大種田二三十年，這回子回來，照規矩應該給他一點什麼的，你老打算給多少錢呢？周高才沉吟了許久，才道：這樣罷，我也不請收莊酒，他也不用請客下莊，我們兩下便當，照着他羈莊的算法，我貼補他十吊八足錢，周厚德聽着說了這些話，他肚子裏就有了分寸了，當時將李子彬找到一邊，說了幾句鬼話，於是就勸着周世良道，你現在和人幫工，自己田也忙不過來種，怎好種人家的田呢？東家是十分的厚道的，他不必你開口，已經答應貼補你十吊八足錢了，周世良道，我也知道東家老爹是很厚道的，東家老爹答應給我十吊八足錢，我也謝謝，但是我周世良是個傻子，只許人家沾我的便宜，我可不願沾人家的一個錢的便宜，我原來是給多少錢東家老爹作

霸莊的，現在東家老爹，還給我多少錢就是了，難道我還能霸佔東家老爹的田產，非給我多少錢不可嗎？田呢，是讓東家收回去，不過此外還有件小小的事情，要有錢的東家幫我一個忙？周高才連忙說道，你自己說了，不沾一個錢的便宜，怎還又說起有錢的東家起來呢，周世良道，我說不沾一個錢便宜，還是不沾一個錢便宜的，剛才東家在門外，不是誇贊這個莊子上的田很好嗎？我託東家的福，也有一石種的田，在這裏莊子上，我這樣的窮命，只配和人家幫工，田也未必種得好，這樣罷，我就把這田賣給東家罷，他坐在下方一張竹椅子上，口啣了一旱烟袋，慢慢的抽着烟對人說着，最後他在嘴裏抽出旱烟袋來，倒捏着烟袋頭，將烟嘴子連連在另一隻手心裏擊着，臉上裝出很鄭重的樣子來，大家以爲他是說氣話，聽着都不免怔了一怔，世良站了起來，向大家表示着一種誠懇的樣子出來。他道：真的，我要把我這莊田賣了，這不是假話，一來，我兒子小學快畢業了，我要隨着我兒子到省城裏去，二來，我要供兒子念書，我田裏出不出來那些個錢，有東家的田呢，多少還可以幫我一點，東家若是把莊收回去了，還我五十吊八足錢，我那裏再寫別人的田種呢？五十吊八足錢寫一石多種，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呀，有道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情願把我名下的田也賣了，身上帶些現錢可以到省城裏作點小本生意，三來呢，這鄉下我住的一些些厭煩了，我……我……我要去交一班新朋友，他說話時，不能一鼓作氣，再板住面孔了，伸起手來，又只管去搔頭皮，現出躊躇的樣子來，李子彬道：你真要賣嗎？你說要交新朋友，這鄉下的舊朋友，就都不要了嗎，周世良一聽到了這話，他就想起鄉下人所造的謠言來，於是淡笑了一笑，又哼了一聲，這樣一來，東家周高才，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這莊子上，這樣好的田，周世良都肯賣出來，自己是和他共莊子的人，不買何待？於是又去約周厚德李子彬到一邊去，咕咕了

一陣？然後重新走回來，彼此呼了幾筒水烟，李子彬架着腿向世良坐着，抖顛個不定，還將身子擺了兩擺道：「剛才東家老爹說了，他老本不能買你的田，因為你要將本圖利，到省裏去作生意，而且是照顧兒子讀書，這是好事，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他願意促成你這番好事，但不知你下了決心沒有，世良看了東家一眼，覺得他那嚴肅的面孔上，帶了一層笑容，果然是個慈悲臉兒放了出來，便一拍手道：「有什麼不決心？田跟着莊屋一齊賣，犁耙鋤跟着耕牛一齊賣。我賣空了。我要有點後悔的意思，我就不姓周，周厚德手上捧了水烟袋，將腦袋和上半截身子擺成了個大圈圈，然後向周高才微笑道：「此所謂破釜沉舟是也，摔過了這句文，才掉過臉來向周世良道：「你賣得這樣乾乾淨淨，難道不回鄉了？周世良道：「我產業不要了，還要家鄉作什麼？這些話：三位先生不必替我多慮，只要在作價上給我多幫一點忙也就是了，周高才這就點點頭道：「好了，這些話也就不必提了，我今天不回去，可以請兩位中人出來，晚上好好的談一談，所有火食茶煙，都歸我來辦，……世良覺得田賣妥了，計畫是成功了，可是心裏頭却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來的傷感，不等東家的話說完，就走出大門來迎着風看看天色，一回頭，却見計春兩眼紅紅的，靠了牆站着出神，世良走進來問道：「你怎麼了？你怎麼了？計春撇了撇嘴道：「你把田賣了，爲什麼把屋也賣了，牛也賣了？世良咬了牙道：「哼！我要和這一鄉的人都絕緣了，說畢，他又頓了一下腳，在這一頓腳之間，知道他們父子，是決計要離開農村的了。

第五回 一車行李含淚別故園 數件鄉儀赧顏探巨室

這一天周世良賣田，不但他的兒子周計春，十分傷心，就是同村子裏人，看到他這種舉動，也沒

有一個不引爲奇談的，因爲三四月裏，割完了麥，正好插秧，過三個月就可以收到今年的稻子，賣田賣地，都應該過了秋季，等到稻子收到手以後，這個時候，買主買了田，三個月以後，就可以收租，利息就大了，然而周世良的東家周高才，就只當不知道這一件事，裝着麻糊，在這村裏耽擱三天，把田買了，周世良聲明，等兒子放了暑假，就把田莊交割，只要田價付得痛快就是了，周高才自然是巴不得如此，一口答應了，過了一個月，計春已在鄉小學裏畢業，高高名列第一，那劉校長覺得不負他那一番提拔之意，寫了兩封介紹信，給周世良，說是鄉下人到省裏去，關於投考學校的事，那是摸不着頭腦的，到了省城裏，可以去找他兩個同學，那二人必定會指點一切，周世良自是千恩萬謝，他一來希望兒子成就，二來恨鄉下人太不諒解他，一點顧慮沒有，就跑到周高才家裏去，請他收莊，周高才在這一個多月以內，賣了幾批陳稻，得着上等價錢，心裏是十分高興，這一天周世良又來催他收莊，更是高興，就留着他在家吃午飯，約他在私廳裏，供着茶烟談話，這裏鄉下財主人家，都有個私廳，猶如城裏人家客廳一樣，非是有體面的客，是不向這裏引的，周高才給與周世良的面子就大了，周世良啣着自己帶來的旱烟袋桿，隔了桌子角，向舊東家望着，他深深的吸過了兩口烟，眉毛一聳，笑道，大老爹，你要發財，買我的莊田，買得太痛快了，第一，我這田既是很好，又和你老的田供莊子，你老一塊田併成一大片了，第二，你老今年買田，今年就收租，可以多生一年利息，這是少有的事，第三，田是我自己種，不像買闊人家的田，田在佃戶手上，買下了，還怕佃戶不交租，你看我多麼痛快，倒反來催你老收莊呢，這樣痛快的事，我周世良並沒有多要你老一個錢，到了現在你老可以相信我是個好人吧？周高才手上也捧了水烟，架了腿在那裏抽着點了兩點頭，帶噴着烟帶說話道：我向來就沒有說過你的

壞話呀，要不然，你想，你不過下十吊八足錢的驢莊，這十年以來，我就下了你的莊了，他身上穿了葛布長袖短褂子，半舊藍紡綢褲，白竹布襪子，雙梁頭羽緞青鞋，捧的那管水烟袋，是純白銅的，托烟袋的手夾了一根長紙煤，而且手腕上，還帶着一隻玉鐲子，在這些事情上面，當然都可以表現在他的斯文一脈來，所以他說了話，也是半閉着眼睛，紙煤灰燒得很長，然後滾到那平舊的藍紡綢褲上去，他對於這個，並不怎樣的注意，依然在抽他的烟，周世良看着他這個樣子，倒有些莫測高深，心裏有一句話想說出來，却又不敢說出來，沉吟了許久，才笑道，田是賣了，我還有些零碎東西，水車呀，犁呀，耙呀，還有和王家合喂一條牛呀，我還不知道怎樣安置的好，周高才道：難道這個你也打算賣了嗎？我勸你不要這樣決斷，你送兒子到省裏去讀書，固然是好事，但是到了年老的時候，你總也要回來，又道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周世良道：那不要緊，將來我要回家的時候，再製下一分就是了，大老爹，你能不能夠幫我一個忙，把這些東西給我收下來呢，隨便你給我多少錢就是了，你老的田很多，不是都用得着嗎？周高才將兩個指頭由紙煤末端向上搓，一直要搓到頂端去，低着頭只管想着他的心事，許久才道：要是一頭整牛呢，我倒有用，你和我家合喂的，我住得這樣遠，怎好合用，你的動用傢伙，我倒有些不使用，人家不知道，以為我買你的田產不算，連傢具都買了，那豈不是逼你出境嗎？周世良道！笑話，你老逼於出境作什麼呢，你老不肯幫我這個小忙，我也沒有法子，說畢，他啣了旱烟袋，極力的抽烟，一句話也不說，周高才看了他那懊喪的樣子，想到他說的話，給了幾件痛快的事，這倒也是真的，一點兒不幫他的忙，却也有些說不過去，又抽了兩袋水煙，然後向周世良道：你到省裏去，有房子住嗎？周世良道：沒有，到了省裏再說，周高才道：我老二過繼到舅舅家裏去，他有錢比

我要超過百倍呀，城裏整條街的房子，都是他的。大的小的，他手下都有，你到城裏去，我可以和你寫封介紹信，讓他租兩間便宜房子給你，你看好不好，他鄉下的田，都是我和他收租，憑着我一點面子，也許他一時高興，連租錢都不要，你不知道，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而且那個女兒，外面還有人散着謠言，說是買來的，他爲了這一件事情，拚命的作好事，總想再生一男半女的，你姓周，總是一家人，你去找他，大概他總會給些面子的，周世良嘴裏抽出旱煙袋來，大聲道：那就好了，不就是那個有名的孔善人嗎？周高才點着頭道：是的，你想，他借兩間房子給你住着，那算什麼，周世良道：不出錢住人家房子，那總不方便，只要孔善人肯少算些租錢，那我就感謝的不得了了，周高才見他願意如此，那是自己對他有了感謝之處，立刻搬出紙筆墨硯，寫了一封薦信，怕周世良不懂，還搖頭擺腦的，將全信念給他聽了一遍，周世良知道他不是敷衍，也就很高興的將信拿回家去，過了六七天，周世良把所有的東西，存的存，賣的賣了，將細軟收拾了一小車子，就上省城去，小車子是自己推着，計春只背了一個小包袱，隨了車子走，他們動身以前，曾到村子裏去辭行，這個時候，全村子裏人感到周氏父子賣田賣地出門，大有一去不回的意味，大家心中都受有一種感觸，老少男女，一齊跟着小車子後面，送到村子外來，這其間只有王大媽母女，心裏最是難受，王大媽想着，計春這個孩子，是自己最歡喜不過的，原來意思，是想他做女婿，原來周世良的神氣，也像很同意，還不時的把這話提着呢，不料這幾個月之中，他忽然冷淡起來，自己是個女流這話也就不便再提，如今看着這一個自小在面前長大的無娘小孩子，跟着一個性子倔强的老子走了，教人家真有些捨不得，小菊子在一個時期中，曾深信着計春就是自己將來的丈夫，最近幾個月，雖然不到家裏在外面碰到，總是偷着說兩句話，也不像是

完全斷絕關係，可是現在他可要走了，因之母親送行，她也跟着送行，低了頭，緊緊的在母親身後走着，轉着他兩個小眼珠，並不作聲，周世良將小車子推到小路口上，放下了車把，然後回轉身來，向大家拱拱手道，大家都有事，不必送了，我本來也捨不得離開家鄉，可是爲小孩子前程計算，我不能不忍心走一下，一年二年的，我有工夫，就回來看看諸位，我沒有別事奉託的，就是莊子後面，我女人的墳地，請關照一些，不要讓小孩子在那裏放牛，祖坟上好在有本家，我就不管了，說時，他鬚子管也硬了，大家都安慰着請他放心，這些小事，一定可以辦到，這時，王大媽的兒子小海，手上牽了一條牛，也由田隴上趕了來看熱鬧，那牛聳着兩隻耳朵，睜着大眼睛，只管向計春望着，這正是周王兩家合喂的牛，現在完全讓給王家了，周計春看到，連忙跪上前去，用手摸了牛的脊梁道：大黃牛呀，我們再會了，你好好的跟着小海，不要淘氣，那牛對於相從多年的小主人，自然是認得的，計春撫摸着它的時候，它就搖擺着它的尾巴，在兩條大退上揮刷着，小菊子在這個時候，也就有一步沒一步的走到牛邊來，看了計春一下，也用手去摸摸牛，計春向她道：你看，你耳朵上的環子丟了，小菊子用手摸摸耳朵，俯着眼皮，低聲道：我老早就沒有帶那個東西了，小海道：姊姊，你爲什麼不哭呢？小菊子道：我好好的哭什麼？小海道：你捨不得計春呀！人家送行的時候，捨不得總是要哭的，小菊子板着臉，將下巴一伸，啐了他一聲道：該死的東西，你嚼舌根，在場有幾個愛開玩笑的，都笑了，她不能在送行了，一扭身子就轉回家去，周世良心裏，總記着鄉下人的謠言，不敢說什麼，以免惹起是非，又向大家拱拱手，說道：諸位請回，我要趕路了，於是推着車子順了大路走去，計春向大家點着頭，也就跟在車子後面，一步一步的走着，他父子二人走了幾步，就回頭看看，慢慢的只看得到村子的屋脊，慢慢的

只看到村子前面的一帶小樹林，慢慢的把村子面前一切的東西都喪失着看不見了，車子推到一個高坡下，周世良將小車歇了，走上高坡，回轉身來望着，計春道：爹，你推不上這坡嗎？我在前面給你一把罷，周世良搖着頭道：我倒不爲這個，要歇一歇，你看我們的村莊，已經不看見了，我們知道什麼時候再看到這村莊呢，站在高坡上，多看一會子吧，說時，將手比齊了眉毛攔住了陽光，只管向原路上看了去，計春看到父親那戀戀不捨的樣子，不敢作聲，也就跟着走上高坡來，果然，站在這裏，不但可以看到自己那個村莊，彷彿自己家裏後門外兩枝大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計春還未曾說什麼，世良歎了一口氣道：我爲着你，家鄉都不要了，你要怎麼努力，才對得住我呢？計春更不敢說什麼，只是正着臉色，望了自己的村子，父子兩個站在高坡上，彼此不發言，都是這樣呆望着，那高樹上的新蟬，吱吱的叫着，好像對着這臨別的兩父子，加上一陣什麼惜別的意思，世良在半年以來，總是惱恨着家鄉，決定了拋家遠去，可是到了現在真要走的時候，也不知道是何原故，心裏便覺着難分難捨，眼睛裏面含着兩眶眼淚，只管要流了出來，不過自己要哭了下來，恐怕會惹着兒子心裏難受，於是勉強笑了起來道：不要看了，越看倒好像越捨不得，其實省裏到家，也不過一百二十里路，起早動身，摸黑也就趕回家了，我們有什麼捨不得呢？他說着話，自走下了高坡，掀起腰帶來擦額頭上的汗珠，順便他也就眼睛皮上揉擦了幾下，計春明知道父親是要哭哭不出來，再說什麼，那會惹着他更傷心，於是悄悄的隨着他身後，連出氣的分兒，都有些不敢，世良正復如此，又怕兒子難過，父子兩人，就在渺無聲息的情況下，一里又一里路，離開了家鄉，小車在路上走了兩天，到了安慶城裏，先在小飯店裏住下，世良和兒子商量着：還是先去打聽學校呢？還是先去見孔善人呢？計春說：還是先去見孔善人的爲是

，我們在這飯店裏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費，世良想想也是，於是就把家裏帶來的薯粉綠豆大柿辣椒，芝麻炒米粉，合成四色禮物，將一個大竹籃子提着，父子兩個都換了兩件乾淨些的衣服，便訪着孔善人家，前來投書，這孔善人是周高才的族弟周高賢舅舅的誦號，因為他沒有兒子，把外甥周高賢承繼了過來，於是周高賢變而為孔大有，老善人死了，他也就頂上善人這個誦號了，因為這個誦號是世襲的，所以談起孔善人來，沒有不知道的，世良父子在街上一打聽，毫不費事，就找到那個所在了，那裏是一個八字大門樓，兩扇大黑漆門上，釘着白色大銅環子，門敞開着，向裏一看，却是一個硃漆屏風，上面大書齊莊中正四個字，這屏風放在白石砌成的大院子中間，分成了一半，隔了屏風，可以看到屏風那邊花木扶疏的影子，門兩邊，相對立着，有兩間門房，周世良是個常下省買東西的人，多少知道一些省城裏大戶人家的規矩，因之到了門口，且不冒昧進去，先站在門外，咳嗽了兩聲，然後問道，有人嗎？左邊門房，有個人應聲而出，見大門外站着一個人穿白大布褂子，藍大布褲子，臉上是黃中帶黑，當然，這是個鄉下人，再看他手提的那個竹籃子，裏面通通紅的，有半籃子大柿子辣椒，他脚下穿了長統大布襪子，雙梁頭布鞋，還在上面屯積了許多黃土，當然，這也是鄉下人掛的一個幌子，那門房看了這樣子，就迎上前來問道，我們這是孔家，你是來找甚麼人的，世良先笑着，然後放下手裏提的籃子，抱着拳頭作了兩個揖，笑道，我們是鄉下來的，這裏還有周高才老爹帶來一封信，那門房道，哦！你是鄉山田莊上來的，今年來的怎麼這樣早？世良笑道，不，我這裏帶了一封大老爹的信來，我這裏還有……他說到這裏，感覺到有些說不出口，向籃子裏的東西看了一眼，門房道，你這些東西，莫非是帶來送禮的？鄉下人倒有個意思，哈哈！周世良聽了這話，不知道人家是好話，還是俏皮話，只

是站定了，嘻嘻的笑着，計春雖然年紀小，究竟肚子裏念過幾句書，見父親僵在這裏，不能完全坐視，就搶上前一步，迎着那門房笑道，我動問一聲，這裏孔老爺在家嗎？那門房向計春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問道，你是這年紀大的甚麼人？一句話還不會說完，外面有了嬌滴滴的聲音喊着道，黃老四，黃老四，快來，快來把東西拿了去，計春看見，門口來了一輛漆黑油光的自備人力車，車上坐了一位十五六歲的姑娘，穿了一件淡綠色的綢衣服，烏緞子似的頭髮，分着梳了兩個圓髻，身上長長短短的紙捲，大大小小的紙包，却堆着很高，那門房走了過去，將東西一齊拿着，向重門裏走進屋子裡去，門口還站有兩個下人，也不去理會他們，這女子走上車子來時，露出腳下一雙長統的肉色絲襪，白緞子鞋上大紅絲線繡着大朵子的花，走過人身邊，一陣香風撲鼻，計春是個鄉下長大的孩子，那裏見過這樣豔裝的女子。尤其是肉色襪子像是人光着大腿，白色鞋子，平常人家不帶孝是不穿的，城裏人却在上面繡一朵紅花來穿着，這都是生平所未曾見過的事，只是自己在鄉下的時候，臉皮就十分嫩不過，如今到了城裏頭來，見着城裏的女子，那裏還有抬眼看人的分兒，因之微低了頭，閃到一邊不敢作聲，那姑娘倒偏是不怕人，看到路當中放了一隻大竹籃子，籃子裏有一個大粗草紙包，兩個藍布袋，其餘便全是大紅辣椒，她彎着腰檢起一隻辣椒看了一眼，笑道：這辣椒很好，是鄉下帶來的吧，城裏現在還吃不到呢，世良彎着腰笑道：是的，小姐，我們是鄉下帶來的，那姑娘將那紅椒丟下，也沒有問下面一句話，竟自走了，計春當她彎腰向大籃子裏去檢東西的時候，見她那隻手臂，真個雪藕也似，他心裏就想着，城裏的姑娘，究竟是比较鄉下姑娘好看得多，第一，就是這樣白嫩的皮膚，在鄉下是不容易找出來的，計春在這裏想着發呆，世良也在這裏想着發呆，他想着，剛才和那門房談了一陣子，還沒有歸到正題

，看那門房，有些拿鄉下人開心的樣子，自己究竟還是跟着向下說，不跟着向下說呢？跟着向下說，又怕嚇那個門房的釘子，不向下說，難道就這樣回去不成？計春在一邊也看出了父親爲難的樣子，便道，爹？等那個門房出來了，我們拿出信來，和他直說就是了，世良躊躇着道，我倒有些後悔，人家這樣有錢的人家，我們送一些土貨給人家，恐怕人家不歡喜，我想不如把這個籃子提了回去，明天再來罷，計春抬頭看看，這個人家磚牆，高到三四丈，是鄉下不容易看到的一幢房屋，看看重門裏面，那正屋大柱子落地，配着紅色的雕窗，這個人家的富麗，可想而知，據自己在書本上得來的知識，有錢的人家，吃的都是珍饈美味，那能要吃鄉下人的芝蔴炒粉，拿回去也好，父子兩人站在大門口沒有主意的時候，那門房帶一個中年婦人出來了，據世良每次到省裏來的經驗所得，知道他是一個女僕，她一直向這裏走來，向籃子裏望着，問道，鄉下人，你這紅辣椒賣的嗎？我們小姐願意多出幾個錢買下你的來，世良不知道這小姐究竟是這家什麼人，就搔着頭髮短樁子，微微的笑道，這個我是由鄉下帶來送給孔老爺的，女僕向門房笑道，這倒來得巧小姐想醃大柿子椒吃，就有人送，喂！鄉下人，籃子裏還有兩個破布袋，快拿了出來，周世良笑道，不！那也是送這裏孔老爺的，鄉下人送點土東西，不值什麼，女僕聽說，提了籃子，就向裏面走，那門房連連招着手笑道，喂！喂喂！你不要糊裏糊塗，就把東西拿走，你也要打聽打聽，這送禮的姓甚名誰？那女僕笑着放下籃子道，鄉下人，你有名片嗎，這門房不由哈哈笑道，鄉下人不但有名片，還有一品老百姓很長的履歷片子哩，計春一看，這是一個機會，就迎着上前道，我們倒是帶有一封信，請你帶進去罷，世良急忙中也不知說什麼好，就在身上掏出那封信來，雙手遞給了女僕，女僕點着頭道，你既是有信的，站一會兒，等個回信罷，於是提着籃子走了，世

良到了這時，信送進去了，東西拿走了，向那門房，已是無話可說，站在院子裏只管搓那兩手，門房看他那種窘相，本想和他說兩句開玩笑的話，可是看那樣子，又似乎是主人莊子上的人，侮辱自家人，怕是讓主人翁知道不高興，也就在口裏啣了一截烟捲，望了他們發着微笑，過了一會子，那女僕走了出來了，向世良招着手笑道，你送的那些東西太好了，世良聽到，以爲這是一句挖苦話，把一張老臉，臊得通紅，心裏也就砰々亂跳，望了人家苦笑着，說不出話來，女僕笑道，真話，我不和你開玩笑，我們老爺看了你的信，非常之歡喜，說是讓你進去當面談談，周世良聽了，心裏自然是歡喜，可是也就同時感着了恐慌，自己見了鄉下大老爺都有些心慌說不出話來，現在要去見城裏的老爺，這焉有不着慌之理，因之抬起手來，只管搔着自己腮上的短鬚，女僕道：去呀，不要緊的，我們老爺，也是你們同鄉呀，他爲人很和氣的，世良望了計春笑道：我們同路去呢，還是你……不，還是我們一路進去的，你也知道的，我見人是說不出來話的啊，計春便走了上前，跟着父親走，低聲道，你不用作聲，讓我去跟他們說話就是了，他問我們一句，我們答應一句，凡事都照實說，這也沒有什麼爲難的，說着話，他兩手扯了他的衣襟，又微微的咳嗽着，他們跟了那女僕，也不知穿過了幾重院落，正走路間，却聽得身邊噗嗤一笑，回頭看時，乃是剛才進來的那位漂亮姑娘，打開窗戶，坐在橫窗的一張桌子邊，她手上捧了一隻雪白細瓷花碗，用一隻小銀匙，在那裏挑芝麻炒米粉吃，她吃這種乾粉大概吃得太急了，噙了嗓子，於是笑將起來，計春匆匆的看了一眼，怕是犯了什麼規矩，依然低了頭再向前面走，到了一個客廳裏，只覺那屋子裏陳設，像平常在圖畫裏看到的那樣富麗，脚下踏着地皮，也是軟綿綿的，低頭看時，才知道地上也鋪了厚被單子一樣的東西，轉過了客廳，旁邊有一間房，一張橫桌子邊，有

一張圓桌，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位四十上下的先生，他口裏啣了一枝比指頭還粗的黃色香烟，微昂着頭看了人進來。他穿了一件藍綢長衫。由裏面向外捲着袖口，露裏面小衣的袖子，蹇是銀子，他胖胖的一張圓臉，兩腮上的肉，向鼻子邊直擠上來，濃眉倒配着小眼睛，笑起來，鼻子邊兩道溝紋，眼睛合成一條縫，倒真個有些像廟門口那大肚羅漢世良父子兩人進來，世良抱了拳頭就打着拱，計春一進門，老遠的就是一鞠躬，快走到桌子邊下了，又微微的一個鞠躬，孔大有兩手捧着水烟袋，略微起了一起身，點着頭道，請坐罷，周世良回頭一看，身邊倒有兩張又肥又大的矮桌子，心裏倒想着，有錢的人家，怎麼用到這種粗笨的東西？他倒退了兩步，挨着椅子，然後坐了下去，他坐一下之後，那椅底軟綿綿的向下一落，他倒嚇了一跳，計春知道，一定是很講完規矩的，自己待要坐下去，那是和父親並排坐着，恐怕孔善人有些看不慣，於是向後看了一下，依然在一邊站着，這個樣子，正好是合了孔大有的脾胃，他笑着點了點頭道，據家兄來信說，你在鄉下讀書讀得很好，到城裏來是讀書的，計春道，是的，就怕鄉下學生，到城裏來趕不上功課，孔大有又點了幾點道，只要有志氣呢，慢慢趕上的，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你們在鄉下種莊稼的，到了城裏來，父子兩個，何以爲生呢？周世良聽說，微微的站起來，又坐下去，抬着手想在頭上去搔癢，想着這是失意的態度，把手又放了下來，笑道，是的呀，大家都是這樣說，不過我有一項手藝，會做豆腐，我打算想在省城裏開一家豆腐店，孔大有道，你會做豆腐嗎？周世良笑道，不瞞你老先生說，我爲了孩子念書，去年下半年到鄉下雜貨店去幫工，學會了這一項手藝，預備到省城裏來混幾個錢用的，孔大有聽說之下，身子一仰，大爲興奮之下，却將桌子一拍，一通一下響着，嚇了世良父子一跳，倒以爲什麼話失言了呢，

第六回 豪僕誇世家名姝恃寵 新鄰來陋巷老媪垂憐

這位孔大有老爺突然一個興奮的樣子，這真把周世良父子都嚇了一跳，他看到這二人都有吃驚的樣子，便笑道，我不是說別什麼，我的意思，以爲你們這父子兩個，都是了不得的人，兒子肯念書，老子也真肯想法子幫兒子念書，我在省城裏，負有一個孔善人的名義，你們是知道的，像你們這樣的人，我都不能大大的幫一點忙，那麼，我還作什麼慈善事業，世良一聽，原來他的大意如此，這倒是自己白白的受了一番驚嚇，因之站起來向孔大有作了一個揖道，大老爺，你有這一番好意，我父子兩個，是二十四分感激，這孩子念書，將來有一點成功，總要重重報答你老人家大恩，孔大有聽他的話音，好像是信任自己有十萬八萬銀子可以相送似的，他的希望，也未免太大了，於是正着顏色道，你不是打算在城裏開豆腐店嗎？我的房子租給人住，向來是有一天算一天的，無論什麼人來住，分文不得短少，但是你這個人志向可嘉，而且你又有我家老大的薦信，我怎好置之不理，在這裏升官巷，我有一個店面子空着，租給別人，都是十塊錢一個月租給你，我可以打個八折，只要你八塊錢，你看這個辦法如何，周世良聽說了，默然了一會，孔大有道：你明天可以到那店面子去看看，周世良還不會說話呢，却聽到隔壁屋子裏，有人叫了一聲爹，那聲音嬌滴滴的，分明是個女子，孔大有聽了這種聲音之後，一秒鐘也不會就擱立刻就走到隔壁屋子裏去，過了一會子，孔大有又走了出來了。就向世良點着頭笑道，你父子兩人造化，我大小姐聽說你們是開豆腐店，歡喜的了不得，他是愛喝豆腐漿子的人，每日早上，都少不得要喝上一碗的，他說假使你們要租我們的房子開豆腐店，我可以不收你們的租錢，你們每日早晨送一碗豆腐漿

到我們家來，那就行了，周世良本來不想說什麼，就要告辭的，於今孔善人又答應了可以白租房住，不覺搔了兩搔耳朵，笑起來道，每天送一碗豆腐漿，這太容易了，照說呢，我們不敢當，但是我們到城裏來，那一件事，不是要人帮忙的，我也只好不說什麼客氣話了，孔大有道：好罷，你到明天，就可以同我這裏的門房去看房子，布置起來，我們的大小姐，還等着喝你的豆腐漿呢，你住在什麼地方呢？有事我也好派人去找你，世良告訴了飯店的字號，稱謝而去，這不過是完了他父子們心願之一，此外不曾舉辦的事，自然很多，因之到了次日，就拿着介紹計春見人的信，去分別投遞，人不能不投信就見着，所以有三四天的工夫，都不曾去接洽店舖的事情，到了第五日，孔大有倒派了一個人來問周世良的話，這正是那天不願將他父子引進去談話的那個門房，他找到飯店房間裏，看到世良，先笑着向他點了一個頭道：恭喜你爺兒兩個一本萬利，說着：又捧着拳頭，作了一個揖，世良聽了他的話，倒有些莫知所云，瞪了兩隻大眼睛望着，門房笑道：我不說，大概你也不明白，我們大小姐，她是個性急的人。聽說你們要開豆腐店。正等着要喝你們做的豆腐漿呢？她老不見你們去接洽。怕是你們沒有錢開張。叫我送了一百塊錢來，借給你們作本錢你就快開張罷，不過這裏有一個小小的條件，……說着，又是一笑，世良真料不到有這樣好的事情，憑空人家竟會送一百塊錢來作本錢，兩隻手互相搓着，隔了褲子，搔搔大腿，又將手摸了兩下鬍子，笑道：這真是不敢當。多謝你老送來。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我送你一點兒小意思，讓你買包茶葉喝吧？門房在身上掏出一疊鈔票來，右手拿着，在左手心上連連敲拍了兩下，也斜了眼睛，望着他道，你有這些個錢。一家豆腐店，還有什麼不够開張的嗎？不是我親自送來，你又那裏會得到？怎樣辦罷。我在這裏邊抽出兩張來用。可以的嗎？說時，果然就在鈔票裏面抽出兩

張來，另一隻手捏着，作個要向身上揣起來的樣子，笑道，我揣起來了，好嗎？世良連連點着頭道，可以的，可以的，門房道，我和你鬧着玩呢。那個要你的錢？就是要錢，這是小姐送給你的款子，天大的膽，我們也不敢分用你一文，說着，便將鈔票一齊塞到世良手上來，世良手上捏了鈔票，心裏砰砰的亂跳着，這一下子，倒不知道是多謝好，還是直接受着好，只急得呵々的笑着，想了許久，在躊躇的態度以外，他才想出了一句話：你老貴姓呢？我還沒有請教啊！，門房道，我叫魯進，自小就在孔家作事，不是誇嘴的話，問起孔家的事來，除了我，不會更有別人知道的了，世良捏着那一百塊鈔票在手，正沒個作道理處，只瞪了兩隻眼睛，向屋子週圍四處張望着，計春原看到父親在和人說話，自己就不會作聲，默默站在一邊聽着，現在看到父親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這就迎上前向魯進點着頭笑道，諸事多蒙關照，別的不敢說，將來我們的豆腐店開張了，魯大爺要吃豆腐干，水豆腐，儘管到我們那裏去要，魯進笑道，你這孩子，倒也算會說話的，說着，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膀，接着又道，我倒不敢居功，還是你們自己的功勞，因為我們小姐，吃了你們的大紅柿子椒，又吃了你們的芝蔴炒米粉，她高興的了不得，你們在和老爺說話的時候，她聽到你們說得很可憐的，就叫老爺趕快把房子白租給你們住，又怕你們開不了張，所以再送你們這些錢，計春道：我！這錢真是你們大小姐的嗎，魯進道：錢雖不是我們小姐的，也和我們小姐的一樣，我們老爺就只有這一個姑娘，萬貫家財，將來都是小姐的，大概老爺也想明白了，小姐要天上星，老爺不肯給月亮，總讓她趁心如意，這錢是小姐告訴賬房裏拿出來的，將來一報賬了事，老爺問也不敢問的，你們既然得了小姐這種歡喜，千萬可不要得罪了她，她高興起來，整千整百送人，不高興起來，那是一分一釐，也不肯饒人的，到了那個時候，你們不但得

不着她的好深，也許要吃虧，計春究竟是個小孩子，聽了這種話，却有些莫明其妙，只是瞪了大眼望着，有了這樣久的猶豫期間，世良心裏，算是明白過來了，移了一移椅子，請魯進來坐下，將一隻比酒杯稍大的茶杯，斟滿了一杯茶，兩隻手像猴子捧桃似的，兩手捧着，送到魯進面前，這才拱了一拱拳頭道，諸事都承你老指教，我一定不忘你老這種好處，魯進看到他那番恭敬的樣，便笑道，你要說到這一百塊錢啦，說着他微微的笑上了一笑道，這一點子錢，還不够我們大小姐的胭脂花粉費，今天用了，也許明天她就忘記了，我們老爺用錢，都是很經濟的，有錢都要做正當用途，譬如說，裏裏外外三四十個用人，我在裏面，不說算第一，也要算第二，可是我們老爺輕易不肯賞我們一塊一角錢零用，大小姐就好說話了，只要事情辦得合她的意，十塊八塊，她隨便的賞，世良笑道，若是不合她的意呢？魯進笑道，那有什麼話說，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我們傭工的，甯可得罪老爺，不可得罪大小姐，世良笑道，啊！你們大小姐，倒有這樣大的把柄，她今年多大歲數了？魯進笑道，她今年十七歲，世良笑着向計春點點頭道，人家才比你大三歲，倒有這樣大的威風，魯進歎了一口氣道，人只要命好，年歲大小，有什麼關係，世良道，這話倒是真的，不過這樣看起來，你們老爺對於這個大小姐，一定是捧得十分的厲害的了，假使捧得不是厲害，怎能够老爺的事，都由大小姐作主？魯進微微的點了一點頭，笑道：好在他們有的是錢，縱然花個一萬兩萬，不過算老爺在生意上少掙一筆錢，那又算得了什麼，計春聽到這裏，就不由得插嘴說了一聲道：孔老爺家裏，倒有這些個錢，將來都是你那大小姐的了，魯進聽了這話，却不由得現出十分躊躇的樣子來，伸着手抓了短椿頭髮，只管希唆作響，他搖搖頭道：這話難說了，據我想，將來是族下人一股，過繼的兒子一股，姑爺一股，親戚朋友也要弄上一股，總而

言之，是四分五散的了，這其間，明的錢，都會歸到那繼承的兒子手上，暗下的錢，那就是姑爺的了，也不知道是一個什麼人，那樣有造化，既然娶得我們大小姐那樣花朵一樣的姑娘，又可以發一筆大財，世良聽到魯進說了孔家許多壞話，心想彼此是初交，知道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而況自己得了孔家這些好處，也不該回轉頭來，再道論人家的短處，便站起來拱了手向魯進笑道：照說呢，我是應當請你老喝一杯，不知道可肯賞光，魯進道：請你不必請我，我同你一路去看看房子罷，將來你的豆腐店開成功了，常常到鄉下找些新鮮玩意來給大小姐嘗新，那就好了，這不但你可以常得大小姐的歡喜，就是別人也會有些沾光的，走罷，我們看房子去，世良以為他是笑話，也就點着頭連連說是，魯進道：走！你父子二人，跟我一路看房子去，說着，他已起身向外面走着，世良父子這時一點也不便違拗，就只好跟在魯進後面，直向升官巷走了來，這個店面子，倒是齊齊正正的，鋪門板一齊關上，半掩着一扇門，遠看裏面，却是漆漆黑的，魯進搶上前一步，將門用勁一推，叫起來道：人都那裏去了？這門開着，也沒有人管，大家走了進去，是一個店堂，由店堂這面，可以看到店堂後面，却是一個四方的荒落院子，院子裏，橫七豎八搭着竹竿子，和粗繩了，這上面所掛的衣服，自然也就是東飄西蕩，如懸着旗子一般，地下擺的雞籠子，洗衣盆，破箱架子，三腿桌子，兩腿板橙，地皮很潮濕的，許多雞鴨脚印，倒好像是一張雕花地毯，牆角上一棵矮桑樹，上面掛些破布爛片，又好像鄉下福音堂裏，送給小孩子們的聖誕樹，計春進門來，正這裏打量時，那院子裏跑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一張鵝蛋臉，還有兩隻點漆一般的眼珠，簡直和那孔家大小姐一模一樣，不過孔家大小姐是剪了頭髮，她却把頭髮左右分開，頭上梳着兩條辮子，由肩膀上直垂到胸面前來，穿着格子布短褂短褲，光了手臂和大腿，跳

着跑了出來，活潑潑的，很有趣味，魯進迎着她問道，菊芬你媽在家嗎？計春聽了這名字，心裏倒不免一動，想着，這孩子她也會叫菊芬，菊芬將手扶着一隻小辮，在臉上拂了兩下，笑着點了兩點頭，她的一雙眼珠，已經是先射到計春身上，再射到世良身上，似乎有些含羞答答的樣子，不肯說話，魯進道：你們家人口又少，地方又大，你爲什麼把這邊的大門打開來了，菊芬道：那個要開這裏的大門，不就是你們家的人叫我們先打開門來等着的嗎？他說是有人來看房子呢，魯進向世良笑道：你看我們大小姐想的週到不週到，還怕我們來了，這裏大門沒有開，先叫人來，向這裏後面住的房客，打一個招呼呢，她母親倪家嫂嫂，那是個能幹人靠着十個指頭，將這個二……啊！不！將這個大姑娘養活了這樣大，他說着話時，用手摸了菊芬的辮子笑道：這孩子多麼好啊！我要認她作乾女，正這樣說着，院子門那邊走出一個五十附近的婦人，手裏拉着鞋底上的長麻線，一面走路，一面拉着，看到魯進，就把頭髮上插的一把長錐子取下來，插在鞋底上，將麻線向錐子上一陣亂繞着，向魯進點了頭道，二爺有工夫到我們這裏來看看，魯進指着世良道：這位周老板，打算租這個店面子開豆腐店，你娘兒兩個，現在可以不嫌寂寞了，這個婦人，就是他說的倪大嫂子倪洪氏，她笑道：我也聽見先前那位二爺來說了，這個周老板，是爲了孩子讀書到省城裏來作買賣的，論起來，這可是難得的事了，她說着話，就看着計春的臉上來，問道：就是這一位學生嗎？計春因爲她瞪了兩隻眼睛望着，未便置兒不理，就向她彎腰鞠了一個躬，洪氏笑道：啊喲，這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啊！世良聽到人家誇讚他兒子，也就不由得笑了起來，向洪氏拱手道：倪大嫂子誇獎了，洪氏道，唉！作父母的人，忙一輩子，苦一輩子，無非是爲了兒女，大家都是一樣啊！說着，她手上拿了鞋底拍了自己一下手心，微微的搖着兩下頭，表示着無限的

歎息的樣子，魯進在身上取出煙捲火柴來，點了一枚煙吸着，向洪氏世良道：「這做笑着，點了兩點頭道：要說爲兒女，你兩個人，可說都是一樣啊！周老板，你就決定在這裏開店吧？你們兩家人口都少，又是都疼愛兒女的人，一定可以說得上來，不會有衝突的，世良看這店面是三開間打通，後面還有兩間套房，正好開一片豆腐店，可是想到在鄉下和王大媽作緊鄰，惹出了許多閒言閒語，現在又和家無男子的婦人作緊鄰，也許又會生出什麼閒言閒語來，心裏如此想着，自然猶豫着不能夠答覆出來，魯進道：「這樣好的店面子，白讓你做生意，你還有什麼不願意的？我們那大姐姐這樣待你父子，你要辜負了她，那可是對不住人的事呀，她是個性子急的人，惹發了她的脾氣，你們仔細，她翻臉不認人，洪氏搶着道：「你不要胡說，大小姐爲人很好的，年紀輕的人，那裏能夠就沒有一點脾氣，又不是一個木頭人，世良道：「大嫂子也認識這位大小姐嗎？洪氏聽了這話，向魯進看了一眼，然後才道：「是的……認識的，一年我也到她府上去兩回的，她說着這話時，臉皮上有些泛着微紅，眼皮微微的下垂，簇擁着睫毛出來，看她的樣子，她雖是極力說大小姐爲人很好，却又不願提到大小姐似的，洪氏見世良向她注意着，有些難爲情，搭訕着道，二位難得來的，我去燒一點水來給二位喝罷，周世良想着，初次見面，怎好就受人家的招待，便拱拱手道，你不要客氣，我們以後作鄰居，叨擾的日子還多呢？於是望了計春道，我們就走吧，計春對於這話，並沒有置可否，只是向房子四週觀望着，偶然和那個梳兩個辮子的女孩打個照面，自己覺得人家很美，彷彿人家也覺得自己很美，因爲她只是將眼睛向着自己看來，那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看着人，光燦燦的，實在不是毫無意思的呢，計春心裏既是如此想着，所以對於父親的話，却是不曾理會得到，世良道我們走啊，你還等着什麼呢，計春被父親說着，以爲自己偷看人家小

姑娘，被父親知道了，紅着面皮，掉頭就走，也是他掉頭掉得太快一點，手一摔，在壁上碰了一下，恰是壁上有個釘頭，將手掌畫了個大口子，只管冒着紅血，菊芬看到先啣了一聲道，手上流了血了，洪氏走向前，一把將計春拉住道，趕快抬起手來，菊芬，你去把桌上那包牙粉拿來，計春自己將手一抬，這才看到，滿手掌都是鮮血，雖是只看見血勢來得洶湧，並不知道創口在什麼地方，但是血由手掌流到手腕，由手腕更又流到衣袖裏面去，自己也嚇慌了，作聲不得，在驚慌之時，這位菊芬小姑娘，已經由屋子裏取出一包牙粉，跑了過來，看到他手上鮮血淋漓，就咬着牙搖了兩搖頭，計春雖是個鄉下孩子，然而他很聰明，書又讀得很明白，理智是情感的鑰匙，他豈能沒有兒女之情，他看到孔家大小姐那樣美麗，心裏就很愛她，然而自己心裏很明白，像那樣大戶人家的小姐，休說對她起什麼念頭，便是多看兩眼，也就有些不知進退，所以心裏覺得好看，眼裏還不敢多看，現在看菊芬的樣子，既和大小姐差不多，而且年歲又不相上下，她現時站在當面，向人露出既齊而白的牙齒來，心裏真覺可愛，假使自己在這裏和她作鄰居，她也像小菊子那一樣待我好，那真會快活死人了，他一個人如此想着，全副精神，都在別人的白牙齒上，却不在自己的血手上，忽聽洪氏道，好了，好了，好了，這個虧可吃得不少，那才看到自己的手上去，却原來她已將一包牙粉完全按在手掌上，代為把血止住了，外面她用一條舊的白紗手絹，緊緊的紮上了兩道，這就又向她鞠了一個躬，道謝不止。洪氏且不理他，向周世良點頭道，你這孩子，很是懂禮，也許可以扶上正路的，你將來好歹是一位老太爺呢，世良只是笑道，他不敢承認，也不願意否認，魯進笑道，好罷，你明天就來收拾店面，慢慢辦起來罷，為你幫着念書，許多人素昧平生，都願意幫你的忙，都誇贊你好，你還有甚麼可說的嗎，你先去罷，我在這裏還有幾句話說

呢，他既叫明了讓人家走，世良也不能定在店堂裏站着，就帶了計春走了。魯進向洪氏道：你看我們大小姐多大手筆，爲了要喝豆腐漿，幫助這周家老頭子，把這屋子讓給他開豆腐店。洪氏道：你們這是甚麼意思，點來點去，點到我們這一所屋子裏來了。魯進道：怎麼着，點到你們這裏來了，你有些不願意嗎，這是她的意思呀，魯進說到這個她字，聲音特別的加重，同時却望了洪氏的臉，洪氏靠了院子門站定，臉上的顏色，就立刻沉鬱起來了，望了魯進臉上許久，才道，她這幾個月，長得好些嗎，我很想等她下學的時候，攔着在路上看看，魯進道，你不用得看了，她很好的，你每次見了她，那樣親親熱熱的，我很替你耽心，洪氏道，你替我耽心甚麼，我自己認我自：魯進不等洪氏說出來，他兩隻手同時亂搖起來，因道：假使你要像現在這樣說話，甚麼我都不敢領教，你愛怎辦就怎麼辦好了，你想想看，以她現在的身分，她能够和你親近嗎？洪氏呷吟了一會子，很懊喪的道：我并不要她和我親近呀，我就是個做鞋子的女人，看看大小姐，也不要緊呀，我想她有些明白了，若不是有些明白，爲甚麼把周家父子兩個，送到我這裏來住呢，魯進哈哈一笑道：你這叫夢話了，她會想到這件事上面來嗎？你快快不要有這種心事，免得將來節外生枝，爲了你這一句話，我要想法子不讓周家父子到這裏來了。洪氏道：那爲着什麼，你又想弄壞人家一場好事嗎？魯進道：我怕你的嘴不緊，洪氏道：爲什麼嘴不緊？若是不緊，這幾年來了，我怎麼沒有露出一個字來呢？魯進道嘴緊不緊的話，那由在你，倘若你洩漏了什麼風聲的話，這每個月五塊錢的零用，你還要不要，這裏的房子，你還想住不想住。老實說，我今天來看房子是假，來告訴你的話是真，你千萬不要對周家父子瞎說什麼，你不替你打算，人也替她打算，她的事情，若是大家都知道了，你想想看，她還站得住腳嗎？她那個好勝的心，恐怕她真會跳江呢，菊芬站在

邊，看了母親和魯進說話，似呼噤，又似呼不噤，這時魯進說到她會跳江，就扯着洪氏的衣服問道：媽，他說那個會跳江？洪氏道：說人家的，不相干，魯二爺，你由我們那邊走吧，我來關上那裏的店門，她並不理會菊芬的問話，已經把店門關起來，魯進穿過這個院子，由後門走出來，洪氏送到後門口，叫起來道：二爺我還要和你說一句話，魯進走得很遠了，聽她如此說，只好走了回來，洪氏低聲道：你放心得了，我決不會胡說的，你說的不錯，我也算呀，魯進淡淡的一笑道：你也想明白了，他也只說這一句話就走了，自魯進這樣一來，平白地添了洪氏的心事，那菊芬年紀雖小，人却是很聰明，看到母親眉頭雙皺，和魯進說話，又是那樣隱隱約約的，心裏却很是納悶，難道母親不願意有一家鄰居搬來不成，這可不知道她的心意何在，到了次日，周家父子已經來打掃房子，隨後陸陸續續也就搬來一些東西，也不過六七天的工夫，他們就搬進來了，不過世良是個鄉下人，見人就不大會說話，加上倪家母女兩個，又和鄉下王大媽家情形差不多，自己想着，不要惹些什麼是非，因此他搬進店來以後，除了到院子裏來晾曬衣服以外，腳不出那院子門，有一個晴天，洪氏見計春端了一大盆水，放在院子門口，那盆裏滿滿的浸了許多布片，大一塊，小一塊，計春蹲在地上，只管低頭去洗，洪氏見地上的陽光，快移到他腳邊，他滿頭是汗，兀自洗着不停，便走到盆邊問道：小兄弟，這是什麼布，你這樣趕着洗，計春聽了問話，立刻就起來答道：這大的篩豆漿用的，小的是包豆乾用的，洪氏道：你家不是還有幾天開張嗎？你趕着洗作什麼，計春道：伯母：你有所不知，我爹是個勤快人，無論什麼事，他都要自己趕着做，這幾天，他忙着開店，外面買東西，家裏修灶按磨子，太累了，睡着了，半夜裏在床上哼氣，我想和他作些事，他不要我做，而且我也要溫溫一些功課，預備考學堂，他昨天就浸了一盆布

在這裏，沒有功夫洗，今天出門去，看到天上好太陽，他又說，誤了這個晴天，可惜得很，我怕他會趕回來洗，所以趁他沒有回家，先洗起來，這都是新布，沒有什麼難洗，擦去了漿水就行了，他說着，又蹲下身子，伸着兩手到水裏去只管搓洗起來，洪氏聽道：將計春周身上下，都看了一遍道：你這點年紀，倒知道心疼你父親受累，怪不得你父親賣苦力帮你念書了，洗衣服這不是男孩子的事，你也洗不好，我叫我們小丫頭來幫着你洗吧？菊芬，這裏來，在她如此一叫的時候，菊芬跑得摔擺兩條辮子，跑到盆邊來，洪氏指着盆道：你看這個哥哥多懂事啊，他怕他爹受累了，趁着他爹不在家，給他洗衣服呢，你能够嗎？幫着人家洗洗罷，菊芬將手掌心輕輕的拍着嘴，有些羞答答的樣子，洪氏兩手按了她的肩膀，讓她向下一蹲，笑罵道：你這孩子做事，真不如人，越比越下去了，菊芬蹲着在盆邊，隨手一掏，掏了一幅布角在手，他用力一扯，恰好是由計春手上扯了過來，計春不會留意，身子向前一栽，兩手倒按在盆底上，菊芬看到，自然是噗嗤一聲笑了，計春臊了一張通紅的臉，找了一塊小的白豆乾布，只管帶着水嘩唧嘩唧搓着，洪氏笑道：你這孩子又頑皮，人家是鄉下來的老實孩子，你可不許再欺侮他，你要欺侮他，我就會打你的，菊芬笑道：我那裏欺侮了他，是他自己栽倒的，那個孩子，你說是不是？計春紅了臉道，不要緊不要緊，洪氏點點頭道：這孩子實在好，實在好，我要是有這樣一個兒子就好了，她一迭連聲的叫了幾句好，却不料隔壁早已回來未曾出面的周世良聽到了，到了這時，他忍不住走出來說上兩句，於是一幕錯綜交互的戲劇，就在這裏開始了，

第七回 頻喚哥哥相親如手足 辛勞夜夜發奮愧鬚眉

洪氏看到小計春替父親洗豆乾布，其志可嘉，其行爲又可憐，她正嘆息着，想這樣一個兒子而不可得，周世良笑着由豆腐店裏走了出來，向洪氏拱拱手道，你老心事好，倒要你大姑娘給我洗豆乾布，洪氏笑道：周老板，你造化，生了這樣一個好兒子，再苦個幾年，你就有接腳的了，這孩子真是讀書明理，說出話來，大人都是想不到，世良又笑着拱拱手道：你老誇獎，你老跟前也就是這一位姑娘嗎？洪氏道：不，我原生了兩個孩子，大的……大的自小給了人，如今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原是不肯把親生骨肉給人，是這孩子的老子窮瘋了瞞着我，偷着送給了別人，我五什歲的人了，只有這樣一個小黃毛丫頭，以後的日子，我就不敢想，周世良道：你們城市裏人，都說着男女平等啦，養姑娘也是一樣的，姑娘好，現在也可以出來作事，也可以掙錢養家的，洪氏道：男女平等，那不過是句話罷了，有錢的人家，把女孩子送去念書，那也不過是好玩，那有人真的把女孩子去念書，指望着她來養家的呢？女孩子明白一點，清秀一點，將來招一個好些的姑爺也就是了，她說到這話時，那蹲在地上洗豆乾布的計春，却向對面的菊芬偷看了一眼，洪氏道：小兄弟，你不必洗了，讓她慢慢的給你洗出來了就是，你不是說要預備功課去考學堂嗎？你還是去預備功課罷，計春抬起頭來，向他父親看了一眼，意思是表示着問可以讓她洗下去嗎？世良看洪氏說話，却是誠意，就對他道：這位大娘體恤你呢，你就讓這位小姑娘給你洗下去罷，你趁着這個功夫，可以去看看書，計春於是向洪氏點頭道謝，自向豆腐店裏去了，洪氏望了計春の後影，她是不住的點頭，那意思就是說這個孩子真好，世良看到別人這樣愛惜他的兒子，當然心裏十分的高興，自己也禁不住微微的笑着，洪氏笑道，周老板，你生了這樣一個好兒子，你自己也是多麼高興啊！世良手摸了自己的鬍樁子，笑道：你老誇獎，你要不嫌棄的話，就讓

這孩子拜在你老跟前作乾兒子罷，洪氏笑道，好哇！我這個乾娘，別的好處不會有，若論到洗衣獎衫，縫聯補綴，我是拿手，這些小事，全交給我，世良道，若肯這樣，那是我孩子的造化，挑一個日子，讓他給你老磕頭，洪氏道：那都是用不着的，叫一聲乾娘就是了，你那一天開張，那一天就是好日子，就是那一天叫我做乾娘罷，世良笑道，這就好極了，有你這樣一個老太太指教他，比我好得多呀，男子們對於管家這些事，總不會像女太太這樣見得週到的，洪氏道，周老板，到我們家裏來喝一杯茶罷，世良拱了兩拱手道：不必費事了，我也要去收拾店房了，說着，也就轉身而去，菊芬回過頭來，向母親問道：你說的話是開玩笑的呢，還是真的呢？洪氏道：當然是真的，我爲什麼開玩笑呢？菊芬笑道：我以後叫那孩子作什麼呢？洪氏說：自然叫哥哥，菊芬道：我不叫他，叫起來怪不好意思的，洪氏道：小孩子，哥哥妹妹的叫着，有什麼要緊，菊芬道：他若算是我的哥哥，以後也到我們家來吃飯嗎？我還多着一隻好花碗呢，讓他拿去吃就是了，洪氏笑道：唉！你真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人家有人家的家，爲什麼要到我們家來吃飯呢？菊芬倒不明白這個整由，既然不是一家人，哥哥倒可以叫得的，不過自己向來沒哥哥姐姐，覺得是不如這街上的小朋友們，於今有了計春作哥哥，這也就可以和別個小朋友一樣了，他心裏如此高興着，不多久的時候，就把一盤豆腐乾布洗完了，晾布的繩子邊，有個小小的窗戶，正好望着豆腐店的店房裏窗子下擺了一張桌子，計春左手托着頭，右手拿了一枝鉛筆，靠了桌子，正向窗子外，望了天上的雲彩出神，菊芬向裏面笑道：你在想筆算法題目嗎？我也會的，你是算加法呢？還是算減法呢？計春看她身後院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這就紅着臉笑道：也念過書嗎？菊芬道：念過一年多哩，在平民學校裏念書，真有意思，現在我媽說我慢慢的大了，不讓我去，你說

奇怪不奇怪，大了就不讓念書，你也比我大的多，怎麼你爸爸倒讓你到省裏來念書呢？計春道，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因為我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菊芬撇了撇嘴道，女孩子就不准念書嗎，街上女學生，可多的很哩，計春道，將來我要上了學，我可以對你媽說，叫她讓你上學去，菊芬見計春表示着好感，兩隻手攀住窗台上的板子，伸了頭向裏面望着道；我告訴你一句話，以後我們算是一家人了，我媽說：我可以叫你做哥哥呢。計春還不曾答話，世良却在身後笑起來道，當然要叫哥哥，他比你大兩歲多哩，菊芬倒沒有什麼感想，依然將兩手攀住了窗戶上的木板，計春可把臉臊得通紅，低了頭，只管將鉛筆在紙上亂塗着。不敢抬頭看人。世良見這女孩子雪白乾淨，兩隻烏眼珠，很靈活的看着人，這就向她笑道：你叫他哥哥，你知道要叫我做什麼，菊芬將牙咬了下半嘴唇，望了世良搖了兩搖頭，世良口裏啣了旱烟袋，靠了牆站定。口裏連噴出幾口青烟來，然後微笑道，你媽歡喜他，要他做乾兒子，我也歡喜你，願你作我的乾姑娘，我們掉一下子，你也叫我乾爹罷，菊芬道？小的時候。我也有乾爹的，我還記得。乾爹買了好些吃的東西給我呢：世良口裏啣了旱烟袋嘴兒，不住的發着微笑，點點頭道：那是當然的，你要叫我做乾爹，我一定也要買東西給你吃，不但買東西給你吃，我還要買花布給你做衣服穿呢，菊芬聽到這位乾爹有這樣的好意思，知道計春是乾爹的兒子，倒不能不聯絡他。就向他笑道：哥哥。你要叫了我媽作乾娘，我媽也一樣的會買東記給你吃，會買花布給你作衣服的，計春因父親在這裏，對於她的話，不好怎樣去答覆她，菊芬將下巴伸進窗戶裏來，索興叫道：哥哥，你說是不是？哥哥，計春真讓她叫得窘極了，只是低了頭寫字，向她連點着幾下頭，世良道：計春，你這孩子有些不識抬舉，人家叫你哥哥，你爲什麼不答應，計春聽說，不敢作聲，世良啣了旱烟袋，噴了兩口煙，也就走了，計春低

了頭，寫了許多字，忽然一抬頭，看不見菊芬，心裏可就想着，她叫我沒有答應，父親不說破，倒也罷了，父親說破了，她不會怪我嗎？如此想着，心裏未免有些不安，寫兩行算式，就抬頭向窗子外院子裏看看，過了一會子，菊芬手上拿了兩個沙果在晾的衣服下面吃，她見計春不時的偷看他，於是她將手上的沙果，高高一舉大聲叫道，哥哥，你也要吃一個嗎？計春如何敢大聲答應，站起來笑着點了兩點頭，遙遙的聽到她叫起來道：媽，你還給我兩個沙果，不是我吃，給我哥哥呀，計春越是怕他叫哥哥，她越是將哥哥叫得厲害。計春真沒有法子，只是紅了着片面皮。伏在桌沿上。這次菊芬不在窗子外面。說話。拿了兩個沙果。推着門進來。向計春道：哥哥。哥哥。你吃罷，我媽說，我那裏還多着啦，你要吃，我再去拿去，計春拿了沙果在手上，向她笑道，你爲什麼這樣大聲叫我？菊芬被他如此一問，倒問得有些莫明其妙，望了計春，半天說不出話來，計春看到她發呆的樣子，就笑道，你只管叫我好了，可是別那樣大聲音，菊芬道：爲什麼不能那樣大聲音呢？她說這話，聲音又是非常之大，倒弄得計春更不好意思，只好不說了，從此以後，菊芬叫着哥哥，自己并不加以攔阻，第一二日，計春始終是不敢答應，叫過了兩天之後，也就覺得很平常，由她去叫，不再害臊了，這個時候，周世良已經將豆腐店布置得清楚，挑了一個日子開張，同時，計春也就向洪氏叫起乾娘來，世良因爲一個人灶上灶下忙不過來，又託着洪氏，找了一位二十來歲的小火子，名叫小四子的，在店裏打雜，城市裏不認識字的婦女們，她們一樣的也需要聽些新聞來安慰那枯燥的人生，這新聞的材料，無非是對於夫婦吵嘴，隔壁婆媳失和，像本街上有這樣一個老頭子，爲了兒子念書，賣了田到城裏來開豆腐店，這就是頭等新聞了，所以周世良的豆腐店開了張，就是不買豆腐的人家，也要來買兩塊豆腐，看一個究竟，因之在開張這兩天，豆腐店

生意却是很好，世良爲了報答孔善人家裏那番好意起見，每日早上，就要裝兩瓶滾熱乾淨的豆漿，送到孔家去，洪氏在豆腐店開張後的第三天，下午無事，世良端了一大盆面水，放在院子裏石階上，光着脊梁，在那裏擦抹，洪氏拿了一隻女鞋幫子，在那裏綉鞋頭上的大朵紅花，就閒閒的問道；周老板，你忙了這一天，該休息了，我那乾兒子呢？世良兩手拿了手巾頭，在脊梁上倒背着，來回的磨擦，聽了這話，停止了磨擦，向人作一個很躊躇的樣子來答道，考學堂去了，還沒有回來呢，洪氏道，這不要緊，考完了他自然就回來了，世良道，這個我是知道的，只怕他肚子裏沒有貨，那可要他的好看了，洪氏道，不會的，這孩子平常這樣用功，又是要面子的人，怎樣也不會交白卷子的，這句話說得世良也有些信任了，於是背了手拉擦着手巾，又再脊梁上磨擦起來，笑道，我也是這樣想，菊芬由屋子裏跑出來道，我到店門口去看看，看他回來了沒有，人隨了這句話，已經跑遠了，世良將手巾在水盆裏只管揉搓着，有些心不在焉的神氣，就向洪氏笑道，這孩子叫哥哥叫得親滴滴的，比親生兄妹，還要親熱許多哩，洪氏微笑道，突然又正着顏色問道：周老板，你每天早上送兩瓶豆漿到周家去，這是他們預先定的呢？還是每日零買的呢？是他家大小姐要喝巴？世良正和她談到菊芬身上，倒不明白怎麼話鋒一轉，就轉到周家大小姐身上去，便道：是他們大小姐要吃，我念她的好處，每日送兩瓶去，兩瓶豆漿，要得了多少錢？不過天天要人跑上一趟罷了，我倒不相信，這樣有錢人家的大小姐，倒會愛喝這種東西，洪氏道：不，這位大小姐，她是個好人，他也會作假的，世良擦了一把臉，又在牆釘上取下了旱烟袋，在口裏啣着，向洪氏望了，作個很可考量的樣子問道，倪奶奶你認識這位大小姐嗎？洪氏的臉色，突然一變，然而她覺得這種態度不妙，立刻又裝出一種假笑來，遮蓋她的憂鬱和恐怖的狀態，笑道

，這位大小姐，是乳媽帶大的，這位乳媽我認識，由乳媽的手上，常交些針線給我做，所以我知道這位大小姐，我在女學堂門口，看過這小姐兩回，她並不認識我，周老板，你若是到她家去，千萬不要提起這一件事，世良聽了，到有些莫明其妙，正想問這是什麼原因，菊芬手上提了文具小口袋，一路喊了進來道，哥哥回來了，哥哥回來了，洪氏先笑道：哥哥回來了，她快活得這個樣子，計春走到院子裏來，世良問道，怎麼是考到這時候才回來，你都考對了嗎？計春道，照我自己說，都是考對了的，可不知道學堂裏先生看這卷子對是不對，說着話時，他看到石台階上，放着父親一盆洗面水，分明是父親擦澡了，於是就上前撈起手巾擰乾了，將水潑了，世良道，我的事，你實在不用管，好好的給我念書就是了，計春將手巾臉盆送回屋子去，菊芬拿着小文具袋，也就跟了去了，洪氏點了兩點頭道，你看他兩人相處得真好，周老板，你若是不嫌棄的話，我把這女孩子給你作兒媳婦罷，周世良不覺啊呀了一聲，接着道，你有這樣好的意思，我睡着了都會笑醒來，你這樣一個好姑娘，給我開豆腐店的人，你老不把他委屈了嗎？洪氏道：笑話，我家又不是家財萬貫，也不是作了大官，有什麼委屈她世良笑道，只要有那好意思，我還有什麼話說，我只有管着我計春，好好的念書，報答你的大恩，洪氏道，這話我們攔在心裏，不要說破，讓他兩人混得熟熟的，一說破了，小孩子一年比一年大，害臊起來，兩個人就會你躲我我躲你了，世良點了頭笑着：這兩位作父母的，有了這樣一個口頭契約，對於這一雙兒女，更是彼此疼愛起來了，計春有這樣一個好父親，又添上一個倪乾媽處處照顧，一個菊芬妹妹前後追隨，他的環境，也就比以前好的多，加上他投考的那個模範中學，這校長馮子雲，也是一個不同流俗的教育人才，他接着鄉下劉校長來信，已經將計春好學的話，完全介紹過來了，馮子雲在未看計春卷子

之前就決定了成全他，後來看了他的卷子，實在不錯，就高高的將他取了，計春上了學世良首先得了一種安慰，他又是一個鄉下人，吃苦耐勞，是他的本色，所以豆腐店的生意，他也經營得很有起色，他照例是半夜四點鐘起來，開始篩豆腐，五點鐘篩漿，六點鐘包着豆乾，帶做買賣，一直到九十點鐘，都是這樣忙着，十一二點鐘，吃過了午飯，就開始的挑水浸豆子，兩三點鐘，又要包第二批豆腐乾，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方才合兒子共了一盞煤油燈，算這一天的總帳，計春看到父親這樣子勞苦，牠也就不能不加功讀書，窗戶邊一張小四方桌子，常是父親坐在側面，兒子坐在正面，兩人抱住了一隻桌子角，一個看書，一個算帳，菊芬却站在桌子邊，翻書上的圖畫看，或者每紙折疊一種小手工，那一個打雜的小四子也就開始坐在灶門口，靠了柴草捆打盹，他打盹的鼾聲，呼嚕呼嚕響得最吃勁的時候，也就是周家父子工作最吃勁的時候，計春想到父親每日比小四子起得早，總要父親起來了，才把小四子叫醒，每晚小四子打盹許久，父親還在盤帳，年紀半老的人，如何受得了？因之他功課看到吃勁的時候，每日爲小四子的呼聲，連想到父親的辛苦，就連打兩個呵欠，笑着：天不早了，我們都去睡罷，說畢，將書紙筆硯檢起，馬上就去睡覺，世良的精神，又何嘗比小四子好多少，只是都去睡覺，丟了兒子一個人在這裏溫習功課，彷彿有些不忍，因之無論怎樣的疲倦，總要把身子強自支持着，及至計春打着呵欠，說是去睡覺，想是孩子們實在不行，這就先打開通院子的門，送了菊芬回家去，隔窗叫了聲倪奶奶，睡覺了嗎？等着洪氏將菊芬放進屋子去以後，他才回轉身進房來，他見計春已經倦縮着身子，在床上睡了，這便不掛念着孩子，自己可睡了，勞力過度的人，大概是一倒上床去，就會睡着的，所以世良每次手扶了床，眼睛已合了縫，頭靠了枕頭，那就人事不知了，計春等着父親睡熟了，他才悄悄的偷

着起來，點上燈再溫習他的功課，不過次數多了。世良總也會知道的，等着計春私自起來點燈的時候，他一個翻身坐了起來，握着計春的手道，孩子，你何必這樣苦苦的用功呢？我的精神熬不過來，難道你的精神就熬得過來嗎？計春道：我們一同睡覺，你四點鐘就起來，我要到七八點鐘才起來，這樣算着，我每天要比你多睡三個鐘頭，整年整月的這樣幹下去，你這樣大年紀的人受得了嗎？以後我也不偷着起來了，只是你沒有事了，就當睡覺，不必來管我的事，你要是一定每夜陪着我念書，我回家來，就不溫習功課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世良還是握了計春的一隻手，直等計春把話說完了，他慢慢的鬆了手，然後抬起手來，搔着自己的頭，放出躊躇的樣子來道：據你這樣說，每天晚上，我就不算帳了嗎？計春道：我們一家豆腐店，有什麼了不得的帳，倒要每天晚上，盤上幾個鐘頭，在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結一結不是一樣嗎？本日還有帳，可以推到明天去算啦，世良實在沒話可以去駁他的兒子。許久許久，才微笑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從此以後，我要睡覺了，你也不要熬夜熬得太深哩，計春道，可以的，只是今天晚上，你要讓我有一點鐘書，因為我還有要多功課沒有完呢，世良看到桌上有旱烟袋，順手拿了一，就放在嘴裏啣着，吸着煙就沒有作聲，計春自拿了燈向外面桌上來，以為世良在屋子裏沒有了燈，一定是要睡的，可是他在外面屋子展弄書本的時候，那一陣陣的旱烟氣味，只管向鼻子裏送了來，這不用講，父親依然摸黑坐着沒睡。只管拿了燈進來。果然見他還斜靠了枕頭坐着。在那裏抽旱烟呢。計春道：你爲什麼不睡。世良道：你一個人在店房裏看書。也不害怕嗎？計春真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得笑着嘆了一口氣：他也就睡覺了，世良心裏想着，若是不聽兒子的話。一定陪着他，他拚着睡覺。不肯念書那豈不誤了大事，因之自次日起，他也只好先睡覺了，不過睡的得早，起來得更早，起來早的原

第七回

頻喚哥哥相親如手足

辛勞夜夜發奮愧鬚眉

故就是原來每天做一斗豆子的貨。現在却每日做兩斗豆子的貨。除了包豆乾之外。於今又煎油豆腐煎五香豆乾起來，他的用意無非也就是要多掙兩個錢，好替兒子找出學費來，光陰也像他磨豆腐的石磨一般，一轉一轉的向前推換過去，忽忽的過了五個月，已經到了冬天，這裏滿街的人，都知道開豆腐店的周世良，是個望上的好人，他挑着水由街上經過，人家都叫他一聲周老板，原來井水裏面鹹重，豆腐裏面多了鹹。不容易成膏。因之城裏許多豆腐店，都是挑塘水作豆腐，世良覺得塘水太髒。於是不辭勞苦。每日都到城外江邊下挑兩擔水進城來。所以許多人家。心田作用，說周家是江水做的豆乾，格外乾淨好吃。這鼓勵着世良的勇氣不少。更是每日去挑着江水，風雨無阻，這日天上飛着小雪花。世良挑了一擔江水進城來，街上人家的女僕看見他，就問道：周老板。這樣的大雪，你還在江邊挑水嗎？世良笑道：我家江水豆腐乾是有名的，我若不挑江水做豆乾，那就是欺人了，女僕笑道：唉：你真是好人，你只看你頭上，這一頭雪的雪花，世良歇下了水擔子，用手一摸頭上，並沒有雪，那女僕走近一步，笑起來道：你看，我是眼睛花了，周老板的白頭髮，我倒說是雪花呢，周老板，你這半年以來，老的多了，你初到省裏來的時候，沒有這些白的頭髮呀，世良道：是嗎？我自己還不覺得呢，說畢挑了這擔水回家去，回家以後，什麼事都不用管，將水倒進缸裏，立刻就走向後面院子裏來，在屋外面就叫道？倪奶奶在家嗎，洪氏迎出屋子來道，天冷了，周老板，屋子裏烘火罷，世良進屋子裏來，苦着臉子向她進：倪奶奶你借面大鏡子我照照罷，洪氏忽然聽到他說要照鏡子。倒不知他的用意所在。便由臥室裏拿出了面鏡子交給他道：周老板要括臉嗎？世良隨便的哼着，答應了一聽。接過鏡子。兩手捧着，就看了起來，人家不提起來，自己是不留心，經過人家提醒之後，啊喲，一頭的頭髮，有一大半是白的，不但頭髮如此

，就是自己兩道眉毛，和兩腮上的鬚樁子，都是花白的了，自己向來是那樣想着自己筋強力壯的，二十年之內，決計還是一樣操勞出力，據先生們告訴，掙到兒子出大學畢業出來，有十年功夫，也就行了，靠現在的力量，把兒子送進大學畢業，這真不爲難，等了兒子畢業，自己也許可以享兒子幾年福呢，可是照現在自己的形相看起來，半年之間，就差不多老了十歲，要是兩年下來，就老二十歲了，他捧了鏡子，只管這樣的看着，幾乎是說不出話來，洪氏見他捧了鏡子發呆，倒有些莫明其妙，就問道：周老板你在看什麼，世良對了鏡子，發了許久的呆，然後緩緩的道：倪奶奶，你說這不是笑話嗎？剛才街上，有人疑我的頭髮，是落了一頭的雪，我倒不相信，何至於頭髮白到這種樣子，現在我拿鏡子一照，頭髮可不就是白了一大半嗎？你說這事糟不糟？這真是戲台上唱戲的這句話，一事無成兩鬢斑了，他說話時，臉上放出愁苦的樣子來，將鏡子放在懷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洪氏連忙奪過鏡子來，笑道：周老板也是坐在家裏怕天倒下來了，你這是中年白，有什麼要緊，還有一些人二十多歲就白了頭髮的，那叫少年白，周世良道：倪奶奶，你不用給我寬心丸吃了，中年白也好，少年白也好，人家總是慢慢的才將頭髮白起來，於這差不多像伍子胥過昭關一樣，一夜白了鬚鬚，說起來真慚愧死人了，一個做莊稼的人，怎麼到城裏來住了半年，就如此的不濟事哩？洪氏笑道：周老板，回頭你又要說我們婦道人家多嘴多舌的了，你這個頭髮，不是一夜急白的，也是夜夜急白的，你怕兒子念書太苦了，自己陪着他，又怕兒子讀書好了，將來沒有錢讓他升學，自己天天半夜起來加工作貨，周老板你這可不是辦法呀，計春年紀小，什麼事都指望着你指教他呢，設若你這樣苦扒苦掙，把自己身體累倒了，你打算怎麼樣子辦呢？凡是一件事，總要前後想個週到，不能趁着性子辦，周老板你說是不是？世良聽着他的

話，却是沒有話說，在腰帶上抽出旱烟袋來，坐在椅子上慢慢的抽起烟來，許久的功夫，才憤出一口烟來，搖了兩搖頭道：這話是靠不住的，我們在鄉下五六月裏忙的時候，那一天不到半夜起來，水田裏下蒸上曬，那比磨豆腐還要辛苦十倍，但是我們那個日子，並沒有白一根頭髮那是什麼緣故呢：洪氏道：你不想想，那不過出力就是了，現在你又出力，又操心，所以頭髮和鬍子椿都白起來了，他說着這話時站着靠了房門，既可以出，也可以進，手上拿了那面鏡子，還不曾放下來呢，世良伸了一雙手道：倪奶奶，你還把鏡子給我照一照罷，說着，伸手摸摸頭髮，又摸摸鬍子，放下了鏡子，洪氏斟了一杯熱茶，送到他面前來，笑道：你不要去焦心了，我看你不是老，就是老，頭髮已經白了，你還能夠焦急一陣子，把頭髮急黑了不成？周世良取下嘴裏啣的旱烟袋，向地面上敲了一陣，敲出烟灰來，然後將烟袋依然插進褲腰帶裏，兩手在桌上托了頭，望着人沉默了許久，才道：對了，倪奶奶，你勸我的話，勸的是很對的，從此以後，我要想開一些了，他說着這話時，聲音非常之低，這表示他雖然是想開了，然而他還不能減除他胸中的懊喪，所以並不能振起他的精神，他說完了話，端起那杯熱茶來，慢慢的喝着，洪氏道：周老板，你一個男子漢，爲什麼這樣想不開，白了幾根頭髮，這也很不值什麼，怎麼你總是這樣垂頭喪氣的，世良道，嘻！我並不是想不開，我想這話傳到了鄉下去。那可是——椿笑話。我這人也未免太無用了，到城裏來一年，急白了鬍子眉毛呢，他這樣說着，洪氏也就無法再來寬解，二人坐在屋子裏，彼此默然，忽然乾爹乾媽的聲音，由外面直曬進來，却是菊芬牽着計春的手，由外面跑了進來了，看到了這一對小孩，周世良和倪洪氏都莫明其妙的笑了起來，一切的魔障，都由這兩個小天使打破了，在這些情形之下，世良怎能夠就完全解放了心靈，廢止夜作，計春知識是更加開展了，

受恩深重，又怎樣敢荒忘他的功課，他父子們創造出來的苦劇，也就是一幕一幕的向前序展了，

第八回 含笑訂良緣衣裳定禮 懷憂沾惡疾湯藥勞心

這上面七回書，其中六回，是周計春讀書的經過，當日周世良在模範中學報告席上所說的，除了兒女私情以外，大致也都說了，全校的師生們，都覺得計春讀書的志向可嘉，世良那一番奮鬥精神，尤其可以佩服，這一餐筵席，真個是吃得盡歡而散，世良父子兩個高高興興的回豆腐店來，倪洪氏和女兒菊芬，老遠的接到街上來，洪氏看到他爺兒兩，一種笑嘻嘻的樣子，就知道他們是很高興的因笑着迎上前道，恭喜你父子兩個，世良笑道：恭喜還說不上，計春要扒到大學畢業的話，日子還早着啦：不過有一層，我這幾年，起早歇晚，那沒有算白忙，說着話，走進豆腐店，菊芬跟在後面，微笑了沒有作聲，計春笑道：真的，我不哄你，考完了，我沒有了事，我應該帶你去游公園了，菊芬笑道：那個真要游公園？我跟你說着玩的，你到我們家去，說着，拉了計春的衣袖，就向後面院子裏拖了去，洪氏道：你這樣子歡迎哥哥，預備了一些什麼東西給哥哥吃呢？菊芬笑道：他們在學校裏都吃了酒回來了，還要吃什麼？說着拉了計春的手，只管向後院裏跑，到了屋子裏，她却不顧計春，忽忽忙忙的，端了一盆臉水放在桌上，水裏可浸着一條雪白的手巾，因笑道：我看你忙得頭髮杪子上都是汗珠子，你給我好好的洗個臉罷，計春道：你爲什麼一回來就要我洗臉？菊芬道：你臉髒了，不該洗嗎？計春道：爲什麼這樣子忙呢？我看這裏面，一定有個緣故的，你若是不說，我就不洗，菊芬笑道：你這個人真是討厭，一點兒事，都要打破沙

鍋問到底，我告訴你罷，這街上的人，聽說你畢了業，大家都注意你，真個像新娘子一樣，你不把臉上洗乾些，讓人看到是笑話，計春笑道：你怎麼不把我比作新郎官，倒把我比作新娘子呢？我又不是女人，菊芬抿了嘴微笑着，沒有說什麼，計春道：你說你說，那是什麼原因，菊芬鼓了腮幫子道，我說你是新郎，你好佔便宜嗎？計春一伸手，擱了他的腮笑道，你這張小嘴既然會說，又會使小心眼兒？說到這裏，恰好是洪氏一腳踏了進來，她啣着一聲笑道，哥哥，這就是你不對，妹妹好好的伺候着你，你爲什麼，倒要擱她的臉，菊芬道？媽，你聽聽，他說我不該說他是新娘子，洪氏笑道孩子倒是他對了，人家是個男子，你怎麼說人家是新娘子呢？計春道，乾媽請你評評這個道理，她說，若是說我像新郎官，就是我佔了他的便宜，這怎麼會是我佔了她的便宜哩，我倒有些不懂，洪氏笑道：小孩子們，知道什麼是佔便宜，什麼不是佔便宜，以後不許胡說了，菊芬紅了臉跑走了，計春是個大些的孩子，懂得人事了，仔細一想，也覺自己的話，說得有些不對，紅着臉，低了頭洗手，洪氏拿了一件衣服，坐在門口竹椅子上縫着，就不住的對了計春身後微笑，計春把臉洗完了，回過頭來看到，就問道：乾媽爲什麼老笑我，洪氏道，我並不是笑你，我心裏想着一件可笑的事，就不覺得笑出來了，我問你一句話，你別害臊，只管對我說出來，計春雖沒有聽到乾媽說什麼，可是她首先就說了，別害臊，當然就是可以害臊的事，想到這裏，臉上自然先就紅了起來了，低了頭，又低聲道：乾媽老和人開玩笑，洪氏這：不是我和你開玩笑，你有這樣大了，書又念得很好，你應該懂事，你是很喜歡菊芬的，我又很喜歡你，說到這一個，把臉子就板住了一板，正色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得實說，現在不是婚姻都要自由嗎？父母作主，都是算不得事的，我看別人事情，自己也看乖了，所以我趁着你頂高興的時候，來問一句

話，我的意思，想把菊芬許配給你，你是願意不願意，計春倒是沒有答應他這句話，却嘆咄一聲笑着，兩手反過背面去，撐住了身後的桌子，又把頭來低了，洪氏道，我對你說着，叫你不要害臊，又怎樣又害起臊來了，這是終身大事，你害臊作什麼？你若是覺得你妹妹不好呢？那可以說，你覺得你妹妹還不錯呢，也可以說，你說罷，到底是願意不願意，計春低了頭，去看自己的鞋子，却用鞋尖在地上塗抹着，洪氏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不願意，因為不好意思對乾媽說出來，所以用腳在地上塗着不願意的字，你說是不是呢？計春這才被她逼着抬起頭來道：誰說的？乾媽怎麼會知道我的心了？洪氏道，既然是我沒有猜中你的心事你那就是你願意：問到了這句話，計春答復不出來，他又低下頭去，洪氏倒不怪他不作聲，却笑道：你不作聲，我就算你是願意的了，回頭我和你爹商量這件事，你可不許反對，計春只是笑着，沒有作聲，洪氏道：你這個孩子，真是沒出息，現在的學生，成天的講着自由戀愛，到了你這裏，就不敢提這句話，老是紅着臉低了頭，計春笑道：這有什麼關係，洪氏道：既然是沒有什麼關係，你為什麼不開口說話呢？計春笑道：我用不着說，乾媽知道，洪氏笑道：這倒怪了，你心裏的事，我怎麼會知道呢？計春並不說出理由來，又補了一句道，乾媽知道的，洪氏被他說着也哈哈大笑起來，菊芬由院子裏跑了進來，笑問道：媽，你笑些什麼，計春趕快丟了一個眼色，菊芬倒以為計春作錯了什麼事情，惹着母親好笑，當然是不能接着向下說，於是向着母親呆了一呆，洪氏道：你不用問，反正是好事，不是壞事，菊芬聽着，接着又向計春臉上看了來，計春雖是擠眉弄眼的，臉上可帶有不少的笑容，菊芬也覺着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就向計春鼓鼓嘴道：你們都是這樣，有好事總要瞞着人，計春聽說，依然向她眯了兩下眼睛，菊芬道：你們有好事不告訴我不可行，媽，你說不說，你不說

，那不行，她說着，一伸手，把洪氏手作的衣服，搶了過來，洪氏笑着，傻丫頭，這話你是聽不得的，說畢，嘆嗤一笑，菊芬看到母親這個樣子，更疑心母親不肯說，因道，不說不行，計春覺得她鬧得糊塗，也笑了，菊芬躺到母親懷裏去，將身子連扭了幾下，鼻子裏哼着道：你不說不行，你不說不行，洪氏笑道：你要說，我就說罷，好在你兄妹兩個人，也真像自己骨肉一樣，我告訴你，你以後不要害臊，還像從前一樣好了，我的意思，想把你兄妹二人，變成個小兩口兒，就是這一輩子，同諧到老，……菊芬已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了，女子的情竇，比男子開得早，豈有母親的話說得這樣明白，還有不知道的，站了起來，轉身就跑，把一個洪氏，笑得前迎後合，周世良在這裏開豆腐店三年，歲數是大了，和洪氏也就熟識多了，不像在鄉下和王大媽作鄰居，要避那些嫌疑，他聽到後面院子裏，這樣的哈哈大笑，也就跑了進來，看看是什麼事情，他一脚跨進門，見洪氏滿臉的笑容，兀自未收，這就笑道，乾媽實在是疼乾兒子，乾兒子畢業回來了，乾媽老是歡喜着，洪氏笑道：我怎麼不歡喜，現在不是我的乾兒子，是我的姑爺了，周世良猛然聽到這句話，倒楞住了，說不出所以然來，洪氏笑道：好教你得知，我剛才對你兒子說，要把他做我的女婿，願意不願意呢，他口裏雖是沒有說出來，心裏是已經願意的了，我是不用說，我自己說出來的，難道還會開玩笑不成，我們那丫頭，她也是千肯萬肯，現在就是不知道你老的意思怎麼樣，周世良先呵呵了一聲，然後笑道：我的老太太你有這番好意，我是睡到夢裏，也會笑醒過來，就怕我們這個傻孩子，沒有這樣的好福氣，可以消受，洪氏道：老板，你這是什麼話，我們住這多年的鄰居，又是乾親，若要不說實心話，那就是這幾年你把我看錯了，也是我把你看錯了，世良躊躇滿志的，真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摸摸下巴頰，又摸摸頭，只管傻笑，許久，才向計春

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只有謝謝這位老丈母娘的了，洪氏道：周老板。你看怎麼樣。我們是一言爲定，決不後悔的了，世良笑道：我盼望也盼望不到。還後悔啦。你不用說別的，只瞧我們這傻小子，站在這裏都聽呆了，計春被父親一句說破，這才扭轉身子跑了，世良看到，只管是張了嘴笑，然後方拉了一隻衣袖，去揉擦眼睛，洪氏笑道：真的，作父母的人，總望兒女終身有靠，事情辦得好好的，現在你找的這個兒媳婦是心疼的，我找的這個女婿，便是願意的，所以你我兩人，都是高興的了不得，周世良總是那樣看到了事情緊急的時候，就來求救那旱烟袋，於是在腰帶上抽出旱烟袋來，擦好了火柴，慢慢的抽着烟，直待他將旱烟抽過了五分鐘之久，他才向洪氏道：多謝你的美意，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僅僅的開了這家豆腐店，手邊有幾個錢，都要留着兒子念書，不但是你的姑娘許配給我家，不見什麼好處，就是馬上叫我拿出多少錢來作定禮，恐怕也是辦不到，洪氏道：你這是笑話了，難道我還不知你們家的事嗎，當年孩子拜我作乾娘的時候也就是口裏叫叫就是了，並沒有花費什麼，在兩年以來，你看我們相處得有多好，現在我們雖是把婚事定好了，又不是馬上就辦喜事，孩子還小着啦，講什麼定禮不定禮，要說應個景兒的話，你的景況比我好些，你跟我們小丫頭作一件衣服。我和計春作一雙鞋。這就行了，當然要等你扒到兒子在大學畢了業，再來辦喜事，到了那個時候，還怕你的兒子，掙不出作喜事的這一筆錢來嗎？世良抽着烟，慢慢的噴出來，許久許久，想着笑道，你這樣說着，怕不是一番好意，只是真照這樣子辦，可惹着人家見笑，洪氏道，你是男家，我是女家，你不笑我，我不笑你，別人笑我們，那是瞎扯淡，有什麼關係？世良道：真是這樣子辦，那都多謝你的美意，我那孩子，是個沒有娘的，將來讓他重重的感謝你就是了，這兩句話說得洪氏有些難爲情，好在自己是將近五十的人，

這倒也就不去管他，把話撇開來道，話就說到這裏爲止，我們都是老古套，全是談文明派，那也辦不到，不翻翻歷書，挑個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你開一個八字帖來，我開一個八字帖去，實不相瞞，這兩個孩子的命，我已經叫算命的合了好幾次，兩張命合得很，有道是天上無雲不下雨，地上無媒不成婚，我說是還要找兩個媒人，請人家吃一餐飯，把這事就算定了，你看好不好，周世良究竟是和倪洪氏同時代的人，他說的話，還有什麼不同意，一一的都答應了，當日周世良查了一查歷書，就是陽歷本月十五日的日期好，挽請了左隔壁開油鹽店的劉士奎老板，右隔壁開竹器店的阮有道老板作媒，因爲菊芬受了計春的鼓動，也已經在平民學校讀書了，所以給她作了一件花布長衫之外，又給她作了一件白綢褂子，黑紗裙子，另外又買了兩雙長統線襪，意思是同鞋到老，又買了一頂白布學生帽，意思更顯然，乃是白頭到老，忙了幾天，各事都已齊備，便是十五了，世良只作了半天的買賣，到了這日下午，就上了舖板，不應主顧了，劉阮二位老板，雖然生意人，遇到了人家的喜事，作起紅媒來，却也未可怠慢，各穿了長衫，帶了小帽，到周家來赴席，然後捧了周家的禮物，再到倪家去，這兩家的家主，當然有一番忙碌，少不得還請了幾位鄰居陪客，可是小新郎小新婦，怕人家臊他們，事先都說了，要到同學家裏去，還不曾吃午飯，各人走各人的大門口去了，西門外的大觀亭，那是全城看江景的第一個好地方，只是地方太偏僻一點，計春到了省城三年，那地方還只去過兩回，趁着今天有大半天在外面跑，可以去看看了，所以計春出了大門之後，一點也不考量，逕直的就向西門外走來，走了大半條街，剛一轉彎，却聽到呼的一聲，有人笑了，計春回頭看時，却是菊芬，因笑道，你也不走遠些，就在這裏等着我，菊芬笑道：你這叫亂怪人，我要走遠些，知道你是走那一條路，計春道：無論我走那一條路，反

正我們在大觀亭可以會面，菊芬道：這算是我錯了，計春笑道：今天那個也不能算錯，要是你錯了，今天是我們的好日子，我也不計較於你，菊芬噙了他一眼道：那個和你說這些閒話，說着，她就走在前面走，計春含着微笑，緊隨了她身後，一直向前走着，走過了一條西門外大街，菊芬只管是向前走，始終是沒有作聲，計春跟在後面悄悄的道：呔！你生氣了嗎？今天可是不許生氣的呀！菊芬一回頭，噗嗤笑了，計春笑道：我不是說笑話，今天真不應該生氣，菊芬道：我也沒有什麼氣呀！計春笑道，那就很好，於是二人並排走着，經過完了這條街，到大觀亭來，這裏原沒有什麼花木園林之勝，只是土台上，一座四面軒敞的高閣，不過在這裏憑着欄杆遠望揚子江波浪滾滾，恰在面前一曲，向東西兩頭看去，白色的長江，和圓罩似的天空，上下相接，水的頭，就是天的脚，遠遠的飄着兩三風帆，和一縷縷輪船上冒出的黑烟，却都看不見船在那裏，只是風吹着浪頭，翻了雪白的花。一個一個。由近推遠？以至於不見，再看對面，黑影一線？便是荒洲，那荒洲上，在天脚下，冒起幾枝樹，若隱若現，計春究竟念過幾年線裝書，肚子裏不免有些墨水，他靠了欄杆，贊歎着一聲道：真是洋洋大觀，大觀亭這個名字，取得不錯，菊芬也是靠了欄杆上站着，她倒沒有注意着計春看的那些，都是江面風浪裏，一羣白色的長翅膀鳥，三個一羣，五個一羣，有時飛起來，讓風倒吹着，有時落到水上，在浪上飄着，隨上隨下，看得正是有趣，及至計春這樣贊歎着，才把她驚悟過來，因問道：你說什麼，計春道：我說這個地方名字不錯，這裏景致多好，菊芬搖搖頭笑道：天連水，水連天，這有什麼好看？計春道：沒有什麼好看，你爲什麼來看？而且來了之後，又靠着欄杆看呆了，菊芬道：我不是看江景，我是看這些水鳥有意思，計春一拍欄杆道：你也知道看這些水鳥，菊芬道：看這些水鳥，還有什麼緣故嗎，計春回頭看看

，並沒有人，低聲笑道：這個就是鴛鴦，菊芬道，你不要瞎說了，鴛鴦是五彩的，有些像鴨子，你以為這個我都不知道嗎？計春還要說什麼時，恰好有一大批人來遊大觀亭，哄的一聲，湧上前來，這才把二人的話頭打斷，這亭子裏面有個賣零食水菓攤子的，正吸引着遊人，將攤子圍繞住了，菊芬掉轉身來，也就向那攤子上一托盆半黃半紅的李子去注意着，計春笑道：你要吃這個嗎？菊芬並沒有答話，就伸手去掏袋裏的錢在平常的時候，計春是不大敢吃熱天裏的冷食，總怕會惹出什麼毛病來，今天自己是很高興，看到菊芬要吃，就搶上前去買，那個賣水菓的人，身上穿着一件白布背心，露出身上的黑肉，手上拿了一隻傻刷，不住的在攤上轟蒼蠅，他這攤子上，擺着有整堆的桃子，整堆的杏子，氣水瓶，鹹瓜子，甜花生仁，這差不多都是蒼蠅的媒介物，雖是那個小販，有一下的，沒一下的，在那裏轟着蒼蠅，然而那蒼蠅却是比小販還要努力，你轟只管轟，它追逐食物，依然還是追逐食物，計春買了一捧李子過來，那蒼蠅也就跟着來了，他平常吃水菓，總是把皮剝了，可是今天神情顛倒的，又沒有把皮剝去，就是這樣的吃了起來，今天他們是太高興了，竟合了那一句俗話，樂極生悲，這水菓上幾個不相干的蒼蠅，却惹出了極大的一場禍事，二人在大觀亭玩了一會，看到太陽西墜，帶了半天的紅雲，沉落到江裏去，計春向菊芬道：到了現在，家裏的人都散了，我們可以回去了，菊芬道：回去是回去，我不跟你一路走，人家看到，會笑話的，計春道：你說笑話，剛才你怎麼跟我一路走來的？菊芬道：走來不要緊，離家越走越遠，走回去可不行，會到熟人的，計春笑道：看你不出，你小小的年紀，肚子裏很有算盤，菊芬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不要看我小小年紀，我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呢，二人說笑着，一路走回家來到了離家不遠的所在，菊芬一定不讓計春同路，自己逕直的走到前面去了，菊芬先到

家，只見母親洪氏，正靠了大門的門框，在那裏望着呢，她先笑着問道，你怎麼樣去這大半天，真把我等得可以的了，菊芬道，要我那樣早回來做什麼，好讓人家笑我嗎？洪氏笑道，以後不許這樣藏藏躲躲了，你們原來是哥哥妹妹，現在還是哥哥妹妹，你們原來怎樣，現在還應當怎麼樣，要不然，就會引着人家笑話你的，懂得了沒有，說着，帶了菊芬進屋子來，却看到床上堆了二疊新衣，上面壓了一張紅紙，菊芬走到床面前，掀着衣裳角看了一眼，因笑道：媽！我要穿着試一試吧？洪氏微笑道：你別大高興，這是你婆婆家的定禮。你穿了這衣裳，就是周家的人了，菊芬站在床前就不作聲了。洪氏道：你跟着計春，到那裏玩了這大半天。菊芬鼓了嘴道：我不知道他，我是在同學家裏玩着回來的。洪氏笑道：你這小傢伙，倒是嘴硬得很。我看你從今以後，和他見面不見面，這一句話，却是把菊芬僵苦了。心想：媽說的這話，倒是不錯的，若是糊裏糊塗的，什麼也不管，依舊跟着計春在一處玩，這倒沒有什麼關係，現在已經和他藏藏躲躲起來了，若是再和他在一處玩，一定會引起人家來說笑話的，因為如此。菊芬自這日起，果然就熬住了不到前面豆腐店裏去，有時計春來了，沒有人在當面，就低聲低氣的，偷着說兩句話，有人在當面，却一個字也不提，可是她這種作法，也只熬得住兩天，到了第三天早上，世良却在窗子外叫了起來道：乾媽，你的乾兒子病了，怎麼辦呢？洪氏突然的聽到這句話，却嚇了一大跳。立刻搶了出來問道：怎麼好好的會病了？世良道：我也不知這是什麼原故，我看那樣子，還是來勢不輕，說着話時，緊緊的皺住了兩道眉峯，洪氏也顧不得高低，忽忽忙忙，就跑到計春屋子裏來，只見他側了身子，半閉了眼睛，躺在床上，兩頰和太陽穴下，都燒得紅紅的，洪氏伸手一摸，不就是皮膚都熱的燙手嗎？於是將身子伏在床邊，低聲問道：孩子，你怎麼突然得了這樣重的病？計春半睜開眼，望着

她微微的哼了一聲，洪氏回轉頭來，見世良靠了門框，在那裏抽旱烟，皺了眉，停澀了眼光，這可以知道他是如何發急，因問道：周老板，你不是光着急的事呀！趕快要去請醫生來給他診病啦，周世良一隻手搓摸着臉道：我也曉得要緊來診的，可是不知道那個醫生好，計春他信定了他的校醫郝先生，要我去請他來，但是他是個西醫，……洪氏道：只要能診好他的病，那就是好先生，管他是中醫西醫哩，他願意校醫來診，你就讓校醫和他診，病人相信的醫生，病是容易好得多的，世良雖是對西醫有些懷疑，然而洪氏也這樣的說了，只好依從了兒子，去請校醫，這位校醫郝先生，正是器重計春了不得的一個人，聽了這話，立刻就跟着世良到豆腐店來，他進了病人臥室之後，見這一間屋子，前面是店房，臥室門正對着灶後壁，豆腐缸裏的水，和豆腐鍋裏的水，淋漓滿地，再看屋子裏頭，傢具塞滿，光線一點也沒有，他立刻就搖搖頭道：病是不用看，我就知道這個地方是不對勁的所在。念書的人，怎樣好在這裏面住着呢，當醫生進來的時候，洪氏母女，早是靠了牆站定，瞪了兩眼，望着醫生，看他是怎樣的吩咐，現在見醫生首先就說屋子不好，洪氏就插言道，那不要緊，讓他搬到我家裏去住好了，我就住在這後頭院裏，先生，搬得的嗎，郝先生正對她臉上望着，她又道：先生，這孩子是我女婿，不是外人，郝先生沒有理會，解開手提包，取出聽脈筒在計春周身診察了一遍。他先對病人的臉上看看，將衣服給他牽好，望着臉道：病是不要緊，但是要好好調養，一點大意不得，說着，站起身來，又向世良及洪氏臉上看看，然後道：可以調一個屋子住，那是最好的了，屋子在什麼地方，讓我去看看，菊芬道：在後面呢，我來引路罷，他跳着跑着在前面走，校醫跟了他們走到洪氏家裏來，洪氏正要張羅茶水，他先搖了兩搖手道：你們不必客氣，我告訴你們一句話，這孩子的病，非同小可，按着西醫

的說法，這病叫腸室扶斯，按照中醫的說法，這叫傷寒病，傷寒病這個症候，是可大可小的病，這個病源，是在腸子裏，是吃了壞東西，髒東西到了腸子裏面去了，假使你們能聽醫生的話，讓病人好好躺着，不給一點硬東西他吃，只要睡上三四個星期，自然好了，倘若你們東抓一把，西抓一把，給雜亂的東西他吃，萬一腸子裏出了什麼毛病，或者流出血來，在中醫就叫做傷寒轉痢，那是很危險的，周世良聽了，臉上是青一陣白一陣，倪洪氏却是心裏跳到口裏，望了醫生，只管說不出話來，醫生道：病人是已經病了，着急也是無用，大家是耐着性子，好好的使病人調養，回頭你們到我那裏去取藥水回來，我並不要你們的錢，一天會到這裏來一趟，只有一層，希望你們聽我的話就是了，周世良望了醫生，幾乎要流出眼淚來，問道：先生？這病不是怎樣的危險嗎？醫生道：我不是對你說了嗎？這病是可大可小的，說着人就向外面走，周世良緊緊的在後面跟着。連連咳了幾聲。直跟到豆腐店房來，這才向醫生道：先生？這孩子的命有救嗎？郝先生道：我雖然不敢胡說來寬你的心，但是傷寒病並非不治之症，所怕者，就是病家胡來，他二人這樣說着，洪氏母女也悄悄的來了，她們站在一邊瞪眼看着醫生，聽到醫生並不肯說一句保險的話，這病顯然是沒有離開險境，洪氏就道，先生，我們兩家共這一個男孩子，有個好歹，那是好幾條命，菊芬，你和先生磕一個頭罷，說着，她伸手按住了菊芬的肩膀，菊芬果然走到郝先生面前，雙膝落地，向他磕了兩個頭，急得郝先生手忙腳亂，把她攙扶起來，因道，你們不必如此，我們作醫生的，和一個人看病，就望一個人好，用不着你們這樣磕頭禮拜，費這大勁的，他只說到這裏，却把裏面的病人驚動了：連連的哎喲了幾聲，郝先生聽到這種聲音，又到病人床邊，安慰了一陣子才去，這一下子，周世良和洪氏都上了心事，菊芬也是把兩隻眼珠子睜得圓圓的，只管站

在房門口，向病人床上望着，他簡直鬧得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洪氏就和世良道：你生意總是要作的，孩子治病，還得花錢啦，醫生說了，這屋子不是養病的所在，你就把孩子送到我家去，交給我來辦就是了，世良道：送到你那兒去是很好，但是……洪氏道：只要你覺得送到我那裏去是妥當的，那就好，有什麼但是不但是，她真的也不再徵求世良的同意，先把家裏的床舖收拾好了，屋子裏也打掃乾淨了，然後將一把籐睡椅搬到病人屋子裏來，就向世良道：周老板來，我們把孩子抬了過去，世良望望床上，又望望洪氏，因道：你娘兒兩個，就是一張床，假如讓孩子佔了，你娘兒吊起來過夜嗎，洪氏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只要孩子的病，快快的好，我就熬上幾夜，也沒有關係，何況這樣熱天，隨便那裏，也可以睡得着的，周世良點點頭道：你這番好意，倒是不必辜負了，既然如此，我就用不着再和你客氣，把孩子抬了去罷，於是檢了一床被褥，在籐椅子上鋪好，然後將計春抱在被褥上，和洪氏兩個人，抱他抬了過去，這樣一來，把洪氏母女就累起來了，洪氏找了針線，坐在床面前做，菊芬却是燒開水，熬米湯，不停的作零碎事件，世良是個勸儉的人，雖然是兒子病了，你叫他丟開了生意完全來看護兒子，他也是辦不到，所以他也是一心掛兩頭，一會兒在店房裏作事，一會兒又跑到後院裏來看看，洪氏就對他道：親家老板，孩子交給我了，你就不必多心了，你安心去作買賣罷，孩子寒一點熱一點，我自然都會來告訴你，世良道：諸事都交給母親了，我怎樣過意得去，洪氏道：你這是笑話，是你的兒子，是我的女婿，你疼他，我也應當疼他，再說我們後半輩子，都指望著誰，話說到這裏，世良也就無話可說了，他回得店房，直待把下午一批貨都做完了，然後才到院子裏來，果然洪氏是二十四分的細心，來看護這病人，她將一條薄薄的毯子，蓋在計春身上，自己坐在床前，將一柄短雲帚，不住的

和他趕蚊子，世良道：這雲帚拿着怪累人的。我有扇子呀。洪氏搖搖頭道：不用扇子了，扇子扇來扇去，是有風的，爲了趕蚊子，讓孩子招上了風，那更是不好，世良道：乾媽，你對於孩子，顧全得這樣週到，我說不出來，要怎樣的謝你，洪氏道：你何必說那些話，你要說那些話，那是顯得更見外了，世良聽說，眼珠是呆定着，幾乎要哭了出來，這時，計春在床上微微的翻了一個身，又哼了一聲，於是周世良和倪洪氏都擺了過來，手按了床，將頭伸着問他道：孩子，你的身體好些了嗎，計春微微的睜開眼睛，看了一眼，又閉上了，微微的搖了兩搖頭，看他那個意思，不知道是說不要緊呢，或者是不見好呢，世良看到，呀了一聲，洪氏也就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這兩位老人，向床上斜對着坐了，誰也不作聲，世良只管去抽旱烟，洪氏却只管去做針線，由上午熬到黃昏，由黃昏熬到夜裏，二人不吃不喝，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到了深夜，世良看到菊芬身坐在矮橙上，伏在方儿子上打盹，洪氏坐在椅子上，也是前仰後合，世良站起身來道：你娘兒兩個，都可以休息休息了，我走罷，洪氏道：你放心，只管去好了，世良走到房門口，又回頭看看，見洪氏正起身倒杯茶，端到嘴唇邊來試試，這不用得掛慮，這位岳母，對於女婿，自然是寸步留心的，回到店房去，也就睡了，睡了一覺醒，走到院子裏，看看天上的星斗，約莫已是三四點鐘，料着洪氏母女，也該睡了，悄悄的走到窗子外，由窗戶眼裏向內張望着，只見洪氏坐在床頭邊，托了計春的頭，將腮喂着計春的額頭，菊芬站在床邊，將藥瓶子裏的藥水，倒到茶杯子裏，送到計春嘴邊，讓她呷下去，世良看到這種情形，心裏真個不知道是感激是慚愧，這一下，他萬分忍耐不住，就流下淚來了，

第九回 病榻感私恩掬腸細語 江頭繫別緒忍淚偷彈

洪氏母女正在屋子裏小小心的伺候病人，忽然聽到窗外息率有聲，却未免吃了一驚，洪氏連聲問着誰誰誰，周世良也怕驚動了人家，已是同時的答應着，是我，洪氏道，周老板，你不休息一會兒，又起來作什麼，一會兒磨豆子了，你又要不得閑，周世良說着話走了進來，因道：把你娘兒兩個，忙得整夜的不安身，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洪氏道：只要孩子的病，快快的好，我受一點累，都不算什麼，他母女倆伺候完了湯藥，將計春的墊褥牽好，讓他安身睡了，於是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同望着世良的臉，他口裏含着旱烟袋斜靠了桌子站定，兩道眉峯，幾乎皺到一處去，他却望了床上，倒持了旱烟袋，將煙袋嘴指定着床上的病人道：你看他，一躺下就迷糊了，這事情怎麼辦，洪氏聽說，就伸手摸了摸計春的額頭，因道，不要緊，這是他疲倦了，要睡一會子，上半夜清醒白醒的，和我們說了不少的好話呢，世良又抽着旱烟，却默然無語，見菊芬坐在一張靠背小竹椅上，兩手伏在椅子靠背上，頭枕了手臂，閉了眼睛，竟是睡着了，世良道：菊芬這孩子，年紀太輕，他那裏熬得住，你讓她先睡罷，洪氏望了她，用嘴一努，低聲道：她比我還熱心得多呢，現在的年月，真是不同，小孩子比大人的心眼還多呢，世良道：照說計春這孩子有這樣好的造化，就不至於會怎麼樣，洪氏道：一個人吃五穀，難保不生百病，你又何必那樣多心，你只管去息一會子罷，周世良道：我睡也是睡不着的，還是你們到我這裏去休息一會子，讓我來看守着他罷。洪氏道：我們熬夜要什麼緊，熬了夜，明天還好睡呢，你可熬不得夜，明天還要作生意哩，世良道：只要孩子的病快些好，我就不作生意也不要緊。我爲什麼作生意，不也就是爲着孩子嗎？孩子好了，什麼事都好了。菊芬猛然的一頭抬了起來，問道：哥哥好了嗎？說着，兩手抬起來揉擦着兩眼，只管向床上看着，洪氏道：你也太留心你哥哥的病了，我們是說你哥哥的病快好

了，不是你哥哥的病現在好了，菊芬聽了這話，這就默然了，而且看到世良在這裏，覺得那樣的迷迷糊糊的都叫着哥哥，那是睡夢裏都惦记着丈夫了，真個說不出來，未免好笑，因之雖是心裏十分不自在的時候，對了這一層，却也不免羞人答答，紅着臉只好把頭低了，世良看到，以爲是她要睡覺，點着頭道：「你睡罷。也別太累了，你要知道，你要是累出病來，我們是一樣的心痛呢，世良走了，洪氏感覺得有些疲乏，將三個高低不平的方凳，併攏作一行，一歪身在上面睡了，當然她是一歪下來就睡着了，菊芬這上半夜，已經睡了覺，到了這個時候，似乎不是要睡，因之將那把竹椅子移到床面前坐着，眼望了床上的人，只管出神，見計春臉上，微微的有些紅暈，雖是閉了眼睛，那眼的四週，已經向裏凹了下去，這雖是一天多的病，人是疲了不少，要是這樣子瘦了下去，那可真不得了，剛剛和他定婚，他就病了，莫不是自己的命不好，有些尅夫吧？要是這樣，倒不如不和人家定婚，免得害了人家，小孩子有小孩的心理，竟是越想越對，就是這樣想着，向床上流下淚來了，到了天色快亮的時候，計春慢慢的醒過來了，見菊芬兀自醒着坐在床面前，乃是滿臉的淚痕，便哼着道，你這是作什麼，菊芬回頭看看母親，已經是睡熟了，就伸手握住計春的手道：我想是我的命不好，我們剛是這樣，你就病了，計春將頭微微撼了兩下道：這個病的來源我知道，一定是那天到大觀亭去，吃了不乾淨的水菓，招成這個病了，菊芬聽說，不覺笑了，計春道，你笑什麼？菊芬道：你下半夜人都燒迷糊了，現在你說話像好人一樣，我心裏一痛快，就笑了起來了，計春點着頭道：你才是真愛我，那燒着滾熱的手，緊緊的捏住了菊芬的手，菊芬怕這話等母親聽到了，又是一樁笑話，將嘴向躺着的母親身上一努，計春會意，也就不再說了，望着菊芬許久，然後從容的道：我這病不要緊的，我們學校裏有個教員害過這樣的病，鬧

了三四個禮拜，也沒有吃什麼了不得的藥，就是好好的躺着，不吃東西，少說話，少勞動，自然好了，菊芬道：「既然要少說話，你爲什麼還說上這些呢？別作聲了罷，說着，她站起身來，和計春蓋好了被子，又移好了枕頭，然後就一言不發的在椅子上坐着，計春雖然是還想談幾句，念着菊芬待自己這一分殷勤，就不願意說話了，一會子已經可以聽到南面店堂裏父親推磨子的聲音，因就向菊芬道：「你在我腳頭休息一會兒罷，有事我爹會來照應我的，」菊芬道：「我不要再睡了，陪着你罷，你那有那樣大的嗓子去叫前面店堂裏的人呢？計春點着頭道：「好妹妹，你待我真細心，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呀！」菊芬道：「我那不是應當的嗎？你快不要說這些話，洪氏也是留心太過，雖是睡着了，一顆心還放在病人身上，聽到屋子裏一種唧唧啾啾的聲音，知道是菊芬和計春談話，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向計春問道：「孩子，你要喝水嗎？計春搖搖頭道：「不要，我要菊芬去睡，她不肯睡呢？洪氏道：「好孩子你不要掛念着妹妹，你只管躺着，我們大家都望你平平安安的，慢慢的病好了呢，」菊芬道：「媽！你少和他說話，這個病，是禁止說話的呢，計春聽到，心裏就想着，不要看她年紀小，什麼事都懂得，我說了一句這個病是忌說話的，她就不讓乾媽和我說話，有些真心待我的人，我死了也就不冤了，他如此沉沉想着時，洪氏母女以爲他要睡，不但是不作聲，連手脚都不敢碰了東西一下響，這樣的動作，更是給予計春一種莫大的衝動，心裏念着，這岳母比自己的母親還好，我將來要好好待遇她的女兒，才對得住她，自這日起，計春昏迷的時候，受着洪氏母女親切的看護，清醒過來的時候，總是增加了一種感激的念頭，他這個腸窒扶斯的病，總還不算極重的，第一個星期，情形比較是嚴重一點，到了第二個星期，溫度便已緩緩的降低下來，病也輕鬆了許多，洪氏看着他的病是不要緊了，也就離開了病人的屋子，到外面去接些

孩子哭做。有一天上午，太陽當頂，天氣正熱，半空裏嗡嗡的蟬聲，響得括耳，這正表示着日子的長與熱。洪氏出門去了，世良在前面店堂裏作工，計春也在床上睡着了，菊芬因爲薄一點的衣服，都脫下來洗了，今天身上正穿了一件厚布褂子，脊梁上的汗珠，陣陣向外冒着，把衣服都溼透了，拿了一把大蒲扇在手，待要扇風，看着床上的病人，又怕扇不得，手又牽了後身衣服，抖着上面的汗，恰是計春醒過來了，看到她這個樣子，便道：大概你熱得很厲害吧？菊芬笑道：你知道今天的天氣有多熱！計春道：你不會換一件衣服嗎？菊芬道：我薄的衣服都髒了，再換也是厚的，倒不如不換，計春道：你不是有一件背心嗎？菊芬微笑道：那是人家晚上穿了睡覺的，沒人的時候才穿呢。計春見她還曉得避嫌疑，當然也就不好追着向下說什麼，過了一會子，他忽然皺起眉來道：你把我爹拉了來罷，菊芬道：怎麼樣，你要解小洩嗎？計春點了點頭，菊芬聽了，立刻就跑到前面去找世良，然而事情不巧得很，恰是世良到江邊挑水去了，她又怕計春着急，忽忽的又跑了回房來，計春好像是不能等候的樣子，已經兩手撐了枕頭，坐起來了，菊芬連忙向前，兩手攙住了他，因道：讓我來伺候着你罷，計春皺了眉道：你不怕有些不方便嗎？菊芬道，沒有人幫着你，怎麼辦呢？難道還讓你把身上弄髒來不成？你依着我的話，讓我來和你料理，她說着，趕快的就把屏門掩上，掉轉身來，就來扶計春下床，計春本待不下床，然而已是情急支持不住了，只得依着菊芬擺弄，菊芬和他鬆了褲帶，在床底下抽出一隻瓷尿盆子來，順便遞給了他，然後抱着他的腰，自己掉過臉去，聽計春自己方便，過了一會，將尿盆接過來，放在地下，這才幫他繫上褲帶，兩手帶抱帶扶，把他抱上床去，計春安然躺下，菊芬已經累得滿頭是汗，計春道：你的氣力太小了，怎麼扶得動我呢，菊芬端了尿盆，自向外面去倒，走回來了，才向他笑道

：你說我的氣力小，做不過來，可是現在也就忙得來了，計春笑道：剛才我看你熱得厲害，叫你換衣服，你不肯換，現在你倒和我倒尿盆，菊芬道：我是好人，講些規矩不要緊你是病人，只要你是舒服的，那就顧不得許多，計春道：你待我真好，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你，菊芬低下頭道：你怎麼說這種話？我這一輩子，都靠的是你，可那個不望你的福快些好轉？計春道：雖然這樣說，究竟你娘兒倆待我這番好處，那是難得，我不害這場病，我只知道你娘兒倆待我好，可還不知道你娘兒倆待我好到這樣，自從害了這場病，我把你娘兒倆的心眼都看出來了，菊芬道：若是那樣說，我們可不願你明白我娘兒倆的心眼，計春道：你這是真話，有一次我睡在夢地裏，看到你偷着哭了呢，菊芬微笑着搖頭道：這是沒有，我在什麼時候又哭着呢，計春將一隻手微抬起來，向菊芬招了兩招，菊芬走近前來，計春就握了她的手，放着很誠懇的樣子，低聲說道，菊芬，今天誰都不在這裏，我和你說句實話，我在鄉下的時候，有個鄰居女孩子，名字叫小菊子，也是和我過得很好的，她的娘，很有那個意思，想把她許配我，不過意思雖有，嘴上說說罷了，並沒有正經找過媒人，自從到了省城以來，遇到了你，我就不想她了，菊芬微笑道：你這個人太不好，得新忘舊，計春道：不要你這樣說，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着，可是我那個時候小呢，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情，她待我也並沒有什麼好意，忘了就忘了，不能說誰對不住誰，你現在對我，就是結了婚的夫妻，也不過是這樣，菊芬聽到了這裏，不由得低了頭，那一隻手被計春捏住了，不便抽回去，另一隻手，却在睡席上用手指頭數着花，計春道，我這些實在都是真話，你覺得怎麼樣，菊芬微笑道，你說的話太不文明了，讓人聽見，那不是笑話，計春道，結了婚的夫妻，這樣一句話，就不文明嗎？菊芬這才將手縮了回去，笑道：不要說了，我媽媽快回來了，你的病不是忌說話嗎

。你還是少說話罷，計春道。我還有兩句話沒有說完，說完了我就不說了。這次，我聽明了許多了，決不作得新忘舊的事，這話還是不對，從今以後，我只記得你，根本就沒有什麼新舊，菊芬笑着點點頭道，但願你這話是真的就好，你不要說了，我知道了就是了，你不是忘着說話嗎？怎麼有許多話說呢，計春對了菊芬的臉上，只管看着，不知不覺的露出一些笑容來，他雖是笑着，然而露出嘴裏兩排白牙，還是覺得慘瘦可憐，菊芬就向他道，你這次病，去了半條命，甚麼心事，都不要去想，好好的睡覺罷，計春還不會答覆着，洪氏就在外面插言道：喲！孩子，你想着甚麼心事，還要妹妹來說你呢，她說着話，一脚跨進門來，計春已是翻身向裏，裝着睡覺，菊芬低了頭，又不知如何是好了，洪氏想着，一個是病人，一個是小孩子，料着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也就不去追問了，可是菊芬因為有了這一度談話，心裏更要親愛計春許多，現在十四五歲的姑娘不是以前十四五歲的姑娘，她應該甚麼事情都懂得的了，又過了一星期，計春的病勢越是見好，大家都跟着他高起興來，不過腸窒扶斯這種病，却是很能拖延日子，約莫有一個月，計春才恢復健康，長遠的暑假時期，在病裏頭，倒是消磨掉一大半，他究竟是個有志向上的孩子，覺得下期的學業，在這個時候不能不先籌畫一番，是在本校升學呢，還是另作打算，即日就到學校裏去見馮校長，不料事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這個模範中學，却因為經濟的關係，在暑假期內宣告停辦了，這位馮校長呢，因為以前是在北京大學畢業的，現在依然到北京去了，另找出路，計春無端失了這一個導師，心裏自然是懊喪得很，回來和父親商量，世良也是躊躇無法，看看暑假快完了，秋季學業，就要開始，計春還沒有決定升入那個學校，只是每和一些舊同學閒着商量而已，這一日，忽然由北平來了一封快信，信封下款，正是馮子雲，計春如獲至寶一般，連忙折開來看，那

信上大意是這樣說着，模範中學既然是停辦了，省垣沒有適當的學校，可以讓他上學，他若是可以離開父親的話，可以到北平來讀書，只要川資籌得出來，學膳費雖不能完全免除，總可以想法相當的減少，計春看着，簡直歡喜得要跳起來，當時就把這封信念給世良聽，世良默然了許久，因道，若是說爲你讀書這一層，應當讓你到這種大地方去，可是你今年才是十七歲的孩子，讓你千里迢迢跑到這樣遠去，我可有些不放心，計春道，那要什麼緊？到了浦口，搭上火車，就算到了，而且那裏還有馮校長照應，也和在省城差不多，人家還有飄洋過海，到外國去留學的，那又當怎麼辦呢，世良心裏雖然十分捨不得兒子走，可是爲了父子的私情，就誤了兒子遠大的前程，這也未免不對，因之臉上暴露躊躇的樣子，一時答覆不出來，計春看了，有什麼不明白，因道，這話留得慢慢再商量好了，我也不一定要去，世良道，我有什麼不願意的，一來你大病之後，一出門就是這遠，怕你自己就照應自己不過來，二來，馮校長雖是答應幫你的忙，但是到北平去讀書，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人家能永久幫你的忙嗎？計春道，病呢，我倒是完全好了，也沒有什麼照應不過來，至於馮校長幫忙能幫多久，這話本是難說，其實就是我們自己拿錢讀書，能讀多少日子，那裏又說得定，世良見兒子對於自己兩層說法，都駁得乾乾淨淨，兒子雖是說不一定要到北平去，但是決不能就這樣灰心了，因之私下就和洪氏商量，這件事應當怎樣辦，洪氏是個舊式婦人，當然也反對女婿遠去，於是這一個問題，就擱下來一個星期之久，在這一個星期裏頭，計春茶不思，飯不想，只是唉聲歎氣，世良忽然興奮起來，向洪氏說，孩子已是決心要去的了，留着他在身邊，他也是沒有心念書的，我的功德，已經做了一小半，不能到了現在反擱了下來，不如我親自送他到北平去一趟，面託馮校長照管他，拚了多花幾個盤纏錢，以後讓他放寒假放暑假

都回來一趟，我只當他在學校裏寄宿了，也沒有什麼捨不得，洪氏看了計春最近一個星期的情形，也怕會逼出他的毛病來，對於世良的提議，也就很心的贊成了，計春得了這個消息，立刻就喜笑顏開，這讓世良看到，更不能不送兒子北上，忙了幾天，湊了一二百塊錢，將豆腐店暫時歇業了，擇了一個日子，就帶計春動身，動身的前一晚上，洪氏走到世良屋子裏來，和計春檢理衣箱，該補的補了，該縫的縫了，該添製的添製了，將許多衣服鞋襪堆在棹上，然後當了計春的面，一件一件放到箱子裏去，每放一樣東西到箱子裏去，都告訴他什麼時候穿，什麼時候洗，彷彿計春連穿衣襪都不知道一樣。菊芬手扶了箱子蓋，站在一邊，呆呆的望着，每當洪氏叮囑計春什麼話的時候，她的眼光，就隨着看到計春的臉上來，那靈活的眼珠，在長長的睫毛裏只一轉，接着低頭，她雖是不說什麼，真是個萬種柔情。不盡相思。都可以在這裏面描摹出來，計春也覺得這次出門，不像以前由鄉下到省城裏來，雖然是小菊子在送行的一羣人裏面有此戀戀的樣子，但自己對於她，並沒有什麼深的感覺，現在只看菊芬這樣不言不語，眉眼含情的神氣，似乎有些埋怨自己不該丟開了她遠遠跑到北平去，因之就向洪氏道：「乾媽，你放心，從今以後，我一定每年回來兩次，就是暑假回來一次，寒假又回來一次，洪氏道：「我本來是捨不得你到這遠去，但是爲你將來成家立業，做一番大事情來說，把你抱在懷裏來讀書，那實在不是辦法，你這一去，年紀輕，千里迢迢的，眼前又沒個親人，那可是……」說道這裏，她已是咽哽着說不出話來了，菊芬見母親兩行眼淚，差不多要由眼沿上滾了下來，便皺了眉道：「那些話你都不必說了，好在他過年就回來的，大家歡歡喜喜的不好嗎？洪氏捏了一隻袖角，揉着眼睛道，還是菊芬這孩子有心眼，她說的對，大家應當歡歡喜喜的，她說着就笑了起來了，檢完了箱子，洪氏就接他們爺兒倆，到家裏來

吃飯，她和世良都有說有笑，計春也就因話答話，只有菊芬板了面孔，並不說話，也不笑，就是這樣的在大家一處坐着。計春每次偷眼看她時，她總會曉得，却又對計春嫣然一笑，計春看她那個樣子，料着她心裏一定也是很痛苦的，也就對之微微一笑，菊芬在默然無語的當中，度過了一天，到了次日，世良自挑着一擔行李，到江邊來上輪船，洪氏母女，說不出胸中那一番依依不捨的樣，也就緊緊跟着他們身後，也到江邊來了，江邊的輪船公司，土話叫洋棚子，因為這裏除了招商公司而外，沒有碼頭和躉船。搭船的人都在洋棚子裏等着。直等下水輪船來了，然後大家坐了江邊公司的划船。一同上輪船去。洪氏母女送到了洋棚子裏，計春就向她們道：乾媽，你們可以回去了。這裏亂亂的。你們在這裏又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坐的，洪氏還不會答話。菊芬便道：我們回去也沒有事，洪氏道，對了，我們回去，也沒有什麼事，這洋棚子是個面江的店鋪改的，凡是買統艙票的搭客，都帶了行李在這裏等着，不像買房艙官艙票的人，可以到後進房間裏去休息，加上送客的，賣零碎食物的，紛紛亂亂，擁擠着滿店堂的人，離別的人，心裏頭本來是慌亂的，加上眼面前這些慌亂的情形，心裏越發是慌亂，計春兩隻眼睛，只管去看來來去去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他十天以來，一鼓作氣的，心裏只牢記着男子志在四方的那個念頭。到了現在。忽忽將別，便覺得乾媽對自己那一分仁慈，未婚妻對自己這一分情愛，都足以令人念念不忘，却也有些捨不得了，菊芬見他站在行李旁邊，沒個作道理處，就向他道，你站着作什麼，坐一會子罷，她說着，倒把世良挑的那個鋪蓋捲，向前拖了尺把路，牽了計春的衣襟道，你坐下來罷，站着怪累的，計春向她笑道：這個地方，就是坐，又坐得了許久，洪氏道，對了，輪船快到了，孩子，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我們的，計春道，這時候我想不起來，將來有什麼事，我隨時寫信來告訴你就是了，只

說到這一句，江邊下幾個人向裏跑，店裏裏雜亂的行李中雜亂的旅客，向那進來的人搶着問道，船來了嗎？有人答應着來了，只這一聲，一羣人向江邊跑了去，哄的一聲，許多人叫着船來，立刻大家紛亂起來，收拾網籃的，勒鋪蓋索的，尋人的，和朋友告別的，人聲只管喧嘩起來，江邊上有兩隻公司的駁船，已經有人上去料理篙漿，這個樣子，船是來了，世良將行李繩索緊了一緊，將扁擔插了進去，先挑着試了一試，然後放下，計春將捏在手上的草帽戴了，戴了，這個樣子，他們是立刻要走了，洪氏向外看看一片渾黃的江水，翻着白色的浪花，滾滾的向東流着，這便是這個十七歲的孩子去路，再向西看，太陽光下，冒着一縷青烟，盤龍似的，在雲水之間彎曲着，一個小繡房模型似的東西，在水面上飄動着，那是來的船，世良父子，就是要坐了這條船去，她怎麼着也不能再忍耐了，兩行眼淚，如拋沙似的，在臉上掛着，流將下來，回頭一看，却不見了菊芬，洪氏叫着向前看，見她已出門，站在江岸邊了，計春跑上前去，拉着她的手道，這江岸下，雖是沒有水，那灘地上全是石頭了，落下去，仔細打破你的頭，菊芬那一隻手雖然，是讓他握住了，但是並不回頭來看看他，計春低聲道：你怎麼了，生我的氣嗎？菊芬指着搖了幾搖頭，計春道：究竟爲着什麼，說時，用力一扯，把他扯着，頭偏過來，計春看時，她兩個眼圈兒紅紅的，滿臉也是淚痕，她已經哭了，計春不看她的臉時，倒也罷了，一看之後，她却硬咽着，索興將眼淚向外邊傾倒出來了，計春低聲道：噲！別這個樣子讓人看到了，那多麼難爲情，菊芬道：你走開罷，我在這裏站一會子，說着，又避過臉去，在身上掏出一塊手絹來，極力的揉擦着眼睛，洪氏站在洋棚子裏，看到菊芬那種情形，也就明白了，因向世良道：你別看她是個小孩子，什麼事她都知道，她要哭，哭了又怕人家笑話她，所以躲着人到一邊哭去，世良雖是陪了

兒子一路走，然而也是萬感在心曲，只是向洪氏點了幾點頭，說話時間，那個小模型似的東西，已經飄泊到了面前，現在是隻上下二層樓的輪船了，所有在洋棚子裏候船的人，現在已經是掃數的搬運行李，同上划子去，世良挑着行李，跟在人羣裏走，到了江岸邊，見計春還站在菊芬身後，就大聲叫道，快上船啦！計春回頭看到父親，這才醒悟過來，自己是趕着要上船的，就一手扶了世良的行李擔子，一手取下草帽子，向菊芬連連揮了幾下道，我走了，我走了，菊芬這才掉轉頭來，只是呆向計春望着，洪氏搶上的前步，一把將她拉住了道，孩子，你怎麼站在這裏發呆，我可是嚇了一大跳，摔下去了，那真不是玩意呢，菊芬始終是低着頭的，她並沒有別的話說，在她母女說話時，混亂中周世良父子，已經上划船，在江岸上只看到許多人的上半截身子，夾雜在行李堆中，計春站在一堆行李上，還向岸上揮着手，可是那划船已開離了江岸，飄搖到江心去了，洪氏挽住了她一隻手道，傻孩子，站在這裏發什麼呆，菊芬將身子扭了幾扭，還不肯走，洪氏以為她還要看看呢，也就只好等着，只見那划船，已貼近了那江心的輪船，旅客扒着船舶，蜂擁了上去，遠遠的，已看不清人，料着世良父子，已經爬上船去的了，一會兒輪船順水而下，原來的划船帶着一批登岸的旅客回來，洪氏站在菊芬身後，用手摸了她的頭髮道，我們回去罷，菊芬將身子扭了兩扭，還是不肯走，洪氏道，唉？你這個孩子，你哥哥要過年才回來呢，難道你還站到過年去不成，菊芬聽了這話，不由得一陣心酸，然而他還是不願意別人看到她的淚痕，掉轉身來，在前面就走，以便搶母親的前面去，洪氏料着她是眼圈兒紅了，不好意思讓人看見，也就只得不問，她回頭看那載計春去的大輪船，已經到了那水天相接的地方，船是不大清楚，只是一團黑煙底下，一個黑影而已，她已無可留戀，滿懷悵惘跟着女兒後影，回家而去，

第十回 隔室聽南音他鄉遇艷 故宮看國寶御道聯蹤

那邊倪洪氏母女，是滿懷的淒楚，因含着兩包眼淚回去，這邊周世良父子，却是貯藏着滿懷的熱烈希望，舟車不停的直向北平而來，這個時候，北平是剛剛改了地名，社會上滿佈着革新空氣，在滿牆滿壁的標語上，各機關的名義稱呼上，很顯然的，沒有以前那種官場的腐化樣子了，計春在一路之上，心裏都非常的高興，既然可以求高深的學問，又可以到這幾百年建過國都的地方來看看，以廣眼界，世良陪伴着兒子，對於倪家母女，不過一種親戚關係，並沒多濃厚的離別感覺，所以他父子二人情形，正是相處在倪洪氏母女相處的反面，他們在安慶動身的時候，他們就打聽好了，到了北平，用不着去住旅館客棧，有本省本縣的會館可住，會館裏是不必要房錢的，因之他父子二人，到了北平以後，毫不加以考慮的，就帶着行李，直奔自己的潛山會館來，然而時機却不湊巧，這個日子，正是南方學生到北平來投考的日子，加之還有一批附隨着軍隊而來的人物，也都住在會館裏，這潛山會館，內容並不怎樣大，有了這樣人來住在裏面，也就宣告客滿了，周世良到了會館門口，正由車子上待向下卸行李，大門裏却出來一個長班，嘴裏斜啣了半截烟捲，偏了頭在他週身上下打量一番，看他也不過是個小買賣人，再看計春雖像個學生，然而年紀很輕，也不過是這個買賣人的兒子罷了，因之問周世良道，你是來會館找那一位的，世良道：我不找那一位，我是這縣的人，到這裏來住會館的，長班道：現在會館裏住滿了，個個屋子裏有人，倘若是有熟人的話，可以和人共一間房，若沒有熟人……，他說到這裏，就躊躇了一會子，因為他看到世良這種衣履，本不難三言兩語的把他打發走了，但是聽他所說的一句話，完全和

會館裏的人一樣，好在他是一個主人，假使不讓他進門，也許也見怪下來，將來會出什麼亂子。這就向世良道：你請進來看看罷也許這會館裏住着你的熟人，可以和你想點法子，就是沒有熟人，好在大家都是同鄉，還有能陪着你在院子裏待着嗎？世良初到北平，人生面不熟，走來就碰釘子，這讓他前路茫茫的向那裏去，聽了長班說將行李搬在大門口地上，他竟是發了呆站着，不知道是進是退，計春看到，就先忙着開發了車錢，然後向世良道：我們既然到了這裏，當然，不能就麻麻糊糊的走開，我們先把東西先搬了進去，存在一些地方再說，萬一沒有屋子可住，我再找我的老師去想法，世良一手提了網籃的提梁，一手提了細鋪蓋的繩索，將兩件行李，夾住了身體，只管東瞧西望，計春看父親那個樣子，大概是不肯冒昧的進去，等不得了，自己在地下提起一隻篋箱子，先跨了門檻走將進去，那長班背了雙手在後面跟着，緩緩的走，他看世良父子怎樣的去找託足之所，世良父子，將行李搬進第一個院子，見四面屋子，都是木器家具和箱子佈置着，分明是個個屋子有人，剛才那人所說的話，並沒有錯，這個地方，雖明知道是會館，究竟可不可以亂闖，却是一個問題，所以他在院子裏，又現出了以前那一種態度，一手提了網籃，一手提了鋪蓋繩子，只管向四週看了發呆，正在這時，上面屋子，出來一個穿長衣的，向周世良身上打量了一遍，問道：也是由家鄉來的嗎？世良聽他說話，正時家鄉口音，自然是同鄉了，便放下了東西向他拱拱手道：我們正是由家鄉來的，要到會館裏來住，剛才有位先生在門口攔着我說，會館裏已經沒有地方了，這叫我們怎麼樣辦，我們到這裏來，人生面不熟，什麼都不知怎麼辦，他穿的大襟藍大布的敞開了鈕扣，露出他胸前健康而又黃黑的皮膚來，一隻旱烟袋嘴子，在他的褲腰帶裏向外伸出來，這很可以代表他的地位，還是居住在下層階級裏，他說着話，就現出了他那

怯樣子來了，他情不自禁的，伸手就去摸他的旱烟袋嘴，但是當他的手觸到了煙袋嘴邊，他想起這是一個人怯着，把手又縮回來了，於是向那人道：你老貴姓，那人道：我叫陳仲儒，世良道：這就好極了，你先生不就是這裏的館董嗎？陳仲儒道：我不是館董，館董是我哥哥，不過人家都是同鄉，你既是來了，不能讓你去住旅館，總得和你想點法子。何況你這個學生，要住旅館，也擔負不起，說着話時，已經有好幾位同鄉圍了上來，看到世良這般貧寒，計春又這般年幼，便有人向計春問道：你是北平來考學校的嗎？計春看他時，穿一條黃斜紋布短腳褲，露出一截黑腿，下面面是白帆布球鞋，上身穿一件翻領襯衫，兩袖高高捲起，這活現出他是一位摩登少年，他身上皮膚很黑，在這雙球鞋上可以知道他是一位運動員。不過他頭上的頭髮，却梳很溜光漆黑，老遠就有些香味，在省城很不容易看到這種少年，大概他是一位老北京，因之向他答道：是的，我打算到北平來考學校，他笑道：那談何容易，在北京讀書，至少至少，要五百塊錢一年，旁邊也有個穿西服的少年，向他笑道：老李，下午沒事，請我去看電影罷，老李道：不，公園裏吃冰淇淋去，這人說着話，現出得意的樣子，向老李道：我不能像你那樣花錢，我上半年已經花了八百多塊錢，再花那樣多，得要接濟不上了，老李笑道：那要什麼緊，你有一個有錢的岳丈，遇事總可以幫助你呢，世良在一邊聽到，真不料在北京讀書，却要這些個錢一年，便道：北京學校裏的費用有這樣貴嗎，老李道：不但是學費，程度也很高的。在省城裏學的功課，到這裏來升學，多半是考不上，說時，望了計春道：你在省城裏進過中學嗎？計春道：初中我已經畢業了，世良聽了這話，他也有些得意，將手摸着臉笑道：他就是今年考畢業的，還考的是第一呢，幾個同鄉，都是少年，大概都是讀書的吧？這樣的熱天，這時計春穿的是一件灰竹布長衫，而且年紀那樣輕，聽他說

畢業第一，如此說着。微笑了一笑。那意思自然以為是世良撒了謊，倒是那位陳仲儒先生，忽然省悟過來，却問道，你貴姓是周嗎？世良答應是的，陳仲儒道：你老是不是在省城裏開豆腐店，他說到這裏，臉上帶了笑容，很是客氣了，世良見館董的兄弟，和自己這樣客氣，這不成問題，會館裏大概是可以想法住下的了，便拱手道，你老好說，我是在省城裏開過豆腐店，陳先生何以知道？陳仲儒道：你不是種過周高才家裏的田嗎？我和他相熟，他說過，有個種他田的把田賣了，代兒子到省裏去念書，我很是奇怪，一問起來，他全對我說了，後來由在省城裏經過，也聽道人說過。你這個人真算是有志氣的。居然把兒子送到北平念書來了，這樣看起來，窮人不能念書的話，也在你這兒破例了，世良聽到人家誇獎他，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把那管旱煙袋抽到手上來了，兩手捧了旱煙袋只管笑着向人拱手，陳仲儒道：我們這會館裏，間間屋子都得有人，你來一個人，還可以搭到人家屋子裏去住，你是父子兩個，這屋子裏又小怎好搬進人家房間裏去呢，說道這裏時那幾個原先圍寵上來的少年，有些兒不愛聽，悄悄的各自散了，世良偷偷的看這些個人，差不多都帶些洋氣，雖不必一定穿了西服，至少也是條西服褲子，心想，若是北平的學生，都非這樣不可時，自己又得多打算一筆費用了。陳仲儒見他父子兩個都去怯怯的看人，倒有些可憐他們，便道：這樣罷，我介紹你父子兩個到懷寧會館去暫住，他們是我們的鄰縣會館，房子又多，那會董是個老先生，他聽到你們父子這樣刻苦求學，一定不分什麼縣界。可以讓你們在裏面住着，我先和他通一個電話，回頭你們就拿了我的名片去，世良父子，真料不到絕路逢生，到現在會有轉機，自是不住的道謝，陳仲儒打電話去了，一會子笑着回來，向世良道：真是巧得很，我打了電話去，正好家兄也在這會董家裏，他說你是我們縣裏出色的人物，過兩天請你們吃飯，說話

時，那帶在袋裏會搖動的長夾，走了過來。他向世良笑道：「老人家，你拿不動這些個吧，我來給你提著沒關係，說時，他已伸手接起世良手上的網籃笑道：「給你雇兩輛車罷，陳仲儒道：「人家初到北平，知道那兒向那兒，你送他們去，雇車子別多花了錢，你少用那勢利眼看人，長班笑道：「我怎敢勢利眼，是你貴縣來的人，都是我的主人一分子啦，他說着，當真的和陳仲儒要了一張名片，客客氣氣，將世良父子送到懷寧會館去，這邊長班，接了電話，早知道他是很有來頭，找了一間乾淨屋子，將他父子二人安頓好了，父子二人在屋子裏檢理了一番，計春道：「據我看來，在北平求學，真不容易，你看那些同鄉的學生，都是穿的那樣漂亮，正說到這裏，却聽到門外有個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叫道：「老劉，怎麼兩天不見我的面呀！她說這話時，將房門一推，伸了頭進來，計春只看到一件白底子印紅花的長衣，在門口一閃，就聽到啣了一聲道，走錯了房門，於是門一推，聽到皮鞋響聲，人走遠了，計春道：「這個人也是我們同鄉，你聽他說着一口的懷寧話，世良還沒有答話呢。聽到那嬌滴滴的聲音，又在隔壁說起來了，她道：「考學校還有些日子，住在表叔家裏，遇事都不方便，我帶的那些錢，恐怕是不夠，你給我打個電報回去，叫我父親再匯五百塊錢來，這就有個男子答道，現在就和老爺去要錢，有點不好開口吧，那女子道，我叫你辦事你敢不辦嗎？你快快和我打電報，那男子道，帶了一千塊錢來，才多少日子，這又要五百，老爺不要追問什麼緣故嗎？我看用不着打電報，寫一封……那女子道，打電報，我要打電報，那在乎這一兩塊錢，那人道，不是那樣說，無緣無故打了電報回去，恐怕老爺要吃上一驚，那女子道，那我不管，你明天把電報局的回條送給我，說畢只聽得房門一響一陣高跟鞋子聲，由這門口過去，計春輕輕的向他父親道，爹！你聽見嗎？這分明也是一個來考學校的女學生，她怎麼要用這麼些

個錢，世良道，這個女孩子說話的聲音，我好熟，一時却想不起來這個人是誰，計春道，我們別管他是誰，這裏的小姐，我沒有看到她那分人才，只要聽聽這一分聲音，我就討厭，打電報要錢可以，家裏人受驚不受驚，她不管，我想在北平讀書，貴雖然是貴，也不至於要一千五百塊錢一個學期吧，我們就是認得她，也不必去理她，不認得她，倒是打聽她作什麼，世良聽了這話，心裏很是歡喜，覺得自己兒子，究竟是個有志氣的，這番說過了，父子倆都不再提，到了次日，計春打聽得馮子雲校長的住址清楚了，就雇了車前去拜見，照着計春的意思，是要父親同去的，世良以爲自己不是個讀書人，去和這種有學問的人談話徒惹着人家煩惱，所以讓計春一個人先去，計春去了之後，世良很是無聊，也就在附近街上散步一回，回得會館來，有個女子，在門口上汽車而去，她認得清楚那不是別人，乃是孔大有的一大小姐，昨天在隔壁屋子裏說話，就是她了，怪不得聲音很熟的呢，那小姐上車去了，門口有個五十來歲的人相送，周世良也認得，這是孔家上房管帳的劉清泉先生，在安慶送豆腐漿到孔家去的時候，也偶然遇到過一兩回只是地位懸殊，並未和他交過談，今天在北平遇到了，却不免和人家深深的點了兩頭，不料這位劉清泉先生，在安慶的時候，根本未曾注意到世良，所以並不認識，他問了世良幾句，自己就背起履歷來了，他道，我在孔家作點事，送大小姐到北平來讀書，剛才在門口上汽車的那位姑娘，就是我們大小姐，我一齣門，出得是大洋錢像水一樣的流，你也是送孩子來考學堂的，看看遍中國有這樣闊學生嗎？看你老這樣子，大概也是在鄉下的財主，可不要太姑息了孩子，手一花大了，是縮不小的，世良一想，我倒成了財主，究竟帳房先生眼裏看人，又是不同，但我要實說了我開豆腐店的，我倒沒有什麼要緊，我兒子還是在這裏借住呢，不要讓人家瞧不起他，還是撒個謊吧？便笑道

，財主兩個字那裏談得上，不過小孩子念書的幾個錢勉強湊得上罷了，劉清泉聽了他這話，却以爲他真是個鄉下財主，越是和世良說得津津有味索興把他請到自己屋子裏去，奉茶奉烟，談了一陣子，到了下午，計春由馮上雲家回來了，世良回到自己屋子裏來，私下對他道，你猜隔壁屋子裏人是誰，那就是孔家賬房先生，昨天來的那位大姑娘，是孔家的大姐呀，計春呀了一聲道，什麼？她也來了，我倒要見他一見，世良道；你不是說這種人提也不必提她嗎？計春呆了一呆，才笑道：我不知道她是孔家的大小姐，所以昨天我那樣說，她在安慶的時候，我倒看過她一次，和菊芬的模樣，長得倒是七八分相像，所以，……說着，又笑了一笑道：我覺得這件事倒很是有趣的，世良道：你究竟是孩子見識，有錢的人，我們少認識一個，少受一分氣，我們理她作什麼？你見了馮校長，他怎麼說，計春道：校長待我好極了，他說學費不用發愁，都有他想法，住在會館裏，屋子又不用花錢，難道幾個吃飯的錢，都籌不出來嗎？我就說了，若是單單要籌幾個吃飯的錢，家父一定可以辦到，他就說：那就好了，你安心讀書罷，我正要往下說：他來了客，約我明天去再談，世良道：剛才我和劉先生談天，他說北平念書，總要花一個一千八百一年，好倒嚇了一跳，據你們校長的話看起來，這話倒不見是真，父子二人談着話，聲音不免大一點，那位劉先生，在隔壁屋子哈哈一笑道：我說的一千八百，那是指着我們大小姐一路人而言，不見得個個如此呀！他說着話，兩手捧了一管水烟袋，蹄了一隻拖鞋，一拖一踏，慢慢的走到世良的房子裏來，他父子趕快讓坐，陪着談話，他吸着水烟袋，還不會說到三句話，就聽大門外有汽車喇叭聲，接着高跟皮鞋，由遠響到近處來，劉清泉咦了一聲道：我們大姐來了，門外邊就有人道！老劉，你在人家屋子裏坐着嗎？劉清泉打開門出去，却不會關，孔小姐站在房門外，向裏邊看了看，

然後向劉清泉道：我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是我在汽車上想起，昨天你給我送去的大蜜桃很好吃，明天再給我送兩塊錢的去，說畢，抽身向外走，劉清泉放下水烟袋，趕着送到大門口去，大小姐一面走着，一面問道：那屋子裏一個老頭子帶一個青年是父子兩個嗎？劉清泉答應是的，大小姐笑道：奇怪得很，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老頭子，我想起來了，是東街門口賣菜的老朱罷，劉清泉笑道：笑話了，人家是懷寧鄉下的土財主，賣菜的老朱……大小姐並沒有把這個問題，怎麼的攔在心上，她已經自開了汽車門，坐上車子去了，手扶了門，向車外伸出頭來道：你得把大蜜桃買了送去，你若不買去，我要罵死你，劉清泉笑着答應是，大小姐將手向前面車夫座上一揮，車子突然開了，車輪子將胡同裏的浮土，掀起有三四尺高，劉清泉正站在汽車邊，將一套紡綢小褲褂，撲了一身黑灰，他站在門口，望了汽車在胡同裏橫衝直撞的走了，不免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計春正由後面走了出來，問他道：啊喲，劉先生，你是怎麼了，劉清泉又嘆了一口氣說，別提，這都是伺候人的人，應當受的罪，小先生，你們以後念書，要小心，不要交上這樣的女朋友，慢說我們伺候他的人，讓她呼來喝去，我看她的男朋友，沒有一個，不乖得像兒子一樣，那才犯不着呢！計春微笑道：交朋友我們怎麼攀交得上，劉清泉笑道：這話可不是這樣說，那個人交朋友，還得先論論家產呢？計春聽劉清泉的口音，覺得他對於他們的大小姐，好像很不滿意，心裏可就想着，大小姐那樣美麗的人，說話而且是那樣嬌滴滴，怎麼會討人的厭？是了，這位劉先生在她家整賬，當然是到處沾光的，這回送大小姐到北平來，並沒有沾什麼光，所以就怨氣冲天了，他心裏如此存着私念，就向他父親私下說：這個劉先生，却不是個好人，背地裏只整罵他的大小姐，世良道：我也是這樣的說，像他們大小姐，那是一個慈善難得的人，我們一面不識

的。第一下子，就答應租房子，給我們開店，後來又送我們錢，讓我作本錢。旁人那裏作的到，以後我少和這劉先生談話就是了，免得他說出來，我們承認是不好，反對也是不好，他父子二人如此的計議着，果然自當日起，就不再談孔家的事了，到了第四日上，世良也和馮子雲見過面，關於計春求學的事，大致都接洽妥當了，父子二人無事，只是逐日的去遊覽名勝，這名勝之中，第一個必須到的，便是故宮了，這一天，父子二人，起早吃了飯，就向故宮裏面去，恰好這是三大路開放的一個時期，游人非常的多，計春在買票進門的時候，就看着一對少年男女，也買了票進去，那個男孩子，穿了灰色愛國布的學生服，女孩子穿了長衣短袖子，露出一雙大腿，兩個人擠擠挨挨，挽手攬肩，笑嘻嘻的在前面走，計春到了故宮裏面，雖然覺得那些金石書畫，珠玉翠寶，是看得目不暇給，然而才免不了要抽出百分之一二的工夫來，看看這一雙男女，他們是由西路進去的，彎彎曲曲的，經過了許多的宮殿，由西路轉到中路的盡頭，一大幢殿，高高聳起，乃是乾清宮，站在宮門的簷下，望着前面的玉石欄杆，圍着御階，三級下去，一排玉石平地，直達最前面的乾清門，在那又平坦又寬闊的御階上不會有半點兒草木，強烈的陽光，照在這裏，只是更顯着這人工建築的偉大，在計春如此番度宮之美，那一雙男女，也就不見了這乾清宮裏，正中設着當年皇帝的龍盤寶座，東方殿角，放了一架極大的銅壺滴漏，西角支起一極大的時鐘，寶座前面有繩子攔着，人是不能進去了，在這繩子外，一排七八張桌子，却全擺的是大大小小的時鐘，這些時鐘上，都裝設着技巧的玩意，在這宮裏值事的人員招待遊人，逐一的將時鐘開始給大家看，其間有架鐘內，坐着個二尺長的西洋女子，機紐一開，這機器人，彈着面前橫着的一架琴，調子非常的好聽，於是遊人就圍成了個圈，都說妙極，就有人道，這有什麼奇怪，那武英殿裏，

還有一個鐘裏的人，能寫九土來王四個字呢，這個人如此說着，當然引起了全場人的注意，大家都向他看去，計春雖然在前面擠着看玩意，聽到有這樣新鮮的報告，當然也不免回頭看上一看，他不回頭倒也罷了，他一回頭却吃了一驚，那個孔家大小姐，正是緊緊的站在自己身後，不說別的，只看他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十分的像菊芬，這就再不得不多看她一下，恰好這位孔家大小姐，她生平是不曉得怕人的，而且她的目光，也相當的銳利，這一老少，不就是新搬到會館裏去住的，兩個人嗎？這樣說起來，人家也是同鄉，豈有見同鄉而不理會之理，於是笑着向計春點了一點頭，計春究竟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未曾和異性有過正當的交際，而況孔家大小姐，正是自己的恩人，却也不能和她以平常交際來往，所以當孔家大小姐向他點頭以後，他倒是慌了，手足無所措的，不知如何是好，恰好是世良回過頭來了，也看到了她，就向她笑道：大小姐也來了，他自思是個老人家，和姑娘說兩句話，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大小姐倒也坦然答應着，便道：你們就是兩個人嗎？世良道：兩個人，大小姐呢？他們說着話，已經離開了人羣，站到宮門口來了，大小姐笑道：這個地方我來過好幾回了，因為有幾軸古畫，我很想着照樣畫一畫，每過了幾天，高起興來，我就要進來看上幾看。所以我來的時候，總是一個人，你回家鄉去，可以自豪了，金鑾寶殿，你也到過呀！他說着這話時，笑嘻嘻的，笑得她耳朵上垂下來的兩片翠玉耳墜，都笑得有些顫動起來，計春看她的樣子，不但是解放，而且還有些放蕩，她身上穿了一件藍底縐紗長衣，裏面襯着白綢套裙，套裙是沒有上身的，在薄紗外面，可以看到她兩隻玉肩，和掛在肩上的兩條繡花帶子，尤其是在那胸面前，兩隻乳峯，若隱若現的，在薄紗裏高高的突起，會引着人不能不看，看了又不能不興奮起來，因之計春每當她不注意的時候，就去偷看他的胸脯一下，她要看過

來呢，自己却又低頭，大小姐不叫他走，他倒走了。多少還不能強強下人氣味，反是看得有趣，對他笑起來了，忽向世良罵着說道：「老人家，這裏面太大了，你會摸不着頭腦，我到這裏面來過好幾次，你讓我試試你走走罷，世良笑道：「怎好煩動大小姐？大小姐道：「那要什麼緊？你是我們同鄉，又是老前輩，我帶着你們走走，有什麼要緊？來罷！如此說着，就順了白石板的御階，向前走着，計春在後面，見她穿了一雙白色皮鞋，皮鞋尖和鞋跟的兩頭，都有大紅的堆花，配着那白色絲襪裏住的大腿，真是美極了，那長衫是十分的長，差不多拖靠了腳背，下面擺的岔氣，闊的也十分長，走起路來，一步是衣襟擺動一下，真個有些飄飄欲仙，計春這就想着剛才那個男學生，帶着一個女學生，在面前走着，那沒有什麼希奇，不過是年歲相同而已，必須有孔家大小姐這樣的美人兒跟在一處走，這才有意思呢？那大小姐並不注意着有人在旁邊偷看她，很坦然的走着，因為世良不敢和她並排走，走走就落了後，她就停住了腳，向他道，老人家不要緊的，只管跟了我走，她說這話時，眼睛向計春身上瞟了一眼，世良拱拱手道：「好罷，同路走，大小姐引路就不敢當，大小姐笑道，你倒知道我行大，你貴姓呢，周世良道：「我姓周，就住在城外不遠，孔善人家裏的事，那個不知道，大小姐笑着，那耳墮子又顫動起來了，她那皮鞋，在白石板上響着，一路咯咯有聲，在她這步履聲中，益發是可以看出她的腰支款段，那薄紗衫子，正好依了她週身的輪廓，向她週身緊裹着，將她全身的曲折不平之處，完全露着出來了，現代十幾歲的孩子，不是以前十幾歲的孩子了，有博士們著的性學書籍，在各城市散布着，中學生是不必提，就是小學生們，也極容易將這種書籍得到了手，因為全校之中，只要有一個人有這種書，就不難普遍着傳觀的了，計春雖是個用功的學生，知識却比其他學生豐富，惟其他是一個知識豐富的

青年，所以對於男女間的書籍，他也看得不少，在安慶的時候，菊芬實在是個小孩子，而且親密得像同胞一樣了，倒不介意，今天看到孔大小姐這樣的裝束，又儘量的來接近着，他心裏就不免又轉一個念頭了，假使人生在世，能娶着這樣一個老婆，那不是很快活嗎？他心裏想着，兩隻眼睛，也就隨着孔小姐的腳後跟一起一落，自然他也就在這白石板道上，一步一步跟了她走，孔大小姐兩次回頭看着，都見他眼睛直視着自己的後身，緊跟了上來，於是她噗嗤一聲笑了，而這一笑，却種下了以後無數的煩惱，

第十一回 品茗傳神殷勤迷座客 讀書怯試慷慨說名姝

周計春他很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開豆腐店人家的兒子，決計不應抱那種奢望，去和孔大小姐交什麼朋友，所以他心裏對於大小姐儘管是羨慕，然而他却沒有一點自私的心事在內，這很明白，是爲了齊大非偶的那個原故了，不過齊大非偶那個原則，到了現代，是否合用，這却是個問題，因之在計春心裏，也偶然有些蕩漾，這時候在孔家大小姐後面緊緊的跟着走，看了她那周身的輪廓，又聞到她身上的脂粉香，這已經是麻醉得可以了，偏是這大小姐，走在半路上，却回頭向他一笑，這一笑時，在這腥紅的嘴唇中間，露出來一排白牙，非常之動人，而且那種笑相，却很有幾分像菊芬，因之孔家大小姐一笑，他如同受了一種極大的感觸，安然的在御道白石板上站定了，世良自然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就問道：你爲什麼不走，計春笑道大概是太陽晒昏了，我覺得腦筋有一點暈，孔大小姐聽他如此說着，也突然的站住了，回轉身來問道你怎麼了，一路之上，她並未和計春交談，彼此更也不曾從中有什麼稱呼語，這時她毫不客氣的，說上一個你字，又

向是怎了，這不能不讓計春十分安慰一陣，聽這種口音，簡直是朋友，而且像極熟的朋友，心裏想着，默然了一會，故意低着頭，微閉了眼睛，世良慌了，連忙向前扶住了他道，孩子，你怎麼了，你怎麼了，計春心裏想着，這忠厚的父親，千萬是不可騙他的，便慢慢的睜開眼來，微笑着搖了兩搖頭道，沒關係，偶然頭暈一陣，閉上眼睛一陣子，那就好了，我們再向前走罷，大小姐的脅下，正夾着一個皮包，立刻打開皮包來，在裏面取出來一個小小圓銀盒子，一按機紐，倒了幾粒小丸子出來，用手心托着，伸到計春面前道，你把這個吞了下去一會兒就好的，天熱天出來，這樣的防暑丸藥，總也應該帶上一點，計春見她那白雪也似的手伸到面前來，怎樣他的心裏，不會有些感覺，這就對了那手，先看着出了一會神，然後才向大小姐笑着道了一聲謝謝，他謝是謝過了，然而他還不會伸出手來接人家的丸藥，兩隻手先在衣服大襟上，擦了兩下，然後偷看過人家的臉，覺得人家並沒有什麼介意之處，這才把手掌伸着讓大小姐倒了過來，他接着那丸藥一看，雖然粒子不大，但是那丸藥的外面，乃是銀灰色的，當然是堅硬，乾燥燥的，怎麼能吞了下去，那樣想着時，他兩隻眼睛，自然也就不免望了丸藥，未曾吞下，那大小姐似乎已猜透了他的心事，使道，這不要緊的，丸子有些甜津津的，含在口裏，過了一會子，再吞下去就是了，吞下去罷，她說時，就望了計春的臉，計春見人家是如此屬望殷勤，這就不能再延誤了，舉起手掌來，將丸藥送到口裏去，世良也覺乾吞丸藥，這是有些勉強，不過兒子已經是坦然處之的了，自己也沒有什麼話說，總之看計春的神氣，對於這位大小姐，却是尊敬得厲害，這也是孩子們讀書有得，不忘恩義的好處，也就不必管他了，將來兒子有一天發達了，也許要成了常講的那句話要千金報德呢，他心裏如此想着，也沒有什麼話，大小姐一想，鄉下人總是沒有出息的，見了城裏

人就說不出話來，他見了女子，更說不出話來了，不過這孩子，倒生得很俊秀，真不像是個鄉下人呢，他既是鄉下人，看在同鄉的分上，指點指點人家，有什麼關係，她如此想着，向前面指着道，那前面宮門口上，有茶桌子，我請二位在那裏喝一杯水歇歇腿去，世良拱拱手道，大小姐請便，我不敢當，大小姐道：這要什麼緊？你這樣大年紀，還分別個什麼男女嗎？至於喝杯茶的錢，那很有限，你是同鄉，總知道我家事情的，世良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只好在口裏連說是是！說着話時，已慢慢的走進了門樓下面了，寬敞的地方，擺下了若干副座位，遊人們正是紛紛的入座，熱的茶味香，以及涼的汽水瓶和玻璃杯子撞擊聲，這對於行路疲乏而又口渴的人，却更有一種引誘力，孔大小姐是不再招呼，走到一副茶座邊站住，手上拿起一把小牙骨洒金扇子，連向世良父子招上了幾下，口裏却說道：請坐請坐！世良到了這時真覺得有些情不可却了，就向計春道：那麼，我們就坐一下子吧？計春當然是巴不得有這種機會，鼻子裏就跟着哼了一聲，到了茶座邊，大小姐笑着問道：你們二位是要喝熱的呢？還是要喝涼的呢？她的眼光先落在世良身上。隨後就轉到計春身上，計春雖不低頭，眼光却是向下看着，很明顯的，表示着他還有些害臊，孔家大小姐自行坐下，將茶座的伙計叫來了，吩咐要了一壺茶，涼的要了兩瓶汽水，笑道：隨使用罷，我是不會招待客的？她說着自己拿起一隻杯子來，倒了一杯汽水，仰起脖子喝了，那世良父子，一來是萍水相逢，受人家的招待，有些不慣，二來人家是位小姐，總覺得處處不免受着拘束，因之他二人緊緊的把了一隻桌子角坐着，世良倒了兩杯茶，一杯自用，一杯給兒子，計春忽然心裏一動，這可有些不對，一來父親不能倒茶給兒子喝，二來也不應當將主人翁置之一邊不去理她，這兩層都是讓主人看見心裏要不高興的，於是趁父親把那杯茶還不曾分過來，先就取到手裏，

，因之只是抬着眼皮看人一眼，在那個時間，不但是不說話，而且他還微微的咬了自己下嘴唇皮呢，大小姐看他要客氣不能客氣，要大方不能大方的樣子，却很是好笑，可是她一方面又很能原諒計春，他實在是怕這種交際行爲，那有什麼法子呢？她同時也望了計春微笑着，點頭道：多謝了，世良這才有了機會插嘴，便道：一個小孩子，大小姐和他客氣作什麼，孔小姐手捏了玻璃杯了，似乎有點什麼感觸似的，凝了一會神，自己竟微微笑起來了，她放下了玻璃杯子，在皮包裹拿出一張名片來交到計春這邊來，笑道：二位左一句大小姐，右一句大小姐，倒好像把大小姐三個字，來代表我的名字，這可有些不敢當了，這上面便是我的名字，以後就請叫我的名字罷，說時，手向名片一指，周世良連連道着不敢，計春看她那名片，乃是孔令儀三個字，心想這個名字，太文雅了，以前我總愁着，要怎樣才可以知道她的名字呢？心裏也就猜着她的名字，無非是什麼貞，什麼淑，現在都不是，却是這樣一個文瀾瀾的字面，這叫人那裏猜得出，這可好了，和她已經通過話了，也知道他的名字了，這話可又說回來了，看人家那個大大方方的樣子，正是交朋友就交朋友，那要什麼緊，完全是一種不在乎的神氣，我這樣想入非非的，這算一種什麼意思，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天下真有這種人不成，他在看到名片之後，頃刻之間，那意思却在肚裏，連打了九個轉身，因為他心裏如此沉沉的想，那雙眼睛望了那張名片，也就只是望着，動也不動，令儀小姐在他對面坐着，也都看到肚裏去，看了他只微微的笑，心想不要看這孩子外表老實，也是肚子裏用事的，要不然，一張名片遞了過去，他就觸了電一樣，那倒爲着什麼呢，想到這種地方，那笑意就更深了，計春偶然一抬頭，恰好與令儀四目相射，見她那黑溜溜的眼睛

，正好朝着人一轉，計春以為人家看破了他的心事，嚇得滿臉通紅，一手拿了杯子，一手拿了茶壺，就向杯子裏斟了去，可是他拿的不是茶杯，那是喝汽水的玻璃杯子，那玻璃杯子裏面，還有大半杯汽水，誰也不會喝，糊裏糊塗的，自己却向這裏面倒了下去，他原是不曾加以注意，偶然一回頭，才看到自己是向汽水裏加熱茶，這就不由得自吃一驚，那有這樣的喝法，這不是說鄉下孩子，太沒有見過事嗎，他連忙將壺和杯子，一齊向桌上放下時，對面的孔令儀小姐，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她料着人家在省城裏讀書：不能是汽水要喝涼的都不會知道，這分明是他想事情想出了神，所以弄錯了，因之她只當沒有看見這件事，遂拿了茶杯子，昂了頭四處觀看，計春心想這倒謝天謝地，沒有在人家面前發覺出來，自己也不在加考量，端起那玻璃杯子，不分冷熱，一飲而盡，放下杯子來，又偷看令儀一下，見她並沒有什麼感覺，這才放心了，自己就微微咳嗽了兩聲，來遮掩他那不自然的態度，這桌上除放了冷熱飲料而外，還有幾隻乾果碟子，令儀見他父子二人，並不會伸手，就抓了一把瓜子，又把餅乾塊子，送到這邊桌子角上來，笑道：別枯坐着，隨便吃一點，本來世良父子，他覺的很窘，在人家一處相盤桓，怎好泥菩薩一般，一句話也不說呢？不說話也罷了，怎好一點動作沒有呢。這倒好了，人家將瓜子敬了過來。借着嗑瓜子的工作，可以聊以解嘲了，於是父子二人，就不約而同的，一粒一粒，鉗着瓜子向嘴裏嗑，這雖不至於枯坐在這裏，但是彼此面面相對，依然是沒有話說，令儀也有些感到無聊了，便想着話來問道：周老先生，你們府上，有幾個人在外念書？世良笑道：喲！小姐還禁得住有幾個念書的啦：只是這一個念書的，我已經累的不得了呢，令儀也伸手在桌上，抓了幾粒瓜子嗑着，頓了一頓，然後向世良道：你還有幾位小先生呢，世良指了指計春道：我就是一個孩子，令儀笑道：了不得，只有

這樣一個孩子，你倒送他到這樣遠來念書。世良道：大小姐，我雖是個鄉下人，多少也還懂得一個道理，把兒子關在家裏疼愛，疼愛是疼愛了，惜得孩子成了一個廢物，那只是害了他，又何苦，現在放孩子出來念書，雖然是過一點，究竟不過一年二年的事，等這日子熬過了，孩子學些本領，就有了個出路，這一輩子是好是歹，都在這裏決定了，若是他成器的話，到我晚年，或者還可以依靠他呢，所以我送他到北平來念書，雖然捨不得，但是向大處想，究竟合算啦，計春望了他父親，低聲道：你老說的話，夾七夾八，人家聽不清楚，令儀笑着點了幾點頭道：這幾句話我聽清楚了，關在家裏養活，那是眼前的疼愛，鬧得老大無成，結果是害了青年，放了青年出來讀書，養成一個人才，將來的好處無窮，不就是這個意思嗎？世良用手一拍桌子道：對了，令儀却歎了一口氣道：我就埋怨我父親，看不到這一點，巴不得一年三百六十日，我都在繡房坐着，存心把我養成一個廢物，你看這不是笑話嗎？世良道：大小姐這話不是那樣說，我們這種人家把孩子念書，望他學成一種本事，後來好養家餬口，像你們府上，家財萬貫，又只有小姐一個人，坐在家裏想法子要怎樣花這些錢，還愁想不出法子去花嗎？還要大小姐去掙錢嗎？說到這裏，令儀微微一笑，恰是計春也微微一笑。兩個人微笑相對着。這倒讓世良有些莫明其妙，世良望了計春說：怎麼着。我的話有些不對？計春和這位大小姐對坐在一處有了許久。他的胆子，比較要大一些了。看了令儀一眼之後，這就低聲笑道：你老人家說的話，可是不大對，一個人生在世，沒有錢，不要緊，沒有知識可不行，有了知識沒有錢，可以想法子去賺錢，有了錢沒有知識，這知識可是金錢買不到的，不要說，有了錢，就可以不要知識，就譬如這位大小姐家裏，有那些個財產，有那些個家財，必定要一個讀書明理，富有常識的人，才撐得住這種局面，固然像大小姐這種人，

是很能幹的，現在也可以當家了。可是大小姐畢業之後，學問增高了，更可以把他府上那些家產，想法子擴大起來，那不比在家不求學要好得多嗎？他說這一番話時，眼睛可不向令儀瞟着，好像完全是和父親去講理。并不干令儀的事情，說完了，他也不看令儀自拿着茶杯，倒了一杯茶湯，令儀將手上的小摺扇子打開來，放在桌子下，掩住了自己的嘴唇，兩隻烏眼珠，却在扇子頭上，向計春臉上看着，有時她把話說完了，然後將扇子拿下來，在胸面前連連扇了幾下，恰是世良的眼光看過來，這就向他微笑道：你們少先生年紀雖輕，說起話來，可是很有分兩，照這樣一說，他這人可了不得啦！世良聽着人家說他兒子好，他總笑嘻嘻的，而況孔家大小姐，又是自己向來崇拜的人，當面這樣很親切的誇獎着，決不是一句虛話，於是抬起手來，摸了自己的鬍子，微笑着道，這是大小姐誇獎的話，他總共讀過幾年書哩？令儀看了世良那樣高興的樣子，自己也就想着，一個大姑娘，對於一個初見面的男孩子，這樣誇獎，未免有點着痕跡，而且對人家太看得起了，也就顯着自己太沒有什麼知識，於是不加可否的，跟着一笑了事，在皮包裏自掏出兩張鈔票還了茶錢，世良看見，又少不得道謝了一陣，令儀抬起手表來看了一看，笑道：該走動走動了，這裏面地方太大，回頭可不能仔細看完哩，世良心想，這就覺得人家盛情可感了，那裏還能夠讓她在前領導着走：便道：大小姐有事，請便罷，好在我們買了一張地圖，照着圖畫來走，大概也沒有什麼錯，計春在一邊想着，這又是父親的不對，人家剛剛會過了東，這就要和人家分開來走，顯見得鄉下人只會沾別人家便宜的，可是那位孔大小姐倒不注意到這上面，就向世良點着頭道：假使你們少先生進學堂，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話，我也可以幫一點小忙，因為我那親戚，也在教育界裏作事情，這一條路子，我倒是很接近的，她說着這種話，分明是有告別的意思，計春

種下了一個好機會，可是世良他又偏偏理會不到，却向令儀連拱了幾下手道，這可不敢當，這可不敢當！令儀笑道：我不過說句空話，事情沒有做到，老先生倒拱了幾些個不敢當，說着話時，大家離開了茶座，按了參觀的路線，向東路走去，令儀的高跟鞋子，走得的咯的咯作響，已離開遠了，計春跟在後面，還隔了個父親，當然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孔令儀走了十幾步路，就向世良點點頭笑道：我先去了，再會罷，這一句話說後，她就越走越遠了，世良連說請便請便，這就帶了計春一路遊覽，但是走進一幢殿來，回頭一看計春時，這却發現他板住了面孔，微鼓着嘴，好像有一件什麼大不樂意的事，世良靠近了他低聲問道：孩子你怎麼了？計春道：我不怎麼樣，他總是如此說着，然而他的臉色並不會平和下來，世良道：你走累了嗎？這種地方，我們是容易來的，來了之後，可要看個充量才走，計春道：那當然啦，我也沒有說不看完就走，他說這話，自不與世良的意思衝突，然而聽起他的話音來，便有很不高興的意思在內，世良對了他的臉上看看，便道：我們沿着路線，隨便看看就去罷，不要久就攔了，計春道：我在北京念書，這回看不到，下次還可以再來，你老人家是作客的人，第二次到這裏來，知道是什麼時候，花了錢買票進來，爲什麼不看足了再走呢，世良倒不明白這位令郎是什麼意見，自然板住了面孔，怨氣撲人，却又體諒老父，不輕易到故宮來，總要看個明白，這倒不可埋沒了他的好意，還是勉強跟了他繼續的遊覽，心裏也就盤算着沒有別的事情，會引起計春的不快，除了和孔家大小姐說話，有點言語不合，這才會引起他的不高興，可是當自己和孔家大小姐談話的時候，他也在當面，因爲我說的不清楚，他立刻和我改正過來了，還會有什麼不對的嗎？自己却如此想着，也就只好靜悄

的跟着計春一路走，計春繞着各處宮殿看了一遍，恰是事有作怪，以前初進故宮門，所看到的那對男女，現時又在面前發現了，那個男的，挽着那個女子的手，簡直是寸步不離，親密極了，心裏這就想着，我國人的古訓，說着男女之間，有什麼緣分，據現在的情形看起來，這話不會是假，好像這兩個人這樣要好，不見得起頭就是這樣子的，當然先是得了一個機會接近，然後慢慢的好好起來，現在自己和孔家大小姐，也是這樣初見面的一個機會，就這樣的好起來，若是跟着好了下去，到了將來，那還有止境嗎？只可惜今天自己不努力，父親又是這樣的行爲，把這機會錯過了，他如此想着，在不高興的態度中，遊完了故宮，又在不高興的態度中走向會館去，他因爲走出了一身汗，到了屋子裏，立刻就去開了箱子，找小衣來換，在他找小衣的時候，首先有一樣東西，在箱托子上射進他的眼簾，這不是平常的東西乃是自己臨行的前一晚上，菊芬私私的塞到自己手上來的一張相片，你不要看她那一點小年紀，却是什麼事情，她都明白，她知道送相片給人，是最有情的了，而且又知道送相片不必公開，在這些事情上面，覺得這孩子實在有些小心眼，而且對於自己也實在是是有情，自己有了這樣好的未婚妻，還有什麼不足的，今天見了孔令儀，倒是這樣神魂顛倒，那不是笑話嗎？對了從此以後，不要再想到大小姐身上去了，她未見得比菊芬美，而且年歲是大的多，憑着什麼想她，爲了她，有錢嗎？他手上拿着相片，對了菊芬那微轉黑眼珠，而帶着笑容的影子，仔細看了一遍，覺得就有那麼一個活潑潑的小姑娘站在身邊，自己也微微笑了，世良在屋子外面進來，也笑了，他道，我看你這一下午，你都繃着臉，這會子，你也笑起來了，計春不便說什麼，放下了相片，自去換衣服，世良看他的態度，完全恢復常態了，雖不明白他的不高興，何以突然而來，又何以突然而去，這也只好不去追問了，這天晚上吃過了

晚飯，計春什麼事也不管，就在燈下寫信，世良知道，除了乾媽而外，沒有別的人，可以令他這樣急於寫信去的，若問明白了他，倒會讓他害臊，這也就只好不說了，計春寫完了，急急的就拿着信出門去，這又用不着猜，無非是寄信去了而已，這樣一來，世良是決不疑心兒子有什麼軌外的意思，就是計春自己，漸漸的也把在故宮裏遇着大小姐的那段事情給忘記了，到了次日上午，馮子雲却派了一個人來，請他父子二人，到家裏去吃午飯，世良父子，都是把馮子雲當惟一靠山看待的，當然的，就按照時間到馮先生家裏來，馮子雲這回上北平來，是有久居之意的，所以他的家眷，也就跟隨着來了，他們教育界分子，家庭總多半是新人物，所以計春到北平來了以後，也就看了這位馮師母一回，因之計春對父親說，到了馮家，要引他見一見馮太太，世良聽了，心裏倒是好笑，這個孩子，是個最怕和婦女們說話的，不料他倒有那種勇氣，能介紹自己和女太太們去見面，他心裏悶住了這樣一個謎，自然是奇怪着，然而到了馮先生大門口來，就把這個謎給揭破了，原來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却有一輛汽車在這裏停住着，世良到呆了一呆，馮校長若是請坐汽車的貴客來吃飯，讓自己來作陪，這可有些讓人為難，一個開豆腐店的人，是校長先生作主人來請，又陪的是闊客，相差的不是大多了嗎？他站在胡同中間，頓了一頓，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笑語聲，大門裏面，走出幾個人來，其中有一個，世良很認得清楚，就是孔家大小姐，他怎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呢，這可有些奇怪了，她正和那大門裏面送出門來的一位中年婦人說話，點了個頭之後，笑嘻嘻的坐上汽車走了，那位中年婦人，先望着汽車出了一會神，然後回轉頭去向女僕們道，你看這也是錢太多了的原故，一個當女學生的人，又是在外作客，單獨的還坐一輛汽車，這真是豈有此理？她說完了這話偶然一回頭，看到了計春，却笑着點頭道：周計春，你

父親也來了嗎？計春於是走上前兩步，向她一鞠躬，然後指着世良道：這就是家父，他是個小生意買賣人，他不會應酬，師母不要見怪，於是告訴世良道：這就是馮太太，世良深深的作了幾個揖道：我們孩子，總是在這裏打攪，我心裏真說不過去呀！馮太太向他點着頭道，請到裏面坐罷，馮先生已經等着你們很久了，馮太太閃開到一邊，讓着他們進去，計春在前面走着，引了世良向客廳方面走，這就聽到馮子雲在客廳隔壁，書房裏，大聲叱喝着道：這種人，念書來了，也是廢物，我看到她就苦生氣……啊喲！周計春來了，說着話，馮子雲已經由書房中，走到院子裏來，自己却掀起客廳門的簾子，讓他父子二人進去，他隨後跟了進來，笑道：你們來的不湊巧，正好我在發脾氣，你若是不明白這個原因，倒好像是我在罵你呢，他如此一說，計春心裏，就明白了，這不是罵別人，一定是罵孔令儀了，自己也不知道孔令儀有什麼事情不對，惹着馮先生這樣的生氣，也就不好說什麼，可是周世良他對於這些老夫子，依然是有些敬鬼神而遠之，絕對的不會應酬，又是向馮子雲連作了三個揖，才笑道：我的孩子，總是在這裏打攪，我心裏真過不去，馮子雲笑道：那樣一說，倒好像我發脾氣，是對於你們了，世良比着兩手連連亂碰自己的鼻子尖，彎彎腰道：那怎樣敢當，那怎樣敢當，馮子雲笑嘻嘻的伸着手讓他二人在正面沙發椅子上坐下笑道：我自和你們說的好玩，請坐罷，世良兩手反撐着沙發椅一邊沿，慢慢的坐了下去，一抬頭看到馮子雲在下首椅子上坐着，他又起了身子想站起來，馮子雲笑道：叫他只管坐下，點點頭道：這只怪我脾氣發的不是時候，我今天約你爺兒兩來吃飯，本來要痛痛快快的談上一陣，偏是來了這位孔大小姐，說的話，我有些聽不入耳，所以我生了氣，你們來了，這就很好，我們談談罷，不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了，世良又微微一起身子，表示很謙讓的神氣，笑道：我們孩子，總

是在這裏打攪……計春聽了，真是着急，怎麼老是說這句話呢，不等世良的話說完，立刻就插嘴道：但不知那位孔小姐，在這裏說些什麼，馮子雲道：也並不是她有什麼失禮之處，只是我看着這樣有錢人家的子女究竟是社會上一個廢物罷了，我原不認識她，大概在省城女子中學的時候，吾上過她幾天課，就認得我了，到了北平來，她有一個親戚，也在教育界，倒和我熟，會和我商量過一次，讓我設法，把她插入大學附中，我隨便的答應了，也沒有了解，是要我怎樣設法，剛才她坐着汽車來了，帶了許多東西送我，她吐出意思來，却是希望免考，我說免考怕不容易，一個學生免了考，其餘的學生，都要援例要求起來，她又說不能免考也不要緊，希望我和她先弄到考試的題目，然後她在外面做好了稿子，帶入考場，我本來想說她幾句，以為她不該公然運動我，轉念一想，她並不是來找事，乃是為讀書來運動我，總覺情有可原，便道：你千里迢迢的跑來讀書，目的總是要得一種學問，你考得上，用不着來求我，你考不上，就算免考讓你入校了，功課趕不上，也是枉然，依我的意思，你只管去考，考得上，自然北平補習一年半載也是求學，你猜她說什麼，她說，補習也可以，她願意考取了學校以後，多花錢，專請兩個先生補習，若是考不取學校，一來家庭不能接濟學費，二來說出去了，也與面子有關，說穿了，她為的是錢和虛面子，我真生氣，這樣的青年，不造就也罷，有錢有勢，再要和她加上一個虛銜，一定是害人害己，馮子雲如此發脾氣，計春就不敢說什麼，聽差送了茶烟進來了，世良抽過一枝捲烟，又喝了一口茶，這才笑道：據馮先生這樣說，學校是不容易考啦，馮子雲道：計春是用功的學生，怕什麼？反正考的功課不能跳出他所讀的書之範圍以外，他讀過的書，却怕考，這也算我枉為提拔他了，這個我都放心，你不必管，不過有一件事，我在你父子當面要說一說，現在的青年，把求愛

這個問題，看得比讀書還要重過十倍，像計春這樣的人才，在男女同學的學校裏，很容易發生問題，世良不等他說完，連連搖了手道：馮先生這個你放心，我這孩子，沒有別的好處，就是老實，見了太太小姐們，簡直說不出話來，什麼問題，也不會有的，馮子雲看計春時，見他通紅的臉，端了杯子喝茶，同時，馮太太可就在窗子外笑起來了，她道，這可好啦，先生請家長放心，家長又請先生放心，現在放心不放心，只在學生自己了，她雖是一句笑話，然而却是一句懺語呢，

第十一回 舐犢情深徬徨度永夜 牽衣淚急躑躅上歸車

周世良父子在馮子雲客廳裏說話，馮太太在外邊就搭腔了，引着馮子雲倒笑起來，便道：這個學生，也是你最賞識的，你着我們能放心不能放心呢？馮太太道：我去催廚房裏作菜，你給我兩三小時的考慮，讓我想想看，我再來答覆，馮子雲笑道：那末，我倒是真正的鄭重其事呀！馮太太笑着去了，過了一會，她真的來陪客吃飯，就笑道：真話歸真話，笑談歸笑談，計春雖是老實，究竟年歲太輕了，過些時，周老板走了，讓他一個人住在會館裏，未免不妥，若是周老板不客氣的話，過幾天，讓我騰出一間空屋子來，就叫計春住在我們家裏罷，我想只有那樣才可以大家放心的，世良也不待馮子雲再說什麼，已是站了起來，深深的向馮太太作了三個揖，笑道：馮太太有這樣一番好意，我還有什麼話說，我也說不到什麼感恩的話，馮先生原是和人家培植子弟的，只要這孩子將來有一點子成就，全是你的名譽，馮太太一想，這是什麼話，難道培植計春倒是我們馮家的責任不成，可是馮子雲對於他這話，却一點也不介意，笑着站起來，點了幾點頭道，老朋友，你坐下罷，你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只要你能信任我，我總把你的兒子造就成一個社會

上有用的人，你既然信任我了。在北平就不必多耽擱，趕快回省作生意去。你在這裏已經有了鋪耗，家裏生意又不能做，那豈不是兩邊吃虧。所以我的意思，勸你早點回去的好，世良聽了這話，望着自己的兒子，立刻一陣心酸，好像有一句什麼話說不出來一樣，計春坐在他父親對面，他似乎也已經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了，這就道：爹，校長這話說得不錯，你還是早些回去的好，我現在也用不着人照顧了，世良點點頭道：是的，我遲早是要回去的，馮太太道：你既捨不得兒子，在北平多住一些時候，也不要緊，我們不過這樣隨便的說上一句罷了，於是馮子雲看在這老兒舐犢情深，也不催他回去，只談些怎樣在學校裏安排計春而已，到了晚上父子們回來，却接到倪洪氏來的一封信，信上，自說從豆腐店停歇以後，主顧是天天來打聽，什麼時候重開，這都不要緊，祇是現在有人貪圖這條街上江水豆腐的生意好，打算就在左右前後，也開一家豆腐店，設若這店開成，自己的店還沒有重開，恐怕會讓人搶了生意去，希望周老板快些回來，計春將這封信念着，世良聽了，坐在椅子上，兩手按了膝蓋，望了計春，作聲不得，許久才問他道：這是什麼原因呢？你再念一遍我聽聽，計春道：這件事發生了，你老人家就該走回去了，總不能說我們的生意，也可以麻麻糊糊讓人搶了去，於是兩手捧了信，將內容再念一遍，世良搖了兩搖頭道，這是逼着我非馬上回家去不可，孩子，怎麼辦呢，計春道，這沒有什麼可以為難的，你老人家遲早是要回南的，這不過走得早一點罷了，有什麼要緊呢，世良望着計春，自己的頭，不覺慢慢垂下來了，一直垂到胸脯前，兩隻眼睛，只管向地面上望着，硬着他的嗓音道，孩子，我自小兒把你帶了這樣大，可是不容易，而且我們父子，總也沒有離開過一步，於今我把你丟到這樣遠，你死去了的娘，在陰曹裏也不會放心，計春想，這是父親有捨不得的意思了，實在的，自己長到十七歲

不曾有十天半月的離開了父親，現在讓他一個人單獨的住在北平，雖說是寒暑假都可以回家，然而人事無常，又那裏說得定，這就不能不讓自己也傷心一陣了，父子兩個人，一個是坐在椅子上下垂了頭，一個却是站着靠了桌子，兩隻手只管折疊着那信紙，於是這房子裏就默然了，一點聲音都沒有，那隔壁屋子裏擺的小鐘，機輪擺得軋軋作響，那響聲只管傳到耳朵裏來，世良想到了自己和兒子說話，兒子還等着下文呢，這就立刻站了起來，向他臉上凝視着，然後問道：孩子！你決定了在北平讀書，不想我嗎？你若是捨不得我的話……他說到這裏，聲音就慢慢的低落下去了，計春看看這種情形，父親竟大大的有些後悔，便也放出了莊重的顏色向世良答道我想是很想你的，不過我爲着我的前途打算，我總應當在北平讀書，世良又慢慢的坐下去了，默然了一會，他點點頭道：你這話對的，要不然，我們千里遙遙的跑到北平來，爲着什麼呢？好罷，明天我買點東西，後天我回去，我決不能說爲了捨不得你又把你帶了回去，我要睡覺了，有話明天再說罷，他說完了這一句話，也就自去收拾床鋪，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躺下去了，計春看到父親這樣早就睡覺，知道父親心裏是十分難過，然而把什麼話來安慰父親呢？除非是說自己不讀書了，跟着父親回南去，可是這句話，自己是不能說的，也就只好捧了一本書悄悄的在燈下來讀，約莫有兩小時之久，不聽到世良有一些聲響，大概是睡着了，北方的夏天，只要是下過幾點雨，或者是括過兩陣風，晚上使用得着蓋被，這時周世良做了胸脯子，半側了身子向外睡，計春摸着他的手，果然是涼陰陰的，於是將一床舊線毯，向父親身上蓋了，當蓋線毯的時候，心裏忽然生了一個新的感想，有我和父親同住着，假使他有點身體上不舒服，我可以伺候他，若是沒有我在身邊，誰來伺候他呢，乾娘那自然是不方便，菊芬她是個小姑娘，而且父親爲人很古板，那肯要那沒有過

門的兒媳來伺候他？這樣看起來，這位老人家倒是很可憐的。他站在床面前望了他父親那臉上稀稀的皺紋，念着父親老了，他雖是老，每日總要天不亮就起來工作，太勞苦了，他雖是勞苦，並沒有人去安慰他，這也就太孤寂了，可憐的老人家，他正如此出神的時候，世良忽然重重哼了一聲，然後翻身睡了，計春道，爹！你怎麼了？你怎麼了？世良並沒有答應，睡得太熟了，這倒把隔壁剛回家的劉清泉都震動了，便問道：先生，你令尊怎麼了？計春答道，不怎麼樣？他在家的時候，也是這樣，要是白天受了累，晚上睡覺就要哼的，劉清泉笑道：鄉下老先生們總是省錢的，大概你們出去玩的時候，捨不得花錢坐車，走路走累了，計春怎能說父親磨豆腐吃多了苦，也只好放聲一笑，讓隔壁的人去聽着。他這一笑，却是把世良驚醒了。立刻坐了起來道：孩子你還沒有睡覺嗎？什麼時候了，計春道：快十一點鐘了，世良道：既是這樣晚，你為什麼不睡呢，計春道：我總怕考學校不行，在這裏預備預備功課，你還睡你的覺罷，世良道：以後你要是像這樣用功，我倒不放心，計春笑道：好罷，好罷，我就睡覺，你也不必起來了，他說道，到真的就躺了下去，隔壁的鐘擺聲，繼續的響着，夜深沉了，計春跟着這深沉的夜，深沉的睡去，可是世良已睡過一覺，現在便不要睡，躺在床鋪上，只睜了兩隻眼怪望着頂棚，許久許久他聽到計春的鼾呼聲，回轉頭一看，見計春一雙赤足，直伸到自己面前來，他望着，不由得嘆嗤一聲笑了，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小傢伙倒長的有這樣長，也可算是一個大人了，於是伸出手來，輕輕的撫摸了計春腳，最後，他坐起來了，看到計春閉了雙目，側睡在枕上，心想，很好的一個孩子呀，他累了，睡的這樣子熟，這樣好的一個孩子，我把他丟在北平嗎？最好是我在北平，也能開一家豆腐店，但是我到北平，第二天，我就打聽這件事了，北平只有豆腐作坊，沒有小豆腐店，一家

作坊，恐怕要用四五個店伙，要很大的鋪面，這都不打緊，這裏的豆腐作坊，沒有什麼門市，都是向各油鹽雜貨店，作一種來往，按日送貨的，自己是個南方人，人地生疏，這一條路，如何走得通？兒子要進學校，是等着錢化，又豈能把開好了的一片豆腐店丟了，我回去，我趕快回作我的豆腐店生意，而且回去作生意，也是爲了我的兒子呀，他想到了這裏，思想就顯着複雜，因爲思想複雜，也就在床上坐不住，於是走下床來，拿着旱烟袋，在床的對面椅子上坐着，手扶了烟袋桿，帶擦住了桌子角，口中有一下沒一下的吸着旱烟，兩眼望了床上，他裝過一烟斗子烟絲抽完了，又換一烟斗子烟抽，滿地上佈着一粒一粒的煙灰，他還只管皺了眉在想心事，他似乎感到脚下有些涼了，回頭一看，窗戶還做了半扇，於是將床上的那床線毯，緩緩的拖着，蓋在計春身上，他依然坐回去，望了床上抽旱煙，他心裏想着，計春這孩子，就不大會睡覺的，在家裏，我常常是半夜裏起來和他蓋着被，將來一個人在北平，半夜裏誰同他蓋着被呢？他想着想着的，只管抽煙，旱煙袋斗子裏，有了煙灰不少，已經不是那樣靈活，可以一吹就把煙灰吹了出來，現在抽完了煙，新煙灰和舊煙灰，就在煙斗子裏面凝結起來，吹它不出，於是世良抽完這袋煙，便要將那煙袋頭子，放在地下敲打一陣，打得地下的方磚，剝剝作響，隔壁的劉清泉，已經睡了一覺，却被他的煙袋斗聲拍擊醒了，就笑問道：周老先生，你怎麼半夜裏醒了，想什麼心事？世良望着板壁道：接了家信。催我回去，劉清泉道：你捨不得你的愛郎吧？世良唉了一聲道：劉先生不瞞你說，上了年紀了，就是這樣兒女情太重哩，劉清泉道，都是這一樣呀！不瞞你說，以前我就不懂什麼叫做孝道，自從我有了三個孩子，生災害病，穿衣吃飯，上學讀書時時刻刻都留心，我就想着，我們小的時候，父母對我們不是這一樣嗎？於是乎我對着父母就知道敬愛了，可是說起來還是

恨着，我剛要孝敬雙親，他老人家就雙雙過去了，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待，再說到現在的青年人，祇爲了新舊思想不同，總是帶了愛人遠走高飛的，父母想得兒女什麼好處，大概是不可一概而論，裏頭儘管是這樣明白，但是叫我不疼我那三個小傢伙，總是辦不到，世良道：也不可一概而論，我們小孩子的這位馮校長，就是思想極新的人，但是他對他老太太，那就孝順極了，就是我這孩子，他對我也很好，我心裏倒是很滿足的，劉清泉一想，自己也許有點失言，於是就不作聲了，世良說着話，就望了兒子，於是和他牽牽線毯，看到點的一根蚊香滅了，重點了一根蚊香，放在計春腳頭地上，自己還是抽着烟，望了床上，心想，這孩子樣樣好，我都可以放心，就是怕他太老實了，將來會受人家的欺侮，萬一我的兒子吃了人家的虧，我自己並不看到，這叫我心裏多難受呢？他如此想着，就只管抽煙，忘了睡覺，夜更深沉了。什麼響聲都沒有了。看看床上，又看看桌子上，桌子上堆着計春的書，還有計春作的文稿，心想這孩子，居然到北平這大地方念書來了，誰知道他是鄉下一個牧牛的野孩子出身的，據孩子對我說，無論我國外國的名流，凡是由貧寒出身的，他的成就，也就格外的大，我想我這個孩子，總算是貧寒的人，假使他將來有些成就的話，一定也同於常人，你看他現在讀書，不就是人人誇贊嗎？我若真愛惜他，應該讓他好好的讀書，以便將來有所成就，這個時候，爲了眼前捨不得他，轉就誤了他的一生，那還能算是疼愛兒子嗎？我就是這樣辦了，明天買些東西，後天就回南去，他想到這裏，自己覺得是有些興奮了，不由得將頭抬了起來，他這樣一抬頭，自己倒猛然的吃了一驚，緣來窗戶紙上，已經露了白色，不知如何的胡思亂想了一晚，天色却已大亮了，索興不要睡覺，吹滅了燈，到院子裏去徘徊了一陣，等太陽出來了，就回房去把計春叫醒，計春坐在床上，望着父親道：你昨晚沒有睡得

好，怎麼今天又起來得如此之早呢？世良微笑道；我在安慶，已經磨了……計春連連的向父親搖了幾下手，世良會悟，也就不向下說了，計春伸着腳到床下來，正要踏自己的鞋子，低頭，看到地上有許多的煙灰，不由得呀了一聲，世良道：不要緊這屋子髒了，我自己會來掃，計春道：不是說地髒了的話，你看，吹了這樣一地的煙灰，這知道你老人家抽了多少時候的煙，不用說，你老是想心事想得多了，所以旱煙也就抽得多，據我看，恐怕你老昨天一夜都沒有睡覺，世良又微笑着，計春道：爹，我看，我和你一同去罷，我家統共是兩個人……世良正色搖着頭道：唉？你這是什麼話？我既然費了半生的心血，把你送到北平來念書來了，還能够把你帶了回去嗎？人家說我捨不得你，那還小事，若說我周世良到底不能辦事，送兒子來念書，虎頭蛇尾，只落得半途而廢，你想，那不是笑話嗎？我已經打算定了，今天在北平城裏買些送人的東西，明天一早就走，說着，就伸手拍着計春的肩膀道：孩子，你捨不得我，你要知道：我是更捨不得你，但是爲了你將來遠大的前程起見，我們必定要忍受了眼前的離別苦處，現在交通便利，父子要見面，那算什麼，花二三十塊錢，過四五天，父子就見面了，計春望了父親的臉，問道：你老想了一晚，就想出了這樣一個結果嗎？周世良點了兩點頭，低聲道：是的，昨天晚上，我沒有睡覺以前，那一種想法，那完全是想錯了，他這樣說着，雖然是承認了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的嗓音，已經枯澀着，有些說不出話來了，計春看到父親這種樣子，勸解覺得不妥當，不勸解也覺得是不妥當，只有默然得去找了茶水來，胡亂忙碌一陣，將心裏的那一分淒楚，遮蓋了過去，周世良這回果然是把計畫決定了，當日下午，就揣了些錢在身上，帶着計春到街上去買了一些北平土產，下午，父子二人，又專誠到馮子雲家來告別，到了客廳裏，見着主人，計春臉上泛出一種很憂鬱的神氣

皺眉道：馮先生，我父親明天就要走了，馮子雲聽了，自也出於意外，因之向世良臉上注視了。陣道：昨天在我這裏回去，你也並沒有提到回南的這事情一個字，怎麼突然的，說是要回去了，周世良因已接着倪家來信，有人要搶生意的話，說了一遍，馮子雲點點頭道：這就對了，你只要把孩子送到了北平，就可以放心的，在這地方多耽擱一天，也無非是多花一天的錢，世良想着，馮校長聽了，或許安慰自己兩句，現在他到極力的鼓吹自己離開北平，第一個最靠得住的人，他就不曾給予自己一個轉圜之地，那麼，自己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說是走呢？當時也就苦笑了一笑，就在客廳裏坐下，還談不到三句話，却聽到大門外哄哄的一陣輪機聲響，世良站起來道：馮先生有客來了，我們走罷，馮子雲將手一攔笑道：沒關係，到我這裏來了，都是我的客，也許我的眼睛裏，把豆腐店的老板看得比坐汽車爺老還要重呢？世良本來也是有話不曾說完，就只好依然坐下，這時，一陣高跟鞋響，就有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在院子裏問道：馮先生在家嗎？大家隔了玻璃窗子向外看時，正是那位孔令儀小姐，馮子雲道：請進來坐罷，門一推開，孔小姐進來了，今天她穿了一件陰白色的漏紗旗衫。裏面自然是摩登襯裙了，露出了兩手臂和脊梁，下面穿了一雙滾紅邊的白色皮鞋，在那旗衫下擺，開着長岔口的地方，下半部只有剛過鞋口的一雙短襪子，露了足有二尺長的大腿在外面，那馮子雲看到，似乎微微的皺了一皺眉頭，可是回頭一看世良父子在這裏，就帶了微笑道：孔女士，我和你介紹介紹罷，令儀笑着點頭道，這位老先生我認識的，馮子雲心想，一個千金小姐，會認識一個開豆腐店的老板，這真有些個奇怪，於是嘆了一聲道：孔小姐知道老先生是幹什麼的？令儀笑道：他是鄉下一個土財主，馮子雲笑道：小財主見了大財主，說他算不了什麼，那也罷了，爲什麼在財主上面，和人家要添上一個土字？計春站在一

邊，未免着急，心裏想着，若是萬一把實話說出來了，這却要我父子二人好看，可是令儀並不向前追問，走近前兩步，向世良點了個頭笑道：真對不住，我是鬧着玩，當他這樣走近前來時，那胸面前兩個肉峯，是更顯然的向前突起着，計春雖然是兩隻眼睛，向人對面看着，可是想到了馮校長還站在當面，不由自己作主的，却把眼睛皮合了下來，並不向前面去看着，然而雖是不去看着，却也有陣陣的香氣，向鼻子眼裏送了來，這讓人聞到，簡直是說不出所以然的了，當他過了一會，抬起頭來時，却見令儀兩手推了一分洋式的束帖遞到馮子雲手上去，她微笑道：請馮先生務必賞光，馮子雲道，太小姐，爲什麼又要破鈔。當學生的人，令儀笑着微微點了幾點頭道，我知道馮先生一定會這樣說我的，可是我並不是怎樣的大請客，乃是邀我表叔和馮先生談談，我怕由郵政局寄請帖來了，馮先生不肯到，所以我就親自來請了，馮子雲笑道，好闊的信差，可是坐着汽車來的呢，於是乎全屋子的人都笑了，令儀笑道，師母在家吧？我見師母去，說着掉轉身去，打算要走，可是她一回頭的時候，看見計春瞪了兩眼望着，並沒有坐下，就笑道，周先生，不要客氣，請坐罷，她手扶了門，竟是深深的一個鞠躬，她這個躬，是向大家告辭的呢？是向周先生一個人行禮呢？還是向我告別呢？計春看了她臨去的後影，也不免呆呆的望着，然而這個時候，世良已經提出問題，來和馮子雲討論了，孩子在這裏讀書，一切都望馮先生照應，希望馮先生不要把他當學生，只把他當兒子，有不聽話的時候，只管罵，只管打，馮子雲笑道，我想還不至於，世良站了起來，深深的向馮子雲作了三個揖，馮子雲也站起來，還禮不迭，世良正了顏色道，馮先生，我是一個無知識的人，也不會說什麼話，我知道你是一番好心，要把他造就一個人才出來，遇到了這樣好先生，我還有什麼話說，只是這孩子年紀太輕些，怕他作事糊塗膽大，或

者……馮子雲一隻手握住了世良的手，一隻手拍着他的肩膀，很誠懇的道，周老板，你放心得了，回去好好的作生意罷，你回去以後，我會叫計春一個星期寫一封信給你，過寒假的時候，他若是不回去，你也可以來看望他的，世良沉默了許久，向計春道，你當着我的面，給馮先生鞠三個躬，算是替我先謝謝他了，馮子雲對於這個辦法却有點不願接受，可是不等他推絕時，計春已是朝着他深深地三鞠躬了。馮子雲也不知是何緣故。經人家這樣深深的行過一番敬禮之後，只覺心裏受了一種針灸一樣，全身都感到一種舒適，可是同時又感到一種惶恐，有了這樣一個印象，他更是非和計春帮忙不可了，便道，你父子二人，也太多禮了，事到如今，我姓馮的，對帮忙這件事，還能說道不字嗎？世良聽說，又向馮子雲道謝了一陣，然後帶着計春回會館來，今天回來，他的態度不同往常了，也不說笑，也不睡覺，也不要出去散步，只是口啣了一桿旱煙袋，斜靠了走廊下一根柱子，對了天上的白雲呆呆的望着。計春雖然要拿話去安慰父親。可不知道是用那些話去安慰他的好，也只有屋子裏呆坐着罷了，吃過晚飯，世良把收拾好了的網籃重新解散了，再收拾一番，口啣了煙桿，坐在床鋪上，只管望網籃裏裝滿了的物件出神，計春坐在桌子邊，用兩隻手撐了頭，也是呆呆向網籃望着，在一盞孤燈下，父子二人這樣的態度，未免太寂寞了，因之世良前這幾天，不知道倪氏母女情形怎麼樣說起，聯想着不知道鄉下人的情形又是怎樣為止，父子們不說離懷，却把些過往的事，只管挑起來從新的說着，這種過往的事，好像極能引提人家的趣味，把離情忘了，因之一直說到一點鐘，還津津有味，計春道，爹，你睡罷，明天一早，你就要預備上火車，世良說話的時候，就忘了抽煙，一提到了要走，他就把旱煙袋由桌子擋上抽出來，又慢慢的抽起煙來，計春道，爹，你睡罷，明天還要起早，世良放出很懊喪的樣子，答應了一個

嚙字，他點點頭，依然抽他的煙，世良不睡，計春也不睡，靠着椅子坐着，只管望了他父親的臉，他覺得父親是上了年歲了，那額上的皺紋，那手上粗糙的皮膚，那雜了白點子的頭髮，都顯出他父親是很勞苦，這次回去，他避開了兒子的勸阻，而且要多量的去掙錢供給兒子學費……計春簡直不敢向下想了，站起來道，爹！你……睡……罷，兩滴眼淚，不知怎地滾到臉上來了，世良站起來笑道，傻孩子，哭什麼？男子十六歲成丁，你已經十七歲了，還離不開爹嗎？那是笑話！睡罷，他也不再抽煙，不再沉思，就逼迫着兒子睡了，次日早上，計春醒了，却見父親還躺在床上，心想，他或者不捨得走，讓他睡着，睡着，就誤了時刻呢，就明天走罷，他下了床，見世良睡在床上，一動也不動，以為他睡着了，自己一切舉動，都是靜悄悄的，忽然他喊了一個字走！手一拍床，突然的坐了起來，向計春道：你在北平好好的念書，我決計定了，說時，就下床來，計春將一件藍大布褂，交到世良手上道：今日天陰，涼得很，加一件衣服，世良並不言語，將衣服接過，透開來緩緩的穿上，他站在屋子中間，低了頭抬不起來，那乾淨衣服的胸襟，立刻印了許多溼的點子，他搶着走出房門咳嗽了一陣，然後才走回屋了來，笑向計春道：孩子，你不必送我了，你送我上車，回頭一個人回會館裏，你心裏會難過的，計春道：我不難過，我要送你，世良又不言語了，忽忽的洗了一把臉，就彎腰將地上放的網籃，提着試了一試，然後將網籃放下，便坐下來抽旱煙，計春忙着倒了一壺熱茶來，又買了幾個熱燒餅，放在桌子上，向世良道：爹！不要吃點嗎？世良點了幾點頭，倒了一杯熱茶，捧起來喝了兩口，依然放下，計春道：爹！你怎麼不吃一點呢，世良這才拿了一個燒餅，勉強咬了兩口，放在桌上，就向計春道：現在我實在吃不下去，到了火車上再說吧，他說着，自向門外去雇好了車子，進房來道：你不必送了，說

着，一手提了網籃，就向外走，計春一伸手扯住了世良的衣服道，不，我得送……他說不完，眼淚就流下來了，世良道：好罷，你送我，但是你何必哭呢，他雖如此說着，然而嗓子眼裏也僵硬了，他站在走廊下，等兒子鎖了房門，才向外走，會館裏的人，看到他們父子二人天性特重，倒也很是贊成，倒跟隨着一大班人，送了世良出門來，計春又雇了輛車，緊隨了世良之後，直送到東車站來，他去買車票的時候，讓計春看着了網籃，他買了票來，手提起了籃子來道：孩子走！從此也不說什麼，低了頭就在前面走，計春在後面看着，覺得父親今天是特別的身體軟弱，走一步，身子閃跌一步，好像一點力氣也沒有，提那個籃子不起，計春搶上前一步，提了籃子柄道：爹，讓我和你提上車去罷，世良道：笑話，我會連一隻網籃都提不動，以後不用賣力氣吃飯了，他說着，提了籃子就邁步向前，也是他實在的走快了，走得踉踉跄跄的，腳被網籃一絆，身子倒向前一栽，計春哎喲了一聲，兩手同起，將他的衣服抓住，也很容易站定了腳，在身上抽出一條大布手巾，擦着額角頭上的汗，笑道：你說我不行，我果然是不行了，計春看了父親這種樣子，心裏是萬分難受，假如父親磨豆腐的時候，也是這樣頭暈眼花，那豈不糟了，於是將網籃提到自己腳邊來，向世良道：這樣一來，你一個人回安徽去，我真有些不放心，世良拍了他的肩膀，笑道：孩子話，你幾時看到我拿東西，會自己摔了，這都是腳下沒有留神自己把自己撞了，籃子還是交給我罷，計春道：我和你送上火車，也不要緊啦，他提了籃子，很快的向前走，世良彎了腰，却不住的走路要去扶那籃子，到了三等車門口，計春提了籃子就要上去，世良兩手將籃子一抱，撞着向後退了一步，站定了，向計春笑道：三等車上，那種擠法，你還沒有嘗過嗎？不用上去了，計春那裏肯依，世良將籃子擔在肩上，在前面走，計春却牽了父親的衣服，緊緊在後面跟着

第十二回

舐犢情深徬徨度永夜

牽衣淚急躑躅上歸車

二三五

，轉過了三等車，才得着一個靠窗的位子，世良將籃子塞在行李格板上，剛一轉身落坐，不覺嘆了一聲道，我以爲你在車窗外頭呢，你也進來了，快下去罷，計春眼睛全紅了，說不出話來，世良低了頭，對他耳朵細言道，這大人捨不了爹，人家看到不是笑話嗎？計春怔怔的，只是站着，說話時，車外搖着鈴，送客的人紛紛下車，世良又對他耳朵細語道，你下去，你再要哭，我也哭了，那不是笑話，計春只好將手背揉擦了眼睛，低頭去下車去，一到月台上，立刻奔向車窗口，向車裏望着，世良道，你回去罷，讀書我是用不着吩咐你，自己好好保重自己身體就是，計春只在嚙子眼裏，答應了一個唯字，世良道：北方天氣涼，你要多穿衣服，到了秋後，我會寄錢來，讓你做件皮袍子，過幾天，你就搬到馮先生家裏去住，你在會館裏，我可不放心，世良說一句，計春嚙子眼裏就唯上一聲，世良又道，零碎固然是不要吃的好，但是熱的，乾淨的，想吃時，買一點吃也不妨，倒不可過於苦了，計春都唯唯的答應着，可是只在這時，馮子雲先生，手上抓了草帽子，東張西望，急急忙忙的走來了，看到世良隔了窗子點頭道，周老板，我怕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我特地趕着來了，世良拱着手道，馮先生，你真是好人，我……他只說了一個我字，汽笛鳴鳴的響了起來，說話的聲音，已是聽不到，車輪子輾動着，車子向東移動着，那個面帶愁容的老人，還是拱手不已，他那番父母愛子之心，託友之誠，不是很可知嗎？

第十三回 遺帕散相思似存深意 閉門作閑話遽啓微嫌

周計春在車站上送他的父親，眼見世良在車窗子裏向人連連打拱作揖，那種殷勤託人的樣子，真令人心裏十分感動，呆呆的站定，只管望那火車去的後影，由大而小，以至於不見，他還是不肯

移動，馮子雲站在他身後，用手拍了他的肩膀，笑道：「不要發呆了，回會館去罷，在北京讀書的青年，有好幾萬，若是都像你這樣，捨不得父親，那不成了笑話了嗎？他不住的拍他的肩膀，還向前推着，讓他回去，計春揉了揉兩揉眼睛，也不作聲，低着頭走出了車站馮子雲道：「計春，晚上你若是嫌孤寂，到我家去吃晚飯罷，計春低了頭，隨便的哼着答應了一聲，就雇了車子回會館去，到了會館裏，推開房門來，只見桌上放了一壺茶，幾個燒餅，還有大半個燒餅，是周世良咬了一口的，心裏這就不由得一動。剛才還有父親在這屋子裏吃喝說笑，於今父親走開有幾十里之遙了，自己坐在床上，兩手按了膝蓋，望着桌子上面，只管是出神，心裏想着，父親心裏的難受，大概還在我以上，添了這一壺茶，他只喝了一口，買了這些個燒餅，他只吃了小半個，這時候在火車上，也不知道他有多麼難過了，想着想着，坐不住了，就橫着在床上躺下，他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昏昏沉沉的在床上睡着，睡着醒過來以後，午飯已經開過去了，自己也懶得去找廚子開飯了，就吃着冷燒餅，喝着涼茶，在屋子裏翻着幾頁書看了，那幾個冷燒餅，他也並不曾吃完，到了晚上，又把那幾個冷燒餅繼續的吃着，晚飯這也不要吃，不點上燈，就倒在床上睡了，他心裏這一番難過，絕對沒有一絲辦法來排解，只有床上那個枕頭，在這時是他所最親切的了，到了次日早上，天一拂曉，就醒過來了，這却和昨日的情形，整整的成了反面，昨日以倒在床上爲安慰，今日却開床爲安慰，他走到院子裏來，在欄杆上坐坐，在院子裏樹陰下站站，有時還繞着院子，走上兩個圈子，自己是青年，又怕人家笑話。說是離不開父親。於是嘴裏帶唱着細小的歌聲，繼續的唱個不了，忽然一陣高跟鞋的響聲，由遠而近，鮮紅的衣服在眼前一晃，原來是孔令儀小姐來了，計春突然的看到了她，不由得身子一楞，她倒深深的向計春點了一個頭道：「周先生

起來得早啊！計春雖然是滿面愁容。到了這時，也不得不勉強放出笑意來，露着牙和她點了一個頭，令儀站住了腳，向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問道：你們老先生已經走了嗎？計春點點頭道，昨天走的，令儀微笑道：那麼，你一個人在會館裏住着，未免寂寞得很了，計春道：離開家庭一個人在北平求學的多着哩，還有什麼寂寞？令儀笑道：雖然那樣說，我總說你們父子兩個人的感情很好的，計春微笑說：父子之情，總是有的，這無所謂好不好，令儀手上拿着一個手皮包，在裏面抽出一方花手絹來，在臉上輕輕的拂了兩下，斜伸出一隻腳來，她高跟鞋的鞋尖，在地上不住的點着，表示出那沉吟的樣子來，她不說什麼時，計春當然也不說什麼，兩個人相隔着有二三尺路，就這樣正正的對立着，計春怎樣能夠和這種女子對面對的發呆？不由的紅了臉只把頭來低着，令儀聳着肩膀，微微的笑了一聲，他耳朵上正垂着兩隻碧玉圓耳墜，順了她的笑聲，像搖鼓的小槌子那樣擺着，計春見了她這種樣子，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有向了人家微笑，令儀沉吟了許久，她算想出一句話來，就問道，周先生現在打算考那個學校，已經決定了嗎？計春被逼着不能不說話了，因道：我當然是根據了馮先生的指導，他要我到那個學校裏去，我就到那個學校裏去，令儀笑道，據說你在安慶中學畢業試考的是第一名，你的學問很好呢，計春微笑道：那也是微倖的一件事情罷了，令儀笑道：密斯脫周，倒會說話，再見罷。她說畢，掉轉身就走了，一面走的時候，一面將那面花綢手絹向皮包裏塞了下去。也許她走得太荒張了。那方手絹沒有塞得穩。竟落在地面上了，只看她那高跟鞋子一起一落走得地面上突突作響，頭也不回的向前去了，這個時候，院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計春看了地面上這樣一條花手絹，決沒有置之不睬的道理，只好向前拾了起來，可是他一檢之後，這就有問題了，還是沒收下來呢？還是送還人家呢？他站在院子裏

如此考量着，依然還是怕第三個人知道了，就趕緊的把這花手絹塞在衣服裏面去，他雖是把手絹塞到衣服裏去，然而他心裏對於這個問題，依然在徘徊着，不肯走開，但是這位孔小姐走過去之後，始終不曾走了出來，計春在院子裏連連打了幾個轉身，幾次想衝到隔壁劉清泉先生屋子裏去，把花手絹送還人家。然而自己仔細想起來，却沒有那種勇氣，第一是怕那劉先生見怪，以爲你這個年輕的人，何以會把大小姐的花手絹拿到手上去，第二呢，見了孔小姐，却不知道要怎樣的措詞，因之自己只管躊躇着，在院子裏踱來踱去，約莫有一個多鐘頭，孔令儀方始由屋子裏走出來，那劉先生在他身後送着，一路談着話走了出去，計春站在一邊，她却不曾看到。決不能够半上把人家攔路住，將花手絹塞過去，這也只好眼睜睜的看了她走去，也就完了，這時太陽光已經由牆上慢慢的移挪到地面上來了，會館裏的這些住客，自也陸續的起來，計春怕一個人久在院子裏徘徊，會引起人家的疑心，走回房去，把房門掩着，躺在床上，將身上那條手絹由衣袋裏抽出來，兩手互相展弄着，看了只管出神，心裏這就想着，她這條手絹，似乎不是無心遺落下來來的，那個時候，院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她不會是和別個人留下來的吧？這樣一位有錢的美麗小姐，會留心到我頭上來，這真是猜想不到，難到她還真有心於我嗎？不！不！這完全是我神經過敏之談，我有什麼特長，會讓這有錢的小姐看中了，這個人，大概相當的浪漫，馮先生也曾說過的，她是一個沒有希望的青年，自己何必去和她接近，如此想着，心裏頭似乎有點覺悟了，憑着什麼，自己可以和這樣的闊小姐來往，難道說我在中學考了一個第一，就會引起人家注意嗎？然而現在的女子，決不如此，她們愛的是學生會代表，運動員，遊藝團體裏出風頭的角色，至於孔小姐，她是個摩登女子，自己會駕汽車出來拜會朋友，至少也應當是個西服光頭的少年，方才

有和她同坐汽車，同遊公園的資格，自己穿這樣一套灰布學生服，要和她在一處，恐怕人家會疑心，是一個聽差了，他躺在床上，將被捲齊着，高高的枕了頭，手上只管舞着那條花綢手絹，抖擻看那香氣，忽然房門一推，那位劉清泉先生走進來了，計春想把這手絹收藏起來，劉清泉已經看見了，就笑道：喝！小周先生，你這樣的老實人，也用這樣的花手絹，計春只好笑着站了起來道：我正爲了這條手絹發愁呢，說着話，臉可就紅了，劉清泉笑道：這有什麼可以發愁的？計春道：早上我在院子裏站着，你們大小姐由面前經過，落下了這一條手絹，我檢來了，想送還她，又有些不好意思，劉清泉笑道：這是笑話了，檢着人家的東西，不敢收下，拿來還送人家，這正是你有公德心，怎麼到說出不好意思來呢，計春道：我向來臉嫩，見女人說不出話來，劉先生來得正好，這一條手絹，就請你交還給孔小姐罷，劉清泉對於這一層，倒沒有怎樣的考慮，接過手絹，先聞到一陣香氣，料着是自己小姐的無疑，就在身上收着，計春雖是把這方手絹拿出去了，然而總像是自己做了什麼虧心的事似的，臉上青紅不定，劉清泉看了這個樣子，倒不能够不疑惑，就向計春笑道：你若是喜歡這條手絹，你就留下罷，好在我們小姐的綢手絹，都是論打買來的，就是每天丟了這一條手絹，她也不會掛在心上的，不交還她了，你還是拿去，我猜她後來決不追問，他越如此說着，計春越是不好意思將手絹收着，笑道：雖然是孔小姐不在乎，可是在我這一方面，總不應該收沒人家的東西的，劉清泉笑道：好罷，我收下轉交就是，這是一件很小的事，用不着提它了，令尊走了，你一定是很寂寞的了，沒有事，可以到我屋子裏去談談，也可以解解悶，計春覺得這總是人家一番好意，自然是連聲答應着，劉清泉和他說了幾句閑話，看他有些很不自在的樣子，不便攪擾，也就回屋子去了，至於孔小姐之遺落這條手絹，是有意與無意，

根本他就不放在心上，不料這日下午，孔小姐又來了，她進來的時候，看到隔壁周計春屋子的房門是關好，就問劉清泉道：「隔壁那個姓周的孩子，不在家嗎？」她說這句話時，手還扶着那剛開門的環呢，劉清泉倒不想她會這樣的急於要問計春的下落，便笑道：「人家現在一個人，很寂寞的，大概是到先生家裏去了吧，小姐很注意他的行動，」令儀道：「你不要瞎說了，我注意他的行動作什麼？我因為今天早下到這裏來，丟了一條手絹，那個時候，只有他一個人站在院子中間，我想這條手絹，也許是他檢了去了，所以我打聽打聽，他若是沒有檢着，也就算了，我並不追究，劉清泉笑道：「大小姐，你快要讀書成功了，對於一條小小的手絹，你倒是這樣的留心，可不是他檢着了嗎？人家可不敢隱瞞，又不好意思送給小姐，特意交給我讓我來轉交，說着，打開箱子來，就把箱子托上放的那條花綉手絹拿着，要雙手遞給令儀，令儀連連搖着手道：「不，不，這不是我的手絹，劉清泉這倒很是納悶，怎麼這會不是小姐的手絹呢？他手上托着那手絹，就猶豫着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忽然領悟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就問道：「莫不是這個孩子滑頭，把小姐的手絹掉過了去了吧？」令儀道：「那他倒是不會的，就算這手絹是我的，經過許多人的手，上面都是男人那汗油，我也不要了，劉清泉將那花手絹，依然擱到箱子裏去，令儀望了他道：「你倒打算沒收起來嗎？既然不是我的，當然要退還給人家了，劉清泉道，「哦！是是是！回頭我交給他，小姐的款子，已經發電報催去了，今天你已經問了我一次，怎麼這又要問？」令儀笑道，「這會館裏我也有分，我喜歡來，就多來兩趟，何必一定要爲着什麼事？這次我是來看看的，不是問你款子的事，劉清泉因她如此着，自也不敢多問，令儀原是靠了門站定，手拉扯着門，讓他來回作玩意兒，笑道，「你怕我麻煩嗎？也許明天我還要來麻煩你呢，說畢，笑得花枝招展似的走了，劉清泉心想，好哇

！他竟看上周家這個小孩子了，一天來兩趟，送手絹給人，還怕人家沒有檢到，這都是下的一番苦心工作了，人家周家孩子，父親千里迢迢送來念書，當然是望他成就一個人才，若是讓這位大小姐一勾引，結果那不必說，必定是跟着她後面吃吃遊遊，胡鬧一陣，這個青年，還有什麼書可讀：這條手絹，我得沒收下來，不可以交給他，我們東家，頂了一個善人的頭銜，倒養這樣一個姑娘，真是替善人兩個字丟臉，他想到這裏，原是坐在桌子邊喝茶的，却捏了拳頭咚的一聲在桌上槌了一下，不想這個時候，計春恰是由外面回來了，聽到隔壁屋子裏這樣一下重響，就向隔壁子大聲問道，隔壁的劉先生，你屋子裏摔壞了什麼東西了，劉清泉怎能不認可這句話了說是屋子裏不響，只好說是在屋子裏練八段錦，碰上桌子了，計春道，那一塊花綢手絹呢，劉清泉道，我已經交給我們小姐了。計春道：我在大門口碰到你們小姐，他已經叫你退回給我了，她硬說這花手絹不是她的，你看，這不是一件怪事嗎？自己用的東西，自己會不認得，如此說着，他也就移步走到劉清泉屋子裏來了，這讓劉清泉實無法再把那花手絹沒收起家，只得將箱子打開，取出來，交到計春手裏，計春笑道，這樣的花手絹，上面又是香氣勃勃的，我這樣一個窮學生，怎用得出去？這分明不是我的東西，我收下來作什麼？還要攔在劉先生這裏罷，劉清泉正着顏色，站着望了他道，小周先生，不是我多吃兩斤鹽，就在你面前端起長輩排場來，可是我和令尊大人，倒是談得很投機，而且我看你又是個好學生，所以我不能不對你說幾句老實話，說到這裏，聲音就低下去了幾分，這才接着道，我們這位小姐，南京上海蘇杭二州，什麼地方，都跑了一個够，鬧小姐的脾氣，她都有了，青年人和她在一處，決計交不出一個好來，現在青年人，動不動不就是講愛情嗎？她的愛情，可有些不同，是博愛的……他說到這裏，聲音不覺又是高亢起來。

計春點着頭道，好了，我知道了，也不知在什麼時候，他把那一方花綢手絹，已經揣至衣袋裏去了，劉清泉談話談得高興起來了，一伸手握了計春的手，俯着身子低聲道，老弟台，我勸你幾句吃緊的話，讀書的時候，千萬別談戀愛，談戀愛更別找那有錢的姑娘，你用的錢都是你家裏人一粒一粒的汗珠子換來的，你犯得上和別人拚着用嗎？人家用一個銅子，是用一塊瓦碴子，你用一個銅子，是用父親一粒汗珠子呀！他把話說道這裏，捏着計春的手，更緊一層，微微的搖撼了幾下，計春想着，這話真是不錯的，用一個銅子就是用了父親一粒汗珠子，當時心裏大受感動，向劉清泉告辭走向房來，立刻把那方花綢手絹塞道籐箱底下去，他心裏想着，用了父親的汗珠子到北平來念書，我要怎樣的求得一些學問，才對得住父親那一把汗珠子呢，如今我父親剛走，我就要認識這樣有錢的大小姐嗎？她大概有些玩弄男子的，我早些躲開他就是了，若是馮先生家裏立刻騰不出房子來，我先搬到自己本縣會館裏去住，有了這些日子，也許裏面騰出地方來了，他如此想着，覺得自己是相當覺悟的，心裏倒空洞了許多，次日早上就跑到自己會館裏去，長班已經知道他真正是個學生了，好好的招待他，總比那賦閑多久常住會館的人要好些，馬上就向計春道，周先生，你來得很好，今天恰有一間房子騰出來了，你快些搬進來罷，你今天不搬進來，明天就會讓人家搶了去了，計春聽說，走進去一看，是一間兩扇玻璃窗的小屋子，裏面一副床鋪板，一張小桌子，兩個方凳，還有一個小書架，窗子外面，有一排垂楊柳，拖下來的長柳枝，在窗子外面，蕩漾着來去，在這小屋子裏住，客邊已是不錯了，很滿意的就對長班說，下午就搬來，長班道，是同鄉的人，誰都可以搬來住，你不來，有人要搬了進去，我可攔不住，計春道，我特意來看房子的，爲什麼不搬來呢？你還同我保留一天，把屋子門鎖上，明天上午，我若是不來，你就

把屋子讓給別人，你看好不好，長班笑道，怎麼着爲難，半天地工夫，我總可以對付過去的，你明天一早就來罷，計春看看，屋子裏一切都很乾淨，就是窗戶格子上破了幾個窟窿，於是回來時候，還在紙店買了兩張白紙，預備作爲糊補窗戶之用，到了這時，他遷回自己會館的意思，自然是一點也沒有更改的了，回到寓所裏來，首先就是整理書籍，一部一部的疊着，預備向箱子裏裝去，當他正在這樣忙碌的時候，却聽到有人在屋子外面嘆了一聲，分明有一番驚奇之意在其間，情不自禁的，就伸出頭到屋子外面來看看，原來是隔壁劉清泉先生，把屋子門倒鎖了，孔令儀小姐進不去，正在屋子外面發楞呢，計春是很認得人家的，不能見了面不理會，於是就向他點了一個頭，然後身子向回一縮，他的向例，是身子縮轉來之後，就要把房門關上的，可是這一次不知如何有了例外，人雖縮到屋子裏面去了，可是房門並不曾掩着，那孔小姐站在房門口，伸着頭向裏面看了一眼，笑嘻嘻的道：原來你這邊的屋子，也和那邊是一樣大的，計春不是個木頭，不能推得太開了，只好站起來和她點了一個頭道：孔小姐不請到我們這隣屋子裏來坐坐嗎？他是一句很平常的敷衍話，却也不料到會發生什麼黏着性，可是這位孔小姐那樣精明伶俐的人，偏是不懂得這句話是敷衍的，就跟着推門走了進來，這一下子倒讓計春覺到十分的窘，就向着人家站立起來，微笑道：請坐罷，說着，就提起桌上的茶壺來，想要倒茶給她喝，不料壺提到手，裏面却是輕飄飄的，這無須說，裏面必是空的，於是手提了茶壺，就要向外走，令儀一伸手，將他攔住了，笑道，你不用張羅，我不喝茶，計春不能強迫着人家喝茶，也只得坐下了，二人隔了一張小棹面，計春坐在床上，她坐在一張小木椅上，化妝品的香氣，陣陣的向人鼻孔裏送了進來，這讓計春看着人家的臉子是有些冒犯，低了頭不理會人，也就顯得自己太不大方，因此他在一分

鐘的時候，抬頭與低頭，倒有五六次的多，令儀看到了，只是微笑，計春坐着咳嗽了兩聲，然後才問道：大小姐考什麼學校，已經決定了嗎，令儀皺了眉道：我就不服那位馮先生，人家越是正經經的要求他，他倒越是要搭架子，我也氣了，不找他，只要交學費，就可以考取的學校，那有的是，再說罷，她說時，微微的鼓了她臉子，自含於幾分嬌態，計春道：馮先生人很好的，他說着話時，手上拿了一枝鉛筆頭，只管在桌上塗抹着字，令儀看到，就噗嗤一聲笑了，計春這倒楞了一楞，我說馮先生爲人是很好的，這還有什麼錯處呢？何以她在這這時候，倒笑了起來呢，他那一分躊躇的情形，令儀看出來了，只管頓了眼皮，向他臉上望着，他這個樣子，越是把眼睛上的那長睫毛簇擁了出來，那紅紅的面孔擁出這長的睫毛，實在是增加了無數的媚態，這讓情竇已開，正在青春的周計春看了，怎能够說絲毫無動於中哩？因之他手上的那個鉛筆頭，在桌面上塗着更厲害了，令儀笑道：密司脫周，你在安慶的時候，沒有女朋友嗎？計春道：我們那學校裏，沒有女生，他正正派派的說着，臉上不帶一點笑容，令儀笑道：男女交朋友，也不一定要是同學呀，如今社會公開的時候，什麼男女都可以交朋友的，計春笑着搖了兩搖頭道：也沒有，令儀微微的點了兩點頭道：這也是事實，因爲內地風氣閉塞，你爲人又很老實，大概是容易接近女性的，計春依然不作聲，將鉛筆在桌子上塗着字，令儀道：密司脫周，到了北平這地方來，眼界應該寬的多了，現在你情願交女朋友嗎？計春搖着頭，本待說不願交女朋友，可是他這就立刻想起了使不得！試想，若是不願交女朋友，當面這位小姐，難道能說是親戚嗎？只得微笑道：我什麼交際也不懂，怎麼能交朋友？令儀笑道，我們當學生的人，一不開茶會，二不請客，在一處遇到了，只要說吃個小館兒，瞧個電影兒，談個什麼交際不交際，若要談交際，那就失了學生本

色了，計春雖然對她談話，眼睛可是不敢向她迎面看看，斜斜的望了這房門，房門原是敞開的，不知如何被風吹着，慢慢的就關閉起來了，計春一想，這可不大好。兩個青年男女，關了房門談話，這是極容易引起人家誤會，於是很快的站起身來，老遠的伸着手，就要去開房門，令儀看到，又是噗嗤一笑計春紅了臉，站在屋子中間，倒說不出話來，令儀笑道：我不笑別的，你不要多心，我看到密斯脫周這樣躊躇不安的情形，想起了悅來店這一齣戲了，那安公子只當十三妹是個壞人，要叫人抬大石頭把門房抵上，結果是把人家引進來了，那是十八世紀書獃子幹的事，我你現代青年，爲什麼也做出那古板樣子來？沒關係，請坐罷，我並沒有什麼事，借着這兒坐坐，要等我們那位先生回來，我有話和他說，你若是要練習功課，你只管練習功課，不必理我，我自己不愛讀書，還能打攪別人，也讓人不讀書嗎？她說上了這樣一大串，鬧得計春無話可答，那扇門始終也不會去打開，只得默默的含着微笑又坐下來了。令儀剛才一番話，自然覺得是說得很痛快，可是她說完了之後在看到計春那種情形，自己一想，總是一個生朋友，不會把人家的性格模得清楚，就這樣的大大教訓人家一頓，也有些不對，於是微微的向計春一笑，就伏在桌子上，搭訕着翻弄他的書本，這正是一本地理，她無話找話的問道，密斯脫周，你以爲地球真是圓的嗎？一個初中畢業生，會問出這個話來，這知識太幼稚了，計春便笑道，那是當然，令儀一手按住桌沿，一手亂翻那書頁，口裏就道：我聽說有人又發明了，地球是平的，坐船飄海，一直向前回到原處來，那是一種……一種……啊！我在那個雜誌上，看到過了，那是另有理由的，可是我忘了，一刻兒想不起來了，計春並不要和他去研究地球是圓的，或者是平的，她自己出了這樣一個難題去和自己爲難，把一張染了胭脂暈兒的臉子，染的更加的紅了，計春笑道，宇宙的密秘，那是

討論無窮盡的，誰也不能說誰的學理是堅固而不能推翻的。令儀無話可說，把桌上一本地理都翻完了，接着又去翻第二本書，然而她這樣翻第二本書的時候，已經感到自己沒有了言語，計春便是不知說什麼好，所以在一度狂熱辨論之下，屋子裏却是寂然了，這是，龐雜的聲浪，忽然起於隔壁，強烈的咳嗽聲，椅子和桌子的撫擊聲，衣服揮灰聲，一齊並作，令儀這才聽到了，站起來笑道，大概是劉先生回來了，我瞧瞧去，說着話，她就向門外走去，接着就聽到隔壁屋子裏劉清泉很重的聲音問道：大小姐幾時來的？令儀答道：我早來了，因為你把門鎖着，我在隔壁周先生屋子裏等着呢，劉清泉道：我原來也聽見小姐說話的，可是隔壁房門是關的，後來又沒有什麼聲音了，我倒以為小姐並不在那裏呢？令儀帶着有笑聲了，她道，那位周先生，人是很固執的，他屋子裏來了女客，他立刻將門打開，可是風又把門吹着關上了，計春在那裏聽了這些話，不知是何緣故，心裏止不住卜卜的亂跳，那一陣陣的熱氣，由脊梁上烘托出來，臉上也就紅了起來，似乎耳朵和手都有些發燒，心裏想，這真是自己一時的疏忽，剛才和孔小姐談話的時候，為什麼不把房門打開？這可讓人疑心很大了，心裏如此想着，儘管是不安，但是隔壁人說話，自己還禁不住不聽，又聽到劉清泉道：小姐，你喝酒了嗎？臉上怎麼這樣的紅，令儀道，我由家裏來的，喝什麼酒？你再寫快信給我催錢罷，我沒有什麼和你可說的了，說完了這話，只聽到一陣高跟鞋子響，由那邊屋子裏出來，經過這裏的房門，向前走去，隨後，隔壁屋子裏的劉清泉就長長的歎了一聲，計春對於孔小姐來談話這件事，本來是居心無虧，假如劉清泉真問起來，自己可以坦白的說出來，然而他只是旁敲側擊的說，教自己辯論也無從去辯論，心裏頭非常難受，只好躺在床上，那遷居自己會館的一件事，當然是擱置下來了。

第十四回 年少怎忘情終墮艷跡

交深爲洩忿

自發狂言

凡是年輕而又好勝的人，他是受不得什麼刺激的，計春和令儀這一度談話，引起了劉清泉的誤會，心裏却是非常的難受，這一天他只在屋子裏躺着，連房門也不會出去，到了次日清晨起來，精神是比較得好一點，自己這才有點醒悟了，心裏想着，我既是感覺到在人家會館裏住有些不方便，更是要搬回自己的會館去住，於是也不再作什麼考慮了，立刻就到自己會館裏去，可是到了那裏時，已經有人在那間空房裏，布置行李，什麼話也不用說，這是爲捷足者先佔去了，自己和長班約好了的，只要他保留昨日上午半日，半日自己未來，這就是自己把權利放棄了，還有什麼話說呢，當時自己是垂頭喪氣的走回去了，他一走進大門，恰好是和劉清泉頂頭相遇，自己雖是沒有那種勇氣，可是和往常一般，睜着兩隻大眼望人，但是又不能不理會人家，就這樣闖過去，因之也就乘了取下草帽子的機會，向着人深深的一鞠躬，可是當自己抬起頭來的時候，却見劉清泉臉上，兀自帶着冷笑，計春心裏很明白，這無非是爲了孔小姐不該到我屋子裏來關門說話，可是這件事，真是天大的冤枉，自己雖是很羨慕孔小姐那一分美麗，但是不過放在心裏罷了。那有那樣大的膽，敢去勾引這千金小姐，他心裏萬分得懊悔，走進了自己的屋子，一個人靜靜的躺着，他有時聽到有人從窗戶外面經過，便疑心又是偷聽什麼來了，有時又聽到隔壁屋子裏，有人笑話聲，也覺得這與自己那一重公案，都不無關係，假使他們真是這樣的對我，那麼，自己一舉一動，都要受人家注意，這會館却是怎麼住得下去呢，想到了這裏，心裏由不得砰砰一陣亂跳，躺在床上有了許久的時間，自己忽然醒悟過來了，心想我這不是發傻嗎？平常的時間，窗戶外何曾沒

有人經過，平常的時間，別個屋子裏，何曾又沒有笑聲？自己作賊心虛，聽了這些動作，故意多疑，其實那有什麼事情呢？他如此想着，把精神特別的振作起來就在桌子上攤開了書，低頭看將起來，看過了兩個鐘頭的書，這也就覺得心裏安寧許多了，然而那引人動心的高跟鞋聲，却是滴咯滴咯，由遠而近，一直響到身邊來，計春心裏想着，這也許又是孔家大小姐來了，她不進我這屋門，倒也罷了，設若走了進來，一定要引起誤會的，因為昨天到我這屋子裏來時，那可以說是偶然，今天到我這屋子裏來，那就絕對不是偶然了，既不是偶然，那就難免人家從中議論了，心裏一動，走到房門邊，立刻用雙手向前推着，遠遠就作個要關門的樣子，但是屋子裏有一雙手向前推，屋子外也有一雙手向裏推，那屋子外的一雙手，却比屋子裏的手要早過兩秒鐘碰着門，所以計春雖是要閉門不納，終於是來不及，人家已經推着門，走將進來了，不必抬頭看是什麼人，只聽聽這高跟鞋子響，可以知道就是孔大小姐來了，她進門來先笑道：對不住，今天我又要攪擾你了，你瞧我來的是這樣的不湊巧，劉先生又出了門，說不得了，我還得借你寶齋，稍微坐一坐，計春對於她這一種請求，雖然是二十四分的不願意，但是看她今天的粧束，又不同了，那長長的頭髮梳了兩個小辮，各插上一朵墨綠色的大結花，身上穿了短的洋式外衣，雖然那料子，白得像雪一樣，然而在衣服上却很疏落的繡了幾隻彩色蝴蝶，衣服上身挖着套領，露出大半截脖子，衣擺的長度，還够不到膝蓋，所以大腿上這一雙肉色絲襪子，便是整個的透露，這個樣子的打扮，將她顯得更活潑更婀娜了，對於這樣一個美麗的小姐，要由屋子裏把她轟了出來，似乎也太不知趣，太不講面子，因之計春自身也不知是何原故，竟是退後了兩步，讓她進來，而且還深深的向人點了一個頭，令儀也是一點都不客氣，走到屋子裏，就直奔桌子邊，在計春看書的方凳子

上坐下，用手將桌上的書本，翻了兩頁，笑道：周先生真是用功，一天到晚看書，可是這樣看書，足不出戶，也與衛生有礙吧，計春笑道：我那裏談得上用功兩字，不過怕學校考不取，在這裏臨時抱佛腳罷了，令儀向他搖搖手道，你別着急，現在我想破了，北平城裏的學校多着呢，第一個考不取，考第二個，第二個考不取，再考第三第四個，只要人肯用功，無論進那個學校，都是一樣用功的，周先生咱們同考一個學校，你看好不好？你的功課樣樣都比我好，我也可以請你和我幫一些忙，計春對於他待要客氣兩句，却怕這話會說長了，若是不說，人家的態度，是這樣的客客氣氣，却又怕無故把人得罪了，因之令儀坐在這裏，計春倒是徧促不安的站在屋子當中，令儀用嘴向床上一努，笑道：你不坐下，計春被她這樣一催，作主人的彷彿是變成了客，却不能不坐下了，但是他坐下去的時候，也不會超過兩秒鐘，他微微的一笑，又站了起來了，令儀笑着嘆了一口氣道：我說了叫你不要客氣，爲什麼還要客氣，計春笑着將肩膀抬了兩抬，因道：倒並不是我客氣，他僅僅說了這幾個字，不是客氣，爲着什麼呢，他可不能把這句話，充足起來了，令儀看他那樣不安的樣子，倒也並不去怎樣的難爲他，看見桌子有一張小報，就隨手拿起來，看了一眼，似乎這報紙上那出號字的題目，都不能給予他一種注意，只過一眼，她就翻到背面去了，這背面上不過是遊戲文字，和廣告而已，照說，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可是令儀看到了那廣告以後，忽然大吃一驚的樣子呀了一聲，計春倒猜不出來，什麼事會引着她這樣的大吃一驚，不免瞪了兩隻眼，只管望着她，令儀笑道：周先生，你不愛瞧電影嗎！這北平的電影院，雖然趕不上上海，可是比我們省城裏的電影院那就好得多了，至於電影片子，那是不必說，這裏映過了，也許一年之後，還到不了我們城裏呢，計春笑道：我向來就不大看電影，關於這些事情，我簡

直的是外行，你就不用和我提了，那算是對牛彈琴，他很直率的說完了這幾句話，以爲未免大煞風景，若不是有心得罪人家，也是少年不體事，這就向令儀笑道：像我們這種人，那真正不愧是鄉下人了，什麼都不曉得，令儀對於他的話，倒不會介意，就笑着道：你怎麼老在我面前說這句話，我並沒有說過你是鄉下人呀，計春道，實在的，我是個鄉下人，我也就用不着勉強來遮掩了，令儀並不會去注意，他是怎樣的來分辨那句話，就笑着道，這張旋宮豔史的片子，在上海我沒有趕上，現在居然到北平來了，密斯脫周，無論你懂電影，不懂電影，這張片子，你是千萬不能不看，計春倒不料她把話說的這樣鄭重，就向她望着道：這與人生大問題，有什麼關係嗎？令儀將她兩隻皮鞋，互相的支攔着，只管把下面一隻皮鞋的高後跟，在地面下撰打個不已，看那樣子，她是在沉默吟着什麼心事哩，最後他眼珠一轉，又好像她得了一個主意了，這就笑着向計春道：我說得這樣要緊，當然有非看不不可的原故在內，你要不要看？計春道：在省城裏的時候，我倒是聽見說過，有聲電影，非常奇怪，影子能够說話，令儀不由得笑着肩膀亂顫，便道，你是故意這樣的說吧？連電影會說話，你都當着是一件新聞了，計春被她笑着，未免臉上一紅，令儀也覺得自己有點失言，便做一種道歉的樣子，對他道，這實在也不能怪，住在內地，如何看得到有聲電影呢？密斯脫周，賞光不賞光，今天我請你去看旋宮豔史，計春雖沒有看過有聲電影，但是這旋宮豔史四個字，在耳朵裏，却聽得很熟，是怎樣一張片子，也應該見識見識，他有了這一番好奇心，於是對於令儀這一請，只是微微的笑着，不會加以拒絕，令儀手臂抬了起來，看看帶着的手表，這就笑道，我先去買票，買好了票，我打電話來請你，她也只說到這裏，又把眼珠轉了一轉，却擺了頭道，這個不妥，北平地方，你大概不大熟悉，叫你到那裏去找電影院？再說：你又不

到電影院這些地方去的，也不好叫你亂撞木鐘，我看就是這樣辦，回頭我自己來接你罷，計春笑着，連連說是不敢當，令儀道，這也沒有什麼不敢當，我有車子，無論到什麼地方，來往都是很便利的，計春覺得着讓她坐汽車來接的話，那就未免太招搖了，於是就急不暇擇的，抱着兩隻拳頭，向令儀亂作了一頓揖，笑着連連的道，那是怎樣的敢當，那是怎樣的敢當？令儀對於他這些話，睬也不睬，起身夾了手皮包，自向外走去，走到門外，手扶了門紐，回轉頭來向他笑道，回頭你一定得到，你若一不到，那就是瞧不起我了，說着，她就噗嗤一聲的，笑着走了，計春坐在屋子裏，隔了玻璃窗，眼望着她，嫵婷婷而去，他將一隻手撐着桌子，托住了自己的頭，靜靜呆想着，若論到孔小姐這一番盛情，實在是不應當拒絕人家，在論到這會館裏大家如此的注意，自己還要和孔小姐來往，也就未免太不知事體，看這個樣子，下午她必定是要來的，自己怎樣的去避免這一場嫌疑，倒是可以考量的一件事，他想了許久，忽然將桌子一拍，突然的站立起來，下了一個決心了，他想着，這要什麼緊，縱然把她得罪了，也不過欠缺一個朋友來往罷了，那也是馮先生說過的話，像我這種人，又何須乎要這樣一個朋友呢？我既是不怕得罪她，等她來接我的時候，我就當面和她說，會館裏人很有議論，我不能去，有了這樣的話，我想她也要維持體面的，那就不好意思要我走了，不過自己向來也就臉嫩，回頭見了人家的面，自己怎說得出那種話來？這只有一個笨主意，立刻就出門去，讓她再來的時候，就撲一個空，到了二次遇到她的時候，就硬賴是馮先生找去了，也不要緊，她還能夠到馮先生那裏去對質不成，如此想着，這個辦法，已是很對，於是不再作第二個打算，戴上帽子，鎖了門，就向馮十雲家來，馮十雲也是個事務很忙的人，那裏能夠終日在家裏守着，計春到他家來時，他恰是出去了不多大一會兒，計春又不便

說是躲人來的，馮先生既不在家，自己也就只好出來，北平之大，自己並沒有第二個熟人，這還可以到那裏去？這只有想了一個笨法子，滿街去亂跑一陣，初到這種大都會來，有許多地方，自己是不曾到過的，趁了這個機會，也可以廣廣眼界了自己原是住在偏於西南城的，現在也不擇目的，只揀着向東北城的大道走去，一路之上，時而遇到黃瓦紅牆，時而遇到嵯峨宮殿，時而遇到熱鬧街市，久住南方內地的人，到了這裏來，自然是另到一個界世，一路行來，也合了古文上那一句話，忘路之遠近了，約莫出有兩三小時，自己覺着有些倦意了，心裏想着，這應該回家去休息休息了，終不成這樣的走到晚上去，好在有了這樣久的時候，孔家小姐也應該到會館去了，自己因為來時可以瞎走，回去就不可瞎走了，於是也就雇了人力車子向會館來，到大門口的時候，並不看到停有汽車，自然是孔小姐不在會館裏面，這很覺得身上輕鬆了一陣，不必猶豫，一直的走了，進去就是了，可是他到了自己房門口，不知何故，門上的鎖，却是不見了，用手一推門，首先所射入眼簾的，就是一件花稍稍的衣服，一叢短蓬蓬的頭髮，自己吃了一驚，待要向屋子外面退出來，那件花衣却是很快的一轉，計春這才看清楚了，原來是孔令儀小姐，這真是冤枉，滿城亂跑了一陣，結果倒趕回來遇着她了，令儀見他神氣一楞，就笑道，你猜不着我這個時候會來嗎？我想起來了，你一定是躲開我，計春被人家說破了心事，自己怎好承認，便搖着頭笑道：沒有的話，我是剛才到馮先生家裏去了，倒讓孔小姐久等，令儀道：我倒是沒有等，桌上這幾本書，我翻着看了一看，把時間也就混過去了，不過你出門的時候，何必那樣的匆忙，鎖還不會鎖好，你就走了，對不住，我沒有得你的同意，就闖進了你的屋子，計春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怎樣對答得上，只好笑笑而已，令儀道，我親自來接的人，已經是來接來了，票子也

已經買好了，你能去不能去呢？計春原打算告訴他會館裏人很注意的話，到了這裏，就一句也說不出來了，只看她週身上下，現在又換了一件衣服，又換了一雙皮鞋，配上她臉上那紅紅的兩個胭脂暈，十足的烘托她那種華麗的顏色來，男子在青春的期間，誰沒有追求異性的思想，不過或者沒有那種勇氣，機會，能力，也只好罷休，現在令儀一再的來挑逗計春，他這樣聰明的少年，怎樣能分撥得開？於是就和她深深的笑着道：大小姐一定的要請我，倒叫我推辭不待，等我先出去雇車罷，大小姐怎麼沒有坐汽車來呢？令儀笑道：我把汽車放在大門口，你還肯進來嗎？小兄弟，你放開胆子來罷，這個年頭，男女交朋友，那很算不了一回什麼事呀！計春垂着頭，更無話可說了，令儀將計春手上放下來的草帽子拿着，替他戴在頭上，將嘴向前一努，低聲道：你先走，計春也不知是何緣故，就乖乖的聽着她的指揮，向前走去，令儀由後面走出來，倒和他帶上了門，又鎖上了，計春總是怕會館裏人看到了，有些不方便，低了頭，趕快的向前走，可是這會館裏人注意早在他先，當他走出來的時候，各間屋子裏的住客都在玻璃窗裏，伸出頭來向外望着，他不走快，還是罷了，他一走快，那些注意的人，倒哈哈大笑一陣，計春這一下子，自覺無地自容，突然的出了一身汗，把小褂子都溼透過來了，他走出了大門，就直奔胡同口，可是令儀却從從容容的由後面跟着走來叫道，我的汽車，停在胡同這一頭呢，計春回頭看時，她却站在會館大門那一邊，不住的招手，這決不能夠一個站在大門口這一邊，一個站在大門口那一邊，就這樣僵持着，只得硬了頭皮，慢慢的走了過去，離着令儀還有三四丈路，就避到胡同那一邊去走，偏是令儀一點也不顧慮到別人的立場，就向他連連的招着手道，你的鑰匙在我這裏呢，你不拿去嗎？她說着這話，把手就伸得遠遠的，這叫計春怎能置之不理，於是又上前接了鑰匙，靠近了走

，當二人走出胡同的時候，只聽到身後一陣哄然大笑，計春也知道這一定是那會館裏的人追在後面偷看，但是却不敢回轉頭去看人一眼，只管是低了頭搶先的走着，到了胡同外，果然他那輛汽車，橫在路頭上放着，她的意思實在是比自己還周密，自己以為門口沒有汽車，她就沒來，不料她竟是看到了這一着，把汽車預先藏起來了，令儀拍着他的肩膀道，上車。你還想些什麼。計春於是第一次坐汽車，第一次看有聲電影，第一次和有錢的大小姐在一處週旋，他這個十七歲的男孩子，開始作那粉紅色的夢了，影戲院裏一個少男與一個少女，一同並排坐着，而且是初次，這當然是異乎平常觀衆的情緒，在都市裏新的少年們，大概十有八九，都經歷過這種滋味，那時的心房，當然是跳盪，那時的血管，當然是沸騰，那時的臉色，當然是靦腆，不過這一對現在略有不同，平常是女子如此，男子好些，現在男子如此，女子好些了，他們進電影院的時候不到兩三分鐘，電影就開映了，所以他們除了看銀幕上的人而外，却來不及看銀幕下的人，及至休息十五分鐘的時候，電燈一亮，令儀那一雙眼睛，她就開始着活動起來了，她微微的昂着頭，將這個樓座上的人，看了一遍，到底讓她找着一個目的物來了，她微笑了一笑，拉着計春的衣袖，站了起來道，你跟我來，我和你介紹一個朋友，說着她已起身先走，計春待要不上前去，然而今天這影院裏，幾乎賣的是滿座，拉拉扯扯，讓人看到未免不像樣子，所以不顧一切，也只好跟了她走上前去，她引着計春走到一個比她更時髦的姑娘面前，介紹着道，這是密斯袁，是我最好的朋友，計春爲勢所迫，也就只好對人點了兩點頭，那袁小姐用目光對計春周身上下一看，就不住的在嘴角上露出微笑來，同時，她就連連的點着幾下頭，這是不用說，她有一分贊成的意思，令儀介紹着道，這位是我同鄉密斯脫周，是一位用功的朋友，她說到用功的朋友這句話，就嘖嘖一聲的

笑了，袁小姐向他身上再看一遍，就笑道，密斯脫周貴庚是？計春紅了臉笑道：十七歲了，袁小姐道：我們去喝一點汽水吧，計春被這位小姐實在留得可以了，有話也說不出來，再要他同去喝汽水，就未免是虛政，笑着點頭道：不要客氣，我心裏不大舒服，不敢喝冷的，說畢他點了一個頭回到原位子上坐着去了，袁小姐捏着令儀的手，向她微笑一點頭道，來我們一塊兒去喝一點，於是兩個人攜着手，走到咖啡室裏去，坐下來兩個人都要了一杯冷的喝着，袁小姐喝的是愛斯蔻，他將兩個手指頭，夾了那紙管子，在水裏轉了兩轉，接着眼珠一轉，噗嗤的笑了出來，却用手臂來枕着頭，令儀瞪了眼望着她道，你笑些什麼，袁小姐笑道：真有你的，你居然照着你的話辦了，找着這樣一個年輕的，令儀鼻子裏哼了一聲，回頭看附近無人，便低聲道：從今以後我要把男子們，對付我的辦法，再加之到男子身上去了，我以為今天小陳也要來的，他怎麼樣倒沒有來，袁小姐微笑道：你是得意之至啦，要在小陳面前透露這一手，令儀鼻子裏又哼了一聲，就微笑了，十分鐘以後她們兩個人，又各自入庭，不過袁小姐，叮囑着，有話要和他說，所以完場以後，袁小姐站在樓梯門口等了她們微笑道：孔，你賞面子不賞面子？我想請你們二位吃小館子，令儀且不說話，先向計春看了一眼，見計春絲毫不理會，便向袁小姐道，你請我有什麼不到？不過密斯脫周去不去，那是他的事，我可不能代人答應她說完了，眼珠依然轉看，再向計春看來，計春對於兩個小姐伴着吃飯的這件好事，當然是十分贊成，不過今天由會館裏出來時候，許多人在後面笑着，妒嫉的心事，誰也是免不了的，設若他們望下追究起來，也許會鬧出什麼亂子，到了那個時候，把什麼臉去見馮先生，自己不是負着一個好青年的名聲嗎？好青年那裏可以這樣的自暴自棄，和這些資產階級的姑娘去作陪客呢？自己是個沒有見過花花世界的鄉下孩子，若

說忽然一跳，就跳到了紅粉隊裏去。這那甜香甜香了。似乎天下沒有這樣容易的事。她笑因爲自己胆子小的原因，謝絕了袁小姐的約會。只在人叢中一擁，就不見了。袁小姐依然握着了令儀的手笑道：真的你和我吃飯去，我有話和你說，令儀笑道：你要說的話，我大概也知道了，不過我倒聽聽你是怎樣子的說法，好罷，我就陪你一路去吃飯罷，於是令儀又把這個女朋友，用汽車載到飯館子裏來，他們到了一個雅座裏，把門簾子放下，令儀首先一句話說道：是不是小陳託你來轉圓的，袁小姐笑道，有話只管慢慢的來說，你急些什麼？令儀道：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我向來是性子很急的，袁小姐倒不忙，先把菜單子開好了，然後倒了兩杯茶，放一杯在令儀面前，自己端了一杯，坐在令儀對面，口裏呷了茶，眼望了她微笑，令儀道：你笑什麼？以爲我是拿周家這孩子開心，故意做給小陳看，出這口氣就拉倒嗎？不，老實說，我對於周家那孩子，倒也是很愛他的，不過現在我學了乖了，不輕易和人談上婚姻問題了，袁小姐道：我在上海的時候，見你和小陳的態度是很好的，何以他追你追到北方來，二人倒反了臉了？令儀嘆了一口氣道：以前的話，那是一言難盡，不去管他，什麼三角戀愛，多角戀愛，我們都經歷過了，在許多朋友中，我看定了小陳是個可愛的青年，錢不必說，充量的給他用，就是別的什麼，他所需要的，我都給他，袁小姐那一杯茶是喝完了，她將那空杯子的杯沿，在她的雪白的牙上碰着，噹噹作響，却向了令儀咪咪的，令儀道：你以爲我說話說漏了嗎？你想呀，我們這樣好的朋友，誰又不知道誰的事呢，你反正知道：我何必不說出來呢？袁小姐微微的搖着頭道：你的事，我那裏會知道，令儀道：我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了，我就是這樣實說，你想我一片癡心，爲着什麼，不就是以爲婚姻沒有問題嗎？小陳這東西……說到這裏，將牙咬着，用一個食指點了兩點，繼續着道：他完全

是個騙子罷了，他追到北平來的時候，我要求他也在這裏讀書，他不肯，我交涉了許久，他始終不答應，我就猜定了他是沒有錢用，才來找我的。我就說了，你把我當作上海式的小姐，拿錢來津貼小白臉子，那就錯了，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我這樣二十歲的白面書生，包圍我的還多着呢？我是氣急了，便說，二十歲算什麼，以後我非十六七歲的青年，不和他交朋友了，袁小姐點點頭道：這一齣戲我明白了，我看你未免有點誤會，小陳說，他並不是不願在北平讀書，不過在這裏讀書，沒有一點活動的餘地，在經濟方面，非完全仗你不可？若是完全靠你呢，你的脾氣不容易對付，而且你也是個學生，他也不能整調的倚賴着你，所以他拒絕你的要求了，現在他很後悔，你留他讀書，總是好意，就是你發脾氣，他也忍耐了，願意和你言歸於好，依然在北平讀書，令儀將身子一挺，向了袁小姐道：這些鬼話，你相信他的嗎？袁小姐只好笑着，點了兩點頭道：我和他沒有什麼深交，讓我完全斷定虛實，那是不可能的，不過在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假意，令儀道：這小子，他騙够了我了，說什麼我也不能相信，我是有了經驗了，他等着要用錢的時候，就是對你磕頭，他也是肯幹的，只要有了錢，他立刻就是大爺了，密斯袁，你不必提他了，他沒有什麼特長，不過會照像，會打網球會跳舞，會寫熱烈的愛情信，看看小周這孩子，有半年功夫，我可以把他完全教會了，那算什麼，袁小姐笑道：這樣說你是要自己一手造就一個可愛的人才出來，不過周家這孩子太老實一點。令儀道：太老實一點怕什麼，就怕是滑頭一點，造就得出來，我就把他造就成功，造就不出來，我再換一個，而且我現在也變更方針了，不像以前，只注重一個人，如今要同時多造幾個對象，帶他們競爭着，我從中挑上一個，袁小姐笑道：你現在有些精神病了吧？說的話，全是些瘋話，這時，夥計送上酒菜來，令儀先斟上一杯酒，一仰脖子喝了，

咬了一聲，表示着痛快，然後放下杯子來。碰了桌面一下響，他笑道：「我怎麼不聽？不聽我出不了這一口氣，請你告訴王小姐，我把小陳讓給他了。可是仔細一點，她別受這小子的騙呀，說時又斟上了一杯酒，袁小姐道：「密斯孔，你可別誤會，王小英雖是我的表妹，我並不贊成她和小陳來往呀，令儀笑道：「沒關係，我已經另有個可意的人了，我不要的樂得送人了，說畢，她又舉起杯子來，將酒喝了，在這一篇談話中，把令儀垂青計春的原故，已是透露無遺，然而計春這個被玩弄的孩子，那裏會知道呢？」

第十五回 冷眼未能逃傳書逐客 熱心終不改閉戶留賓

孔令儀說的這一番話，周計春雖是沒有聽見，可是這天，他別了令儀忽忽的走回會館去，心中究竟是忐忑不安，在令儀與袁小姐杯酒縱談的時候，計春正掩了自己的房門，在靠窗的一張橫桌邊，用兩隻手撐了額角，只管低了頭，在那裏打主意，他心裏想着，孔小姐對我這分情意，實在太好了，他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倒叫我猜不出來，若說爲了我的學問，她那種人不會注意到這一點上來的，若說爲了我的年輕，但是我年輕的男子，這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據我乾媽說，我長得很漂亮，大概是這一點關係吧？不過他是南北大碼頭都走過的人，那裏就沒有看過美少年，何至於忽然遇到我，就十二分的起情來？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情人眼裏出西施。焉知不是她看着我太好了，所以就拚了死命的愛我，要不然，到那裏去還可以找出第二個理由來？這樣說着，她實在一癡心在那裏對我，我不但不接受，還有些瞧不起人家的神氣，這未免不對，就是那個袁小姐，爲人很和氣的，她那一番客氣，要請我去吃飯，我倒一棍子打一個不粘身，她心裏不但說是的寡

情。恐怕還要說我不懂事，陪人家看電影也看了，何以就不能陪人去吃館子，和令儀一路出會館門，是有人看見了，但是在電影院裏，並沒有什麼人看見，這分明早回來一種嫌疑，遲回來也不過是一種嫌疑，反正是惹着嫌疑的了，那樣忽忽忙忙，丟了人家跑回來，那究算一回什麼事？可惜我不知道孔小姐的親戚家裏，是不是可以隨便拜訪的，若是可以隨便的去拜訪，自己怎麼着也當去登門道歉一番，那就無論自己怎樣的殷勤，這會館裏人看不見，他們也就無從議論了，其實也不一定要到他的親戚家裏去，只要她能指定一個地點，就是公園也好，電影院也好，都可以讓我按時前去道歉，只是除了朋友喪失和氣之外，決計沒有那個人指定了時間，讓別人來道歉的，這一層既不可能，除非是有個巧遇，明天在街上和她碰到頭了，自己在當街和他道歉，然而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這不是自己想入了非非嗎？他想到這裏，覺得在路上相遇，雖是不易得的巧事，然而故意這樣去作，也未嘗辦不到，因為他每日到會館裏來，總是在吃過午飯以後，設若事先自己到胡同口去等着她，等汽車來了，我就攔住她，不讓她進胡同口，這也就可以和她道歉，不會讓別人知道的了。他覺得對於孔小姐方面，有了辦法了，只要對於孔小姐有道歉之法，那就不愁無法去求袁小姐的原諒，於是乎兩個新女友，都不至於得罪了，他托着額頭的兩隻手，不期然而然的，已經鬆着放了下來了，兩隻眼睛望了窗戶外邊，自己帶着微笑，搖幌着他的頭，表示着他那一番得意的情形來，桌子上擺着許多書本，擺着許多功課練習簿，却遭了冷眼，好像這和他的眼睛，已不能發生什麼關係，書對了他的臉，他的臉已朝着窗子外了，在各種思想的起落之下，他混過了一晚，到了次晨起來，看着窗戶外邊，那碧槐樹頂上，抹了一截金黃色的朝曦，牆角上一大叢牽牛花籐，在綠葉油浦之中開着拳頭大一朶的紫色花，把窗戶開了，一陣清涼的空氣，向

臉上撲了過來，心裏這就想着，這樣好的早上，到院子裏去散散步罷，於是手拉着房門，正要向外走不料這裏剛一伸頭，就看到院子裏的兩個人，正站在院子當中交頭接耳，在那裏說話，聽到這裏房門響，都向這裏望着嚇得他將頭一縮，不敢向外走了，自己站在屋子裏，呆呆的想了一想，他們成日成夜都在議論我嗎？這樣一大早，就來談論着我的是非，那也見得自己的行爲，是太讓人家注意着了，正這樣的爲難呢，院子裏又哈哈一陣笑響，計春心裏卜通跳了幾下，想着這笑聲不要是譏笑我的吧？自己要到院子裏去散步的那段意思，已經打消了，便是開着窗戶聽會館裏人說話，自己也沒有那樣勇氣，於是輕輕的將兩扇玻璃窗戶關上，就在桌子邊坐了下來，他坐下來時桌上放着一疊書本，就有一頁書面上的題字，射進了他的眼簾，乃是少年叢書哥倫布傳，他想着馮子雲校長，當是這樣的教訓他，一個少年人，不怕不去奮鬥，就怕不能忍耐，奮鬥而不能忍耐，偶然失敗，就不能再起了，所以他總是介紹着堅苦卓絕的人，給他作模範，哥倫布當日發明地圓之說，而又沒有尋到新大陸的時候，那不是到處受着人家的譏笑嗎？可是他始終忍耐奮鬥，到底把新大陸尋到，證明地圓之說了，想到了地圓之說，又聯想到孔小姐了，她那那天在這屋子裏談話，似呼有些不好意思，忽然的談上地圓這個問題了，看她那羞態，真別有一段令人可愛的趣味在裏面，有這樣的好漂亮姑娘和自己作密友，總也是人生一樁幸福，我猜着像她這樣美麗的人，恐怕有許女人追逐想她還追逐不上呢，現在許多人都這樣說着，讀書不忘戀愛，戀愛不忘讀書，我就是和她交朋友，這與我求學的事，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又何必鬼鬼祟祟的，怕人家看見呢！這會館裏人縱然譏笑着我，也不過是那種妒嫉人的心事，假使孔小姐給他們一點顏色，只怕會跑在地下磕頭呢，那麼我不很足以自豪嗎？他想到了這裏，就心曠神怡起來了，他不躊

路了，也不悲觀了，掉換了一種思想，但默然念着見了孔小姐，應當如何向她道歉，自此以後自己的態度，應當放大方些，不要見了人就先紅臉，孔小姐是個女子，她還毫不不在乎，我是一個男子，倒害起羞來嗎？今天我決計迎到胡同口上去和她道歉，他在屋子裏也不看書，也不坐下，有時在屋裏來回踱着步子，有時又橫躺在床鋪上，將兩隻腳高高的架在一張茶几上，互相搖曳着，好容易熬到吃午飯的時候，就買了幾個燒餅在口袋裏揣着，走到胡同口上，靠了一根電線桿靠住，一面吃燒餅，一面向遠處望着，有汽車來沒有，在三十分鐘以後，他便和令儀同坐在一輛汽車上，應着他的理想，成爲事實了，令儀道：你不要胆子小，放開手來作事就是了，除了父母，那個人配管我們，我們在北平，都沒有父母的，你還怕些什麼？計春道：我並不是怕什麼，因爲我由內地出來，一切男女交際的手續，我是全不知道，見了人，總不知道應當說什麼話好，所以我索興不談交際，省得露馬脚，令儀笑道：那是笑話，我們一見如故，又是同鄉，不過彼此在一處談談學問，或者解解悶，一同去吃一個館子瞧一場電影，這也談不上什麼交際呀，難道說是初中畢業生，連吃館子看電影都不會嗎？這些話，抵得計春啞口無言，只是向令儀微笑，令儀一伸手握着計春手道：不要做書獃子了，我們一塊兒去看電影去，計春到了在汽車上的時候，人就糊塗了，現在令儀將手心握住了他的手背，他那身上的電流，就由手心通過了他的手背，酥麻遍了他的全身，到了這般時候，他還能夠有什麼主張，一切都由令儀去主持了，又是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安坐在電影院的樓坐包廂裏，這還只有一點多鐘便是第一場的電影，也離開演的時候尙早，所以這樓座上，僅僅是很散落的幾位座客，這個給予了這二位看客不小的便利，在鄰廂絕對無人的當中，就嗚嗚細語，談起話來，在這個時候，計春自然是忘了會館裏人那種不相干的議

論更不會想到馮校長和自己的父親，放開了胆子，把整個的身子，沉醉在香粉叢中了，看完了電影以後，令儀起身走，計春也起身走，在這時，他已經大方的多，不像以前，在人羣裏面退退縮縮了，可是天下這種不甚公開的事，却是最容易遇到人，當二人擠出電影院門的時候，却有一個人，在後面叫着周計春先生，這個人似乎怕單叫周先生，他還不會知道，因之特地把名字也叫出來了，計春猛然回頭一看，讓他認得很清楚，就是懷寧縣會館，對房門住的一個人，這種朝夕見面的同鄉，決不能够抵賴着不認識，於是臊成一張通紅的臉，向人家點了一個頭，他的鼻子眼裏，雖然也還答應着人家一聲，但是這一聲答應，究竟答應出來了一個什麼字，連他自己，都有些含混，只好說是也不知道了，這是令儀正和他挨肩走着，伸過一隻手臂，攔住了計春的腰，就向他微笑道：你到北平來，不過是這一點子時候，居然也就有了朋友了，計春對了那位同鄉，要避開和女子聯和的嫌疑，還有些來不及，偏是令儀還故意的表示親熱，真讓他難受已極，他爲了顧全令儀的面子起見，又不敢不敷衍他，只得向她低聲答應了一句道：是個同鄉，他口裏說着，腿下是很急促的走開，已經離開了這一叢人羣了，令儀看他這樣情形，却也猜出一點原因，心裏未免有些不高興，心想，我是一個有名的大家閨秀，和我在一處走路，有什麼沾辱了你，倒要你這樣躲閃閃，也就紅了養，在後面緊緊的跟着叫道，周！你跑什麼，一塊兒走哇！說完了這話，他還回頭向那個問話的人看了一眼，以爲我偏偏要和周計春在一處走，難道你們還敢干涉的了嗎？我就是這個樣子辦，活活的要氣死你們這班人了，你們要吃那種飛醋，只好說是活該了，她如此的想着，走上前一步，扶着計春一隻手臂道：別忙呀，一塊兒走，他於是帶拉帶扯的，將計春引上汽車去了，這一天，計春到了晚上九點鐘，才回到懷寧會館來，自己只將房門鎖開着卡咤一下

響，那隔壁住的劉清泉就叫起來了，他用很沉着的聲音問道，周先生你剛回來嗎？忙呀！計春聽他這話，分明是言中帶刺，却又不能不答應，硬道，是的，在我們一個舊教員那裏，研究一點兒功課，回來就晚了，劉清泉道：你倒很用功，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帶了一些笑意，計春不敢再答應了。點上煤油燈，自己就悄悄的展開了被褥，爬上床去睡覺，可是他心裏就在那裏想着，我知道：你有些不服氣，可是據你說，你姑娘的男朋友也很多，當她和別人談戀愛的時候，你怎麼不去干涉呢？這也是吃那種最無意識的飛醋。我總管幹我的。大概你捧着主子們的飯碗，總也不能管着你的小姐罷？他想到這裏，隔了那扇板壁，用眼睛瞪着大大的，向劉清泉那方面望着，他心裏覺得這樣睜眼望人的時候，眼光裏大可以有兩道真火，洞穿了牆壁，射到劉清泉身上去，又想到，我的行動，我自己是可以自由，誰管得着？我明天午飯也不吃，就走了出去，你不知道我是和令儀在一處的時候，你無話可說，你就是知道，你也決不能走來質問我什麼？他越想越膽子大，爲表示着他有這樣大無畏的精神起見，就多啦梅華口裏將歌胡亂唱了一陣，足唱有一小時之久，他才安然入夢了，到了次日早上，他果然照着預定的計劃，沒有吃午飯出門去了，隔壁的劉清泉，在他鎖着門的時候，就三腳兩步的追了出來，可是已來不及，他的後影，已是由轉廊前方一盪，就不見了，劉清泉不由得歎了一口氣道：一個很好的孩子，就這樣壞了，身後有一個人道：你一個人自言自語，在這裏說誰，劉清泉回頭看時，是這會館裏的正董事，想了一想，才道：剛才出去的這個孩子，你不看見嗎？在南方，是個最用功的孩子，自從到北平來以後，沒有了管頭，就整天的在外面遊玩，董事笑道：那人豈不是爲了你家大小姐誘惑着他，劉清泉淡淡的一笑道：那也不見得吧？董事道：爲什麼不見得？我接連到會館裏來三次，都看到你們大小姐到這

裏來坐了好幾小時不走，而且這個時候，正是你不在會館裏的時候，有一次，她把汽車停在胡同口上，自己却到會館裏來，那分明是怕汽車放在大門口，會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可是她那樣聰明的孩子，也是當事者迷，你想想看，汽車放在胡同口上，會館裏人就沒有那個由那裏經過嗎？你們大小姐，反正是有了名的了，只可惜這姓周的這個孩子，聽說他父親是開豆腐店，若扒苦掙，弄他到北平來讀書，那實在不容易，他這樣的胡鬧，那裏還能夠好好的念書，活活糟蹋他那個可憐的老子，幾百塊血汗換來的錢罷了，劉清泉道：什麼，他家是開豆腐店的嗎？他的老子對我說可是鄉下一個財主呀，我真想不到像那樣子老實的人，也會對人撒謊，這個年頭，什麼怪事都有的，不要他們是看到我小姐有錢，打伙來行騙的吧？館董未免覺得他擬於不倫了，便笑道：那何至於？也就走開了，只是他是個講孝弟忠信的舊式人物，幾次看到計春和令儀糾纏在一處，究竟不是一種正當行爲，原來認計春是個努力向上的孩子，所以讓他在這會館裏住，現在他既不是一個好孩子，那就不必容留他了，他如此想着，當時就在會館裏留下一封信，交到長班手上，等到這天下午五點鐘，周計春玩了一個夠，從從容容的回來了，長班也不作什麼表示，當他提開水壺進來泡茶的時候，悄悄的將那封信由袋裏取了出來，放到計春的小書桌上，依然是悄悄的走了，計春正開着衣廂，暗地裏檢點，還剩有多少錢，偶然一回頭，看到桌上擺着一封信，寫了周計春先生親啓的一行字，倒是一驚，那裏來的這一封信？立刻搶着蓋了箱子，把那封信搶到手裏，看信封口時，却是露封的，這越發的讓他驚疑不定了，手上也不知是何緣故，只管抖抖擻擻的，把持不定，伸着兩個指頭，將裏面的兩張信紙，夾了出來，只看那信上寫的是，計春先生大鑒，逕啓者，會館定章，向不能寄居他籍人士，足下雖爲鄰邑同鄉，然此係懷寧一縣會館，終有未

便容留之處，前以足下來平，倉卒之間，不能覓得寓所，特別通融，允許足下暫爲借住若干日，現已爲時日久，想當從容覓得寓所，請即日喬遷，以免敝邑同鄉，有其他煩言，不情之處，均乞原諒，……以下的文字，那就不必看了，他手上捧了這兩張信紙，呆定了站在屋子中間，一點也作聲不得，許久，才冷笑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這有什麼希奇，這裏不容留我住，我花幾塊錢，在公寓裏租一間房子住得了，充其量，也不過每月多花幾文而已，這也有什麼了不得嗎？如此一想，三把兩把，就將那兩張信紙撕了個粉碎，他一點也不考量，反帶上了房門，將鎖扣着，立刻就跑了出去，他心裏在那裏嚷着搬，一定的搬！他走過兩條街，便有公寓，一連看了幾家，打聽打聽價錢，連伙食在內，都要十五六塊錢，自己原是一鼓作氣的，想立刻就搬出別人的會館來，現在經過一番選擇寓所之後，未免氣餒了，估計一下，一個月需要十五六塊錢，十個月就要一百五六十塊錢。自己預定每年在北平讀書的錢，包括一切來算，也不過就是要這些個，現在單是房飯一項，就要這些個，那末，學費，書籍，衣服，雜用，這些應當要用的錢，都到那裏去找呢？所以找了幾家公寓之後，在街上緩緩的踱着步子，就大有向會館走了回去的意味，可是轉念一想，不搬呢，那會館裏也不能容納，現在僅僅只寫一封信來，那已經是很客氣，再要住在裏面，也許人家要由牆裏面，將鋪蓋行李向外扔了，心裏一層層的想着，脚下一步步的走着，結果，他在馬路旁邊，突然的站立住了，自己認定了會有辦法跑出來的，難道一點沒有辦法的又走了回去嗎？不能够，我還是應當去想法子，可是除了搬入公寓，只有寄居到馮子雲先生家裏去的一個辦法，馮子雲先生本來也會表示過，可以騰出一間屋子來讓自己到他家裏去住，可是真搬到馮先生家裏去住了，膳宿費當然都可以省下來，但是孔小姐是馮先生所不贊成的人物，他就沒有法子來找

我了，就是我去找她，恐怕也會引起馮先生的疑心，還是花幾個錢，在公寓裏住一兩個月再說罷，他有了如此一個轉念，就回轉身再向前走，還是去住公寓，他心裏雖在想心事，然而他一雙眼睛，却依然不住的四周看着，看着那牆上貼的標語，青年，應該離開愛人的懷抱，衣食恐慌，不是恐慌，缺乏知識和技能，那才是真恐慌，這是平民教育促進會貼的，咀嚼了一下，心裏有些感動了，假使自己這樣的沉迷着孔小姐，馮先生是不能許可的。馮先生不贊同，請問：怎樣去進學校念書，從今以後，我應當迴避了孔小姐，自去讀我的書了，而況我自有的未婚妻，老實說，年歲比她輕，相貌還是比她好，我為什麼丟了那樣好的未婚妻，來迷戀這個孔小姐呢？她不過有錢，衣服穿得華麗一點，至於學問一層，那也就有限，我是一個向上長的青年，為什麼迷戀那比我年大又習性浮華的姑娘呢？他如此慢慢的走着，又差不多陷於停止狀態了，心想，這麼着，不必去找公寓。我還是去見馮先生罷。於是抬起手表來看看，是幾點鐘了，是馮先生在家的是候嗎，他一抬手臂，看到了這手表，忽然又讓他的心理一變了，這一隻表，是今天上午同令儀一路出去買的，她買得手表之後，就在鐘表店裏，笑嘻嘻的替自己帶上，像她這樣的代我，我突然的拋棄了她，在良心上說，這未免有點說不過去了罷？暫不忙去見馮先生，讓我回家去睡一覺，把這個問題，仔細考量一下罷，他這最後的一番打算，竟是完全決定了，於是就順着原路，走回會館來，這已是下午七點鐘了，計春回屋以後，忘了吃晚飯，也忘了喝茶，就着一個小小的燈頭躺在床上，想，一直想到深夜，覺得還是不應當就這樣拋開了令儀，必定對她婉轉說明，自己應該是開始去讀書了，她是個聰明女子，決不能說是不必讀書了跟我玩罷，只要她是肯開口說，我應該讀書了，那麼，我縱然疏遠着她，也是依照着她的話行事，她也就不能責備我什麼了，計春如此想着，

覺得完全是對的，才安然入夢。到了次日清晨，把昨晚所想象的，這時都要解決一下了，因之急急的漱洗完畢，就向門外走，這會館裏長班，看到他還是空了一雙手走出去，就向他道：周先生，你的房子已經找妥了嗎？幾時搬？計春臉一紅道：找妥了，過些時候……這話還不會說完，他就逃走了，他心裏想着，會館裏相逼得這樣的厲害，得怎樣混賴下去，我今天回他們會館時，不作別想，說決計是搬，一個青年人，總不能那樣沒志氣，不問公寓找得好找不好，可以把東西先搬到馮先生家裏去暫放一兩天，自己那怕是在馮先生客廳裏椅子上，打兩晚盹睡，那也沒什麼要緊的，他如此想着就放開了胆子。來拜訪令儀孔小姐。孔小姐雖住在他的表叔余子和家裏，可是這位表叔，是他父親出錢念書的，到了今日，在教育界立足，可以說是孔善人一手提拔的，再說孔家在華北有些商業的往來，還不斷說要余子和管理，經手銀錢，總是好事，而況又是多數的，所以孔小姐在這裏寄住着，一切都十分自由，客人來拜會，這是更公正的事情，一點留難也不會有，計春是陪着孔小姐坐汽車到這裏來過一次，到了門房外邊，且先咳嗽兩聲，門房裏走出來一個聽差，一看見就笑道：你是來拜會孔小姐的，計春極力的放出坦然的樣子來，答道：對了，然而這僅僅是兩個字，腔調還是不同，對字似乎可以聽到，又似乎不聽到，那了字的聲音，却重而沉着，那聽差竟是一個超人，一切聽差對付人的習氣都不曾有，就笑着點頭道，她在書房裏呢，請到裏面去坐，他說着就引導着計春到間小巧的客室裏來，却順手帶住着門走了，計春看那門外，在一個月亮門的小跨院裏，地上堆了三四塊太湖石，種上一叢小竹子，兩堵粉牆交界的角落裏，堆着一架葡萄，這很感到這小跨院的幽雅，看到月亮門上的橫格子眼裏，飄蕩着那爬山虎的垂籐，就不免向玻璃窗外出了神，忽然肩膀上一種柔軟滾熱的東西，按了一按，回頭看時，正是

令儀小姐站在身後，她帶着微笑道，你什麼事想出了神，昨天看的電影好嗎？計春想到昨天影片上的故事，乃是一個男子失誤走入了女子的臥室，引出了一段情史，今天到這裏來，她忽然的問到了這句話，似乎有點影射的意味，倒不由得心裏一動，便笑道，叫我看看電影，那是張張片子都好，我是一個人在這裏想着，人比人，氣死人，你也是個學生，出門坐汽車，在家裏住這很幽雅的房子，你看，坐在這上面，猶如坐在棉花墊子裏一樣，說着，將手按了幾按坐的沙發椅子，又接着道，我呢，借住在人家會館裏，人家下了逐客令了，我昨日在街上找了十幾家公寓，都沒有合適的，我想爲了讀書便利起見，還是搬到馮先生家裏去住罷，計春日裏說着，眼睛可就望了令儀，以爲她對於讀書便利這一句話，不能不表同情，可是他並不答覆這句話，却在題外反問一句道，你不打算和我交朋友了嗎？計春覺得她這一句話，竟有些猜中了自己的心病，不由得臉上紅了，恰好這個時候，有女僕們送上茶壺乾果碟子來，週旋着打了一盆，把這話就扯開了，令儀坐在他對面椅子的扶手上，懸起一隻腳來，只管搖感着，向他微笑着道，你以爲我這個樣子很舒服嗎？計春道，在孔小姐過慣了舒服日子的人當然是不覺得，令儀又笑道，假使你願意過這種舒服日子的話，我可以幫你的忙，此地最上等的公寓，帶着花園的都有，你願住到公寓裏去，我馬上就和你一路去看房子，計春雖覺得這是極好的機會了，可是他轉念一想，果然是這樣辦的話，第一就瞞不過馮子雲先生，這樣胆大妄爲的事，他知道了，一定有極嚴重的教訓，無論如何，不可造次，可是在另一方面，又絕對不敢向令儀說，不接受她的好意，這就笑道，你對我太熱心了，說完了這七個字，將放在桌子上的草帽子，拿到手裏來，兩手盤弄了一會子，令儀在碟子裏抓了一把松子仁，兩手互相搓擲着，搓去了松仁上的薄衣，托在巴掌心裏，用口一吹，把薄衣全吹去

了，然後放到計春坐的這一邊茶几上，笑道，嘗一點香口罷，這些動作，都是計春看到的，心裏說不出來是一種愉快，或者是一種麻醉，除了向人微笑而外，便沒有別的動作，他兩隻眼睛，却不敢正視着令儀，只是向門外望着，原來女僕送了茶點進來以後，就是忘了帶上小客室門了，令儀很會意，立刻站了起來，將門掩上，見玻璃窗上的窗紗，有大半邊不曾遮全，也前去把窗紗掩了，這才坐回原處向着計春笑道，大姑娘不必害臊，現在我們可以坐着慢慢的談一談了，計春紅了臉笑道，你以為我還害臊嗎？他雖是這樣說着，否認害臊，但是依然將兩隻手盤弄着一頂草帽子，令儀走向前，將他的帽子接過來，放在桌子上，將茶几上的松仁抓起，拖了一隻手起來，將松仁塞到他手心裏，笑道，不給面子還是怎麼着，怎麼不吃呢，計春笑着，那才將另一隻手，拚了松子仁，一粒一粒的，向口裏放了進去，松子仁是很容易吃完的，其後茶几上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糖，全都吃光了，桌上擺的一壺茶，只剩了一些冰涼的滷了，滿地面上，都是瓜子殼，當計春來的時候，看到對面牆上，還有大半截陽光，現在却是移到院子中心來了，他所談的話，當然不止一個問題，所以雖是把吃喝都鬧到九成九了，彼此都是在不知不覺之經歷過去了，那門外有個女人的影子，閃了幾閃，令儀叫着問道，是王媽麼，有話進來說，王媽聽說，就進來了，因道，表姐姐在家裏吃飯嗎，還有這位客，令儀道，就要吃飯嗎？王媽道，快一點鐘了，還不該吃飯嗎，令儀向計春笑道，這樣說，我們真也算能擦天的了，我表叔家裏有廚子，菜也作的不錯，你就在那裏吃飯，好麼，計春躊躇着說了不吃二字，令儀笑道，我知道你是不願和生人在一處吃飯，那麼，我讓他們開到客廳裏來，我們兩個人共吃你看好嗎，計春也覺談話的很有趣，兩個人在客廳裏吃，這也沒有什麼關係，若是不吃的話，那就把令儀得罪了，在無可如何之中，他又委

委屈屈答應了這個要求，他原來爲什麼來找令儀的，他就完全忘記了。

第十六回 深入迷途受金遷客寓 忽生悟境側耳聽書聲

他們這一場談話，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只說桌上泡的那一壺茶，原來是爲了周計春來到，才開始泡上濃厚的茶，到了現在，可就變成既清淡，而且冰涼的水了，令儀看到計春面前那半杯茶，已放了很久的時候，便笑道：我只管談話，連茶也忘了招待你喝，便掀了壺蓋在壺口上連連敲了幾下，叫道：王媽，還不來泡茶嗎，計春站起來，搖了幾搖手道：說了這樣久的話，我也應該走了，我自己說糊塗了不覺得，恐怕你們令親家裏的人，伺候着我，伺候得真有些煩膩了吧？我也應該走了，令儀向他臉上望着，呆定了一會，然後才失一聲笑道：你究竟是個孩子，無論怎樣的來教訓你，你也不敢公然的來說交際，其實你在北平，是一個孤身人，誰也不能來干涉你，非常的自由，你爲什麼倒要躲躲縮縮呢，計春自己未嘗不明白這種辦法不對，只是說不出一個理由來，爲什麼自己沒有和令儀公開交朋友的勇氣，若說是怕馮子雲先生，其實自己在外面這一種的行動，馮先生又那會知道？他心裏如此想着時，對於令儀的問話，雖是答覆不出來然而有相當的同情，所以他兩手捧了帽子，對了人只管微微開笑，令儀向他對立着呆了一會，忽然點了幾點頭道：你稍等五分鐘，我有話和你說，說畢，她就搶着進屋子去了，果然不多大會子，她又跑了出來，他手上捏了一把票子，向計春手心裏一塞道，你不敢搬到公寓裏去住的一個原故，無非是爲了受經濟的壓迫。現在就我個人的經濟力量來說。當然不能算是十分穩當，可是我家裏的資產，總足夠我花的，只要家裏有錢來，我一個月幫貼你在公寓裏一些花銷，那是毫無問題的，這一點款

子雖是不多，可搬進公寓去的用費，大概總够了。你今天起快的就搬。搬好房子以後，給我一個電話，我就去看你，缺少什麼東西的話，該借的當借，該買的當買，也許我還可以幫你一點忙呢，要不要我的汽車送你，計春還不曾答覆出來呢，令儀又搶着笑道，大概不要，你坐汽車回會館去，那不更顯得很是招搖嗎？計春的心事，已被令儀猜着了，便否認不得，於是向她笑道，你的盛情我自然是感激，不過朋友一方面說，雖然可以接受你的，在個人一方面說，我倒成了無功而受祿，這不是個問題嗎？令儀咬了下嘴唇皮，微微，點着頭，好像在那裏說，這話固然有理，但是算不得什麼大問題，計春悄悄將那捲鈔票塞到袋裏了，然後向她深深的鞠一個躬道：我真是感謝你，於是他告辭走出來了，他走出大門口的時候，本就想掏出鈔票來看看，只是他想着，這件事或者有些小氣，不可讓人家識破了，因之手放在衣袋裏，却不曾抽出來，可是等他到了胡同口上以後，他實在是忍耐不住了，這就向後面觀察了一遍，然後抽出鈔票來，點了一點數回，這是五元一張的中國銀行鈔票，數了一數一共是十張，計春自有生以來，手上不曾經歷過這些鈔票，突然握了這些鈔票在手上，這不由得自己心裏又蹦蹦起來，在大道旁邊站着，不由得呆了，一呆，心裏默想着，孔小姐待我真是不錯，一鬆手就給我五十塊錢，這不能還說人家有什麼假意，世界上有拿整大批的錢給人，還存着假意的麼，她還說了呢，我找好了公寓，就可以打電話把她找來，我欠缺着什麼東西的時候，她就可以和我辦來，這還有什麼話說，我父親待我也不能夠這樣子週到吧？她這樣待我，我若是不照着她的話去辦，我良心上簡直有些說不過去，那麼我就是這樣子辦，馬上去看好公寓。至於馮子雲先生那一方面。暫時不必和他說明，就說別家會館裏，不能容留，只得搬到公寓裏來住了再說，這種不得已的辦法：馮先生不能說我什麼，就算我是有

意搬到公寓裏來住。然而在北平求學的青年，在公寓裏寄宿的人，未嘗不是成千累萬的，大家可以住公寓，我也可以住公寓，這會犯着什麼條款呢？他如此想着，就把昨日所拜訪過的公寓，今天重來拜訪一下，昨天來看的時候，每問到房價，自己打一個冷顫，就不敢向下問了，今天身上帶了那些個鈔票，精神就十分飽滿，公寓裏人說起房價來，居然也可以還出價錢來，他走了兩三家，最後挑到一家很好的公寓了，這公寓字號大樂，是一家大住宅改的，隨處都有遊廊假山，花草間雜的大小院子，一個小跨院裏有竹子，有葡萄架，而且也是兩堵白粉牆圍着，這種形勢幾乎和令儀所借住的地方，大相彷彿了，這院子裏有三間空房，都不曾住人，假使租下一間來住着，做一個良友談心之所，那就太好了，計春站在這院子裏走廊下估量着的時候，陪他在一邊看房子的賬房先生，就跟着說了，這兒多清靜，像你在學界的人，要我這房子讀書，都沒有地方我去，要是來個朋友，添一壺好茶，談個心兒，那真自在，他說到這裏，忽然帶些微笑，好像這話裏頭還有別的意思含在裏面似的，計春聽着，臉上也就不由得微微一紅，那賬房倒越是看出一些尷尬的情形來，便道：你要是有朋友要看的話，請你把朋友引來看看，他一定滿意，計春道：我沒有朋友，我是找房子自己住，你說這房子要多少錢，賬房道：一間是每月十塊錢，茶水燈火，都是我們的，若是把這院子全租了，可以打個九扣，計春道：加上火食，豈不要二十多塊錢，賬房笑道：這話不能那樣說，你就不住公寓，飯也總是要吃的，計春也知道公寓裏房飯錢，是要先付的，若是照他這樣算法，馬上就要把身上的錢用去一半的，未免可惜了，可是要以地方而論，却又以這個小院子最爲幽靜，而且給予人的印象，也是最好，若是不租了來，也是怪可惜的，他站在走廊裏，不住的在四週觀看着，那賬房就笑道：你就租下罷，這房子真不算貴，就是你自己找房

子住，也恐怕不能這樣順心，這房子可真是攔不住，這是今天上午纔空出來的，接着就有好幾班人到這裏來問，若是再遲一天，房子就沒有了，計春聽了這話，少不得又考慮了一番，只管微昂了頭向房子四週去看着，那賬房道：你定下罷，遲一會子就讓別人定去了，計春已經是沒有了主意，被賬房先生三催四促，將心也就說動了，回道：你也不能言無二價，不能少算一點子嗎？賬房看他這種神情，已經是非租這房子不可了，落得更抬一抬價錢，便道：十塊錢一間，我說的還是旁邊這間小屋子，若是中間這兩間大些的屋子，還得租十二塊錢，就是那間小房子，電燈也只能點十六燭的，若是點十六燭以上的就得另外給錢，計春一聽，這傢伙說話，未免誠心欺人，說好了十塊錢一間，他看到我願意租了，又漲上了兩塊錢，那都罷了，這一間小的，也要漲我一些錢，未免故意搗亂，本當負氣不租，可是看那房子，實在是好，爲了自己種種事情便利起見，不應該到別處去租，而況這筆錢就是令儀給的，又何必替別人捨不得呢？他想來想去，終於是走上了賬房先生那算盤上的路，掏出一張五元鈔票，把一間大房子定了，一切都依了賬房的話辦理，他又轉念一想，既是把房子定了，遲早都是搬出來，也就不必在別人會館裏留連；因之坐了人力車回來，當時就回房收拾行李，要搬這家大樂公寓來，當他將行李一齊捆束好了的時候，長班就走了進來了，他向計春捆束好了的行李，各瞟了一眼，然後微笑道：你果然搬走啦，搬到那裏去，計春道，搬道我一個姓馮的先生家裏去住，長班道：有信就向那裏轉嗎，計春連連答應道不不，有信來，請你給我留着，我自己來取去就是了，這時，心裏同時想着有這樣的事要重託他，不能不給他幾個錢，先博得他的同情，於是掏出身帶的那捲鈔票來掀了一張，交給長班，讓他去破開，長班一看之後，心中更有數了，他那裏會有這些錢花，這就微笑着，接了計春的錢拿出

換去。計春自己也有些省悟過來，若是讓長班去叫車，說明了到公寓裏去，那明明是在走漏消息於人，結果大會讓劉清泉知道了去，於是自己走出去，雇好一輛人力車，監督着車夫，將行李搬上車去，自己也不坐車，站在會館門口，等長班換錢回來，長班回來了，交錢到他手上，他就抽出一元鈔票，交到長班手上，也不和他說明所以然，回轉頭來，就向拉行李的車夫道：走罷，車夫扶了車把道，先生，你自己不坐一輛車，計春道：不用，我到胡同口上去再坐車罷，他說着這話，扶了車子的後面，就向前面推了去，這長班看了他這種慌裏慌張的神氣，心中不但不能釋然，倒反加上一層疑惑，却悄悄的跟隨着到胡同口上來，計春出得胡同口來，倒是如釋重負，就雇了一輛人力車子，很坦然的坐到公寓裏來，當公寓茶房和他收拾房間的時候，他就打着電話去告訴了令儀，說是一切都佈置好了，在這天晚上，令儀帶了四包點心，四個罐頭，還有一大桶水果，親自送到公寓裏來，計春在這種無人的所在，和令儀又是這着的熟識，他的口才也就跟着出來了，他望了桌上堆的那些浦包紙盒，向令儀微笑道，一而再，再而三的只管要你破鈔，我心裏頭實在是在是過意不去，你自己說罷。我應該怎樣的感謝呢，令儀將手上拿的那個肉色皮包，輕輕的向桌上放，頭並不動，只斜轉了眼珠，向計春瞟着，然後微笑道，我是不要人家感謝我的，不是我自吹一句，我心裏想要什麼東西的話，我自己總可以拿錢去買，用不着別人來送我，說畢，看到身邊有一張椅子，半處側着身坐下了，計春道，雖然是那樣說，不過在我這一方面而論，總不應該得人家的好處，並不報答人家，令儀道，有你這樣好的心眼，那就是報答我了，計春聽了這話，倒有些莫明其妙，這就向着她問道，怎麼就算報答了你呢，令儀兩隻脚是互相的交架着，將上面一隻脚的皮鞋高跟敲了地面得得作響，同時身子也搖感不定，然後向計春微笑道，你難道不曉得

精神上的安慰，比物質上的安慰，要強的多嗎，你就這幾句話，就是……就是……說到這裏，她嘆嗤一聲笑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計春坐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神情倒真有些恍惚，可是他一時答復不出來，令儀並不介意，反笑問他道：我這話你懂是不懂，計春被他如此問着，真是無話可說，只好向她笑，令儀道，不是說笑話，你要明白，我一切都是真意待你，你不是總嫌那位馮先生督着你嗎，那很好辦法，從此以後你就不必上他的門，計春聽了這話，却是半天不敢作聲，令儀道：你不就是爲了你父親拜託他，把你送進一個學校去嗎？這值什麼，我就可以替你包辦，計春笑着搖了兩搖頭道：你這話說得我有些不大相信，你自己考學校還再三再四的去求他，怎麼到了現在，你就能替我包管進學校呢，令儀笑道，這兩個原因，以前我總想進一個有名聲的學校，也好在父親面前交一篇賬，既然求不得人情，我就不必找有名聲的學校，北平這地方，只要你交出學費來，那就不怕沒有學校考進去，計春道：像交學費就可以進去的學校，恐怕沒有什麼學問可求吧？據說，那種學校，叫野雞學校，我們能够進那種學校去念書嗎？令儀聽說，這就不由不紅了臉，因道：凡事不能一律而論，姿質不好的人，進好學校恐怕也念不出書來，姿質聰明的人，就是進那不相干的學校，未嘗念不出書，事在人爲罷了，她說時不但臉色是紅了，而且眼睛也睜得很大，兩個臉腮子，也有些向外鼓着，看她那個樣子，竟有些生氣了，計春心裏一想，自己受着令儀這樣大的恩惠，怎好把人得罪了，只是話已說錯了，悔也無益，要說用話來解釋吧？又不知道如何解釋才好，便向了令儀，嘻嘻的微笑，然而他臉上的紅暈，便已紅到耳朵後面去了，令儀也沒有什麼話說，將一個手皮夾拿到手中，打開來對裏面的鏡子照了一照，然後關起來，向桌上放下，站了起來，兩隻手拂了拂身上的塵灰，手按了皮包，懸起一隻腳來，在地上連連點

一陣道：我就不坐了。計春雖明知道她不免生着氣，然而又不曾說留客的話，只好也跟着站了起來，令儀見他並不說什麼，便道，明天會罷，說完了這一句話，他拿起那個手提包就走了，計春跟在後面，一直看到他上了汽車，方才走回房去，到了房裏之後，坐在椅子上，望了桌上擺的那些禮物，不由得發了呆，要說令儀待自己這一番情意，實在是好，說她會用錢，她是個千金小姐，這很不足以爲奇，若說她喜歡玩，年紀輕的人，那個又不喜歡玩？而況這些事，都是個人的私德，我不能因爲她個人的私德，抹煞了她待我的那一番好處，如此想着，心裏越發的過意不去，就背了兩隻手，在屋子裏踱着大方步子，在屋子裏走了幾個圈圈之後，轉念一想，令儀這個人，也未免太過分了，我僅僅的對她說這兩句話，她就發着氣走了，莫不是以爲我常常受她一點好處，她就在我面前擺起了架子來嗎？要是這樣。我討了你做女人的。那真還應當天天跪床踏橙呢，於是站在屋子裏發呆，向了那令儀剛才坐的那地方，只管去出神，因爲注意着那椅子，不覺的又看到桌上放的那些禮物上面去了，他想：我中會館裏搬到公寓裏來，並算不得什麼盛典你，看她却慎重其事的，辦了這些禮物來，而且自己又那裏有錢住公寓，不都是花着人家的錢嗎？我不曾感激人家，倒把人家得罪了，想來想去，這總是自己不對，人家如此款待，爲什麼不在言語方面，敷衍敷衍人家呢？就是我覺得她的話不對，放在心裏好了，何必說了出來呢？這樣自悔了一陣，又覺得這並不是自己的不對，我說那種野雞學校，不可進去，這是一個求學的青年應該有的態度，若是她說進野雞學校，自己也就和着她，雖是可以進那學校，那麼，父親千里迢迢，把自己送到北平來，爲着什麼，就爲了進野雞學校來的嗎？他一轉念想着了父親，那個枯瘦的臉，和那黃而且黑筋肉怒張的兩隻手臂，就好像在他面前，幻出一個影子，想到了這影子，便又繼續的

想到了父親挑江水推大磨的那種情形，父親辛辛苦苦，掙扎着幾個錢，讓自己來求學，他爲着什麼，就爲了我到北平來住着，混一個學生的資格嗎？若不是來混一個學生資格的，自己就這樣和令儀一處混着，那只有一步一步的向下墮落，還能求什麼學，不聽到孔小姐說了嗎？要到好一點的學校去，那不過爲着求一點聲名好聽，進那野雞學校，只要交了學費，這責任就算盡了，那麼，無論進一種什麼學校，都是好玩而已，和她在一處廝混，那可斷言一下，決計混不出一點好處來，父親花了許多血汗錢，把自己培植到初中畢了業，對於自己的前途，那真抱着無限的希望，自己若是就這樣把學業荒廢下去，有一天自己回家，或者父親來了，怎樣的去交這一篇帳？迷途未遠，自己還是趕快的回原路走回去吧，不過要是在公寓裏住的話，花的是人家的錢，人家要來拜會，那是沒有法子拒絕的，她就來了，要出去吃喝，要出去游玩，恐怕也就沒有法子避開，自己若要覺悟過來，也許是辦不到，唯一的法子，那只有住到馮子雲先生家裏去，馮子雲不但是他最所忌恨的，而且是她所畏懼的，我住到那裏去，她就不會找我去了，我只有起一個絕早，把東西收拾好了，向馮家一搬，留下一封信給她，就說馮先生逼着我走，我不能不去，她反正也不敢到馮家去質問所以然，我不是落得推一個乾淨嗎？人家都說我是一個有用的青年，就是我自己，爲了有許多人贊許我，也覺自己前途有莫大的希望，若是這樣消沉下去，不但無面見人，自己也對自己不起吧？他一番悔恨之餘，就一點力量也沒有了，身體軟綿綿的，先靠了椅子背坐着，後來索性倒在床上躺下了，他自己仰着身體，睜了大眼，望着床頂，也不知道躺下了多少時候，然而他眼前所看去的，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只是一片空洞洞的，同時，却有一種聲音，向耳朵裏送來，初聽這種聲音，並不怎樣介意，後來這種聲音，繼續的向耳朵裏送來，那就不能不靜心聽了，

原來這不是別種聲音，就是隔壁院子裏，有人在那裏讀書，那書聲讀得字斟句酌，一個字一個字向耳朵裏送來，似乎那個人很是高興，他情不自禁的，走出房來，隔牆向那邊一看，那邊像是個中產階級的人家，牆頭上高出兩棵樹的黑影，屋子裏的燈光，射到一叢葉陰之下，由葉陰之下反光，映出了一帶整齊的屋檐，這則則的書聲，就由這屋子裏出來了，計春背了兩手，側耳聽着，正要聽出來他讀的是什麼書了倒沒有聽出來，可是這空氣裏面却若斷若續的，送了一種香氣過來，聞了這種香氣，好像讓人的精神，爲之一振，這時，他不但來不及辨別人家讀的是什麼書，幾乎不知道自己站在什麼地方，雖然這還是熱天，然而北方的氣候，到了晚上，溫度就低了下去，計春站在院子裏久了，身上覺得有些涼颼颼的，這兩隻大腿，由脚背以至臀部，都像涼水洗了，一般，他這才醒悟過來，人站在這裏發呆呢，於是身子一轉，趕緊的走回房去，然而，他到房裏以後，精神恢復過來，這書聲又聽得很清楚了，他心裏想，脚下情不自禁的，在地面上頓了兩下，自言自語的道，我決計改過，從立刻起，開始讀書了，於是把桌上的那些糕點水果，一陣風似的，搬到桌子下面去，而且把桌子擦磨乾淨了，就找了一張厚的白紙，在桌面鋪好，然後，在書架子上捧了一疊書放在桌子上，預備隨便抽出一本書來看，可是他一彎腰要搬了凳子來坐的時候，同時却有一股清香，襲入他的鼻子，他想起了，這是孔小姐送的水果，據外表看起來，這一個大蒲包，裏面裝的是大概不少，我應當透開來看看，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如此想着，他就和那蒲包拉出桌子底下，在電燈光下，撕去了蓋葉，這裏面深淺紅碧，早是把那秋初的白梨，蘋果，牛乳葡萄，各種顏色，送到了眼前，計春拿起了一個溜圓的蘋果，在手上顛了兩顛，心裏這就想起，女人的面孔，不都是這樣嗎，孔小姐的面孔，不也是這樣嗎？這蘋果也和女人一樣，有一

種迷人的顏色，我一個剛剛覺悟過來的人，爲什麼又沉迷下去，這不是一種笑話嗎？於是將這隻蘋果向蒲包裏一擲，立刻，用腳一踢，把蒲包踢到桌子底下去，自己就靠近桌子坐好，抽出一本書，攤開來看，翻開書來，已去了若干頁，當然不是書的第一章，自己在一個段落的起頭，順着數行，看了下去，約摸看了有七八頁之多，才想過來，我看的是什麼書，於時翻過書面來看了一看，啊喲！難怪乎不懂，這是新出版的少年修養論，是到馮子雲家去的時候，馮先生送的，這程子胡忙，總不會看一看書的內容，今天突然的把這種含有哲學意味的書翻着來看，如何可以了解？於是按住了書的封面，自己定一定神，今天却是怎麼的，精神如此的亂錯，於是用兩手撐着頭靜靜的想着，在他自己這樣靜靜想着的時候，那隔戶的書聲，又一陣陣的送入耳朵來了，他心裏就跟隨的想着，人家也是個人，也是在這月落風輕，星斗滿天的夜裏，他何以就那樣安心定意，讀書得那樣起勁，我以心事混亂，書讀不知所云呢？是了，這無非爲着我有一段心事，我有一段什麼心事呢，爲了有這樣一個女朋友，那麼，說來說去，還是自己有女朋友之害，自己惟有毅然決然的丟開了這個女朋友，然後才可以讀書，不然這個心爲女朋友分了去，就不會牽掛到書上來了，他一個坐在那裏顛三倒四，的想着，索興忘了自己打算要作什麼的，只管沉沉的把事情想了下去，猛然一抬頭，只看屋子裏越顯得銀光燦爛，電燈的光力，已是格外充足，這是北平城裏夜深了的表現，自己這倒不明白，爲何糊裏糊塗，就混到夜深了，這般時候了，讀書已是不可能，這就只有早早的就寢，一切的事情，到了明天早上再說，想是有一晚上構思的力量，總可以有個脫身的法子罷？他如此想着，才放下托住頭的那兩隻手，可是看看桌上，那本少年修養論，已經不成樣子，因爲下半截被自己的手胳膊壓着捲折了隻角，那半截呢，也不知自己是何時打潑了

一部茶。書頁被燙的黃澆着，都黏成一片了。計春趕快地提起書來，兀自點點滴滴向下淋着水，恰是不曾拿得穩，在桌子角上一掛，這爛泥也似的少年修養論，已是毫無眉目，只剩了半截書角，拿在手上了，計春心想，弄壞了一本書，這很算不了什麼，只是這一本書是馮子雲先生特別注意送我的，將來問我書中說些什麼，我怎麼樣對答呢，那也就少不得買一本來再看上一遍了，計春心裏很懊悔的，真是不解，今天何以如此神情顛倒，站在屋子中間，發了一頓呆，又頓了一下脚，自言自語的道，會館不能住，公寓更不能住，明日早上，起來就收拾一切，搬到馮家去，馮家若是沒有屋子可住，就是在他們房裏住一兩天也好，反正是不受外物的引誘了，他如此的想得堅決，似乎明天就離開公寓，已不成問題，不過他一日一夜之間，心裏有了好幾次變化，還有一夜之長，究竟有無問題，那還是不得而知呢，

第十七回 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贈衣驚厚寵更瀉情波

這一番起落不定的思潮，把計春鬧得坐立不安，最後他躺在床上，仰了面孔靜心靜意的想出了一條出路，就是起一個絕早，不等令儀來，就離開這公寓，於是解衣就寢，安然的入夢了，他是思慮有些過度了，頭擱在枕上，坦然的睡着，及至醒過來的時候，看那竹子外面，白色牆上，抹了一帶金黃色的陽光，這縱然是早上，也不會是絕早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揉那眼睛，再仔細的向窗子外面看看，可不是太陽有幾丈高了嗎？於是向窗外面喊了一聲伙計，等他走到房門口，在裏面就問道，幾點鐘了？伙計猛然的聽到了這一聲問，倒楞住了，以為這位闊少爺在發脾氣。嫌伺候着來晚了呢，就推了門進來道，這還不算晚吧？才祇八點多鐘呢，我們這裏，住着學界的人也

不少，都差不多是這時候起床呢，計春知道他是誤會了，和他說明白了，也是無用，於是披衣下床，只是催伙計搬茶水來，伙計見他衣服披在身上，一隻手拿了襪子，一隻手就把桌上放的散碎東西，一樣一樣的給它歸併起來，伙計望着他，倒有些呆了，便問道，周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計春道，我要搬走了，伙計正端了一隻臉盆，要向外走，聽了這話，索興把臉盆放了下來，睜着兩隻眼睛望了他，許久作聲不得，計春道，你不要以為我是騙房錢，昨天我搬來的時候，我就把房錢付了，我的意思，就是不愛住公寓，所以要搬，公寓不是一個讀書的地方，那伙計聽了這話，真是不住的想着希罕，既然說是公寓不好，昨天爲什麼搬了進來，搬了進來，覺得公寓不好，也就不該付房錢，這樣顛三倒四的想着，只管看了計春的臉，想不出一個道理來，計春被人家這樣望着，倒有些不好意思，便笑道：你爲什麼望着我，覺得這件事很有些奇怪嗎？伙計笑道：我猜着你準是和我們開玩笑，不然，那有這個道理，這樣看起來，分明是伙計都不能相信了，這種舉動，大概有點失於常態，必定要說出一個充足的理由來，那才好搬的，於是向伙計道：你不去管我是什麼原因，反正我要走的話，總有一個原因的，你去和我打水來罷，伙計雖看到這人未免有些像神經病，但是他已經付過房錢了，他居住自然可以自由，公寓裏人如何可以干涉他？伙計自去了，計春一人在屋裏，自穿着衣襪，昂了頭只管向着窗戶外，不住的發呆，因爲心裏平靜了，却聽到隔壁屋子裏的笑話聲，這時，有個女子的聲音道，哼！俗言說得好，男子的心，海樣深，看得清，摸不真，我這樣的待你，你還不肯把真心待我，你叫我是多麼灰心啦，接着就有一個男子，哈哈一笑道，婦人們總是這樣犯了一個疑心重的病，說到這裏，聲音就細小下去，聽不清了，計春想着，公寓這種地方，那總是作爲男女交涉場所的，這大概又是那個男子有拋棄女子

便看到那有人說話的房門，正和這院子爲鄰，那玻璃窗戶，恰好捲起窗紗，在外邊看得裏面清楚，見有一個時裝女子，兩手撐了頭，靠桌子坐着，雖不能將她的臉完全看到，但是在她的雙手以下，依稀有些幾道淚痕，在桌子的另一方，站住了一個西裝青年，滿臉帶着委曲的樣子，半彎了腰，斜伸了一隻腳，只管向這女子看着，許久，他才嘆了一口氣道：我對於你犧牲一切，都不管的，你還是不諒解，那女子道：好：你犧牲一切，什麼我也不要，我要你的命，你若是真能犧牲的話，就死在我面前，讓我看，那男子道：好，我就死在你面前，說着就把桌上一把裁紙的小刀，拿了起來，打算向頸子底下就橫抹了去，那女子雖是雙手撐住了頭，而且低了下去的，但是他對於這男子的態度，依然是注意，她就猛然的向上一跳，伸開兩手，將那男子抱着，帶着央告的聲音道：得啦，算我錯了，還不行嗎，男子舉起刀子的一隻手，被那女子極力的扯了下來，他才掉轉頭向外面看着，原來走廊下還站有人呢，急忙的伸手把窗紗遮掩住了，計春明知道人家遮掩窗戶，是爲自己而設，當然也有點不好意思，不必人說，自己也就閃開來了，他低了頭，向自己屋子裏頭走，心裏也就想着，這個男子，實在也能爲他的愛人犧牲，只求他的愛人諒解，性命也可以不要，假使把他作一個標準，來和自己打比，那麼，自己就未免太對不住令儀了，她對我花了許多錢不算，盡心盡意，多麼會體貼人，結果，我却背了她逃走，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他心裏考量着，態度又是那樣猶豫的時候，恰又有一雙男女，由面前走廊下過去，那男子和女子提了花傘皮包，笑容可掬的在身後跟着，伙計正端了一盆水過來，見計春望了別人發呆，便低聲笑道：這是一對未婚夫妻，兩個人和睦着啦，現在是一塊兒上學校去了，計春道：現在還在暑假裏頭

他們到學校裏去作什麼？伙計道：據說，大家是補習功課，補習好了，打算考到一個學校裏頭去呢，計春望了人家的去路，微笑點了兩點頭，也就跟着伙計走回屋來了，他這時來不及收拾東西一面漱洗一面咀嚼着男女進出成雙的滋味，自己並不是沒有這個機會，只是自己怕會耽誤了讀書，所以有向後退之意，其實像公寓裏這些男女青年，何嘗不是每個一雙成起對來的。這是一個證明，讀書無妨戀愛，而戀愛也就不礙讀書，他有了如此一個轉念，昨天晚上預算好了，起個絕早就搬出公寓的話，未免有些搖動，因之自己歸理東西的那番手續，也僅僅的做到將桌子的紙墨筆硯，歸併到網籃裏去，此外也就不會動手了，在他這種猶豫的時候，伙計已經沏了一壺茶來，放在桌上，計春聞道壺嘴子裏透出來的那陣香茶氣，便也跟着要想茶喝，於是斟上一杯熱茶，用手托了慢慢出神，這杯茶還不會喝下去，房門口就有一個報販，夾了一捲報紙過去，計春出了一會子神，倒覺得很是無聊，買一份報看看，倒也不錯，於是買了大小報紙各一份，就在靠門的一張矮沙發上，靠了椅子背，兩手捧了報，慢慢的看去，報還不會看到一半，忽然身後有人問了一聲道：今天那家的電影好，回頭看時，却是令儀來了，她手上正也拿了一把綠質白點子的花綢傘，她悄悄向房門裏一伸，計春就兩手接了過來，在那架子邊放着，令儀笑道：你很不错，居然會和女友拿傘了，這是你交際上一種很顯明的進步，說着：走進房來，就靠近計春那把椅子坐了，微笑道，這公寓裏住着，比在會館裏舒服嗎？計春道，天理良心，住着這樣幽雅的所在，還不舒服，要怎樣子才算舒服呢，令儀笑着點了兩點頭，却昂了頭在屋子四圍看了一遍，計春道：你看什麼，還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嗎？令儀道：屋子外表不錯，但是裏面的陳設，既很簡單，又不藝術化，不是一個白面書生住的所在，讓我來替你佈置佈置罷，計春這：你不必費事了，我心裏很

遞不去。令儀將眼睛斜睨了他一下，却微笑道：「你怎麼老說這句話？這是生朋友說的客氣話，不是心眼裏掏出來的，若是好朋友，你用我的東西，我用你的東西，那都不在乎的，計春點頭道，固然是如此，但是是一個人只管得着人家另眼相看，自己却是毫不在乎，這個人也就未免心腸太硬了吧？」令儀笑道，「你必得報答我一點什麼東西，你才過意得去，是也不是？」說時，他一隻左腿架在右腿上，半扭了身軀，望了計春，笑嘻嘻的靜等他的回答，計春說，「是的，」令儀道：「你打算怎麼樣子報答我呢？」計春不覺抬起手來連連搔了一陣頭髮，他就笑道：「我是一個窮書生，你是一個闊小姐，就是叫我謝你，我也難於出手，」令儀道：「你這話完全錯了，難道報答人家的情義，就完全在錢上說話嗎？我和你要一樣東西，並不要你花一個錢，她如此說着時，又是把眼睛向計春身上一溜，計春聽了她的話音，又看了她這種態度，臉上一紅，倒有些不好的意思了，令儀笑道：「你以為我和你要什麼呢？我什麼也不要，只要你一個影子，計春昂着頭想了一想道：「哦！我明白了，你和我要一張相片，有有有！說着話，他就去開箱子，打算把相片取了出來，令儀向他連連搖了兩下手道：「不對，我不要你的相片，我只要你的影子，計春轉過身來，對她望着，站在床頭邊，手扶了箱子蓋，嘴是呆了，令儀兩隻腿，依然是架着的，身子向後靠着，向了計春微笑，却把手來指着那張空沙發道：「你坐下，我有話和你說，計春聽她的話，真是有些摸不着頭腦，索興站定了，向她微笑，令儀笑道：「你都猜中一半了，怎麼又發楞呢？」計春笑道：「我猜中一半了嗎？我自己真還有些不明白，我的影子，怎麼可以拿去送人呢？」令儀道：「我實告訴你罷，我想和你一路去照幾張相，款子是歸我付，你想，那上面有你，可也有我，相片兩個人都有份，不能算是一個人，所以要你去照相，就僅僅的只要你把一個影子相送的了，計春笑道：「原來是這樣一件

容易辦到的事，何必繞了這樣大的彎子來說呢，令儀道：你不知道，我這個人的脾氣，是很古怪的，無論作什麼事，不難聽人家的釘子，所以我先說上一句似是而非的話，探一探你的口氣，既然你並沒有什麼不可的意思，那我樂得要求你一下子了，計春笑道：這簡直是談不上的話，像你這樣的大小姐，肯和我在一處照相，那正是大大的給面子的事，我還有一個不樂意的嗎？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我要是和大小姐在一處照像，恐怕是有些玷辱你，不是你來提起，我就和你交十年朋友，還不敢這樣的開口呢，令儀抿嘴微笑着，只管望了他許久才道，我以你是個老實孩子，心裏有一句，口裏說出一句，可是現在你慢慢的會說話了，說出來的話，居然不是由心眼裏出來的了，計春不住的搔着自己的頭髮微微的笑道：我覺得我始終是一個老實人，你要說我心口不如一，那可有些冤枉了，令儀笑道：我自然是希望心口如一，但是有時候不便對我說的話，我就不逼迫着你說出真話來，計春笑道，這話我倒有些不懂，既然是要我心口如一，怎麼又說是有時候不便說真話呢？令儀眼皮一撩微笑道：你呀！在情場上的閱歷，還是太淺，再過些時候，也許你就明白了，計春道：怎麼過些時候，這個原因就明白了呢！你只說了這樣半截的話，倒不要我納悶一輩子，何不現在對我就實說了呢？令儀笑道，你是傻子一個，老追究着這句話作什麼？不要說這些小孩子話了，這個時候，是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帶你一塊兒去吃午飯罷，計春笑着：正想說那一句，又要叨擾了令儀突然站了起來向他連連搖着幾下手道：你不許說下面那一句話，你要說那一句話，我就惱了，計春笑道：你不是要我把心眼裏的話都說出來嗎！我真要說出來，怎麼又不許可呢，令儀道：我有一個脾氣，花錢請人就不要人家道謝，你去不去，計春雖然是預想好了要和令儀脫離關係，但是一和令儀見了面以後，心裏所想的一切計畫，都化爲烏有了，

現在令儀對了他，迫着問去也不去，他怎敢說不去，只得笑道：我只有奉陪就是了，令儀於是提了花傘皮包，就要向外走，這讓計春更是一點推諉不得，於是戴上了帽子，自行帶上了房門，就走了出來，見了令儀斜伸了一隻腿，站在走廊上將那把傘，斜靠了大腿放着，計春忽然靈機一動，彎了身子，就把花傘和皮包接了過來，就隨了令儀身後，向外面走去，先前那個夥計站在一處，看到了這情他，就向了計春微微的笑着，計春想到早上那對未婚夫婦一同上課的情形，不覺想到自己，也有這個樣子的排場，而且在我前面走的那實實在在是一位大小姐，比之早上那個女學生，那又高過一個碼子了，他如此想着，心裏頭得意之極，於是望了那公寓的夥計，也對之一笑，不過夥計笑着，是夥計的意思，計春笑着呢，又是計春的意思，同時令儀回轉頭來，看到計春向夥計對笑着，好像這裏面有一種很深的意味，於是也就瞞了計春一眼，笑着低低的說道：這個傻子，計春在身後自不便問，直等一同坐在汽車上，心裏頭這句話，實在忍耐不住了，這就向她笑道：我到底不明白，我問那一句話以後，你就連說我兩回傻子這是什麼用意，令儀笑道：你若老追着這句話來問我，你就是個傻子，總而言之，你是越問，越見得傻，計春笑道：那我也就只好不問了，於是他心裏悶住了這個啞謎，陪着令儀去吃館子，又陪着她去遊了一趟公園，最後她却向計春道：你不許辭謝，我還要送你一些東西，計春笑道，好的，我一切都唯命是從，省得你又說我是傻子，於是她就將汽車把計春載到一家西服裝上來，那西服裝的夥計，早有兩三個迎上前來，和她點了頭道：孔小姐來了請坐請坐，計春一看，好像他們原來就是相熟得很的，這倒有些奇怪了，令儀回轉頭來，指着計春道，這是我們的親戚，來定兩套西服，你們拿兩樣本來看看，計春聽了這話，心中倒是一怔，我又不曾發瘋，好好無事的做什麼西服，而且一做就是兩套，便

笑着望了令儀，有話想要說，又不敢說出來，令儀回轉頭來，就向他笑道：「我和這家西服裝，有點來往，多少錢，你不必管，都記在我的賬上得了，計春心想，這位小姐，真是厲害，我一舉一動，她都可以猜透了我的心事，便笑道：「你又要和我客氣，我真是不敢當，說這話時，那兩個火計，已經走開了，令儀就向他瞟了一眼，低聲道：「越說你是傻子，你倒越傻了，計春聽她的話音，看她的行爲，心裏也就明白了一些，只好微微的笑着，這時，兩個火計一個捧了衣服的本本一個捧了衣料的樣本，一齊送到計春面前來，笑道：「你就挑罷，有孔小姐介紹，我們不敢多算錢，令儀道，這可是記在我帳上的，你若是多算錢，那就是多算了我的錢一樣，你們好意思嗎？火計笑着連說不敢不敢，計春站在玻璃櫃子旁邊，先打開料子樣本一瞧，只覺樣樣都好，而且自己沒有穿過西服，根本就不注意人家穿西服，這個時候讓他來挑衣料的樣子，叫他怎樣能毅決定？令儀在一邊，也就看出他那副情形來了，就兩手把樣本奪到懷裏來，向他笑道，你做衣服，是我當參謀，乾脆，做西服也讓我來當參謀罷，她一面說着，一面在那裏掀着衣料本子看，她選了一套淡灰色的，選了一套藏青色的，用手指點着，向計春道就是那兩種料子吧，你看怎麼樣，她說時，已經有些命令的意味在內，計春怎敢說是不好，自然的點頭答應了，笑道，我最信任你的，你把衣服樣子給我挑好了罷，令儀抿嘴微笑着，又和他挑了兩種衣服的式樣，索興將領子領帶襯衫，甚至領扣和袖扣等，一齊都定好了，算一算帳，共計一百二十元，令儀一點也不躊躇，就在皮包裏掏出二十圓鈔票來付了定錢，然後就挽了計春一隻手，一同出門上汽車去，計春在車上笑道，你要說我俗套了，我要多謝你！你要是要送我的西服，送我一套也就够了，爲什麼送我這許多呢？令儀笑道，我說出來他，不要說我揮霍，昨天晚上我打八圈麻將，將輸了二百塊錢，一二

直燒在我高興的時候。我隨便就花了的。那得不算。回什麼。說着，又在皮包裏取出三十圓錢來，向計春手裏一塞。笑道：你自去辦罷。還有一雙好的皮鞋，一頂帽子。記着。不要買那太差的了，計春見人家如此款待，只有答應是的位分，那裏還說得出別的什麼來，汽車一直將計春送到公寓，令儀才坐着車子走了，計春回得房來，覺得口裏有些乾燥，等不及茶房來泡茶，就把桌子下面那個蒲包扯出來，摸了兩個大蜜桃，兩個大梨，用小刀子慢慢的來削了吃，當他在削梨的時候，心裏頭就想着這個送梨子的人，覺得人家這番相待的意思實在是好極了，我若是搬出這公寓，就是不和她絕交，也就辜負了人家這番盛意，何況自己原定的主意，就是從此便要躲開她呢，她家裏家財有幾百萬，就是這樣一個姑娘，假使我要做他們家的女婿，何必想念什麼書，坐在家裏享福就是了，她說山也不錯，只要有錢交學費，不愁沒有學校可進，何況我的功課，還可以考相當的學校呢，我和她來往，不過是得罪馮子雲先生一個人，對於別人，並不相干，得罪了馮先生，沒有別的，只是進學校裏少個人照應而已，我有孔令儀在金錢上幫我的忙，什麼事不好辦，我又何必要姓馮的幫助呢？是了我就照了現在的計畫進行，不必埋會別人了，這天晚上，月亮門雖然是出來得晚一點，但是那隔壁人家的書，還依然送到這邊來，今晚計春聽到，並不覺得有什麼感觸，他心想着，一個星期之後，有漂亮的西服可穿了，現在是夏去秋來的時候，白番布鞋子當然是不合，還是穿黃色的皮鞋呢？或者是穿黑色的皮鞋呢？帽子自然是應當戴薄呢的，平常看那少年人穿西服，多半戴上一副眼鏡，自己最好找副眼鏡戴着，這裏有三十塊錢，十塊錢買鞋，五六塊錢買帽子，還可以多一半，這一半怎樣的用呢，買一副眼鏡又太多了，要不然再買一枝自來水筆，却是錢又不够，或者是自己將錢墊出來呢？或者是再和令儀討呢？或者剩下幾塊錢

來，留着自己零花呢？他今晚的態度，與昨晚是大不相同，這思想方面，也是大為變更，他所想的不是書本子，將來的事業，所想的乃是西服，西洋皮鞋，克羅克斯眼鏡，康克令自來水筆，看看令儀送的那隻手表，拾起來看着，却是九點鐘了，往日到了這時間，覺得應當還看幾頁書，今晚所想到的，便是已到電影開映的時間，若是令儀在這裏，就可以坐了她的車子，一路去看電影了，他對了手臂上只管出了神，靠了椅站定，不覺呆了，表上的短針，依然指在九點上，他抬起手臂來看着還是那樣出神，然而這已在十二小時以後，他睡在床上，剛醒過來呢，心想，向來不會睡得這般晚起來，人是思想着勞累很了，想到了勞累一層，又不免閉上眼睛再養一會兒神，可是這時就聽到房門有人問道：有位計春先生，就住在這房間裏嗎？計春聽得出來，乃是馮子雲先生的聲音，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心裏想着答應，但是第二個感想，跟着來了，他想馮先生何以會找到這公寓裏來？也許是聽了什麼話，來教訓我的吧？和他見了面，十之七八，難免要受他一頓教訓，不如裝了麻糊，就這樣含混過去罷，因此索興倒了下去，向被裏一鑽，並不答應，馮子雲又在外面問道：這位周先生，到底在家不在家呢，火計就答應着道：在家，還沒有起來，接着房門一推，馮子雲就進來了，這是計春的大意，爲什麼昨晚睡覺，不把門關上了，馮子雲走到床面前，連連叫了幾聲計春，而且用手按了蓋被，到了這時，計春實在不能再做作了，就由被裏伸出頭來，叫了一聲先生，馮子雲道：你怎麼不通知我一聲就搬到公寓裏來了呢？計春哼着道，我本來打算去告訴先生的，只因爲搬得急一點，所以來不及告訴了，說着，又哼了一聲道：馮先生，真對不起。我病了。病得爬不起來，馮子雲站着對他臉上瞧瞧，然後退了兩步，坐在椅子上，依然對了計春的臉上注意着，似乎不大在意的樣子，就問道，你什麼所在不舒服，計春由被裏伸出一

後才來。擡了額頭道：「胡說，馮子雲對他笑道：『大概你是昨天晚上回來得太晚了，想說些話？』」

覺得他這一句話，未免言中有刺，他就紅了臉道：「不，昨天我回來得很早的，馮子雲搶着問道，來得很早，你是由那裏來？計春倒不料撒着謊說話，還會把話說滿了，急忙中又撒不出第二個謊，就很隨便的答道，由公園回來馮子雲道，那個陪你去的，計春頓了一頓，答道，沒有人陪我，我一個人去的，馮子雲連連的搖了兩下頭，又微微的一笑道，不能是你一個人去的吧？老弟台，不是我作先生的人，無故要干涉你的行動，但是你是我最希望成功的一個人，而且又得了你父親的重託我爲了這兩層關係，不能不照顧你一點，現在你剛剛離開父親的懷抱，就滾到千金小姐的懷裏去，這是你巨大的錯誤，本來呢，年紀輕的人，那個沒有一些女兒私情，可是在於你，就不應該有，爲什麼呢？假使你現在還是在鄉下作一個牧牛的孩子，我就問你，你知道世界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嗎？你知道現代文明，到了什麼程度嗎？當然，你全不知道，更不要說是摩登少年講究的男女戀愛了，你託你父親的福，把家產故園都犧牲了，又得了許多先生的幫助，對你另眼相看，更細心的教你，這些人，不是指望了你中狀元，也不是指望你發洋財，將來靠着吃飯，只是看到你是一個有用的青年，希望把你造就成國家社會需要的一個人才。若是像你這樣，終日跟在大小姐身後鬼混，都市裏還少了這種青年，值得你父親那樣犧牲，值得我們作先生的這樣的教訓嗎？就是你自己這幾年的努力，當然也是不願埋沒你的天才，不願辜負你的師父的期望，難道千里迢迢的跑了來，就爲的是來談戀愛不成，這一番話說得計春啞口無言，當然的，自己的行動，已經爲馮先生看破了，抵賴固然是抵賴不了，就是承認，又怎樣的說得出口呢？於是躺在枕頭上發楞，只有不作聲，馮子雲道，你不必裝病，只要你改過自新，已往的事，我也不追究你，你要明白，你

第十七回

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贈衣驚厚寵更溺情波

有了今天就是你的造化，你還作什麼妄想呢？再說孔令儀那孩子，乃是社會上一隻害馬，誰和她在一處，誰就要受她的害，他不是我的女兒，她若是我的女兒，我不把她殺了，也要把她送到感化院去，計春只有聽着，那裏敢說什麼，可是他在屋子裏雖不說什麼，那屋子外面，却來個人搭起腔來了，那人道，馮先生，你勸密斯脫周不要緊，爲什麼在背後批評我，侮辱我的人格，說着話，推開門走進一個人來，不是別個，正是孔令儀，她突然的走了進來，挺着胸脯子，一手按了手上的花傘，撐在地上，一手叉了腰，鼓着臉蛋子，這一下子：真弄得形勢大僵之下，但是馮子雲也決不肯在她面前示弱，也紅了臉道，不錯，我說過的，假使我有你這樣一個女兒，就要把她弄死，令儀道，我有什麼罪要處死刑？我殺了人嗎？放了火嗎？馮子雲將桌子一拍道，你這種行爲，我以爲比殺人放火還厲害呢？像計春這樣望前進展的青年，你誘惑着他陪你去墜落，廢壞他一生的事業，破壞他的家庭，那還是小，你斷送國家有用的青年成爲你一樣的危害羣之馬，這罪還小嗎？令儀道，就是這幾樣罪名，沒有別的吗？我請問你，現在社交公開，男女交朋友，是不是許可的，若說交朋友是許可的，那就誘惑破壞，這些字眼，都按不上，我告訴你，你知趣的，你趕快離開這屋子，因爲這屋子是我出錢租的，你若不走，我就到法院裏去告你，說你公然侮辱我，你是個教授先生，大概不能否認你所說的話吧？說畢瞪了兩隻大眼，望着馮子雲，馮子雲當然不肯否認他所說的話，一拍桌子道，我不能走，你去告我吧？令儀說了一個好字，轉身就向房外走去了。

第十八回

甘伏雌威背師鑄大錯

真同兒戲負氣訂新盟

周計春見令儀突然而去，一點也不考慮，好像是真要告狀，心中大吃一驚，立刻由後面追着，追到大門口，一伸手將令儀拉住，就問她道，我的大小姐，你難道的打算去告狀嗎？令儀橫了眼光道：我爲什麼不去真告狀，他一個作先生的人，可以隨便的侮辱我，我就可以隨便的告他，計春道：你這樣一鬧不要緊，叫我夾在中間的人，那怎樣辦，我自然不能得罪你，但是我也不願意得罪馮先生，而且這樣的事情，我也不願意我父親知道，你若是和我表示同情的話，自然也不忍讓我爲難的吧？他說話時，那一隻手依然扯住了令儀的衣袖不放，令儀根本就不知道要怎樣的告法，受狀的衙門，也不知道在那裏，這時既是被計春牽扯住了，也就不再向前奔走，却望了他道：你拉住我怎麼辦，打算還讓我去受他的教訓嗎？計春道，我不是拉你去見他，我不願你去告狀，令儀道，爲了你起見，我就不告狀罷，但是我讓他罵過了一頓，就這樣的罷了不成，計春這却沒有話可說，因微笑道，凡事都看破一些罷，你把我有什麼法子呢，令儀昂頭想了一想，點着頭，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今天暫時罷休，教他知道我的手段，我先回家去休息休息，計春看她那情形，雖然不至於真告狀了，可也是不敢完全放心，一直望着她上了汽車，才要轉身進去，却聽到令儀在身後亂叫他，回轉身來看時，她由車窗子裏伸出一隻手來，向這裏亂招着，計春看到只好走上車邊去，令儀笑道，你若是願意聽我的命令，今天下午，就在家裏待着，不許走開，我不定什麼時候，打電話來，約你去玩兒呢，計春待要和他訂定一准的時間時，可是她已經用手向車夫一揮，車夫手將機盤一轉，就開走了，計春心裏想着，這位姑娘美是美極了，可是手段也相當的厲害，怎麼捉住了馮先生一句話，就要鬧得人家不能下台呢？現在去見了馮先生，却叫自己去說些什麼？老實說，離開了他，那簡直不好意思再去見他了，自己低了頭，正是這樣沉吟的要向屋子

裏走，對面有人叫了一聲道，計春，你自己就這樣的甘心墮落下去嗎？看時，馮子雲板住了面孔，在走廊正中站着，這讓計春無可藏躲，不能不向着他談話了，於是微低了頭紅着臉道，我原打算今天搬出這公寓裏去的，馮子雲連連的搖了幾下頭，笑道，你不要將話來騙我了？我今天來了，就是今天要打算搬出去，我若是今天不來呢，那你今天也就不想搬了。計春還有什麼可說，只管是低了頭，而且身子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着，靠了一根廊柱站定，馮子雲走近一步道，並不是我作先生的人，要多你的事，老實說，我的學生，沒有三千，也有兩千幾，若是我都像這個樣子，一一的去管他，我還曾來不及吃飯穿衣呢，我因為你是那樣的出身，自己不會埋沒自己的天才，很是可取，再說你的父親，爲了想把你造就一個人才出來，他肯把田地都賣了，到城裏去開豆腐店，這種犧牲精神，那就偉大極了，我在我服務教育界這一點上說來，我不能不幫他一點忙，若是照你現在這種情形看着，把你造就成功了，不過是爲社會上添一隻害馬，大家費那一番力氣作什麼？唉！據我看來，中國人是沒有希望，絕對沒有希望，他說這話時，深深的皺起了他一隻眉毛，而且用脚重重的在地上一頓，看他這一種神情，知道他是忿恨極了，計春不敢說什麼了，只是低了頭，馮子雲道：孔令儀她不是說要去告狀嗎？我不管，讓她去告我得了，現在我要在最後問你一句話，你自己打算怎麼樣？計春覺得怎麼子說，這話也不能得馮子雲滿意的，於是微低了頭很躊躇的道：我自自然是願意讀書，馮子雲望了他的臉，許久許久，就微笑着點了幾點頭道：好的，你願意讀書，有這句話就成，不過我現在還有些別的事，來不及和你說多的話，晚上你到我家裏去談談，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計春也不敢說別的，就答應了兩聲是，馮子雲對他週身上下，又打量了，然後大開步子走了，計春走回房來，臉上倒翻了紅色，心裏也就卜通卜通

的踴着，他私下一番裏可就想着，總算幸事，馮先生約我晚上去談話，並沒有約我下午去談話，若是約在下午，這又要和令儀約的時間衝突了，等到下午，我和令儀好好的商量一番，得了結果之後，再去和馮先生談話，那麼對於兩方面，那就都可以顧全得到，他如此想着，就在公寓裏安安靜靜的坐了幾個鐘頭，並沒有出門，可是令儀說了下午來的，一直等到了下午四點鐘，連電話還不曾來一個，據着自己心裏頭想，她若是不來，最好今天就不來罷，不但是今天不必來，便是從此以後不來，那也是自己所歡迎的，因為如此，自己就解掉了一方面的糾纏，可以聽了馮先生的話，專心去讀書了，他坦然自得的，在屋子裏坐到了下午五點鐘，可是孔令儀的電話就來了，她在電話裏就先笑起來這，對不住，我讓你在家裏，困等了好幾個鐘頭了，計春聽了她的笑聲，人就先軟化了，便笑道：我反正沒有事，等也在家裏坐着，不等也在家裏坐着，沒有關係，令儀笑道，你那樣說，我就更是放心了，那裏你索興等我一等，咱們一塊出去吃晚飯罷，計春還想加一種什麼考慮之詞的時候，令儀那一方面，已經把電話掛上了，計春想着，既然和她說得妥當了，這是不能夠推諉着走出門去的，要不然，他跑來撲一個空，那就會和我翻了，照說翻臉就翻臉罷，無非彼此不作朋友而已，有什麼關係，可是自己真要和她翻了臉的話，用人家許多錢，得人許多好處，有此說不過去，重一點說，那也就忘恩負義，叫自己作個忘恩負義的人，這是不願幹的事，自然，定做的那兩套西服，也要犧牲了，他那樣躊躇了以後，在屋子裏一把軟椅子上坐着，靜靜的把前後的事，顛倒着想一想，覺得走開是無不可，不走開，也不至於有什麼大妨礙，約莫想了兩三小時，却不曾得一個結論，自己其初不知道是過了多少時候，後來屋子裏的電燈亮上了，才覺得天色業已晚了，這倒不能，為什麼把這個問題這樣鄭重研究着呢？不必等她了，馮先

生約着晚上到他家裏去談談，這就到馮先生家裏去罷，不過馮先生雖是叫我去，並沒有指着一定的時間，自己就是馬上去了，也許馮先生不在家，那就在家裏再等一會罷，抬起手表來一看，是七點鐘，自己想着，等到八點鐘好了，他既來邀我去吃飯，決不會遲於八點鐘，她想着是對了，現在並不瞎想心事，捧了一本書，到電燈下面去看，但是不時檢查手表，一直到八點半鐘，他還不會來，站起身來，待要出門，在屋子裏面來回走了幾步，又猶豫着道：既是等到了八點鐘了，索興等十分鐘，這樣子久，都等過去了，十分鐘的時間，不能不展長一下，要不然，她來了，自己已是剛剛走開，那才有些對不住人呢，他有了這一番轉念，在屋子裏又悶坐了十分鐘，但是令儀的芳縱，依然不見，計春爲了她有話，一路去吃晚飯，所以公寓裏的飯，已吩咐茶房不必開來，如今她不會來，少不得出去買點東西吃了於是穿上了一件乾淨些的長衫，戴上帽子，向房外走。手扶了門向外面帶着，正要叫茶房來鎖門時，就聽到的咯的咯，一陣皮鞋聲響，放遠看到令儀來了，於是開了房門，復又進去，令儀走進來，微笑着，向他周身上下看了一遍，便笑道：對不住，我來遲了一步，累你久等了，你打算到馮子雲家裏去嗎？計春伸手取下了頭上戴的帽子，向她笑道，因爲我老等着你不來，肚子實在有些餓了，我打算出去買點東西吃，令儀微笑道，絕對不是去看你唯一尊敬的馮先生嗎，我想你不敢毅然決然的和他脫離關係吧？計春笑道，一個學生和先生，有什麼關係可言呢？令儀點了頭笑道，你倒說得很乾淨，那麼，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個信徒了，我們一塊兒出去吃館子瞧電影罷，說着，在桌上拿了那頂帽子，交到計春手上，於是兩個人一同走出公寓的門，坐上汽車去了，計春既然是作了孔小姐的信徒，當然就不能分身去作馮先生的信徒，這一晚上，馮子雲先生的約會，他竟是誤了，晚上看過電影，雖有孔小姐的汽車相送，到了

公寓裏，也就是十二點鐘了。這還有什麼可躊躇的。當然是鋪床就寢，心裏也曾自忖着，今日不會到馮先生家裏去，馮先生一定是大爲失望，明天上午，他不是自己來呢，一定來打電話給我，到了那個時候，這却叫我怎樣的去答復呢！有了，我就裝病罷，就說我晚上臨時頭痛，走不了，無論他說是真是假，反正在我自己這一方面，那總然可以自圓其說的了，自覺這個辦法不壞，也就安然的入夢，但是次日睡到上午十一點鐘醒的時候，馮子雲本人，自然是不會來，可是也沒有電話打來，裝病也只能裝到這個時候，再睡，就真會感到不舒適了，於是把那層疑慮除掉，逕自披衣下床，果然。太平無事的到了下午，也沒有一點意外，兩點半鐘的時候，孔小姐花枝招展的由外面走進來，她一進來，對了計春站定，就微微的笑着，露出了她的白牙，紅嘴唇裏露出了白牙，這自然是一種令人消魂失魄的事，可是她這回笑，似乎帶了勉强的樣子，那兩隻嘴角向上翹着，不象是往日那樣，自然再說她那兩腮上的胭脂圓暈而外，還由皮膚裏面，透出一層紅色來，當然，這不是化裝的力量，她進了屋之後，將手上提的那柄花綢傘，輕輕的放下，靠了椅子邊的牆，那輕緩的程度，很是異乎尋常，分明他是故意這樣的做作出來的，她坐下來，兩手放在懷裏，又向計春笑道：你爲什麼很注意的看着我？計春因爲她來了，正用一方乾淨的手絹，擦着茶杯，預備倒茶給他喝呢，便笑道，沒有哇，我並沒有注意到你呀！令儀的胸口，伸張了一下，好像深深的噓出了一口氣，便笑道，你沒有注意着我，那就很好，我以爲你應當注意着我呢，計春斟了一杯熱茶，兩手遞給了她，她含笑接着，胸口又像是伸張了一下：呷了一口，就放在茶几上，剛好好在茶几上，她又端起來呷着，呷完了半杯茶，她似乎有一句話忍不住了，非說不可，就笑着向計春道，在這半小時之內，馮子雲……

打電話給你嗎？說時，她的臉越發起紅了，計春不明白這

句話，有什麼重要之處，倒要鬧得她不好意思起來，便很率直的回答道：我也以為今天他必定要來找我的，可是他並沒有來，我也沒有接着他的電話，令儀聽了這話，似乎得到一種安慰似的，便笑道：他雖沒有找我，可是找了我了，哼：我怕什麼？於是冷笑了一聲道：叫他馮子雲提防着，將來瞧瞧我的手段罷，他說這話時，眼睛向他身上一溜，見計春臉上，帶了那些驚慌不定之色，於是一手挽了計春的手笑道：你先別找急，我有話，還沒有說完，我的意思，是不讓馮子雲來管束你，並不是對你生什麼氣，天氣不早了，你也餓够了，我們吃飯去罷，計春站定了脚，向令儀臉上望着，微笑道：究竟怎麼回事，把你逼得生這樣大的氣，你要是不告訴我，我心裏難受，這飯就吃不下去了，令儀見他還執着過疑的樣子，且不理會他，先叫了一聲茶房，人來了，身上掏出兩張毛票，教他去買一盒煙捲，自己倒安然的在椅子上坐將下來了，計春倒不知道她是什麼用意，也只好默然的坐在一邊，茶房買了煙來了，她就燃了一根，兩個指頭夾了放在嘴唇邊，深深的吸着，然後噴出一口烟來，笑道：馮子雲這個風潮鬧大了，計春聽了這話，心裏不由撲撲跳了幾下，望了她不敢作聲，令儀道，我不找他，他倒找我來了，他寫了一封信給我表叔，將我痛罵了一頓，我就打電話告訴他，問他什麼資格，干涉我交朋友，他說是你父親託他的，我也不和他廢話，我就到他家裏去，問他有什麼證據？他說不管有證據沒有證據，一定把你拖出公寓，送進學校，他說，他是先生，他對一個正讀書的青年禁止他和女朋友來往，有這種權力，並用不着你父親拜託他，你要明白，他這樣一來，一定會借着要你讀書為名，把你拘禁起來，計春心想，她居然到馮家去大鬧了一頓，這未免有些過分了。如此想着。對了令儀望了一下，淡淡的道：對於我個人呢，我倒無所謂，令儀微笑道，對於你個人倒無所謂，可是他對於我的手段，那就太厲

害了，他居然打了一個電報給我父親，說我在北平引誘你，馮子雲在北平，那算不了什麼，在安慶省城裏，他可是在教育界坐頭一把椅子的人，我父親接了這一封電報，還有個不找慌的嗎？可是……說至這裏，她笑着噴出一口煙來，笑道，那不要緊，我也打電報回去了，計春道，你也打電報回去了？你們有錢的大小姐，真不在乎，把打電報當寫信一樣辦，令儀繼續的噴出煙，直把那支烟都抽完了，笑着站了起來，向他微微點了一個頭道，我和你告一個罪，計春對於她這種話倒真有些莫明其妙，就向他笑着道，爲什麼突然和我客氣起來，令儀道，你想，馮子雲的手段太辣了，在北平呢，把你拘禁起來，在家鄉呢，通知家裏，這至少會讓我的經濟，要受一層限制，我到了現在，索興一不作，二不休了，他可以干涉我們作朋友，總不能干涉我們……說着，她頓了一頓，臉紅了，眼珠在長的睫毛一轉，笑道，你要知道，我的個性是很強的，我決不願意在人家面前宣告失敗，我除了比你大幾歲而外，無論那一層，總可以和你平等，從來只有男子向女子求婚的，沒有女子向男子求婚的，依我想，你對於我，或者那樣一天，我若是端起大小姐的身份來，當然裝着糊塗，靜等你來進行，可是現在要講求一種政治手腕，把馮子雲壓下去，我就顧不得許多了，並不是我把家產誇耀人，只要我們兩個人合作，慢說北平這個地方，我們要進什麼學校，都可以如意，老實說，我還不屑於在這裏讀書呢，有了伴，我們不會出洋去留學嗎？我的話，你懂了嗎？說着，她的眼珠又向計春一轉，計春不但是臉上紅，心裏跳，而且他全身的肌肉，都有些抖顛了，他真料想不到在這樣最短的期間，他曾親口說出這種話來，不過，叫自己這個時候，向她去求婚，自己還是沒有這種勇到，第一，自己沒有這種經驗，雖然和菊芬已經訂過婚了，彼此只是像兄妹一般的在一處過着，不知說什麼叫戀愛，自然的也就戀愛成熟了，第二

她雖是如此的說了，可時她真意何在。還是不知道，設若她是鬧着玩的呢。自己真的向人家求婚，那倒會讓她笑掉大牙了，再說，我對於洪家這頭親事，這怎樣的對付呢？我最好裝着不大了解她的用意，把我的家境對她說一說，他想着，他就取下了頭上的帽子，兩手在懷裏撫弄着，低了頭道，你的話，我很明白，但是……但是我的家境不好，令儀搖了頭道：沒關係！慢說你家是鄉下一個土財主，就是安慶八屬，也找不出來有幾個人可以和我比家產的，有個十萬八萬的人家，到了我面前，也只好說一聲家境不好，這何足為奇！你要知道，我並不和你比家財，只要我父親一歡喜，他一句話，你就可以發財了，我何必希望你家有財呢？計春的心裏，剛剛是安靜一點，這又撲撲的跳了起來，令儀把原來抽的那根烟捲，已經是抽完了，這又取出一根，將再個指頭夾住，放在嘴唇下帶着，她一口連住了一口向外噴去，不曾間斷着，兩隻眼睛，望了計春，却不作聲，許久許久，她哼了一聲道：你為什麼不作聲？難道說，你還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嗎？計春顫動着他的聲帶，發出很微細的聲音來道：我同意的，……：……：……令儀笑道：你真是傻子，要答應，立刻答應出來就是了，我的聰明不會下於你，我看你對我欲進又退的樣子，我就，很明白你是覺得彼此之間貧富懸殊了，所以沒有法子開口，現在馮子雲苦苦相迫，倒給了你一個機會了，現在，你有什麼話，你說呀，你難道還要我教給你一句，你才會說一句嗎？她如此一說，計春更是沒有話可說了，只是漲紅了臉，向了令儀微笑，令儀站了起來，將煙頭向房門外一丟，伸着手一掀計春的臉腮道：你真是個傻子，走罷，我們一塊兒吃飯去，她說着，一手拿起帽子，向計春頭上一蓋，一手就挽了他一隻手臂，脚步一齊的走出房門去，計春到了這時，已是身不由主，只好一切都聽着她的指揮了，這餐晚飯之後，接連着自然就是一場電影，計春回來，又是十二點鐘了。

那公寓茶房迎着他道：周先生今天晚上出去得忙一點，房門也不會叫我鎖。還有那位小姐的傘，丟在這裏，也不會拿了去，計春笑道：哦？是的，傘丟在家裏，那不要緊，我們是一家人，他說到一家人這三個字，臉上自然帶了番可喜的笑容，茶房道：你們是姊弟嗎？計春笑道：你看她像我姐姐嗎？茶房道：對了，我看也不大像，莫不是你沒有過門子的太太吧？計春微笑道：臉上表示着一種得意出來，而將頭微微的擺了幾下，茶房笑道：嘿！感情好，你太太真美！計春道：她家是我們安徽最有名的財主，家財有一兩百萬呢，茶房原是站在門邊，聽了這話，雖覺得還沒有什麼法子去恭維他，可是走近了兩步，這時，讓他看到了桌上的茶壺，他忽然計上心來了，於是用手摸了一摸茶壺，覺得冰涼的，趕緊跑了出去，替他備上了一壺茶，又倒一杯，恭恭敬敬的放到計春身邊來，笑問道，你沒有什麼事嗎，該安歇了，說畢，退出門去，給他向外反帶上了房門，計春看了茶房都是如此，自己也是得意之至，這天晚上，雖然，頭一着了枕，就不免想心事，然而今晚上所想的，不是以先的事情，如考學校是什麼題目，及馮先生要干涉自己住公寓等問題，現在所想的，却是一百萬家產十分之一是十萬，五分之一是二十萬，買田，開店，一切都可以替父親安排，出洋，取得學位，一切都可以替自己安排，想過了一後，不像往常，只是躊躇，如今是只有一味快活興奮了，他十二時上床，精神過於興奮，直到三點鐘方始睡着，可是次日起來的很早，八點鐘他就出門去了，約莫四五十分鐘，定就回來了，他在衣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錦紙盒子，打開來，在裏面取出一隻金戒指，那戒子僅僅是個圓箍，裏外都不會雕刻着什麼字樣，他托在手掌心裏，偏着頭看了一陣子，自己情不自禁的說出來一句話道：可惜不真是可惜，時間太匆忙了，沒有法子在這上面刻字，他一個人將戒指把玩了一會，依然收好，放在袋裏，今天是

過分的高興，不時的帶着微笑，叫茶房備好了一壺香茶，又把茄楠香燃了兩根，插在小銅爐裏，放在窗戶台上，自己掩了房門，捧了一本書，坐在窗邊看，他手上雖是捧着一本書，可是他一雙眼睛，却是老向着窗子外，而且兩隻耳朵，也同時在那裏注意，有高跟鞋響着沒有？等了許久的時候，並不見她來，很無聊的，就翻着書看了幾頁，茶是涼了，香也點完了，令儀還不曾來，看看手表，已經十一點鐘了，據自己看來，今天這個約會，是二十四分貴重的，然而他竟是像平常一樣，又誤約兩小時了，大概她昨晚回家去，想了一遍，有些悔約了，自己是個老實孩子，居然把金戒指一早去買了來，真是癡漢等了頭了，一晚沒有睡得好，又起來得太早，這個時候，便覺得眼睛有些疲澀，而且腦子也是昏沉沉的，有些抬不起來，於是將書本一推，伏在桌子上，暫時的休息一會，他不伏在桌上，那還罷了，他一伏下來，就忘却了一切，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彷彿是在豆腐店房裏，同父親推着磨豆腐的磨子，又彷彿在破窗下看書，菊芬却伏在自己的肩膀上，問書上的字呢，這種過去的舊夢，讓他一一重溫起來，感到有些不對，立刻睜開眼睛一看，却是令儀站在身邊，只管推了他的手臂笑道：怎麼就這個樣子睡着了呢？計春笑着站了起來道：我等久了，怕是希望斷了，所以心裏萬分的……令儀靠住了他，將頭枕在他的臂膀上，笑道：對不起，又讓你久等了，計春經過他昨晚在酒館子裏與電影院裏一番陶鎔，膽子已經是大得多了，於是兩隻手握着了令儀的兩隻手向她笑道：你怎麼和我說起這些客氣話來呢？令儀笑道：我今天實在應該按着時候前來的，可是我表嬸纏住了我，讓我走不了，計春道：他們知道我們的事嗎？令儀眼珠一轉，微笑道：我們？我們的什麼事？計春是面朝裏了，這時看看令儀那臉上的皮膚，僅僅是薄薄的，抹上一層脂粉，越顯得人是水葱兒似的，便緊緊的握住了她的手，向她笑着，令儀

將嘴對門外連連的努上了兩下，計春回轉頭看時，原來房門是向外開着的，就是上次計春隔了窗戶看到和女朋友并坐談心那個男子，他在走廊上呢，於是放了手，故意走出房來看了一眼天色，再進房去，就把門關上了，那個男子恰是多事，也悄悄的走近來聽着，只聽到裏面人說道：以後你叫我姐姐罷，不，你還應當叫我哥哥呢，小兄弟，你今天比那一天更快活嗎？姐姐，我一輩子算是今天最快活了，那人在門外聽了許久，抬着頭，笑着走了，茶房遠遠看到，也向着他微笑，約莫有半小時之久，計春在屋子裏叫茶房，茶房先答應着，然後推門進房去，只見計春靠了桌子坐着，一隻手放在桌子，另一隻手，却用兩個指頭去摸弄無名指上一顆金戒子，這是周先生一早出去買回來的，曾見他回公寓來，就拿了只管看，原來這大半天工夫，他是和沒有過門的太太，帶上戒子呢，

現代青年上集終

程瞻廬編風流香艷小說

風流韻事 · 冠絕古今

唐祝
文周

奇緣

艷

史傳外

印刷中

全滿書局均有代售

· 全書兩大厚冊 ·
· 每部特價六角 ·
· 外埠加郵六分 ·

奉天三友書局出版

劉雲若君空前偉大傑作

以前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小說界以前
以感人筆鋒供獻於讀者之前

新

書

出

版

裝璜美麗售價低廉

熱情！

摯愛！

生離！

死別！

春

火熱的愛情！

傷心的慘事！

夢

鼓妓！校書！土棍！流氓！

歌場！妓院！賭局！烟寮！

各形各色的社會，靈活靈現！

各形各色的人物，維妙維肖！

以纏綿之文思，

錯中錯，奇中奇，

無奇不有！

愛中情，情中愛，

情愛難圓！

啼

述人間之奇事，

不愧驚人傑作！

以感人之筆鋒，

為愛情的堅結曾經幾番生死！

為愛情的真摯反而鑄成大錯！

是情場中傷心的痛史

是當事人良好的鑑鏡。全書兩冊實售六角。

痕

寫斷腸之痛史
真乃千古絕唱

郵費六分

奉天友書局出版

空白页

現代藝術

奉天三友書局發行

下

現代青年 (卷下)

張恨水著

第十九回 服敵挾郎來高宣約指 傷心連夜夢暗毀家書

在這兩小時之間，周計春辦了一件大事，就是和全省最有名的富豪作了翁婿了，在這兩三個月以前，不但是不會存這種希望，就是作夢也想像不到的，他想到，那得意之處，兩角嘴尖，只管向上翹着，眼睛可就向令儀望了，不住的要笑，因為岳丈家裏是那樣有錢，這位夫人，又長得是這樣的漂亮，由安慶到上海，由上海又到北平，知道有多少人想得着她，可不料歸根結底，她會嫁了我這人，賣豆腐的孩子，他這樣想着出神的時候，令儀也偷眼看見了，便笑道：喂，你別只管笑？我還有正經的話和你說呢，訂婚我們是訂婚了，但是我們的環境，各有不同，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願意宣佈婚事，你就宣佈，我若沒有作聲，你對人不許亂說，只管混着說我是密斯孔就得了，計春想着，這是什麼用意，婚事有的地方可以宣佈，有的地方，又不可以宣佈，難道我們這還是半明半暗的事情嗎？可是和她剛剛訂婚的，自己決沒有這種勇氣，敢去質問她，爲什麼不能完全分開呢，於是也不作什麼表示，也不說什麼，望令儀淡淡的一笑，那意思好像是說，我不相信，令儀正色道，這是真話，她原是坐在一張矮椅子上，這時突然站起來，將胸脯子一挺，將那雙亮晶晶的秀眼，向計春望着，她這種眼睛似乎帶有一種威嚴，加上她把面龐繃得緊緊的，右手握住了左手的手背，放在胸面前，看那樣子，簡直是要生氣的神氣，嚇得計春更是有話不敢說了，令儀將她的一隻高跟皮鞋尖在地面上連連點了許多下，然後笑扛着雙肩道，你不要對我的

話，生着什麼疑慮，我覺着，只有我們這樣開門見山的說話，才可以痛痛快快的不會生什麼隔閡，計春你的意思怎麼樣呢？她既喊了計春的名字，來問怎麼樣，這讓他不能不答復，而且不能不贊成她所說的話是對的，笑道，自然，要彼此有什麼事在心裏，口裏就說出來，這才可得是心裏並沒有一點渣子，可是，就怕不容易，辦到吧，說着，抬起手來，摸了幾摸頭髮，好像這話裏面，却是有一點躊躇的神氣，令儀笑着昂了頭，作沉吟了一會的樣子，點點頭道，我一定勉力向這條路上做去，你是個老實孩子，還有什麼辦不到的嗎，說着，就伸手摸了幾摸計春的肩膀，微笑道，我說你老實，你要老實到底才好哩，說着，又在他肩膀上拍了兩下，計春被他摸着拍着，都不知道是酸是甜，彷彿是身上會麻酥了一陣，於是向她笑着道，只要你這樣的鼓勵我，我就這樣的朝前做，令儀那隻手，依然還拉住了計春的袖子，抬着怪睛皮想了一想微笑道，你果然是個老實孩子的話，我這裏有一件事，你得替我辦上一辦，計春笑道，請說罷，老實人只會作老實事情，你要我耍花鎗，我可不會，令儀道：當然，我也不會叫你老實人同我耍花鎗，現在，我們應該去打破第一個難關，就是一路去告訴馮子雲，說我們已經訂婚了，這雖是兩句很平淡而且很實在的話，但計春聽了以後，不由得身上抖顫了一下，接着他的心房也就砰砰的亂跳起來了，他臉上泛着一陣似紅非紅，似白非白，難看的尷尬顏色，猶豫了一陣子，才道，我們今天就去嗎？未免現得早一點吧，令儀道，你這話，我倒有些不懂，在我們訂婚以後，馬上就應當向人家宣佈的，根本上就無所謂遲早，你怎麼說太早了呢？計春心想，你這人真是太難說話，你自己說的你能宣佈婚事的地方，我才可以宣佈，現在又說訂婚以後，就應當宣佈，根本上沒有遲早，若是根據了你的話，在我不能宣佈婚事的地方，當然你也不能宣佈，我只是怕直說出來了，有些得罪了你，所

示着不願意，非立刻跟了你去宣佈不可，彼此之間，這也未免太不平等了，他心裏如此沉吟的時候，口裏應當答應的那一句話，當然是說不出來，令儀一隻手扶了桌子角，斜斜的靠着，將一隻腳尖，又在地下打着，却微斜了眼珠子打量着計春的全身，計春是在一張有扶手的椅子上坐着，這兩隻手臂扶在兩邊的扶手板上，將五個指頭，輪流的敲打的那扶手板得得作響，十足的表示他那心內不安，故作鎮靜的樣子，頭是微微的低着，然而眼睛皮却向上撩着，去偷看令儀的態度，他淡淡的笑了一聲，也沒有作聲，約莫沉默了有五分鐘之久，才用很和緩的聲音向他道：你的意思我很知道，以爲我們訂婚，這是大大的違反馮子雲意思的舉動，再要到他家裏去宣佈訂了婚，那簡直是和他宣戰，彼此的感情，非破裂不可，可是你不知道，我正爲着要和你一同去見他，十足的氣他一氣，才和你這樣快的訂婚，若是你怕得罪他，不敢前去，我這番心思，不是白用了嗎？再說我們已經訂了婚了，我們兩個人關係應該密切到什麼樣子：大概不用我說，你也會知道，馮子雲無論是你怎樣好的一個先生，他和你的關係，總不能像你和我這樣密切，到了現在，你是應當幫着我來對付他呢，還是爲了不敢得罪他，讓我永遠的憋住這一口氣呢？事實是很明顯的擺在這裏，你說罷，她放爆竹似的，說了這一大串子理由，計春雖有理由去駁他，也沒有這樣長的一口氣，只得笑道，你雖然猜得很對，但是我另外還有一種困難，說到這裏，半仰着臉，望了令儀，好像有一種向她求情的神氣，令儀將她在地面上打點的腳停止了，就向了他問道：你有什么困難，我倒是想不出來，計春皺了眉道：若是我們去對馮先生說了，不到明天，他就要寫信去告訴我父親的，令儀不由得咦了一聲道，這可奇怪了，難這我們這件事，你不打算告訴你的父親

嗎？我早就打電報回去了，對家庭多麼公開？你要把這事保守秘密不成？計春不會作聲，將一隻手摸了椅子扶手，只管是低了頭下去，令儀道：你若是要保守秘密的話，那就是家裏已經定了有親事，要不然，像我這樣的身分，你家裏還能說一個不字嗎？設若你已經娶了親的話，哼你瞞着我和你訂了婚，那可是一件麻煩事，計春見她說話這樣的厲害，就紅着臉道：我可以起誓，我沒有娶親，令儀點點頭道：你沒有結婚，只是定了別人家姑娘，那還好辦一點，但是你想，我家在安徽，是什麼人家，我能和訂過婚的人再訂婚嗎，你得趕快打電報回去，把那親事退了，至於花多少錢我倒不是在乎，要不然，你要損壞了我一點的名譽，我簡直可以不要這條命了，她說着這話，心裏的那一番憤恨不平的顏色，也就直湧到臉上來，兩面腮幫子，便緊繃得鼓了起來，兩隻眼睛望了計春，彷彿也就大了許多，計春極力的掙扎着，站了起來，向她道：你這些話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因為我在北平讀書，一半兒靠我父親維持，一半兒還緊靠馮子雲先生維持這樣一來，馮先生自然是不管我的事了，他寫信告訴我父親時，也不知道他信上會寫什麼，我父親自然也是會信任他的話，再要把我的經濟來原一家伙斷絕了，我可怎麼辦呢？他說這話時，依然還是把兩道眉深深的皺着，令儀自然還是向他臉上望着，忽然嘆嗤一聲笑道，你果然爲的是這樣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你也就未免太沒有出息了，在北平讀書，要得了多少錢，充其量一千塊錢一年罷了，這一千塊錢，並不用得我另外去設法，我一個月自己節省一百塊錢給你，那就怎麼樣子用，也就夠了，計春也只好笑道：你這番好意，我是二十分的感激你，只是我五尺之軀，怎好永久的靠你來維持我的生活呢？令儀一伸手又在他臉腮上輕輕的厥了一下，笑道，喲，！你也唱這種高調啦，你不過是個小孩子罷了，什麼五尺之軀，六尺之軀的，老實對你說，我家裏

那百萬家產，休將來都可以分到幾分之幾，這一年千百塊錢的學費，又算得什麼呢，你愁的不過是這一點不是？你不用杞人憂天了，都有我啊，說着，先把大拇指一伸，然後又挺了胸脯，自己輕輕的拍了兩下，計春聽到了百萬家產都可以分得幾分之幾的話，自然。這也是讓他周身的血脈加了一度緊張，沸騰起來，就笑道，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發愁了，令儀道，不發愁了，那就好辦，我們就一塊兒見馮子雲去，看他今天還有什麼話說，計春微笑道，這就不加可否了，令儀道，走，我們這就去。計春道，你是一鼓作氣的，打算一進他的門，就讓他猛吃一驚的，可是這必定要他本人在家，那才有趣味，若是他不在家，你跑了去撲一個空，又要掃興了，不如先打一個電話去問問罷，令儀道，那才好，讓茶房用了你的名義，向他家裏打一個電話問問看罷，於是叫了茶房來，吩咐他照辦，茶房去了，計春心裏這就暗暗的禱告，馮子雲不要在家才好，不一會，茶房回來報告了，他以爲問的人在家，自然是好消息，遠遠的就把手一揚，大聲道，在家啦，周先生若是要去的話，他就在家裏等着啦，要是你不打電話去，他馬上就要出門了，令儀笑着向計春點頭道，還是你細心，先打了一個電話，去問上一問，要不然，他走了，我們却是剛剛的去，那也就未免掃興了，計春聽了，心中大爲懊悔之下，却向令儀笑道，所以我有些時候說的話，你也應當採納一二，這不是很明顯的一個見證嗎？令儀也不待他再說什麼，將帽子交到他手上，挽了一隻手臂道，我們一塊兒走，計春心裏想着，管他呢，我跟着他一塊兒走就是了，有了這樣有錢的老婆，要發老婆財了，不求學也沒有關係，得罪了一個先生，那又算得什麼呢，這樣一來，他的態度就比較鎮定了些，跟着令儀上了汽車，向馮子雲家來，在汽車上的時候，他故意笑着和令儀說話，把心裏的恐慌給忘却了。可是那汽車一尺一尺的走靠近了馮家。他心裏撲撲的亂跳起來。

了，臉上也就一陣陣的向外冒着熱氣，彷彿着。眼睛裏面，都有兩道火光要直冒出來，就在這時，汽車到了馮家門口了，令儀首先走下車。去按馮家的門鈴，大門一開，她也不問馮先生在家沒有，側着身體，就在半開的門縫裏，擠將進來了，計春只好硬着頭皮，跟了她進來。令儀一面向客廳裏走，一面對開門的聽差道，剛才我們打了電話來，同馮先生約好了，說是在家裏等着我們的，聽差明知道主人翁是不願意這位小姐的，然而才剛打電話來約好，那却是真情，只好由他了，令儀的態度，今天更覺着自然，在客廳裏來回的踱着，看看壁上掛的畫，又看看對聯，計春坐在椅子上，只是低了頭，門一推，馮子雲進來了，他看到了令儀，臉上早是紅了，苦笑着向令儀道，孔小姐也來了，還有什麼話說嗎？令儀笑道：馮先生，我們言歸於好了，現在，你固然干涉不了我們，我也犯不上再和你生氣，你瞧，我們訂了婚了，說着，就把一雙手抬了起來，豎着一個手指頭給他看笑道：瞧見這上面的戒指沒有，我們訂了婚了，馮子雲猛然聽到了這一句話，倒不由得抽了一口涼氣，他居然不聲不響的就訂了婚了，在訂婚之後，他們是未婚夫婦了，這未婚夫婦，當然有同行的可能，怪不得她說，我不能干涉她了，就微笑着道：那很好，我倒不曾喝你們一杯喜酒，他這話原是向令儀說的，轉着眼珠，就向計春身上看來，這可不是他的手指上，也帶着一個金戒指嗎？計春似乎也有些感覺，立刻將手縮着垂下去，隨跟着站了起來，就低了頭而且垂着眼睛皮，馮子雲臉上帶了三分冷笑的样子，就向他道：你讀書的成績很好，進行戀愛的成績，却也是不錯，怎麼以前沒有聽說這話，突然之間，你們就訂了婚了，計春只是低了頭，沒有作聲，馮子雲道，你已經徵得你的家庭同意了嗎？令儀原是遠遠的站着，這就搶上前一步，站到身邊來道：馮先生，你也是個嶄新的人物吧？現在的婚姻，有徵求家庭同意的必要嗎？馮子雲笑

着點頭道：我也是如此的想着，但是計春的家庭我是知道的與別人有些不同，所以我這樣問上一問，計春聽他如此說着，心裏就不由得極度的跳盪着，那顆心差不多要跳到口裏來。還好。馮子雲只說知道他的家庭，却沒有說知道他家庭裏是怎麼一回事，因之那漲破了臉的紅色，復又退了下來，令儀道，馮先生，你說知道他的家庭與常人不同，你且說出來，是怎麼個樣子與尋常人不同，馮子雲看看令儀的臉色，又看看計春的臉色，就微微的笑着道，知道是知道，但是你已經與他訂了婚，應該比我知道得還詳細些，我就不必說了，二位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是勸我作證婚人呢，還是另有他事呢。令儀這就想着，這話可難說了，難道就對他說，我是爲了來宣佈已經訂婚了嗎，便借了這機會，帶着一點玩笑的意思道；對了，將來少不得請馮先生和我們作個證婚人，所以今天我們訂婚之後，立刻向你來報告這個消息，你覺得我們這婚姻是很美滿的嗎？馮子雲點了頭微微的笑道：那自然是很滿美的，令儀覺得這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挽了計春一隻手臂，笑道，我們可以走了，計春對於令儀這種行動，當了馮子雲的面，實在難堪得很，只有取下帽子，向馮子雲深深的一鞠躬，隨着令儀走了。走至院子裏的時候，恰好碰見了馮太太。她點着頭笑道：我剛在窗戶外面聽到，你們已經訂婚了，特別快車，你們的成績，真也可以打破一切紀錄了，令儀微笑道：是的，這是許多人所不及料到的，馮太太和他們說着話，一直送到大門口來，見他們二人上了汽車，而且開着車子走了，馮太太靠了門框，兀自站定了望着，心想，我原來以爲孔小姐太放浪了，希望周計春不要交這樣一個朋友，果然，倒把這樣一個無關不關的小姐，討去作老婆了，她這樣站在大門口向前望着，馮子雲也就走開來了，冷笑一聲道，你看這不是一件笑話嗎，周老頭子犧牲一切，把兒子混到初中畢業了業，拚命也似的把他送到北平來，想步步前進，造就一個

人才，偏偏就遇到孔令儀這種魔鬼，他不過是我的學生，我有什麼法子能干涉他的婚姻？我看這孩子的前途，要斷送在女子手上了，馮太太笑道，他可以發老婆財了，你怎麼倒說要斷送了呢？馮子雲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你以為這是好現象嗎？我知道，他在家裏已經訂了婚的，而且女孩子還很好，不料計春這孩子胆大妄為，竟敢犯重婚罪，馮太太道，你為什麼不說出來，馮子雲指着去路道，你看計春這孩子，受了令儀的挾制，上上下下，好像是她一個親隨的聽差，我若是把他犯了重婚的罪說了出來，我看計春這孩子，他沒有應付令儀的能力，那更要受她的挾制了，這是他們的家庭，自然是讓他們家庭去解決，我雖是受了周老闆的重托，我只能管他讀書的事，我馬上寫信給周老闆，順便告訴他一聲，也就是了，說時，他一路搖着頭，走進他的書房去，在他走進書房去一小時，以後，也就把給周老闆的那封信寫了起來，他自己躊躇了一會，替自己着想，也當替人家着想，直沉吟了兩小時之久，才用雙掛號寄了出去，在五天以後，這封信到了安慶了，這個時候，周世良在安慶城裏，為兒子奮鬥：依然之磨豆腐，心裏也正自計畫着，自己離開北平的時候，和計春曾算過一回帳，好像留給他的錢，只能維持兩三個月，這時忽然接到馮子雲先生寄來的一封信，心裏這就想着，必是兒子要錢用，不敢寫信來要，只好托先生代為催討，那麼孩子也就夠可憐的了，他雖然不大懂得文字，可是自己急於要知道這信的內容，接到信之後，就折開來，站在豆腐架子邊來看，所幸這封信，全文都是白話，竟可以看懂十分之九，其餘不識的一分，也就可以猜出來了，那信上是，

世良老板台鑒，自從你老去後，我就打算着計春搬到舍下來住的，只因爲有點小事耽誤，沒有去催他，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出了毛病，不知那位孔小姐怎麼會和計春認識了，她就代

他出了錢，搬到一家公寓裏去，我聽到這些消息，真是奇怪的了不得！，要去攔阻，已經是來不及了，計春是個窮學生。年紀又輕，那裏經過很舒服日子？受不住孔令儀把錢引誘他，終日裏坐汽車，吃館子，看電影，一味的遊玩，什麼也不管了，我勸計春不醒，就用師長的資格，罵了孔令儀一頓，不料她惱羞成怒，糊裏糊塗，就和計春訂了婚，他們訂了婚，就是未婚夫婦了，一對未婚夫婦來往，作先生的有什麼法子可以干涉他，而且他們知道我不能干涉，今天還是同意到我家裏來，舉着訂婚戒指給我看，好像他們訂婚，倒是專爲了在我頭上來出氣，才這樣子的，我雖是十分生氣，他無可奈何？我想，你老將兒子念書，犧牲太大，不能和他人打比，必須要讓兒子成就一個人才，那纔不冤，至於那個孔令儀，是百萬家財人家的小姐，多少王孫公子在她身後追求，她也未必真能嫁計春，這是偶然高興，玩弄計春一下子，將來她不要計春了，她另找十個八個也不難，計春呢，可是就這樣讓她毀了，我知道這件事很重大，但是我沒有權干涉，所以只好老老實實的寫這封信來告訴你，至於你打算怎樣辦，可是趕快寫信來，好早早的挽救，要不然，你再跑一趟北平，那是最好的了，收到了這信，也不必找急，事情已經做出來了，急也是無益的，你慢慢想法子罷，問你好，

馮子雲上

周世良捧了這封信在手上，顛三倒四，看了好幾遍，人也呆了，有好幾個買豆乾的，手上拿了籃子，胡蘆瓢，全圍了豆腐架子，望住了他，約莫有上十分鐘之久，周世良兩手捧了那幾張信紙，不住的抖顛着，有人在身後環繞着他，他却是不知，買豆乾的，都是熟主顧，就有人喊道，周老板，這是誰給你的信，把你都看迷了，周世良啊啾一聲，回轉頭來，看到許多人，倒有些慌了

，一面將信紙信封，向懷裏塞了去，一面向大家笑道，是我們孩子的先生，由北平寫來的信，信上說着孩子在北平讀書的事情，我怎能夠不仔細看一看呢？他說着話，趕快打發主顧走了，一個人走到小房裏去，將房門關上，背對了窗戶，把那信掏出，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這把馮先生報告的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樣一個老實的孩子，剛剛離開了膝下幾天，就會做出這樣反常的大事來，這怎樣辦？請馮子雲勸說。馮子雲是沒有那種能力，自己去跑一趟？慢說盤纏就有問題，而且豆腐店重開幾天，又上鋪門了，人家不會說我是個瘋子嗎？再說自從把倪家姑娘定做兒媳婦以後，她母女兩個人，真也像自己家裏人一樣，相待是非常之好，自己怎能夠把這話宣佈出來呢，於是一個人坐在屋子裏，躊躇了又復躊躇，却想不出一個妥當辦法，忽然房門上砰的打了一陣響，菊芬在外面叫着道：乾爹，哥哥來了信嗎？世良趕緊將信揣了起來，開着門道，我正要關門換衣服呢，誰說哥哥來了信，菊芬撇了嘴道：又是王家那個大腳媽媽騙了我了，她說剛叫來買豆乾的時候，看到你在念信呢，世良笑道：我認識不了三個大字，有信總是要找人看才放心的，我怎能夠自己看了就算是呢？菊芬道，可是我算着，他也該來信了，我還要等他的信來，給他寫回信呢，世良皺了眉道，好孩子，你給我照應照應買賣吧，我頭痛得要裂開來了，想睡一場覺，菊芬道，你若是不舒服，只管睡罷，我準可以和你照顧店面，世良的心裏，這時如火焚一般，掩上了房門，自己又伸手到懷裏去摸那信，一念到菊芬在外面，又中止掏出來了，只是口裏說病，身上的痛，也就真個來了，頭漲得昏昏的，實在有些坐不住，於是摸到床上，躺了下去，坐着的時候，心緒本來就很亂的，現在躺了下來，心緒就更亂了。只是在床上睜了兩隻大眼望着屋瓦上一根根的桁條，好在店面子裏的買賣，已經託菊芬照顧了，也不要緊，索興放了大膽，安然大睡

，由下午睡到黃昏，並不將房門打開，秋天裏的長脚蚊子，正是厲害，趁着屋子裏漆漆黑的，成羣的向屋子裏轟了進來，周世良在床上躺着，依然不動，半天的工夫，將扇子在暗中撲撲的拍上幾下，倪洪氏隨着送了一盞燈，在房門口放着。又點了一根大蚊烟，叫菊芬送了進去，她却站在房門外問道，周老板，你身體怎麼樣？屋子裏沉悶得很，不出來涼爽涼爽嗎，世良一想，人家相待太好了，自己怎樣好讓人家聽着失意的消息，而且讓人家着急，於是勉強的哼着走了出來，抱着兩隻拳頭，連連的向洪氏拱着手道：又要勞累你娘兒兩個，不要緊的，我不過心裏煩悶得很，好好的睡上一覺，病也就好了，洪氏笑道：我猜着，你又是想你的兒子吧？不是我事後埋怨你，現在也沒有三考中狀元了，你又何必把孩子天遠地遠的，送到北平去讀書，安慶有這些學堂，那一個學堂裏不能讀書，若說在這裏讀書，讀不出好處來，難道說這城裏的學堂，都是無用的嗎？若是無用的，為什麼又有許多人進去讀書呢，她這一篇話，不過也是譬喻說的，可是周世良聽了，好像是她已經知道了馮子雲來信這件事了，猶豫了許久，就歎了一口氣道：現在呢，我也很後悔的，他這句話，說得無音無字，洪氏却也沒有聽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不過他那意思，是贊成自己的話，這却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便又笑道：我是房門裏頭的人，知道什麼？我的話是瞎說，你瞧着應當怎麼樣子辦，還是怎麼樣子去辦罷，她這樣的說了一句體貼的話，世良心裏就越發的難受了，歎了一口氣道，人沒有前後眼，我也高興得太過分了，洪氏在燈光下，見他臉上的皺紋中間，透靠着蒼白的顏色，便道：周老板，你真是病了，你就躺着罷，我去和你熱一點稀飯來吃罷，世良倒不是要躺着，只是心緒太亂，連話都不願說，就摸着進屋去了，在床上躺下，心裏就那樣幻想着，這個時候，計春必是和那孔家大小姐，雙雙的住在公寓裏，當然，那銀光

燦爛的電燈，照着一雙紅男綠女，在那裏笑嘻嘻的。那心裏如此幻想，那個幻象，果然也就在眼前出現了，只見計春穿了一身的綢衣，挽了令儀的手，在一片白玉階上，一步一步的並着肩，雖然自己正端端的站在他們的面前，他們却是睬也不睬，自己心裏正是氣憤不過，却見倪洪氏，哭得淚人兒似的，由身後追了上來，指着計春大罵，世良恨兒子，又心疼孩子，急得無話可說，只是亂咳嗽了一陣，洪氏倒底是可憐老年人，走過來攙扶了他道：周老板，周老板，你怎麼樣子？世良抬起頭來睜眼一看，原來還是在自己臥室裏，洪氏和菊芬都站在屋子裏，桌上正放着兩碟菜，一瓦罐子稀飯呢，洪氏道：周老板，你在做夢吧？我看到你臉上，急成了滿臉皺紋，嘴只管動，說不出話來，世良點點頭道，不錯的，我夢見和孩子在游北平城裏的皇宮呢，洪氏笑道：游皇宮是快活事呀，爲什麼夢裏只管着急呢？世良搖了兩搖頭道，這個我也就說不清了，說時，見菊芬伸出一隻白淨的手臂，盛了一碗稀飯放在桌上，木勺子由罐子裏盛到碗裏來，却是一點一滴，也不會傾潑，將一雙毛竹筷子，由掛鉤上的白布擦磨乾淨了，架子在碗上，響也不會重響一下，再看她的臉，蘋果的一般的兩腮上，配了兩個漆黑的眼珠，心想，這樣聰明伶俐的女孩子，那一些配不過計春呢？，偏是這孩子，人大心大，又變了心了，洪氏道，你吃稀飯呀，爲什麼老看你兒媳婦？世良笑道：菊芬這孩子，越發能幹了，雖然兒子不在身邊，有這個孩子在眼前轉轉，我心裏就寬暢得多了，說着這話，也就坐到桌子邊，扶起筷子來，慢慢的吃着稀飯，但是心裏已經是如火燒一般，那裏還分得出來什麼滋味，更也不曉得什麼叫做飢餓，勉強爬了幾口，實在是無味，就放下筷子來了，那菊芬見世良誇獎她伶俐，更是特別要好，立刻備了一把熱手巾來，讓世良揩臉，然後幫着母親，將碗筷收拾去了，世良見她母女如此週到，越覺得兒子對於倪家這頭

婚事，那是千萬拋開不得的，屋子裏無人的時候，悄悄的把那封信又從懷裏掏了出來，躺在床上，遠遠的就着燈光，將那信再反覆的看了幾遍，不看則已，越看就越出毛病，而且又怕這信讓菊芬看到了，更會惹出是非來，因之看過了信之後，依然放到口袋裏面去，這手按了口袋，自己沉沉的想着，假使這封信，落到倪家母女手上了，那就是兩條人命，他在個理想，不料又成了事實，不多一會，洪氏一路嚷了進來道：好老頭子，你兒子，嫌貧愛富，娶了有錢的小姐，你怎麼把信隱瞞起來？你非把那信拿出來不可！我要拿了信去告你父子兩個，說時，就伸手來搶那信，世良一把捏住，死也不放，掙扎着出了一身大汗，睜開眼來一看，又是一場夢，這一晚，他睡的特別早，夢也特別多，一直到鷄叫了，起來磨豆腐了，才把夢來做完，次日一天，都沒有精神，只是稱病，坐在店房裏發悶，可是表面上發悶，心裏在那裏想着，兒子惹了這樣一場是非，怎麼辦呢，他坐不穩，便到街心裏站站，站了一會，心想，應當趕快想法子才是，很能殼這樣清閑，倒在這裏閑望，於是掉轉身向店房裏走？他並不曉得東西南北，一直走到灶門回來，灶門口直放着一根扁擔一眼看到，心想該挑江水去了，到江邊看看，散散悶罷，於是挖了一根扁擔，就向江邊走來，一直走到江岸邊，下了石階到江裏汲水，啊！原來挖的是一根光扁擔，不曾帶有水桶呢，來挑水的人，竟不會帶得水桶，這真是一樁笑話了，還好，身邊沒有第二個人，趕快挖了扁擔，走上江岸去，回到家的時候，兩隻水桶放在店房中間，他的店夥小四子就問道，老板你去挑水，怎麼不帶着水桶呢，世良笑道，我沒有去挑水，今天我力氣不夠，不挑了，但是他不挑水，帶了這根扁擔何用，却沒有說出原因來，小四子見周老板面上顏色不好，一歪一斜的向房裏走了去，心裏想的那句話他就沒有法子說了，周世良心中恍恍惚惚的，但不是人家注意他的行動，他不知

道，就是自己如何的會走進了屋子來，也不知道，於是手摸了床沿，軟攤了身子就賴着下躺去了，自己剛剛的閉上了眼睛，便看到孔令儀手挾了周計春在一處吃飯，一處遊公園，一處坐汽車，再要不然，就是倪洪氏和計春在一處爭吵，又鬧又哭，有時候明知道是夢？自己就警戒着自己。這是夢，不要理會，就醒過來，醒過來之後，倪洪氏却又告訴他道，你兒子在北平作的事，椿椿伴伴，都是真的，怎麼說是作夢呢？世良覺得洪氏必然知道十之八九，但是在表面上，依然執着強硬的態度，說是並沒有那件事情，自己說得舌敝唇焦，替兒子辯護着，可是睜開眼睛來，依然還是一場夢，心裏就想着，一到天亮，老是這樣作夢，神魂顛倒，非鬧出事來不可，第一的憑據，當然就是身上的這一封信，不管好歹。我非把它毀滅掉了不可。沒有了這封信倪家大嫂子，她縱然要那樣說，也是口說無憑吧？他如此想着時，就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將信在身上掏出，在煤油燈罩上，就點着了，那店伙小四子睡在店堂裏，醒了過來，心裏正想着，這該到磨豆腐的時候了，朦朧兩眼，想起來，又貪睡覺不肯抬身，忽然看到裏面屋子裏這一陣火亮，就不由哎呀一聲，跳了起來，口裏喊道，火，火，火，這一下子把全屋裏人都驚醒了，

第二十回 意外週全還珠舍愛塔 醉中慷慨奮臂謁封翁

這一叢火光，將小伙計小四子，驚醒了一喊，連後院的倪家母女也聽到了，披了衣服，跑到前面店房裏來，口裏連問怎麼樣了？怎麼樣了？周世良不料越是要秘密作的事，却越是驚動了人，這就開了房門，迎出來笑道，什麼事都沒有，這都是小四子大驚小怪，無風作浪，小四子揉着眼睛，撇了嘴在一邊站着，低聲道，屋子裏都向外冒烟了，還說我無風作浪呢，洪氏向周世良看了一

周世良覺着是隱瞞不了，用脚踏了紙灰，隨便的道，我一覺醒過來，睡也睡不着，沒有事，就翻翻陳賬，在這裏面，找出了許多借字借條，算一算借錢的人，有的是死了，有的是比我還窮，這借字，留着無用，看了還會讓我更煩惱，我一下氣不過，就全在燈上燒了，洪氏向來不曾聽到他說，有債放在外面，突然的睡到半夜來燒借字，這是真有些奇怪，但是也猜不着他除了燒借字之外，究竟是燒的另一種什麼東西，可是他無論燒什麼，也無法過問，所以也就只在心裏納悶，却不便怎樣的說出來罷了，周世良笑道，你娘兒兩個去睡罷，天快要亮了，我們這也該磨豆腐了，洪氏聽說是沒有什麼事，自然也不能老站在這裏，去看他的究竟，就手扶了菊芬向裏院走去，菊芬做在店房裏的時候，並沒有說什麼，及至到了後院這才向洪氏道：媽，乾爹說是燒借字，我看那是撒慌的吧，洪氏道：胡說，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那個也管不了他，他憑什麼要撒慌，菊芬道：怎麼不是撒慌，他說燈上燒的是借字，可是我看地上燒的是字紙灰，還沒有燒完的紙角，分明是八行信紙呢，前天我聽到人說，計春哥哥來了信，我問乾爹，他說沒有這回事，昨天我又問別人，人家都說：親眼看到乾爹在店房裏看信的，怎能沒有？自從那一天起，乾爹神魂顛倒的好像就是爲這個病了，莫不是計春在北平出了什麼亂子了吧，我猜乾爹燒的，一定就是北平來的信，洪氏道：那不會吧：是北平來的信，他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我們掛心也不在他以下呀，菊芬道，無論怎麼樣，我看決不是燒借字，借字放在那裏，也不會這樣，好端端的，半夜起來燒借字作什麼？我看這裏面，一定還有別的原由，洪氏究竟是個大人，她的觀察力，不應該不如菊芬，只是和周家父子相處得很好，決不疑他們有別的原由，會躲開了自己母女，這幾天看看周世良的態度，果然有些魂不守舍，說有心事，在表面看來很像，說他害

病，他臉上帶的煩惱的色氣，就不是病相，這裏恐怕是有別情，要不然，計春沒有考取學校也罷，錢不夠也罷。這都是不要緊的問題。隨便怎樣都可以解決的，犯不上焦急得飲食不想，眠坐不安，洪氏如此想着，對於女兒的話，就不曾加以答覆，坐在門邊一張椅子上，用手撐了頭，只管出神，院子上面的天空，漸漸現出了魚白色了，菊芬見母親半蓬了頭髮，微閉了眼睛，將背靠着屋門，便笑道：無緣無故的，半夜起來，這樣的胡鬧上一陣，媽，你也倦得很了吧？睡覺去，洪氏搖搖頭道，我不要睡了，你說的話，把我提醒了，我想這裏面，一定是有緣由的，若是沒有緣由，你乾爹不會這樣藏頭露尾的，不過他這種情形，是不肯，我們說實話的，今天我們不必作聲，留心看個一天兩天的就是了，菊芬反背了兩隻手，靠了門框站定，將牙微咬了下唇，把一隻腳踏在門檻上，擦磨門檻上的灰塵，許久許久，她叫了一個媽字，並無下文，却低了頭。洪氏道：你叫我清清爽爽的答應着，你有什麼話說？菊芬抬着頭向她母親微笑了一笑道：我想一定是計春哥寫信來，說了我們家什麼事吧？要不，爲什麼乾爹見了我們，總有些慚愧的樣子呢？洪氏道：你倒是人小心大了，你計春哥在北平念書，不礙我們的事，我們在家裏過苦日子，也不礙他念書，千里迢迢，他寫信回來說我們什麼？再說，我們兩家，也相處得很好的，也不至於來說我們的，菊芬依然是低了頭，將腳去輕輕的踢着門檻，洪氏看了她，也是有話不會說出來的樣子，因道：你說呀，究竟有什麼事吧？菊芬低了頭道，你怎麼就忘了呢，乾爹說，他兒在北平遊皇宮，不是碰見了孔家的大小小姐嗎？洪氏聽到孔家大小姐這五個字，臉色就是一變，但是她知道這時和女兒說話，是要格外持重的，便哈哈笑道，你這孩子，真是用心過分了，孔家大小姐，是一隻怎樣大的天鵝，她會把你計春哥哥看在眼裏，以後你不要提這位大小姐了，我不願聽到這個名字，菊芬

放下門檻上那隻腳，對母親很注意的望着道，你爲什麼怕聽她的名字，和她有仇嗎？洪氏歎了一口氣道：是的，我和她有仇，但是她和我沒有仇，菊芬更向她母親臉上注意着了，將她玲瓏的烏黑眼珠，只管轉着，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和她有仇，自然她就和你有仇，怎麼說，……洪氏微微的搖着頭道，你不必問，我的話沒說錯，將來你或者有明白日子，天色這樣的早，我們就坐在這裏說閒話，街坊聽了，不會說我們是一對傻子嗎？你還去睡覺，我來燒一鍋水泡衣服。菊芬說，我也不睡了，到前面店房裏去，幫着乾爹包豆腐乾罷，說着，她就走到前面店房裏來，今天店房裏的情形有些不同了，小四子代了老板的工作，站在那裏篩豆腐漿，灶門口空了一條矮凳在那裏，並沒有人燒火，店門開了一扇，在屋子裏可以看到街上的白石板，一塊一塊的，橫臥在濛濛的曙色裏，那敞開來的一扇門邊，正露出一幅衣裳，菊芬正要出去看時，一陣陣的青烟，橫在空中飄蕩，而且有了周世良的咳嗽聲了，菊芬於是悄悄的走了出來，看他在作什麼？只見他端了一把小竹椅子，靠了店門板坐下，兩隻腿，搭架起來，手扶了根旱烟袋桿，有一下沒有一下的吸着，噴出了烟來，他的頭微微的向街的盡頭偏了看去，分明是在想心思呢，菊芬在他身邊悄悄的走了出來，他也並不知道，依然三十秒鐘的時候，將唧着的旱烟袋吸上了一口：烟斗裏的烟絲，有些成了冷灰了，慢慢的就噴不出烟來，菊芬心裏，這就想着卻不知什麼重要事情，讓他想着沉迷了到這種樣子，且不驚動他，看他想着有個結局沒有，她於是悄悄的向後退了兩步，在一塊乾淨的階沿石上，也就慢慢的坐了下來，那周世良只管微偏了頭，看定了他所看定的一個方向，決不肯回過頭來，手扶着旱烟袋，依然把烟嘴塞在口裏，雖然是烟斗裏不會有一點熱氣，然而他儘管是靜默了一會，接着就吸上一口，這時，早上的溫度，已是五十度上下，坐着不動，應該感

到一些涼意，這裏又是一條冷街，並沒有早起的人，在街中心兩頭一看，兩旁的人家，全將門關得緊緊的，不見一個人影，因有不會看到人影，平常一條的長街，更覺十分的淒涼，菊芬雖然是一個小姑娘，情感總是有，對了這種景況，也覺有一種不快，可是看着周世良的樣子，他一味的在那裏抽煙想心事，一切身外的景物，他都不會理會，菊芬呆看了一會，已是忍不住了，這就悄悄向前，正待用手扶他，離着他還有兩三尺路的時候，也忽然把旱烟袋由口裏抽了出來，將腳一頓，重重的道：這個畜生，其情可惡，這句話的聲音，說得非常的粗暴，倒嚇了菊芬一跳，也就情不自禁，拖着聲音，叫了一聲哎喲！虧世良回頭看到，這才站了起來，笑道：你什麼時候走出來的，我一點也不知道：菊芬道，我早就出來了，看見乾爹在想心事，沒有敢作聲，不想你倒嚇我一大跳，說時，還不住的用手拍着胸口，周世良笑道：這真對不住了，我是在這裏罵計春，恰好你碰着來了，菊芬道：乾爹！你一大早爬起來，茶也不喝，臉也不洗，事情也不作，就坐在大門口罵我計春哥，這是爲了什麼，周世良一時大意，對她說了實話，是罵計春的，現在讓菊芬連駁帶問，却是都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得歎了一口氣道，嚟！你哥哥離開了我，有些不聽話，你不要問了，問在我心裏很難受，菊芬究竟是個小孩子，看看世良的顏色不好，就不敢追着往下問，但是這樣看起來，自己疑心世良發愁？爲的是計春，這一猜完全猜着了，有了這樣的事，如何能夠不問？當時在街上站了一會，想得了一句話了，便道：乾爹，我給你去倒一碗茶喝罷，說着這話，人就向屋裏走了來，這時，洪氏正在灶口裏燒水呢，菊芬牽了洪氏一隻衣袖，將她拉到臥室裏來，於是把剛才所看到的事，從頭到尾，告訴洪氏聽了，因道，你想想看，這能會是一點事情沒有嗎？洪氏仔細想着，果然的，若沒有事故，世良不會這樣懷恨的，於是走到前面房屋裏來

，叫道：周老板，天色大亮了，買賣快上門啦，你還不進來作貨嗎？世良這才一隻手拿了旱煙袋，一隻手拿了那把小竹椅子，懶懶的走進了屋子來，向洪氏笑着道，把你娘兒兩個吵了起來，倒讓你們不能睡覺，洪氏道：我幫着你老少兩個把店房裏事情弄清楚罷，小四子，你下鋪門，周老板，你來沖漿，我和菊芬來替你包豆乾，先包出一作貨來再說，世良還不會作聲，小四子聽說有人幫忙，首先就高興起來，立刻捲了袖子，就去開鋪門，那鍋裏的豆腐，正燒得熱氣騰騰的，向半空裏噴騰着，一個勤儉爲本的人，看了工作當前，却也是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周世良只得拿了一把大木瓢，由鍋裏舀出漿來，向大缸裏沖將下去，在大家這樣忙於工作的時候，也就把各人的心事，放到一邊，一直把早上這一批買賣混過去了，倪洪氏就向周世良道：你心裏想寬一點罷，何必一個人生悶氣呢，世良一想，倪家母女，總算不錯，自己怎能夠過拂人家的好意，只得帶了旱煙袋，跟了洪氏到後院去了，菊芬心想，這兩個人到了一處，不免要提到今日早上的事，回頭說明了，却是我多嘴，我不如避開了他門罷，因爲如此，菊芬在店房裏坐着，照應買賣，就不到後面院子裏去了，不到一小時之久，門口來了一個郵差，將一封信高高的舉起來道，周家的快信，北平來的，快蓋戳子罷，菊芬聽到，心裏一機靈，恰是小四子又不住店房裏，立是跑了上前，接過快信與回執，將豆腐店的水印，蓋上了一方，立刻打發郵差走了，就把快信揣在身上當時，她也不看，拿到背着人的所在，先看了個大意，大致是明白了，到了這天晚上，就詳詳細細的，對母親說了，當晚母女兩個人，哭了一場，並沒有讓周世良知道，洪氏不但對計春並沒有什麼怨言，而且反將菊芬勸了一頓，叫她把事情看破些，到了次日，除了周世良之外，又多了兩個愁人，世良不到後面來，倪氏母女，也不倒前面去了，這樣又混過了一天，到了這日晚上，世良

結過了當日的瑣帳，裝了一布袋烟葉，揣了一盒火柴，手扶了旱烟袋桿，就踏了一雙鞋，慢慢的進到後面院子裏來，他在院子裏就叫道，菊芬，你娘兒兩個睡覺了沒有，洪氏就在屋子裏答道，沒有啦，我正想到店房裏去，找你談談呢，請進來坐罷，世良走進他們正中的屋子裏來，見她的臥室，已是把一個半舊的布簾子垂了下來，洪氏手揉擦了她的眼睛，掀着簾子走出來了，向世良笑道，菊芬睡了，你請坐罷，世良道，這孩子今天一天不會見着她，洪氏也沒有作聲，將茶壺斟了一杯熱茶，放在世良面前，好像她預先知道有人來談話似的，桌子正中，放了一盞罩子煤油燈，燈芯擰得大大的，洪氏坐在對面一張椅子上，正着顏色向世良道，周老板，你一肚子心事，爲什麼不和我們娘兒兩個說明白了呢，自古道，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你若跟我們說明了，我們能夠替你分憂解愁，也未可知，說着自己牽牽懷裏的衣襟，又咳嗽了兩聲，周世良一看這種情形，肚子裏的話，是不容再隱瞞的了，便皺了眉道，我也沒有得着計春的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說不清，我本想自己到北平再去一趟，可是又離不開身來，洪氏站起來，連連搖了兩下手道：周老板，你不用着急，我比你明白得多呢，說着，他走進房去，手上捧了一疊折好的乾淨衣服：在桌上，衣上又放了一封信，已經拆了口了，洪氏道，信件事要怪菊芬，她偷着接了你的信，就拆開看了，一看信之後，才知道是這樣一回事，菊芬年紀小啦，一不諳，二不聾，三又不是一個瘋子，還怕尋不到婆婆家嗎？那桌上是你老放的定禮，你可以收了回去，我們先議的那場婚事，就此一言了事，讓計春自己定的親事，圓圓滿滿的，白頭倒老，你看這封信，你就明白了，周世良突然的聽了這些話，真有些摸不着頭腦，且先把這封信，拿起來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信上寫的是：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自夫人別後，兒就分向各校投考，但因為省中所學的功課，和北平各投考的功課，差得很遠，正在為難，幸得孔令儀小姐帮忙，一力擔任學膳各費，同她進外國人辦的大學高中部，我兩人口夜在一處研究功課，情投意和，現在已經訂婚，兒想在現今時代，戀愛神聖，婚姻自由，父母作主買賣式的婚姻？當然不能算數，因特快信告稟，請向倪家提議，把以前婚姻取消，孔小姐是我省孔善人之女，門第身分，比我家要勝過萬萬陪。這樣的婚姻，豈能錯過，有了孔小姐帮忙，一千八百款子，不算回事，只要父親回信來，倪家婚事，可以取消，豈立刻寄錢與父，回家養老，不必開豆腐店了？這樣一來，我得了良緣，父親也免得為兒受累，豈非一舉兩得，若是父不答應兒這個要求，兒就與家庭脫離關係，永遠不回家鄉，父親和倪家也沒有別的法子吧！兒的話，說得很直的，望父親仔細想想，專此並叩

金安

兒計春稟

世良看了這些言語，怎能夠不氣得週身抖顫，臉上也就青紅紫白，顏色變個不定，洪氏很從容的樣子向他笑道：你只管坐下，我們慢慢談罷，世良捧了那封信，只管發了呆那裏坐得下來，洪氏道：周老板，我也和你想了兩天了，你只有這個兒子，難道，能夠爲了婚事，就把他捨了不成，再說，這孔家小姐，既是財主的女兒……世良道：大嫂，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我還是個嫌貧愛富的人嗎？洪氏道，我也知道你不是嫌貧愛富，但是他已經下了決心了，非娶孔家小姐不可，你若把他婚事打退了，他就不回家了，我就是把女兒許給他，也不是守一輩子活寡嗎？爲了我女兒終身打算起見，倒不如答應了他，彼此一刀兩斷，以後我女兒也好另找人家呀，周世良將那封信

又看了一遍，放在桌上按了一按，表示很出力的樣子，這才頓了一頓，向洪氏道，大嫂，我的兒子，你不是很喜歡的嗎？你不是說，這個女婿，你是最疼愛的嗎？像你這樣說，你以前的話，都是假的嗎？洪氏歎了一口氣道，慢說是女婿，就是兒子，又怎麼樣呢，他不愛我，我愛他也枉然呀！周老板，你把這幾件衣服收了回去，你給我們孩子的定禮，就算一筆勾銷了，婚事呢，以後也就不必再談，周世良道：這又不是什麼珍珠寶貝，還要退回作什麼，就算這親事打退了，這孩子叫過我幾年的乾爹，乾爹做兩件衣服乾女兒穿，這也不算爲過吧，洪氏道：你說不是珍珠寶貝，我把他比珍珠寶貝還看得重呢，我必定要退回給你，我心裏才會坦然，至於你說到乾女兒那一層話，你願意認菊芬作乾女，我也很歡喜的，我一定讓他跟着叫乾爹，叫了下去，你願意和乾姑娘作兩件衣服穿，我也很高興收下的，但是只能讓你另外去做，原來算是當定禮的那幾件衣服，我不能要他穿，她要穿了，就是你周家的人了，你說這是幾件舊衣服罷，我可是把它當珍珠寶貝還你呀，世良望了她要久，見她是正正經經的說着這些話，不像是笑話，也不像是生氣，眼睛望了她時，左手扶了旱烟袋桿，塞到嘴裏去，右手兩個指頭，却塞到烟葉袋裏去，只管掏烟葉去，好容易掏出一撮煙葉來，放在煙斗上了，這纔慢慢的擦了一根火柴，將烟葉點着，因坐下了噴出兩口烟，這才從從容容向洪氏道，什麼話我都不說了，大嫂，我只問你一句，爲什麼你一定要把這婚事打散呢？洪氏微笑道：你這個老人家，自己真是有些不明白，並非我一定來拋開這可愛的姑爺，實在這可愛的姑爺，他不要我這討厭的丈母，那有什麼法子呢？他下了那個決心，是挽回的，只看你這幾天愁眉不展，也就大大的爲難了，我若是死守非把女兒嫁你兒子不可，他一氣脫離了家庭，我沒有了女婿，連你也沒有了兒子，鬧得大家魚死網爛，何苦呢，世良靜靜的抽着

烟，忽然罵脚一頓，跳了起來道：「孔家這個丫頭，實在是個下流東西，她見我兒子年輕好學，就這樣勾搭他，她毀了我們周僂兩家，我追到北平去，我要把她殺了，他說話的時候，一手拿了旱煙袋比畫着，說到一個殺字，將旱煙袋捏着向下一砍，作一個殺人之勢，不料他這一下砍得太兇，那煙斗子向桌上一碰，崩得拍陀一響，把旱煙袋一碰兩節，洪氏看到，早是臉上紅裏變白，白裏變青起來，呆了兩隻眼睛向世良望着，世良也覺自己過於粗魯，就向洪氏陪笑道：「大嫂嚇到一下子了吧？我是心裏氣昏了。洪氏定了一定神，才笑道：「你瞪了兩隻大眼，這樣砍了下去，真把我嚇着了，其實這件事，也不怪孔小姐……世良搶着道：「大嫂，你真是寬宏大量，人家把你女兒婚事拆散，你還說是不能怪她，洪氏正色道：「我是真話，周老板，你可不要胡來，動刀動斧，那萬萬使不得！世良見她按了胸襟，身子微微向前升起一點，正正的板了面孔，像個很鄭重其事的樣子，並不是假意，這倒奇怪了，於是昂着頭想了一想，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孔家那丫頭，待你有點好處，你記着他的恩典，願意把女壻讓給她吧，洪氏笑道：「你這是笑話了，無論一個人有怎大的恩典，他也沒法子讓別人害兒害女吧！我若是爲了她以前周濟過我，捨這幾間房子給我住，我就把女壻讓給她，我這人也就不太知道輕重了，周老板，你不用猜了，我的心事，你猜不到的，周世良將那半截旱煙袋拿在手上，放在嘴裏是不可能，丟在地下，這是一椿相隨多年的東西，又有些捨不得，站在一邊，只管發楞，洪氏見他那種神氣，已是忿恨極了，這倒不能不有些害怕，就向他笑道：「話呢，我這樣子說了，周老板，你就仔細去想想罷，這衣服你既是不肯拿走，暫時放在我這裏，那也不要緊，世良彎着腰，把跌在地上的那半截旱煙袋桿了起來，拚合了一陣，沒有作聲，只得兩隻手各拿了半截旱煙袋桿，就這樣走了，洪氏以爲今天晚上這一番話，

激動得他太厲害了，他未免發生一點誤會，有話留着慢慢和他商量罷，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可是這一晚晌，周世良又沒有睡得好覺，整整的想了一晚，到了次日，他依然早起作事，把早上這一些買賣作完了，他穿了平常到江邊去挑水的短衣服，却一直來拜會他的新親翁孔善人孔大有，孔家那個八字門樓，兩扇黑漆大門，釘着白銅環，還是那個樣，只是大門裏幾顆樹，越發長得高大了，世良在門外徘徊了兩個圈圈，並不見有人來往，他不是平時那樣有耐性，舉起手來，滴答滴答，在門環上亂打了一陣，這一片響聲，早把裏面人驚動着跑出幾個來了，一連聲的問着什麼人？周世良將短夾襖的袖子，慢慢的翻了向上捲着，瞪大了眼，望着來人道：我是開豆腐店的周老頭子，見你們老爺有緊要的話說，跑出三個人來，都是這裏的老聽差，世良就是不報告，他們也自認得，有一個就向他笑着道：你這老傢伙，什麼事這樣氣鼓鼓的，一定收租的人，催你的店租催得緊一點吧，周世良冷笑一聲道，你們把眼睛睜開一些罷，你們接着北平來的喜信沒有？你們大小姐，不是新近定了婚了嗎？聽差道：對了，這與你有什麼相干？世良冷笑道：你們還睡在鼓裏呢，我告訴你罷，那個男孩子，就是我的兒子，聽差們聽了這話，都楞然起來，大家望着他的臉，世良道：你們不用奇怪，我問你們的姑爺，是不是姓周，是不是同鄉，是不是新到北平的，若是對了，那就是我的兒子了，一個聽差點頭道，我們也聽見說的，這是大小姐來信提着的話，我們也鬧不清楚，但是我們聽說姑爺家裏，是鄉下一個財主呀，你不要冒充，世良在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高高的舉着道：有信為證，你說我冒充，我爲了不願意這頭親事才來的呢，什麼話了和你們也是白說，你赶快進去告訴你們老爺出來見我，你就說，他不必嫌我窮，我是來退親，不是來攀親的，他說着這話，把信似然揣到懷裏去，兩手鬆開短衣外面將板腰帶，重新又繫了一次

，兩手叉腰，瞪了大眼，向裏面望着，大家見他來勢洶洶，不像是一點沒有憑據的，就把他讓到坐面房門裏坐下了，一面進去報告，那孔大有連接女兒的快信和電報，說是和同鄉周計春訂了婚，正在這裏納悶。自己原是周家子孫，同宗裏面，那有什麼了不得的人物，會讓女兒看上了，這一段婚姻，可不能冒昧答應，除了一面回覆令儀的電報之外，一面在省垣打聽周計春的家世，現在周世良跑來這樣一說，他倒不能無疑，好在人家是說退親的，不是攀親的，倒也不必拒絕他，只是自己親自出來相見，總怕有些不便，於是派了他手下的內帳房先生，請世良在小客廳裏談話，世良看那帳房穿了一件半舊的古銅色糊縐長夾袍，微微的捲了一小截袖子，頭戴一頂瓜皮小帽，向後仰着帽頂子，鼻梁上高高的架了一副大框眼鏡，右手兩個指頭，夾了小半截煙捲，一見人之後，捧了兩隻拳頭，比齊了鼻尖，口裏連說請坐請坐，世良見不是孔大有自己出來，便道，你們家老爺不在家嗎？帳房笑道，周老板有什麼話和我說了是一樣的，我是這裏帳房，世良向他看了，一眼道：先生，並不是我小看你，這件事，你實在解決不下來呀，帳房道，你的來意，我也知道了，有話總好商量，世良道，什麼有商量沒商量，你們老爺是全省一個大財翁，我是一個開豆腐店的人，他豈能願意和我家聯親？我呢，有道是窮人發財，如同受罪，我也受不了那個抬舉，和大財主作親家，我是好意來見他，好把這段親事打消了，他爲什麼怕見我呢？我會訛他的錢嗎？他不見我也好，這親事就這樣的擺着，我兒子是早已定了親在前的，讓他家大小姐來做二房罷，說畢，他幌着膀子，打算就要走，那帳房楞住了，倒不知道怎樣好！只聽到窗子外面有人答應道：你不要走，我出來了，只這一聲，孔大有走了進來，他穿了團花藍緞袍，外罩天青緞子背心，大袖飄然，很有些古道照人，他口啣了一枝七寸長的烟桿，紅着臉，站在門口，那頭上的小瓜皮

帽，和帳房一式，也是頂子朝後，只這一點，配上那雍腫的兩腮，和幾根水清鬍子，顯着他氣宇軒昂，在平常人家見了這大善人一站，不是作揖就是鞠躬，可是世良不然了，他手一指兒道：你是什麼善人，你是個帶鬼臉兒的偽君子罷了，他不分清紅皂白，說出了這一句話，中了孔善人的大忌，這事情就大僵而特僵了，

第廿一回 一電激啼痕登門問罪 滿城傳笑柄閉戶逃名

孔大有自從繼承了這個孔善人的雅號以後，差不多連婦人孺子，都這樣順口的傳頌他，雖然，他自己有時也感激得所爲的不能盡是善舉，可是對於善人兩字，自己向來是當之而無愧的，也就沒有那一個人敢當了他的面，說她不是善人。這時周世良指着他是偽君子，他受了一點小小的侮辱，那很打緊，只是當了他用人面說出這話來，大大的有損他的威信。不由得走到桌子邊，伸手將桌子一拍道，你這東西，太豈有此理：我既不會下帖子去請你來，又不曾攔門把你截住，我不見你，你倒再三的要見我，見了我，我也不會得罪你，你開口就罵我一頓，這是你的家，我到你家打攪你了，讓你罵我一頓，我不說你別的，我只說們無故侵入人家，妨害他人自由，你是犯罪不犯罪呢？他說着話，氣得嘴唇皮只管抖顫個不了，那個神氣，自然是心裏有許多要說的話，爲顧全善人的名號，沒有說了出來，這時這位帳房先生，覺得沒有把周世良擋走，惹着東家受了這樣一番大氣，這是他的不對，於是也就向周世良道：你這個人太不懂事，這是我們老爺不和你們窮人計較，若是別個，你這樣追到人家裏來罵人，那還了得嗎？周世良雖在氣頭上，可是人家一說破之後，顯然是自己的理虧了，但是事已至此，認錯是認不得的，便道：你以爲我說這話，得

罪了你們了。哼！我正要得罪你們。得罪了你們，我們這頭親事，就可以吹灰了，指了孔大有道：姓孔的，你莫看我是個開豆腐店的窮人，但是我決不抱你財主老的大腿，我現時不是住了你的房子嗎？你來收房好了，我這豆腐店不開了，你趕快打電報告訴你女兒我兒子已經定了婚的，姑娘家和我們就住在一處呢，若是你不肯退婚的話，你那姑娘，就作我兒子的二房，我的話，就說到這裏為止，聽不聽那就在乎你了，說畢，扭轉身軀，向外就跑走了，孔大有背了兩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漲得兩塊面皮，紅中帶紫，早有聽差們，兩手捧水煙袋遞到他手上去。他一手托了水煙袋，一手擰了大袖子，在屋子裏站站又走走，托水煙袋的那隻手上，夾了一根紙煤，並不去點着煙抽，只管兩眼發赤，一直的向前看着，帳房先生在他身後一二尺路的所在，悄悄的立着，先用手握住了嘴，微微的咳嗽了兩聲，然後說道，這個姓周的老頭子，大概是有點瘋病，你老人家似乎也犯不上爲了他生氣，孔大有並不作聲，許久的工夫，才將脚一墮道，這不能怪人，全是我家這個臭丫頭，生的是非，你跟我擬個電報底子來，把周家的事情說上一說，叫她把這婚事，趕快的打退了，她若不打退這婚事，我不承認她作我的女兒了，帳房把袖子握住了嘴，又咳嗽了兩聲，然後靠近了一步問道，東翁，電報就照着這個樣子擬嗎？不大妥吧？孔大有道：沒有關係，就是這個樣子打出去，她本來不是我的女兒，說着就用脚一頓，表示他這一句話是切實的，帳房見東家下了這樣大的決心，要這樣覆出電報去，那大概並不會假的，東家正在氣頭上，若是說多了話，更會讓他生氣，便低聲道，我先去擬好一個電報底子來，讓東翁看了再說吧，孔大有這就坐下來了，手上捧着水煙袋。吸了幾筒煙，然後說道，不要猶疑了。你就去把電報擬來罷，我在這裏等着你呢，就是語氣重些，那也沒有關係，這樣的女兒，我也不如無，噫！活活的把我氣死了

，說着，將脚又在地上一頓，東家先生，今天竟是不住的頓脚，帳房還敢多說什麼，只好退避下去，將電報稿子擬了來，他雙手替東家接過了水烟袋和紙煤放到一邊去，然後將擬的那張稿由袋裏掏了出來，雙手呈給孔大有，他看了兩行，就不由得皺着眉望着帳房道：「瞎？我不是叫你把語氣說得重一點嗎？爲什麼還說得這樣含混呢？帳房又在袋裏抽出一張電稿，躬身遞給他道：我原也擬了一個語氣重的，自己看看，恐怕不大合宜，所以又留下了，孔大有看了幾行，點頭道：這倒還可以，不過有兩句話還得改一改，帳房這就在衣袋裏掏出一枝轉動的鉛筆，兩手奉上，孔大有放在茶几上，改了兩句，就交給帳房道，馬上就送去發，不要就誤了，帳房雖明知道這封電報發出去了。是要發生天大禍事的，但是東家的命令，如何可以違抗，萬一有禍，自然由東家去承當，也就不必延擱了，在下午四點鐘，這個電報由安慶發了出去，在本晚六點鐘，電報已經到北平，轉入孔令儀的手上了，她手上捧着這一張電報紙，躺在一張沙發榻上閑閑的看着，因爲她家家裏通消息，打電報當寫平常信一樣的辦，你以她接了這封電報，很不算一回事，電報是由電局譯好了送來的，看得很痛快，她看了兩行之後，顏色有些變了，越向後看，兩隻手越是抖顫個不了，最後直跳了起來，向牆上懸掛的鐘一看，正是六點三刻，拿起桌上的電話機，就向計春公寓裏打了一個電話，叫他不要走動，自己就來，計春今天把令儀和他作的新西服，已經穿了身上，因爲常在娛樂場所來往，自己這已把摩登少年的態度，揣摩得很夠了，在那淺褐色的西服小口袋裏，塞進了一條花綢手絹，露了兩隻尖角在外，頭上的黑髮梳得又光又滑，一絲不亂，兩隻手也就洗得雪白光嫩，一帶一點黑跡，左手無名指上，帶了一隻金戒指，自己不住的用手摸着頭髮，向一架衣櫥的鏡子照着，心裏想着，我這樣的打扮，起來，不也就是個摩登少年嗎？而且還要

比任何少年年紀輕些，我這個樣子，和令儀在一處走着，就沒有什麼配他不過的了，自己這樣的想着，摸摸自己的白領子，又扯扯西服的下擺，衣服是平整極了，一點皺紋沒有，正對了鏡子裏面的翩翩丰度，在那裏賞鑒着呢，茶房，進來報告，說是孔小姐電話來了，請你不許出去，她馬上就來，計春點點頭，心裏可就想着，這必是他臨時想起了吃館子，要帶我出去，抬起手表一看，七點還差五六分鐘，吃過了晚飯，再去看電影，那就正是時候了，於是在欄干上取了衣服刷子，對着鏡子，將衣服週身上下，摸刷了一遍，放下刷子，將桌上攤的香水瓶子，舉了起來，向頭上只管灑了去，他正在修飾着得意的時候，卜篤卜篤，一陣高跳鞋子響着，接上房門哄通一聲，令儀跳進屋子裏面來，計春手上拿了香水瓶子，半鞠着躬向着她笑道：你來的，你快令儀更不打話，在他手上奪過香水瓶子，迎面就砸了過去，計春將身子一閃，那香水瓶子，直飛到衣櫥的鏡子上，嗆啣一聲，將鏡子中心崩了一個窟窿，四遊射出菊花瓣子似的裂縫，計春到嚇了一跳，什麼事得罪了她，會讓她這樣大鬧，兩腮通紅，只管發怔，令儀鼓了腮幫子，瞪了兩隻眼睛望住了他，計春看到她這樣，其初以為她，鬧着玩，現在看到她臉上紅中帶紫，那是生氣生大了，便道，什麼事情，惹着你生這樣大的氣，令儀也不分辨，在身上掏出電報稿子，向計春臉上丟了過來，喝道，你看，你看，有了這樣的事，我的臉都丟盡了，我不作人了，我不作人了，口裏說着，兩隻腿就在地面上亂跳，然後向旁邊的沙發椅子坐了下去，兩手握着脸，放聲大哭計春一時真摸不着頭腦，只好接過電報稿子，向下看了去那電報是……

……函電均悉，事雖可由兒自主，但此舉冒昧太甚，余正在調查間，周計春之父，今忽來在家，大肆咆哮，其人即往日每晨送豆漿到我家之老周，非我家周濟，豆腐店且不能開，何

有於財，以我家在省垣之門第，欲招快婿，何求不得，未知何故，一味降格，乃要一磨豆腐人爲親，以余揣度，其父如此，其子可知，爾所遇者，恐非端人，錢財等事，極宜審慎，況周老今日在此揚言，謂其子原聘有童婦，現方在省，其言無論實否，余亦決不肯使爾蒙我人作妾之名，此電到後，即與周子交涉，廢除婚約，否則余大義滅親，決不認爾爲女。父有電計春忽忽將電稿搶着看了一遍，已經明白了大義，心裏砰砰亂跳的時候，又一字一句再覆看了一遍，令儀不等他開口，擦了眼淚道：『說，這事應該怎麼辦，計春兩手捧了電稿，不免發楞，因緩住那口氣道，這事我很對不住你，我立刻寫信……』令儀道，放屁，現在打電報還來不及啦，你寫信回家，不是有心遲延着事情嗎，計春心裏原想着，父親貪慕孔家一百多萬的財產，必是贊成自己的婚事，把菊芬退了，不料他大反鄉下人的常態，倒跑到孔家去大鬧，若是自己爲了求學起見，將令儀的婚事退去，一切都恢復原來的計劃，這才是正理，只是自己是窮苦人家出身，不會吃過的喝過的，不會見過的聽過的，在這兩個星期裏都嘗到了往後她那幾十萬家產，他還可以分我若干，我的希望就大了，現在若要恢復原來計劃，務必就要把攪到懷裏來的幸福完全推送出去，未免可惜了，他因爲心裏頭這樣的躊躇着，口裏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是站在一邊發怔，令儀道：你怎麼不作聲？啞了嗎？我問你家裏有親事沒有親事的時候，你口裏說了個水點得燈亮，那就不啞了，計春道：你別嚷，要怎樣子辦，你出一個主義。我照辦就是了，假使你願意離婚，我就離……令儀坐在沙發椅子上，換手向後一掏，掏出一隻靠墊，兩手拿了一隻，高高舉起，就向計春身上砸了過去，跳了腳罵道，離，離你的魂，離你的魄，她口裏罵着時，那個靠墊，已經砸到計春的頭上，雖然這個東西，並不怎樣沉重，但是一大團東西，突然的打到臉上來，眼上

一黑，也有些發暈，於是身子一閃，紅了臉道：有話慢慢的商量，你爲什麼動起手來？令儀墮了脚道：動手？我要咬你兩口，才解我心頭之恨，計春被她說着，無言可答，只是低了頭，令儀道：你說話呀，怎麼又不作聲了，計春道：你瞧，這不，令人爲難嗎？我不開口。你怪我不說話，我一開口呢你就帶東西砸我，讓我說什麼好呢？令儀道：你要知道，我無論在家鄉在外面，人家都認爲我是一個大家閨秀，老實說，多少男子追逐着我，我都不看眼裏，現在我許多人不要，單單的和你訂婚，一下子就上了當，第一，你是家裏有童養媳的，第二，你又是開豆腐店的孩子，千挑萬選，落這樣一個下場頭，人家不說我是瞎了一雙眼睛嗎？她說着，兩隻鞋又車水似的在地上跳了起來，這真讓計春爲難到十二萬分了，要離家裏那個未婚妻吧？權操父親之手，自己是不能作主的，現在說了出來，不能實現，將來更增加自己一行大罪，要離面前這個未婚妻吧？那就是自己將一把黃金大椅子，給它砸碎了，他兩個要行不能行的主張，只管在腦子裏打旋轉，口裏就沒法子可以說出話來，令儀頓着脚道：你爲什麼不說話，不說話這就可以算得了事嗎？計春道：這一會子功夫，我也想不到什麼好法子來，請你給我出個主意，你又不理會，那叫我怎麼辦呢？令儀掏出手絹來，擦着眼淚，將脚一頓道：好！你要我出主意，我就出個主意，你今日打個電報回去，不承認你家裏那頭親事，計春道：這也不必你現在說，我早就寫了好幾次信回家，這樣的辦了，令儀道：你在這裏當地的報上，給我上一段道歉的啓事，說是不該欺騙我，我們這婚事，算是取消，計春道：既然我們的婚事要取消，那麼，我自己的事，你就不必管了，爲什麼又要我把家裏的親事，也要取消呢？令儀聽了他那話，就站着起來了，手裏指着他道：你瞧瞧！你說出你的真心話了，你那裏肯離開你家裏那個黃毛丫頭呢，我對你說，你趕快照着我的話去辦，你

要是存心推諉，對不住我就要到法院裏去告你，哼！你以我我是一個好惹的人嗎？說着，她坐了下去，又伸手來亂拍着桌子，這一下子，真把計春逼得死去活來，總而言之，自己說什麼，就跟着駁什麼，自己在屋子裏呆站了一會，然後皺了眉毛，向她比着袖子彎着腰深深的作了一個揖道，我的大小姐，總算我怕了你，你提的條件，我照辦就是了，嘿！你賞給我的戒指，在這裏，拿回去，說着，從無名指上脫下那個訂婚戒指，交給令儀，令儀以爲自己是個百萬家財的小姐，只有人家來追求，沒有人家拋棄之理，不料自己手上的戒指，未曾脫下，人家手上的戒指却已經退回了自己，事情雖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看見，然而這可以證明，自己並不是人家非要不可的了，這與自己的面子太有礙了，急遽之間，自己找不到下台的地步，就將鼻子一哼，酸着臉冷笑一聲道：你說得好，就這樣隨隨便便的讓你離了婚嗎？我要告你的重婚罪，你的戒指在我這裏，就是老大一個證據，別的話不必說，你趕快作一個道歉啓事的稿子，好讓我拿去登報，計春道，我登了啓事，你還告我不告，令儀道爲什麼不告，這樣大的事，就這樣三言二語的算了嗎？你趕快給我寫，趕快給我寫，她說着話時，身子只替挪搓着，兩隻腳乒乒在地上打着，猶如擂鼓一般，臉上的胭脂粉，已經爲眼淚洗乾淨了，黃黃的面皮，微紅的眼睛眸子，加上那一頭的短髮，紛披的蓋着臉和前額，又是兇狠狠的身子亂動，這不但把計春以往醉心她美麗的思想，完全打消，而且覺得這個女子十分可怕，於是心一橫，也就強硬起來了，腳一頓道，你欺侮我是一個小孩子，想把我逼死不成？反正我也沒有槍斃的罪，你愛怎樣就怎樣罷，說畢，他一扭轉身軀去，人就跑走，令儀其初以爲他不過站到外屋，去暫避一時，自己並不怎樣的介意，依然板着臉子，在屋子裏坐着，但是越等越不見他進來，約莫有一小時之久，依然沒有消息，自己這可有些詫異，他

向那裏去了，莫非他到警察區裏告我去了？諒他也不敢，莫非因我逼得太厲害，自殺去了，而然也不至於，或者他又到馮子雲那裏去，請他出主意去了，就是馮子雲幫他出主意，我也不含糊，只是這樣一來，未免讓他笑話了，他若是說，你爲了負氣訂婚，現在怎樣的，不也是完了嗎？他若是果然去找馮子雲的話，也許馮子雲馬上就會到這裏來和我爲難，我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我還有什麼臉兒見他，不如走開罷。他起了這念頭之後，片刻也不敢耽擱，馬上將這屋裏面盆中的冷水擦了一把臉，手提包裏有粉撲脂膏，拿出來對了計春洗臉用的鏡子，很忙的，用過了一遍脂粉，叫了一聲茶房鎖門，就回到表叔家去了，他表叔余子和，向來是不敢干涉她的事情，今天她接了電報，突然的跑出去鬧了一場風波，人不知，鬼不覺，余家人那裏又會曉得，所以她回來之後，自己進了房去睡悶覺，余家的人，還以爲她是玩得太疲倦了，回家就休息了呢，這晚令儀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想了一宿的主意，覺得要和計春離婚，這太容易了，這只要把戒指丟還他，以後永不和他見面，也就完了，可是果然和他離了婚的話，有兩層不大妥當，第一是讓馮子雲見笑，第二是讓自己那一班拋棄了的男朋友見笑，其三呢，這個孩子，年紀是真輕，人也長得漂亮，很費了一番心血，把他陶鎔得成了一個摩登少年了，倒不要他，這豈不讓別個女子，檢一個大便宜去了嗎，這就成了那句俗語，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了，這樹是我栽的，無論如何，我應當乘兩天涼，只要我肯花錢，叫計春把家裏那頭親事打退了，大概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有一層，他家是個開豆腐店的，未免與自己面子有關，這只好說一句時髦話，愛情是沒有貧富階級的了，我要是下了決心的話，要嫁周計春，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自己父親電報上，說得很明瞭的，若是不退掉周家這頭親事，他就不認我爲女，他的意思很頑固的，這樣說着，也許他就真這樣

的做出來，那我就犯不上，爲他蒙這樣大的犧牲了，然而想到了最後一個關節，假使不嫁周計春，那這免不了別人笑話，她在床上想了一宿，却毫無結果，因此次日早上，她竟是擁被鼾睡，反而出透了，睜開眼睛，只見太陽光照在院子裏，反映在牆上，只覺得光彩射目，陽氣蒸人，分明是天氣不冷了，自己還不曾開口叫女僕人說話呢，却聽到有賬房先生劉清泉的說話聲，他道：我早就要回南的，總算就誤下來了，昨天接到東家的電報，讓再遲兩天走，說是那裏有事要我辦呢，大小姐還沒有起來嗎，接着又有個人說，你是爲了今天報上登的那段新聞來的嗎？劉清泉低聲喝道，不要胡說了，仔細她聽了去，令儀聽到，不由心裏一驚，報上有一段什麼新聞，我聽不得，難道還要計春登的那一段啓事，他已經登了出來了嗎？自己突然由被裏向外一伸，抓着衣服披在身上，就這樣披着，蹬了鞋子，掀開一角窗紗向外張望着，正是劉清泉和余家的女僕在說話，情不自禁的，這就叫了起來道，老劉你說什麼，報上登着我什麼消息呢？劉清泉聽到小姐的聲音，只好走了過來，隔了房門答道：小姐起來啦，我早就來了，可不敢驚動呢，你看見報了嗎？令儀道：你這說廢話，我要是看見報，還問你作什麼？周媽今天的報呢？快拿來給我看，外面周媽答道，今天的報早就給你放在床面前啦，你往日不是醒了，就隨便拿起來看的嗎？令儀回頭看時，床面前茶几上一疊大小報紙，被自己拖曳到地上來了，加上拖鞋在床面一陣踐踏，印下了無數的脚印子，而且還踏破了幾塊，於是自己捏了兩個拳頭，只管在屋子裏躲了脚的，混蛋，真是大混蛋，把報弄得這樣一地，你們吃了飯，都幹些什麼？說着話時，那周媽正進來收拾屋子，心裏可就在那裏想着，你只管多多的罵上幾聲罷，看看倒是誰混蛋呢，令儀將報紙放在茶几上，一手理着頭髮，一手翻閱桌上的報紙，在登啓事的所在。逐一的都注目看過了。並沒有關於自己的消息

，就叫起來道：「老劉老劉，你到底是在那一家報上，看到登了我的消息，怎麼沒有呢，劉清泉還在屋子外面站着聽候小姐的消息呢。」令儀一問，他就答道：「那家報上都登得有，你瞧瞧社會新聞，就瞧出來了，令儀被他一句話提醒，翻着報上的社會新聞一瞧，早有一行大字，映入了眼簾，乃是摩登小姐巧遇拆白黨，令儀心想，這也不一定就是指着我吧？可是在跟着去看第二行小題目這可很明顯的說着自己了那小題目上，標明的是，百萬富翁的大小姐，要嫁豆腐店裏的小老板，令儀不必再看別什麼了，只這十七個字，已使她心驚肉跳，人是搖搖幌幌的有些站不定，最不堪的，下面還有兩行小題目，乃是：「賠身體又耗財，原來他有黃臉婆，」令儀看到這裏，恨不得一拳，將這報紙打一個窟窿，但是心裏儘管恨這張報紙，却是也非知道這新聞的內容不可，於是還忍住了那口氣，將這段消息，跟着看了下去，那消息原文登載於後，

有皖籍大富翁之女，孔其性，有某某其名者，姿色甚佳，又善交際，男女娛樂場合，常見其芳縱，因之男性在後追逐者亦為數甚多，但有錢之人，多不知愛情為何物，女士不能例外，對於真誠擁護之有志青年，皆置不理，專與年經貌美，俊童一流之少年為伍，蓋在彼亦係一種享樂主義也，最近與一同鄉周某者來往頻繁，由朋友而訂婚而行同居之愛，周年方十七歲，而又姣好如女子，女士出入相携，甚為自得，而為該男子製衣服，供食用，同遊玩所耗已達千金，平常男子施與女子者，女乃反其道而行之，但女固非視貨財如糞土者，只因周某假稱家中係鄉中財主，擁有巨產，惟鄉人賦性吝嗇，其父不肯多與遊學之資，所以外表依然寒酸耳，孔女對於此種言語，居然深信不疑，以為所耗之財，不久可以取回，不料昨日得其家中來電，調查確實，周某家中，並非富有，其父在省城開一小豆腐店，而其房屋尚係

孔家之產業，不但此也。周某自幼自聘有一黃毛丫頭，作爲童養媳，此女尙在家中，孔女擁有交際明星之名，不料乃爲一小孩所騙，目前欲退婚，則已失身於人，不退婚，則如此大家閨秀，斷無嫁人作二房之理，十分躊躇，而一班對於孔追逐失望之男子，則無不撫掌稱快云。令儀跳着脚道，這報上胡造我的謠言，我不能隨便放過，一定要告他一狀，於是掀開這張報，又拿一張小報看看，那社會欄頭一條新聞，便登的是這件事，題目安的更彎曲，是「豆腐店小掌櫃人財兩得」，小題目是「百萬富翁的小姐會看上他」，那新聞的內容，大概是一個所在發出來的，所說的都差不多，令儀本訂有五六分報，大大小小都有，令天將各報一翻，竟是一家不曾遺失，完全把這消息登載了，令儀頓了脚道，他們全報了，要什麼緊，我就全告他，回頭一看，老媽子怔怔的站在一邊呢，便瞪了眼道，怎麼不給我打洗臉水？周媽道，水都涼了，正等着伺候您啦，令儀紅了臉道，你們這些人，都有些不識抬舉，平常待你們太好了，你們就一點也不怕我，做什麼事都很隨便，哼！好歹有那麼一天，要我大發脾氣的，老劉呢？這三個字的聲音，却來得格外的大，劉清泉道，在門外邊站着啦，令儀道，你一早就到這裏來幹什麼，知道報上報了我的消息，你打算羞辱我一場嗎？劉清泉笑道，那我怎麼敢呢，我也是怕小姐瞧了這一段報會生氣，所以特地跑了來瞧瞧，看看有什麼事沒有？令儀道：有什麼事呢？人來毀壞了我的名譽，我就得去告他賠償我的損失，劉清泉道，告人家不着吧，人家沒有在報上報出你的名子來呀？你要是出頭告人家，不是自抓着金片子向臉上貼嗎，令儀也不作聲，忽忽的洗完了臉，就來找她的表叔余子和，他正在書房裏看書呢，好像是很鎮靜，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令儀一進來，他就迎着笑道，大小姐，也不必生氣，這是交際上免不了的事情，我看一定是不滿意於你的朋友，放出來的

謠言，好在這報上也沒有指着是誰，含糊過去就算了，你一定要去追究，反而不妙，令儀道：難道我就罷了不成，余子和道：你若是有這件事呢：你要追究的話，豈不是把事情更加一重証明嗎，你若沒有這件事，讓他們說去，不久也就自然水落石出了，令儀一聽話不投機，又發了她那大小姐的脾氣，扭轉身軀就走開了，心裏可就想着，他說，這段新聞，是我失意的朋友放出來的，這倒有些像，這其中袁佩珠小姐，和這班人還是接近的，我去訪一訪她看，若是在她口裏找出一點消息來，我再和這個人算帳，腦子裏忽然泛出了這個主意，就一點也不考量，立刻吩咐汽車夫開車，坐上車子了就向袁小姐家裏來，都市裏面，代步的東西，那要以汽車爲最快的了，但是令儀心裏有事，坐在汽車上依然也嫌它走得太慢，偏是這輛汽車，又喜歡出事故，走到什字街頭，街中心的巡警，橫着手一攔，車子走不過去了，當那車子停着的時候，街上賣報的小孩子，拿了報高高的舉着，就叫到車子邊來道，瞧哇，財神爺的小姐，愛上了豆腐店小掌櫃的新聞，令儀聽了，就不由臉上一紅，偏是那汽車夫偏了頭向車子外望着，大有買上一份之勢，令儀只得敲着座前的玻璃板道，快走罷，快走罷，車子開到了袁家，又給她一個打緊，便是她一下車，門口聽差迎了出來，向她笑道，我們小姐，剛剛出去呢，你要有甚麼事，留下一個字條罷，也許她一會兒就去拜訪你呢，令儀道不必了，回頭再通電話罷，說畢，剛待要扭身走開，後面就聽到有噓噓的聲音道，就是他，報上報的就是她，回頭看是，乃是幾個小孩子，半閃在屏風後面，還是袁小姐的姪兒姪女，這只好裝聾聽不見，悄悄的走開了，上得汽車來，車夫問上那裏去，便答道，那裏也不去，回家，汽車夫也知道小姐今天的脾氣發了，不敢多說，開了汽東回來，令儀在余家，住的是正屋之外的一個大跨院，進出必須由正屋面前經過，往日她總是穿高跟鞋子的，所以那橐

索的響聲，一由窗子外面經過，屋子裏便有人迎接出來，今天她是穿了便鞋來的，在院子裏，却是一點響聲沒有，所以她儘管走她的路，那房子裏却也儘管說他們的話，令儀由那裏經過，稍稍的注意一聽，就聽到他們所談的話，正是自己離婚的事情，心裏這就想着，你們和我這樣親密的人，也是這樣的議論我，那些和我沒有關係的人，爲什麼不說，怪不得街上賣報的小孩子，大喊着看新聞了，自己悄悄溜進屋子去，將房門關上，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想着，這件事教我怎麼樣子辦，還是離婚呢？還是不離婚呢？若說離婚，人家硬指着失身於姓周的，讓姓周的白檢一個便宜去了，我嫁起人來，就不免要發生問題，不離婚吧？便算是他把家裏那頭親事打退了，人家也會說我無聊，何以拋了千金小姐的身分，嫁這樣一個開豆腐店的小掌櫃，自己好強太甚，是要壓到馮子雲糊裏糊塗和姓周的定了婚，不想作繭自縛，於今轉害了自己了，她這樣的想着，有一天的功夫，自己不曾解決，這一天也就不曾跨出院門，她表叔余子和，知道她是難爲情，也不來看她，只是吃飯的時候，叫女僕來請她去吃飯而已，但是她覺得孔令儀這三個字，已經在人口裏說爛了，本人見了人的面，更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只推着身上有病，掩上了房門，再掩上了跨院的門，只在屋子裏躺着看幾篇小說，而其實看小說還是一個名，眼睛在書上，心却在大門外滿處的跑，有時在安慶，看到父親的怒色，有時在公寓裏，看到計春無可奈何的神氣，有時又在交際場合，看了男朋友的冷笑，他三天沒有想出一個妥當辦法來，三天也就沒有出門，終於是旁人看到她沒有動靜，忍耐不住，來和她出了一個主意了，

第廿二回

接木移花突來和事老

焦頭爛額重伍弄潮兒

到了孔令儀在茶中藏身的第四日，那位和她素共交際的袁佩珠小姐就來探望她了，袁小姐到余家來，已經是熟路，在房門裏，並不經過打招呼的手續，竟直向裏走，到了那個小跨院裏，她的高跟鞋子，驚動了裏面院子裏老媽子，就迎出來笑道，喲，袁小姐來了，孔小姐病了呢，我給你瞧瞧去，佩珠笑着搖手道，我又不是什麼外人，還跟我來這一套作什麼，她口裏說着，人已經踏到了小客廳的房門口，令儀在玻璃窗子裏面，已經看得清楚，連忙搶着推開門，伸出半截身子來，只管向她招手。袁佩珠搶上前和她握着手，連連搖撼了兩下，走進屋子來，第一句便道：孔，我很替你煩惱，但是現在過渡時代，這是應有的現象，那個青年人，也免不了有這種打緊，這有什麼關係？說時握了令儀的手，一同在一張沙發椅子上坐下，令儀道，報紙真正也惡，他們只登我的姓，不登我的名字，叫我一點沒有辦法，可是熟人一看報，便知道說的是我了，他們對我說了一些什麼？令儀所說的他們，就指的是她一班男朋友而言，佩珠聽到，也就心領神會的，就笑着搖搖頭道，你怎麼這樣的想不開，報上那些謠言，不就是他們造出來嚇嗎？他們既然造了你的謠言，你還想到他們面前去打聽消息作什麼，令儀垂着頭，望住了她所攥住袁小姐的手背，許久許久，歎了一口氣道：我作夢想不到，會栽了這樣一個大筋斗，佩珠道，這也無所謂大筋斗呀，休若是非嫁姓周的不可，你就叫他把那頭親事打斷了，切切實實的，登兩段啓事，讓社會上全知道，你若是不願嫁姓周的，你離婚就是了，男的要和女的離婚，免不得許多困難，女的要和男的離婚，這是極容易的事，只要你把這話說了出來，事情就算完結，有什麼困難之處，鬧得你這樣皺眉不開，令儀用很微弱的聲音，輕輕的答道，你倒說得那樣容易，佩珠道，本來就是那樣容易嗎，並不是我事情說得容易了，令儀道？別的不用說了，以後談到孔令儀三個字，人家都會說

是離過婚的小姐，我見着人就不免矮上三尺，你說糟心不糟心？佩珠道，這個樣子說，你是願意和周計春離婚的了，你願意和他離婚那就好辦，因為我的朋友，都爲你要嫁周計春，追求你不到，所以大失所望之下，才來造謠言糟蹋你，你既然離婚了，又成了他們一個追求的目標，他們只有巴結你的分兒。那還能夠說你什麼。至於對社會上呢，孔令儀三個字又不是鍍金招牌，沒有法子更換的，你不會改上一個名字嗎？令儀沉思了一會道：但是……佩珠兩隻手握住了令儀兩隻手，連連搖擺了幾下，搖頭說道：沒有什麼關係了，第一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是冤枉，第二北平社會上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你，即使知道你，也不知道你是長的矮的肥的瘦的，你以後改了名字，你依然可以把新名字大出風頭。令儀不由得歎了一口氣道。唉。你以爲我還要出風頭啦。我現在灰心到了一萬分，只要有這樣的屋子，可以容留我一輩子在裏面住着。那麼死。我就死在這屋子裏不出大門了，說着，她用腳在地上頓了兩頓，表示她那消極的決心，佩珠鬆了她的手，正色向她道，我是和你商量辦法來了，你幹嗎，老在我面前發牢騷，你不想一想，這樣大的問題，在家裏躺上幾天，一表示消極，就可以了事的嗎，我爲了彼此的交情，來和你解圍，你怎麼倒是這樣的隨便呢，令儀又握了她的手道，我的姐姐，我現在是心慌意亂，什麼都沒有辦法了，佩珠道，你別慌，有話慢慢的商量。我暫時不走，在這裏叨擾你一頓午飯，你慢慢的籌劃着，也要可以想出一些辦法來，你想想是也不是，令儀正在心亂如麻的時候，有個朋友在家和她談談，多少可以減少一些胸中的苦悶，於是也就依了袁佩珠的話，將他留在家裏吃午飯，兩個人把這件事慢慢的來議着，在佩們談過了兩小時之後，也就有了辦法了，到了這日下午，佩珠告辭要走，令儀送到大門外來，他珠握了她的手，輕輕着搖撼了兩下道，你千萬不要性急你千萬不要性急，天大的事，有了調人

，也可以解決，何況你這件事，也不覺得怎樣的嚴重，我出來了，總讓你過得去，你放心好了，佩珠雖沒有汽車，却也有了一輛自用的人力車，於是坐上車去，飛也似的，向計春住的公寓拉了來，平常她要由令儀家裏走，令儀縱然是不用汽車送她，他也會討着汽車坐的，今天令儀要用汽車送她，她也推辭到了公寓門口，剛一下車子，就看到計春反背了兩手，在大門口站着，他心裏就不由得叫了一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計春爲了和令儀常在一處，和佩珠是很熟的，這就笑着鞠了躬道：袁小姐也到這裏來了，拜訪朋友來了嗎，佩珠笑着，眼珠向他一轉道，對了，我是來拜會朋友的，請你引一引路，行不行？計春那裏知道她是要拜會那個房間裏的客人，只是他說明了叫引路，自己却是推辭不得，於是笑着連說可以，就在前而走，進了大門，轉過了第二個院子，再拐彎到第三跨院裏，計春只管是走一截路回頭看看，以爲自己走的路，究竟走的對是不對呢？可是佩珠笑嘻嘻的，只管在他身後跟了走，並不置可否，計春也有計春到算盤，心想，我知道你要向那裏走，且把他先引到我屋子裏去坐一會再說，他走到了自己房門口，便向佩珠笑着點了一個頭道，請到我屋子裏坐坐好嗎，佩珠笑道：我們交了這樣久的朋友，我還沒有來過呢，我也應當瞻仰瞻仰，她口裏說着，人更是爽直，那高跟鞋子，走着的咯的咯作響，表示她那番得意的情形，計春手扶了房門，閃在一旁，倒是跟着她後面走進去，佩珠走到屋子裏，將那個手皮包夾在懷裏，昂了頭，四週觀看着，將一雙高跟鞋尖，連連的在地板上點了一陣，表示着賞鑑自得的神氣，四週全光顧遍了，她才將皮包放在茶几上，然後一挨身在沙發上坐了下來，計春看到這一番從容不迫的樣子，並非急於要找什麼朋友，她的來意，倒有些奇怪了，心裏這就想着，必是幫着孔令儀來責備我的，於是倒了一杯茶，兩手捧着送到佩珠面前放下，笑道，請用一點茶罷，既

來之，則安之。可以先休息休息，你那朋友貴姓，可以讓茶房先去打聽打聽，看看在家沒有，佩珠向他瞟了一眼，笑道，密斯脫周，現在學的也很會說話了，你問我那朋友姓什麼嗎，我那朋友姓周，計春道，哦，倒是我同宗，他住在那一號房間呢，佩珠眉毛一揚道：你這兒房間是多少號，計春道：是八號，佩珠笑道：好，就算是八號罷，計春笑道，難道說袁小姐到這裏來，是來會我的，佩珠將兩隻腳伸着，一隻腳架在一隻腳上，顛簸了幾下，身子也就隨了兩條腿，顛簸了一陣，向計春道，你猜呢，這三個字說得非常之妙，她本來是餓吧，嘴裏不便說出來，不是的吧，說明了到有些得罪朋友，所以倒反讓問話的人去猜，看你怎樣的措詞，計春雖然是學得了一些交際，可是面皮還很嫩的，這話也就不大好說，只是向着佩珠微笑了一笑，佩珍伸了半個懶腰，帶着笑容，默然了一會，然後叫向計春道，你和孔小姐感情多好的，怎麼會鬧翻了呢，計春搖搖頭道：她的脾氣太大，遇事又不容人家解釋，她一開口就要離婚，什麼都不許商量，其實呢，離了婚也好，從此以後，我還是好好的去念書罷，佩珠將茶几上的手提皮包，取到手裏，打開來取出裏面的粉撲粉鏡，半側了身子，緩緩的撲着臉，她右手將粉撲子放到皮包裏去，左手還拿了那杯子大的粉鏡子握在手心裏，遠遠的向臉上照着，她是向頭偏左，是向頭偏右，好像在那裏找鏡子的光，而其實他那雙眼睛，却由鏡子上面，向計春臉上看來，計春對於她今天這一來，本就有些可疑，加之她這一番故意擦擦的行動，便有兩三分明白，可是平常也曾聽到令儀說，袁小姐是交際最濫的一個人，太不顧身分，男朋友得她好處的也有，受她害的也不少，想到這裏，自己立刻就警告着自己，這一回與令儀混到一處，已經逼得死去活來，剛剛解開小繩索，不要又纏繞上了，於是假裝心裏很焦急的樣子，兩手插在西裝口袋裏，在屋裏只管走來走去，低了頭望着地板

，躲開了佩珠的目光。佩珠將粉鏡放好了。兩隻手將皮包在大腿上接住着。就向計春望着微笑道，密斯脫周，你大概心裏很難過，還要找個調人出來，和你我調和一下子嗎？計春這才站住了腳，向她搖了兩搖頭道，算了算了，我死了這條心了，佩珠垂下眼睛皮，咬着下嘴唇默吟了一會子，這才笑道。老孔的脾氣呢。固然是不大好了，又何至於要你怕到那樣子，你要知道，她這幾天，爲了報上把事登了出來，她懊喪到極了，計春道，說道報上登的這段消息。我也真奇怪。那天我除了對馮子雲先生說了一點大概情形而外。並沒有對第二個人說。何以那樣快。立刻就讓新聞記者打聽去了，第二天就登上報了，據茶房說，原來住在我屋子隔壁的這個客人，對我們的事，當天晚上知道的很多。恐怕也有點嫌疑。佩珠笑道，你這叫笑話了，同一個公寓裏的客人，不過是萍水相逢，有什麼可疑，計春道：你說的固然是對，可是這天我不會回來的時候，他曾去打一個很長的電話，把我們的事，報告給人，第二日報上登出新聞來了，便聽到隔壁屋子裏，有男有女，唧唧濃濃議論了半天，似乎很關心，當天他就搬出這個公寓裏去了，好像有心避開我，佩珠放下了皮包，站將起來，對了桌上放的鏡子照了幾遍，又牽牽衣襟，約莫勾留了有兩三分鐘之久，這才轉過身來笑道，過去的事，不必談了，你手上戒指不見了，大概是已經交回給孔小姐了，你在那裏的戒指，交過了嗎？計春道：這個沒關係，她是封厭我的人，還能留作憑據嗎？佩珠淡淡的一笑道，這話可就難說了，計春於是向佩珠拱拱手道，那麼，就託一託袁小姐，給我討回來罷，今明天，我還在這公寓裏住着，三天以後，大概我要搬到馮先生那裏去了，佩珠望了他的臉道：這裏房錢已經住滿了嗎？計春道，沒有，但是這裏環境不好，我要離開這裏，才好念書，佩珠微笑道：念書念書，你在我們面前，老是這一套，她這兩句話，分明有責備計春撒慌的意思在內，計

春這就紅了臉，勉強笑道，說起來是很慚愧，我老說念書，總沒有能夠念得成功，不但是朋友：佩珠不等他說完，兩隻手連連的搖着，揚了眉笑道，別談了，別談了，今天下午，我想作一個小東道請你，你賞光不賞光呢，計春向來是個面皮軟的人，朋友相請，怎好當面拒絕，而況佩珠爲人是那樣美麗活潑，自有吸引人的地方，便是要拒絕她，這話也不忍出口：就笑道，袁小姐到敝寓來了，應當是我來奉請，佩珠笑道，你說這話，我就要罰你，你以爲我也像平常的交際明星一樣，認定了女子是該男子請的嗎？我們終日裏嚷着男女平等的那一句話，就算白講了，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怎麼樣子罰你呢？計春笑道：罰我喝三大杯罷，佩珠望了他，眼珠一轉，搖了兩搖頭笑道，這倒用不着，她看到桌上放着那杯涼茶，拿起來，倒在別一隻杯子裏，將這隻空杯，交給了他道，給我再倒杯茶來喝，我向來不喝涼東西，要熱熱的香香的，說着嚙啞又是一聲笑計春是個聰明透頂的孩子，什麼事不了解，於是照她的說話，倒了一杯熱茶，兩手捧了，送到她面前，笑道：這就是熱熱的，香香的，佩珠右手接茶杯，左手伸出來，在他臉上擦了一下，笑道：瞧你這小伙傢不壞，你倒會說話，她說時，那黑眼珠子，在眼睛裏面，連打了兩個轉轉，計春笑着望了她，也沒有作聲，佩珠道，書獃子，你現在看書不看書呢？計春道：那有客人在這裏，自己還有念書之理，佩珠道：你既是不念書了，也不必在家乾耗着了，我們一塊兒看電影去罷，計春自從和令儀交朋友以來，每日只是出去聽戲，看電影，跳舞，吃館子，這兩天和令儀鬧翻了，沒有人陪着，也沒有人掏錢作東，實悶的可以，今天有女人陪着，又有人出錢，自己這裏還禁止得住不去，便笑道：既是叨擾，我就叨擾到底，你要到那裏，我都奉陪，決不客氣了，佩珠舉起了手上的手表來看了一看，笑道，時候也就到了，我們一塊兒走罷，說着，在衣架上代計春取下

了帽子，就交到他手上，這竟是和令儀訂了婚以後，那分親熱一樣，計春接着帽子，順便就向她一鞠躬，笑道：袁小姐，我們認識的日子也就不算短了，以前不見你這樣親熱，佩珠道：你是個聰明孩子，怎麼會問出這樣一句話來，以前你有孔小姐監督着你呢，你是她的專利品，我們怎好說什麼，現在……她又轉着眼珠笑了，計春心裏這就有一句話想問出來，你不是來調和我同令儀合作的嗎？你現在却在勾引我了，只有分開我們的分兒，怎麼倒要我們合作呢，他心裏如此想，眼睛可就不住的向佩珠身上看來，佩珠這就笑道：你不用作聲，你心眼裏的話，我已經知道了，計春道：要說我什麼呢？難道你還不許我看看嗎？佩珠笑道：我歡迎你看。我十分的歡迎你看，不過我不贊成表面上那種敷衍態度，走罷，說着，她就伸過一隻手來，搭了計春的肩膀，帶說帶笑的把他引出來了。計春當佩珠初來的時候，自己已經警戒着自己，不可上了佩珠的圈套，後來慢慢的說笑着，就覺得大家都是面子，不必讓人太難堪了，只要自己心裏明白，就是面子上敷衍敷衍她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佩珠說破了，不願意人家敷衍面子，這倒不能不表示一點切實的態度出來，到了電影院裏，佩珠剛是將脖子下面的抖蓬鈕扣解開，立刻就向前一步，將抖蓬接了過來，搭在手臂上，佩珠也沒說什麼，只看了一眼，進了電影院，佩珠看定了兩個坐位，計春立刻在身上抽出了手絹，在椅子座上拂了幾拂，讓佩珠坐下，然後才緊靠她的身邊一個位子坐下來，佩珠回看四週附近無人，這就低聲向他道：你回回同小姐來，也是這個樣子伺候他嗎？計春道：對你，可更要客氣一點呢，說着，將她的手胳膊，輕輕碰了自己一下，按了嘴微笑着，並不曾說別的，但是，袁小姐也就是對於這一個關節，默然着不會說什麼，自此以後，她的言詞，可就滔滔不絕，一直把電影看完，才沒有話可說了，可是到了深秋，這日子可就慢慢的短了，出了電

影院以後，街上已經電燈全亮了。佩珠找到了自己的人力車夫，讓他放空車子回家去，自己却帶了計春一路去吃小館子，他們這樣一路去找快活，把那另一個當事人孔令儀却等苦了，她原來和佩珠約好了，今天晚上，好歹給她一個電話，可是候到晚上一點鐘，也沒有休息，心裏這就想着，佩珠原說了，公寓裏不很方便去，只有打電話和計春談判，也許他打電話的時候，計春不在公寓裏，或者是搬了，但是找不着的話，也該給我一個回信，何以竟是渺無消息呢，她本來嫌計春年歲太輕了，說他不懂事，也許就不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那麼，這個電話，根本她就不會打，我還有什么消息呢，在一點鐘以後，令儀死了這條心，也就安然睡覺了，但是到了次日清晨，她又想着這件事不能含糊過去了，總應當打一個電話給佩珠，問一個最後的消息，就是沒有她出來了斷，自己也是要把這個訂婚戒指送回計春去的呀，如此想着，便先打一個電話到袁家去，因為自己這一件新聞，袁家人是全知道的，也不好意思向人家直說出姓名來，隨便捏了一個姓在電話裏詢問着，那邊答道：我們小姐，昨天晚上打牌去了，還沒有回來呢，令儀道：知道是在那一家打牌嗎？那邊答道，是在西城余宅孔小姐那裏打牌呢，令儀哦了一聲，將電掛上，心想，這自然是聽差撒謊，佩珠若要撒謊的話，隨便說在那裏打牌都可以，不必說是在我這裏打牌，但是聽着不知道我是誰，爲什麼要對我這樣的撒謊呢？也許佩珠真打牌去了，不過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打牌，所以隨便就答應一句，其實也就不會料到打電話的人，真是孔小姐呢，於是坐在電話機下，用手撐了頭，只管呆呆的想着，一會兒老媽子送了報來，展着報紙慢慢的看着，不覺就到了正午，她心裏一想，噫，我這人未免太傻了，這件事我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要收回來也收不回來，自己縮在屋子裏，永不露面，這件事就算解決了嗎？管他呢，我還是玩我的，我還是樂我的，我爲

了他，犧牲了我一生的幸福。那纔是不值呢，她本來是在家裏悶的不得了，這樣一轉念頭，自己無論如何禁止自己不住了，更舉起報來，看看遊藝欄裏，今天有些什麼好電影，有些什麼好戲，不料這種報告，却是最能引人入勝，看了之後，便覺得處處都可以去娛樂一下，想到這裏，連午飯也不想在家裏吃了，立刻，就按了電鈴把老媽子叫了進來，吩咐汽車夫開車，自己極力的修飾了一回，走了出來，到了汽車上，車夫問着到那裏去，這才發生了問題，因為自己性子急，說走就走，究竟要到那裏去，却還不曾想到，於是口裏隨便答道，開到東安市場罷，這是她急中生智的一句話，因為自己一個人坐了汽車上飯館子裏去吃飯，究竟有點神經病，如今到市場裏去，或者是赴約，或者是買東西，車夫就不知道了，到了那裏，隨便在什麼地方坐着，再約會朋友罷，一個漫浪慣了的人，在家裏坐不住，毫無主張的跑了出來，這是常事，跑了出來之後，依然無主張，買點不需要的東西，復又回家去，這也是常有的事，令儀到了市場裏以後，看到那來來往往的遊人，腳不停留的走着，好像都很忙，可是自己却不知道向左轉灣好，或者是向右轉灣好，然而自己不是一個鄉下人，決不能在店鋪外面，人家玻璃窗子下呆站着的，偶然看到一排水果攤子，那上面，一堆堆的堆着鮮紅嫩黃的水果，恰是好看，眼睛正瞟着呢，水果販却笑着相迎道：小姐，不買一點大蘋果大石榴去吃嗎，令儀也覺得無聊，走近一步，挑那好的水果，買了兩塊錢，打了一個大蒲包，引着攤販，送到汽車上，二次走進市場，又不知道幹什麼好，於是慢慢的走着，見都燒料攤上，許多仿玉仿翠的首飾，掛在玻璃盒裏，很是好看，像真的一樣，那攤販也和水果販一樣，打算笑臉相迎，令儀一想，無故買了許多水果，這還可以帶回去吃，無故又買些燒料首飾作什麼呢，趕快走開罷，他乾脆不理會那攤販，一扭頭走了，但是走了幾家舖面，依然不知

所之，心想，不必遊蕩了，到小館子去吃一點罷，剛一轉念，却有一陣鏗鏘的音樂，送入耳鼓，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家話片公司的支店，這倒觸引起她一點興趣來，不如進去看看，有什麼新到的話片子沒有，買一兩張回去，消遣消遣罷，她一走進門時，却不由她一怔，原來這裏面，已有三個西裝少年，圍在一架鋼琴邊談笑，其中一個，雪白的面孔，穿一套藏青嘩噠西服，敞開胸口，露出那米色的綢襯衫，和斜條紋的長領帶，頭上一頂寬邊黑呢帽，是法國式的，微歪的戴着，左肩上架了一隻梵和鈴，右手拉着弓，正在試弦子呢，看到她進來，小家一齊放下笑臉，向她點頭，原來這三個人，都是大學生，拉梵和鈴的叫陳子布，那兩個一是朱盡直，一是楊益默，這三個人都是青春少年，間接直接，都有追逐令儀的意思，自從令儀和計春在一處了，他們都眼紅不斷的寫信給她，冷嘲熱諷，在街上遇着的時候，有時微笑一笑，有時偏過頭去，不理會就走了，而且這位陳子布有一個朋友，也住在花園公寓，和計春的屋子只隔一層牆，令儀天天上公寓去的時候，往往兩個人頂頭遇見，陳子布雖然也是笑着點頭打招呼，然而他的臉可就紅破了，同時，他和袁佩珠感情也還不錯，自己的事，佩珠知這很清楚，料着更不能瞞過他，這一見面，冤家路窄，少不得要受他的一番奚落，所以令儀心裏很不好過，但是出乎她意料以外的，那陳子布立刻放下梵和鈴搶近前一步，向她笑道：，密斯孔身體痊愈了嗎，我聽到密斯袁說，你身體不大好，我正想去看看你呢，令儀因為多日不和他們見面，想不出一句什麼話來轉圜，他倒代說了，那正好，便笑道：不敢當。我不過感冒而已，早就好了。陳子布道：密斯孔要買什麼嗎，令儀道：不買什麼，我在玻璃門外看到了你們，特意進來看你們買什麼呢，楊益默笑道，老陳，你應該請客吧？說着，眼睛一溜，陳子布道，當然，當然，這個時候密斯孔大概還沒有吃飯，我想奉請，不知

道可肯賞光，他說着這話的時候，已是伸手取下了頭上那一頂藝術家的帽子，表示敬意，於是就露出他漆黑溜光的頭髮來。陳子布這傢伙已經三十七八歲的人了，可是他那漂亮的西裝，溫和的態度，總不顯老，而且他還掛名在學研究院裏研究戲劇，依然過着那青春生活，令儀雖知道他很是虛偽，可是見了他以後，就強硬不起來了，微笑着道，見了面，就叨擾你的嗎，我還有事呢？改日會罷，她口裏說着身子可是慢慢的轉過去，推着門走，楊益默靠着陳子布呢，嘴向前一努，用手臂一碰子布手臂，三個人六眼相視，不再說話，也悄悄的跟了出來，果然，只走了幾步路，令儀就回轉頭來看看，她以爲這三人在鋪子裏，不會出來呢，不料緊隨在身後，急忙中無話可說，就向朱盡直道。密斯脫朱，今天怎麼這樣老實，盡直淡淡的一笑道，我是不得已而爲之呀，令儀道，爲什麼呢，說着話，三個人都走上來，將令儀包圍在中間了。盡直道，朋友裏面，都說我一張嘴壞，有許多風潮，都是我鼓動起來的，我說語就鬧亂子，所以我現在什麼話也不說了，噫，事久見人心吧，益默笑道，誰要見你的心，孔小姐要見你的心嗎，你不自己照照鏡子，令儀也不說什麼，由陳子布引導着，進了西菜館，找了一個房間，却讓令儀在靠近主人第一個位子上坐了，令儀脫下身上那件白色短絨的外衣，搭在椅子背上，陳子布，和楊益默四隻手，一齊伸了過來，楊益默因爲自己不是主人翁，就縮了手，由子布將衣服掛上，這時茶房送了四杯熱茶過來，就捧了一杯，兩手捧着，送到她面前，朱盡直無事可孝敬了，就在身上取出烟捲盒子來，抽出一根烟捲，送到她茶碟子邊，令儀向三人望着，微笑着道：你們對我，還是這樣客氣嗎？大概我不知姓周的翻臉，你們的態度，不能這樣子好吧？哎，我現在是鬧的焦頭爛額了，我也不怨人，只怨自己作事太任性，不過，你們現在是很痛快了，說着，向是大家一笑，陳子布將桌上放的菜牌拿過來，悄

悄的放到她面前，笑道：過去的事，還說他作什麼呢？人生是向前的……他一面說話，一面看令儀的顏色，令儀雖然將菜牌子拿在手上，然而她的眼珠，却由菜牌子上面，射到子布的臉上來，子布笑道，我們都是好朋友，有話不妨明說，孔小姐對於報上這次登的新聞，總以為是我們這幾個人做的事，慢說我們和孔小姐，不過是朋友而已，便是更進一步，在情場上逐鹿的人，不見得都成功，有失敗的，自然也就有成功的，這何足為奇？說時，他只管笑。在西服袋裏抽出一條又長又大的紫色花綢手絹，在臉上擦了一擦，微咬着嘴唇，昂起頭來想了一想，這才坐下，然後將身子向令儀這邊微側着，問道，剛才密斯孔說到什麼焦頭爛額的話，我小時念幼學瓊林，彷彿還記得這個典故好像是說朋友幫忙未免過晚一點的意思，若是你還要我們幫忙呢？你是任何犧牲，在所不惜，說着，將手上的茶杯舉了舉，表示盟誓的意味。令儀心裏這就想着，他們幾個人就是浪漫點，喜歡鬧着玩，這還有之，若說他們放暗箭傷人，或者不至於，尤其是老陳，什麼都帶着女性，那有那麼狠的心呢；她心裏想着，手上捧了那朵單子來只管看，子布以為她不喜歡吃那上面的菜呢，便道，不必客氣，只管換，令儀一轉臉，說是不必換，手一帶，却把面前這杯茶打翻了，茶由桌上淋到樓板上，由樓板縫裏，更淋到樓下房間去，這房間裏也有一對情侶在那裏吃飯，可把他們驚動了，這一雙情侶是誰，正是袁佩珠和周計春，你看這不是造化弄人嗎？

第廿三回 促月拿雲躡蹤追舊友 鈎心鬥角易幟激驕娃

孔令儀到西菜館子裏來吃飯，乃是無意中遇到了一班朋友，被人家強拉了來的，那底下的袁佩珠是不是也被周計春強拉來的呢？這可是個疑問了，那樓板縫裏洒下來的水點，恰好是洒在佩珠的

衣服上，連頸項上，也洒有幾點，佩珠看到這裏急了，拿着叉子，噙着的敲着盤子，只管叫茶房，茶房進來了，佩珠大聲嚷道：「這樓，是什麼人在那裏吃飯，憑着什麼，要抖他的威權，把水洒到樓下來，茶房立刻陪笑道，這是我們的不對，樓板有了縫，我們早就該修理了，只因本廠子耽誤了，所以……」佩珠紅了臉道：「你胡扯些什麼？我問你樓上是些什麼人在那裏吃飯？茶房陪着笑道：「這個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是一位小姐，幾位先生，佩珠冷笑道：「哦！我也不過是一位小姐，幾位先生，並不是什麼總司令總指揮在這兒，他們洒的是什麼，可把我的衣服弄髒了，茶房陪着一笑道，是放在桌上的一杯涼開水洒了，不礙事的，佩珠道：「你去告訴他們，我姓袁，也不過是一位小姐，但是……」她高聲嚷着的時候，一面偷看計春，見計春坐在那裏有點侷促不安的樣子，便問道：「怎麼樣？你不贊成我去質問人家嗎？計春微笑着，佩珠將手一揮向茶房道：「你去罷，算我便宜你了，茶房退出去，佩珠笑道：「你胆子真小，這是我們有理的事，怕什麼？計春道：「不是這樣說，樓板上的水，漏到樓底下來，這是飯館子裏的錯誤，與顧客何干？在樓上的人，決不會想到洒在樓板上，倒會淋淋樓下人身上的，佩珠道，他們昏迷了，吃飯怎麼會灑下水來，計春笑道：「你想，有小姐在座，人有個不會昏迷的嗎，佩珠笑道：「你這有些不通，我勉強也算是個小姐，我在座，你怎麼不昏迷呢？計春笑道，我這就昏迷着啦，你不知道嗎？他這雖是一句很平常的話，佩珠聽了，却是非常的陶醉，斜了眼嘴，向他望着道，你這孩子，越來越會說話了，他二人微笑淺笑的中間，自然也就把灑水的事情忘了，但是茶房因為灑了一回水，已經有很大的誤會，却怕再有這種第二次的事情發生，也就悄悄的上樓，對令儀這一桌人低聲笑道，各位先生可別灑水了，水漏到樓底下去，洒在一位女客的身上，陳子布就變了臉色道，你這是廢話，你們飯館子裏

的樓板，能把水漏到樓底下去，這是什麼建築，我們報告市政府，請你吃不了兜着走！茶房聽着這話，也很有理，又能夠對人家再說什麼，也就只索罷了，他們三男一女，很坦然的吃過了飯走下樓去，由佩珠那裏雅座門口經過，朱盡直道，密斯脫陳，別散，我們去打兩盤球罷，佩珠一入耳就知道這是朋友的聲音，不知道同來的還有些什麼人，未敢冒昧叫人，趕緊走到門簾子下，掀開了一點門簾了，在裏面張望着，這不能不讓她大吃一驚，令儀正偏了頭，向這個雅座裏張望着呢，佩珠站在門簾子下，早是像觸了電一般，週身都麻木過去，計春見她老是在那裏望着，不明是何原故，也就趕着走上前來，用手拍她的肩膀道，你瞧什麼？這一下子，才算將佩珠驚醒了，她回轉臉來笑道，多謝你，剛才你攔阻我，幸是我聽話，不曾發着脾氣，要不然，可鬧了笑話了，剛才過去幾個人，有我兩個女同學在內，她們看到，不會說我無聊嗎，計春道，那裏的女同學，佩珠想了一想，才道，反正我的女同學，你也不認識，告訴你也是白告訴，計春碰了這樣一個釘子，也不能用別的話來駁回，因為佩珠說的話，本來也就是對的，於是低了頭，用了匙子，慢慢舀着咖啡喝了，佩珠看到他有些難為情的樣子，分明是自己用言語將人家得罪了，心裏倒充分的感着恐懼，就把自己袋裏一條花綢手絹掏了出來，悄悄的送到計春面前，笑道，擦一擦嘴罷，計春笑道，這可了不得，喝咖啡嘴上又黑又黏，把這樣好的手絹來擦，未免……佩珠咬了下嘴唇，點點頭道，對了，我給了你一個釘子碰，你也必定要給一個釘子碰我呢，我說是也不是？計春這才明白了，人家乃是一種苦肉計，也就只好笑笑了，女人肯對男子這樣將就，就難得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佩珠看他已經有笑容了，心中已是痛快得很，這就靠了他坐下來，笑道，吃過飯，我們一塊兒聽戲去好嗎？那聲音又低微又柔和，令人一聽到，就要起一種快感，所以計春一聽之

下，也絕對說不出一個不字來，只向她笑道，你又要請客嗎？佩珠笑道，這算什麼，我們的交情，也不在乎此。計春道，聽戲也許早一點吧，佩珠笑道，我想起來了，你對於高而夫球，很有興趣，我們還是去打高而夫球罷，你看怎麼樣？計春道，你到那裏去，我也可以奉陪，兩個人說着這樣的話，就格外顯情親密了，於是相偎相傍的坐着談起來，佩珠爲什麼不在吃完了飯以後，馬上就走呢？這有個原故，因爲她看到令儀同三個男友正在一處走，出了飯館，少不得還要在市場裏面溜達溜達，走出去和她碰個對着，有些不大穩便，好是有的是閑工夫，就在這裏，和計春多纏綿一會子，也沒有關係，所以只管找着閑話來說，其實令儀並沒有遠去，隔着一方板壁，那邊也是一間雅座，雅座裏面一位小姐，一人坐在那裏喝蔻蔻，這蔻蔻的力量，比酒還要厲害，她醉得眼睛都紅了呢，這就是令儀，原來她走出了飯館以後，不是男女那樣包圍着了，她心中有些清醒了，自己走出門來，不是想打聽周計春的消息嗎？我得擺脫這幾個人，再打電話給袁佩珠，於是向陳子布等告別，約了再會，走出市場，找到自己的汽車，對汽車夫說，開到袁家去，汽車夫道：什麼？袁小姐在一處吃飯的嗎？令儀道：沒有呀，車夫道。我親眼看到袁小姐和周先生一路進市場大門裏去的，周先生還說了呢，市場裏館子不大好，袁小姐說，吃西餐罷，我想你們一定可以在市場裏會着的，令儀道：這就怪了，我就吃的是西餐，市場裏只有一家西餐館子，我怎麼沒有遇着呢？我再找找她去，說着，她就下了汽車，一直走向西餐館來，茶房見她二次進來，以爲丟了東西，就跟着在後面問話，令儀一面向裏走，一面低聲問道：有一位圓圓臉子的小姐，和一位年紀很輕的學生，在這兒吃飯嗎？茶房道：有的，那學生穿的是西服，淺灰色的呢帽子，令儀在錢口袋裏摸出一塊現洋，塞到茶房手上，低聲道，你在他們隔壁屋子裏找一個座兒，送一

杯遞過去，什麼也不要，你也別問話，回頭再給你小賬，西餐館子裏茶房，總是能伺候摩登小姐的，看了這種情形，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於是微笑着，將令儀帶到佩珠的雅座隔壁房間來，她等茶房走了，在板壁上四處找着縫隙，以便向這邊看來，然而這西餐館子的建築，乃是畸形的發展，樓板上有縫，這板壁上却是無縫，找了要久，却也找不到一絲縫隙，然而縫隙雖是找不到，隔壁人說話的聲音，却是聽得很清楚，佩珠向計春獻殷勤的那一番意思，完全聽得了，最後聽到哈哈的笑聲，計春道：晚飯我們在那裏吃呢？原地方吧。佩珠帶着嬌音說，今天下午，我該回去了，難道對家裏說，接連打兩晚牌嗎？計春道：打兩晚牌有什麼要緊，你不是說過，你們姨太太打牌就是三四天嗎！佩珠道：我怎能跟她比，她是我爸爸寵愛的人，而且她打牌也是真打牌，計春道：你老太爺要說你的時候，你不會把話去堵他嗎？姨太太可以在外面打三宿四宿的，袁小姐在外面打一宿兩宿的牌，那也不要緊呀，佩珠道：爲了你倒要我得罪我的父親嗎？計春笑着說，你不肯答應，我也就不敢勉強了，佩珠道：得啦，得啦，我就依了你的話吧，令儀聽了這話，氣得渾身只管抖顫，但是他們說了在原地方相見，但是不知這原地方是什麼地方？且不驚動他們，把這話繼續的聽了下去，隔壁兩個人伊伊唔唔的說着，又混了許久，最後聽見計春說，那間房子很好，也清靜，你不該退了，佩珠道，這有什麼難，打個電話，告訴茶房，把房間留下來就是了，說到這裏，就聽到斟茶房聲，茶房進去了，袁珠道，你給我打個電話到安樂飯店二層樓，找姓方的茶房說話，叫通了，我自己去接話，茶房答應去了，一會子茶房復來，引着佩珠去了，一會子佩珠笑着進來，會了飯帳，和計春一同走了，令儀坐在屋子裏，不由得笑着自言自語的道，袁佩珠呀，袁佩珠，不怕你詭計多端，這一下子，你在我的手心裏了吧，說畢，又狂笑了一陣，那個

得錢的茶房，這時進來了，却向令儀笑着鞠躬道，隔壁兩位走了，令儀道，他們打電話到安樂飯店，你聽見了嗎？茶房笑道，我特意去聽的，那位胡小姐說，讓茶房把十八號房間還留下，令儀笑道，哦。她又改了姓胡了，你聽清楚了，是十八號房間嗎，茶房道，那沒有錯，令儀笑道，你很會辦事，我再賞你一塊錢，於是打開錢袋，又賞了他一塊錢，他出得飯館來，不住的想着心事，由市場後門出去，雇了一乘人力車，先到安樂飯店來，他先到帳房來打聽，二層樓有沒有房間？帳房說，還有幾間，你自己去看罷，令儀聽說，臉上帶着幾分微笑，就向帳房道，好，你叫茶房引我去罷，茶房看她是個摩登姑娘，當然，住旅館是在行的事，這就引着她上二層樓，令儀故意的一直向前走，到了十八號房間門口一看，原來是在一條夾道的盡頭，微向裏彎的房間，自然是清靜的了，便笑道：那房間很好，就是這裏罷，說着，就伸手去推門，茶房搶攔着住道，你另找一間罷，這間房，人家定下了，令儀道，你胡說的，什麼人定下了，茶房道，是定下了，剛打電話來，我們還沒有在牌上寫下呢，是一位姓胡的先生定下的，昨天他就住在這間房子裏，令儀聽說笑了一笑，因問道，那麼，十七號空不空呢，茶房道十七號不空，這對過的三十六號，倒是空着，房間一樣大，令儀笑道，好罷，就是三十六號了，茶房開着門讓他進去看時，她就在錢口袋裏掏出五元鈔票來，交給茶房道，你拿去存櫃，我姓王，是西山女子中學校來的，茶房心想，這位小姐也太急，沒有問價錢，先付了存款，沒有拿號簿來，先報上姓名來，只好接了錢連說幾聲是，令儀道，這樣說，這房間可就是我的了，茶房笑道，那可沒有錯，你放心得了：令儀交代清楚了，一面在手皮包裏抽出手絹，一面走着路，洋洋得意而去，手絹帶出兩張名片，落在地板上，也不曾介意，到了晚上九點鐘，令儀第二次到這旅館來，這次來，她的裝束有些改變了，

身上搖了一件高領子夾大衣，將領子完全提了起來，幾乎是當住了半邊臉，鼻子上又架着一副大框子墨晶眼鏡，她一直，走上二層樓，向三十六號走來，但是她的目光，並不注意到三十六號，却注意到十八號，見那門框上，一個活動玻璃格扇，放出燈亮來，這分明是裏面有人了，鼻子裏哼了兩聲，冷笑着，茶房打開房門，讓她進去，她脫了大衣，取下眼鏡，靠在沙發上坐了，茶房泡了一壺茶，送將進來，令儀笑道，茶！我倒不要喝，你去拿一瓶酒來，茶房道，什麼酒，令儀笑道，威士忌罷，白蘭地也好，茶房望了她道，你一個人喝嗎？令儀道，可不是一個人喝嗎？茶房笑道，那可不行，你未必有那樣大的量，令儀沉思了一會子，便笑道：那麼給我一瓶葡萄酒罷，茶房見她一定要喝酒。她有錢。茶房沒有阻攔的道理，只得答應着，和同伴商量了一陣，取了一瓶平常的葡萄酒來，令儀一想，不要太興奮了，茶房看到我失常的樣子，會疑心我是來借地自殺的人，於是讓茶房打開瓶子，當然斟上兩杯喝了，用手一揮道，我的酒够了，你拿去罷，茶房一看她這情形，又不是來洩忿的，乃是來糟錢的，不過這女人的行動可怪，要略加注意而已，令儀兩杯酒下肚，便覺有一股熱氣，向臉上沖了上來，於是在沙發椅子上靜靜的再坐了一會，她有了主意了，開着房門，對了那十八號的門，呆呆的望了一陣，心裏這就想着，袁佩珠和周計春兩個人，這個時候，心裏相偎相抱的坐在屋子裏，我猛然推門衝了進去，他們看到我，看她還有什麼話說？這樣一來，周計春絕對是和我不能合作了，袁佩珠合我一定也要變為仇人，我還不是應該和他們結下仇冤，這樣的作了下去呢！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結，我還是退讓一點吧，事後，我給他們一個消息，他們就知道我是知而不較了。她這樣的想着。心腸一軟，胆子也就小了起來，於是向後退了一步，將房門掩上了，但是掩上了房門，自己還不肯坐下，扶了桌子，靜靜的想着，這

件事，我就罷了不成？那也顯着我未免太柔懦了，不，我決定撞了過去看看，我見了他們，什麼話也不說，打個照面就走，只要他們明白我是糊弄不過的也就行了，如此想着，二次將門打開，身子一挺，就啦開了衝將出來，手扶着那十八號的門，却是虛掩的，向裏一推，人又跟着衝將進去，她正想冷笑一聲，說是你們在這裏開心啦，可是她定睛一看，不但是冷笑不出來，而且呆了，這裏沒有摩登姑娘袁佩珠，也沒有摩登少年周計春，有一個連腮鬍子的人，穿了一件黑袍子，蓬着一頭長髮，睜了一雙圓眼坐在椅子上望着人，另外一個穿灰色制服的大兵，斜躺在床鋪上，床邊擱了一把木椅子，他將了緊裹着腿有的兩隻脚，高高的放在椅子背上，令儀正怔住着，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個大兵跳了起來，笑道，啊！我們可等久了，你是班子裏來的嗎，令儀也不答話扭轉身軀就走，那大兵搶了過來，拉着她的手臂笑道：我們叫茶房打電話，到處找人，好不容易來了一個，怎麼來了就走，令儀急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用手一摔道，你當我是什麼人，我不過是走錯了房間，她這一摔，用力很大，果然是把那大兵的手摔脫開了，如漏網之魚一般，忙奔到自已屋子裏去，將門一關，用背來撐住了，那一顆心，像乒乓球一般亂跳，幾乎要由口裏跳將出來，同時，却聽到對過十八號房間裏呵呵大笑，靠着門約莫站有十分鐘之久，這才把神定了，於是將小銅門一鎖，然後倒在沙發椅子上坐下，心裏這就想着，這事情可有些奇怪了，分明是袁佩珠的房間，怎麼變了兩個野男子在裏面？就算是我聽錯了，怎麼這定房間的人，也姓胡，和大菜館菜房所報的一樣，不能碰巧碰得這樣好呀，慢着，這件事恐怕有詐，我得叫茶房來問一問，於是坐定了，定了一定神，拔了門門，按着電鈴，把一個茶房叫了進來，因帶着笑容道：這對過，不是胡小姐定的房間嗎？她是我的朋友，怎麼沒有來呢，茶房笑道：我們那裏說得上？說着抬了兩

抬肩膀，令儀一看那情形，分明知道是茶房串通一氣的，便是要發脾氣，那也枉然，三十六號房間的客人，怎能過問十八號房間客人的事呢？便笑了一笑，向茶房道：告訴你罷，那位胡先生不姓胡，胡小姐也不姓胡，他們是有意和我開玩笑的，你告訴我，他們什麼時候把房間讓給人了，我賞你五塊錢，說着，在錢口袋裏摸出一張五元鈔票來，當着茶房的眼光就是一幌，茶房回頭看了一眼房門，微笑着，你們是鬧着玩嗎？令儀道，我們賭了一席酒的東道呢，誰查出了誰的行動，就算贏了，東道是小，面子是大，所以我非查出來不可，茶房看了那五元鈔票，就不管着她這話是真是假，便笑道，那胡小姐今天晚上，根本就沒來，令儀道，白天什麼時候來的呢？茶房道，她在五六點鐘來的，令儀道，是一個人呢？是兩個人呢？茶房笑道是一位小姐，和一位年紀輕的先生，令儀鼻子裏哼着一聲道，那就是了，來了怎麼又走了好，茶房笑道，這得怪你自不小心的，你有一張名片，落在他們房門口，讓那位小姐檢着了，立刻臉上變了色，找着我們伙計，只管追問這名片是那裏來的，我們伙計說，也不知道，以為是來拜會胡先生的留下了片子，所以給塞在門縫裏，那胡小姐聽說，就盤問可有你這樣一個人，什麼樣的臉，什麼樣的身材，什麼樣的衣服，我們伙計一說，她就完全明白了，沒有耽擱多大一會子她就走了，八點鐘的時候，那位先生沒來，胡小姐就帶着一個大兵，一個穿黑袍子的，送到房間裏去，會了茶錢，給了小賬，笑着走了，沒有說什麼時候再來，令儀這才知道捉賊不會捉到，讓賊倒抓了一把，看起來這件事一半誤在自己身上，一半誤在茶房口裏，將來也許還有利用茶房的時候，這五塊錢不能不給他，於是將鈔票交到茶房手上，向他笑道，這一回東道，算我失敗了，可是我不能這樣算了，總得報這一筆仇，他倆回來了，無論是和誰一道，你得給我一個電話，我重重的有賞，說着索興在皮包

裏取出一張名片來交給了茶房道：我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都在上面。你可記清楚了。我也沒有事情了，說着，自己穿上了大衣，就向外面走去，走到下樓梯的地方，却聽到後面有一種笑聲，心裏想着，莫不是茶房笑我，就裝成大方一點，不讓他們笑我無用，於是站定了腳，回頭看一看，又故意用兩隻手整了一整領子，這才慢慢的走下樓，出得旅館，回家而去，她走是走了，但是她心裏頭這一股難平之氣，越是在無人見的所在，越是心焚如火，心裏想着，我和袁佩珠雖然算不得知己之交，但是彼此來往，比較一般朋友，總親密得多，我和周計春鬧了這種大風潮，你在交情上說，應當幫我一個人忙，和我圓轉過來，才是道理，你不管我們的事，也就罷了，明的，到反要在我們面前賣好，叫我和計春離婚，暗中可就 and 計春勾搭上了，雙飛雙宿，這真是天字第一號的漢奸。她心裏想着難受的時候，不免用高跟皮鞋，連連的在車踏板上頓着，車夫以爲她催着快拉車子呢，拉起來飛跑，令儀到了家門口，掏了幾張毛錢票，扔在車踏板上，扭轉身軀，就向家裏面跑，到了家裏，一直就向自己臥室裏面跑，到了屋子裏，將皮包扔在床上，脫下大衣來向沙發椅子上一扔，一下沒有扔得准，倒有大半截衣服拖在地上，這都不去管它，拖了兩個枕頭，放在床中間，自己向枕頭上伏着，那兩眼眶子眼淚，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住了，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的女僕跟在他的後面進來，看了他這種受着大冤屈，突然發洩出來的情形，也大吃一驚，就站在床面前，低聲問道，小姐，你這是怎麼了？肚子痛嗎？令儀滿肚士憂愁，很不容易吐了出來，吐了出來之後，如何肯停止，依然伏在枕頭上，烏烏咽咽的繼續向下哭着，女僕站在這裏，初以爲她哭了一會子，也就會好的。所以就站在一邊，呆看着令儀以下的變態。不料她越哭越厲害，好像十分傷心的樣子，女僕一看，自己雖是專門伺候孔小姐的，可是余太太說了，她是個年輕姑

娘，遇事得照應着她一點，照現在這情形看起來，該是照應着她的事了，於是俯了身子向令儀道：小姐，你說罷，究竟有什麼事，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嗎？無論如何，我一定可以和你幫忙，令儀哭着道：你呀，你幫不了我的忙，她只將頭略微昂了一昂，說到這裏，又伏在枕上，哭將起來了，女僕覺得這事非同尋常，於是趕快跑到余太太屋手裏去，把她找了來，這余太太雖是令儀的表嬸母，但是和丈夫犯了一樣的毛病，只能恭敬維令儀，不敢拂逆了令儀，這時聽說令儀受了屈，在屋子裏哭，這是非同小可，也就俯着身子，一手抱了令儀肩膀，一手輕輕的拍着他的脊梁道：孔小姐，你有什麼事，你對我說，我作不了主，還有你表叔，大小也可以和你拿一個主意呢，你別哭，有話儘管說，令儀哭了這樣久，心裏頭那股抑鬱之氣，也就吐出來不少，於是坐起來，掬出手絹，揉擦了一陣眼睛，才道：表嬸，你有所不知，這話說了出來，真可以哭出三缸眼淚水呢？我這委屈，可就受大了，說到這裏，嘴一撇，又哭起來，余太太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下，很從容的道：你別急，有話只管慢慢的說，說着，又回轉頭來向老媽子道，給孔小姐擰把熱手巾來，先讓孔小姐擦把臉，老媽子對於令儀哭不哭，倒無甚關心，只是她爲什麼一回家來，就哭得那樣淚人兒似的，這是自己極願意打聽的一件事，於是趕快的打了熱水來，擰一把手巾，交給令儀，也不用余太太吩咐，斟了一杯熱茶，兩手拿着，送到令儀面前去，令儀擦過了臉，又呷了一口茶，神志算安定了一些，眼圈兒紅紅的，望着余太太，先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呢，也是我自作自受，於是把袁佩珠自告奮勇來作調人，以及今天一天所經過的事都說完了，因道：那周計春罷了，這姓袁的丫頭，實在是下流，太對不住我了，余太太道：說起來也實在可氣，但是你性子太急了，你若是白天回來的時候給我們有個商量，我想多少可以讓她吃一點服前虧，令儀道，難道

我就這樣罷了不成？表嬸請你給我一個主意，報這個仇，花錢我不在乎，我馬上打電話回家去要，我和袁佩珠這賤貨，誓不兩立，說時瞪了眼，咬了牙，兩隻腳，連連在地板上墮了一陣，余太太咬了嘴唇，揚着眉毛，昂頭想了一想，微笑道：要對付她，那也不是什麼難事，你表叔出去了，還不會回來，等他回來之後，我一定和你想一條主意出來，令儀道：就是有人肯拿手鎗去打她，我也願意出這一筆錢，說時，站了起來，又連連頓了一陣腳，余太太笑道：那何至於，要是那樣辦，那個主意也就太笨了，令儀看余太太的神氣，好像倒真有絕妙主意似的，心裏先就舒暢一下，然而余太太的法子，却又不是她心意中所想得到的呢，

第廿四回 躊躇帶羞來墜歡可拾 犧牲垂泣道缺憾難填

俗言道得好，人急懸梁，狗急跳牆，一個人到了發急的時候，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孔令儀這次受了袁佩珠的捉弄，她覺得比要了她的命還要厲害，恨不得即時即刻，就想一個報復的法子，現在余太太說是有了辦法，心裏先痛快一陣，立刻跳了起來，握住他的手道，表嬸，你說，是怎麼樣報復的法子，我願把這條命不要，也得出一口氣，余太太笑道：你別慌，等你表叔回來了，我和他計議妥了，再告訴你，令儀道：你先告訴我什麼緊？我是當事人，難道還洩漏了秘密，破壞我自己的事不成？余太太笑道：不是那樣說，因為我想的這條計策，要你表叔出面，非徵得他的同意，我不敢說，過一兩個鐘頭，他就回來的，我們商量好了，明天早上，就可以告訴你，今天晚上告訴了你，你今天晚上，也作不出什麼道理來，說着，又拍着令儀的肩膀，安慰她一陣，令儀究竟不知道余太太肚子裏賣的是什麼藥，她一定不肯說出來，也就罷了，一一會兒，

前面門響，令儀說是余子和回來了，就催余太太趕快的回去商量辦法，余太太笑道：你別性急，反正……令儀拖了她一隻手，向屋子外拉了便走，連道：去罷去罷，最好是今天晚上，就能給我一個信呢，她口裏說着，一直把余太太拉到前院方式回房去了，余太太走進自己的臥室，余子和果然回來了，等太太進了門，迎着笑問道：什麼事，要孔小姐拉拉扯扯的，余太太掀起窗戶簾，將頭靠緊了玻璃，向外面張望了一下，這才把令儀受窘，和她想法子的話，重述了一遍，子和道：你有法子就很好了，何必還要徵求我的同意，余太太笑道：我有什麼，我有屁法子，我因為她說了，花錢不在乎，既使花錢不在乎，我們掛得借這個機會分用他幾個錢，但是怎樣弄她的錢，我可沒想到。所以等你回來出主意，余子和笑道：我說呢，你怎能這樣和我客氣，原來是主意還不會想到，她在外面胡鬧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一時叫我想主意，我也想不出來，余太太道，看得起你，你倒要拿喬了，她明天一早，就等着我的回話呢，你今晚上不把主意想起來，那可是不行，余子和道：還有這樣一個長夜呢，忙什麼？你以為弄了錢來，我能分多少嗎？余太太道別嚷了，這話傳到她耳朵裏去了，那豈不是萬事俱休，這回有錢，我們二一添作五好了，子和笑道：我倒不是為錢，只要你以後聽我的話，不過河拆橋就是了，余太太在燈光影裏，對他嗤的一聲，夫妻二人便在一種協定之下，把主意想好了，到了次日早上，余太太剛是漱洗完事，令儀就打發女僕來請余太太去說話，余太太向丈夫笑道：你看她是性急不是？那裏還讓我們耽誤得下去呢，余太太到了令儀屋子裏，令儀迎上前來握着她的手道：表嬸和表叔把辦法商量好了嗎？余太太道：我知道你是性子急的人，怎麼能不把這事辦好呢？令儀笑着，拉了余太太進屋，一同在沙發椅子上坐下，笑着：我的表嬸，你說罷，我怎麼能夠報復她呢？余太太道，這可有一句話

先要問問你，你是想周計春從此撒手呢？還是要把他奪了回來，令儀臉一紅，又接着腮子道：誰希罕他？可是能出這口氣的話，怎麼樣子辦都行，我不會把他和佩珠拆散了，再不理他嗎？余太太道：那就好辦，你表叔和新潮大學校長是熟人，他們那裏辦了高中部，有你表叔說一聲，可以把考試卷子，考後再補發一分，你在家裏做好了再由表叔送去，考的時候，只要你到場點個卯，卷子上隨便寫什麼都行，只要這樣運動好幾位教員，得多化一筆錢，你表叔也要請兩個客：令儀越聽越不對，搶着搖了頭道，表嬸，你怎麼和我談考學校的事情？我還有心念書嗎？余太太笑道：誰管你念書不念書，這是一條計策呀，只要你贊成這事了，你表叔他自然有法子駕馭着周計春，讓他也到新潮大學高中部去，你兩個都在那裏讀書，他有戒指在你手上，你可以把這個要挾他，不許他和佩珠來往，你的男朋友不是很多嗎？你可以分開來重託他們，絆住了佩珠，讓計春近她不得，令儀靜靜的聽着，搖了兩搖頭道：這個不好，一點也不能出我的氣，余太太笑道：這不是一個大綱，這裏面自然還有許多曲折，詳細的辦法，我自然會隨時和你商量，而且這主意也不是我一個人出的，回頭同子和大家議論了一陣子，你就自然明白了，令儀將信將疑的，照着她的話辦，在這天下午，余子和得着令儀一百塊錢，就來花園公寓，拜會周計春，他正是回公寓來吃午飯的，吃過了午飯，精神疲倦已極，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覺，於是和着衣服，就在床上躺下，剛剛有些昏迷過去，佩珠走了進來，連叫着客來了，計春一個翻身坐起來笑道：你不說是晚上見的嗎？怎麼來的這樣子早……口裏說着，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孔令儀的表叔余子和，令儀曾介紹過一回，並未交過談，爲什麼來了，只好勉強堆下笑來讓坐，子和笑道：對不住，兄弟來得魯莽一點，但是兄弟此來，息事寧人，是爲着閣下的，計春聽着，料是令儀的事，只得連連答應

了幾聲是是，余子和斜眼看了他，見他穿了棗紅花條呢的西服，裏面雪白的襯衫和領子，垂着斜紋花領帶；小背心口袋裏，微露着橫黃的金表鍊子，於是取出一支烟捲，自己擦火引着了，噴了兩口煙，微笑道：閣下很好的青年，爲什麼幹拆白黨的事情，計春紅了臉道：余先生是爲了孔小姐的事情來的嗎？我們已經把交涉解決了，沒有事情了，子和淡淡的笑道，那有這樣容易的事情？你穿了這身西服，和她照過相吧，這相片我有不少張，我看你們表記的東西，你所有的不見得盡還了她。她所有的。也不見得盡還了你，翻起臉來，這都是老大證據，她對你是無所謂的，可是她的父親，肯把女兒白白的讓人欺侮了一陣子就完了嗎？我已經收到孔大有三個電報，叫我把你告了，你雖然年輕，法院裏或者可以饒恕一點，但是我只到公安局去告你拆白，你若說沒有用令儀的錢嗎？你實道了，你越年輕越覺你這人將來可怕，並不要經什麼法律手續，就可以把你送到感化院去感化你三年四載，你決計賴不了吧：計春聽了這話，臉就紅了，淡笑道：這是笑話，我和令儀訂婚了，彼此同照一張相，交換一些東西，這也是平常的事情，怎麼能說是拆白？余子和道：這個我不管，將來你到公安局說理去，現在公安局長是最恨拆白黨，只要我一個電話，大概警察也就來了，計春那裏還能辯駁，心中只有卜卜亂跳的分兒，子和見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更有把握了，便將聲調低了一低，變作柔和的模樣，因道，你放心，我既說明了，是爲息事寧人來的，只要你肯就範，決不把你告到公安局去，你和令儀的事情，已經鬧到安慶去了，怎好隨便離開，你家裏那頭親事，又沒有結婚，有什麼不能折伙的，暫時擱下再說，現在第一步，你還是去進學校讀書，至於學校怎樣進去，要花多少錢，你不必管，都在我身上，說着用了一個食指，摸了他上嘴唇的鬍子，微笑着，帶有一種得意的樣子，計春這倒不解所謂，望了他的臉，猶疑了一

陣子道，那是什麼意思呢，子和道，那有什麼不明白的，我還要跟你們作和事老，你難道這一點事也不懂，作了孔家的女婿，可以發幾十萬銀子財嗎，計春手扶了桌沿，眼看自己的手臂，沉吟了許久，才道，我和令儀訂婚？並非爲了金錢，子和道，我也不說你爲了金錢，但是既得着愛人，又發了大財，那不更好嗎？計春默然了許久，低聲道，只是她……現在很恨我了，而且……她府上也不願意，子和站起來，哈哈笑道，只要你在令儀面前表示一點懺悔的樣子，她自然可以回心轉意，你看，那一些，不都是她替你製的嗎？她怎能真恨你，說時，指着計春身上，指着床上的新被褥，指着桌上的奇巧擺設，又道，至於他家裏，只要你把家裏那頭親事肯退了，她父親又何必不指女兒給你，現今是戀愛自由的年頭，她父親還真能把女兒關起來不成，計春道，我怎麼辦呢，子和笑道，賠禮你總會吧，再寫一封信回去，一定把親事退了，不然，就脫離家庭，你父親只有你一個兒子，不願發財，還不願要兒子不成？又把投考新潮大學高中部的話說了一番，計春聽到這些話，把承繼孔家財產以後，蓋洋房，坐汽車，穿好的，吃好的，這些消滅了許多天的幻影，重新又虛構起來，躊躇着道，只是……子和道，你不要下什麼一轉筆，現在一言爲定，還是願到感化院去受拘留呢，還是願意作財主老的姑爺，兩項由你現在擇定一項，說着板子面孔，側着身子，只管吸烟捲。計春又沉吟了一會子，說出兩個字，當然，子和笑道，你既說當然作財主老的姑爺好，你現在和我一路去見孔小姐，計春口裏吸了一口氣，才道，其實我對於她毫無惡感，只是她那個脾氣，子和站起來拍着胸道，我保險，她受了這番教訓，決不和你鬧脾氣了，計春道，只是我有一件事，作得對不起她，子和道，我告訴你罷，她說了，只要你肯認錯，就是你拿刀殺過她，她也饒恕你了，無論何事，你總沒有拿刀殺過她吧，你不可猶豫，你們今天言歸於好

了，明天預備一天，後天就是新潮大學補考的日子，你們一塊兒去考，說着，站起來拍着計春的肩膀道：真是傻子，這樣的好事，你爲什麼不幹，計春怕拂逆了余子和，他們會告到公安局去，兩且那幾十萬家產的希望，實在太可以迷惑人了，怎能夠拒絕，既是有余子和出來担保無事，就隨着他去碰一個釘子試試看，萬一令儀不能諒解，我也可以和地最後說明，從此以後，各不相犯，如此想着，對了鏡子，整一整西服領子，又牽牽上身的衣襟，然後在帽子鈎上取下帽子，對了鏡子，悄悄的向頭上蓋了下去，那意思是怕弄壞了頭上的頭髮，子和心想，這孩子受着摩登姑娘的薰染，絕對不是豆腐店的小老板了，便笑着點了兩點頭道：你跟我去罷，只憑你這種態度，我就敢担保孔小姐不會同你爲難的了，說着，又伸手拍了兩拍計春的肩膀，計春和他走出門來，就不免大吃一驚，原來孔令儀的汽車也停在這裏，莫不是她也追來了，然而子和大大方方的，却挽了他一隻手，一同上車來坐着，這樣看起來，好像余子和是得了令儀的同意，派汽車送他來的，心裏又寬慰了一點，然而他爲什麼要這樣的將就我，我和佩珠晝夜一處胡纏，她不怕我嗎？她心裏懷着一個疑團，也不說話，就一直的到了子和家門口，子和下了車，他還在汽車上等着不動，子和道：你下來呀，到了，計春皺了眉道：還是請余先生去和她說一聲，她要是不生氣我就進去，子和笑道：你也未免胆子太小了，我既然專誠去把你找來，難道還能夠讓你來專誠碰釘子不成，計春一想，這話也是，於是跟着在子和後面，一路走到客廳裏去，子和笑向他道，你在這裏坐一會子，我去把她叫了出來，而且對他說，不能給你釘子碰，若是讓你碰釘子的話，她就不必出來，免得彼此受氣，你看我這話合理不合理？計春到了這裏，那氣焰自然也就挫下去一半，只有唯唯答應子和的分兒，那裏還說得出別的什麼來。子和去了，不多大一會子，便聽到院子裏得得

外一步，令儀帶着笑容，悄悄的進來了，計春站起來迎接，一句話還不會說得，令儀先就陪着笑道：「你年紀輕，脾氣可是不小，不是余先生去勸你，你還不來呢。」計春笑道：「我很後悔，望你原諒……」令儀連連搖着手，你來了就來了，從今日起，我們完全跟以前一樣，至於我們發生誤會的這一整件事，也不是那一個人的過失，不必談，你要我原諒你，我也要你原諒我，計春聽着，這又是一個出乎意料以外的事情，怎麼她會毫不生氣，倒要求我來原諒她呢，於是笑道：「你這樣說，我更是慚愧，這一會的事，你應當知道，我完全是被動的……」令儀還是連搖了手，皺了眉道：「那一件事，我們不必談了，你怎麼又提了起來呢，你今天不必走了，在我家裏吃飯，回頭我們一塊兒去看電影。」計春不料她一句怨言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家還留着吃飯看電影，那裏還說得出一句推辭的話來，隨口就笑着答應了當然兩個字，這一天隨在令儀之後，糊裏糊塗的過去了，到了晚上，陪着令儀看電影，一同坐上汽車，令儀抬起一隻手來，捏着小拳頭，在額頭上連搥了幾下道，這是怎麼回事，頭痛得厲害，計春道，你既然不舒服，我送你回去罷，令儀倒並不推辭，只說那就勞駕了，計春將令儀送到了家門口，見令儀懶懶的樣子，索興就攙着她下了車，進門之後，余子和就迎出來了，便笑道，孔小姐大不舒服，你不應該走，我外面書房裏，現成的一張鐵床，你在舍下屈居一宿罷，令儀扶着老媽子進裏院去了，走到裏院門邊，還回頭來，向他看了一眼，計春想着，這裏既有地方可住，也就不必走，要不然又會逗着令儀生氣的，於是答道：「那就好極了，只是又要打攪余先生，子和笑着，引他到書房裏去安歇，桌子上擺着有熱茶瓜子花生仁碟子，另外還有一疊畫報，計春看電影回來，精神並不疲倦，看桌子上這些東西，就在椅

下上坐下，一對對畫報看，一面抓花生仁吃。看過了兩冊畫報，忽然隔壁滴鈴滴鈴一陣電話鈴響，在那裏上小便呢，已經使有兩點鐘，在這個時候，余家有什麼人起來接電話？不如代接了罷，於是這通話才上完，這通話才上完，一瞥之後，那邊却是一個女子聲響，她一開口，便道，啊！果然是了，我是袁佩珠，計春慌了，糊裏糊塗的就把手機掛上，但是這邊肯中止，那邊却不肯中止，嗚嗚嗚，電話鈴只管是響，計春待要不接話，伯余家人醒了，說是本人太不管事，電話鈴在耳邊響，却不肯接話，要接話吧？佩珠聽得出自己的聲音，自己何詞以對，於是急中生智，拿着身上的手絹，將電話鈴的鐘，給它塞死，於是安然也就睡覺了，那邊的袁佩珠坐在自己的臥室裏沙發椅子上，兩手抱着腿，斜望了桌上放的電話機，鼻子裏哼々兩聲，又冷笑一聲道，孔令儀的本領，倒也不錯，但是我決不能這樣罷休，這樣看起來，年紀輕的男子，用情太濫，不足和他談愛情，只是他爲什麼不接我的電話，必是令儀在一邊監視着呢？這樣夜深她還在一邊監視着，這話也就難說了，想到這裏，心火如焚，那裏睡得着，聽到隔壁屋子裏鐘聲當當響了四下，心想，我這不是發了傻勁嗎！這樣坐到天亮去，也是自己教自己吃虧罷了，於是解衣就寢，可是說也奇怪，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等自己一覺睡醒過來，已經是一點鐘了，起來以後不曾吃飯，也不會吃茶，只抱了膝蓋，在屋子裏坐着，一會子工夫，女僕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道，有一個客來拜會小姐，我和門房說了，小姐不舒服呢，佩珠接過名片一看，却是陳子布，便站起來道，趕快出去看看，他走了沒有，我就出來，女僕趕緊走了，佩珠走到梳妝台邊，打開了粉缸子撲了兩撲粉，又用牙梳在頭上梳了幾下，這才走到客廳來，陳子布今天穿的西裝，是格外平貼整齊，褲子上兩條摺紋，直通到底，衣服小口袋裏露出來的花綢手絹，活像一隻花蝴蝶，自己還不會上前，一

陳香味，早是傳達過去了，可是看着佩珠呢，蓬蓬的頭髮，黃黃的臉兒，走起路來，要動不動的，好像害了很重的病似的，便迎上面去，她笑道，我不知這密斯袁不舒服，我要是知道，就不來打攪你了，佩珠笑着請她坐下，向他臉上打量了一下，才很不經意的樣子問道，你今天來，有什麼事嗎？陳子布笑道：當然是有事，佩珠正色道，什麼事？莫不是……陳子布笑道：你應該明白，我無非來看看你，你想，我們彼此之間，還有什麼要緊的事，無非是你探望我，我探望你罷了，佩珠皺了眉道，憑你說這話，我就該把你轟了出去，我們這樣久的朋友，還要對着我灌這樣濃的米湯，不顯着你是虛意嗎？陳子布站了起來，口裏連道，言重言重！可是我實在是來望你，並沒有說假話，佩珠道，你是好話不會好說，你老老實實的說着，來看望我的，那就算了，爲什麼要加上一個所以然的帽子呢！陳子布不敢說什麼，只是笑，佩珠靠了椅子背坐着許久許久，纔歎了一口長氣，子布笑道，這些日子密斯袁應該快活才是，怎麼反是鬱鬱不樂？佩珠道，你以爲我和周計春在一處，交情很不錯嗎！子布只是微笑着，沒有答話，佩珠一板臉子道，男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子布在西服袋裏掏出烟捲盒子來，從從容容的取出一根煙捲來抽着，然後微笑道，爲什麼又罵我們呢，佩珠道，你是裝傻，你還真不知道！子布道，你突然說出這句話來，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你，佩珠道，這件事來得突然，也許你不知道，我看天下最無聊的人，莫過於孔令儀了，自己怕做姨太太，和姓周的離了婚，離了就離了罷，他又怕別人把姓周的奪了去，下着身分了，又再三哀求，差不多磕着頭，又把姓周的弄了回去，子布也裝出很鄭重的顏色來道，這實在是有点失身分，不過密斯袁可說的是男子漢不是個東西，這件事也罪在男子嗎？佩珠道，自然，令儀肯失身分，周計春可就更是失身分，只爲貪圖令儀有幾個錢，就像一條狗樣，讓人家呼之便來

，揮之便去，其實我對於他，並沒有什麼感情，只因爲看他年紀輕，若是這樣胡鬧下去，一定會墮落的，所以我一番好意，不時的去照顧他，我也很知道。外面的朋友，對於這件事，對我發生很大的誤會，以爲我要和令儀爭這一個人，其實他的程度，比我要差十萬八千里，和他說什麼，他也是不懂，我何至於就單獨看上了他，子布聽他這一番話，不去駁他，也不附和，默然的坐在一邊，佩珠道，這都不去管他了，說來說去，還是孔令儀這丫頭可惡，就算我有心於周計春罷，反正是你不要的人了，與你還有什麼妨礙，她倒是處處打聽我的行動，把我當了賊待，昨天上午，她叫她的表叔把車子接着周計春到家，索興把他關了起來，昨天晚上是余子和打了一個電話給我，我不在家，他約我晚上兩點鐘回話，我回得話去，倒是姓周的接着，你想了這樣夜深，他還在余家，這內幕還用得說嗎，就是你，也疑心我和姓周的有什麼關係了，我爲姓周的受了多大犧牲，結果，我倒讓姓孔的氣我一頓，我多麼委曲，……說到這裏，她嗓子一硬，兩行眼淚，就跟着流了下來，子布道：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就不必攔在心裏了，佩珠在脅下抽出手絹來，慢慢的揉着眼睛道：那麼，你瞧我是多麼冤？我早知道姓周的是這樣主張不定，趁着那兩天，我就和他訂了婚，請上兩桌客，找一個律師作證人，當衆宣布一下子，不怕她孔令儀有天大的本事，她也不能把周計春奪了回去，子布總是不作聲，在一邊聽着，佩珠只管說得痛快，一說之後，自己的情感，遏止不住，接着又道：我總是忠厚待人，心想不忙一回子，誰想他變卦變得這樣的快，子布這就冷不防的插言道：這樣說，密斯袁，也不見得是完全無心於他的了，佩珠把話已經完全說出來了，却是否認不得，便正着臉色道，老實告訴你罷，令儀和周計春訂婚，也不是什麼真心，不過是讓男朋友氣極了，要做出來氣男朋友一下，我就是照剛才的話說了，沒有別的作用，也只

是要氣一氣孔令儀，不想我沒有把孔令儀氣倒，反受着十分委屈，你想，我心裏難受不難受，說着，又擦眼淚，子布笑着只把肩膀來抬着，然後淡淡的道：你們這是孫龐鬥智呀，佩珠偏着頭，坐在那裏許久沒有話說，子布笑道：犧牲你是犧牲了，這條妙計，你沒有做出來，真是一個缺憾，要不然，你就挾着周計春，愛怎麼就怎麼，孔小姐只好白瞪眼，佩珠突的回過眼來道，照你這個樣子說，男子還敢和女子訂婚嗎？訂了婚，就要受人家挾制的了，子布笑道：袁小姐，你可別和我抬槓，我對於那個女朋友，態度都是很光明的，決不因爲女朋友訂了婚，我就生氣，佩珠道：那就好，你是我的朋友，索興和我幫一個忙，也不要你和我幫什麼大忙，你就只把那個姓周的拖到能花錢能墮落的地方去，讓他把花錢的事，完全學上了癮，讓孔令儀享受不成，那小子也教他弄不成功，什麼嗜好都有了，女子全不愛他，最好是讓他鴉片都抽上了癮，到了那個時候，我才解恨呢，說着，用高跟鞋子連連在地板上頓了幾下，子布咬了下嘴唇，點着頭道，這倒是一條好計，只是我這個照計而行的人，得花多少錢去作東，又得費多少工夫去奉陪他，佩珠道，自然是要費錢費工夫的。不然我爲什麼說要你幫忙呢，不過你心裏也要明白一點，我把這樣大的事，託付着你，那就是二十四分看得起你，難道你不願意作我一個忠臣嗎。說到這句話，露着牙齒微微一笑，子布追逐袁佩珠，也很有時日的，只因佩珠嫌他對於女人的事曉得太多了，不敢和他接近，但是爲人是很漂亮，玩藝兒也挺多的，在一般朋友裏，也不算疏遠，這時佩珠說的這些話，完全把他當一個心腹人，他如何不懂得。便笑道：我怎麼不願作你的忠臣，只是你不肯重用我罷了，將來，計畫成功了，你怎樣的感謝我呢，佩珠昂着頭想了一想，微笑道，那當然的，我對我父親說，和你找一個小位置，掙了錢貼補貼補你的小用度，你看好不好，子布笑道，那自然是好的

，不過我的目的，並不在此，因為……佩珠向她搖搖手道，話只能說到這裏為止，反正你真爲我異力的話，我心裏明白就是了，但是我還有一句話要聲明，就是孔令儀也是你的朋友，你要幫她忙，就別來幫我的忙，既然答應了幫我的忙，就別再去幫她的忙，我的話告訴你了，交朋友也在你，賣朋友也在你，說着，在茶几上的烟捲筒子裏取出一根烟捲，啣在嘴裏，子布連忙掏出身上的打火機，打着了火，替她點着了烟，然後笑道，你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男子和女子交朋友，總是親近密斯，疏遠密斯的，孔小姐，她總算是有所屬的了，佩珠點點頭道，這種算是你一句實話，你去辦罷，我是遺憾在一時，我可要人遺憾千古呢，說着，深深的吸了那烟捲，默然無語，在這個默然的當兒，就暴露着了女人的心事怎樣的可怕了，陳子布坐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兩手互相的搓着，不過他的臉上依然還表示出一種笑容來在這種笑容裏面，却又深藏着男子的心事，又是如何可怕呢，

第廿五回 別具陰謀暗佈迷魂陣 各存退步難拋赤子心

這又是一個所在，陳子布還是在搓着手，臉上發出笑容來，也是在一張沙發椅子上坐着，然而他對面坐着的一位女子，不是袁佩珠，換了孔令儀了，令儀架了腿，坐在椅子上向後靠着，淡淡的笑道，她不會覺悟的，我不希罕她道歉，我也沒有那閑工夫，和她計較那些，下個禮拜一，我就進學校裏去了，計春已經寫了很詳細的快信，回家去了，限他父親，在一個禮拜之內，把要求的事，完全答覆，若是他的父親不能容納，他就登報脫離家庭，陳子布淡笑道，這件事，你應當還考量一下才好，因爲周君沒有到二十歲，在法律上還沒有什麼地位，孔令儀笑道，這個我們早已

知道，現在他只要登報聲明一下子就得了，又不到法庭裏去起訴，過了二十歲，我們才來進行一切，那總行吧？子布道，一登啓事，他父親馬上滾了來，又當怎麼樣呢，在法律人情上講，他管束自己的孩子……令儀表示着很有把握，將頭靠住了椅子背，昂起來哈哈笑道，一切計畫，我們都安排已定，這倒不用別人操心，子布道，是不是你們逃到外國去留學？令儀鼻子裏哼了一聲，點點頭道，也許，子布在身上掏出烟捲盒子來，取了一根烟捲在嘴裏啣着，也架起腿來，然後將茶几上烟插上的火柴取來一根，在皮鞋底上擦着了，才點上了烟，左手拿了那白銅烟捲盒子，在右手心裏打着，充分的做出放浪的樣子來，令儀斜眼看着微笑道，老陳，你以為我和姓周的訂婚，沒有誠意嗎？子布笑道，這是笑話了，別的什麼可以鬥着玩，訂婚那裏有鬥着玩的？不誠意就不定婚，訂了婚，自然就有誠意，令儀道，是了，你因為我訂婚是真的，不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了，所以我托你辦的事，你都是取敷衍手段，不肯實在的和我辦去，子布笑道，這話說在孔小姐口裏，未免有些侮辱女性罷？難道男子和女子交朋友，都是不願女友訂婚嗎？那末，翻轉來說，女子和人交朋友，都是候補……他把話突然停止了，將烟盒子揣進袋裏，用手在衣襟上按了幾下，令儀道，你別打岔。把那句話只管說完了，子布聳着肩膀只是笑，不肯說下文，令儀道，這是我呀，若是袁佩珠，哼！她若放過你，子布抱了拳頭，連連拱了幾下道，對不住，對不住，是我失言，我也很聞名的，周君在貴省是個有名的用功學生，那樣的朋友，多交幾個，是與自己有益呢，能不能介紹我和他交一個朋友呢，我並不是一位小姐，大概你也不會拒絕的吧？說着，將肩膀連連又聳了幾下，令儀以為他這種舉動，不會含有什麼壞意，就笑答道，是我的朋友，當然也就是你的朋友，我自然是樂於介紹的，王媽，來，把周少爺請來，陳子布想着，這可透看新鮮

，豆腐店的小老板一下子跳着作少爺了，不多一會，計春來了，子布一看他身上穿的衣服比自己穿的還要整齊漂亮，頭髮刷得油亮，一陣陣的香氣，先透着向人鼻子送了來，子布搶着向前，和他握了手，連連搖撼了幾下，笑道，久仰久仰，好幾次在交際場合裏遇到，因為沒有得着孔小姐介紹，未曾交談，計春半鞠着躬笑道，我不懂得十麼，令儀坐在一邊，看看陳子布，又看看計春，覺得自己的未婚夫，實在要比自己的朋友高上一籌，架了腿，抖着高跟鞋，向人笑嘻嘻的揚着臉子，計春向子布鞠着躬，請他坐下，然後才問他貴姓，令儀笑道你瞧，我這人真大意了，我原是要介紹你兩人作朋友的，倒忘記替你兩個人報告姓名，於是指着陳子布道，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大學生，姓陳號子布，對於交際一項，更是拿手，凡是摩登男女，他都認識，轉過臉來，向計春道，這是密斯脫周，子布笑道，孔小姐作事有點不公，介紹我的時候，就加上許多形容詞，到了周先生那兒，連台甫都不告訴我們，令儀笑道：他是個老實人，叫我介紹什麼，將來跟着你學學，學得也摩登了，自然我就也會把他的本領介紹給人知道，子布笑道：跟我學什麼，這句話，我可是不敢當，現在就有一件合作的事要求周先生，不知道周先生可能俯允，計春聽了這話，肚子裏爲着難，可不敢答應他，令儀笑道：喲：陳先生會有事要和他合作，什麼事呢？子布笑道：你先別着急，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令儀笑道：自然是不相干的事，若是了不得的事，也不會來找他，子布聽她言中帶刺，心裏頭不高興，覺得這樣看得起計春，令儀不該反用俏皮話來損人，便笑道：若說是不相干的事呢，可又是算有面子的事，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要結婚，缺少一個賓相，我想約周先生辛苦一趟，不料我還沒有說出來，就碰了孔小姐一個釘子，這叫我還說什麼呢，令儀却也不會料及陳子布是來邀計春去作賓相的，這却是自己太冒失的得罪人了，便站起

來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把話說錯了，他一定去，若是要作禮服的，我也就一定給他作一套禮服，子布笑道：不相干的事，孔小姐到看着很鄭重起來了，令儀向他點了兩點頭，笑道，對不起，我這裏和你道歉了，計春坐在一邊，只看他兩人的作做，並不作聲，子布笑道：好罷，我斗膽還是奉邀，今天我那朋友約我吃飯，順便我約周先生一路去見見面，周先生肯往駕嗎？計春站起來答道，人家並未約我，我怎好去叨擾呢？令儀向他道：既是陳先生有這樣一番好意，你就隨他去罷，那個主人翁是陳先生的朋友，當然是個明白人，他自然知道你不是去噲吃噲喝的人，子布聽了這樣的轉彎迷湯話，微笑的向令儀望着，計春到了這個時候，受着令儀的懷柔政策，又成了馴羊了，令儀既當着面說可以去，那裏還敢推辭，便答應着和子布一路走，子布臉上帶着笑，心裏可惡狠狠暗說了一句，不怕你鬼，到底上了我的鈎，於是拍了計春的肩膀，二人很高興的向外面走來，據子布和令儀所說的，是到他的朋友家裏去吃午飯，他朋友的父親，是一位博士，本是書香人家，當學生的人，到博士家裏去，這是適當其分的事，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三十分鐘以後，他們到了那位博士家了，那是一個小小綠色洋門，門框上一個圓球電燈，上有一個紅色美字，計春心裏先就納悶，社會上那裏有姓美的，子布手按着門鈴，所謂朋友的長輩出來了，也就是子布所謂的博士。她穿了一件白辮滾邊的黑綢旗袍。短頭髮梳得溜光，尖個尖的臉子，雖不會抹胭脂，也擦了一層很濃厚的粉，兩隻耳上，還拴着兩隻小金圈圈，計春看了，又是一怔，這婦人已有五十上下，尚有這般打扮，那婦人看到了子布，便笑道，陳先生來的正好，我們情美，在家裏悶得很呢，這一位先生貴姓，還沒有來過呢，計春聽了這話，便覺不解，但是他的一隻手，已被子布挽着，情不可却的，就隨他一路走了進去，走過一重小小的院落，正北有三間洋式房子，紅色

的窗欄，玻璃裏面，垂着鏤花的雪白窗紗，那婦人早搶前一步，將門打開，讓他二人進去，計春以爲這必是那位老博士的書房，進來看時，却是三間地板房，左邊一間，垂着綠色的門簾，另兩間，是打通了，用白底印紫玫瑰的花紙四面糊了。屋子裏除了沙發而外，一切都是立體式茅黃摩登傢具，房子裏的陳設，鮮花和美人的照片最多，此外也是鋼琴話匣的歐化物件，却找不着一本書，這個像是一位時髦小姐的客廳，……計春正在這樣揣想，還不會決定下來，却聽到那裏邊屋子裏，嬌滴滴的有女子的聲音叫道：老陳呀，我成了思想病了，子布笑道：你想誰？我和你找那個人去，裏面人又道：你說想誰呢，我想別人，用得着在你面前說話的嗎？子布笑道：好濃的迷湯，一進門就灌，把我灌醉了，我出不了大門，看你怎樣辦？他說着這話，人就向那屋門口走來，屋子裏大叫道：別進來，別進來，我在換衣服呢？子布笑道：換衣服要什麼緊，我們夏天常常就在一處游泳的，誰沒有看過誰的脊梁呀，說着，就伸手去掀那門簾子，屋子裏亂叫起來道：呀噯噯！媽呀，你把小陳拉住，他要向屋子裏跑了，那個婦人這才跑向前，一把將子布拖住，笑道，她是真在換衣服，你可別搗亂，計春站在屋子中間，看得呆了這分明是一個住宅人家，如何小姐的言語行動，是這樣的放浪，無論是孔令儀袁佩珠，對於這位小姐，那也就望塵莫及了，那婦人將子布拖住了以後，就請二人坐下，取出茶煙進客，隨着門簾子一掀，屋子裏那個女子也就出來了，她穿着桃紅色鑲白瓣子的旗袍一面走着，兀自一面扣紐絆是擦着一張紅臉，彎而且細的畫了兩道長眉，頭髮燙得蓬鬆彎曲，垂在脖子後，兩耳吊了兩根長耳墜子，走起路來，搖擺不定，飛揚豔麗，那另是一種風俗，決非自己平常所遇的摩登女子可比，子布就向前介紹道：這是周計春先生：是南方新到一位闊公子，又向計春道：這是陸情美大姐：交際界的……情美就瞅了他一眼道

：不要胡恭維，於是伸出手來和計春握着笑道，歡迎之至，歡迎之至，只是我們這裏屋子小，又招待不週，請你原諒一二，她手伸將出來的時候，一陣迷人的香氣，也就隨着直送到人的鼻子裏來，計春雖是和女性也接觸慣了，然而像情美這樣的女子，似乎另有一種勾人的魔力，在那一握手之下，也就情不自禁的，神魂飄蕩起來，情美讓計春在沙發椅子上坐着，自己也就挨了計春坐下，子布坐在橫頭的一張小沙發上，却是毫不爲意的在抽烟捲，情美將手作着蘭花式在茶几上端了一杯熱茶，遞到計春手上，笑道，周先生喝一杯熱熱的茶，這比舞場裏的香檳，應該喝得自在一點吧？說着，一雙溜黑的眼珠，就向計春一轉，計春聽着這話，心裏有些明白了，大概他是舞場裏一個伴舞的舞女，怪不得有許多青年，都沉醉在舞場裏，原來這舞場裏的舞女，是這樣醉人的，子布見他只管向情美打量着，心中暗喜，却由茶几下伸出了隻腳來，將情美的皮鞋輕輕踢了兩下，然後笑道，周先生的步法也是很活潑的，只是他向來沒有到有舞女的地方試過，情美向計春又勾了一眼，笑道：和女朋友到跳舞場裏去，要講許多規矩，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和我們在一處跳舞，舞場的舞女，胖的，瘦的，長的矮的，各式各樣的都有，你高興和那個跳舞，就去和那個跳舞，全聽你的便，那可另有一種趣味，計春向了她笑着，却說不出話來，子布伸了一個大姆指道：情美她是皇宮舞場的一個台柱，步法怎樣好，身段怎樣好，那都用不着我去當面恭維了，單說她這一番交際手腕，落落大方說話有趣味，在她們同道裏面，簡直找不着第二個，子布這樣滔滔不絕的恭維情美，計春未便不作聲，拚命的掙扎着，說出四個字來，乃是「那是自然」子布笑道，既然你很贊成她，今天晚上，我請你到皇宮去，和情美同舞兩回，你去不去呢？計春也會聽說，到跳舞場裏去是一樁極端費錢的事，子布邀自己到這種地方去，如何敢答應，便笑道

！這位你的朋友，……只說到這裏，臉就紅了。情美看他這情形，就知道他是個雛兒，將身子一歪，靠住了計春，便笑道，我是舞女裏的俠客，講的是四海之內，皆爲朋友，他是我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說着，伸出一只手來，勾搭着計春肩膀，在這個時候，已看得清楚，計春穿的西服，由裏到外，都是上等質料，那背心口袋裏的金表練子，和外面口袋裏的自來水筆，全不是平常專談外表的西服少年所能有的，就笑道。周先生爲什麼不賞光。怕我們作舞女的會敲竹槓嗎？計春正是這種心事，被她一語道破，倒不能不用話來遮蓋，便笑道，不瞞陸小姐說，我並沒有到舞場去過，一點兒規矩都不懂得，情美將嘴向子布一努，笑道，嘿！他可以作顧問，子布道，說什麼做顧問？我已經有言在先，由我來請，情美道，由你來請，那是今天晚上的事，難道人家就去一回，不去第二回，若去第二回，以至於七八上十回，回回都可由你來請罷？子布笑道，第一回還沒有去，你又定下七八上十回的預約了，情美眼珠斜瞟了計春道，周先生，你放心，我決不能敲你的竹槓，去不去由你，可是你今天得給我一個面子，就說可以去幾趟，將來你不去，我還能到你府上去找你嗎？這般句話，真個說的計春笑不得，哭不得，因道，我一定去的，只要陸小姐不嫌棄，情美聽他那句話，又是露了狐狸尾巴了，有一個舞女嫌棄舞客的嗎？便向子布道：不管周先生的意思怎麼樣，總算是給面子的了，子布沒有答話，一會兒起身出外去了，他回來之後，却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交給情美道：我有一個姓肇的朋友，他說認得你，叫我帶一張片子來問候，情美接過那張名片，只見上面用鋼筆寫了幾行字道：他富可百萬，不可錯過留他吃飯，情美將片揣到身上去，向着子布點頭道，謝謝你，要你這樣費心，這個朋友，我是對他很好感的，只說了這句話，立刻向計春道：我家裏有蔻蔻粉，沖一杯蔻蔻喝，好嗎？計春道：不用費事，情

美喊道：媽，斟到那沖兩杯送送來喝。把我匣子裏裝的牛奶糖，咖啡糖，裝兩碟子出來，她說着，自有入答應了。子布笑道：陸小姐爲什麼這樣客氣，平常我來的時候，沒有這樣子招待過呀，情美道：今天有了一位新客，你不知道嗎？說着，眼珠向計春一溜，計春心想，小說上說的有，姐兒愛俏，鴉兒愛鈔，這個舞女正是看中了我年輕貌美，所以特別對我有情，這是應該到舞場裏去敷衍她一回兩回的，在他如此想着，瑟瑟也來。糖果也來了，情美也不必人家招呼，竟自把話匣子開了，擱上，音樂片子，自己站在話匣子邊，懸了一隻脚，叮咚叮咚，跳着地板響，大凡會跳舞的人，聽到了音樂，不免就要脚板響了起來，計春被令儀教導着，早就會跳舞了，現在耳聽音樂，眼看舞女，如何不感跳舞，那情美也就是他肚子裏一條蛔蟲，只讓他眼睛向這邊看了一眼，立刻就笑向他道，周先生，我們先來試一試好嗎？計春笑道，還沒有答覆，子布就暗中踢了他兩下脚，笑道：陸小姐這樣特別優待，就是不會跳舞的人，也應該勉強奉陪呢，計春聽着，心裏自然明白，就起來和情美合舞，在跳舞的時候，情美輕輕的捏着他的肩膀，向他道：今天在我這裏便飯了去，肯賞光嗎？計春怎能夠不賞光？自是答應了，一個初見面的舞女，對於來賓，有這樣的好表示，自是至矣盡矣，她們是上午來的，到了下午電燈明亮的時候，方才回余子和家去，因爲令儀和他有約，鋪蓋行李，儘管放在公寓裏，但是每日都要到余子和的書房裏去休息，所以出了情美家，依然到余家來，他一到令儀就迎了出來問道：你到那裏去了這樣大半天功夫，我實在放心不下，計春笑道：你這叫多心了，有陳子布在一路，我還能到袁佩珠那裏去了，令儀道：袁家我知道你是不會去的，陳子布是個娛樂大王，什麼娛樂的地方，他也能去，我就怕他會帶你到一種，不相當的地方玩去，計春道：人家只管拉住談話，又留着吃飯，我也沒有辦法，令儀

道，那位老博士，有多大年紀，爲人很和藹嗎？計春皺了眉道，不要提起，他頑固極了，令儀拍着肩膀，格格的笑道：你指望到處都有如花似玉的小姐們陪着你開心呢，也應該讓你受受拘，今天你受拘受夠了，我應當陪你去玩玩的了，你說。願意玩那一樣？計春正色道：我不能玩了，那位老博士，對我說了，讓我常常去和他研究學問，我說過一兩天就要上學，他聽了這話，很不高興，以爲我不識抬舉，連他約我談話，我都不去，我們當學生的，怎樣可以得罪這教育界的泰斗，所以我就說了在沒有進學校以前，要天天叨擾，他見我這樣說了，才高興起來，今天晚上九點鐘，我似乎要去和他談談，令儀道，你說了半天，那裏來的這樣一個博士。我還不知道呢。這博士他姓什麼，計春只知道北京城裏有一個無大不大的吳博士，就隨口答道，他姓吳，令儀道，什麼，你和吳博士會談得這樣子好。那你真是幸運了。多少留學生回來，他還不肯正眼兒瞧一瞧呢，一個這樣年輕的中學生，他會看得起你嗎，計春道，所以啦，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失却的機會，令儀雖是不喜歡讀書，但是吳博士這個名詞，却是聽得很入耳的，高興得將身子顛了兩顛，用手一掀計春的臉腮道，你這小傢伙，真是運氣來了，門板也攔不住，你怎麼糊裏糊塗的，就會和這位大博士認識起來了呢，你交別個朋友，我勸你考量考量，若是和他這樣大名鼎鼎的人來往，我是十分贊成的，你晚上去，我用汽車送你去罷，計春一想，汽車夫是令儀的耳目，便笑道，你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穿着這樣漂亮的西服去見人家，就怕人家說話，我若索興坐了汽車去，那不是一樁笑話嗎？北京城裏坐汽車的中學生，除了你還有誰？令儀手扶了臉，想了一想，因道：你這話也很對，汽車是不能坐，我讓門口的熟人力車子送了你去罷，計春聽到，却是不敢拒絕，笑着答應了，吃過了晚飯，令儀讓聽差雇好了門口的人力車子，把計春送到吳博士家裏去，

計春來車到路途中，見數份了車錢，却自己一個人向博士家過來，所請博士之家，門口有一個電燈泡紫的月亮門，門框上有電燈紫的四個大字，皇宮舞場。計春笑嘻嘻的整理着西服領子，隨着那來往的紅男綠女，也就進到裏面去了，跳舞場裏是如何的情形，大概現在能看新聞紙的人，十有七八都可以想到。充其量，也不過是摟着女人在彈簧地板上走路罷了，當計春的皮鞋，在光滑的地板上磨擦的時候，他父親周世良一雙赤腳，也在狗牙齒一般的磨板上走着，肩上還挑了一擔水呢，他心裏有事，眼睛並不向前看不經意的向前猛可一撞，撞在人家轉彎的牆角上，把前面一隻水桶，撞得直翻過來，水傾了滿地，後面那隻水桶，失了平衡的牽扯力，也就向後直墜下去，兩隻水桶，都砸得只剩幾十塊木板，世良猛然的被兩隻水桶震撞着，腦筋一陣混亂，先站在巷子中心，發呆一會，然後在地上檢起扁擔來，將扁擔頭把木板撥到牆角下去，然後自己笑了起來道：打碎了也好，遲早這一碗苦飯，我是吃不成功的了，哈哈，他用腳把水桶的散板踢了幾踢，然後扛着一根扁擔，一溜歪斜的走了回去，當他離豆腐店還有幾十步路的時候，只見倪洪氏站在街心，只管向街兩邊張望，見着世良來了，連忙迎上前來道，周老板，你倒回來了，可了不得！世良滿肚子裝了不耐煩回來，已經是十分東南西北，現在經洪氏這樣兜頭一問，又吃了一驚，臉色便分外的不好看，心房撲撲亂跳了一陣，向後退了兩步，望着洪氏道：什麼事了不得，洪氏道，孔善人家裏剛才派了兩個管家來了，追問着計春有信來沒有？我說沒有，他說這店鋪不能租給你開店了，而且也不能讓我在這裏住，限我們三天之內，就要搬出去，三天之外，若是沒有搬，他就派警察來將我們趕了出去，這三天之內，我們到那裏去找房子，就是找得到房子，我們也沒有搬家費呀，世良將兩隻帶了魚尾紋的眼睛，睜得很大很大，便道：什麼，他要把我們趕了出

去，他憑什麼，要把我們趕出去？請給他看守房子，這麼些個年了，又沒有犯一點子錯，爲什麼把你趕出去，我呢，是租房子的，又不差他一文房租，他又憑什麼趕我，至於他恨我兒子要娶他的女孩，我先和他說了，把這婚事取消，這還有什麼對他不住，他女兒打電報回來，不也是說要退婚嗎？他的女孩要退婚，我這邊也要退婚，這件事情就等於沒說，何必苦苦的還要與我爲難，洪氏坐在一張矮竹椅子上，兩手抱了膝蓋，作個沉思的樣子，許久才道，這件事，到了現在，我也有些沒明其妙了，說着，連連的搖了兩搖頭，世良道，大嫂子，你說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我倒有些不懂，難道你疑心我也想發橫財，嫌貧愛富去攀那一門大親嗎？洪氏回頭向自己後院子看了一眼，見並沒有人在那裏，這才低聲道，你不知道，剛才孔家的人說，孔家大小姐，接連打了兩個電報回來，又說，計春只是訂了婚，又沒有結婚，他們的婚事，不用着退，只要把我這婚事打退就完了，孔小姐有身分，家裏有錢，和我們這窮孩子爭一頭親事，不能失敗了，他們在北京由朋友勸合，已經和好了，現在只要我們家拿出憑據退婚，孔善人接得這些電報，氣的不得了，路遠山遙，管不了他的女兒，只好在我們頭上來出氣，世良抱了一根扁擔在懷裏斜靠着屋子裏的一根直柱，凝想了許久，將扁擔靠牆放下，兩手同起同落，拍着大腿道，這件事我有辦法了，大嫂子，你不用爲難，洪氏兩手互抱在胸前，昂着頭看了屋瓦下的椽子，彷彿一根一根的數着一般，許久，她兩手按了大腿，向世良道，周老板，你不用找急，這件事，我有一個辦法了，好在他要我們搬家，還有三天的期限呢，這三天之後，我包着孔善人不能再來和你爲難，世良因自己心裏已經有了主意，却沒有去留心洪氏的話，當天和伙計依舊作完了那一年午後豆腐，到了晚上，在燈下把半年來的出入賬目，盤算了清楚，人欠的都是些零碎小賬，欠人的，也不過是三四塊

錢，把賬目結了，業已夜深，半敞着房門，抽了兩袋旱煙，然後悄悄的走到後院門邊，向倪家看了去，只見那窗戶紙上，燈火煌煌的，那唧唧的談話聲，兀的向外傳了出來，這分明是她娘兒兩個也不會睡呢！倒不知她兩個人有了什麼事，向着她家窗子，連連的搖了幾下頭，自回房睡覺去了，次日起來，依然把早作豆腐做出，但是並不在店房裏做生意，帶了一桿旱烟袋，直奔孔大有家裏來，這時，孔家那些僕人，真認得他了，雖是瞧他不起，却又不敢十分的得罪他，便有人將他引到外客廳裏坐着，讓他等老爺的話，這個外客廳裏面套着一間小客廳，有門相通，却也另有門可以出入，在門簾子外聽到裏面息息率率小動作聲音，似乎那裏面有人，但是不知裏面是什麼人，却不敢探望，不多大一會，聽到一片雜亂的脚步聲，走到隔壁屋子裏去，接着便是孔大有的聲音道，你是爲了房子的事來嗎？你不必說，我的意思，已經決定了，你趁早找房搬家，我把房子讓你白住了幾年，結果鬧了這樣一場大笑話，倘要是還讓你住在那裏，倒好像我有心和你攀親戚，一個婦人答道，孔老爺，你錯了，你們大小姐打了許多電報來，不都是要我家把親事打退嗎？這個我一點不爲難，孔大有搶着道：那個和你說這些，我只是要我的屋子，別的不管，那個婦人道：房子我自然退還你，就這樣的窮人，還能霸佔你的房子不成？孔大有道：你既然退房子萬事俱休，你白住了我幾年的房子，也應該感謝感謝我，能夠故意住我的房子來坍我的台嗎？那婦人便是倪洪氏，她道我願把我女兒和周家的親事退了，你們大小姐，就可以無掛無礙定那百年好事了，再說房子一搬，免得我們礙你的眼，孔大有喝道：廢話那個和周家是親戚？你女兒退婚不還婚，和我什麼相干？他口裏說着時邁着步子，人已經走到這邊客廳裏來，抬眼看到了世良，用手指道，你又來作什麼？世良道：你不是要我搬家嗎？房子是你的，我有什麼法子，我一定搬，

不礙你有錢人的眼，只是我要請求你一件事。隔壁大概是倪家大嫂子，她說的話，我已經聽到了，你千萬不可讓她搬家，她母女靠十個指頭過日子，不但是租不起房子，搬家費都出不了，這時有人捧上紙煤烟袋，交給孔大有，他坐下連吸了兩袋烟，屋子裏默然的，只聽到水烟袋呼嚕呼嚕作響，他抽完了兩袋烟，才向世良道：我現在也明白了，我不能管住女兒，也和你不能管住兒子一樣，這事也不能怪你。但是我家用人很多，把這話傳揚出去了，說我女兒嫁給手下一個開豆腐店的房客，那不是要命嗎？所以，我望你們搬走，你和倪兒家若是肯搬下鄉去住，我可以替你們出這一筆搬家費，你們願不願結親，那是將來的話，眼前，倪家不能退婚，倪家退了婚，不是更促成我們小姐嫁你兒子嗎？我已經有了電報到北京去，託人將我們小姐弄回來，兩個人拆散開了，這事也就好辦了，世良道：孔老爺：你既然說有情理的話，我們也可以和你說心裏頭的話，你在省城裏，上結官府。下結紳商，我們在你勢力圈子裏，敢怎麼樣？我現在決定了，把豆腐店就盤出去，盤個五六十塊錢，自己到北京找兒子去，那怕討飯，我也要把他逼了回來。他……他……他……他來了航空快信，要和我脫離父子關係，我怎樣捨得呢！我就是這個兒子，我當了爹又當了媽，好容易把他帶到這麼樣子大，他……他……連說兩個他字，世良道不出下文來，却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來，兩手戰戰兢兢的，交給了孔大有，他放下水煙袋，將信看了一遍中間有幾句緊要的話是：

父親生得了我的身，生不了我的心，我的心，不能像你那樣想不開，我受了孔小姐這種推衣解食的待遇，我不能不和她訂婚，而且孔小姐答應我一同上學，什麼花費，都是她負責，人心都是肉做的，我能再打消這場婚事嗎？我爲了我一生大事，不能不跟了孔小姐走，父

親答應這婚事，是犧牲我一生我以前讀書，所為何來呢？你要是不領家婚事打退，我爲了救我自己，只有和你老人家斷絕父子關係，因爲你看人家的姑娘，比自己兒子還重呀？還要兒子作什麼？……

孔大有看完了這信，頓了腳道：我這個賤丫頭，竟是處處拿錢去買動人，可惡可惡好罷，老周，你若能把兒子找回來，也是和我解了圍，我送你一百塊錢盤纏，你馬上逃走，世良搖着頭笑道：老爺你又說到了錢，我窮是窮，但是非分之財是不要的，我去找我兒子，爲什麼要你出錢，孔大有襲了善人的大名而後，給人的錢，只有人家磕頭作揖來稱謝的，却沒有碰過人家這樣一個釘子，一時氣得沒有話說，世良看他發楞的樣子，也覺得自己有些錯誤，於是站起來和他深深作了兩個揖，這幾個揖，自然是有原由的，他們這一對歡喜冤家，也就實行其爲歡喜冤家了。

第廿六回 慈念未全灰兩番破產 悲風何足懼千里尋兒

孔大有眼裏，向來都看着窮人是樂於接受他的恩典的，現在周世良這樣乾脆的拒絕，他不但引爲奇怪，簡直引爲是一樁恥辱，瞪了大眼睛，向世良望着，面孔上自然現出一種難看的顏色。周世良心裏一轉念頭，人家也是一番好意，何必用惡話來對答人家？便陪着笑臉，向他拱手道：孔老爺，剛才我的話說錯了，對不起！並非你有錢給我，我還不要，實因爲我年紀大了，兒子又不聽話，我今生報不了你的恩，我來生要變犬馬報答你，那又何必！我雖是開家小豆腐店，倒是有些名聲在外，我作的江水豆腐，無人不知，我要是把這家店出盤，決沒有人不受的，只是那倪家母女，實在可憐，望你高抬一點兒手，讓她們還在那裏住着，我有三四天工夫，這店決計盤得出去。

，盤個百十塊錢，我立刻就走，在幾天以內，你可以含糊着，回個電報到北平去，讓他們別把這事鬧大了，我去了自然有辦法，孔老爺，你現在應當看得出來，我不是個壞人了吧？我說的話，一定可以算數，說畢，扭轉身來，就要向外走，孔大有對於他，雖然是很生氣，可是聽了他的話，一律出於至誠也就覺得要把這場婚姻糾紛解決過來，還是要和他合作，兩手捉了水烟袋呢，來不及抓住他，只急得口裏辭喊着道：你回來，你回來，我還有話和你說呢，世良站住了道，你若肯讓倪家母女不搬走，我就死心蹋地的到北平去辦這件事了？你只要看到我們兩家，交情這樣好，就知道我們兩家的親事是拆不開來的了，我們越拆不開來，你也就越歡喜了。孔大有兩手捧着水烟袋，將眼睛微微的閉了一下，作一種沉吟的樣子，然後微幌着身體道，所以有了這種情形，我才說願意幫一幫你的忙，這樣罷，你既然不願白得我的錢，我也不勉強白給你，但是你要出盤鋪底的話，盤給別人是盤，盤給我也是盤，你說值多少錢？一言為定，我就給多少錢，這樣算你沒有白用我的，你早早的動身，倒算幫了我一個忙，你看好不好？世良不由得抬起手來，搔了幾搔頭髮，却望了孔大有，出神道，難道你作老爺的人，也開豆腐店嗎？孔大有笑道，我開不開豆腐店，你不必理，反正我出錢盤你鋪底就是了，你若不好意思和我開口，你就和我賬房談談，你說要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世良笑道，是了，誰不知道是有名的善人呢，孔大有終於是把世良說得合作了，心中大喜，就吩咐聽差，把賬房叫了進來，當面交代明白了，把倪洪氏索興也叫出來，讓她和世良一同到賬房裏去談話，自己也就回上房去了，洪氏埋怨着道，周老板，你這人作事，未免太糊塗了，你辛辛苦苦撐起了這一家店，爲什麼盤出去？世良搖着頭微微的笑道，各人心裏，都有一部春秋，我來問你，你爲什麼願意躲開我父子，讓孔善人留住我呢？洪氏歎了一口氣

道：我這娘兒兩個是沒了指望的人了，再落下去，也不過是打鞋底洗衣服過日子，要說爬起來，好比人家屋檐下麻雀，前程有限，我何不躲開，助你父子一下，世良笑道：那就不用問我爲什麼盤鋪底了。我們的意思，却是差不多，兩個人一路說着，走到了賬房。還是彼此對立着在那裏對談，洪氏牽牽自己的衣襟，頭一伸，嗓子裏嚥下去了一口痰正望了世良，有話要說，賬房就向他們瞪了眼望着道，你們的話，有完沒有完呢？若是沒有說完，回頭我再來，讓你們先談談罷，世良見賬房又變了一副面孔，大概是知道這婚事不能成功的原因，本待和他計較兩句，轉念一想，這種奴才骨頭的人，和他講些什麼理，好在他主人翁的態度，今天已經改變過來了，我還是看他主人三分面子，不睬他就是了，於是陪笑道：對不起，倒把你冷淡了，賬房自在身上掏出了一枝德捲在嘴裏啣着，擦火柴將烟吸着了，抓了兩隻手臂，斜靠了椅子坐着，望了世良道：你說罷，你那鋪底，要盤多少錢，你要明白，並非敝東家想做你那貴行當，說着，噗嗤一笑，在這一笑之中，自然的流露着那充分鄙視的樣子來，洪氏橫看了他一眼，不由得鼻裏呼呼兩聲，但是世良倒毫不介意，在賬房對面椅子上坐了，還招呼洪氏坐下，賬房既然問了他的話，也不再問，嘴角高啣了煙捲却把眼珠在眼鏡裏斜望着人，世良才從容的道：你貴東家是位有名的善人，他難道還會佔我們窮人的便宜……賬房連忙搶着道：但是寒苦的人，也不能因爲我們東家是個善人，就亂敲竹槓，你說罷，你要多少錢？說着，就噴出一口烟來，世良道：我不是光看得起有錢的人，孔老爺這樣子肯幫我的忙，我還能亂說嗎？我多了錢也不要，少了錢我又辦不動事，我和孔老爺要一百二十塊錢，賬房把氣沉住了半天，然後笑起來道，你只要一百二十塊錢，那真不算多，不過你出盤鋪底，應當看着你鋪子能值多少錢來呢，不能依着你想花費多少錢來說，這時候，我很想花

個十萬八萬的，但是我這一副老骨頭，連皮帶血，也值不了一百文，你說，能憑着我心裏來想嗎？說畢，打了一個哈哈，世良睜圓了眼，哼了一聲道：你爲什麼說這種俏皮話？又不是我貪孔老爺有錢，一定要盤給他，是他自己說，願意受盤的，既是這樣說，這鋪底我不盤給他了，倪家大嫂子，我們走，有豬頭，還怕找不出廟門來嗎？說着，起身就要向外面走，賬房看道，倒吃了一驚，立刻搶了上前，將世良衣服一把抓住，笑道：坐下，坐下，我和你鬧着玩的，世良扭轉頭來，望了他，還不肯站住，倪洪氏在一邊，就連忙打着圓場道：周老板，你還是坐上來慢慢的商量罷，買買不成仁義在，那有什麼關係，世良這才坐下來，自己也抽出旱烟袋來抽着烟，淡淡的道：那就聽賬房先生的吩咐罷，賬房道：不是我說俏皮話，我們既然作生意，當然要談生意經，所以周老板說是要一百二十圓才夠用的話，我就駁了一駁，其實不相干，我還要請示東家，才能作主呢，世良道：你貴東家也說了，這不是平常買賣，我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所以我越發的不敢多說，請你進去問上一聲罷，賬房又抽了一枝烟捲，這才道：既是如此，我看給一個整數罷，世良道：我倒不計較二十塊錢，就請你同孔老爺去說妥。賬房見他倒一口答應了，心裏很是懊悔，想着，何不只出八十圓呢？於是答道，你那店，不過是本水缸，鐵鍋，那裏直得了許多，我是好意，所以多出兩文，進去和東家商量，也要這個數目還辦不到，我只好是盡盡人事了，說着，他才斯斯文文的走到上房去了，孔大有捧了水煙袋在那兒出神，也在想着，自己失言了，怎好對周世良說，他要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呢，設若他訛我一下，開口不是八百，就是六百，我怎麼辦，不過他要是一個懂理的人，就不應該這樣說，正這樣的出着神呢，猛然一抬頭，看到了賬房，立刻就問道，他說要多少錢，賬房站在東家面前，沉吟了一會子，這才從容的道，那周世良開口

就要一百二十塊錢，……孔大有頭一偏，望了賬房道，什麼，他倒只開口要這些個錢，我以為對半還價了也要給他二三百呢，賬房見東家果然不嫌多，倒是自己多了事，然而已是代出了一百元了，怎好問上一問，倒多了出來，自己却是不好打圓場了，於是陪着笑向孔大有道，你老是不懂這些小生意經，其實他這已經討價過分了，我看給他一百元，小便宜雖有，也不算沾他大便宜，很對得起他了，孔大有坐在太師椅上，架着腳搖撼了幾下，然後微笑道，你還是不會還價錢，與其還他一百元，如何依了他的價錢，只打個八折，這樣一來，面子上很好看，其實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其是九十六塊錢，又省下四塊錢了，賬房這才明白，東家是這樣一番高算，便笑道，東翁這意思，我明白了。我想周老頭子，是等着要去找兒子的，只要我們快快的答應他，有現錢拿出來，我想他也就很願意了，孔大有有一手捧了烟袋，一手拍了腿，唉！不是圖他早早的上北平去，我為什麼要盤他的舖底呢，你去說罷，就是補足這四塊錢呢，我也認了，只圖他馬上就走，說着，用手向外連揮了幾揮，賬房笑道，外面客廳裏來時，周世良心裏，已經上七下八，思潮起落了無數次，他半彎着腰，左手肘撐了左膝蓋，用手心托住了頭，却把右手捏緊了拳頭，在空中搖撼了幾下，表示着他的憤激態度，賬房來了，他才抬起頭來問道，孔老爺怎麼樣說的，不問是多少錢，我這舖底都算盤了，賬房到楞住了，以為他未卜先知，倒知道了自己的意思，及至細察他的態度，不象是知道什麼，這才說，價錢依了你了，打個八扣，好嗎？世良昂頭想了一想，笑起來道，這是你的算盤對了，明是依了我的價，暗裏還要更少出四塊錢，就是這樣罷，你們什麼時候交錢，我的舖子，隨時都可以點交的，賬房倒真不料他如此說好話，一時回復不了話出來，世良向洪氏點着頭道，事情完了，大嫂子，我們回去罷，洪氏在一邊看到這些事，好象看了一台

戲一般，也急於回去再要問個所以然，於是二人忽忽忙忙，走回豆腐店去，到了店裏，世良先哈哈大笑起來，手一指道：這塊雞骨頭，算是丟了下來了，洪氏望着他出了一會神，因道，周老板，你要出盤這舖底，意思，我已經懂得了，你把孩子找了回來，你打算怎麼辦，世良道，只要孩子學好，我就天天在街上拉車，也要把他撫養起來，就是這一家豆腐店，遲早也不難再開，若是兒子不肯學好，我一世的道行，我定全犧牲了，回省也好，回鄉也好，只落下一輩子的罵名。我那裏還有臉回來，只好老死在北平了，洪氏聽他說得這樣決斷，又是實情，望了他，不知道怎樣去勸解才好，世良靠了店堂中一根小木柱，昂着頭望了簾外的天，微笑道，我也是人家抖文一句話，破釜沉舟，就是這一下子了，甚麼叫破釜沉舟，周世良不知道，洪氏更是不知道，不過常聽到人說，拚了命幹一下的，好是這回，壞也是這回，這就叫破釜沉舟，換一句話說，若是幹不好的話，永遠的就算完了，洪氏道，我們作鄰居一場，我的小菊芬，你也是很喜歡的，你就這樣不顧她了嗎，世良半晌，嘆了一口氣道，我也顧不得許多了，計春能回來呢，自然他們還是一對小兩口子，計春不能回來呢，你叫我甚麼臉見你娘兒兩個，說着兩行眼淚，早是偷偷的爬過了他兩隻高擗的顴骨，流向嘴角來了，洪氏先是只管望了他，後來突然的轉過身去，向自家屋子裏就跑，進得房來掩上了房門，嗚嗚咽咽地，她就哭了起來了。菊芬有這樣大，母親過的是那一種環境，還有什麼不知道，現在忽然的哭了起來了，決不能爲的是什麼柴米油鹽小事，但是要去勸解母親罷，又想這事牽涉到自己身上來，於是站在房門口呆呆的聽着，聽得久了，覺得母親定是二十四分的傷心，先是隨着母親的哭聲，緩緩流淚，到了最後，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洪氏聽到她的哭聲，由裏面跑了出來，牽住了她的手，望着她臉道：孩子認命罷，哭什麼呢，菊芬聽母親的話

，覺得她完全誤會自己的意思了，因道：我不餓不冷，有母親帶着我過日子，我很好的，有什麼事要認命？倪氏歎了一口氣，牽着她到屋子裏去，同時却掩上了門，低聲問菊芬道：你乾爹這幾天天不是心事，你少到外面房裏去罷，明後天……說着，又歎了一口氣，菊芬道：明後天怎麼樣了洪氏道：不要談了，到那個時候，你也就會知道，菊芬心裏想着，怕是有什麼牽涉到自己難以爲情的事發生，那就聽了母親的話，不到前面去也好，這天在家裏悶了一天，到了次日上午，聽到前面店房裏，有嘈雜的人聲，大姑娘究竟忍耐不住了，便搶到前面看去，只見兩個穿長衣服的人，帶了四個穿短衣的都站在店堂裏，和周世良講話，世良指着東西，那穿長衣的，就按着件數，在簿子上記着，把店裏東西都記完了，世良口啣了旱烟袋，靠了柱子站定，談笑道，諸位，不必說我這塊江水豆腐的招牌了，就是我這店裏，大大小小的東西，也值這九十六塊錢吧，那穿長衣的人笑着，就遞了一疊鈔票給他，世良接着鈔票，拱了兩拱手道，多謝諸位費心，將來我再報答各位罷，恭喜你們貴東家，一本萬利，菊芬一看這情形不對，立刻跑到屋子裏去，問他母親，這是甚麼緣故，洪氏想着，說是去找他哥哥，也許她是快活的，就告訴她世良是盤了店去作盤費，菊芬道，去是容易，回來沒有店了，吃甚麼，喝甚麼呢，洪氏道，他有他的算盤，事情是難說啊，菊芬鼓了嘴道，這個樣子說，乾爹是去了就不回來的了，洪氏也沒有作聲，默然的坐在一邊，菊芬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曾得着解決呢，世良口啣了旱烟袋，就緩步走將進來，兩手抱了拳頭道，倪家大嫂子，我今天晚上搭下水船走了，我和孔大老爺說妥了，這裏還是讓你娘兒兩個住，你們好好的過日子，你的心腸好，將來總有好收場了，洪氏和世良，雖不過是一對兒女親家，然而彼此作鄰居許久，在貧苦的晚景之中，都有些同病相憐，於今猛聽得要從此分別了，覺得這老頭

子傾家蕩產，前途茫茫，更是作孽，所以呆望了世良却是作聲不得，世良道，小四子這伙計，總算有良心的，他聽到說我盤了店，我又要走，哭了兩晚上。我給了他幾塊錢，讓他另找生意去，大嫂子，據我看起來，人還是不認識字的好，認得字的人，他心眼多，格外會出花樣，就靠不住了，洪氏不願兜起他的牢騷，便道，菊芬，你到街上去打四兩酒來罷，我作兩樣菜，和你乾爹餞行，世良連連的搖着手道，不用不用，你娘兒兩個，以後少我帮忙，銀錢恐怕更要緊些，我看你把替我餞行的錢，留了不用，也許可以多過兩天寬裕日子吧，事到於今，我們只有彼此原諒的分兒，還講些甚麼客氣，洪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周老板說的也是不錯，只是你這回出門，不同平常，我不略盡人事，好像心裏十分過不去，世良搖了兩搖頭道，你這話不是替我說着嗎？洪氏見他越說越有些慚愧，就不談了，世良一手摸了菊芬的頭，一手扶了旱烟袋，約摸有兩三分鐘之久，才硬着嗓子道，孩子，這兩年，我是把你當我自己姑娘看待，但是我想不到你計春哥哥這樣不聽話，菊芬低了頭，咬住自己一個食指，沒有作聲，洪氏見世良兩行眼淚，幾乎要流出來，便沉着臉色道，周老板，我不能騙你，我由我心眼裏說出話來，設若計春要娶孔家小姐，你就答應了罷，我這個孩子還小啦那還怕給不了人，設若你喜歡她，她雖是你的乾女，將來作一門親戚走罷，菊芬突然的插了嘴道，將來我當尼娘去，小姑娘說出這句話來，自然表示着她非嫁計春不可，兩位老人家，相對默然，却無話可說了，最後還是世良自己脫身道，我還要去檢東西，有話回頭再談罷，他說着啣了煙袋到店堂裏去了，洪氏也不言語，悄悄的上街去買了半瓶酒和一些魚肉，回家來安排得好了，天已昏黑，在小堂屋裏中間桌上，點好了一盞煤油燈，將菜碗擺好，酒壺在爐子上煨着，那才叫菊芬去請世良來吃晚飯，世良看到酒飯都預備好了，如何推辭得，只說了一

整，你娘兒兩個，何苦一定要費事呢。也就在桌子橫頭坐下來了。菊芬提了酒盞站在桌子下手，就來和世良斟酒，世良因他頭髮梳得齊而又光，布衣服穿在身上，不但乾淨，而且沒有一點皺紋，拿酒盞的手伸了出來，雪白乾淨，站在這裏斟酒，她只是微低了頭，垂着那長而且黑的睫毛，表示她那聰明的樣子出來。世良心裏想着：這樣伶俐的孩子，又能吃苦。不知道我這兒子，爲什麼不要，但是心裏如此想着，臉上可不願表示出來，免得又惹起了洪氏傷心，於是勉強的向洪氏笑道，一人不飲酒，二人不打牌，大嫂子也來喝一杯，洪氏在隔壁小廚房裏答應着道，周老板，你先喝着罷，我知道你喜歡吃麵食，在這裏用雞湯煮家鄉掛麵你吃呢，時說她果然捧着一大碗麵出來，他笑道長來長往，周老板你吃一碗這個罷，世良道，大嫂子倒還要討這樣一個口氣，洪氏笑道，可不是，二來這家鄉麵你到了北方去，恐怕不容易吃到的，世良必想，據他這話，分明是疑心我一去不回家了，便笑道，多蒙你的好意，我一定記着，我當你面，先乾了這杯酒，洪氏看他如此，倒覺得自己的話，未免有些使人難堪，便搭訕着，望了牆上掀的日歷道，今天是陽歷什麼日子，世良望了日歷，沒有作聲，菊芬道，今天是廿九，下月一號，乾爹可以到北平了，洪氏道，在一號那天這個時候，你們父子相會了，菊芬道，乾爹你到了，就早早給我們一封信啊，周世良看看天真爛漫的姑娘，又看看那隱憂滿面的老媽媽，心想，快快的回信給他們，這就是她們最後的指望了，可是到了下月一日，自己究竟會着了兒了沒有，也很是難說呢，他這樣沉沉的想着，眼睛依然是向那日歷望着，日歷上不是廿九，乃是一日了，他所坐的地方，不是安慶城內一家豆腐店的後院中，是北平前門外一家小店裏了，因爲他在路上就計算定了，這次到了北平，無面目去見同鄉，就不再住會館了，當下火車時，來得匆忙，家不及找托腳之所，先在小客店裏投

宿了，這種舊式的小客店，大部分還保存着四五十年前規模，陰暗的屋子裏，一張大炕，一張薄木板桌子兩三張方橙，所多的只是一盞光力很強的電燈，和一組賣藥公司廣告日曆，世良進房之後，安頓了行李，坐在方橙下，剛要休息片刻，抬頭一看，就看到了那組日曆浮面一張，很大的一日兩個字，印入了他的眼簾，他想着菊芬的話，這時應該和計春見面了，現時却還住在這冷落的客店裏呢，我這個兒子，是我既作老子又作娘把他養大的，我是把他的性情猜透了，他是又勤儉，又聰明的孩子，何會變到花花公子一樣呢，這裏面或有點特別原因，必定要見了他，問個仔細，好在他寫信回南的時候，信上曾經載明了通信地扯，照着通信地扯尋他，總不會錯的，火車是九點到站，現在應當有十點多鐘了，這個時候，他不會不在公寓裏，趁着這黑夜無人，我去找他看，若是先去向馮子雲打聽，倒顯得我們父子們不和了，這樣辦着有理，先去看看兒子行動怎麼樣，我想，兒子便是有些不好，父子當面一說，他有什麼錯處，也就改過了，世良如此想着，客店裏伙計送上茶水來只倒一杯茶喝，臉也來不及洗，就出客店門來找兒子了，他是一個貧苦出身的人，凡是力量可以節省的錢，自然的就要節省下來，在鄉下裏作莊稼，在城裏磨豆腐，走路當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北平城裏這樣寬平的馬路，又隨處有警察可以問路，他拿着一張開了通信地扯的紙條子，逐段的訪問着警察，向計春的公寓裏尋找了來，他剛剛也只是走得兩條街，那街半空的電線，忽然噓噓怪叫，呼呼哄哄，一片響聲，半空中的飛沙捲着很大的浪頭，陣陣的向人撲了來，不但街上的行人，東倒西歪，就是店舖屋簷下的市招和木牌，也狂舞着落到地上，原來出人不意，發起了大風了，世良才出客店不遠，本來可以回去的，但是他急於要知道兒子的情形是怎麼樣，兩手抱住懷裏，低了頭，只管向前鑽，照着他固定的計畫，看到街上警士，就取出

字條，向前打聽路徑，街上的警士，他也是人，並沒有銅筋鐵骨，這樣大的風，如何站得住，也是躲避到人家屋檐下去，街心的電燈桿上，電燈雖然是亮着，經不得那就地捲起的風沙，變作了烟霧瀰漫。在半空裏，便是燈光也顯着有些昏暗了，在這樣的天氣裏面，街上的行人，決沒有什麼留戀，都只有各回自家，各事付於明天去辦了，世良把目前是怎樣的環境，他都忘了，還是繼續的走，遇到警士，就上前問去，警士見他是這樣大風沙的晚上，還要打聽路徑，怎能不疑心，就問他是找什麼人，世良滿肚皮煩悶，也隱不住，就把意思略告訴了人家，警士道，你兒子既是住得有一定的地方，你明天白天去找他，也還不遲，這樣大的風，又是晚上，你一個生疏的遠來人，那裏去亂跑，回客店去罷，世良道：我爲了找兒子，就是刀山也要爬過去，說什麼風，說着他別了警士又向前走，他由外城向裏城走，正是頂頭對了那括來的北風，他閉了眼，半蹲了身子，走兩步又向人家屋檐下躲一躲，這風也好儀是特別和他爲難，一陣緊似一陣，向他身上猛襲着，也是禍不單行，當他躲在人家屋檐下時，恰好屋檐下吹來一塊窗戶板，不歪不斜，正對了他腦袋上直落下來，世良本來就被風吹得七顛八倒，再讓東西打着，站立不住，人就倒了下去，這個時候，街上沒有什麼行人，只是那能抵抗大風的汽車，一輛一輛飛跑過去，他倒在的地方，又恰是電燈不明，便有人經過，也看他不到，可憐這千里尋兒的老人，便靜靜的躺在人家屋檐下，然而他所尋的兒子，那裏會知道？有輛緊小的轎式汽車，嗚嗚的響着嗽叭過去，車子裏面坐有一男一女，女的是皇宮舞場的舞女陸情美，男的呢，正是他的兒子，他和他緊緊的摟抱着，帶了淺笑，坐在車箱裏，那汽車轉灣時，掀起地面上的浮土，向地上躺着的的人身上，重重的蓋了來，車子上的兒子，作夢想不到老子睡在街上，將汽車輪子敬了他父親一陣飛土，在地上躺着的老子，作夢

也想不到兒子是那樣的舒服。帶了美女坐汽車由身邊過去。但是他終於要感謝這汽車的喇叭聲，它嗚嗚的響着，却把世良由地上驚醒過來了，他並不因為這塊窗戶板上，打消了他尋兒的思想，他扶着人家的牆壁，慢慢的掙扎了起來，凝神了一會，辨清楚了方向，還是照着原來的計劃，步步走去，到了晚上十二點多鐘以後，他到底是把那家公寓找到了，公寓是不像普通旅館，他住的是固定客人，這樣夜深，早閉門了，世良搥了許久的門，裏面有個伙計開門出來了，問道，這樣大風還有人回來，及至讓他進門，開了電燈細看，見世良穿了破舊的布衣，滿臉滿身是土，便瞪了眼問道，找什麼人？世良道，你們這裏住了一個周計春嗎？伙計道，你問這個作什麼，世良想了一想，看看自己的衣服，便道，我是他家裏人，由南方來的，伙計笑道，借錢也看時候，半夜三更，是借錢的時候？他出去了，世良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我在這裏等等他罷，說着話，帳房也出來了，他道，不行我們不知道你的來歷，半夜三更不能隨便留人，你回去罷，明天白天來找他也不遲，世良聽得四處靜悄悄的，看這情形，料着公寓裏是不肯留下的，拱拱手，便道，我是周計春的父親，千里迢迢，特意來尋他的，今晚剛下火車，我住在前門外小客店裏，你看我鬥了這場大的風，前來尋他，我是怎樣的要緊，諸位，你們忍心不讓我見一見嗎？伙計望了他道，這裏頭更有可疑了，剛才你說是一家人，怎麼現在又變成了他的老子呢？世良道，這些你們不必管，讓他當面來認我一認，事情就明白了，賬房點頭道，你說得是，他若是在家，我們不樂得讓出見見，事情就解決了嗎？就因為他不在家，我們才不敢留你呀，我也老實告訴你罷，他在我們這裏住，是掛一個名，總是整晚不回來的，你在這裏等着，我們都要睡覺，那裏安插你，你帶了行李呢，我們還可以把當客人，開一間房子讓你睡，這年頭，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們吃客寓飯，

處處受當局干涉的，能隨便的在半夜裏留下一個孤單客人嗎。老人家，我和你找一輛洋車，把你送回客店去，你明日來好了。世良是個懂事的人，人家這樣的說了，怎好一定賴在這裏，便道：那也好請你帶我到兒子房門外看看。我就走了，賬房看到有些不放心的樣子，爲了早早送他走去起見，只得親自帶了他到計春房外，把電燈扭開，讓他在窗戶外看着，世良在窗戶眼裏向裏面張望時，床上是綠綢的被，花繡枕，玻璃書厨疊着書本，衣架上掛了幾件西服，樣樣東西精緻極了，簡直沒有一樣是原來的東西，因問道，這是他的屋子嗎，賬房指着房門柱上一張名片道：你看看，這不是周計春的名片嗎，世良一看果然，只得望着房子嘆了一口氣，垂着頭走了出去，當他走到大門口時，那時風在半空裏，又是嗚嗚噓噓，發出那慘厲的聲音，他在那失望之際，這就越發的難過了，那賬房倒是肯破鈔，已經雇好了一輛車子，在門外等着，不問他同意與否將他扶上車去，世良正要坐下呢，只聽得後面伙計說，來了來了，他以爲是計春回來了，又跳下人方車來，喜劇或悲劇的開展也似乎在這一刻了。

第廿七回 客店病身孤思兒腸斷 倡家秋夜短結伴情豪

人生遇合，不少是偶然的，但也不能隨處都是偶然的，世良找不到他的兒子，要離開公寓，而計春却回公寓來了，這件事未免又進乎偶然，但是世良滿懷熱望指望會着兒子，却不以爲這是不可能的，眼見一輛汽車，開到了公寓門口來停住，立刻迎了上前，看是兒子不是？汽車門開了，却走出了一個有鬍子的人，世良本待要說話，却猛然的向後縮了回去，那老人見公寓門開着，他又站在公寓門口，以爲他是公寓的人，便問道，這樣大的風，吳小姐還要回去嗎？世良道：什麼吳

小姐，我不知道：老人道：是在這裏作客的吳小姐，世良且不答那人話，回轉頭，看倒公寓裏的伙計，便問道：朋友，你說公寓裏，晚上不留人，怎麼可以留小姐呢？伙計道：你不見有汽車來接嗎，世良道：設要沒有汽車來接，也就不讓走了罷？你們這種作公寓生意的人，那賬房搶出來，只管拱手陪着不是，笑道：老人家，你回去罷，明天周先生回來了，我告訴他，讓他等你好了，世良心想，孩子們住在這種公寓裏，便算是沒有孔令儀來勾引他，也會跟着別人學壞了，便垂頭無話的坐上了人力車，讓車子拉了回小客店去，但他是一路迎風走來，過於興奮了，當時滿懷望見着兒子，可以知道實情，所以雖有什麼痛苦，都不感覺，現在失望回去了，痛苦的身體，加上消極的精神，人在人力車子上，竟是昏暈過去了，那車夫在呼呼的風聲中，拉了他向前走，並不知道車上的人是怎麼一種情形，及至將車子拉至立達小店以後，放下了車把，世良不曾預備着，却向下一栽，還是那車夫未曾走開，立刻搶了上前，兩手將他抱住，連連的問道：老先生，你怎麼的了，世良被他扶住站定，才把眼睛睜了開來，因道：哦！原來到了，車夫已經是得着公寓賬房的車錢了，絕對不敢要雙分，拉着車子就跑了，世良將小店門叫開了，摸索走進房去，展開了被褥，什麼也來不及管就躺下了，到了次日早上，天色還是剛亮，那飯店裏伙計，就推着門搶了進來，見世良將被擁着頭睡，便遠遠的站定，先查看了一遍，然後走進兩步，向他道，這位客人，你身體有些不好嗎？世良猛然間聽得叫喊聲，睜開眼來，不曾答應，先哼了一聲，然後點了兩點頭道：昨天晚上出門去，讓風吹着受了涼，中了感冒了，伙計見他開口說了話，才把膽子放大了，於是向前伸手摸摸他的額頭，又摸摸他的手心，點着頭道：倒是中了感冒，我去和掌櫃的說一聲兒，說着他轉身就走了，果然！不多會兒，一個帶舊式夾腳眼鏡的老人，走了過來，他將

眼鏡撐起，頂在額頂上，長夾袍子上套了一件大歪襟背心，手扶了旱烟袋，腳在嘴裏，烟桿上吊着一個黑的烟荷包，裏面蕩蕩的走了進來，看那樣子，和這家客店一般，還保首不少的古風，他不等世良問着，先就說這位客人，我是這裏掌櫃的，我瞧你這樣子，感冒還是受的不輕，你在北平有什麼人，你告訴我，我去代你通知個信兒，也好讓人來瞧瞧你，世良兩手撐住炕席，打算抬起頭來，却又搖了兩搖頭，哼着道：我腦袋暈得很，抬不起來了，說着還是躺下，手抖顫着，扯起衣服來，在口袋裏摸出一張紙條來，交給那人道，這上面開的地方，是我兒子的住所，你派人去叫了他來，他會安頓我的，你放心，我決不能死在你寶號裏，又用手指指墊褥道：這下面有錢，請你掏着給我，那掌櫃的，果然依了他的話，將被褥下面一把毛錢票和鈔票，一齊拿來，塞到他手上，他兩手顫巍巍的，理出一元鈔票，交給掌櫃的道，請你把這個作去人的車錢，回來越快越好，我等着要和我兒子見面呢，掌櫃的聽說他有兒子在北平，心裏就落下了一塊石頭，便道：只要有地址，我們就好替你找，你不要點熱水嗎？世良睡在枕上點了兩下頭，這掌櫃的出去，一面派人去替他找兒子，一面叫人和他送茶水，心想只要他兒子來了，說一聲店家不錯，早早將這病人搬走，也就完了，世良睡在那黑暗屋子大炕上，平生不曉得什麼叫做寂寞，這就有些感觸了，這房門掩着，在外面反扣了，爲的是怕風來吹開，然而咯吱咯吱的，門和窗戶還一同響着，那窗戶紙眼裏，射進一絲涼風來，在枕上受到，只覺涼入肺腑，那窗戶紙上，始終是帶着魚肚色，並不見到一些陽光，再看看這屋子，除了睡的這張大炕，有炕席蒙着，分不出什麼新舊來，其餘便是桌椅的黝黑色，牆壁上報紙的焦黃色，牆壁上的淡灰色。這都透顯着這環境的衰落起來，尤其是上面糊的頂棚，垂掛着要多碎紙片，老鼠餓着在上面跑來跑去，撲撲作響，世良靜悄悄的睡在這

炕上，處處都感到苦悶，苦悶的當中，也只有盼望着兒子，早早的前來見面，不想等待的結果，却是那掌櫃的鐵臉兒毛也來了，他迎着世良的亞，輕輕問道這位客人，你那位少爺，昨天晚上出去的，還沒有回來嗎？北平還有別的什麼人嗎？我再替你去找找，我瞧你這病來得很猛，可是就誤不得。這着我說，你還是再找一個人來瞧瞧罷。世良依着他心裏總是想在沒有和君子見面以前，不知兒子的病如何，而且以不知為之，於是面露愁容，然後除了馮子雲，又沒有第三個人是熟識的，他聽了掌櫃的話，心裏頭默念了一會，然後就向他道：還是等我兒子來罷，北平城裏還有一兩個朋友，在交情上還夠不上去找人家，我也就只好不說了，就是硬去找人家，恐怕人家不會來，那豈不讓人加倍失望，掌櫃的道：你這話不是那樣說，不管人家來不來，我們替你押信送到了，來與不來，我們總算盡了一番心，若是壓根兒就不給人家送信去，將來你的朋友知道了，可要說我們不會作買賣，你何必不告訴我們，你怕出車錢嗎？這回我派人和你白跑，不要你出車錢了，世良哼着道，掌櫃的，你說錯對，但是我也有我的難處，你再等半天，我就有辦法了，這掌櫃的見他死也不肯說，一味的苦逼他，也是無益，只好嘆着氣走了，可是不到一小時，那掌櫃又進房來，向世良皺了眉道，剛才我向你們少爺住的公寓裏，通了一個電話。他還是不會回來，你乾耗着，那可不是辦法，世良心裏既急於要看兒子，又不曉得這害的是什麼病，孤孤單單的在這小客店裏睡着，過一小時猶如過了一個長年，睜着雙眼，只管看頂棚上垂下的紙，那樣飄飄蕩蕩，腦筋裏可同時幻想着，那片紙像隻狗，那片紙像個妖怪還有那片紙，像兒子計春，但只管把這無聊的幻想，來安慰自己，及至不作幻想了，就更顯着無聊，這時掌櫃的又進來了，他就轉了個念頭，自己兒子不好，馮子雲是完全知道的，就是父子見面了，少不得還有許多事要人家幫忙，何必

瞞着他呢，於是向掌櫃的道，我有是有個同鄉朋友，倒不必去找他，只和他通個電話，問問也可知道我兒子的住所在，若是他能把我兒子找來，也就用不着把他請來了，掌櫃的笑道，有話你怎麼不早說呢，你這朋友，既然家裏頭有電話，一定是情形很好的，你快說，他是幹什麼的，我馬上就去給他通個電話。世良由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指着掌櫃的道，電話你只管打，你只能說我找不着兒子，請他告訴我一個地方，千萬不能說我病了，掌櫃的聽他這個條件，越發是有些疑心，表面上也就答應了，照他的話辦，世良於是把馮子雲住的所在和電話號碼，一齊告訴了他，還許了他，兒子來了一定多給伙計們的小費，掌櫃的對於這件事自然是挑有辦子的抓，立刻向馮子雲家通了一個電話，報告周世良的病狀，不料這個電話打去以後，却令他更是失望，原來那邊回的電話，却說馮先生到兩京開教育聯合會去了，太太也跟着走了，家裏就剩有幾個聽差看守門戶，有話等先生回來再說，再問問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就說兩個月以後才回來，掌櫃的哭喪着臉走到屋子裏去，向炕上的人拱拱手道：客人，這可不巧，這位馮先生已經走了，要兩個月才回來呢，你還有什麼朋友，我再和你去找找，要不然……你是千里迢迢來尋兒子的了，我們開客店……客人……世良聽他說話吞吞吐吐的，便由被裏伸出兩隻手，抱着拳頭連連拱了幾下道：掌櫃的，你放心，我這是感冒，不會死的，就是要死的話，你臨時也可以把我拖到大門外去，我那兒子，到了今天晚上，還能夠不回公寓嗎？回頭再和他通一個電話，他聽說我害了病，還能夠不管嗎？掌櫃的想着，他這話總是有理的，兒子聽了老子害病，能夠不理會嗎？而況老子是爲了尋兒子來的，爲尋了兒子害病的，慢說是兒子，就是一個朋友，聽了這話，也應當來看看吧？他自己設想，替着自轉彎，也就算寬解過來了，於是坐到櫃房裏去靜等那看老子的兒子前來，店裏的人尙

是如此找急。那本身害病的老子，就更可想見了，這窗戶外的風沙，不會息滅下去，窗上依然是魚肚色，看不見一點陽光。自然也就看不出來是什麼時候，閉着眼睛默一會神，又睜開眼睛看看，時而風吹門戶響，疑是兒子了，時而聽到牆外面有人說話了，也疑心是兒子來了，他雖然是靜靜的躺在床上，可是他那一顆心，比全身任何一部分，都要忙碌。時時刻刻都在那裏等着兒子，他由安慶到北平來，在輪船上，捨不得那統艙買鋪位的錢，坐在艙外的艙玄上，江風吹着，這就讓他夠可憐的，上了津浦火車，偏偏是三等車上，擠得人放腳的地方都沒有，兩宿不曾睡覺，及至到了北平，一點東西也不會吃，就在大風裏面跑了大半夜，一個年過五十的人，如何能受這種辛苦，所幸他身體強健，所以昨天晚上還掙扎着坐了人力車子回到小客店來了，但是今天等了一天的兒子，心裏焦急異常，內外夾攻，把他這樣病體，逼迫得越發的沉重，到了下午，溫度加高，頭上好像束了一道銅箍，又緊又重，那裏抬得起來，全身筋骨疼痛，自己是直着身體不好，縮着身體也不好，眼睛閉上，却不得安然睡覺，但這是初期的形勢，到了後來，也就昏迷過去了，可是這個時候，那可愛的兒子，已經發現在面前，時而看到計春在山上放牛，時而看到計春在豆腐店後面房子讀書，時而看到計春陪了自己遊故宮，兒子倒是看得到，只是像演電影一般，事實過去得很快，令人頭昏目眩，捉摸不定，因為這樣變遷太快，嚇得世良不敢再看，時時睜開眼來，原來是他的病症和思想錯綜在一起，就反映出這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斷夢來，不過他的眼睛，又有些不受他的支配，睜開了一會，就要閉上，閉上之後，他又作夢了，他的身子，幾乎是成了天上的月亮，轉過來，看到某個地方風濤洶湧，轉過去，看到某個地方人山人海，再回過來，又看到某個地方鼓樂喧天，總而言之，他是在最煩雜的地方，作最忙碌的過客，不必身上有什麼病苦：

就是這千頭萬緒的幻夢，把他這個千里孤客，也攪擾得可以了，那外面店房裏的掌櫃，見他總是沉沉睡着，那裏知道他這樣忙於作夢，悄悄的走到了屋子裏來，偷看了兩三回，見他，在那裏，還呼吸得胸脯上下起落，料是活人，叫了兩聲，他只糊裏糊塗答應着，這一下子掌櫃的真急了，不得已還是向計春住的公寓去電話，可是那邊所答覆的，好像是一種子刻版文章，總是還沒有回來那五個字，到了最後，他心裏想着，恐怕這是那公寓裏搗鬼的，那裏能夠整天整夜的不回來，說不得了，自己就坐了加快的人力車子，直奔到那公寓裏去，他照着同行的資格，先會晤了這裏的帳房，把實在情形說了，因道：這位客人，病得很重，若是死在我店裏，我不但要擔上一副很大的責任，而且還找不着人收屍呢，公寓裏帳房聽他如此說了，才告訴他，計春實在沒有回來，不過昨天晚上有個巴黎舞女陸情美，邀他坐汽車走了，若是找着了這個舞女，也許可以打聽得他的下落出來，但是這個時候，舞女也不會到舞場裏去，你熬到晚上在說罷若是在晚上以前，他回公寓裏了，必定將這個人送到貴店來，掌櫃的聽了這話，總算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又怕客店裏這位客人受了症候了，急急忙忙，又跑回店裏來，進門以後，別事不說，見了夥計，就問屋子裏那個病人現在怎麼樣了，夥計說，掌櫃，你得想法了，那個人我看病勢不輕，而且老說他兒子，兒子又不來，找朋友呢，朋友又到南京去了，這裏面多少有點整扭，還是趁早報警察的好，掌櫃道：這也有理，我先去瞧瞧這個人，說着，轉放輕了腳，走向大炕屋子裏來，這屋子裏，現在更昏黑了，因為大風之後，電線壞了不少，電燈又沒有來火，夥計却找了半截洋蠟燭，黏着站在一隻茶杯底上，偏是這隻茶杯翻了過來，放在世良頭邊，好像是死人頭邊的一枝燭，未免有點陰慘，看看世良那顴骨高擡的臉上，倒紅着兩個暈子，掌櫃疑心這是俗說迴光反照的一種現象，

有了這種現像，這裏人的生命，那時間也就很有限了，他越向那可疑的事情上去想着，這事情就越發可疑，他再看看世良的兩隻眼睛向上睜着，他竟有些害怕，不敢移步上前了，世良見他進來，點了點頭，慢慢的道，掌櫃的，你找着我的兒子了嗎？掌櫃的道，瞎！我又跑了一趟，還是他沒有回去，我知道是什麼原故呢，世良將眼睛望了窗戶外道：計春，我的孩子，你到那裏去了？你爸爸要死了，你不來見上一面嗎？說話時，他眼角上兩行眼淚，斜着流了下來，掌櫃的看到這個樣子，心裏也覺慘然，就向他道，不要緊的，你不過是受了感冒罷了，你兒子也許有點特別的事情，把身子牽扯住了，在今天晚上，我必定把他找了來，只是你這病雖不要緊，也拖不得，你信西醫嗎？我去替你找個大夫來瞧瞧罷，世良思沉了一會，才慢慢的道，我倒是不怕死，但是若連累了你寶號，我也不過意，那麼，就請你給我找一位中醫來瞧瞧罷，掌櫃的不明白他害的什麼病，自然是急於要找個大夫來診斷一下。當時就依着他的話。連夜找醫生去了，世良躺在床上，依然還是不斷的喊叫着計春，他是這樣喊叫兒子，兒子却和他一樣，也躺在床上在那裏低低的喊叫，不過他喊叫的，不是父親，却叫着好姐姐好姐姐，你來嘗一口罷，在他喊叫的時候，有個女人在玫瑰色的電燈光下，回轉頭來，向他盈盈一笑，這個女人，便是計春爲他迷惑住的陸情美，她靠住了梳妝檯，一手斜扶了檯面，一手撫摸着鬢髮的斜了眼睛，瞅着床上，這一張金晃晃的銅床垂了雪絲般的帳子，在綠色的錦被上，放了軟枕頭，讓計春橫着，床中間，放了一隻長方形的銀質托盤，盤子裏有盞玻璃香油燈，光如豆大，在燈旁邊隨配了一些大盒子細籤子之類，計春兩隻眼望了那鬼火似內燈，陳子布却坐在腿彎床沿邊，他向情美笑道，你怎麼不替小周燒一口，情美笑道，我雖抽這個東西，完全因爲總是熬夜，提提精神用的，現在我上了癮，非常之懊悔，只好極

也忍耐住了，不讓這癮再向上加，小周這年輕輕的人兒，偏喜歡這個好玩意兒，我不贊成，計春跳了起來，拍着手笑道，你也太過慮了，難道抽兩口好玩，就會弄上癮來嗎？情美抬起手臂來看，了手表，笑道，你無非是許女人陪你玩玩，我就陪你玩玩了，論到玩，無論作什麼也可以，何必一定要抽大煙，現在時間還早，我你打四圈牌，再到舞場還不遲，陳子布笑道，三差一，怎麼辦，情美將嘴向計春一努道，他不是喜歡老九嗎，打電話把老九叫來就是了，男女交朋友，大家說得來就好，我決不吃醋，小周，你只管和她要好，那沒有關係，陳子布笑道，陸小姐真是開通，什麼話都說得出來，情美道，說得出來，這才見得我心裏頭一點作用沒有呢，老實說罷，男女都是一樣，男子就不能有個女子心裏就滿足了，女子也就不因為一個男子，就算夠了，現時我在這屋子裏陪着你們說笑，好像我同小周十分要好，可是我背過臉去，和別人也是一樣要好的，我不說，你們不能不知道吧？計春笑道，我可不能那樣，你別冤枉好人，情美笑道：好人，這個年頭，那裏有哇，小周，你說句心眼裏的話，你是不是喜歡老九，計春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和她跳舞，還是你介紹的，情美道：以前就算你沒有什麼意思吧？在我介紹以後，你能說絲毫都不動心嗎？你說實話，我就打電話把她找來，你要裝假道學，我就不管，計春笑道：請她來打四圈，那也好，情美一伸手，看着攸了他一下下巴頰，笑道：我說是猜中了你的心眼兒不是？說着他就笑着向外面叫道：陳媽，你打電話把唐小曼小姐請來，說周先生要打牌，現時三差一呢，計春聽說，只是笑，並沒有作聲，他暗地裏却伸手到口袋裏去摸摸，還有多少錢，這是前日向令儀撒謊要的錢，說是要買些參考書，還做兩件樸實些的衣服，於是向令儀要了一百圓鈔票，揣在身上來散花，這兩天和情美混在一處，都花的是這筆錢，現在情美用電話去召小曼來打牌，這正是自己所樂意

的事，因為小曼生得嬌小玲瓏，還只十六歲，在年歲一方面看來，實在覺得是小曼比情美更有趣，她既是來打牌，決沒有不奉陪之理，所以事先伸手到衣袋裏去摸摸，還有多少本錢，自己揣摩了一下，約莫有三十圓左右，若是打小牌，這錢也就够了。於是笑着站起來牽了兩牽衣襟，點點頭道，老陳，我的牌是新學的，真打我可不行，你得讓我的張子。子布正是背着臉對了情美的，就向他夾了兩夾眼睛道，那可不行，下棋可以讓子，打牌不能讓張，難道說我們還做兩個人的轎子來抬陸小姐嗎，說着，又連連夾了兩下眼睛。計春心裏可就想着，陳子布這個人總算講交情的，處處維護着我，處處又顧全着我的面子，年輕的朋友，有這個樣子，總是不容易的了，同時，情美也就斜着眼睛向計春瞟了一下道：你這人老實又老實得可憐，調皮又調皮得可憐，我們是打牌消遣時候的事，誰贏誰輸，都沒有關係，讓張不讓張，還成什麼問題，計春却不料自己所說的一句玩話，却會引着人家這樣瞧不起，人家說舞女是唯利是圖的，那也就不見得，於是紅着臉道：我並不是說金錢上的問題，乃是說的牌，打得太壞，若是四圈牌，永不開和，這也未免丟人，陸小姐你相信我我是怕輸掉十塊八塊錢的人嗎？情美笑道，那何至於，這時，陳子布就轉着站到計春身後去了，就不由得笑着聳了兩聳肩膀，又和情美丟了一個眼色，情美的烏眼珠子在眼睛眶子轉了一轉，似乎是向子布打個招呼說是知道了，計春雖是沒有看到他二人的動作，心裏却是十分後悔，他想着，人家舞女把銀錢都看得那樣的淡泊，自己還不會打牌，就先聲明着叫同場的讓張，越是顯得自己小器然而這句話已經說出去了，自己想要挽回，也是來不及搭訕着只好去把話匣子開了，放在跳舞的音樂片子，一個人在房子角落裏，七歪八倒的跳起舞來，不多一會，只聽院子裏高跟鞋得得響，表示着那個人歡愉而來的情形，接着房門扯開，唐小曼笑着跳了進來，嚷道

，你們真高興，這個時候還要搶忙打四圈牌，情美笑道，你說我們高興，爲什麼打了電話去呢，你就很快的跑了來呢！小曼笑着，並不加辨駁，跳着走到計春面前去，將背對了他，反過手去道，勞駕勞駕，她身上穿了桃紅色的綢旗袍，上身穿了一件雪白的絨繩短外衣，那蓬鬆的燙髮上，也是斜斜的戴了一頂白絨繩帽子，看她兩頰紅紅的，越顯得天真可愛，這也不必他說什麼了，就伸手代她把絨繩外衣脫了下來，情美笑道，小周，你瞧，怎麼樣，你不是歡喜老九嗎？這很明顯的證明了吧？小曼握了計春的手道，你背着我說了我一些什麼？那不成，你說了我，你得說了出來，說着撅了嘴巴，陳子布笑道：你這對歡喜冤家，到了一處就要鬧，不在一處又要想，來來來，打牌罷，他口裏如此說着，兩手扶了桌子沿，就有個要抬桌子的樣子，小曼說道，來了就打嗎？我可沒有帶錢，計春急於要表白他並不小器起見，立刻就答應着道：沒有帶本錢嗎？這有什麼問題。我這裏先墊付。情美笑道：我說你們的感情不錯吧，小曼聽說就向計春撇了一眼，於是他在這樣打情罵俏的聲中，打起牌來了，將四圈牌打完，已是十一點多鐘了，偏偏是計春和小曼兩個同輸，計春除會了自己所輸的款子而外，又替小曼付了帳，情美收錢的時候，倒說了一聲，還要給錢嗎？他並不十分的謙遜，將計春交付的十幾塊錢一齊收了，計春將金表掏出來看了看，便道：二位小姐該到舞場去，我有一天一晚沒回公寓，也該去看看了，小曼撇着他道：你不好意思不陪情美姐去繞個彎兒嗎，情美抿嘴微笑了一笑，然後拍了小曼的肩膀道：要人家打牌，一個電話就把人家叫來了，上跳舞場就不奉陪，計春笑道：我本來是要回公寓去看看的，既然二位小姐這樣說着，我就明天回去罷，情美坐在椅子上，斜靠了椅背了頭不動，只把眼珠斜轉着，向他道：並不是有誰留着你，要你明天回去，可是孔小姐還沒有嫁過來呢，你就這樣的怕她嗎？計春什麼也

不能說，只是笑着，子布笑道，還不是交情好到了十二分，是不會說出這種話來的，走罷走罷，計春估計着身上的鈔票，總還有二十圓，說不得了，花了再說，明天見了令儀再撒謊罷，他有了這樣一個預備撒謊的念頭，心裏所認為不能解決的問題，立刻就解決了，於是隨着三個男女朋友，又到了巴黎舞場，在舞場裏，眼睛所看到的是綠紅色電光，耳朵所聽到的是熱鬧的音樂，口舌所嘗到的是薰人的香檳，加之身體所接觸的是美麗的女人，無論怎樣的能人可以五官並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決不能想到其他向什麼事情上去，計春在這時，不記得他客居的公寓，也不記得給錢他花的孔小姐，更不會想到前門外那絕對和他無關的利達小店，在三點多鐘的時候，舞客漸漸少了，淺紫色的電燈光裏，奏着華爾滋的音樂，計春手樓住了情美的細腰，提着脚尖，似乎有些軟棉棉了，倦着雙眼，向懷裏情美的臉上看去，低聲道：我們回去罷，情美也眯着眼睛，抿嘴微笑，也就略略的點了兩點頭，我們回去罷，這五個字是多麼令人陶醉？可是另換一個他方，一張大坑上，捲着一條單薄的被，炕頭桌子上半截短燭，那微弱的光燄，搖搖欲息，薄被裏睡着一個瘦削臉子的人，在身邊炕席上，覆了一隻有裂縫的藤碗，那人半伸着一隻手在被外，招了幾下道，計春呀，我不行了，我想家鄉哇，你來，我們回去罷，又是一聲我們回去罷，這五個字多麼令人淒慘？然而發這種淒慘聲音的人，和那種令人陶醉聲音的人，關係很密切呀，我們知道他是誰呢？

第廿八回 恩怨不分解囊救病叟 聰明盡塞肱篋背情人

當周世良臥病在小客店裏的時候，魂消魄散，幾乎要死，他兒子周計春，同舞女陸情美，同坐

的，一種是樂觀的罷了，計着在這個時候，魂魄都沒有了，自然也不回公寓去，到了早上十點鐘附近，世良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人已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這可把這位小客店裏的掌櫃，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他想着，這個老頭子，無論如何，是支持不住的，好歹要去把他兒子找來，於是一面派伙計向警察署裏報告這事，自己一面坐車子到公寓裏來等候計春，這次他下了決心，非要公寓裏賬房陪着他去找人不可！那賬房一來怕惹事，二來大海撈針一般，又到那裏去找計春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陪他去，彼此正爭持着，却有一輛汽車嗚嗚的叫着，來在大門口停住，汽車門開了，下來一位豔裝的女子，穿了高跟鞋，吱咯吱咯響着走進門來，公寓裏帳房笑道，好了好了，周先生家裏人來了，你有話和這位孔小姐去說罷，小客店掌櫃，這個大為吃驚，這位周先生家裏，有這樣坐汽車的闊小姐，立刻把心裏一塊壓重千斤的石頭，向下一落，孔小姐走進來，立刻板着臉道：周先生還沒有回來嗎？到那裏去了？掌櫃的笑道：周先生老太爺來了，令儀道：哦！他父親來了，父親來了，就該躲着和我不見面的嗎？你知道他在那裏，掌櫃道，他在我小店裏，令儀道：有地方尋他就好辦，坐我的車子，我們一塊去罷，你坐在開車的一處，掌櫃的不料她這樣慷慨古道，心想，我管你和他們是什麼關係，我是只挑有辦子的抓，只要你肯同我到小店裏去，我把那病人的擔子交給你了，怕你不出錢把他弄走嗎？令儀也沒有計較什麼，只要是計春在他父親那裏這就好辦，上了車子的時候，還向掌櫃重問了一句這：他是在你們那裏嗎？掌櫃笑道：自然在那裏，我怎能夠騙你呢？有了這句話，於是這輛汽車風馳電掣的向前門外利達小店開了來，令儀下了車，見這裏是在黑灰牆上，開了一座小門，門框上懸着四方玻璃罩子燈，上有

四個字，利達小店，她看到這種情形，不由得身體向後一縮，發起楞來，問道，就是在這個裏面嗎？掌櫃下了車，笑道，對了，就是這裏面，令儀心想，周世良是個鄉下人什麼苦不能吃，他有錢，也不會去住大旅館的。說他住在這種旅館裏，事實上却也可信。於是讓掌櫃在前走，跟着他走了進去。先進了一個丈來寬小的院子。便有一陣惡劣屎尿臭味。向鼻子裏猛撲來，令儀很快的將鼻子捏住，隨着掌櫃穿進一條昏黑的夾道，一連有幾扇小門，真關着緊緊的，直到第四個門邊，還不會推門進去老遠的，就聽到門裏一陣呻吟之聲，掌櫃搶上前一步，將門推開了，側着身子，閃到旁邊去，就向令儀陪着笑道：在這房子裏，你請進罷，令儀看那屋子漆漆黑的，不由在門外頓了一頓，然而心裏恨着周世良一來，計春就躲了不見，雖是個鄉下人，却也太專制了，自己非當面去質問他一下不可，因之先將臉色板了起來，挺着胸脯子，便向屋子裏一衝，以爲這樣的進去，先就可以給個下馬威他父子兩個看看，及至自己衝進那屋子以後，見大炕上躺着一個要死的病人，並不見計春，這到爲之愕然，回頭見掌櫃站在房門外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你不要弄錯了吧？掌櫃的兩隻手同搖着道，不錯不錯！那炕上的病人。被他們說話聲驚醒着，就睜開眼睛了。拱手道，孔小姐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計春的父亲啦，令儀是他兩隻顴骨高撐。睜着兩隻眼睛。那益發是覺得瘦的可憐，自己就是要發脾氣，看着人家這種病態，也就不忍心怎樣了，於是向炕上的人點了一個頭，並也不會說什麼，世良道：孔小姐我和你令尊大人見過幾面了，我們商量好了，來和計春接頭，他本來就是說一個字，哼一個字，說到這裏，他的眼睛慢慢閉上，竟是說不下去了，令儀看了這樣子越是不忍，就問道，老人家，你害的是什麼病，世良微微的睜開了眼，却去閉上，然後深深的哼了一聲，令儀看他那樣子，竟是十分厲害，便問客店掌櫃，世良是怎樣病了？掌

橫先看令儀樣子，那般洶洶而來，很是異詭，後來令儀的態度，轉變得良好了，似乎有些挽救之意，他心裏想着，只要把這位瘟神爺能夠送出大門去了，就是自己之福，於是把世良的情形，說了個大概，因皺了眉道：這位周少爺不來可把這老人家害苦了，醒過來就嚷，嚷着又昏過去了，說時世良在枕頭上將頭擺了兩擺道：客邊人可憐囉！這一句話，不由得動了令儀的心坎，便道：這實在也不是辦法，難道讓這種樣了的人，就躺在炕上等死不成？這樣罷，我這裏有車子，把他送到醫院裏去吧，掌櫃聽了這話，立刻向令儀請了個安，笑道：小姐，你若有這番好心，你積德就積大了，裏不眼着這個人就不成啦，令儀道：你這棧房裏的帳呢？掌櫃的連連搖着手笑道：那不相干，病人要緊，你趕快把他送上醫院去好，我這裏有伙計，把他抬上車去罷，還是待一會呢，還是馬上就去，令儀看掌櫃的這番情形，乃是巴不得立刻就把人轟了出去，病人危急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自己要救人，就只管救人，別的事就不必管了，於是點了頭道，我還能到這裏來第二次嗎？，就是現在走罷，掌櫃的是巴不得一句，馬上叫了三個夥計進來，笑道，這位小姐，是個活菩薩呀，看到炕上的人，病成這個樣子，立刻答應用自己的汽車，把這位老人家送到醫院裏去，我長到這麼大歲數，沒有看到過這樣慷慨的人，小姐說是讓我們搬上車去，那麼，我們就動手罷，說話時，兩隻眼睛，只管向令儀週身上下打量，以便得着他的回話，令儀受了他這陣恭維，越是不好意思說不替世良醫病，於是向大家點了兩點頭，那位掌櫃先自動手，就走到炕邊，將世良的被抄着緊了一緊，然後相那三位夥計，將世良帶抬帶抱的，擁上了汽車去，車廂裏連被帶人，橫躺在椅座上，就不能再容留第二個人了，因之令儀毫不躊躇，就和開車的同坐在前排，這在她總算二十四分的好意了，到了醫院門口，令儀先跳下車掛了一個急症號，然後讓醫院裏人

用了病床，把世良抬了進去，令儀也想着既是把人送來了，少不得要担些責任。索興在診察室外面坐着，等候醫生診斷，診斷完了，據醫生說，他的病很雜，乃是神經受了刺激，身體過於疲勞，感冒菌侵入到血液裏面去了，成了這樣的重病，這必須在醫院裏好好的條養，要不然，很容易出別的毛病，這就更危險了，令儀想着，他是計春的父亲，計春是自己的未婚夫，既把人送來了，不能不醫治到底，於今只有把病人安頓好了，再去和計春商量，於是也就不再猶豫，填了志願書，交了醫藥費，在志願書上，她寫了真姓名，說世良是她表叔，因為寫着世良是她表叔，自己這樣鬧不姐，不能讓表叔在三等病室裏，所以替他出了二等病室的錢，好在孔小姐一筆拿出百十來塊錢，却也不感到怎麼困難，當時稍微考量考量，及至錢已經交了，也就無所謂了，令儀在收款處交了錢，醫生也就和世良換了衣服，送到二等病室裏去，令儀又想着，送世良到醫院裏去治病了，自己就得擔負一種責任，究竟如何，應當去看看，所以她把入院的手續都弄清楚了，也就跟着到二等病室裏去看病人，她這些動作，一層層都是逼着來的，要說她完全是出於自動，或者有些不可能，不過在臥病的周世良這時又有些清醒了，他看到孔小姐這樣殷勤，心想着這個人幾乎把我當父親一般伺候，我原來說有錢的小姐，不能沾染，這可見我是錯了，當時令儀走到床面前，世良睜了大眼向他望着，表示很懇切的樣子，微微的哼了兩聲，令儀道，老人家，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世良由蓋的薄毯子裏，伸出一隻手來，向她微微的招了兩招，然後答道，好些了，多謝你，就是我很惦記我那孩子，他怎麼不來見我呢，令儀道，好的，我明天把他找了來看你，今天是已經過了看病的時候了，你好好養病吧，這件事我可以辦到的，說着，用手輕輕的按了兩下床褥，作一種安慰他的樣子，然後轉身走了。她忙了半天，把找計春的事，放到了一邊，現在把世良

安頓好了，這件事又兜上心來，心想，這件事可有些怪，他忽然不見，躲得渺無蹤影，難道是爲了他父親來阻礙他的婚姻，故意的閃開來嗎？若果然如此，他對我這不能算是一番惡意，令儀如此想着，又叫車夫開向公寓去，不想到了公寓裏去，計春依然是不曾回來，令儀也曾問賬房周先生是回着怎樣的人們出去的？賬房對於此點，怎樣肯說，只說是他一個人出去了，以後就不見了，令儀問不出個底細來，心裏就更疑惑得深了，她在賬房裏站站，又在院子裏徘徊徘徊，最後想了許久，又走倒房門口去，對着窗戶紙眼裏向裏面張望，於是歎了一口氣，低着頭出門，上汽車回去了，到了家裏，就躺在臥室沙發上，一手撐了頭，一手理着沙發上，疊好了的報紙，又不展開來看，只是眼睛注視着沉沉的向下想去，偶然一瞥眼，看到報上登着尋人的大字廣報，上面說，自君去後，汝母晝夜哭泣，命在旦夕，舉家惶惶，不知所措，見報望速回來，以安母心，至於汝之婚姻，決聽爾自主，予老矣，兒豈忍以個人受情之事，置衰年父母於不顧乎，父曰。令儀看到，不由心裏一動，再由此想到計春，十九必爲婚姻問題避開的，其實這是他誤會了，我看這位老人家，是非常心慈，只要好好和他說，沒有不成功的，我也照樣來登一段廣告罷，他這樣想着，那報上登的廣告，到了次日，換上字樣了，乃是春弟鑒，爲何忽然不見，令尊尋弟來平不遇，身患重病，現由儀送往醫院療治，彼神經受刺激過深，夢藝中屢呼弟名，極欲一面，所有問題，似均好解決，見報盼即刻回來，同往探病，否則老人若有差錯，吾人不能負此重罪也，姊曰，令儀想着，這一段廣告登出去了，計春是必定要回來的了，於是靜靜的在家裏等着，不料等了一整天，並不見他回來，到了晚上，令儀實在不能忍耐了，只好坐了汽車，到外面去散悶，以爲遇到了熟朋友的時候，或者可以打聽打聽計春的消息，她出去之後，猶如在籠子裏放出一隻關着的鳥

一般，少不得在娛樂場中，多多的勾留一些時候，可是當她在外面這樣消遣的時候，恰是計春用空了錢回來找她的時候，自己正編了一套言詞，預備見了令儀來說着好交代那一百塊錢的下落，可是當他到了余子和家裏之後，就聽到女僕說，小姐一個人坐着車子出去了，計春聽了這話，忽然聯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今日上午坐着人力車子在街上經過，看到令儀放了汽車的車廂不坐，却和汽車夫坐在一排坐位上，現在他又是私人坐着汽車出去了，這種摩登姑娘，什麼事作不出來，莫非她和汽車夫有什麼問題嗎？說起來，那可氣死人了，如此想着，一直向令儀住的小院子裏走，女僕對於這未來的姑老爺，當然是沒有監視之理，由他在內書房裏坐着，計春坐在書房裏閉着無事，就向書架上望着，打算抽兩本書來看，只見浮面的所在，有一套綿裝匣子，套着一部書，順手抽出來看時，上面題着有戀愛真詮四個字，這樣的書，沒有少年人到手不讀的，於是抽出書來，靠在沙發椅子背上看起來，約莫看有二十來頁，眼睛覺得有些疲倦了，放下書，却看到茶几上放着一杯茶，用手摸時，乃是涼的，不用說是女僕早送來的，自己在這裏所耗費的時候，也就不少了，怎麼令儀這個時候還不見回來呢？這間內書房是緊套着臥室，於是掀開門簾子，伸頭向臥室裏看着，只見綿被壘得平平的，軟枕疊得高高的，若睡在那上面？成雙成對的，是多麼舒服，這樣想着就有一陣細細的香味，聾入鼻子裏頭來，於是拿了書本，索興走進屋子來，向床上一倒，兩隻手在床上胡辭摸着，不覺摸到了枕頭下面來，順手觸着，却有幾頂零碎東西，掏出來看時，乃是一隻小手表，一個粉鏡盒子，一隻金鋼鑽的戒指，這手表和粉鏡盒子，那是男子不能用的，至於這鑽石戒指，彷彿却聽了別人說過的，值一千多塊錢，是最闊綽的裝飾品，這應該自己帶着試試，也讓自己嘗嘗這身上帶寶石的滋味，如此想着，便將那鑽石戒指在左手無名指上帶了上

去，帶上了，自己將手反覆看了看兩遍，見那上面的鑽石，亮晶晶的向外射着反光。他心裏想着，所以值一千塊錢的原因，就爲着是這一點子光了，這要在跳舞場裏露了出來，可是很出風頭的事情，這倒不妨今晚帶了去給情美看看。她這樣想着，將手表粉鏡盒子塞到枕頭下面，那戒指可就不曾還原，他忽然站起來，將自己的手表抬起來看了一看，已經十一點鐘了，便冷笑道，唉，這時候還沒有回家呢，他這樣說着話，也並沒有什麼人理會他，他將兩手插在西服褲袋裏，在屋子裏轉了兩個圈子，便看看令儀用的皮箱，一層層的疊上去，却有好幾個，心裏想着，他送了我一隻手提皮箱，那鑰匙還在我身上，不知道能否開這裏的箱子，我且開着試試，於是掏出身上的鑰匙，在浮面手鏡箱子的鎖眼裏，試了一試，誰知手隨便的一扭，那鎖片啵的一聲便開了，計春也是好奇心重，想着既然是把鎖打開了，那就看看這箱子裏有些什麼，因之索興揭開箱子蓋來，向裏面看着，原來令儀用的零錢就存在這箱子裏，掀開浮面兩件衣服看時，鈔票現洋樣樣俱有，計春先看到，未免是楞了一楞。後來一轉念頭，今天晚上，巴黎舞場，有上海新到外國友人表演，原約好了情美，一定到的，只因爲身上的錢用光了，所以不敢去，現在這箱子裏的錢，怕不有一百多元，費到舞場裏去，足夠快樂一晚上了，管他呢，將錢帶去用了再說，好在令儀用起鈔票來，總是動把抓的，雖然拿了一二百圓，那也不要緊，他想定，一把就將鈔票捏到手心裏來，立刻蓋了箱子，伸着鑰匙到鎖眼裏去，要把箱子鎖起來，但是當他伸手要鎖的時候，心裏第二個念頭，却又變了，這錢不能拿的。令儀用錢，雖是很大方，但是我想用多少錢，應當明明白白的向她去討，不當背了她，暗中偷她的，還是把票子送回箱子裏去吧？他猶豫着手扶了箱子蓋，不免出起神來，最後他又想了，拿就拿罷了，我們既是夫妻，誰用誰的錢也不算偷，我把錢帶去，留

個字條，讓老媽子交給她就是了，他想着，這個辦法是對的，於是把鈔票揣在身上，就到隔壁內書房裏來。看到書桌上有現成的紙筆，坐下來，就提起筆在一張洋式信箋上寫道，令妹，我晚上來看你，久等不來，你到何處去了，奇怪奇怪？放下戒指，我借去一環……寫到這裏，不免躊躇起來，只覺用筆頭擦抹着自己的鬚髮，戒指在枕頭底下，我順手摸來還有可說，這鈔票人家是放在箱子裏的，爲什麼我打開人家箱子來拿錢呢，這錢和戒指，我雖拿了，我若不說明，令儀未必知道是我拿去的，我樂得不作聲，讓她去疑心僕人好了，心裏想着，手上已經把寫的那信箋，摺成了一個紙團，接向衣袋裏一揣。這樁案子，自己既然打算胡賴，那就不能夠再在這裏等着了，要不然，令儀回來了，彼此當面，這話可不好說，於是戴上帽子，就向外面走，當他走到院子裏的時候，皮鞋底，在青磚鋪的地面上，得得作響。老媽子就追着來問道，周少爺，你走了嗎？等了這樣久，索興等一會兒吧，我們小姐，一會子也就回來了，計春道：不不不等了，我還有事呢？他口裏說着這話，嗓子眼裏，可是抖顫着的，女僕道，余老爺來了，你不和余老爺談一會子去嗎，計春心裏想着怪呀！她爲什麼老留着我，莫非她已看出了我什麼形跡嗎？便答道：我明天再來罷，夜深了，我要回公寓去了，一面說着，一面就向外面走，到了大門外，心裏還卜卜亂跳，自己定了一定神，自己一蹶着腳發着很道，事情既是作了，害怕也是無益，錯就錯到底，管他呢，我上舞場去了，下了這樣的決心，那就什麼也不怕了，立刻雇了街上的人力車子，飛奔到巴黎舞場來，今天這裏是更熱鬧了，那大門口兩個圓圈圈的紅綠電燈門框之外，又有四個電燈球大字，特別表演，大門外空場子裏，汽車挨着汽車停住，把人行路都塞斷了，人力車到門外路上，還不會停住，一陣鏗鏘的音樂，就送入耳鼓來，計春心想，總算來得不晚，還把熱鬧時間趕

上了，跳下車來，也沒有毛票給車錢，只好給了車夫一圓現洋，自己忽忽忙忙的，就向舞場裏面跑着，到裏面看時，恰好情美沒有得舞客，獨撐着頭，在舞女座上等人呢。計春看到，認爲是個絕好的機會，立刻買了廿塊錢舞票，到舞廳裏去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他這裏一坐下，向情美那邊看去，恰好她也向這邊看了來，四目相射，就對笑起來了。情美對他這一笑，爲着什麼，他不知道，他對了情美那一笑，就爲着說不來，今天晚上，還是趕着來了，二人對笑着，音樂台上的樂隊已經開始奏起音樂來了，他二人在音樂聲中，好像得着一種什麼命令一樣，立刻走到一處，搜抱着跳舞起來，在跳舞的時候，那晶光閃閃的鑽石戒指，已經射到情美眼裏來，情美一想，這小子到未婚妻那裏去的一趟，就帶着鑽石戒指來了，老陳說他岳家有錢，這倒不是假話，當她眼睛射到戒指上時，計春也跟着她的眼光看來，臉上帶了微笑，自己先問道：你看這個戒指好不好，情美微笑道：好是好，但是這放在你手上，我說好又有什麼用處？計春若是要安慰她兩句，除非這樣說你喜歡我就送給你罷，然而這是太貴重的東西，怎樣能隨便的說送人，算是碰了人家一個橡皮釘子，也只得微笑着不作聲，把這場困難胡亂的就牽扯過去了，計春跳完了舞，自己回到座位上去，一看今天的舞廳裏，十分熱鬧，各座位上都三三兩兩的，唯有自己這裏是一個人，却太孤單了。想着剛才暗中得罪了情美，沒有什麼可博她歡心的，不如讓他來作桌面開香檳，和他捧捧場罷，他如此一想着摸自己衣袋裏鈔票，還是成捲的塞在裏面呢，這大可夠今天一晚揮霍的了，於是二次起舞的時候，將情美邀了過來坐下，接着就開了香檳，情美在暗中握住他的手，就笑問道，今天的報紙，你看過了沒有，說着的話時，眼睛很注意他的臉部，看他是如何答覆：計春很自然的答道，今天我沒有看報呢，國家大事，與我毫不相干，我看報作甚麼，情美咬了下唇便

微微的點了兩點頭，笑道：「那樣就好。這四個字，忽然聽着，倒有些費解，難道說一個人要不管國家大事，那才是好聽，計春沒有追着向下問，也不想到這裏面有其他的問題，當時也就只知道搜着情美，繼續的向下跳舞。這舞場裏，今晚本就特別的熱鬧，先是二位舞蹈女星，逐位單人表演，後來又有男星配演，也是每人一場，等到這些節目做兒，夜已深了，計春手拿着玻璃杯，伏在桌子上，眼望了跳舞廳中心，並不說甚麼，就打兩個呵欠。情美在她自己座位上，斜着眼睛看去，心裏已明白了，這就走近身低聲向他道：「我去打電話叫汽車，你送我回去罷。」計春笑着，點了兩點頭，但是情美也不會計及他已否答應，早是掉轉身忽忽的走去打電話去了。計春聽到她說，叫把她送了回去。已經讓他的精神興奮起來，這不待情美吩咐，他也有那相當的聰明，就悄悄的會過了座位上的錢，先到大門口去等着，不到二十分鐘，情美挽了他的手胳膊，就一同回到自己家裏來了。當太陽高照，時鐘的短針在一畫上面時，計春睡在很高興軟枕上，睜開眼眼來看時，便覺這屋子裏，充滿了脂粉香氣，情美對了梳粧台，正在濃抹脂粉，她在鏡子裏，看到計春坐將起來，就回轉頭來微笑道：「你還睡一會子罷，昨天晚上……說着抿嘴一笑，計春將手抬起來，看了一眼手表，微笑道：「若是在學校裏的話，下午第一堂課，都該上了，床上只是我一個人，爲什麼還捨不得起，計春口裏如此說着，坐起來，伸着脚到床下來踏鞋子，情美就在衣架上取了一件很乾淨的睡衣，向他身上披着，同時喊道：「王媽周先生起來了，打洗臉水呀，計春只把睡衣的帶子繫好，臉水嗽口水，便一齊放在梳粧台上，計春來洗臉時，情美却趁了這個時候，站在衣櫃子邊和他刷西服，計春也莫明其妙，他突然之間，在那裏就找着了一把毛刷子，這或者是事先就預備好了的了，自己洗完了臉，穿上，襯衫，情美拿着領帶和領子，就來和他一一加上，襯衫領

子都穿好了，情美就提了西服。讓他來穿好，計春走到外面堂屋裏來，向窗外看看天色，他還不會在椅子上坐下來呢。那個女僕就用一隻紅色的雕漆盤子，託了一小瓷碗油湯似的東西進來，笑嘻嘻的放在桌上，她道：周先生，這是今天一早的燉新鮮牛肉汁很補身體的，你就喝了罷，計春道：怎麼只一碗呢？情美就在屋子裏答言道：這是特意為你預備下來的，你就喝了罷計春聽她如此說着，也就不必客氣了，但是心裏想着，令儀要像情美這種樣子待人，那就好了，令儀只是肯落錢給人用罷了，至於溫存體貼那些事情，她是完全不管，可惜情美沒有令儀那麼樣多財產，就算十分之一吧，我也願意丟了令儀來娶她了。他正如此想着，情美笑着走出來了，用手輕輕的撫摩着計春的脊梁，問道：你早上還要吃什麼東西嗎？計春道：不吃什麼了。勞駕，叫用人給我一杯茶喝就行了，情美道：有有，早預傳好了，你喝龍井呢？屋子裏桌上，圓壺是龍井，桶壺是香片，隨你自己的便罷，計春笑道：你也太週到了，何必為我泡兩壺茶呢，情美嘆了一口氣道：你到今天才知道於對你是很週到嗎？無論那個女人，對於自己心愛的男子，是不肯放棄的，但是我因為你喜歡唐小曼就把她介紹給你交朋友了，我只要你精神上得着安慰，其餘的事，我並不計較，可想我對你是怎樣一番心事了，計春想着這話果然，走到屋子裏斟了一杯茶，靠着桌子，慢慢的呷着，一隻腳懸了起來只管抖文，情美進來，用一隻手搭着計春的肩膀，偏子頭向計春臉上望着微笑道：小兄弟，我愛你，是真正的愛你，並不像別人，爲了失戀，才和你要好，那是給別人看着，她自己來出氣的，你這樣年紀輕的，給人家拿來當傀儡，真是可惜呀，計春聽了這話，未免心中一動，同時臉上也就紅了起來，情美這樣一句很平淡的話，可讓計春的環境，起了莫大的轉變，袁佩珠所施的計策，總算有效了。

第廿九回 約指借來計成人忽遁 纖腰舞倦夢醒客何歸

周計春這個青年，聰明很是聰明的。但是他歲數太小了，而且他是窮苦出身的人，聲色場中，這些無邊的風浪，那裏能抵抗得住！他和令儀訂婚以後，用錢是用得舒服，但是令儀那個脾氣。可也。不容易對付，動不動就變着臉色，鬧得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他心裏也就委屈極了，在他和袁佩珠要好的時候，彼此之間，自然是無話不說，提到了令儀，佩珠就沒有說過她一個好字，當時因為佩珠和令儀是情敵，自己就也是聽一半疑一半，後來在陳子布口裏，有意無裏之間，不曾提到令儀身上來，他曾在很不輕意的時候，說着，令儀是爲了負氣，才訂婚的，計春也會想道這話有些相近，要不然，她這般一個有錢的大小姐，爲什麼要和我這窮小子訂婚呢？這兩天和情美在一處週旋以後，計才知道女人的可愛，並不限於臉子好看而已，有許多所在，是文字和言語，都不能形容出來的。就以情美而論吧？她能舞，她能唱，她千會照應着人。和她在一處，時時刻刻都感到舒服，決不讓人受上一點子委屈，將她來和令儀打比，這很可以證明令儀不是相愛自己的了，所以情美說出爲到不是出氣來相愛，這就知道她說令儀的愛，不是出於真實的，自己現在修飾得豐致翩翩，却不免去作一個舞場的傀儡，這也就太可恥了，當時紅善臉，又不便啞口無言，微笑道，你這話是很憐惜我的，可是老實說，我本人是個窮小子，所用的都是親戚的錢，我縱然愛你，我也沒有那個力量娶你，這不也是枉然嗎？情美順手將他手上的茶杯，接了過來，喝着，然後再用那隻手拍了他的肩膀微笑道：小兄弟，你錯了，你以婚姻的關係，都是建築在金錢上的嗎？說到這裏，她又連連搖了幾下頭道：不說了，不說了，在這個時候我說着，顯然見得我是

誇嘴，過久了，便自然也就明白了，計春再要說時，情美摟着他，在屋子裏，東歪西倒跳起舞來，計春看看這種情形，分明是人家不願向自己灌米湯，這更見得她是好意了，因此彼此越說越投機，計春並不想走，在情美家吃過了午飯之後，情美又陪着他打打乒乓球，下下跳棋，混混就天黑了，吃過了晚飯，美情就不等計春開口，先就攔住他道，你今天不必上舞場去了，計春聽了她這話，到是愕然，就站定了，望着她的臉道，這是什麼意思，我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你嗎？情美這時站在屋子裏梳妝鏡前，在理頭髮呢，於是放下手上的梳子，掉轉身來。兩手握了計春兩隻手，連連搖憾了幾下道，我無論說着什麼，你怎麼總不當是好意呢！你想呀！我們這樣早晚不離，我是把你當一個平常的舞客看待嗎？計春正色道：你簡直把我當自己的小兄弟一樣看待了，怎麼倒說出這種話來，情美道：却又來，我既把你當自己人看待，你的錢，就是我的錢，你到舞場裏去，買舞票，開香檳，一晚就花好幾十塊錢，我呢，不過得個幾分之幾，你爲了我花錢，我又不曾得着實惠，那是何必？所以我說，你還是省了那幾個錢，留着我們或是買衣料，或是吃館子，或老留在你那裏，作爲我的零用，這都不比在跳舞場上花去，這強的多嗎？你若是悶得慌，就在我床上躺躺，找本小說看看，這豈不是好？我今天晚上不會鬧到夜深，可以早點回來的，你看看我的臉，說着將臉兩邊偏側着讓計春看，果然只是淡淡的撲上了一點粉，並不會抹一點胭脂，眉毛也是平常的樣子，並不會畫，情美笑道：我們和舞場裏是有合同關係的，無論我怎樣捨不得離開你，可是不去不行，計春聽了這話，真個是由心裏疼了出來，便道：難道我能叫你爲了我，把工作都犧牲掉了嗎，你只管去罷，美情笑道，我去是去，我會裝着生病回來，一點鐘以前，我準可以到家，你等着罷，你可不許走，說時握住計春的手緊緊的搖憾着，計春笑道：我若是走開，以後

彼此就不用相會了，你想，我還有臉子見你嗎？情美聽了這話，才帶着笑容出去，到了院子裏的時候，還高着聲叫道：媽……你可別讓小周走了呀，他要走了，我回來了，可和你要人，她母親也就在院子裏高聲答道：慢說是你心愛的人，就是你心愛的東西，也不敢放鬆的，你把人交給我，決沒有錯。這樣說着才聽到一種高跟鞋的響聲，一路響着出去了。計春躺在情美的屋子裏，就心裏暗想着，她們對於我，真是十分親愛，就算是假的，人家爲着什麼？她並不曾胡花我的錢呀，計春如此想着，自是得意之極，也就信了情美的話，不會走開了，情美說的話却是言而有信，到了十二點半鐘，也就回來了，這時，計春和情美的感情，那就更加進一層了，次日正午，計春先起床，却看到窗戶邊條桌上，放一封請帖，封套上寫陸情美小姐，順手抽出裏面的請帖看時，乃是穆祥生穆石佩貞謹訂，這分明是夫婦兩個合請了，因爲帖子送到床面前，向情美道：喂！快起來罷，今天下午，有人請你吃飯呢，情美接着帖子看了，哎呀一聲，連說了不得！計春見她大爲吃驚的樣子，便問是怎麼了？情美就嘆咄一聲笑起來道：這是想不到的事。他們夫婦兩個，會請我吃飯計春道：這下請帖的是誰？不是舞客嗎？情美道：怎麼會是舞客，人家是規規矩矩的人啦，這穆祥生是前門外四五家綢緞莊的東家，家產幾千萬呢，他太太認識我，曾託人對我說過，要認我作乾女，因爲他兩口子今年五十多歲了，還不會生育，有個兒子，是過繼來的。已經娶親添孩子了，但是這兩口子有兒無女，還嫌不足，又想認我作小姐，我想我一個當舞女的人，那裏配去做這樣的闊小姐，所以我還不敢十分答應，今天這一會，我也想不去呢，計春拍着手笑道：這是好事呀，你爲什麼不去呢，情美低頭想了一想，又搖了兩搖頭，計春道，你爲什麼不能決定，情美道，你想呀，他們家裏請客，當然是什麼樣子的闊人都有，我衣服首飾全沒有，怎好去得

計春笑道，照說你的衣服，那是很多的了，像你做客，那樣沒有衣服，難道還要穿描龍補鳳不成？情美笑道：倒不是如此，我的衣服雖多，但是在舞場上穿的東西，未免太華麗了，到人家去，恐怕人家說我不莊重，這也罷了，我挑兩件極老實些的穿就是了，只是我一件可寶貴的首飾都沒有呢，因為這兩位老人家和朋友介紹，一定說我是位小姐，不肯說我是舞女的，計春道，這很容易辦，你把這個鑽石戒指拿去帶就是了，情美連連搖頭道，不不，這個戒子大概值兩三千塊錢，若是丟了，可賠不起，再說，這戒指又不是你自己的，若是你自己的，我就大着胆子借了去冲一冲面子，可是你這戒指，還是未婚夫人的呢，那位小姐若是看見你手上沒有戒指，問起你來？你何言對答，計春笑道，你也未免說得我太怕她了，你拿去帶着罷。他口裏說着，手上就已經把那戒指取了下來，交給情美，她接着戒指笑道，既然如此，我倒有些却之不恭，那裏就是這樣辦，我說定了，借你……說着將戒指先帶在手指上，然後右手比着左手的手指頭，口裏默算道，現在兩點，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至遲十一點好回家了，我借九小時罷，不過有一層，你既然沒有帶戒指，不宜和孔小姐見面了，你在我這裏再委屈一宿罷，計春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怎麼說起委屈兩個字來了？情美到了這時，就不由得喜笑顏開起來，情不自禁的，將手搭在計春的肩上，向他連連的點着頭道，謝謝你啦，計春道，你這人太客氣了，朋友的東西，互相通融一下子，那算得了什麼？情美瞟了他一眼道，朋友，我們似乎要比朋友勝過一籌吧？計春笑道：却又來？既是我們的交情比朋友還要勝過一籌，你把我的戒指拿去帶一兩天，又算得什麼？這那裏還值得你在口裏老念着呢？情美且不理會他這句話，頓着眼皮，咬住下嘴唇，似乎又把什麼事想出了神，計春道，你還想什麼，情美道，今天我七點鐘就要走，你又不便回去，把你扔在我這裏孤孤單單

的，那是怎麼辦呢？計春道，這不要緊，我隨便到那裏去混幾個鐘頭，就把這幾小時混過去了，情美依然咬了下嘴唇，在那裏想心事，他忽然笑着啾了計春一眼，點點頭道，我有辦法了，老九是個戲迷，我買兩張戲票讓你和老九聽夜戲去罷，計春笑着搖手道，這如何使得？情美笑道，這又如何使不得呢？你別疑心生暗鬼躲躲藏藏的，老老實實的就和她公開的交朋友，我一點也不吃醋，再明白說一點，老九年青呢，只曉得玩，還不懂得什麼叫愛情，你這一顆心，都在我身上了，憑老九那點本事，還不能把你套了去呢，你怕什麼，她這種話，越是說得直爽，越是讓計春死心塌地，簡直沒有絲毫可以拂逆的餘地，聽她說着，只有嘻嘻的笑，到下午四點鐘，情美果然去買了兩張戲票，同時打着電話給唐小曼，說有要緊的事商量，請她立刻就來。等到戲票買到了，唐小曼也就來了，情美告訴她說是請她陪計春看一晚上的戲，明天另有報酬，小曼就笑道，你待周，未免太好了，花錢買票讓我陪他去聽戲，那還罷了，又怕我不耐煩，還許着我另外報酬，難道你和他訂了條約，非成天成夜，陪着他不可嗎？情美笑道，嚀！是的，要成天成夜陪着他的，我給你一個機會，讓你今天去接近他，你若是能在我手上把他奪了去，我才佩服你呢，我們什麼事都丟開，要怎麼辦就怎樣說，你若是今天不去，那就是故意面子上裝做正經，以後你們倆就別到一處去玩了，計春以爲她這樣說了，小曼必要性急起來的，可是所猜的正是反面，小曼突然的站了起來，將計春一隻手抱在懷裏，將面靠着計春的肩膀，笑道，小周，你得替我掙口氣，和我多親熱親熱，計春望了情美，只是笑，什麼也說不出來，三個人在屋子裏糾纏許久，陸家又辦了很精緻的晚飯給計春和小曼吃，情美因爲要去赴席，只是在旁邊坐下乾陪着，到了八點鐘，情美叫了一輛汽車來，親自送計春和小曼上戲館子聽戲，她才從從容容到穆家吃酒去，計春對於小曼這種

天真活潑的態樣。本來也是很愛他的。他因爲和情美那做不好，實在不忍去了。她和第二個人談戀愛，而况她也看破了這事，嘴裏只管直說，弄得人也不好去做那明知故犯的事，這時離開了情美和小曼同座看戲。年歲既差不多，一個穿着平整的西服。頭髮刷得溜光，一個穿了短袖淡藍色的花絨旗袍，梳着兩個小辮，分在頭的左右。看戲的看到都這樣想着，那裏來的這一雙如此年輕的摩登男女，心裏如此想着，由身邊經過的人，都不免向他倆身上看看，計春並不因爲這樣引起別人的注意，是一件少年可恥的事，他倒十分得意，不住地偏過頭來。和小曼說東說西，因爲他是這樣得意，所以在聽戲的時候，也就忘記了一切，及至把戲聽完，也就十二點多鐘了，小曼急於要上舞場，就由計春在附近汽車行裏雇了一輛汽車，直接把小曼送到舞場裏去。在舞場裏一問，說是情美今天請假沒有來，計頭想着他必是回家安歇了。立刻坐了車子到陸家來，那汽車到了門口，接連按上了幾響喇叭，他心裏想着，裏面聽了這種喇叭聲，知道是自己來了，必定有人來開門的，因之在車上付了車錢，才從從容容的下車，及至汽車開走了，門裏面還沒有響聲，於是伸着手，就去按門上的電鈴，兩次，三次，把電鈴按到第四次，還不會有人出來開門，計春心想，這可怪呀，她家裏人，都是深夜不睡的，有時候情美快到天亮回來，那電鈴一響，門就開了，這時不過十二點多鐘，舞女家裏算是很早，怎麼這門就叫不開？是了，電鈴也許壞了，且用手搥着門試試看，於是捏着拳手咚咚，在門上搥了幾十下，搥的結果，依然是雙扉緊閉，不過這時他正對了那大門，久在夜色裏，眼睛漸漸亮了，這一亮看清楚了，呀！這門是反扣的，外面還插着一把鎖呢，情美就算吃酒不會回來，她母親呢，她家裏的女僕呢，還有半作廚子半作聽差的一個南方人呢？難道都去做舞客了，自己對了那大門，呆呆的望着，不知是何原故，心裏却有些卜卜亂跳。

，心裏想着，她全家人都不在家，這必定有些原故，可是這般夜深了，向那裏去問這些原故呢？若去問街坊呢？恐怕陸家和街坊鄰居，都沒有什麼來往，這時胡亂去打人家的門，將人家由睡夢中驚醒，人家不會說我發狂嗎？那末，向舞場去打聽，然而她向舞場是請的假，他若是出了什麼事，那還要說自己多少存些嫌疑呢，自己在這門口呆呆的望着，沒有一個作辦法處，後來這胡同裏遠遠的有皮鞋聲響，計春料着是警察來了，趕快就走了開去，余子和家，夜深是不能去了，朋友家裏，也不能半夜拜會，最後想着，只有回到這四五天不會去的自家公寓裏安身了，當他剛進了公寓大門時，夥計見了他，第一句話便道：周先生，你可，來了，那位孔小姐，晝夜的尋你，今天晚上，還打了兩遍電話找你呢？還有一位老……計春不等他說完，心裏已是亂跳，想着，這必是鑽石戒指這件事發作了，這公寓裏如何能住，便搶着道：孔小姐找我有要緊事嗎？那我連夜就去罷，說畢，扭轉身就向外走，伙計追了出來道：周先生，你務必要到孔小姐那裏去一趟她有十分要緊的事，非要你當面不可哩，計春聽說，更是慌了，不能回公寓，這個時候到那裏去，只有回舞場去，是一條正路，縱然明天情美吃醒，說是陪小曼跳舞了，但是誰教她今天晚上關門大吉呢？他想着有了理由，便去回到巴黎舞場來，在舞場上的唐小曼看到他去而復回，倒很是詫異，這時候了，情美爲什麼不留他住，還讓他出來麼，計春到了這裏，當然也不會想第二個了，在屋頂上電燈放着醉人的紫光，音樂台上奏着那曼聲的調子時，計春摟着小曼，一歪一拋的慢舞着，低低的向她道：老九，今天晚上我沒有地方安身了？怎麼辦，小曼道：找情美去？她沒有回家嗎？她的床也不能搬了走，計春道：你說怪不怪？她家的大門反鎖了，叫不開門，小曼道，你不會回家去？計春道：夜深了，叫門費事，而且也不方便，現在快兩點鐘了！我還沒有個安身之處，

真找急。小曼厥了嘴道：找急，活該！計春笑道：你不是說要在情美手上把我奪過來嗎？小曼瞅了他一眼道：我就知道你在我面前玩手段，計春道：我可賭死咒，她家大門，實在是反鎖了，你不信，我們一同去看看，要不然，你叫叫她的電話，若叫通了，就算我騙你，小曼道，我們姊妹們感情不錯，難道我真捨你不成，計春道：你既是要避嫌疑，我也沒有法子，我就在這裏坐至天亮走吧，說到這裏，音樂已經停止了，小曼回到舞女座上，別想計春這樣年少，而用錢又是那樣揮霍，有這樣的機會，似乎也不可失掉，於是就悄悄的走到電話室裏，向情美家打電話去，果然的，叫了十幾分鐘的電話，不聽到一點回音，小曼才信着計春的話不假，就算是假的，自己打過了這遍電話。也就對得住他們了，小曼回來之後，二次和計春合舞，計春又提到今晚無處安身的話，小曼笑道：隔壁就是旅館，你不會開房間去，計春笑着，你不能陪我去嗎？小曼道：你不知道帶舞女在旅館，那是要犯法的嗎？計春笑道，這樣夜深，警察還會去查房間嗎？那也未免太多事了？多給茶房兩個錢……他自然會同我們遮蓋過去，小曼瞅了他一眼道：看你小小年紀，你倒是什麼都懂，這都是情美這班多朋友把你教壞了的吧？計春笑道：她倒是沒有教我作壞事，小曼道：誰教過你作壞事？計春笑道：回頭我可以詳細告訴你，小曼點着頭微笑道：哼：我倒是要審問審問你，兩個人談着話，又合舞了兩次舞，因為上半夜兩人同看戲的，都感到疲倦，到了三點鐘，小曼先就離開了舞場了，不十分鐘計春也就走了，他們這樣不知天地高低的少年，只顧眼前，計春所說要詳細告訴小曼的話，少不得總是要告訴她的，小曼詳細詳細的問，他自然也就詳細詳細的說出來了，這舞場隔壁，就是一家正央飯店，在次日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小曼臉上黃黃的，蓬着頭髮，豎塞着抖蓬，由飯店大門口出來，坐人力車而去，這飯店某號房間裏計春一人坐

在沙發椅上喝着茶，心裏想着，倘然今生一生，都是這樣的過去，那倒也快活，不過這件事最好不讓情美曉得，那就更有興趣了，他想着出神，門外夾道裏，正有賣報小販，慢慢的唱着報紙名字，走了過去，計春心裏一動，這有好幾天不曾看報了，倒要看看報上，國家社會，在這幾天可會發生什麼問題，於是叫報販進來，大大小小買了幾份報看，他兩手捧着，這不會展開，便在報頭邊，廣告第一行，看到了計春弟鑒四個大字，什麼？有人登報找我呢？也許是同名字的人吧：再將大字下的小字全文一看，乃是：登報數目，覓弟不至，豈有心躲避乎，尊大人現臥病醫院，勢甚危殆，弟若不來，誰負此重責？弟若有甚困難，不能抽身，亦望設法告知，其餘各問題，容面叙儀白，計春一看，這不成問題，必定令儀登報的了，她這廣告上說，我父親臥病醫院，這話有些靠不住，我父親臥病在安慶，他不會進醫院的，令儀怎樣又會知道？我父親若臥病北平，根本上沒有聽到說他要來，這顯是令儀丟了戒指，着了急來找我了，我原來猜這戒指，也不過值一千多塊錢，情美說呢，要值二三千塊錢，仔細想起來，也許不止值這些錢，在小說上曾看到過，一隻戒指，有值幾萬的呢，若果是那樣值錢，令儀怎肯放過我，這不是鬧着玩的，趕快送回令儀去爲是，心裏想着，再拿別的報看看，上面都是這種廣告，這不用說，一定是令儀發了急了，所以到處大登廣告，俗言道得好，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我家還在安慶呢，我要老躲避着，她必定會找在我家裏去的，那麼我還是早早把戒指取回來，送還給她罷，他如此想着，更是不敢稍緩，立刻會了旅館帳目，拿了那捲報紙，坐着人力車子，就向陸情美家來，還不會到呢，遠遠的就看到在門口擁着一羣人，還有兩位穿黑衣服的警察，指手劃腳，在那裏說話，計春心裏又是一動，那胡同口上就跳下車來，自己裝成一個過路人的樣子，慢慢走到情美大門口去，只聽得一個人道

，他們家本器家伙，全是租來的，丟了要什麼緊？至於能帶的東西，全帶走了，計春見說話的是個老年人，便取下帽子向他點了一個頭道：老先生，這是怎麼回事？那老人歎了一口氣道：別提了這一家人是當舞女的，前前後後，在這胡同裏欠下不少的債，昨晚晌捲逃了，說着這話，只管向計春週身上下打量，接着問道，你這位先生，認得他？計春得了這個報告，猶如靈天蓋上打了個霹靂，睜了雙眼望着大門，許久才道，不能進去瞧瞧嗎？警察向他望着道，你不是陸情美的舞客嗎？計春道：不，我是新聞記者，警察道：你有名片嗎？計春伸手到衣服袋裏掏了一陣，笑道，沒有，我不想出門就會遇到這種事情，沒有帶名片，警察道，對不住，這可不能隨便進去，主人翁一逃走，這裏就是是非之地，誰願意進去犯嫌疑？計春聽說連新聞記者進去都有嫌疑，若表明白自己和情美的關係，那不客氣，也許他要帶走，自己省點事，還是走開罷，警察一再提到舞客兩個字，這倒讓自己想起來了，自己認得情美，是陳子布介紹的，陳子布就是情美最老資格的舞客，情美何以逃跑，逃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陳子布總應當知道，他介紹這種女子和我作朋友，不能不負點責任，我找他去，這個念頭轉了過來，立刻又奔到陳子布的寓所來，但是他現在在的計春一樣，行李箱籠，都寄放在一家頭等公寓裏，然而他的人却是沒有固定的地方安頓，人和行李，也許四五天不見面，計春趕去時，當然是不在家了，計春越是找不着人，心裏就沒有主張，他回想着，這事是有些蹊蹺，陳子布雖和我感情很好，但是是一位新朋友，究竟他爲人如何，却是不得而知，再說無論交情的怎樣的好法，沒有把愛人讓給朋友的，看陳子布和情美的情形，以前應該是極熱的人，何以他自己願意離開，却讓給我，天下事又是這樣無獨有偶，陳子布把情美讓給我了，情美又把我讓給小曼，雖說作舞女的，把愛情這件事情看得十分淡，可也不應當這樣

公開的做，他心裏想着，腳上沿着人家的屋子的牆腳，只管一步步的向前移着，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也不知道到了什麼所在，偶然醒悟過來，抬頭看時，却是一條素不相識的胡同，自己覺得心裏像火燒一般，立刻掉轉身來，向來的路上走回去，但是也只走了幾步，心裏忽然醒悟過來，我往那裏去？見令儀去，把什麼臉兒她？回公寓去，她可以找到公寓裏來？找其他的朋友想法子嗎？那些人和陳子布是一流的，可是一回去，也不找人，就整天整晚的在胡同裏走着不成，而且這樣走着，也決想不出一個什麼辦法來呢？於是那脚步慢慢的緩移，緩到一寸挪不動，究竟是站住了，他心裏想着，情美跑了，我倒陷住了，她待我那樣好，突然的跑了，是想不到的事，莫非那都是騙我的嗎？若說騙我，沒有別事，必是爲了這鑽石戒指，她爲了這鑽石戒指，連碼頭都可以拋開，想必這戒指值錢，與其這樣讓她騙了，我不如自己賣了來花，雖是得罪了令儀，那也值得，啊，便宜了這個女騙子，他心如此想着，脚下就是一頓，這種動作，完全是他情不自然。無意識的表示出來的。偏是在這時，有兩個巡邏的警士，由這裏經過，看到他一個穿西服的少年站在人家牆角下躲腳，這却是件可疑的事，便走向前來問道：這位先生，你站在這裏作什麼的，計春猛然一抬頭，心裏不由卜卜的刮跳着，就向警士笑道：我不作什麼，警士道：你不作什麼，爲什麼站在這裏跳腳呢？計春笑道：是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丟了一隻自來水筆，遍地裏都沒有找着，所以我發急，丟了就丟了罷，我也不找了，說時，他搭訕着向四週看了幾看，也就走了，這樣一來，真走他爲難極了，公寓那去不得，朋友家裏也去不得，甚至大街上也停留不得，這怎麼辦？他走路時，自言自語道：狗急跳牆，人急懸梁，我要懸梁了，他如此說着，自然是十分着急，而且他真個懸梁了，那現代青年的下場，也就太慘了，

第三十回 欲死未能挺身談奮鬥 求生乏術訪客作狂遊

有了研究自殺者的心理，以為除了那特殊的情形而外，十之八九，都是一時的衝動，在這衝動的期間，覺得只有死是最後的安慰，並不害怕，過了這個最短的衝動期間，慢慢的害怕起來，就不想死了，這個時候，周計春也是這樣想着，自己忽略了，把一個值三千塊錢戒指，隨隨便便的丟了，本來就對不起孔令儀，何況自己一時糊塗，又打開了她的箱子，偷了她百十塊錢，便算是和她已經結了婚的丈夫，做出了這樣不道德的事，他也可以提出來作個離婚的理由了，便是不離婚，她也瞧不起我這個人，我這一輩子，還想個出頭之日嗎？這真是我的錯誤，本來當個窮學生很好的，又要作有錢人家女婿，作了有錢人家的女婿，也就該順着這一條道兒走了，吃了三天飽飯，偏又要迷戀舞女，到了現在，那一條路也走不通，如何是好？自殺了罷，他心裏轉着念頭，腳下不停的亂走，到了最後，居然有個解決的辦法了，他主意既定，抬頭一看，這裏是西牌樓，去不多遠，便是北海，有了，向北海投水去罷，北海總是個名勝地方，死在北海，也落一個乾淨，主意思定了，索興坐了人力車，逕直就到北海來，這時，已經是深秋天氣了，樹木大半落了葉子，就是沒有落下來的，也變了赭褐色，地面上的草，都變着一種焦黃灰白的顏色，那些碧瓦紅牆，在枯樹中顯露了出來，雖然不失它的偉大，然一輪偏西的太陽斜照着，加上百十隻烏鴉，只在樹杪上飛棲不定，這便顯出這個幽邃的名園，有很深的荒涼意味，計春在進園門以前，那是抱着必死的決心的，到了園裏以後，最先經過瓊島前那座斜形的大石橋，就想向水裏一跳，但是水在這裏，繞着瓊島，不是怎樣的寬闊，而且又是游人來往必經之路，萬一跳了下去，讓人給救起

來了。那不成了笑話了嗎，死也要死個痛快，必須找個水面寬闊，無人看見的所在，一跳下去就死：他如此想着，走過了瓊島，順着水岸向北走，遠遠的看到那北岸的五龍亭，參差着立在水邊，便想起曾和令儀佩珠在那品茗閒話的韻事，今生今世，是不會再有這甜密的生活了這樣好的地方，多看一分鐘，多有一分鐘的安慰，不要急於跳河。我先把這風景飽足的賞玩一下，因為如此他又再向前進，直逼近了五龍亭邊，這雖是深秋天氣，然而也不是遊人絕跡的時候，當他走近了五龍亭時，其中有一羣男女走了出來，嘻嘻哈哈的，快樂着過去，他心裏就想着，天下事是如何的不平等啦，我這裏窮無所歸，正要跳海呢，他們却是這樣歡喜，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焉知道他們這班人裏面，將來沒有和我一樣的，他心裏想着，眼睛很注意那些人，却看到其中一個女子，很有些像袁佩珠，於是又想到了自己之有今日，完全是袁佩珠的原故，設若在和令儀翻了臉以後不受她的鼓動，立刻就找馮子雲先生去，就早已作好學生了，他心只管前思後想，却忘了自己是來尋死的，等到把思想停止了，猛然抬頭一看，却見這北海白水飄蕩，斜陽倒影在水裏，金光一道，帶入湖心，十分好看，在向東南望着那景山上的亭子，聳翠柏叢中，映帶着幾角宮殿，簡直是副畫圖，這樣好的宇宙，為什麼把它拋別了，我若死了，明天這時，在水面上就要浮出腫頭散髮一具屍來，那時，必是許多人圍住了看……，他想到這裏，不但是心裏亂跳，而且身上還有些抖顫，他不敢在岸邊立着了，跑過來十幾步，還喘着氣呢，然而不怎麼樣。這個難關不得過呀，他焦急着，又在路上轉了起來，有了，剛才我曾想到袁佩珠，她和陳子布這些人很好，可以託她向陳子布打聽，陸情美究竟在那裏？只要把那戒指拿回來了，至於用了令儀百十塊錢，那是小目，總好辦，有一線生機，我總應當根據了這一線生機去奮鬥，何必急於死呢？他由遲疑着變

到怕死，由怕死更變到求活，這是一定的道理，於是坐了人力車，直奔袁佩珠家來，在一路上，他雖想到沒有臉去見袁佩珠了，然而事實逼着來了。受人家的指摘，總比尋死好得多，所以也就橫下心來，一切不管，掙着那口硬氣，到袁家來，當他走到袁家門口的時候，自己很躊躇了一會子，伸頭向大門裏看了幾遍，見門房的門緊緊的關着，並沒有人聲，設若自己不進門去驚動着，便是在大門外站立到晚上，恐怕也沒有人出來招待，因之來回的徘徊了好幾趟，始終不敢衝了進去，到了後來，他自己暗中用勁，將腳頓了兩頓，心裏想着，再要不進去，天就黑了人家還然疑心我是一個溜門賊呢，於是不顧利害，伸手在門環上亂打了幾打，一回聽差走走出來，向計春身上看了一眼，本打算兇很很問上一句的，後來看到他穿了漂亮的西服，而且頭上戴的那頂帽子，也是絲絨的，這才忍住了一口氣，從從容容的問到，你要會那個，計春道，我是來拜會你家小姐的，有點要緊的事要對她說，務必請她出來見見，他若有事，我只作五分鐘的談話好了，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聽差，聽差拿着名片進去，他站在大門洞子裏等候，可是不住的心跳，以爲佩珠必定不見，或者是聽差罵了出來，然而事實與理想是相反的，聽差出來時，一陣高跟皮鞋響了，佩珠竟是走出來歡迎了，她老遠的笑道：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刮了來，請到客廳裏坐，計春老遠的將帽子拿在手上，紅紅的面皮，就點着頭走過來，到了客廳裏時，更讓他出於意外，便是電燈燦爛之下，陳子布也坐在沙發椅子上抽烟捲，看到計春，他就迎上前來和她握着手，笑道：老周，你今天有一件很失意的事吧？計春却不料心裏憋住一個啞謎，進門便讓他猜破了，因發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有什麼失意的事？子布道：陸情美逃跑了，你不是一件很失意英事嗎？我知道你到我公寓裏去了一趟，大概就爲這事，你不必惦記她了，她虧空了四五千塊錢的債，不

跑怎麼辦，你還能替她還四五千塊錢的債嗎？計春正要開口，袁佩珠走過來，拍了他的肩膀，笑道，先坐下，有話慢慢的說，忙什麼，計春看看佩珠的態度，臉上總是代了微笑，爲什麼這樣，倒是猜不出，難道她對於前事，竟是毫不介懷嗎？這樣，還不難找他們幫一點忙了，於是誠懇懇，就把自己借了令儀的鑽石戒指，又轉借給情美的事，全說出來，因皺了眉道：她把我這戒指代走，教我什麼東西交還人家，她可以騙我，我可不能騙別人啦，佩珠聽說，向子布望了一下，笑道：啊！這舞女心太毒，我聽說令儀那戒指要值四千多塊錢呢，計春聽着，這價值又加上了一千，更是增加了不快，子布笑道，老周這是你不對，孔小姐將這樣貴重東西交給你，你爲什麼隨便的轉借別人，計春道：唯其於此，所以她找我，找得很厲害，她知道我不敢見她的，就登着報說我父親病在醫院裏，她似乎也是不擇手段了，子布兄，你對於情美的歷史，是知道比我清楚的，你想她這樣一走，還是先到天津，還是逕直就回上海，子布道：當然先躲到天津租界上去，你想，她要是回上海去，在火車上要經過兩天兩夜，她不怕北京打電報出去，將她截留下來嗎？計春低着頭想了一想，又點點頭道，這是對的，她藏在天津什麼地方，你總知道吧？子布笑道：便是她到天津去了，得還是揣度之詞，我那能夠知道她藏在什麼地方，不過……說道這裏笑了一笑，又道：若要找她，也許有一條路子，只是萬一你找着了，我可有些對不起人，佩珠聽了這話，立刻睜了眼睛望着他，那意思自然是不高興他這樣說，但是子布依然不管，笑道：有位新家余何恐，你可曉得？計春道：他是一個文學家，我怎麼不知道：他這樣一說，袁佩珠却微微的笑了，他爲什麼發笑呢？這可是那疑問了，子布笑道，你知道他就好，我寫個通信地址給你，你到天津找他去，因爲他和情美，也有很深的交情情美到了天津，必定會去找他，你由這條線索，

可以找着情美了，計春道，你認識這位余先生嗎？那麼，請你寫封介紹信，子布道：我却不認識，不過你拿喜好文學的青年資格去拜會他，他聽是樂於接見的。計春聽他說並不認識余何恐，那麼，這篇話根本有些可疑，於是臉上現出一種猶豫的樣子，同時帶上那慘淡的微笑。子布笑道：你大概不相信我的話吧，你在他家很熟的，印象當然很深，她臥室裏有幅小中堂是橫寫的一首新詩，這樣特別的陳設品，你總記得？計春道：記得的，我也很奇怪，因為情美是個摩登女子，這或是摩登之一，就沒有問她，免得她笑我。子布笑道：那就對了，這奇怪東西就是余何恐送的，那字的下款，是英文署名，所以你不曉得其實他兩個人合照的像片，還很多呢。情美到天津去了，也許就藏在他家裏，計春到了這時，不得不問了，便道，余何恐住在那裏呢！子布道，我那裏曉得？計春不由板了臉道。那麼着，我們說的許多，全是廢話了，子布道，也不是廢話，他在天津日報副刊上，天天發表文章，你找到報館去，還問不出來他的住址來嗎？計春聽說低頭想了一想，自己點着幾下頭道：對了，這樣去找，總可以找得着的，今天晚上九點鐘，還有一班到天津去的車子，我今晚就去。到了天津休息半晚。明天一早我就到報館裏去打聽余何恐的下落：只要他肯見我，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子布和佩珠，面對面的只是笑了一笑，計春以為他們笑自己作事太急，却看不出這裏別有蹊蹺，心裏想着，身上還有幾十塊錢呢，到天津去跑一趟，今天去，明天去，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他們便是笑，也不過笑我無用。到了現在，我已經夠無用的了，還怕什麼，他這個時候，下了二十四分的決心，也不管上天津是不是冒險，站了起來向陳子布握着手道：多謝的你指教，回北平來我再請你，陳子布握着他的手，還想說什麼時，佩珠站在身後，那兩隻秀眼，只管不停轉着烏眼珠子，於是他就只管含笑將計春送出大門口來，計春看看手表，已經

有七點多鐘，趕那越晚車上天津。時間是綽有餘裕的，因之到了大街上，進了一家小飯館，找着屋角單獨的一副座頭上坐下，要了一壺酒，兩碟菜，自斟自飲的，帶想着心裏，他望着手上的玫瑰酒，心想我現在可以喝這樣好的酒，又望了盤子裏的乾燒鯽魚，心想我現在可以吃這好的菜，假使我在北海投水死了，現在可就伏在泥坑裏，滾着泥球了，這樣看起來，爲人還是要奮鬥，天下只有奮鬥的人，有成功的希望，我自從作牧牛的孩子，混到了現在做一個摩登少年，這都是奮鬥來的，那時候的艱難困苦，要勝過現在百倍，那等困難，我都奮鬥過來，現在我穿得這樣好，吃得這樣好，身上又有錢，怎麼我反是不能奮鬥呢？幾杯熱酒下肚，他的膽子就壯起來了，自己挺着胸，用手輕輕的拍了幾下桌子，口裏低聲喊着道，奮鬥奮鬥，決計奮鬥，現在的青年，我什麼也不怕，抬起手表來看看，已經是八點多鐘，這就快到上車的時候了，自己不再猶豫，坐了人力車子，就直奔東車站，他到了正陽門，看見那巖峨的箭樓，燦爛的電燈，都現出這美麗的世界來，他心裏又想着，眼面前這些東西，不都是人力造出來的嗎，只要肯努力，世界都可以改造過來，這樣小小的困難，算得了什麼，他憑空想得了奮鬥兩個字，精神突然的興旺起來，於是在這種奮鬥的精神裏，就搭車上了天津，當晚到天津業已夜深，便住在旅館裏，次晨一早起來便跑到天津報館裏，去打聽余何恐的下落，日報館當然是晚上辦公的，計春趕到那裏，只有營業部的人在辦事，問起余何恐來，大家都回說不知道，計春又問余何恐什麼時候到館裏來，那營業部的人，答復的更決斷，說是沒有這樣一個人，這可讓他大大的失望了，想了一天一宿的奮鬥，到了這時，奮鬥從何處下手呢，他無精打采的，回到了旅館，便有十點鐘了，若是在這裏還猶豫兩小時，便又要給一天的旅館錢了，但是不猶豫的話，難道就這樣空了雙手回北平去不成，到了北平去，

又在那裏安身，回公寓去，令儀找着了，放過我嗎，他下了那一番的奮鬥決心。到這時又迷惑了，回北平以是無可交代，住在這上等旅館裏，又把什麼來交代，他也想到報館裏編輯先生，有的是在晚上辦事的，那麼不妨晚上再到天津報館去一趟，縱然在旅館再住一天，好在是個小房間，每天只兩塊錢房錢，身上還有幾十圓藏蓄呢，便是花了也不打緊，這樣想着，心裏又坦然了，由早上十點，到晚上，這時間太長了，怎樣把這時間消磨過去呢，曾聽到人說，天津落子不錯，到了天津來了，也要嘗嘗這落子的風味，於是先在市場逛逛找了一家飯館吃了飯，混進落子館去，到了落子館裏坐定以後，這才明白，原來不過是幾十個妓女，在小台上，每人清唱一段下去，聽了二三十個人唱過，實在感不到興趣，這時已經有了兩點多鐘，去電影院趕第一場電影，却也正好，因之出了落子館，忽忽的又到電影院來，看完了電影，時間還不過五點多鐘，又在各市場上兜了幾個圈子，吃過了晚飯，好容易才熬到了七點鐘，他心裏想着，這是最後一着棋子了，見了報館的編輯先生，無論如何，要把他余何恐的住址說了出來，他二次到了天津報社，便指明了要會編輯先生，傳達室的人，就答復着道：編輯先生沒來，計春問道：什麼時候才來呢？傳達道，不一定，反正是早着啦，計春這次又算是白來了，站在傳達室門口，再想問兩句時，那人檢檢理理，檢好了一束信封稿捲之類，就起身進裏面去了，計春呆呆站立了一會，不知怎好，但是奮鬥那兩個字，立刻在腦筋裏又泛映出來，他想着，編輯先生今晚總是要來的。回頭我再來一趟好了，這一點兒麻煩都不能忍受，我又奮鬥些什麼呢？他在極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自己又回到旅館去了，但是回到旅館之後，一無人談話，二又無書可看，十分煩悶，想着，九點鐘還有一場電影呢，看完了這場電影，再去奮鬥罷，他並沒有想到余何恐的住址，未必打聽得出來的，在十一點

多鐘，他隨着許多看客，出了電影院的門，第三次，又到天津報來了，這一次，傳達倒不說編輯先生沒來，就告訴他，這是工作時間，編輯沒有工夫會客，有事請寫個紙條，可以讓編輯先生用書面答復，計春却不一定要見編輯先生，只是要知道余何恐的下落就得了，於是用自來水筆，在自己名片上寫了一行字道：鄙人係余何恐先生的學生，由平來訪，請示余地址，傳達看了看，拿着進去了，不到十分鐘，他就拿原名片回來了，交給計春。上面用紅水筆加寫了兩個大字不知，這一下子，猶如將一瓢冷水，向計春劈頭澆了下來，拿住名片，半晌作聲不得，許久才道：怎麼不知道呢？余先生不是常在你們報上發表文章嗎？傳達板了臉，冷冷的道：那我們說不上，計春本來是心裏慌亂無主張，又碰了傳達這樣一個釘子，心裏頭可就更亂，張口結舌的問了那傳達道：報館怎麼寄稿費給他呢，傳達依然板着臉，回答那三個字，說不上這三個字比什麼辨論都厲害，讓問的人，不能再向下說了，計春沒有那種力量，非過得傳達說出來不可，也就只好垂頭搭腦回旅館去了，他在旅館房間裏想着，我就這樣回北平去嗎？那當然不能夠，這旅館住下去每天不吃不喝，也要兩塊多錢，這如何可持久？奮鬥奮鬥這都是胡說，從何而奮鬥起？人生真是苦惱，多活一天，就要多受一天苦，人總有一日許死的，與其這樣苦聽的掙扎，倒不如死了乾淨，報上登着有許多人沒有辦法，就在旅館裏開房間，吃安眠藥自殺，論到我現在，往那裏都走不通，那末，這倒是一個了結的辦法，要不然就丟了面子去和令儀求情吧？令儀縱然不念我以前的過失。難道他還能夠和好如初嗎？自然，求她幫助在北平念書是不可能了，馮子雲先生幾乎和我成了仇人了，這個時候去要求他，那也是自找釘子碰，那麼回到安慶去，但是我自己宣言脫離家庭了，難道這個時候我反而回到家庭裏去不成，既全不是路，只有喝安眠藥水死了的好，計春奮鬥了幾天

幾晚的結果。現在還是走向自殺的這一條路。他本是坐在一張小沙發椅上的，跳了起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周計春。你有什麼臉面見你父親，你父親爲着你受了多大犧牲，你就這樣的報答他？死了罷，死了罷，到了這時，他自殺的念頭，又跟着轉深起來，於是兩隻手插在西服褲袋裏，又在屋子裏打着轉轉，抬起頭來向屋頂四週看看。他想着，我會死在旅館裏：這是想不到的事，我會快在天津，更是想不到的事，可是話說回來了，若不是陳子布那小子撒謊，我怎會到天津來呢，假使我不自殺，必須要報這個仇他心裏繼續的想，脚下也就繼續的走，最後他又想到了，我若是要報仇的話，我必須掙氣活着，我身上還有二三十塊錢，總可以過動幾天，在這幾天之內，我再想法子好了，我能活着一天，就活着一天，想着這裏，就把袋裏一卷鈔票掏了出來看看，大概還有三十圓以上，同時又看到手上還有訂婚的戒指，心想把這訂婚的戒指拿去換了，也可以換個一二十塊錢，維持得幾天，那麼，在我又何必自殺呢，有道是人有旦夕福禍，說不定這在幾天之內，我就可以找出一點福氣來，現在就死，那倒是死早了，在他這一番轉念之後現出突然決心要死，又二次不死了，既是不死了，索隆坐下來，想個出路罷，於是坐在沙發椅子上用手撐了頭，慢慢的想着，坐在椅子上想心事不算，復又橫躺在床上，蹣起一隻腳來，顛之倒之的，只管想，兩隻眼睛，望了天花板只管出神，最後，他由床上跳了起來，口裏叫道有了，於是在桌子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來，放在桌子中間，擺好了筆墨就寫起信來，信紙雖是直格的，文字却是橫寫的，那信是

何恐先生，請你恕我冒昧，忽然寫這封信給你，因爲我常讀你的作品，是你手下一個信徒，爲了有這信徒的資格，所以在這方面，就斗胆寫信給你了，我是一個有熱烈感情的青年，同

時我是不明社會黑暗幼稚分子。於是我成了個迷路小羊。我在你作品中，看出你是個有血性的男子，必能指導崇拜我的青年。現在，請你允許我一見。作五分鐘的談話，五分鐘的談話，在先生沒有什麼損失，可是對於我就受惹無窮了，我爲了此事，特地到天津來的，現時住四方飯店三百零一號，以三天爲期，靜等先生的回示，祝你康健！，你的信徒周計春上，他寫了這封信，在這封信上寫着天津報社文藝欄轉交，而且爲了令人注意起見，注明是快信，在日一早，就親自送到郵局去發了，他自己也明知道這是極不可靠的一個方法，自己親自到報館裏去找余何恐還不會得一點消息，平白的寫一封信去打聽，那能得着什麼結果，便是余何恐肯和我見面，能不能告訴我陸情美的下落，那還是個問題，事到於今，也就只有過一天是一天，不，簡直是過一小時，算一小時，計春發了信回旅館來，算是辦完了一件事。自己又坐到這小房間僅有的一隻小沙發上去，手撐了頭慢慢的想着，在旅館裏除了想心事，並沒有別的事情來消磨光陰，除了想心事而外，只有看報，所以他在胡思亂想之後，便是看報來消遣，等買報的來了，他買了四五分日報，放在茶几上，然後一分一分拿起來看看，看來看去，却看到了許多電影廣告，於是將報丟了，跳起來道，快樂一時是一時，看電影去，他說着，洗過一把臉，將衣服又撲撲灰，然後對牆上懸的鏡子照着，向影子笑着點點頭道。發愁也是無用，看電影去罷，說着還抬起手來在呢帽沿邊揮了一揮，作個很滑稽的樣子，表示他心裏頭是空空洞洞的，其實這屋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他就是不這樣的表示。也沒有個疑心他心裏如何。他因爲所走的路子越求越窄了，又想到徒自發愁無益，所以在這幾天下午，他越的放浪形骸，儘量的玩，看完了電影，就去吃館子，吃完饭，便又去聽戲，回旅館的時候，已經十二點有餘了，一個人由早上工作到晚，固然是感到疲倦

，可是由早上遊戲到晚，也是會感到疲倦，所以屏開被褥，到上床上，就睡着了，他雖睡着，自己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却聽到臥室門，咚咚的打着響，抬起頭看時，却聽到茶房叫道，周先生，還沒有起來嗎？有朋友會你來了，這不由計春不感到奇怪，天津根本沒有我的朋友，更有誰會知道我在這裏住着呢？正如此奇怪着，却聽到房門外有帶南方口音的道，是這號房間裏嗎？不要錯了吧？計春這就料着是找錯了房間的，於是披衣下床，開了房門。只見一個穿青呢西服的，戴着黑絲絨帽，架了寬邊眼鏡，口袋上穿了一管自來水筆，看那樣子，是一位很時髦的男子，不過年齡却到三十歲以外去了，計春正在向那人打量，那人取下頭上的絲絨帽子，露出一頭油亮漆黑的頭髮，早是帶了笑容，搶着進門來了。他笑向計春道：貴姓是周嗎？我是余何恐！計春腦袋一顛，正象徵着是心裏一跳。但是他立刻滿臉堆下笑容來，哦哦了一陣。茶房見是沒有錯誤，就自己去預備茶水。計春因為還穿着小衣踏着鞋呢。口裏連說對不起，忙着穿衣服和洗臉，余何恐倒不拘束，自在沙發上坐下，笑道：不要忙，我既是自己找上門來的，不一定要限定五分鐘的談話，就是五十分鐘，那也不要緊，他說着話，自取下帽子，在牆壁上衣鈎上掛了，又在身上取出個銀製的烟盆子來，自點着火，架了腿坐着抽起來。計春一面穿衣洗臉的時候，一面已在那裏想着，在我讀他那許多平民文學創作的時候，以為他必是一個穿藍布短褲褂的青年，却原來是這樣一個漂亮人物，那麼他和陸情美要好，那是可能的事……或者他到這裏來，陸情美已經知道了？於是他心裏那塊石頭，不覺落了下去，精神也就振奮起來了。

第三十一回 一客登堂牧童堪作範 三餐斷火名士更無家

這位余何恐先生來拜會周計春，果然來得有些突然，可是並非計春理想中那樣來的，當計春趕忙漱洗完了，向他鞠着躬，坐下之後，少不得說了一些景仰的話，余何恐就不等他說出原因，先就笑道，我新出的那本烈火，你看過嗎？他說時，點了一根烟捲抽着，噴出兩口煙來，又搖了兩搖大腿，似乎對於那本新著，很是得意，但是計春對於他的著作，雖是在刊物上看得不少，可是這本烈火，却未曾看到，而且這一程子，沉迷在女色裏面，絕對提不到書本子上去，便是烈火這書的名字，也不曾聽到。那裏看過這種書，不過既要恭維人家，就不能這樣實說了，便點着頭道，看過的，文章太好了，余何恐道，你對於這書，有批評嗎，當然，你不能爲這事要見我，你是對於文學上有什麼疑問要來問我的嗎，我看到你的信，太懇切了，認爲你是一個同志，所以不回你的信，直接就看你來了，計春於是站起身來，說是不敢當，余何恐道，你有什麼疑難的事要我幫忙，你只管說，大概不爲的是什麼經濟問題吧？計春本來想把陸情美的事，逕直就說出來，無奈人家一來之後，盡說的是些正大題目，不便向這一方面談，只好改了口道，倒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困難，因爲崇拜余先生的學問，很想見見，不想余先生那樣客料，倒來先看我，這真是平民化，余何恐聽了這話，就不由得深深的笑着，將鼻子兩邊的斜紋，笑得印出很深，他吸了兩口煙，微笑道，你就爲了見我到天津來的嗎？計春頓了一頓，半低了頭道：我還來找找一位陸……陸女士，余何恐身子起了一起，笑道：哦！啊！爲了女人，陸女士是那個學校裏呢，計春道：我並非爲了別的，她經我的手借了人家一樣值錢的東西，我要在她手上討回去，她……她是一個舞女，叫情美，他說着，很快的看了余何恐一眼，看他聽了這話，情形如何，他聽了之後，對於陸情美這三個字，好像沒有什麼印像，淡淡的笑道，你怎麼會認識一個舞女呢，這可奇怪了。我雖然喜歡

上咖啡館，也並不帶着八股先生的臭味反對跳舞，但是對於入舞場買舞的這種舞法，却未敢苟同，因為這是毫無顯赫的，乃是一種買賣，對於跳舞的本旨，離開得很遠，計春一想，心裏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幸是自己不會把話完全說了出來。要不然，必定受他一頓教訓，他根本就反對舞女怎麼會認得陸情美呢，於是答道：我不是在舞場上認得她的，是在朋友家裏見着，由朋友介紹認得的，我認爲這種女子，雖然是在社會上頹廢青年，但照她本身說，也有可憐的地方，他……：一面說着，一面偷看余何恐的態度，見他抽着烟捲，却有些微微點頭的樣子，似乎表示自己這話可取，這才接着道：因爲如此，所以我對於他，也就當着平常朋友看待，其實……：余何恐擺了兩撇手笑道：這一層你倒不必去解釋，我很了解，一樣值錢的東西？是一樣什麼東西呢？計春說到這裏，也就把情美騙取鑽石戒指的事略略說了一說，却不說令儀是自己的未婚妻，也不說和陸情美發了什麼關係，余何恐聽着沉吟了許久，微笑道：那麼你到天津來是逼上梁山，你若是找不着這位陸女士，回去不回去呢？計春覺着這是透露口風的一個機會了，便說不回去了，打算另謀出路，說到這裏，余何恐少不得就盤問起他的歷史來，計春知道那種大文豪，對於農工是表示同情的，就把自己真正的歷史說了出來，余何恐突然兩手一拍大腿，喊道：好極了，同時就伸出手來向計春握着緊緊的搖撼了幾下，笑道：我在需要一個由農村裏出來的人作朋友，你來找我就好極了，我現在想編一本三幕劇，題目是牛。我很想在這篇劇本裏，把農村經濟奔潰的核心來把握住，只是我沒有農村生活經驗……：不過我當年教書的時候，也曾到鄉村裏去考察過幾日，但是無論怎樣細心體會。那也不過表面上一種視察罷了。你既是當過牧童的，關係這種題材，當然是能夠供給的，你能不能和我合作？計春這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這樣名揚全國有權威的作家，居然要和自己

己合作，這可是幸運了，便笑道：我並沒有什麼本領……余何恐連連搖着手道，我不需要你什麼本領，只要你是一個農村裏出來的人，這就什麼都夠了，你住在這旅館裏，濟經上如何負擔得起？你就搬到我家裏去住罷，老實說，我家裏那種舒服，不會差於這旅館裏的，你帶有行李沒有，計春說是沒有，余何恐就叫着茶房進來，叫他把這號房的帳目結了，便向計春道：你這就同我一路走，用不着客氣，計春真想不到一個新交的朋友，到有這樣乾脆，這事過於順適，自己倒有些疑心了，便站着笑道：恐怕我不能給余先生多大的幫助，余何恐道：我請你同我去，你就同我去好了，我這人決不知道什麼叫作虛偽的，計春聽人家說得如此乾脆，若是不去，倒反映着自己虛偽，而況自己除了這樣作去，也是沒有第二條路子可走的了，當時也就不便再說什麼，跟着余何恐走去，到了他家，却是在上海弄堂式的所在，一童小小的洋樓，屋子外面，短磚牆和鐵柵欄，圍住了一個小院子，裏面有兩塊草皮，和幾盆花木，順着鐵柵門，有一條洋灰泥路，向外開的兩扇玻璃門上卦有兩幅花綢窗簾，一眼望到，便會知道這是一家租界公寓，或買辦階級的人家，却不料余先生會和這種人住在一處，余何恐剛剛是推開那鐵柵欄門，那玻璃門打開着，就有人在裏面，叫着相迎道：余先生回來了，回來了！計春向前看時，却是三位燙髮長衣的女郎，登着高跟鞋，嘻嘻哈哈走了出來，隨後有兩個穿長衣，兩個穿西服的青年，也就笑着出來，在走廊上就把余何恐包圍住，笑問道，余先生一早就到這裏了，我們還等着余先生買點心吃呢，余何恐笑着將兩手亂搖道，別忙別忙，我給你們帶一個戲劇顧問來了，這一回上演，或續一定可以辦到九十分以上，信不信由你，說着，手上拿着帽子，亂搖着走進屋子去了，計春跟着他走進了屋子，却見地板是油光的，天花板是雪亮的，寸來厚的織花地毯上，陳記着藍絨的沙發椅子，圓桌上蒙着藍

綢的桌圍，上面放的茶具，細景瓷描金的。煙灰缸也是景泰藍的，總之，在歐化中摸要顯出富貴氣來。但這好像是還是預備那平常一種人來坐的，在這時，他推開旁邊一座門，側了身子，將手連指兩下，眼睛向計春望着，那意思自然便是讓計春進去，計春到裏面看時，有寫字檯寫字椅檯長長的絨面沙發睡榻，桌上放着石膏的維納絲裸體像，壁上也是大幅的裸體畫，在這寫字，對面，有幅油畫，畫着一個小孩子牽了一頭牛，下河去喝水，那小孩子全身一絲不掛，赤條條的，兩腳站在水裏，彎着腰用力牽了那繩子，牛却不肯聽話。四腿前撐，身向後挫，繩子縛在牛角根和牛脖子上，牽得畢直，余何恐將手指着那畫道，你看看，這畫畫得如何，完全是力的表現，就是那個穿西服的密斯脫曹畫的，計春對於藝術却是外行，便點頭說好。余何恐自坐在寫字椅子上，叫計春在旁那椅子上坐下，他笑道，我們先且作十分鐘的談話，看看，我們能不能合作，我的戲劇，是看了這畫有所衝動的，也想找這樣一個小孩上演，計春道，孩子的，褲子是要穿的，余何恐道，我也知道褲子是要穿的，但是我想在窮得，褲子都沒有了，這一點上着力，計春笑道，鄉下人一件衣服打七八個補釘，那倒是有的，在門口河裏洗澡還要挨罵呢，放牛不穿褲子那不行，余何恐道，我覺這畫不錯，據你說是具體錯誤了，計春微笑道，這畫實在錯了，縛牛的繩子，不是縛在脖子上，余何恐道，上街來的牛，我也看見過的，好像是縛在牛頭上的呀，計春笑道，牛頭上怎樣繫繩子？牛的力氣很大，繩縛在牛頭上，一個小孩怎樣牽得動，余何恐用手摸摸頭，吸了一口氣，想道：莫非像馬韁繩一樣，啣在牛口裏，計春道：不，牛的繩子，是穿在鼻子眼裏的，余何恐兩手按了桌沿，睜着眼向他看了道：奇怪！牛繩子是穿在鼻子眼裏的，那怎麼的穿法？計春道：在牛小的時候，就要把它兩個鼻子眼打通，在這眼裏，有用鐵圈的，也有用小木拴的

，譬如說木栓罷，一頭大，一頭小，小的由左眼穿出右眼去，繩子就緊在栓子小頭上，一拉繩子，牛的鼻子痛，他就不能不跟着走了，要不然，你請想，那樣一個大東西，小孩子怎樣牽得動呢？所以小孩子放牛，就怕牛鼻子斷了，這個東西斷了，牛就滿山滿野的跑，沒有幾個人是不能把它鼻子栓好的，余何恐聽了他的話以後，沉思了一遍忽然兩手一拍，站了起來道：對了對了，是這樣的放一定是這樣的，他說畢，笑着跳了起來，打開這房門，拍着手笑道：你們都來，你們都來，關於牛，我有新的發現了，在他這話說過之後，那些男女就一陣風似的，擁了進來，余何恐指着一位披長頭髮，打黑領結的西服青年笑道，密斯脫曹，你錯了，牛的繩子是穿在鼻子眼裏的，不是縛在牛頭上的，那魯斯脫曹，不由的臊得兩臉通紅，就正着臉道，牛的繩子，他有綁在頭上的，何況事實是事實，藝術密藝術，那原來不能一律而論的，余何恐倒不和他辨駁，却掉轉臉向大家道：有了這位密斯脫周，加入了我們這個團體，就給我們的幫助不少，今天晚上，我們可以開一個談話會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對於農村生活，思想描寫，而又不敢下筆的事情，都寫了出來，談話會的時候，我們就輪流着來問他，他知道的自然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復，就是不知道的，也可以給我們一些旁證，總比我們那想當然耳的好一些，他這樣說着，除了那位青年藝術家而外，大家都一致贊成，計春看他們以余何恐爲首，都很熱烈的向自己表示好感，這却不能道人家是有什麼假意，自己是個牧童孩子出身，向來是到處隱瞞着的，却不料到了這種地方，竟是如此受歡迎，看看這余先生的起居飲食都是很優越了，在這裏住下，目前自然是不成問題，就是望將來說，有這樣一位名教授相認識，比馮子雲總要高過七八倍，託了他的力量，總可以找一條出路，他到了余何恐家裏，他是更覺得腳踏實地，心裏又寬慰許多了，心裏既是愉快着，自然臉上也

就帶有笑容，其中一個女生看到，向他連看了兩下，兩個酒過兒一旋，便向計春笑道：密斯脫周，我本想寫一封信說，題目是鄉村一女性，大意說他要抵抗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能婚姻，走進都會上來，後來在都會上受到了許多波折。還是回鄉村去，找她的TOMMY，說道這裏，她臉上帶了一些笑容，說出這樣一個英文單字。接着笑道：密斯脫周，你看這樣佈局好不好？計春笑道：好是好的，不過鄉村女子，他們決不會這樣辦，余何恐笑道：我們不要先把已成之局來問他，要不然便是這個玩意，該是，用手指了那幅水彩畫，比如說罷，我們要說四川預徵錢糧已經到民國七八十年，我就很疑惑，若是一家每年應該完納三擔糧，七八十年，要納二三百擔糧，將全縣全省的農人，這些糧食，算起來就可驚異了，他們預徵去了，怎樣的變錢用？又堆積在什麼地方，遇到一個問題。我們不能照理想去寫，必定要攷量一下子，計春道：余先生這話，根本有點錯誤，錢糧不過是個名稱，是拿錢折合的，並不是真把糧食送到公家，而且官來徵糧，也不能一次就預徵七八十年，這不過不分年月，徵得次數太多，就預徵這些個年了，余何恐拍着手笑道：你看，我們所想得新鮮，而頭頭是道的事情，全是一樁錯誤，密斯脫周加入我們這個團體，這個忙就幫大了，說着，他用手連連拍了幾下，他這樣說着，也不過是平淡出之，可是在場的這些人全是笑嘻嘻的，臉上表示着一種羨慕之色來，計春看到大家這樣對他表示好感，他也就越發的得意，把這幾天所忍受的痛苦，他都忘記了，不過他心裏也就發生着疑問，陳子布何以介紹他給我，他邀了這整羣的男女在家裏起鬨，這是什麼意思。他這種鋪張，大概每月花金不少，他的錢從何而來的呢，不過這也是人家生活一種秘密，不是隨便就觀透得出來的，於是他雖安然的在這裏住下了，却也是遇事留心，這一羣男女和余何恐談談說說之後，接着也就在一處吃午飯，余何恐雖是不

曾育太太，便是他這家庭裏，有女僕，有厨子，在各廳的另一邊，設有飯廳，開出來的菜飯却是非常的豐盛，大家吃吃喝喝之後，有的約着去看電影的，有的約着上書店去買雜誌的，剩一個不曾走的就在客廳裏沙發上躺下睡覺。余何恐自己呢。連計春在坐，一概不理會，買了一大包花生仁，放在茶几上，他又拿了一本英文雜誌，躺在那軟榻上看，左手拿書，右手隨後由茶几上抓著花生仁向嘴裏放進去，吃花生仁的時候，必定還用兩根指頭，將花生仁搥搓一陣，因此將那上面紅的薄皮，灑得身上，絨面睡榻上，織花地毯上，無處不是。計春自很感到無聊，可是在人家看書的時候，又不便去打攪人家，也就只好悄悄的走進書房裏來，抽了兩本書到客廳裏去看，但是余何恐只看書，自嚼花生仁，對於他的行動，並不注意，看書的看書，睡覺的睡覺，這樣安靜了三四小時，到了下午六七點鐘，那些人男女都回來了，除原數不算而外，又增加了三四個人，那些青年男女，倒很是酒脫，並不要什麼人介紹，就交談起了，還是先前那個問話的女生發起着道，余先生，我們這個小組裏面，加入了密斯脫周，這是我們大家的榮耀，依着我的主張，今天晚上，我們應當喝一點酒，以資慶祝，余何恐用手摸了嘴道，你們知道我剛是忌酒三天，怎麼又把酒字來勾引我呢，好罷，今天晚上，歡迎密斯脫周，再喝一回，下不爲例了，他如此一說，大家又哄然的笑了起來，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果然預備了酒，余何恐見了酒之後，也格外有精神，一面喝酒，一面談些散文和戲劇問題，不想同席喝酒的過多，有兩位女同志，醉的不能走，就睡在他床上，他歪歪倒倒的，走進臥室去，却夾了一條俄國織絨毯子出來，站在客廳中間，捲着舌頭道，這沒有關係，那裏不能睡覺，他一面說着，一面就坐在地毯上，抓了沙發椅上的靠墊，在茶几脚下放着：當了枕頭，人就在地板上躺下去，自己牽了俄國毯子在身上蓋着，伸了個懶

腰，就閉上了眼睛，不但那些未起閨的男女學生他不管，便是接來的新朋友周計春，他也不管，後來大家走了，只剩計春一人，他留着吧？又不知在什麼地方睡，走吧；又不知向那裏去好，只得抽了一本書，在書房裏看，不想余何恐睡了之後，竟是鼾聲大作，直到十二點鐘，他還不曾醒過來，計春沒有法子。只好自在那張絨面的軟榻上睡了，當他睡到那軟榻上的時候，看到牆上懸的一疊日曆浮面的那張，乃是十日，直待那張日曆撕到二十日的時候，他依然還是在這軟榻上睡着，自然，這種生活，未免不上軌道，把他要找出鑽石戒指去見令儀，但是天天這班見面的朋友，他們都以現代青年自許，天天說那些和他們同樣的青年，是沒落了的人，計春想着。若是不和他們同樣，那也就沒落了，十幾歲的人青春活潑，怎樣可以沒落下去呢？所以他在余何恐家裏住着，有吃有喝有朋友談話，或者遊戲，混混一天，也就忘記了一切，可是有一天上午，發生了恐慌了，有七八個青年，都在余何恐書房裏談話，研究一元論和二元論，看看太陽驪過了窗子第二層玻璃了，應該是十二點鐘了，廚子沒有送點心來吃，也沒有送茶來喝，便有一個人告奮勇去找廚子，不料廚子不見了，女僕也不見了，而同時還發現了廚房裏的煤灶沒有生火，這人叫進書房來道，工友們，實在不容易對付，余先生出去了，他們無故罷工，計春道，倒不是無故罷工，昨天晚上我聽到他們和余先生要錢；爭吵了幾句，大概沒有得着錢就走了，余先生一早就出門去了，也不外爲了此事，一個女生笑道：別忙我還可以找到一些吃的，這廚子裏有余先生一盒巧克力糖呢，說着果然將書架下一架小玻璃廚門打開，捧出大半盒糖來，計春道：大家都有些餓了，糖怎樣吃得飽，女生又在廚子裏捧出一隻盒子來，搖了兩搖，笑道：這可以吃了，這是五塊錢一磅的西門餅乾，她說着，還不會放到茶几上去，早就有人掀開了，盒子蓋，第二個人憑空伸着手，

便抓去了一把，第三個人伸手來抓時，她却一閃，內到第四個人身邊去，那人索把餅乾盒子接過去了，大家正亂着呢，余何恐悄悄的推着房門走將進來，見大家在搶餅乾，倒也不以為意，可是他淡淡的笑道：家裏沒有廚子，吃館子去吧。大家齊齊的答應着道，好呀，我們就走呀，余何恐輕輕的搖搖擺着手道，慢來，這裏有個大問題，就是我身上一毛錢也沒有，那位身上有錢，先墊一墊，他一談到墊錢，大家面面相覷，其中兩位女生，臉上先紅了，計春道：我的十塊錢，昨天同余先生買了餅乾和巧克力了，也光了，余何恐伸手搔搔頭髮道，十二點多鐘了，米還不知道在那裏，怎麼辦怎麼辦？一個男生道：我們各人回去吃飯罷，其餘的人都附和着，應了一個嘔字，有兩個人感到似乎不大應付，口裏莫明其妙的，說了幾句沒有關係，但是雖然這樣的說着，各人悄悄的戴着帽子，慢慢的溜着走了，計春是無處可跑的，只有在書房裏站着，余何恐笑道：我不是開玩笑，今天真是身上光了，還有什麼可吃的嗎？說着拿過餅乾盒子一看，裏面却是連餅乾粉屑也不曾有，倒是那半盒巧克力糖，他們來不及吃，還有不少在裏面，他坐到寫字椅上，抓了兩塊糖在手上，慢慢的送到嘴裏咀嚼着，兩隻眼翻着望了窗戶，計春站在一邊，却沒有作聲，他將糖菓盒子推了一推，笑道？肚子餓了，你不吃一點，中飯固然是沒有着落，晚飯可也是沒有着落呢，計春道：肚子裏空空的，把這東西吃下去，恐怕會膩得更難受，到還不如餓着的好，余何恐口裏嗤嚼着糖菓，左腿架在右腿上只管搖撼着，看那情形，却很是自在，計春想道，這不是辦法，又喝又餓，就是脚踏在地毯上，身子坐在綠絨的寫字椅上，那又有什麼意思？可是這位余先生却一點不在乎，心裏想着，眼光射到他身上，就不住的緊鎖雙眉，余何恐道：你若是餓得難受的話，我到有個辦法在這裏，把床上那條俄國毯子，拿去當了，總可當得七八塊錢，將就一點，可

以到小館子裏去吃兩頓了。計春微笑着，可沒有答話，余何恐道：你覺得我這種算盤太不經濟嗎？其實爲人都是想不開，除了五官四肢，那一樣東西。是娘肚子裏帶出來的？用吃換穿的，用穿的換吃的，只要維持住了這條生命，身外之物，怎麼掉換，也沒有關係，計春道：不是那樣說，只要肚子飽就得了。又何必上館子。我身上零錢還有點，去買幾套油條燒餅來吃就是了，余何恐鼓掌笑道：這就好極了。給我也買兩套回來，空着吃糖菓，有點膩得難受，快去快去！計春倒不想他吃着巧克力的糖菓，對於油條燒餅，也是如此歡迎。於是笑着出去了，回來時，却不見余何恐，正疑惑是別處去了。他却兩手捧了一把瓷茶壺，笑了進來道：總算我有本事：你想，有了油條燒餅沒有一口熱水喝，那怎樣使得？因之我把那條舊的縐紗圍脖，送給了隔壁的小老媽，運動着她，找壺茶喝。她喜笑顏開，偷了他主人的龍井茶，泡了這樣一大壺，還許了我回頭再送開水來，泡熱茶吃油條燒餅，這可是人生一件樂事，他說着話，斟滿了一杯熱騰騰的鹹茶在手，見油條燒餅，用舊報紙托着，放茶几上，他把油條折斷了，將兩個燒餅一夾，張開大口，就咬着咀嚼起來，不消兩三分鐘，就吃個淨光。然後仰着脖子，端起茶杯，來個碗底朝天，吃喝完了，叫聲痛快，計春道：這樣看起來。余先生今天也是餓了。余何恐道：我今天七點鐘，就起來了，鬧到這時，怎樣不餓？不過我不便說，我要說出來，你受心理作用，更會餓了，乾脆！到晚上，你還是去買些油條燒餅來，不用作別的指望了，他如此說着，却也坦然。依然躺着看書，這天晚上。果然吃的是燒餅，次日上午吃的還是乾燒餅，但到了晚上，余何恐不能忍耐了，將俄國毯子當了，和計春在江蘇館子裏吃晚飯，並有南京鹽水鴨子和乾燒鯽魚，非常痛快，人生找錢最便利的法子，莫過於當當，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時候就有，余何恐既然學得了這個便利，於是跟着當長衫，當

被褥，賣韋氏大字典，到了最後。打算拍賣屋子裏傢具，讓房東知道了，說余何恐欠三月房租。不能讓他搬，他倒也並不抵抗，只用一隻小網籃，檢了一些書紙筆硯出來，屋子裏全部動產，都抵押給房東了，當余何恐當俄國毯子的時候，每日還有三四個人來在一處談話吃喝，等到當被褥的時候，每日至多來一兩人，現在已經是拍賣木器傢俱了，那裏還有人來？所以余何恐提了那隻小網籃，也並不想去找什麼人，就雇了兩輛膠皮車，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這旅館的組織，和北平的小客店也差不多，屋子裏只有一張大炕，一張小桌子，對於客人只供給燈火茶水。每日每人收住宿費二角，余周一人沒有行李。他們本不肯接待，余何恐進門就給了一塊二毛錢。算交了三天的房錢，這才讓他們住下了，計春雖是來自自由的，不怕受苦，但是跟隨余何恐的原因，以為他是個有權威的作家，必能找些出路，在這半個月之中，却是每況愈下，落到帶破網籃在大炕的小旅館，這覺得莽莽前途，又走上了黑暗之路，因之進這小旅館以後，坐立不安，緊緊的鎖着雙眉，斜靠了黑板桌子站定，但看余何恐，他却毫不介意，在網籃裏拿出一疊書本放在炕上，當了枕頭自己躺了下去，將脚架了起來，口啣半根雪茄烟，笑道：你不用發愁，今天晚上，你供給我的材料，我來開始工作，不，說來就來，馬上就動手，他說了這聲，人跳下了炕。將一張報紙。鋪在那黑板桌上，然後陳設了紙筆墨硯。坐在炕沿上就編起劇本來，一口氣寫了二張稿紙。復又放了筆，將放在窗戶台上那一小截雪茄烟，又檢了起來，用火柴點着，因為太短了，兩個指頭夾住放在嘴角上吸了兩口，才問計春道：現在該你給材料了，你說，你父親當佃戶時候，是怎樣受地主的為難呢？計春道：我們不叫地主，叫東家。余何恐道：不管是地主或東家罷，你就說是怎樣為難罷，計春道：為難倒也說不上，就是憑我父親的力量，和東家種了大小十邱田，約莫可以共三十擔稻

子，這三十石裏面，東家要去十四五擔，其餘是我們的了，可以說是平半分，東家是將他的佃價生利息，我們是用勞力，種子。牛，糞，換來這些糧食，此外，還有一季麥，與東家無分。是個戶獨收的，余何恐兩個指頭夾了雪茄，另一隻手，却去搔頭髮，躊躇着道：這樣說起來，却不至於……那麼，我們生活苦不苦呢？計春道：當然是苦，余何恐笑道：那就好，你挑苦的說，計春道：我們每日一餐飯，一餐粥，一餐雜糧，每餐一碗茶，只有鹽，沒有油，吃的總不算，我父親一件棉襖穿了十二年，蓋的被，這是娶我母親時候製的，衣服和被上面，總有一百個補釘，都是我父親縫的，余何恐道，你母親不理嗎？計春道：我母親早就死了，我父親很可憐，又作娘，又作老子，除了上田作工，還要來來去去，在家裏作三餐飯，等我睡了，偷着替我洗衣服，余何恐道：你老子這樣窮，那有錢給你讀書呢，計春頓了一頓，就把父親破產上城磨豆腐的話，說了一遍，余何恐道：你父親這不錯，你怎樣沒有提過，計春道：余先生不是說過，忠孝是腐敗的話，我說我的父親好處，怕人家笑腐化，余何恐默然，點了兩點頭，許久他才歎口氣道：這是過渡時代應有的現象，

第三十二回 紙上見凶音客窗陪淚 夜闌作小販雪巷驚寒

這是過度時代應有的現象，這樣一句話，在新人物感到腐化，或舊人物感到離奇的當兒，都靠它來解決了。像周計春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本來不容易答復，若說想念父親是對吧？余何恐向來是主張廢除家庭制度的。不合自己的主張。若說思念父親是不對的吧。剛才自己才誇獎了他父親幾句。這頃刻之間，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所以匆促之間，使出了他的老着，只說一句，這是過渡時代應

有的現象，計春對於這句話，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要完全明白，就當再問余何恐兩句，只是他正要忙於著作，不是說廢話的時候，也就不敢追問，余何恐繼續的需要材料，自己也就繼續的供給材料，而余何恐得了許多材料以後，文不加點，就去編他那三幕劇本，這個劇本，是在他腦筋裏經營了一年多的好作品，現在有了計春供給實在的材料，也就加倍的得意，到了次日晚上，他已把這三本幕劇的劇本，完全脫稿，計春住在這簡陋的小客店裏，在那昏黃的燈光下，看到人影如有如無，這已經是極不好的印象，加之人靜靜的坐在這裏，却有似燥非燥，似臭非臭的氣味，只管向鼻子裏送了進來，令人聞到，說不出來一種什麼不好受的感覺，余何恐真是一個平民文學家，他毫不在乎，他手上托了抄寫的稿紙，口裏啣着雪茄煙，靠那了桌子。在那裏校對，他忽然向計春道，密斯脫周，這一段對白，你看怎麼樣，以下是父親對牧牛的兒子說的，他說：這東家太可惡了，一塊錢買五斗稻的時候，他說不忙收租，只管放下來，現在稻賣三斗的時候，就一天來逼兩天次，他媽的……計春插嘴道：余先生你是把我父親作背景嗎？余何恐道：是的，計春道：他倒是老實，向來不罵人家父母，余何恐笑道：你也太老實了，這是描寫農人的口吻，與你父親何干？於是繼續的念着劇本道：只過了四個月，一塊錢多賺兩斗，越是有錢的人，越在窮人身上搾油，孩子你記着，有錢的人，都是不能和他合作，計春聽到合作兩個字，本來又想說不對，鄉下作莊稼的人，知道合作兩個字，作什麼解釋，不過他同時感想到這對白上兩句話，有錢的人都是不能和他合作。這可有些研究的餘地。除了自己這半年來，都是沾了有錢人的光而外，便是余先生，他終日的想找出幾個資本家出錢，開一所模範劇場，似乎也是找有錢人合作，就以過去而論，他住的那洋房子，終日吃喝遊戲，那錢並非是由窮人身上弄來的，這話又說回來了，假如是

由窮人身上弄來的，他就成了這劇本上的土豪，是在窮人身上榨油的了，那麼，無論他過去的錢，是由窮人身上來的，或者是由富人身上來的，都有不對。前者是借重富人，後者是剝削窮人，總而言之，是個只會消耗的寄生蟲，在計春這般沉沉思索着窮人富人合作問題的時候，百里路外，他的父親周世良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也沉思着這窮人富人合作的問題呢，他想着：憑了孔家大小姐勾引我的孩子，破壞了孩子們的婚姻，這個人是可恨的，但是自己病在北平，找兒子，兒子不見面，找朋友，朋友又走了，眼睜睜就要病死在小客店裏，幸得她不辭勞苦，送到這醫院裏來，而且花了許多的醫藥費，自從進醫院之日起，她每日都到醫院裏來探病一回，就在這上面說，這個人的心腸就不壞，假如是沒她，或者我已經死了，在鄉下我受着周高才的敲詐，我曉得有錢的人，是怎麼發財起來的，我已經恨有錢的人了，到了省裏，那孔大有，掛着孔善人的招牌，只是在面子上作些好事，若是得罪他，他拿出來的的手段，比不善人的還要厲害，於是我不恨有錢的人，我只是可怕有錢的人了，他正如此沉思着，房門推開了，令儀却伸了頭進來，她沒有說話，先就笑着，然後輕輕的走到床面前問道，老人家，今天覺得更好些了嗎？世良點頭道：好多了：吃過半碗掛麵，又吃過一碗牛乳，只是我那孩子，怎麼還不見面呢！醫生說：我應當在這裏還休息一個禮拜，我可是很找急，令儀頓了一頓，微笑道，不要緊的，他實在是跟隨着學校裏全體，到綏遠旅行去了，你老人家出了醫院，他就回來了，世良道，孔小姐，你雖是這樣說了好幾回，我怕你總是哄我的，不要是他有什麼岔事，已經逃走了吧？令儀搖着頭，同時還擺着手道：不不：我不能夠騙你這大年紀的人呢？這醫院裏規矩很重的，不能帶外面的東西進來，等你病好了出院，我再請你罷，我想那小客店裏，也不是安身之所，已經給你開銷了店錢，把行李搬到貴會館裏

去了，一切你都放心，世良這就抱着拳頭道：孔小姐，我何以爲報呢？令儀微笑道，你老人來不恨我也就得了，我還敢說什麼報不報呢？她提出了這話，世良倒有些不好意思，口裏連說着罪過罪過，也就敷衍過去了，但是在令儀心裏，却並不以爲得了世良的諒解，就滿足了的，她探完了病，却不回余子和家，却坐了汽車到本縣會館來，她那家裏派來的那位老賬房先生劉清泉，因爲他們的婚姻問題，糾纏在北平，始終還沒有走，於是令儀一直走到他的臥室來，進門第一句話，便道：老劉那報館裏把我們更正的信，怎麼還不登出來，你辦事不行，我自己去交涉，劉清泉爲了他小姐的事，也正躺在床上出神，聽了一聲喊叫，直跳起來，睜眼向令儀望着，倒發呆了，令儀紅着臉道，你瞧，現在我倒找了這樣一個累，花了錢不算，還要天天到醫院裏去陪小心，劉清泉笑道，那是小姐作好事呀，有什麼後悔的呢，令儀道：作好事？我花幾個錢也就完了，何必天天還到醫院裏去陪小心呢？這都爲了那段新聞引起來的，報館裏給我惹起了這樣大的麻煩，怎樣不給我登更正的稿子呢？這件事我得去問問，我一定要他們更正過來，她口裏說着，身子一轉，就要走的樣子，劉清泉只得搶上前兩步，將房門攔着了，拱了兩拱手道：別忙，小姐，我說實話，我沒有到報館裏去更正，因爲人家報上，沒有指出我們的姓名，我們去更正，那不是拖掃帚打火，惹禍上身嗎？令儀道：我的更正，不是對社會而設，是對周家老頭子而設，只要他相信，兒子不是爲了我逼走的，就得了，劉清泉道，這件事好辦，你交給我，我一定可以辦妥當了，在周世良沒有出醫院以前，你還是照舊的去看他，甚至我對他還要好些，我到了這時候，自然有辦法，令儀皺了眉道：我到了現在，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你果然辦得妥當的話，我有什麼不能依你，劉清泉道，那就好了，包你無事，令儀對於這位劉先生，認得閱歷甚深，向來也就信任的，他既

看到寄住在會館裏的同鄉學生，喜氣洋洋的進出，就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兒子身上去，自己初到北平來的時候，到公寓裏去看兒子，公寓裏只說同朋友出去了，若是同朋友出去了，沒有一去不回來的。而況我病在醫院裏，幾乎要死去，父子之間，感情向來不錯，他何以竟置之一邊，不來看我呢？令儀道他旅行去了，這話突然而來，有些靠不住，自己還是要到公寓裏去查查，當他的心裏這樣活動着的時候。劉清泉已先他一着。這就到會館裏來拜會他，一見面，老遠的拱了手向他笑的，周老板，你好。貴恙都痊癒了，世良怔了一怔，問道，你是劉先生，我往南方去了一趟，你還在北平，劉清泉一想，事到如今，也無須客氣，不如單刀直入就把這話說明了，且看他態度如何。然後說話。因之向他微笑道：你要問我什麼沒有走嗎？說時，伸起手來，揭開了帽子，搔了兩搔頭髮，又笑道：說起來，就是爲着你家令郎，世良猛然聽到這話，甚是不解，就望了他的臉，作個沉吟的樣子道：你先生在北平，是爲了我的孩子，劉清泉一點不慌忙，很從容將帽子取下，掛在牆上，然後緩緩的在一張靠背椅子上坐下了，笑道，不但是我在北平，是爲了令郎，就是今天到這裏來，也是爲了令郎，世良道：爲了他，他在那裏呢？他口裏說着，手上拿了一隻茶杯，想要和客人倒茶，站着呆了半天，沒有一個作道理處，劉清泉將一張空椅子拖了一拖，然後拍着椅子靠背道：你請坐下，有話慢慢的說，世良看了這情形，更是有點疑惑，兩手同時去扶椅子靠背，臉望人打算坐了，却忘了手上還拿着一隻茶杯，一疏神，那茶杯噹的一聲落在地上，砸了一個粉碎，劉清泉向他搖手笑道：周老板，你放心，沒有什麼事，不過我讓你明白這件事的根由，不能不詳細的對你說一說，世良這才覺得自己太心慌了，口裏連道，對不起，對不起！我

太沒有禮貌了，說着，連忙到外面去，找着掃帚簸箕，將碎瓦掃了開去，劉清泉還是將他讓着坐下，笑道：老人家你先不用着急，令郎雖是不在北平，却也沒有多大問題，我們小姐，更是對他只有好意，沒有惡意，只是他自己誤會了，他說了這樣一個話帽子，世良還是不能了解，只管睜了兩隻老眼去望着人，劉清泉自己在身上掏出烟捲來抽了，然後將計春和令儀兩度發生波折的經過，都實說了，最後聲明着道：這次他趁小姐不在家，把她一隻鑽石戒指拿走，雖然是值六七千塊錢，但是我們這位大小姐，說着：淡笑一聲，又道，她並不是丟不起這珍寶的人，她也並不追究，還是在她的朋友面前得了消息，知道他是追這個騙戒指的舞女去了，這事情不過個人私事，也不會經官，不知怎麼樣，就傳道新聞界耳朵裏去了，你看這個，說時，他就在身上掏出一片剪下來的報紙，兩手遞給周世良看，那上面有一行大字題目，乃是摩登少年失縱，在大題目之下，還有兩行小題目，既非失變自殺，亦非因貧私逃，只爲丟了愛人的鑽石，至原文就把這事紀得很長，中間有一段說：該生有未婚妻，爲皖省籍富紳之女，生一切用途，均爲女所接濟，不料生乃悖而入者亦悖出，在平又戀一舞女，將未婚妻所助之款，一律花諸舞女之身，近因將其正婚妻鑽石戒指一枚，帶之指上，出入舞場，以壯觀瞻，此鑽石價值約及六七千元，爲舞女所覬覦，遂於其迴腸盪之餘，設計騙去，女聞而大怒，將興問罪之師，生亦自知無面目見其情人，遂不辭而別，旅館中還有箱櫃被褥，均窮極奢華，其平日享用可知，且聞彼爲一豆腐店商人之子，年不過十七歲，有此境遇，而更加此荒唐，又更奇矣，世良對於文言文，雖不十分懂，但是這段文字裏面，並沒有用什麼典故，却十有八九可懂，兩手捧了報紙，抖顛着不定，望了劉清泉道：什……：什……：什麼，他丟了值六七千塊的東西，劉清泉笑着搖手道，我說了，我們小姐並不追究，世良道，那

縱，世良只管捧着那剪下來的一小幅報紙看，不知不覺的連連流下幾點眼淚來。溜在那報紙上。劉清泉以爲他必定有一番議論，或者追問兒子下落來於今並不說什麼，只是哭下來，這叫他來報信的人，很感到窘迫無話可說，世良灑了一陣眼淚，將報紙放下，自在袖子籠裏，抽出一條白布手絹來揉擦了兩隻眼睛，眼框子紅紅的就歎了一口氣，劉清泉除了安慰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因道：周老板，你一定明白，我們小姐決沒有法逼他，因爲他拿了戒指去以後，彼時就沒有見面了，世良搖着頭道，我不怪她，就是她要迫究，也是應當的，我不想辛辛苦苦的教導兒子念書，結果倒教出一個賊來，我怎不傷……他說不下去了，硬了嗓子，只管哽咽着，眼淚水比上次更來得兇猛，由臉上直流到胡子杪上，真個成了淚珠，向下滾着，他雖不哭出聲來，只看他上半身完全都在抖顛着，便可以知道他悲痛氣了什麼程度，雖然是想用話來勸他，却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勸他好，只好道，周老板，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何必這樣，世良抖擻着又流着淚道，兒子跑了，我雖是捨不得：這還在其次，作父母的，教養兒子，實在是無意思了，劉清泉道，周老板，我們上次見面，話就談得很好，有話我也不妨對你實說，我們東家，雖然只有一個姑娘，但是他樣樣可以依她說婚姻的事情，就不能依她，因爲我們老爺只佔了一個富字，可沒有佔上一個貴字，他很想靠有這姑娘招贅一個作官的姑爺進門來，姑娘和令郎談戀愛，這是他傷透了心的事情，最近他有一個電報給我，倘若她不把婚約解除。她就不要這個姑娘了。可是我們姑娘呢，他又把婚姻這件事看得稀鬆。好像結婚離婚，却猶如吃酒打牌一樣，隨時可以上場，隨時也就可以下場，以我看來，目前她雖然和令郎很要好，又未必能長久，到不如這個日子早就拆散開了，倒省了將來一場

波拚。周老板。川資方面，你若是短少了錢這到不成問題，兄弟準可以和你設法子，世良抱了拳頭，連連拱了兩下手道，多謝多謝，現在我明白了，孔小姐待我這番恩德，劉先生今天來到這裏的美意，都是極力的顧全着我，我周世良縱然不懂人事。自己的兒子，拐走了人家的東西，他畏罪潛逃。是自作自受。還有什麼話說？至於婚姻兩個字，我根本就不願意，我一個開豆腐店的人，和省城裏的首富作親家，那不成了笑話了嗎，現在我的兒子，又做出這樣沒有人格的事出來，難道還教人家大小姐婚配這樣一個蠢才不成？不過我這個小畜牲，若是沒有自尋短見的話，大概還在北平，我要在北平城裏等等，和他見上一面，說到這裏，就淡笑一聲道，不瞞的說，這回我到北平，下了個有來無去的決心，我家那小豆腐店，也盤給你們老爺了，我現在就是要回省去，也時餓死的貨，所以我到了這裏，走不走，都不吃勁了，劉清泉笑道，這個你放心，敝東家很相信我的話，若是周老板回南的話，那家舖子，可以退給周老板，也不用你拿錢來贖，作一筆帳記在那裏好了，世良苦笑着搖了兩搖頭道，我這樣大年紀，還那樣去苦扮苦掙作什麼，劉清泉見他一味的消極，絲毫沒有埋怨人的意思，更覺得這老頭子可憐，倒着實的安慰了他一頓，方才辭去，到了這時，周世良如夢初醒，才明白了兒子是真正的跑了，那孩子小小的年紀，一讓人家勾引壞了，就不成器到了這般模樣，這便要他同回到省裏去，他那裏還能吃從前那一番苦，只是更丟臉丟給鄉裏人看罷了，他的思想這樣變化之下，就沒有把計春的情形，寫了一個字回去，倒是切切實實的回了孔大有的一封信，說是計春已經離開了北平，欠下孔小姐不少的私債，他根本無面目見人，這婚姻是自然不能再談了，這不但是他的信如此寫着，劉清泉回給他東家的信，也是如此寫着，於是孔大有方面，心裏就算落了一塊石頭，但是天下事總是這樣不公平的，孔大有那方面，

是不念書，如今却是惦記着兒子的生命，是有是無？她第一個時期想着兒子，到公寓裏去打聽，第二個時期到公寓裏去打聽時，公寓裏帳房，却找了警察，將計春行李書籍點交給周世良，由世良提出物件來，折抵了房錢，到了第三個時期，他費的時間不短了，花的錢也不少了，却是無從去找兒子的下落，他自己除了把帶來的川資花光，便是計春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也都漸漸地變賣了，在他第一第二期等兒子的時候，劉清泉不斷的來看他，便是孔小姐也寄了口信給他，說是已進學校，不能再來奉看了，說話之間，隆冬已到，只聽那天空悽慘的西北風，吹過那屋脊外的電線，嗚！嗚！嘖嘖嘖！便讓人添了無限的悽惶，他住在會館裏臨院子的一間小屋內，窗格扇上的紙，除了變作焦黃色而外，重重疊疊，補貼上了許多大小方圓的紙塊，西北風由天空裏帶來的冷氣，撲着紙窗咕咕作響，屋子裏雖然有個小白爐子，那燈子裏冒出來的火光，還帶了黃色，好像也是在那裏作最後的掙扎，爐子口上，放了一把鉛鐵水壺，壺嘴裏，若斷若續的向外冒着熱氣，壺裏頭叮鈴叮鈴的響聲，也像聽得見，也像聽不見，世良找一把矮椅子，放在爐子邊，兩手撐了大腿，托住了頭，沉沉的想着，許久許久，才昂起頭來，歎了一口氣，然而他的頭向上昂，他臉上兩行眼淚，却是向下落着，回頭看看一張靠牆的小黑板桌子放了一大疊當票，將一塊破硯蓋子把當票來壓住了，桌子底下却放了一隻籐製的圓筐子，筐子口上繞了一條藍色板帶，筐子裏擁着一堆破舊的黑棉襖，在筐子邊下，放了一隻其大如拳的小玻璃罩燈，上面有個小銅鍊子，乃是預備提着的，這些東西，是作什麼用的，原來世良所有的錢，都爲了尋兒子，散傳單登廣告，花費得乾淨了，他想着，兩次破產，轉到了這個地方來，還有什麼臉面去

見同鄉，兒子不回頭，老子也就只好老死在北平了，但是住在這地方坐吃山空，怎麼能夠維持到永久？原來是想拉人力車，但是北平城裏的路徑不熟，而且在車廠子裏租車，還要一家舖保，自己就辦不到，繼而又想找家豆腐店去當伙計，然而豆腐店掌櫃，因他是南方人，又不肯用，最後，他便想作一個賣吃食的小販，但是北平這地方當小販的，真有一種唱歌式么喚聲，一個四五十歲的南方人，却無能爲力，可有一件，在他每晚夜深，不能睡着安穩的時候，大街人靜，在那小巷之中，有一種很慘厲的么喚聲送入耳鼓，這種么喚聲送入了耳朵之後，却在人腦裏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這種么喚聲，字數很是簡單，只是將硬面饅饅四個字，每字都拖得極長，並無別不技巧，世良以先聽着，不明白這是幹什麼的，後來才聽說，這是賣一種粗糙點心的，每晚上燈出來，賣到夜深，而且這種買賣，也就是夜越深生意越好，世良聽到，心裏就不免一醒，他想着，假使做這種生意，或者不難，而且是在晚上出來的，縱然是碰到人，彼此不認識，也就不至於難爲情了，在他這樣的計畫定了，就專心向這條路上走，不久，他打聽得了饅饅作坊所在，偷偷的置備了一套賣饅饅的傢俱，這傢俱就是饅饅作坊裏一個夥計賣給他的，而且把作這種生意一點小秘訣，也就告訴了他，因爲這個夥計，他也是賣饅饅的出身，所以在世良聽了，却是比較有益，在他這樣望着桌子下面那個舊籐櫃時，他已經作了這買賣有兩個星期了。那件破舊襖子下面，就藏有昨晚剩下來的幾個饅饅，他望了火，出神了許久，忽然自言自語的嘆了一口氣道：「不想我一個在南方做莊稼的人，倒跑到北平來賣硬麵饅饅，說畢，又嘆了一口氣，於是站起身來，在床舖底下，抽出一件老羊皮的背心來，這背心並沒有面子，也沒有扭扣，穿在身上，用一根布帶子攔腰一細，就算完畢了，然後把籐筐上的帶子在身上背着，再提了那盞玻璃燈，就悄悄的到在坊裏去

是白日無光，西北風刮着，愁雲慘淡，一直向人家屋頂壓將下來，本來在北方的天氣，縱然不刮風，人在冰冷的空氣裏走着，也覺臉上其冷如割，現在遇到這樣大的風天，只吹得人身子搖搖擺擺，向前兩步。還要隨後兩步，人只在胡同裏滾着走，好容易掙扎着到了作坊裏，批發了百十個饅頭，又到賣窩頭的攤子上，吃了五個窩頭，兩碗紅豆小米粥，肚子飽了，全身也有些緩氣了，看着街上，已是整排的馬路電燈，在寒空裏放出那慘淡的青光來，差不多的店舖，那關上舖門了，世良才聽到老手說，作這種生意的，不愁天氣壞，因為天氣不好，平常的人，都不出門，或在家裏燒大烟，或在家裏打牌，到了夜深，肚子餓了，這硬麵饅頭的聲浪，一聲聲的送入了人家的耳鼓，自然吸引着人來買饅頭吃，世良覺得昨天爭錢不多今天應當加倍的工作才可以撈本，於是專向那冷僻的街巷走了去，到了晚上十點鐘以後，在這樣風寒的天，路上已不看到有人走路，胡同牆邊的路燈，在枯寂的空氣裏，反是白光射目，在那白光中，飄飄蕩蕩的飛起雪片來，這雪片被風一吹，簡直成了雪煙，向人身上亂撲，那猛撲的程度，向人袖子籠裏，領圈裏，都鑽了進去，便是當世良張開口來叫着硬麵饅頭的時候，雪片值衝入他的嘴裏，讓他舌頭冰涼一下，世良戴着一頂線織兜頭帽子，這帽子好像一個袋，由頭上直套下來，連耳朵也在內，只有一個小窟窿，露着鼻子眼睛在外，在他這樣迎風走了去，口裏么喚着的時候，那雪花却不問人受得了受不了，只管向世良身上撲着，世良將籐筐背到右脅下，左手提了燈，右手插在背心裏，低了頭嗓子裏發出那蒼老乾燥的么喚聲，硬：麵：饅：饅：當他竭力么喚出來的時候，嘴裏呼出來的熱氣，立刻凍着成了白烟，在那手提的玻璃燈光裏，還可以看得出來，那裏小燈，提着略高於他的膝蓋只

看那燈上所照的黃花圈子或左或右，這也就以提，這可知道他的燈，是怎樣的搖擺不定了，燈是搖擺的，世良的脚步，也是走得前後踉蹌不定了，他走得雖是這樣艱難，但是世良心裏，他總記着，無論晴雪，每日必得到那公寓門口去繞上一個轉，他心裏這樣想着。或者有一天兒子回到北平來了呢，他必定要知道這公寓裏來的，這公寓裏幾房戶，誰知道我這兒子流落在北平賣餛飩了。那晚他聽到了我賣餛飩的聲音，必定會把這事告訴我的兒子，他若是個有人心的，能夠不來見我嗎？他如此計畫着，也並不感到他計畫的錯誤，照着每晚一趟的規矩，總是向那裏走去手上像天晚上的大風雪，他走得只管打飄蕩，然而他還堅決定了他的固有計畫，總然到那公寓前後去轉轉總怕兒子或者回來了，自己却失掉了相逢的機會，因之他忘記了一切困難，一步跟着一步，拋命的向那條路上走，當他到了那公寓的胡同裏，恰是由南迎面的西北風，挾了那如煙如霧的雪片，向人身上直撲將來。他被這風雪襲擊得太厲害，只得更彎了那向前鞠躬式的身子，以便減少這風勢攻擊的範圍，同時他嘴裏依然喊出那悽慘的調子，硬麵餛飩，他這種拚命的么喚聲，由寂寞的空氣裏，喊了出去，似乎有登高一呼的情形，但是不聽見一點回響，便讓人增加了無限的傷感，勉強的么喚了幾聲，並不聽到什麼聲音，自己也就不再么喚，順了人家的牆角，慢慢的走着，這却聽到嗚哩嘩啦，一陣又麻雀牌的聲音，抬頭看時，那牆裏人家燦爛如銀的燈光，由裏面向外反射出來，這可以證明裏面人家是一團歡喜，理想那裏面，必定是爐火燒得紅紅的，開水煮得熱熱的，大家在那幾百支的燈光下面說笑的鬥着牌，是多麼快樂！外面這樣大的風雪，大概是不知道的了，這樣看起來，天地生人，也太是不平等，我在外面賣硬麵餛飩，這種滋味，怎樣也讓他們試試呢，他心裏如此想着，向牆角裏一縮，縮在一個避風的所在，將籐筐子放了下來，向懷那龜住

了兩隻袖子，於是跪在地上，休息片時，大概是今天晚上太辛苦了，那病後不久的身體，竟是不能支持這風雪的撲擊，所以他到了這裏蹲下來之後，簡直站不起來，背靠了牆，緩緩的向下坐着，不由得哼了兩聲，這牆角裏雖然避風，但是不能夠避冷，世良雖是將兩隻手都插在背心裏面，但是這風雪裏面的溫度，却是特別的低，低得到零度下八度，世良將身體緊緊的蜷縮着以便取煖，然而那寒氣不斷的襲來，周身的肌肉，於是都擁起了疙瘩，由脚到手就篩糠似的抖着，本待背了餑餑筐子，起身再走，便聽到嗚嗚嗚帶着雪的風聲，又哭又氣的喊着，於是提了那盞小燈，向外照了一照，原來地面上雪厚數寸了，自己縮回牆角來，更是抖得厲害，最後心慌意亂，人竟凍糊塗了，彷彿聽到屋子裏有人說，火鍋子燒開了，吃了再接着打牌罷，又有人說屋裏火太大，捲起一點窗戶紙透點新鮮空氣進來罷，以後世良便什麼都不知道了，人依然是在那牆角落裏，

第三十二回 無路忍歸來幾番生死 彌留依老弱半夜淒涼

北平這地方，雖是雪夜十分嚴寒，但是有兩種人，無論如何，他必須出來的，其一是打更的更夫，其二是站崗的警察，所以周世良，賣硬麵餑餑，雖然是苦，但是總可以找着同志，在他藏在那牆角裏一小時以後，兩個巡邏警也由此經過了，雖然那屋子裏面，有牌聲送出來，這並不足以使巡警注意，因為這是一家作大官的人家，門牌消寒，這是人家關起大門來的私事，當然也就不得加以相干涉，只是有一件事，便把他們引着停住腳了，便是這牆角裏有道黃光放了出來，上前一看，乃是一盞玻璃油燈更在燈光下，發現一個餑餑筐子，還有一個人倒在牆脚下，一個巡警叫起來道：了不得這裏有了倒路的了，另有一個巡警也擠上了前，他是年歲大而又富有經驗的人，聽

着這話，就用手摸了一摸世良的鼻息，便道：不要緊，還有氣，趕快向區裏打電話罷。這時，巡警也顧不得警動打牌的人與否，便叫開了大門，在他們號房裏，借着電話，打到了區子裏去，在半小時以後，世良就由汽車送到了官醫院，在他醒過來以後，睜眼看着，自己已是躺在普通病室裏，他是住醫院有經驗，一睜眼就認得，心裏可就想着，我莫非是作夢。怎麼又到了醫院裏呢，他猛然間又不知是何理由，閉上了眼睛，仔細想想，他才明白了。這是昨天晚上出去賣餠餠。在人家牆角落裏，曾凍得身體不能支持，就這樣昏睡過去，原來又是死裏逃生了，睜開眼來看看，大夫和看護都紛紛的來問他。病體怎麼樣了。世良口裏雖表示着，好得多了，可是他心裏，却大為不解，一個賣硬餠餠的。北平市上有一個不為多。死一個不為少，在街上倒斃了，就倒斃了罷，爲甚麼一定要把我救活呢，他心裏這樣的埋怨着大夫，可是大夫却格外的多事，當他在官醫院裏診治了兩個禮拜之後，大夫對他說：你可以出院了。但是你在這一個冬天，都不能再出來工作，因爲你的身上，一點抵抗力都沒有，再要凍死路上，就不能救活了，周世良道，我要不出來工作，那來的錢吃飯，不凍死也就餓死了，大夫聽說，仔細一盤問，才知道他是一個孤身漢子，自然全告訴了警察，依然由警察將他送回會館去。而且找着了會館董事，說他不能再出去作晚上生意。會館裏當供給他衣食過冬，不然，就打發他回原籍去，董事聽了這話，當然也就添了一番心事，當時只答應再爲設法，又過了兩天，世良的身體，差不多完全恢復健康了，他向破桌子底下看看那堆煤球只剩了些粹粉了，再把床底下洋鐵箱子打開，裏面存儲的米，只好敷衍四隻箱子角，雖然自己還有兩三塊錢餘蓄，這又能夠維持幾天呢，爲了求活起見，這餠餠生意，還是不能不作。他又想着，這天在路上凍得昏死過去，只因那晚上大風大雪，豈能每晚真是那樣子的冷法嗎？他如此想着，

背着籐袋，提着燈，向外就走，當他走到院子裏時却有幾個同鄉，老學生，站在那裏，在兩個都穿了西服，脖子上繞了毛繩圍巾，手上戴了皮手套，肩上却掛了一雙溜冰鞋，還有兩個，是皮袍上再加了皮領大衣，不過這大衣却比皮袍子短了一大截。據說這是西服大衣，套在吾國衣服上穿，是最摩登的式子，其實穿這種大衣的不見得有置吾國衣服的長大衣不穿，不過是北平學生，穿衣服的一種辦法罷了，世良一看了這種裝束，便知道是學生，尤其他們把戴帽歪戴了，在帽子辮帶上了一塊學生的徽章，就表示出那活潑青春態度來，記得帶了計春初次來到會館的時候，就看到這一羣學生。現在他們依然的當學生，可是自己的兒子，就不知混到什麼所在去了。他心裏這樣的想着，望着那些人，自不免發怔。其中一個年紀最輕的，頭上戴了尖頂毛繩帽子，又架了大框眼鏡，活現出那淘氣的樣子來，世良想初見面的時候，記得他穿了短腳褲子，那淘氣也不下於今日，於是望了那少年只管出神，他却笑道：周老爹，你令郎進那個學校？世良知道自己父子這段故事，同鄉大概都知道的，他這樣問着，分明是有意譏笑，便道：唉！不要提起，那少年笑道，你只望你兒子念書，畢了業，就做老太爺，到現在還是背這破籐筐子，你那考第一的兒子，也是無用，還不如當年留他在家看牛呢，世良聽了這話，比用刀尖挖他的心還要難過，一陣頭暈，天昏地黑，人站立不住，和餑餑筐子手提玻璃燈，一齊向地面上滾了去，這一下子，把全院子人都驚動了，圍擁上來看着，有幾位年長有經驗的，說世良中了風，不能亂動，於是悄悄的將東西檢開，把他抬上牀去睡着，那個說幽默話的學生，以為世良中了風，完全是自己兩句話所刺激的，嚇得心慌意亂，立刻打了電話給陳會董，說是同鄉的周老頭子想兒子想得要死，趕快來一趟罷，當會董的人，就怕無主的人會死在會館裏，聽了這個消息，不敢露面，就派了他的兄弟陳仲儒來

了，全會館的閑人，借了這個題目，忙亂着有大半天工夫，方由醫生打了藥針，將他救活過來，陳仲儒等他神智完全恢復過來了，便到他屋子裏來，陪着他談話，見桌上放了餈餈筐子，看看桌上，又看看他的臉，這時，他兩顴骨高撐，嘴瘦削着尖了起來，那黃手背上，帶着粗如綿繩的青紋，正有些像雞爪，賣力氣的人，會瘦到這種樣子，那滋養不足的成分，也就大大的可想而知了，便道：周老爹，你的令郎，恐怕是不在北平了，你老在這裏等着，無衣無食，怎樣是個了局，再說，你的身體也是太弱了，便是想找活路也不行，在外出遠門的人，無非爲了一種圖謀，或者是名，或者是利，你既不爲名，賣硬麵餈餈也不算利，你在這裏留戀作什麼？世良看了窗子外面幾個學生來往着，呆呆的看了去，只管流下眼淚水來，他坐在床鋪板上，斜靠了磚牆，頭歪着垂在肩膀上，那眼淚水牽絲般的向懷裏滾來，淚珠點點滴滴的滴在手背上，他也不去理會，只管讓它在手背上溼着，陳仲儒道：周老爹，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你若是願意回家的話，我和哥哥商量，在公款下和你籌一筆川資，正說到這裏，却聽到窗子外的學生們叫道，老李，我們瞧影戲去吧？老李答道：我要到北海溜冰去，陳仲儒將嘴向外一努低聲道，周老爹，你聽見嗎，把子弟去念書，有什麼用，放了功課不念，一個要去看電影，一個要去溜冰，你家裏沒有一萬八千家產，苦抓苦掙教兒子念書，落到現在……這話不好說了，就頓了一頓，周世良依然將頭靠在了牆壁，懶懶的道，照着陳先生這種話說，窮人家子弟就不能念書了，陳仲儒道：情理是情理，事實是事實，這個年月，不講情理，所以窮人不能念書，世良靠了那牆默然着許久歎了一口氣道：你這話有理，我錯了，不許把兒子念書，陳仲儒道：說起來，我也應當負一點責任的，設若去年你們初來，我不把你們介紹到懷寧會館去住，如人會認得孔小姐？不認得孔小姐，令郎也許不會落到現

在……他說到這裏又躊躇起來。世良抱着拳，拱拱手道：你放心，我怎麼能那樣不懂好歹呢。陳仲儒道：周老爹，你假如願回去的話，川資一層都在我身上，說着伸手連拍兩下胸膛，世良低頭想了許久，才答復了他這句話道：陳先生，你看我有些不行了嗎？陳仲儒雖看出他的身體，極其虛弱，但是他這句問話，却不解是什麼意思，因道：你是太辛苦了。世良點了幾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罷，說着，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陳仲儒看了他這情形，也是的確替他難過，望着牆上掛的日曆道：你那一天走呢？世良道：鄉下人本來不懂得陽曆，但是這個一號我可記得清楚，因為我是一號到的北平，我還是一號離開北平罷，有三天的工夫，我想你先生雖可以替我設法，陳仲儒道：你既然要走，當然是越快越好，又何必萬分無聊的在這裏住着呢，他口裏說着，就把自己身上揣的日記小本子掏了出來，將這件事明明白白的記在上面，然後告辭而去，世良到了這時，是沒有什麼可忙記的了，他只望那日曆上的紙條，撕着發現到了一號，然後離開這痛心疾首的北平，可是那日曆只撕到三十一號陳仲儒就給他川資辦來了，在那昏黃的燈光下，陳仲儒掏出三十塊錢現洋給他，他兩隻黃臘似的手顫巍巍的捧住那一大截現洋，在那顫巍巍的時候就帶着向陳仲儒作揖，同時兩隻眼睛裏的眼淚，雙管齊下的向洋錢上落着，陳仲儒道：周老爹，你不必這樣，這樣倒讓我更是不好過，這錢並不是我的，不過是公衆的錢，經了我的手來轉交給你的，世良點點頭道，我明白，但是我是個能自己賣力氣的莊稼人，而且原本也有田種，爲什麼千里迢迢跑到北方來累同鄉呢，我真該死，就着連連的頓了兩下腳，那眼淚流下來的程度，越發是像兩騰泉水了，陳仲儒看了他這樣子，也不免替他難過，便道我想令郎出去奮鬥去了，不外是兩條路，一條是成功，一條是失敗，成功了。他不能不來找你這老子，失敗了。他也不能不回家去，你

們父子們，總可以見面的，你要和你兒子見面，你必須撐持你這身體，留得父子團圓，世良雖明知這話未必然，難得人家有這樣的好意來安慰着，只管和人家點頭作揖，口裏連道，我一定記着陳先生這句話，好好的保養，但是他的環境，怎樣能夠讓他好好的保養呢，次日他上了三等火車，遇着無票乘車的人太多，擁得他沒有坐位，只把鋪蓋捲放在人推裏，自坐在鋪蓋捲上，在火車上坐了兩天兩晚，不但是週身骨頭酸痛，而且兩腮上因虛火上升，只是發燒得泛紅，而且一路之上，沒有一個伴侶，更想到回去把什麼臉見人，沒有什麼解悶的，就不住的去抽旱烟，兩天兩晚的旱烟抽吸來，腦筋也就受得刺激不少了，到了漢口，偏趕上了下水輪船的獨班，打算進統艙去找着鋪位，由漢口到安慶，茶房一定要他五塊錢，世良去了二十多塊錢的車票，又去了三塊多錢的船票，却拿不出來五塊錢來買鋪位了，他倚恃着自己出過幾回門，也就不在乎，找到二層船艙後稍，就在廁所外面帶板上展開鋪蓋來，這四九寒天，江風是極冷的，睡到晚上，這後稍二三十窮坐客，都忍耐不住，只得起來，在艙外邊，避風的船舷上走來走去，運動動運，藉以取暖，當打那官艙門外過的時候，隔着玻璃門向裏張望着，只見那官艙裏的客人，脫得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短夾襖，在大電燈下打麻雀牌，世良看到，心裏就想着無錢的人出門，不但是受罪，而且是受氣，從今以後，回到了家鄉，永遠不想出門子了，這樣懊喪的在船上又經過了一天一晚，到這日下午八點鐘，到了安慶了，江風依然是刮着不算，却又漫天漫水，下着鷺毛片的雪陣，這是外國公司的航船，安慶並沒有碼頭，船就在江心裏停輪了，雲霧裏面，在水面上浮蕩三五星燈火，便是岸上開來的划運船，送客人，下船的客人，肩挑背負，各帶着行李，人疊人擠在船邊上，等那划船靠近大輪了，上船下船的人，罵着喊着，跳着跌着，甚至哭着，滾着，鬧成了一團，世良雖是

在船上吹了兩天的江風，沒有生氣了，然而輪船在江心下船客，只有一二十分鐘工夫，若不搶下划子，說要被輪船帶到下分大通蕪湖去了，所以他側了身子擠在人堆裏，一手拖着舖蓋捲，一手高提了網籃，伸長了頸脖子，也只是向外擠。這船邊的欄杆，開了一個缸口，垂着三級梯子到江面的划子上去，然而這還去着划子有四五尺高，梯子前面，又沒有什麼遮欄的，人走到了欄杆缺口，待要下梯子，那後面的人一擁，也站不住脚，如不跳，便只有滾下去。世良兩手都有東西，氣力又不行了，於是網籃行李互相顛撞着，後面一位挑擔子的太湖客人，一頭羅筐，向他腰眼裏一撞，他便提了東西倒栽下划子去，他的頭正碰在人家木箱上，一陣麻木，痛得半晌移動不得，然而上了划子的人，叫着罵着，有的找人，有的找東西。那個來管他，江上的風雪，越發是大，划子載得客人又過多，逆了風雪，半時靠不着岸，等靠了岸時，世良兩隻脚兩隻手，都凍得麻木了，一路之上，他也想得爛熱了，到了安慶，先要找着倪洪氏母女，向人家道歉，告訴自己不能通信的原因，而且乾脆把兩家親事廢了，不要就誤菊芬孩子的前程，所以他登了岸之後，將行李都放在小客店裏，自己冒着風雪進城，就去訪倪洪氏，有半年了，她母女是否還住在原處，不得而知，且先到那裏，向憐居打聽再說，他想定了，便是這樣辦，安慶城是建築在山坡上的，街道上上上下下的石級，電燈是很遠相隔一盞，又不大明亮，加上這雪陣又非常的密，路途上更有些模糊，世良急於要去見人，在雪的石級上走着，不分高低，就摔了四五交而同時覺得有些喘氣，只覺得呼吸有些急促不靈，他以爲這時累的，並不理會，依然向前走，好容易到自已開豆腐店的所在了。這樣風雪之夜，人家多半是關門睡覺了。向那裏去打聽倪家消息呢？若去敲人家的門，深夜半夜，恐人家不願意，他記起來了，街的轉角所在，有一個巡警的崗位，向那裏去打聽，於是高

高低低，又跑向那崗位邊去打聽，那警察所站的地方，却是有一盞電燈高懸着。他看到周世良撞跌着走過去，很是注意的看着，及至看清楚了便道：「咦！你不是豆腐店的周老板嗎！什麼時候回來的？」世良道：「我剛下船，來找倪家母女，她住在……」他說到這裏，頓時兩腿軟着，身子蹲了下去，警察道：「周老板你怎麼了？」世良竟是坐在雪地裏作聲不得，警察彎了腰向他臉上看看，見他臉色慘白，眼睛微閉，失聲叫了一句不好，立刻將警笛吹着，引了四、五名警察跑着向前來，這時世良會說話了，抬起手來，招了兩招道：「請各位，把倪家母女叫來，我先和她們說兩句話，警察都是這街面上的熟人，知道他和倪洪氏是兒女親家，這病人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了，這樣大的風雪，那還能久在街頭，這也不問世良同意與否，就趁着附近開門看熱鬧的人家，借了一把籐椅子，將他放在上面抬了向前走，只轉了一個彎，就到了倪家，因為她們自世良去後，孔善人給了她們十塊錢搬家費，逼着她們搬了。她們也是一時找不到房子，就在本巷又找了人家後門口一間小屋子住着，這樣的風雪之夜，母女兩個，守着一盞孤燈，有什麼意思，因之蓋着厚被也就安然的入夢了，這時聽到街上一片嘈雜的聲音，她們也就驚醒了，後來那聲音居然鬧到門口，而且拍起門來了，這讓她兩個，更吃驚，洪氏一個翻身坐了起來，披着衣裳先坐起來，口裏叫進：「誰打門，我們姓倪，外面警察道，正要找姓倪的，周老板回來了，菊芬睡在娘跟頭，將被蓋着頭，聽到這話，頭向外伸着喊起來道：「乾爹回來了，只這一聲，她自己也就坐了起來，洪氏也顧不得她了，出了臥室來開大門，門開了，四個警察，不容分說，將人抬了進去，洪氏所住的，除了臥室而外，便是一間小小的過道，這時警察將病人抬到過道裏，她又大吃一驚，趕快在臥室裏取出燈來相照，這可不就是周老板嗎？只見他臉色慘白，嘴唇發青，這是一種極不好的現像，手上捧了油燈，那

玻璃窗子只響玲玲作響，幾乎要落下來，這可以知道她抖顫到了什麼程度，早有一個警察將燈接了過來，因道：你最好找一床被先給他蓋上，再燒一杯開水他喝，世良立刻抬起手來，眼睛向洪氏望着，搖了幾搖，洪氏道：周老板你這是怎麼了，世良道，大嫂我不行了，說着，有氣無力頓了一頓，又接着慢慢的道：我……我不能……：害你，叫他們，把……：我抬出去……：說到那個去字，已經是沒有聲音了，倪洪氏一陣心酸，眼淚就流下來，便道，周老板你放心，這不像你的家一樣嗎？你真是有個三長兩短，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的女兒就是你的女兒，這兩句話，大概讓世良深深的受着感動，那枯瘦的臉上，也就流下兩行眼淚來，菊芬已是披好了衣服，一面扣着鈕扣，一面走出來，她一看到世良面無血色，垂手垂足的躺籐椅上，哇的一聲便哭了，洪氏牽着她向後退的兩步，連道，傻孩子，你哭什麼？乾爹受的寒，睡一會子就會好的，這時左右的街坊，也都被這些聲浪驚醒了，見洪氏留一個要死的人在家裏，覺得她有俠氣，大家受了她的感動，有火的送火，有熱水的送熱水，警察到了這時，也感到人家不過是親戚而已，怎好把病重的人，向人家裏抬。也就自告奮勇。去找了一位西醫來，那醫生診了脈，便將洪氏拉得一邊，低聲和她道：這個人既是剛剛下船的，當然有許多別後的話要說，現在我和他打一針強心針，讓他再延長一些時候，有什麼話，你們就趕快去請他說罷，洪氏道，他是這樣的不行嗎，醫生道，無論如何，今晚是不能過去的，我看到你們家貧寒，這是番好意，你不要誤了事，那醫生也不再說，話，自去和病人注射了一針。醫藥費也不要倪洪氏出一文。提了藥包逕自走了，倪洪氏看到世良的樣子，就知道不行，現在醫生如此說了，她更是知道無望，於是走到世良面前，彎了身子，低聲向他道，周老板，你有什麼話說嗎？計春呢？世良道，計春這孩子……不必提了，說時，他見菊芬也

站在面前，就抬起一隻手來戰戰兢兢的向她指着道，她是一個好姑娘，你不要誤了她的前程，我們還是那句話，我們以前訂的婚姻，不必算了，洪氏流着淚道：周老板，你不必爲難，我早就說了，計春得着一個有錢的岳父。他的書就可以念得出來了。你去後，他若肯認我的話。我依然把他當乾兒子，我決不能爲了我的丫頭，誤了他的前程，菊芬在一邊聽了這話，公公將死，也不要她了，自己有了什麼錯事讓他父子兩個都看不起呢，傷心之餘，還加着一分委曲，這就心裏更是難過的，索興跑進屋子去，伏在床上，號啕大哭，世良雖是沒有什麼力氣說話了，但是神經還是很清明的，聽到菊芬這樣哭，於是眼望了臥室裏，用手指了兩指，洪氏明瞭他的用意，就向屋子裏叫道：孩你出來罷，你乾爹想你呢，菊芬哽咽着，走了出來，只管掀起一片衣襟，不住的揉着眼睛，她哭着走着的時候，世良只是用眼睛看了她，一直等她走到面前來，然後向她連連的招着手，將她招到了面前，握住了她的手道：孩子，你不要把我的意思弄錯了，我這樣子辦，那全是一番好意，你計春哥哥，他不是人類了，我不能教你這樣好的孩子，和那種人成婚配，你說，你懂了我的意思嗎，菊芬揉着眼睛，點了幾點頭，世良握了她的手不會放，却望了洪氏道：大嫂子，作父母的人，都是呆子，費盡了力氣，不但是兒子們不見你的好處，只要望到不受他們的累，也就死都閉眼睛了，但是你這個孩子，可是不同，以後，你對我兒女的前程，不要爬高望低，總要安守本分做去，他這一串話，說得太多了，未免有些吃力，於是喘上幾口氣閉了眼睛，休息了一會，因有人說話聲，他又睜開眼來，向屋子裏週圍看看，見還有幾個鄰居坐在這裏，於是抱了拳頭，向四週拱拱，慢慢的道：諸位，這倪家大嫂子，是天下第一號的好人，若不是她放我進來，我就做了一個倒路鬼，以後還得請各位另眼相看，說着，頓了一頓，又道，我那兒子……他……

他也並不是壞人，……不過是人家勾壞……他起說聲音越小，而且聯貫不起來，到了最後，索興將不會說出來的話，完全停止不說，坐在旁邊的鄰店，低聲向洪氏道，這是快不行的樣子了，就在這地方和他搭上一個小鋪，讓他平平安安去罷，而且也應當和他預備後事，這樣夜深，什麼也不能辦了，明天一早，可以到孔善人來裏去……菊芬聽了這話，立刻搶着道，什麼孔善人，孔惡人罷了，我娘兒兩個就是當當。也可以辦乾爹的善後，洪氏就拍着她的脊梁道，乾爹這種樣子，你還鬧脾氣啦，鄰居們也有知道周倪兩家事情的，覺得讓他們向孔家化棺材，是觸忌諱的事，就不便說了，夜色漸漸的深了，來管閒事的，自不能久在那裏陪伴，各各回去，最後就剩她母女二人坐在這裏，到了六點鐘，那窗子外的雪片，還是一陣陣的向下湧着，這過道裏，雖是兩面都有門關着，但是在門縫裏有冷風射了進來，只覺滿屋子寒氣襲人，屋子裏點了兩盞煤油燈，放生撐住門的桌上，是爲着和這可憐的娘兒兩個壯膽子的，但是那燈燄都爲了油快要熬乾，漸漸的矮縮下去了，靠牆已經搭了一副床板，墊了一床草蓆子，上面鋪着一床褥子，世良直挺挺的和衣睡在上面，她媽兒兩將兩件長大的棉衣在他身上蓋着，因爲僅有一床被，不能不留着自用呢，這是，噙……噙……一種很沉重的聲音。由雪空裏送了進來。世良忽然輕輕的問道，大嫂子這是什麼聲音？洪氏道，這是迎江寺打天明鐘，快天亮了，熬過了這一關，你老人家就好了，世良抱着拳頭，苦笑道，佛菩薩保佑你母女二人，我告辭了，計春……那孩子……年輕……你原諒……在他繼續不成語調的時候，那抱拳的手，慢慢的垂下，眼睛也閉了，這是人家兒子的父親，辛辛苦苦兩番破產，爲了兒子的父親，南北奔走，九死一生，爲了兒子的父親，兩盞煤油燈，有一盞煤油燄，慢慢的挫了下去，以至於全息了，像微着這兒子的父親的生命，

第三十四回 合作變空言又成逐客 相逢忘舊怨好是明星

這樣的風雪的夜裏，一間破舊的屋子裏，睡着一個無氣息的人，我們想想這倪洪氏母女，是一種什麼境況，但是這個死人的兒子，却在另外一個地方，作那華麗甜美的夢，夢到他和一個美麗的女郎結婚。他父親也摩登起來。穿了那玄色的大禮服，站在主婚人席上作主婚人呢，來賓真是不少，將一個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大家身上，都汗出如漿，作新郎的人，不能夠脫衣服，只好是忍受着，但是忍受又忍受，到了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情不自禁的，將手來扯了衣襟，要當扇子搖，偏是那衣襟擺重，又有些兒搖不動，及至自己睜開眼來一看，却是睡在一張鐵床上，蓋着新被褥呢？屋子裏所以熱得這樣，却內爲是牆邊的暖氣管子。溫度太高了。在屋子裏的人，受不了這種溫度，原來在這個時候，余何恐先生，又轉到北平來，當了大學教授，而且是個主任，同時受了一個小資本家的委託，在北平建築模範劇場請他當顧問，教授的薪水，是三百六十元，顧問的薪水，是五百元，合計起來，每月差不多有九百元的收入，余先生在天津窮了好幾個月，精神上感到枯索無味，現在忽然有了這大批的收入，不能不舒服一下以資調劑，所以他到了北平以後，也不找民房住，老老實實的，就住在旅館裏，爲的是旅館裏牀帳被褥，一切俱全，只要有錢，家庭立刻就組織起來了，周計春呢。他這幾個月以來，對於余先生，有了莫大的幫助，所有余先生關於農村生活的描寫，完全是他供給的材料，余先生買了兩本戲劇的稿子，約有兩千塊錢，不久就可以寄到，所寫的十九就是計春報告的材料，在這一點上：余何恐也不能不感謝他，所以余何恐到北平來了，把他也就帶到北平來，又感覺他僅僅的跟隨着，也不是辦法，就介紹他到大

學去，當了一名旁聽生。覺得說他是個無業青年，不過這旁聽生，聽課與不聽課學校當局是不負責任的，計春初來北平時，覺得一躍而作了大學生，很是得意，每日還到學校裏去旁聽兩堂課，後來覺到功課方面，十樣倒有九樣大不了解，在教室裏聽課，如同受幾小時的罪，他感到得不着什麼益處，索興就不上課了，余何恐在這旅館裏開了一間大房間，裏面是臥室和浴室，外面是客廳，本來讓計春住在客室裏睡榻上，住不到半個月，余先生已經有了女朋友來往，將他放在一塊兒住，很有些不方便，因之又另外和計春開了一個小房間，讓計春一人在那裏睡，這樣一來，計春更是得其所哉，在這個寒天，北平的娛樂場，只有跳舞場和電影院的溫度最高，對於舞場呢，計春創巨痛深不願去了，每日只是以看電影來消遣，好在單獨的有一間房子可以任其所為，回到旅館來，將余先生買的大批刊物，睡到床上來看，屋子裏既然很暖和，而且要吃什麼喝什麼，按着鈴叫茶房辦來就是了，好在這一切都寫在余先生的帳上，不必去費心的，這天在大雪他這句街上的積雪，約是有一尺多深，除了各種車子在街上來往奔走。簡直沒有什麼行人。計春計春覺得看看，關於雪地裏走路的東西，實是缺少，自己看看雪景也就縮回旅館來了，走向余何精神煥發，時，房門還是閉的，見有一個茶房經過，便低聲問道，到這時候，余先生還沒有起鐘出來，同着點鐘了，茶房微笑道：昨天晚上睡的太遲吧，計春道，這位女客尚守貞小姐，走了沒方始回旅館來：說不上，但是沒有開房門，計春對房門看看。也就微笑着走開。自己走進那屋子去，守貞紅着臉，一個人熟了，就什麼壞處，都會看出來，以前我想着余何恐這個人，必是個穿幫的，那也反是不的朋呢，現在合他混久了，知道他有了錢，什麼壞事都肯做，他的稿費要寄到了，上好幾個半截雪塊錢來用，我有了錢，就可子把唐小曼找來，只少也有一個女朋友同去看電影。他道：你們到那

床上出神，暖融融的房子裏，白天就作了一個夢，到了晚上，余何恐的女朋友還沒有春在一處吃飯，和尚守貞年紀極輕，才十六歲，坐在一桌，那粉香只管向人鼻子裏走。他就讓計春在腦筋裏留下一個深印。因之當周世良在安慶城裏斷氣的時候，計春正夢着和那和尚送了來，讓人醒過來是個夢，扭着電燈看看手表，剛交六點，到天亮還早，不能起床，於是將被守貞結婚呢。他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來，透點涼氣，他想着，余先生四十多歲了，這位尚小姐真會掀開了一隻角，如我有余何恐那樣些個錢，我就可以和他競爭一下，想到這裏，想得有味，又朦朧愛着他嗎？假茶房來搥門，砰砰咚咚，將他驚醒，計春醒過來，手裏還摟住了枕頭呢，回想夢裏的睡去，到是只是跳，及至看清楚了，摟住的不過是枕頭，這才大胆問外面是誰，茶房道，余先生請，心裏還說，計春看手表，已是九點多鐘，也可以起床了，於是忽忽的起床，漱洗完，立刻就向余何恐屋子裏來，只見面對面，他和尚小姐坐在桌上邊吃早茶，刀叉盤碟，將桌子都擺滿了，尚小姐也來，那鳥眼珠還在長的睫毛裏偷着看人，計春想起夢裏的事，再看她胸前隆然高起，腰身細得一把，臉就紅了，余何恐倒不介意，拉開右手邊的椅子，讓他坐下，因笑道：這兩天我是陶醉在愛情的海裏，什麼都忘了，昨天晚上，華北文藝會的幹部人物，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是我那本兩幕劇鄉下人，非常之好，定在這個禮拜六晚上，在博物大禮堂上演，這一齣戲，我們在天津排過多少次的，由我們幾個老角兒演，當然沒有什麼問題，我想自己到天津去一趟，把那幾個人約一約，今天若是趕不回來呢，明天早上，文藝會的人倘有代表來，你就接洽一下，計春道：尚小姐也去嗎？余何恐笑道：天氣太冷了，我不願意她出門，而且她在天津又沒有熟人，我把她丟在旅

館裏，自己出去找人，也陪陪了她，不然，我也不能冒了這樣的風雪天去跑，這華北文藝會，是個很有力量的集團。他們要我們來表演，這是我們找出路的一個好機會，我現在吃了東西，就要趕火車上天津，……兩小時後這裏沒有了余何恐，計春獨自睡在床上，正作着夢。好像尙小姐一塊玩，一塊看電影，吃館子，一會又好像余何恐怒目而視的對他冷笑，正朦朧間，房門敲着響，將門打開，却是尙小姐笑嘻嘻的站在門外，心裏忽然的醒悟過來，又是在作夢，作夢也是很好，這回別糊裏糊塗的就醒了，必得在夢裏溫存一下子，落得便宜，於是彎着腰笑道：尙小姐光顧，真是榮幸之至，請到裏面坐，守貞手扶了門機紐，伸着頭向裏面看了一眼，笑道：不必了，余先生走了，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周先生到我們屋子裏去坐坐吧，計春聽着話，眼看了守貞的臉色，鼻子裏聞着香氣，心裏暗念着，這次不是夢，若是夢，那有這樣清楚，尙小姐見他只管沉吟着，便笑問道：我這是作什麼，怕余先生不願意嗎，計春不會考慮，突然的答道：我怕是夢，他這句話，守貞聽了，也有些領會，不由得臉上紅了起來，笑說：青天白日，怎麼說是作夢，計春覺得真不是作夢了，在這幾個月不曾有女朋友往還的時候，現在又特別的感到有趣，立刻精神煥發，跟着守貞向大房間去了，他是十一點多鐘去的，在那屋子裏開了飯吃，到了三點半鐘出來，同着守貞一路去看電影，到了電影散過以後，他又請守貞吃館子，直到晚半天七點鐘，方始回旅館來，不想叫茶房拿鑰匙開門時，茶房却說余先生早回來了，計春聽了這話，就是一怔，守貞紅着臉向他低聲道：沒關係，你說是我要你請的好了，計春立刻也就想到，若是躲躲閃閃的那也反是不好，索興大了胆子跟在守貞身後一同走進房去，一眼看到桌上烟灰缸上，已是架上好幾個半截雪茄煙頭子，余何恐橫躺在沙發上，還是不住的抽雪茄呢，見他二人進房，便跳起來道：你們到那

裏去了，計門道：尙小姐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悶得很，若我請他去看電影，她要回我的禮，又請我吃館子。余何恐向他二人週身上下看了一個夠，也就沒有再說別的，尙小姐見他不作聲，膽子越發的大起來了，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嘴上無毛，辦事不牢，怎麼又不上天津去呢，余何恐笑道：因爲這纜繩劇場的經理，常有德。反對我們演這種戲。我們正要和他合作的時候，犯不上爲了這種不相干的事將感情破裂了。計春道：對於華北文藝會，怎樣的答覆人家呢，余何恐道：我們又沒有聽他指揮的義務，演不演，在乎我們，無所謂怎樣的答覆，計春見他口裏說話乾脆，臉色也板得沒有一些笑容，心裏究竟有些毛病，也不敢在此久擾，自回房去了。但是余何恐對於他們出去同玩的事，似乎不怎樣擺在心上，到了次日，依然一處吃喝玩笑，計春這也就以爲沒事了，過了六七日是在一個晚上，余何恐却和他坐在一張沙發上，表示很親密的樣子，低聲向他道：計春，你是很有望的青年，終日和我住旅館，這不是辦法。我應當和你找一條出路，計春道：余先生有這樣好的意思，那就好極了，教我望那條路走呢？余何恐道：你不想出洋！計春笑道：那當然願意，說着站起身子望了他，好像很期待他宣布上文，余何恐道：並非我不願你在我一處，無奈常有德說你思想太新，他不願你在北平，和我共事，你怎樣能和他爭鬥？我有一個朋友辦的星光歌舞團，現時在南京表演，哄動一時，掙錢不少，不久他們要全班到南洋去，因爲要了走遠，就需要幾個話劇人才加入，以便組織更健全些，我想介紹你去，至於川資，那自然有我的，計門聽了這話，知道他分明是要脫離關係，不免心裏冷了半截，退後兩步，手扶椅子，沉吟着低聲道：余先生覺得這是出路嗎？說着，余何恐道：怎麼不是出路？他們這個組織，幾乎那裏都可以去，吃飯穿衣，絕對無問題的，人生在世，不就是爲了這兩件事嗎？再要說到戀愛，那更好哩，他們

那自問題就完全是過的愛情生活。他們還要到南洋去呢。南洋是發財的地方，你爲什麼不去，說着就在身上掏出一疊鈔票和一封信用，一齊交給計春，他雖然將信和鈔票接着，然而心裏已是跳盪不休，兩隻眼珠呆呆定着，眼淚水幾乎要哭出來，余何恐道：這是一百塊錢，你就坐二等車到南去，還可以多一半錢啦，我這一點面子是有的：你去了，他們一定收留你，將來我有錢，還可以接濟你，今天我就要搬出旅館住到朋友家去，你明天就走罷，計春並不是余何恐的子弟，他不肯留在一處，有什麼法子可以強迫他？只得點點頭道：好罷，我去試試，若是能到南洋去，這個機會，倒也不可失却的，余何恐站起來一手握了他的手，一手拍了他的肩膀，笑道：你有表演天才，無論什麼地方去，也不會失敗的，你好好的努力罷？說着又握住了計春的手，搖撼幾下，計春站在一邊發怔，又偷眼看向小姐的態度時。見她垂了頭。眼睛對他毯上注視着。自然這裏面含着有一番委屈，自己這也就不便向她告別，便向余何恐鞠了一個躬道，好罷；多謝余先生了，他拿了錢和信回得房去，就在床上躺着，始而他心裏很有些不服，後來一轉念，假如我不認得余何恐呢，也許我已經自殺了，這也好，免得總是依賴人不圖長進，既然要走，在這裏多耽擱一天，有什麼意思，搭晚車走罷，他心裏想着，用手拍了一下床，自己向自己表示着，已下了這一番決心，到了這日晚上，前門外這平浦通車，就把他載着送上了南京，但是到了南京以後便消滅了周計春這三個字，這以往種種，也就只好說譬如昨日死了，在這日子過後的兩年多，是秋高氣爽的時候，南京各處的廣告牌上，貼着有星光歌舞劇團，重倒首都的字樣，另一張廣告，刊着歌舞團裏各明星的名字，其間有男明星的名字，特別加大寫着秋潮兩個字的，也是這歌舞團裏叫座人物之一，南京這些摩登男女，各捧異性人物，逐日擁擠到戲館子裏去，而前兩年在北平不見了的孔令儀小

姐，也在這歌舞團演出的戲院子裏發現了，他並不是來看舞女的，他是醉心於這裏的話劇主角秋潮，在最初兩次看戲的時候，她覺得秋潮這個人，雖然身量長些，但是有些像周計春，不過在舞台上，有一種化裝術夾乎其間，還不敢十分認定，接着又看了兩天，他的態度，他的聲音，簡直就是計春無疑，這真是想不到的事，他在北平宣告失蹤了以後，倒是加進這個歌舞團裏來，雖然當初和他訂婚，不過是鬧脾氣的，但是他現在做了藝術家，有許多女子要追逐他，他便不是周計春，自己也少不得設法和他交朋友。倘果然是未婚夫到了，那又怎好放棄他，讓別人奪了去，如此想着，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信，寄到歌舞團演員們的住所，她心裏想着，計春現在是個明星，追逐她的女子很多，她或者明白了我從前對於她的態度，不過是舞弄而已，他決不會來理會我，然而事實與他理想相反的，便是在發信的第二日中午，計春却親自來拜訪她了，令儀這時在一個大學校當旁聽生，依然過着她那繁華生活，帶了一個包車夫，兩個女僕，租了一幢上海弄堂式的樓房住着，這日中午正在臥室裏梳妝打扮，預備吃過了午飯，又去看歌舞去，及到女僕送上一張名片，接過來看時，却明明白白寫的是周計春，這就不由得她心裏卜卜的連跳上了進下，噉，一聲，就向樓下迎了過來，這個時刻，計春雖不是在台上那種打扮，但是那面龐長得越發的豐潤，臉腮上由白裏透出紅來，那頭髮雖不會用什麼油來擦抹着，然而彎曲之間，自然的柔軟何愛，穿的西裝，也是平貼光潤，沒有絲毫的皺紋，令儀看到，又只說了一聲噉字，計春立刻跑了過去，伸手和她握着，笑這，孔小姐，久違了，想不到我們在這裏會面，令儀見他並不分着什麼界限，也就隨着讓他將手握住，先搖撼了幾下，那眼光閃電似的，在他身上看了一遍，這才分開手來，分別坐下，計春向屋子周圍看了看，笑問道，這就是孔小姐一個人住在這裏嗎？令儀微笑道，不是

一個人，還有幾個人呢？不過，我爲了你受累不少，計春紅了臉道：這真是對不住，所以我找不着這鑽石戒指，也就不敢和你見面了，令儀搖着頭道：問題不在這上面，這一件事是我生平值得紀念一件事，這一封有關係的信，我依然還保存着呢，你看看這封信，你就明白了，說着他就起身翻箱倒篋找出一封信來，遞給計春看，這其中有一張信紙，是用紅筆圈了的，當然這是最要緊的那一張了，先看那紅圈起首的地方，乃是：

我孔氏門中，並不靠兒女來支撐門戶，好便要，不好便不要，且爾亦非爾母所生，爾如此放浪，爾母傷心已極，亦不能如此前對爾姑息，今與兒約，兒能與周氏子永遠斷絕往來，回南讀書，改過自新，則過去之事，可以不說，否則爾與周氏子結婚之日，即吾宣布爾來歷之時，以後永遠斷絕父女關係，不但我之財產，爾不能分潤半文，即我親友之家，亦不容爾居住，限爾在信到三日之內，回我一電……

計春將一張信紙看完，還要看第二張信紙，令儀起身，將他的手背按住道：你想，這不算夠了嗎？我受壓迫不受壓迫？計春道：孔小姐幾個母親呢？令儀道：對了，這信上說，我不是我娘生的，我也很奇怪，怎麼會不是我娘生的呢？我也把這話問過我父親兩回，他說，不能說，一說之後，父女感情就破裂了，因爲如此，所以我始終不能問下去，你既然是不見了，我在北方的經濟來源，又要斷絕，所以只好回南，依我父親的條件，但是我對於你的感情，很是不錯，你父親病在北平，還是我送他到醫院裏去醫好的呢，計春道：我後來到北平，遇見同鄉，也曾聽說一點，令儀道：現在令尊呢？計春道：兩年多沒有通信了，大概回家去重過農村生活去了，我覺得我幹這種職業，他不會贊同的，也就無通知他之必要了，令儀笑道：你現在是個明星，全國皆知啦

，你父親還有什麼不願意的，說時，低着頭沉吟了一會，笑道：你不通知你父親，將來再說罷，你現在對於社會上，是姓周呢，還是姓秋呢？計春笑道：當然是姓秋，你不見我那名片是墨筆寫的，我是連周計春的名片都不預備了，令儀道：這爲了什麼？計春笑道，並不爲了什麼，姓名不過是人的記號，愛用那幾個字，就用那幾個字，這有什麼關係？令儀笑道：你現在是嶄新的人物了，新人物都是不用真姓名的，大概你就爲的是這個原因吧？計春想了一想，笑道：我原來用秋潮那個名字，不過是好玩的，除了在台上，人家依然叫我周先生，後來我寫信到北平的本縣會館去，問我父親，是到北平找我去了沒有，那會館裏的班長，却給我來了一封信，說是我大逆不孝，敗壞門風，我本縣全族的人，已經驅我出族，會館裏貼有布告，宣布我的罪狀，請我以後不必向會館裏寫信，免得反受人的辱己，我有了這封信，真像小說上所說的話，氣得我七竅生煙，本來這姓氏家族思想，要他何用？只是我那同族的人，在不孝上面，加了大逆兩個字，而且還說我敗壞門風，這實在侮辱了我，他們憑了什麼資格，可以對我下驅逐兩個字，我本來想質問他們一番，繼而想着，這必是我父親的意思，他費了許多力量，讓我去讀書，就是想我畢了業以後，作官發財，他好在家裏作老太爺，這本來是一種買賣主意，他因爲我不能好好去替他作牛馬，所以同到鄉下去，向族人告我的忤逆，唆動族人，驅我出族，他們的人多，我一個人無論有什麼充足的理由，也是鬧他們不贏，所以我一賭氣，就表示和他們脫離關係，索興把周字不姓了，我因爲不用周計春的名片，怕你不見我，所以我臨時寫了一張，你瞧這才是我的名片呢，說時，由衣袋裏取出姓名兩字橫列的名片，交給令儀看，果然，上面兩個圖案子，乃是秋潮，令儀笑道，這樣說起來，我們倒是同病相憐，都是家庭所不要的人，計春道，我們現在的新人物談什麼家庭，有家

庭我也許要推翻，沒有家庭，那不是正好嗎。令儀笑道，啊！你的意思，現在這樣新，我很慚愧趕你不上啦，計春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新思想，老早我就是這樣主張的了，令儀雖是坐着，然而她兩隻眼睛，却十分的忙迫，由頭至尾，將計春看了個爛熟，見他的西服，那樣平貼無皺，袖子上和襯衣的袖口上，也是白得連一線黑班都沒有，彼此說話，雖還隔有幾尺路，但是他身上，自然有一種細微的香氣，向人鼻子裏面送了來，令儀也不會說話，忽然之間，嘻嘻的笑了，現在的周計春，不是兩年前的人物了，他走過的繁華都市，和各種人物交過朋友，尤其是女子一方面，他朝夕研究，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像令儀這樣有錢的小姐，以前認爲是最不好惹的女子，現在却認爲是最好惹的女子，所以當令儀那樣嘻嘻一笑，計春就一切都明白了，他想着，不應當一來之後，就給予她太好的感想，因站起身來道，我今天是抽着工夫出來的，不能久事耽擱，改天再見罷，說着人就向外走了，令儀將他送到大門口，對於他的後影，還呆呆的看了一陣，她心裏同時想着，周計春會有了今日，這是想不到的事，我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就來了，在我看得自然是不希奇，不過現在追逐他的人，十分的多，望到有這樣一回，也就難於登天呢，他一人沉思着回房去，坐在椅子上，還是昏沉沉的思索着，忽然樓梯上咚咚一陣亂響，却有五六個女同志擁了進來，笑着叫道，走罷走罷，快開演了，其中有一個活潑些的，先是跑到了桌子邊去，看到放了一張秋潮的名片，就問道，這秋潮的名片，是由那裏來的，令儀淡淡的笑道，他剛才來看我，遞進來的名片，同時兩三個女郎撇了嘴說是不信，令儀笑道，你們愛信不信，他第一次穿西服的相片，還在這裏呢，大家聽說，就吵着要令儀拿出來看，令儀爲了這個，也想起了一件事，古人說無心插柳柳成陰，這倒很對呢，

第三十五回 嫁塔爲風流屈成伉儷 見娘構疑案當作偷兒

天下事，有因就有果，往往種因在百十年之前，而結果在百十年之後，至於兩三年內的結果，那都是很平常的事，令儀和計春初相識的時候，爲了要和她照相，曾替他作了兩套西服，這在大小姐的行爲上說來，很算不得一件什麼事，照過相之後，計春和她各取一張，計春的曾在書桌上擺設着，後來就不知拋到什麼地方去了，令儀所得的這相片，一天也不會擺，只是當時看看，以後就放在箱子裏，始終不會理會，收檢箱子的時候，偶然看到，覺得也怪有趣的，不曾拋去，依然放着，今天因爲自己說秋潮來了，許多吃不着天鵝肉的人，有些不肯信，她忽然想到計春還有一張像片在自己箱子裏呢，就說出來了，這些姑娘們聽到，更引爲是神密的消息，就包圍着令儀，非要她拿出來不可，有的簡直說明了，她完全是騙人的，令儀道：這也值不得騙你們，要看就給你們看，她也不管受累不受累，一連開了幾隻箱子，終於是把那張像片找了出來了，她只剛拿到手上，有那手快的，早已搶過去了，果然的，這像片上，一個是令儀，一個是穿西服的青年，很像戲劇明星秋潮，令儀道：這個不是僞了的吧？這是兩年前照的像，兩年前我們熱得在一處照像了，這有什麼希奇，這一羣姑娘，將那張像片，你搶我奪，頭擠頭挨在桌子來看着，令儀見她們這樣寶貴，更是得意笑道，你們再把像片掉過來看看，老實說，哼……：她坐在旁邊，不說完全却笑了，大家將像片翻轉來看時，上面有墨筆寫的字道，令姊對我，不但解衣推食，而且推心置腹，有同手足，照此像時，令姊欲我在鏡前精神煥發，特爲製西服兩套，相片所着，即其一也，其它可知矣，對此恩惠，如何可報？惟有作令姊終身不二之臣，庶可報答於萬一耳，影既攝得，

即爲我二人終身合作之證明，特誌數語，以爲紀念。令儀姊惠存，小弟計春道，有的就問，計春就是秋潮嗎？令儀笑道，這個我也不願答復。但是你們看看這相上的人，可與秋潮有分別嗎？若沒有分別，有誰人能在這相片後面寫字，大家聽着，立刻喧嘩起來。好像令儀宣布中了彩票的頭，旁人既是欣慕，又是嫉妬，臉上笑着，心裏恨着，有的要她請去看歌舞，有的要她請去吃飯，有的要她介紹秋潮見面談談。令儀在十分得意之下，一切都答應了，在兩日之內，一切也都照辦了，可是這個消息，不知如何傳到新聞記者耳朵裏去了，到了第三日，報紙下軟性新聞裏登着這樣一條新聞，南京新出現明星秋潮的未婚妻，所幸新聞裏面，還沒有知道令儀的履歷，只說是姓孔而已，在這日上午，計春又來訪令儀了，到了屋子裏，且不坐下，披着花呢夾大衣，微歪了戴着盆式呢帽，脖子上搭了花園巾，直垂到腹部來，手上拿了一根細籐手杖，輕輕的靠着椅背，皺了眉道：孔小姐，報上今天登的，你看見了嗎？這事影響到我很大，誰把這個消息送了出去的，計春走進門來就這樣的鄭重的問着，這在令儀一方，是應該就答復他問題的了，可是她並不注意這一點。却偏了頭向計春看着。笑道：你真是變了一個人了，怎麼樣看你，你就怎麼樣好看，計春笑道，我的小姐，你別打岔，我要問你這裏消息漏出的原因，令儀紅着臉道，知道你現在成了大明星，把以前的事都忘了，但是，我這裏還有你的東西呢？計春道，是這戒子嗎？令儀道，戒指算得什麼，只要有錢，金銀店裏個個可以去定打，你忘了嗎！第一次穿西服的時候，和我照了一張相，上面還有你題的字呢，計春這才將帽子向牆上一扔，不偏不欹，掛在衣鈎上，身子向沙發椅子上坐，兩手撐着大腿來托住了頭，他的行爲，總然還是很浪漫，但是也表現出來很是躊躇，令儀站起來，斜撐了一隻桌子犄角，蹙了他微笑道，你現在有了愛人嗎？計春沒有作聲，依

然手托了頭，坐在那裏，令儀笑道，當然的，現在追逐你的女子多着呢。可是，知道你的歷史的，只有我一個吧？計春突然站起來道，那末，你宣布我偷過你的鑽石戒指，令儀正色道，原來你就是用這種手腕來對付朋友的，計春道，那末，你爲什麼說只有你知道我的歷史，令儀咬了下嘴唇，垂下了眼皮，許久才答道，無非是說我和你交情不錯，計春點點頭道，說起以前的事情來，我對於你，只能說一聲慚愧。當然我應當感激你，而且我們又在南京相會了，這不能算是偶然的。只是我服從了你……我的損失就大了，令儀笑道，怎麼說是服從了我，你始終認爲我是壓迫你的嗎？計春道，怎麼不是，你把那愛情之火來燒我，比什麼全厲害，令儀聽他這話，又是那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的調調兒，心裏十分歡喜，便接着問道，那末，你有什麼損失呢，計春又坐下去，沉吟了許久，嘆了一口氣道，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說了，上海方面，有我一個朋友，他很願幫我的忙，同我一路去出洋，假使今天報上這段消息，讓他知道了，我一年以來所計劃的事，就要成爲泡影，令儀想了一想道，他同你出洋，所幫忙的地方，是只限於金錢呢，還是另有其他理法，計春道，出洋也不過要人家在金錢上幫忙而已，令儀道，也就不過如此罷了，別人來幫助你的事，難道你老大姐還有什麼辦不到的嗎，說着，將手一拍胸道，那全由你老大姐負責了，計春道，照說呢，你這樣力量是有的，只是我，是在你面前失了信用的人了，令儀笑道，你知道說這句話，我就相信你以後爲人了，我是久有出洋之意，我的家庭，你是知道的，當然也不把籌幾個出洋費，當着難事，只是我父親說我是個女孩子，不背輕易放我出去，既然有我和你一同出洋……計春道，你以爲我改了姓秋，你父親就不反對了嗎？令儀笑道：這個我都想好了，你到過南洋的，你不能在南洋找個朋友和你證明一下子，你是一個華僑嗎？那自然我絕不對我父親說，

你是個唱戲的。等到出洋回來以後，你有了身份了。便是知道你是周計春，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了，計春道：若說通信的朋友，我倒是有的，只是你所說的話，完全是替我設想，你真有這番意思待我嗎？令儀且不說什麼，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微搖著頭坐在椅子上，又接着嘆了一口氣，我也就不必說什麼了，計春昂著頭想想，也就嘆了一聲笑了，於是脫了大衣，掛在衣鈎子上，回頭看到房門是做開的，就砰的一聲關上了，他再到令儀對面去望了她只管傻笑，令儀眯著他微笑道：你現在也知道要俏皮了，圍了這樣漂亮的圍巾讓我瞧了，計春一味的傻笑，把脖子伸了過去，在這個時候，令儀用的女僕，正提了開水，要進房來泡茶，到了房門口，見房門緊緊的閉上，用手輕輕的推了一推，裏面的暗鎖已經鎖上了，那裏推得動，女僕也只是微笑一笑，就走開了，約有兩個小時，那房門才開著，計春穿了大衣，戴着帽子出來，那圍巾可就圍在令儀的脖子上了，他在前面走，令儀在後面送著，直送到大門口來，笑道：我等着你回來吃飯呢，計春笑着點頭答應了，慢慢的走上大街，轉了一個彎，回頭看不見令儀了，這才由懷中衣袋裏，掏出一捲鈔票來，這其間五圓的也有，十圓的也有，合起來，共是一百五十圓，在鈔票裏面，另外夾着一張支票，上面寫明支付四百元，下面署名是孔令儀，計春看看支票，依然向袋裏揣著，拍拍衣襟，自言自語的道：無論什麼女子，現在我都有辦法，於是笑嘻嘻的坐了人力車子，回他的寓所去了，金錢總是能支配著這整個世界的，計春有了令儀金錢的援助，他的態度又變了，過了幾天，報上又登着小新聞，說是秋潮的未婚妻，已經打聽出來了，乃是安徽懷寧名媛，孔令儀小姐，不久他們就要出洋，說等出了洋回來，才結婚呢，有人拿了這報上的消息去問計春，他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微笑，但在七日之後，秋潮脫離了歌舞團了，便住進令儀家裏樓下，他在寄居的期

間，南京新加坡方面，新加坡與安慶方面，安慶又與南京方面，常把秋潮兩個字播來送去，結果安慶的孔大有，知道有位華僑子弟，並無父母，在南京大學讀書，他並不知道朝字去了三點水，這人是青年戲劇家秋潮，而且他終日和算盤賬本作伴，腦筋也不會留下歌舞明星的影子，自然也不會疑心的，更不料着新女婿便是舊姑爺了，因此他寫了好幾封信到南京，要計春到安慶去見上一面，令儀對是這件事，却有點為難，因為他家裏那位曾到過北平的賬房先生劉清泉，是認得計春的，一見面豈不把那事識破了，因之再三的推諉。直到陰歷年邊，打聽得清楚了，劉清泉已經下鄉去收賬，約有十幾天才能回來，於是單獨先家去看看，果然劉清泉走了兩天，於是打電報給周計春，讓他快來，計春自己也後想着，到安慶只住了兩天，於是打個電報給周計春，叫他快來，計春自己也就想着，到安慶只住一天，和孔大有稍微週全，第二天就走，住的所在就是孔大有家裏，對誰也不露面，這誰能看出我的真面目，而且我在安慶是窮小子，而今穿起西服來，是個長身玉立的少爺，料着就是碰到了熟人，也沒有誰認得出來，他這樣的想着，就大胆的搭了輪船回安慶來，電約着令儀到碼頭上來接，在這時，令儀並不感到所嫁者是豆腐店小老板，感到所嫁者乃是名聞全國的歌舞明星，對於計春真是百依百順，接了電報，老早的就帶了幾個男僕人到碼頭躉船上來接，這時僕人裏面，有一個魯進，是知這令儀身世最詳細的人，而同時也是孔大有的心腹，令儀因為他的資格老，就把一件優差他做，當接着新姑爺的隨候，就讓他和新姑爺拿過手提箱來，為着新姑爺放賞錢，他可以拿着第一分，魯進起初聽說，小姐所嫁的是個戲子，後來又聽說，和戲子的名字，音同字不同，實在是個學生，無論如何，他這樣有些疑心了，因之來歡迎新姑爺的時候，特別的留心，見面之後，他就不免一怔，這個人好面熟，在那裏見過，可是仔細

的想想，親戚朋友裏面，都不會有這樣一個人，當時放在心裏，也就不再思索了。及到把新姑爺接到家裏，孔大有親自出來款待，魯進依然不時的向前伺候着茶水。究竟他是個有心人，來來去去，在計春說話的聲音裏，就聽出破綻來了，他雖然是操着國語，然而有時說得樂了，却在聲音裏一般透露出安徽話來，什麼華僑，完全是大小姐弄的玄虛，乃是安徽人假扮的，大小姐要嫁安慶人，也不妨，何必繞上這一個大彎子。這必有瞞人的一個道理在內，他想到這裏，就猜中十之五六了，到了晚上，他又在床上，路續的想着，既是本地人就有見着他的可能。自己好像和他見過面，這決不是胡猜的，由大小姐今日嫁安慶人，與上次和安慶人訂婚聯想起來，恍然大悟，於今的華僑，就是以前的豆腐店小老板，大小姐實在愛上了他，非嫁他不可，所以讓他把姓名都改變過來了，好極了，他現在又有了一座內幕在我手心裏抓着，不怕他不理會我，不過這事還不能冒昧，我必得再找一人將他認一認，若是不錯，我再打我的算盤，越想越對，一晚都沒有睡好，次日起了一個早，並不要第二個人知道，就一直到了倪洪氏家裏來，洪氏提了一筐子米菜，要到井邊去洗，在大門口就和他相逢了，魯進回頭看着沒有人，向洪氏拱了兩拱手道，恭喜恭喜，洪氏也笑道，我明白了，聽說你們大小姐快要辦喜事了，姑爺是個在外國住家的財主呢，魯進道，她快要出洋了，不知什麼時候能回來，我引你去看一看她，好嗎？洪氏道，阿彌陀佛！你今年反該生兒子又發財，怎麼肯做起這樣的好事來了，只是我應當偷偷的去，不讓你們老爺知道才好，前兩天我到你們公館裏去了一趟，你們老爺暗地裏和我鬧了不少的脾氣，非要我離開省城不可，後來這孩子到南京到北平，總不在家，他才放了心，現在若知道我還要去，你們老爺一定會反臉的。我是個窮婆子要什麼緊？只是那孩子嬌生慣養這大了，你老爺真要不認她，那個再養得她起

，那不是害了她一生嗎，去是願意去，你能保我不出一點什麼毛病嗎，魯進笑着自向她家裏走，洪氏倒跟隨了進來，魯進低聲道，我是看了我們認識有二十幾年了，今天才來和你報這個信，你自己不要錯過了，老實告訴你，我們這位新姑爺，非常像你乾兒子小女婿，你何不偷去認認，洪氏聽了這話，作聲不得，却只管抖顫起來，向魯進望了道，不見得有這樣事吧？你們老爺立過誓的，你們大小姐，要嫁了姓周的，他就不要這女兒了，你們大小姐那有這大膽，還把他引了進來呢？魯進道，我們老爺沒有見過秋潮，也沒有見過周計春，冒沖不冒沖，他一概不懂，所以前到你家裏，在豆腐店看過那孩子的，他現在雖然身材長得高了些，然而那五官的位置總是跑不了的，在這些所在，我再三的留意，我就更加看出了不錯，而且他儘管滿口京腔，一快了就要出露安徽音來，我看那也是他故意做作的，越發的現出他的假來，洪氏戰戰兢兢的道，真有這樣的事，他們的膽子也太大了，不見得吧，魯進道，不管是與不是，你何妨去看上一看，洪氏手上提的一筐子米菜，竟是抖顫着，落到地上來，却拿不出什麼主意，菊芬手上拿了一件不曾縫紉全的褂子，走了出來道，媽，你爲什麼不去看看，乾爹死了兩年了，大概這個人還不知道，你不應當讓他知道這個消息嗎，洪氏索興坐在一把破椅子上，用手摸了頭道，我去得嗎，假如真是他的話，我也不能認他，你要知道，那樣一來，孔大小姐完了，你計春哥哥也完了，我們能得什麼好處呢？魯進道，老太太我這番來意你還不明白嗎，我的歲數一年比一年大了，還能在孔家當一輩子奴才不成，老實說，現在我找了這個機會，要請你幫我一點忙，讓他們小兩口子給我一千八百，萬事俱休，如其不然，我非喊出來給大家聽不成，說着說着他就變了臉了，洪氏道，魯二爺，你教我無原無故的去訛人嗎，魯進道，只你點點頭，說這新姑爺是你以前的女婿，我得了好處，將來就

分你一半，若不是的罷。也請你看個實在，我也就死了這條心，洪氏道，錢我不要，只要大家無事我陪你走一趟，倒沒關係，我若說不是的，你肯信嗎，你可不要誣賴好人呀，魯進道，你認定了不是的，我說是的，也是枉然，洪氏道好罷，你帶我進去看看，魯進道，白天我沒有法子帶你去，今天晚上八九點鐘，我悄悄的開了後門，等着你，引你到我們大小姐書房外面一間廂房裏藏着，你在暗處，他在明處，你自然看得清楚了，你認定了，我依然悄悄的把你送了出來，神不知鬼不覺，豈不是好，菊芬道，要去我也去，我母親是個老實人，怕他會鬧出什麼亂子來，魯進道，多一個人多耽一分心，你不去也罷，菊芬道，我非去不可，我不去，我娘也就不去，魯進道，你去就去，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得聽你媽的話，不能亂跑，也不許隨便作聲，菊芬道，這個我辦得到，你去佈置，就是，魯進見她母女依允了，以爲自己大功告功，歡歡喜喜的回孔家去，到了晚上七點鐘，他便溜到後門邊，悄悄的將門開了，門只一響，早有兩個人影子閃了過去，魯進低聲道：是倪大嫂子嗎？你們來得早呀，現在正是時候，你們跟我進來罷。在這冬天到了晚上八點鐘，那已經是很黑暗的了，這後門是由孔家花園裏通出來的。離着正屋燈火，恰是很遠，魯進放了他們進來，將門關上了，黑越越的，彼此只微微看到前面兩個人影子，洪氏心裏却捏着一把汗，在這樣黑夜裏，跟隨一個男子這樣走路，那算怎麼一回事，這話可又說回來了，自己現在這樣大年紀，也決不會犯什麼瓜田李下的嫌疑，便是碰到了人，只說是來看熱鬧的，也沒有什麼關係，她如此想着，也就自己壯起胆子來，一步一步的跟了魯進走去，一隻手四週扶牆扶壁，另一隻手便緊緊的握住了菊芬的手，彼此都是汗濕透了，菊芬雖是不會說話，然而鼻子裏噓噓的透着氣，還可以聽得到，洪氏將他的手輕輕的搖憾了幾下道：別害怕，我在這裏要什麼緊，跟着我走罷

，菊芬也不了解母親的話有什麼把握，不過有了這話胆子好像大些，於是探着步子，轉彎抹角，向裏面走來，先是多半在黑暗地方走，後來慢慢的遇到光亮了，然而魯進引着她們走，故意的在避開光線的所在走，最後他們由小夾道裏穿出來，對過是一所大廳，燈燭輝煌，人語喧嘩，而且還有些酒肉香，向人鼻子裏送來，魯進到了這時，也不避男女之嫌，拉了倪洪氏一隻衣袖，向前就飛跑，由這裏躡進一所傍院子裏去，此面一列房屋，只亮了一盞電燈，隱約之中，看出來是很華麗的樣子，身邊是南面的一道走廊，由這裏穿到西廂房的門口來，在這裏似乎魯進對於一切事情都已佈置妥當了，因之他手一扶着門，那門就開了，她母女二人，也不知到了什麼所在，被他一手一個拉着送了進去，到了那屋子裏，魯進隨手就把門兒帶上了，她母女二人，也不知到了什麼所在，只是在這裏嗅到一種汗臭味，身子所觸的，乃是一副光鋪板，似乎這個是一間底下人的屋子了，屋子裏面看不見什麼，這裏窗櫺上有兩塊小小的玻璃，由玻璃窗向外看着，借着上房那一線光亮，倒什麼都看得清楚了，洪氏心裏想，這必是向外面看去，可以看到大小姐和新姑爺的，因輕輕握了菊芬的手，低聲道：你千萬不要作聲，菊芬將手一揮道，我知道，洪氏因為她的聲音太沉重，也就不敢再說話了，二人都各守了一塊玻璃，眼巴巴的向外望着，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新姑爺不會來，大小姐也不會來，便是引了進來的魯進，也不會由這裏經過，菊芬究竟有些小孩子脾氣，首先就有些不耐煩，頓着腳，輕輕的道，這個人不是故意拿我母女開玩笑嗎，既不見個鬼影，我們又出去不了，他再要不來，我要出去了，洪氏輕輕的喝道，少胡說，俗言說等人宜久，你是等的這個樣子，其實並沒有多少時候，菊芬歎了一口氣摸着那床鋪板，自己先躺下了，但是洪氏口裏如此說，心裏也是很感到煩燥，既然動不得，又怕耽誤久了，夜深不好出去

，自己也後悔。不該這樣的來，先還抹了窗格外看看。後來見窗格外並沒有什麼，看着也是煩悶。於是悄悄的摸到床邊，緩緩的躺了下來。不想他們躺的這副床鋪板，不過是用兩條窄板橙支搭着，根本就不怎樣的堅固，菊芬一個人睡在上面已經有些搖搖擺擺的了，再加着洪氏忽然睡了下去，床板向下沉着，哄然一聲，把這床架倒塌了下去。倪洪氏母女本來就有些心緒不寧，現在於黑暗之間，重重的向下跌落着，聲音發生出來，又是這樣的大，二人早是嚇慌了，慌亂着摸索爬了起來，不是將桌上放的燈罩碰着落下來了，便是將桌子下面的瓷面盆打翻過來了，這時，有個人由外面喊了進來道：「這又是狗和貓在打架。不定要打碎多少東西，說着話時，一陣腳步響，有人走進這屋子來，這時，母女二人嚇着抖成了一團，那裏曉得答話，或者想個辦法，那人既是走進來了，看到裏面黑洞洞的，又沒有一點聲息，自言自語的道：「這是個空屋子。打碎了，也不過是些破東西。由着小貓小狗去鬧罷。」他口裏說着人已向外面走了出去。洪氏蹲在地上，心裏便暗暗的叫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那人走了出去，却有人問道：「空屋子裏什麼東西，這樣大響一下，又一人答道：「是貓和狗打架，那人答道：「這可糟了，我有兩塊臘肉放在那裏，必是讓狗拖去了，只一聲，便有一道白光，射進這西廂房來，乃是來人手裏所持的手電筒亮了，洪氏母女再想要躲閃，已是來不及，那兩個人隨着電光走進來，首先啊喲了一聲道：「了不得了，有賊了，洪氏縮在牆角裏，週身抖顫，那裏說得出話來，那兩個人隨電光進來，猛然看到了兩人，也是向後一縮，及至看得清楚是兩個女人，便用燈光注着喝道：「你們是什麼人，洪氏兩手亂搖着道不不……我們是……：另一個人却是大聲叫道：「有了賊，不到五分鐘，屋檐下電燈亮着，擺了滿院子人，早有幾個男僕，橫拖直扯，將倪洪氏母女，扯到了院子裏來，這院子裏不但有了孔善人，便是孔善

人的大姐姐，也站在許多人後面看熱鬧，孔善人口裏啣了雪茄籠着袖子，臉上緊繃繃的紅着，瞪了兩隻大眼向倪洪氏母女望着，在電燈光下，他將洪氏看清楚，啊啞了一聲道，這還了得？你不是住我房子倪家的嗎，你深夜藏在我家中作什麼，你說！哼！這必有餘黨，大家四處找找看，男女僕人，答應了一聲拿着燈帶着棍棒紛紛的屋前屋後去找着，菊芬被人家拖了出來，始而是覺得別人把她當賊，這一件可恥的事，後來看到了孔善人，又看到孔善人身後，站着一位摩登姑娘，心裏就想着，她的面貌，有些和我的相片相同，這就是孔家大姐姐，我的姐姐，我的情敵了，不想我一輩子的幸福，都犧牲在這位姑娘手上她心裏如此想着。眼睛就不免只管向這位姑娘身上看着，令儀向孔大有道，你看那東西還把眼睛瞪着我。孔大有用手指着洪氏，又指着菊芬道：這是誰？你說！她她……她是我姑娘，不過……不過陪我來看看，沒有她什麼事令儀道：爹！她們就是住我們房子的那姓倪的嗎？孔大有道，是的，這東西搬家的時候，還訛了我一筆錢。於今倒來偷我，我若是饒了她，好人沒有人做了，來啊！把她們送到警察局裏去，令儀指着菊芬的，你這賤貨，賊骨頭，你也配嗎？菊芬道，大姐姐，我什麼事不配？洪氏道，大姐姐，你不要冤枉好人啦，我們有話不願說，令儀指着聽差道，把這老東西捆起來，先掌她的嘴我要她賊婆叫大姐姐，令儀吩咐了，早有兩個男僕，向前去捉洪氏的手，洪氏身子一閃，身後有個僕人朝定她的後腿，一脚踢出去，洪氏蹣跚一聲，便蹲在地上，菊芬跳了起來，兩手高舉着道，你們不要亂動手打人，我們不是自己進來的，是你們二爺魯進，請了我們進來的，你孔善人名聞四海，能誘人犯法嗎？孔大有將手揮着大眾道，且莫動手。聽他說。我問你。魯進爲什麼請你娘兒兩個進來，菊芬道。媽，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說了。一來免得負了賊名。二來免得你挨打吃官司，就向孔大有道，你們不

是有一位新姑爺上門了嗎？孔大有道，不錯，這又和你什麼相干。菊芬冷笑道，自然相干啦。你們家裏聽差，說那人好像周計春，請我娘兒兩在暗中來認一認，不是周計春，他依然悄悄的送我們回去，若是周計春，哼！我也不說了，我們來，沒有什麼壞意，爲什麼這個樣子對了我們，說時，人向天井中間站着，兩手叉了腰，瞪着眼道，我說了實話了：這有什麼大罪嗎？好在不是我們自己進來的請你把魯進找來對質再說，他這一篇話，不但孔大有目瞪口呆，連令儀紅着臉，心裏也跳慌了。

第三十六回 事白各斷腸生離死別 病痊一哭墓地老天荒

當菊芬理直氣壯的，在許多人中間，喊叫起來以後，大家都發了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孔大有想了一想，便改成了和氣的顏色，向菊芬道，既是這樣說，我就去把魯進叫了來，倪家嫂子，魯進還常到你們家去嗎，倪洪氏兩手捧了腿慢慢的坐了起來道，他一年也不到我家去一回，孔大有道，那麼，他今天引了你們進來，是什麼用意，洪氏道，我不曉得，你去問他，孔大有道，你居然肯來，那又有什麼用意呢，菊芬道，你裝糊塗嗎，周計春是我母親的乾兒子，他老子死在我家，我娘兒兩個，當衣服給他收殮的，他若是來了，我們應當見見他，給他一個信，我們過去的事，你應當知道，說着用手指了令儀道大小姐，你，哼！冷笑一聲道，你能說不知道嗎，我們有人引了來的，這有什麼不對，令儀雖是在文際場上什麼風浪都經過了，但今晚上這個場合，她實在沒有法子對付，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來，孔大有既不能對她娘兒兩個怎麼發脾氣，就頓了脚道，這還了得，魯進呢，快叫他來，這還了得，魯進知道這事弄糟了，原來是藏

躲開起來，後來一想藏躲着也不是個了局，就由人叢裏面答應了出來道：「我在這裏啦，說着走到孔大有面前低聲道：『老爺我這是好意，你老不要錯了，我看這位新姑爺，有好幾分像周家那孩子，我請倪家嫂子來認一認，不是的呢，那就不聲不響的完了，是的呢，我私下對你老說上一聲，你老也好自作打算吧。』孔大有望了他道：『你爲什麼事先不和我說明，這一層現在且不要去管，你把秋少爺請了來，讓他們認認，他這一句話說出來了不打緊，令儀站在他身後，幾乎是把那顆芳心跳出了口腔子來。』低聲道：『這不是一件笑話嗎？讓人家知道了這事的緣由，我的面子在那裏擺，孔大有道，不然，他要不來讓人看看，那倒弄假成真了。他來了我們且不要說明，假使倪家母女並不認得他只要她擺擺手就完了，這些原故，他怎會知道，快請姑少爺，只這一句，許多僕人答應着，不多大一會工夫，就把計春請了來了，計春只聽說孔家捉到了賊，自己是位新親，不便亂跑，沒有來看，這是岳父打發人請了來，倒有些莫明其妙，走到這院子裏，見人叢中站了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面貌很熟，再看到她身邊，站了一位半老婦人，正是自己舊岳母，不用說，這是自己拋棄了的未婚妻菊芬了，兩年多不見，她成人了，她們爲什麼在這裏，這一種原由，那不用說，一定是知道我了，自己看清楚了，想明白了，一霎時，便如罪犯驗明正身，立刻就要拿去正法，不是心跳，簡直是週身的肌肉顫動了，總而言之，腦筋已失去了主宰，站在這裏，五官四肢，自己一樣也不能去指使，只裏她爺兒兩人一開口，就是對自己宣佈死刑了，孔大有指着他道：『倪家嫂子，你看看，這就是我們的女婿，你認識他嗎？』令儀站在這裏，幾乎跟了這句話，要栽到地上去，倪氏注視着道：『這位就是新姑少爺嗎？』孔大有和了全院子人，都把眼睛注視着他和計春身上，計春本是呆了，索興裝成莫明其妙的樣子，只是微笑，孔大有道：『怎麼樣？你認得他嗎？』洪氏

搖搖頭道，不認得，這二個字，真出乎令儀計春意料以外，猶如吃返魂丹一樣，立刻活過來，才將鼻子眼裏悶住的那一陣氣呼了出去，孔大有道，你不認得！燈下你看不清吧？你上前去，再仔細的看看，倪洪氏果然向前兩步，向計春臉上望着，計春雖是不斷的發出微笑來，然而他四肢冰冷，心裏分不出數次的來亂跳。倪洪氏道：不認得！不認得！孔大有雖聽她這樣說了，但是看到計春那樣惶恐的情形，究竟很是疑心。便問菊芬道：你認得不認得？菊芬道：我媽不認得，我自自然不認得了，魯進兩隻眼睛比在場的任何一人，都要睜得大些，他看到令儀站在那裏發呆，計春在那裏作苦笑，都是掙扎着鎮定的，至於洪氏說話，聲音顫動，眼淚幾乎要流出來，菊芬說話，帶着冷笑，分明生氣，這裏面更是有內幕，便道：倪家嫂子，你說的都是實話嗎，洪氏用手指着天道，天在頭上，我是憑着我的良心說話，孔老爺，說着，向大有微笑道，你還要把我們送警察局嗎？孔大有眼看這事究竟有些蹊蹺，今天晚上，一時分辨不出是非來，過一天仔細考察，總可以水落石出，便道：你們來的意思，既沒有對我怎麼樣，我孔家是善門，還能難為孤兒寡婦嗎？你回去罷，菊芬道：我媽讓你們踢了一腳，和孔家老爺討些跌打損傷的藥我們拿回去吃罷，令儀道，賞你們五塊錢罷，菊芬搖着頭道：我們不要錢，……洪氏不讓他把話說完，扶了她就搶了把出去，計春看到，不由得眼睛隨了她們的後影。想跟上去。但是看了令儀站在這裏，一動脚，又停住了，令儀逃過了這一層難關，神志已定，想到魯進這奴才掀起這大的風浪，實在可惡，便向孔大有冷笑道：我們家裏人待底下人也太好了，這樣無事生風，魯進見她突然說起硬話來，心中大是不平，搶着道：這件事裏頭有黑幕，令儀道：有什麼黑幕，你一個當下人的？也太驕橫了。明天你就和我走，魯進道：我不能走！你們有把柄在我手裏，今天這件事你們遮掩過去了，你們還有一伴大大的

黑幕在我手心裏呢，令儀氣極了，跳上前來，一掌就向他臉上撲去罵道：你這奴才，也欺人太甚了，魯進那裏肯受，回手就要打令儀，早有幾個僕人搶上前來攔住了，魯進跳着脚，叫起來道：這丫頭打我，我不能依她，丫頭你以為你是孔家小姐嗎，你作夢，你是四十八吊錢，老爺買了來的，孔大有早是氣得抖顫只叫反了，這時喝道，你這混帳東西，你這樣不分上下，我重重的辦你，魯進被幾個人攔住指手畫脚的叫道，事到於今，我一不作，二不休了，你們以為這大小姐姓孔嗎，別不害臊了，她就是這倪家嫂子的女兒，八九個月的時晚，她母親病得要死，她父親沒有錢請醫生賣給我們老爺了，老爺本來不肯要，她父親說，她媽要死，她沒有乳喝，一死就死兩個，求老爺把她收留下來，老爺見她父親說得可憐，將她收留下來了，給了她父親四十吊錢，後來又補了八吊錢，都是我經手的，丫頭，你聽見沒有？你父親有了這四五十吊錢，才把你母親的病治好，你母親自己說，她的一條性命，是賣了你救活的，好像你是她一個恩人，所以雖是幾個月時候，就把你賣了，她這一世，也不能忘記了你，你的妹妹也知道這事，她是一個講孝道的姑娘，不和你計較這些，所以你以前要嫁姓周的，她就把姓周的讓給你，他們有話在先，不認你的，而且認了你，會打斷了你一生的富貴，所以今天你罵她，你打她，她都忍受了，我看她們母女兩個，不說的話就多了，還不止我知道的這一些呢，令儀拉住了孔大有道，爹，他說的這些話是真的嗎？孔大有嘆了一口氣道：你去問你的母親罷？只這句話，孔太太由人叢裏擠了出來，執着令儀親手道：孩子，你不要害怕，我生的也好，我收來的也好，你總是我幾個月看着大的，我不能讓別人將你帶了去，令儀一時之間，說不出心裏那一番酸甜苦辣的滋味，拉住了孔太太的手號陶大哭起來，魯進在一邊冷道笑：我是造謠嗎？這都是實在的事吧？孔大有指着他，跳着脚罵道，

你這東西，實在是混帳。我也養你二三十年了，到今天還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你這道，我就是這樣辦了，設使你老爺覺得我辦事不對，只管開革我，但是我有這一張嘴，就許我說話，以後我還是要……哼！你看着罷，說畢，他就向外走了，這一齣熱鬧戲，到這裏算是收場了，這却把那個本在局中置身事外的周計春，呆呆的站住，說不出一個字來，依然把兩隻手插在西裝褲袋裏，呆呆的站在一邊，孔大有看了他那樣子，知道他也很是難受，無論他是不是周計春，現在鬧穿了令儀是買來的女孩子，而且還鬧個當面不認親生母，這樣作新姑爺的，不能不發生些感慨，於是向計春道，今天這場事，真是出乎意外，現在夜已深了，有什麼事，到了明天我們慢慢再商量罷，計春答應了一聲是，身隨着聽差，走向特設的客房裏來，心裏自是不住的尋思着，今天晚上這一關，真是險極了，假使乾娘將我認了下來，那又不知道鬧成了一副什麼局面，她寧可自己吃虧，却是不肯把我的真面目揭了出來，這雖是爲了成全她女兒，實在也是題全我，我怎能夠忍着心不理她們呢？但是理了她們，我的真姓名就要出來了，孔大有還肯將女兒嫁給我嗎？現在我知道了他女兒的內幕，他必定加倍將就我，我正好借了這個機會，多弄幾個錢，原來約好了的五萬元的留學費，兩千元的川資，三千元的服裝費，那是車成馬就的了，我若一露口風，自然我的婚事要取消，便是孔大有對於這個女兒，也許真要驅逐出去，我怎麼辦，還是作有錢人的姑爺，望着出洋呢？還是說穿了，同歸於盡呢？他坐在客房裏椅子上，手撐了頭，慢慢的沉思着，在他如此思索的時候，便是那嚶嚶的哭聲，隔道院子，隨風傳了過來，這無須說，必是令儀哭，本來來的，她又羞又愧，教她什麼法子下台，只有哭了，說到這個愧字，我對我的乾娘，今天板臉不認她，真虧我作得出來，好在我娶菊芬，她是我的岳母，我娶令儀，她還是我的岳母，造化弄人

，真是無奇不有，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我不認岳母，反正我娶的是她女兒，他饒恕了我，那還有可說，菊芬那小小年紀，受了孔家這樣的侮辱，我不認她，她就不認我，她對於我，也太肯讓步了，難道我就一點不受她的感動嗎？可是，教我有什麼法子？認了她們，我就完了，令儀也就完了，這也不是我乾娘的本意，他只管沉思着，那裏能夠睡得着，背了兩隻手，只管在房子裏徘徊着，身後忽然有人輕輕的喊了一聲！姑少爺，計春回頭看時，便是那多事的魯進，於是板着脸道，你還有什麼話可說，魯進微笑道，我在門外看了大半天了，好像你有很重的心事，計春道，你惹了這樣一場大禍，我怎麼沒有心事，魯進微笑道，那麼我索興告訴你一點消息，讓你添些心事罷，那個賣豆腐的周世良，前年冬天由北平回來，下船就病了，當晚死在倪家，據他自己斷氣的時候說，是兒子害了他，計春道，你瞎說，他口裏如此說着，臉上的顏色變白了，魯進看着，越發知道了他的心事，又微笑道，今天晚上，你沒有出來的時候，倪家二姑娘，當衆就說出來了，你不信……說時，一個聽差進來倒茶，魯進道，開豆腐店的老周，不是死了嗎，聽差道，死了，想兒子想死了，聽說死的很慘，幾乎找不着棺材來裝殮，魯進道，倪家二姑娘不是說了嗎，還是他母女兩個當當辦的喪事呢，唉，人生要兒女作什麼，不過是淘氣受累，計春聽了這話，心中像開水澆了一般，那裏還能作聲，他立刻想到，自己錯怪了父親了，他回來就死了，後來幾個月，才有族人驅我出族的事，這與他無干呀，他便坐了下來，伏在桌子上，將兩手環抱着來枕了頭，魯進向那聽差道，我們出去罷，姑少要睡覺了，計春也不管，只是這樣的伏着，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淚痕滿面，口涎牽絲般的流着，眼睛紅紅的，人是哽咽着說不出話來，他覺得倪氏母女太好了，也太苦了，應當看看她們去，縱然這件事鬧翻了，也不能管了，他下了這樣的決心，就

不會睡覺，只是抬起手來，不住的看那手表，可是這時已經一點多鐘了，在安慶，這決不是去尋找人的時候，姑且忍耐着，到了明天早上再說，他自己抽出手絹來，擦去眼淚，扭息了電燈，漆黑的在屋子裏坐着了，到了窗子外面，由魚壯色變到一切的事都可以看見了，他也再不躊躇，自己已向大門口去開大門，要向外走，當他開大門的時候，却把門房裏聽差驚醒。就喊着問是誰開門，計春道：我是你們姑少爺，要到倪家去看看，她們家住在那裏，門房披衣搶着出來道：不要先通知老爺嗎，計春道：還偷着去一會子，立刻就回來的，說着：掏出兩塊現洋來塞在那人手上，那人有了錢，不但不來攔阻着計春，而且把倪家的詳細地點，也就告訴他了，計春出得門來，直向倪家跑去，那大街上的店戶，多半未開門，曉色濛濛的街上，罩在薄霧裏，那未曾息滅的路燈，零落的，黃昏的，在電線桿上站着，這便是一種淒慘况味，計春在那寂無人行的街上想着，自己也未免來得太早了，乾娘聽到敲門聲，心要吃上一驚，以爲我來和她算賬的，我得在敲門之先，就要用溫和的話來安慰她，計春自以爲是的走了去，可是到了那條巷子裏，老遠的就聽到有婦人的哭聲，計春本來心裏很亂，聽到了這種聲音，就以爲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心裏更慌，站住了腳，靜靜的聽着，好像哭兒哭女，自己決沒有什麼人這樣來哀哭的，又是自己心多了，於是沿着人家的門牌，一家家的找去，及至找到那號門牌，大門開着，門口燒了一堆紙灰，哭聲正由這屋裏出來，計春看到，不由倒退了兩步，原來那屋子裏一羣男女紛亂在一處，倪洪氏披頭散髮坐在地，上號眺着哭，彎了腰鼻子眼淚一齊向下流，計春頓了一頓，正不知如何是好？裏面有兩個男人搶了出來，指着他道：你不是周計春？計春點着頭道，我是……那人道：好，你來得好，倪家小姑娘昨天晚上回來自盡了，計春張開了嘴，只說得一個啊字，兩個人就把他拖了進去，叫道：大嫂

子，這小子來了，洪氏一抬頭，兩手抓住了計春兩隻手，哭着道：「你看不見她了，她回來之後，一個人在裏頭小屋子裏睡，我以為她生氣了，也不敢勸她，半夜裏我起來看她。她：她：她上吊了，我的兒啦，你苦啊！說畢，放了計春，一頭向牆上撞去，幸而有人在旁：一把將他抱住，計春便是鐵石的心，到此時也不能不哭了，向屋子裏面看時，菊芬直挺挺的睡在鋪板上，用一塊紅布，將臉遮蓋了，計春看到，也是跳脚大哭起來，口裏喊着道，爲什麼就死？你什麼就死？因他哭得樣這哀痛，將屋子裏一班幫忙的人怨氣稍微和緩了些，就有一个人搭腔道，你說她爲什麼要尋死嗎？這裏有她一封信，你看罷，說着，將一封信塞到計春手上來，計春一面擦眼淚，一面將信拆出來看，那信寫的是：

母親：我對不住你，我永別了，今天晚上，我遇到了那人，見他木頭一樣，眼睜睜看了我們，只當不認識，人心是多麼可怕呀！我委屈求全熬到今日，幾幾乎落了一個賊名，我覺得這件事太可恥了，太讓我灰心了，我活到一百歲，便是傷心到一百歲，不如早死了好，我死後你再和他去辦交涉，我想他們可以可憐可憐你了，恕我不孝罷，兒菊芬絕筆

計春看完了，只管跳脚，哇哇的哭着，正紛亂着，大門外又是一陣亂，向外看時，脚是令儀帶了一羣男女僕人飛跑而來了，她到了大門口，見裏面這樣一片哭聲，也是一怔，看到洪氏坐在靠牆的一張矮椅子上，垂了頭硬咽着，便道，媽！我現在明白了，來認你和妹子了，她說着，正待進去跪下來，洪氏站起來，猛然的伸出兩手，將她緊緊的摟住，又大聲哭起來道，兒啊，你明白晚了，你妹子自盡了，她這一生委屈死了，她委屈有三年了，她不能再委屈了，所以……計春聽了這樣哀哭叫屈聲，猶如人家用尖刀刺了在他心上一樣，一陣酸痛，人就昏沉沉的向地上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便一切人事都不知了，等他醒了過來時，已經發覺，是睡在醫院裏，自己看看窗戶外面的太陽光，已經有些歪斜，那麼，爲時不早，自己已是在醫院裏睡了大半天了，醫生見他醒過來了，又在他身上偵察了一遍，就對他道，不要緊的，你好好的休養三五天，就可以出院的，計春道，是什麼人送我到這裏來沒，醫生道，是令岳孔府上派人送來的，我們這就去和他通電話，說你醒了，大概不久就有人來了，計春心裏想着，難道到了現在，她還肯認我作女婿嗎，這也就怪了，她如此的想着，在痛苦裏面稍微又能得着一點安慰，只在一小時以後，醫院看護引了一個人進來看他的病，計春認得，便是在北平會同住過會館的劉清泉，連忙由被裏伸出手來，抱拳相迎，劉清泉笑道：周先生，你好好的養病罷，我是回城將拿賬本的，碰上這件事了，我要是早回來一天，也許沒有這場禍，計春道：你來了，就好極了，我要和你打聽打聽，我父親的事情，劉清泉道：令尊嗎？就葬在玉虹門外，土地廟邊，那裏是通貴縣的大路，計春點點頭道：我乾媽把他葬在那裏，我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請問你，我父親到北平去，聽說是流落了……劉清泉搖手道，這話過兩天再說罷，這裏也不是談話的地方，計春以爲說多了話，醫生是要干涉的，他不說也罷，聽他的話因，好像還要找一個較穩妥的地方，慢慢的來談一談，那麼，總算他念書，還是用善意來維持的了，自己心裏這樣的想着，也就期待着劉清泉家的約書，在醫院裏休息了兩三天，每天來探望的，只是劉清泉一人，他心裏想着，洪氏受了這樣大的刺激，或者病倒了不出門，可是令儀並未和我有什麼隔閡，可以她也不來看我呢，自己也會把這話去問劉清泉，就却答覆的是，大小姐心裏那一分難過，大概不比你差什麼，這個時候，你可不必去追問了，過兩天你自然會明白，計春看他這情形，好像令儀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自己也就更急於要知道這實在的情

形，到了第四天，他萬分隱忍不住了，就和醫生說，一定要出院，不容他出院時，他就自己跑了出去，醫生出於無奈，這才將劉清泉用電話找了來，劉清泉對於他要出院的這一層，却並不攔阻，只是要和他一同出去，計春想着，事情鬧到那種樣子，自然也不好意思單獨的進孔家的門，有了劉清泉來陪伴着，這就極好收場了，因之也沒有怎樣的考量，跟了劉清泉就走，但是他所走的路，彎彎曲曲的，直引着他走進一家旅館去，計春始而還以為他引着來會什麼人的，後來他和計春開了房間，付了房錢，這才讓計春吃了一驚，因問道：怎麼樣？孔府上不許我去了嗎？劉清泉讓他坐下，笑着還遞了一杯茶到計春手上，這才道，周先生，你是聰明人，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做東家爲人思想很舊的，他現在知道周先生爲了令尊的事，和全族人脫離了關係的，且而又有把戲劇明星秋潮的照片，送給做東看了，那麼，秋朝就是秋潮，這也很顯然，依了做東家的意思，覺得你是個明星了，婚姻兩字，是不成問題的……計春點點頭微笑道，他又要悔婚，這也是當然的，劉清泉道：別忙，你等我說完，做東家的意思，若是周先生還有意讀書的話，她情願在一次次之下，幫助你一千八百的學費，以後彼此就不必通消息了。計春道：孔小姐現在呢？劉清泉想了一想，笑道：她不大自由了，但是她很對得住你，你父親病在北平小客店裏的時候，是她送到醫院裏去的，要不然，令尊恐怕就在北平過去了，計春低着頭想了許久，忽然昂着歎了一口氣道：這樣說起來，我是把所有的人完全都辜負了，多謝多謝！你們老爺的好意，要送我的錢，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受人家的恩惠了，我也沒有臉再去見你們小姐，煩你傳告一聲，我這幾年唱戲，愛人太多，也不知道什麼叫愛情，我和她訂婚，不過是想騙那五萬元的出洋費，現在我是天地間一個罪人，我不忍騙人了，請她不必掛念我罷，這時候還早，我要到我父親墳上去痛哭一場，晚上

就搭船到南京，我依然沿江北上求學。劉清泉道，你有錢嗎，計春道，我沒有錢不要緊，我作到那裏是那裏，大不了。是把我的性命犧牲了。我爲了要完成我父親的志願。把性命丟了。那比我現在自殺了强的多，好罷，旅館也不用住了，我走了。說畢。他起身，就向外面走着，劉清泉跟着出來時，計春已經走得很遠了，劉清泉因他說明了，是到墳墓上去，這似乎無追趕他之必要，也就只好由他去了，計春走上了街，將身上儲蓄的錢，買了一瓶酒，幾色水菓，一束紙錢，出了西門，慌裏慌張，就向玉虹門而來，這時，已經到了下午四點鐘，正是小學生下學回家的時候，不斷的看到小孩子背書包，在街邊走，有的有大人領着，有的是合了小孩子的伙伴走，計春看到，想起以前自己在省城讀書的事，便覺心如刀割。他正爲着難呢，却見一位五十附近的人，背上負着一位八九歲掛書包的男學生，那孩子只管用手去亂摸那人的頭髮，那人也不但不生氣，而並還哈哈的笑着，計春呆了，却有些不服，那人望了他笑道，先生，你有所不知，我就是這個男孩子，慣壞了，只要他好好的念書，淘氣一點，那是小孩子的本性，也就不去管他了，計春點頭道，作父母的，都是這樣想，那個作兒女的，能體量父母的苦心，那人笑道，這位先生，你真是好青年，你老太爺有福氣，有你這樣好的兒子，計春不敢向下說了，怕是會落下眼淚來，一路走着，看了那小兒女的母女，笑嘻嘻的歡迎兒子回家，心想他們必是這樣的繼續向下做，將兒女由小學升到中學，由中學更升到大學，結果呢像我也是其一吧？他心裏慌亂着，穿了小巷，走到玉虹門，這玉虹門有安慶一道子牆，當年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軍隊，兩下對峙的時候，在山頭上新建築的，出了這門，高高低低，全是亂山崗子，山崗上並無多少樹木，偶然有一兩株落盡了葉子的刺槐，或者是白楊，便更顯着荒落，不過山上枯黃的冬草，和那雜亂的石頭，也別是一種景象，這裏

又不斷的有那十餘文的山溝，乃是當年軍營外的乾濠，西偏的太陽，照着這古戰場的山頭，在心緒悲哀的人看着，簡直不是人境，所走的一條大路，是通計春家鄉的，在那邊山坡上，不斷的擁出一些土饅頭來，有的土已稀鬆了，棺材洞穿露着不全的骷髏骨在外。計春站在一個小高坡上一望，烏鴉陣陣的，由頭上飛過去，西北風由昏黃的太陽光裏吹到人身上來，却別是一個冷法，在斜坡那面，緊傍了大路，有個小土地廟，那裏也有許多亂墳，父親必是埋在那裏了，一口氣直奔過去，果然是高高低低，有十幾個墳，其中有一個墳頭短短的碑，望了故鄉的路，上面寫着「故周世良之」那個「墳」字，已經被土埋着了。計春靜悄悄的，將手絹裏包着的水果陳列着，將紙錢解散，擦了火柴來焚化了，將酒瓶打開灑了酒在墳頭上，一陣心酸，便跪在這短碑之前，自己哽咽着，不知身在何處了，耳邊聽得有人在大路上道：那個穿西服的人對墳頭下跪，奇怪，又有人道：那大概是替父母上墳的，這個年頭，青年人肯替父母上墳，也就難得了，一百個裏面，難找一個，又有一個人道：你這一包餅，買回去給什麼人吃？又有人答：給兒子吃？又問：你既知道一百個兒子……那聲音越說越遠了，有些聽不清楚，計春依然跪在碑前，口裏叫道：父親，我是天地間一個罪人，你饒恕我，讓我自新罷，我的心碎了，那西邊的太陽，快要沉下去，發了土紅色，靠近了白茫茫的江霧，他好像不忍看這大地，因為這大地上有無數的父母，在那裏作牛馬，無數的兒女，在索着牛馬的血汗，去做小姐少爺，計春這一聲我是天地間的罪人感動了太陽，所以太陽的顏色，也慘然無光了，

（完）

康德四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現代青年

每部定價一元

現售特

外埠函購

現

• 原著人 •

張

奉天

• 發行人 •

唐

奉天大

• 編輯人 •

申

奉天大

• 印刷人 •

唐

奉天大西

• 發行所 •

奉

奉天大西

• 印刷所 •

奉天三友

• 代售處 •

全滿書局

本局出版圖書目錄

著作人	書名	全冊	價目	郵費
張恨水	現代青年	二冊	六角	六分
張恨水	鏡花水月	二冊	五角	四分
張恨水	摩登小姐	一冊	三角五分	二分
張恨水	銀漢雙星	二冊	三角	二分
劉雲若	春夢啼痕	二冊	六角	六分
顧明道	東方神俠傳	二冊	五角	四分
顧明道	紅顏薄命	一冊	四角五分	四分
顧明道	陰陽劍	一冊	四角	四分
顧明道	歌女淚痕	一冊	四角	四分
程瞻廬	奇緣艷史	全書五集	每集四角	四分
程瞻廬	奇艷史外傳	二冊	六角	六分
巴金	春天裏的秋天	一冊	三角	二分
曹乃文	試郎心	一冊	二角五分	二分
耿小的	箱屍奇案	一冊	三角	二分
吳暗影	影名趣綴	一冊	一角	二分

代售 均有 書局 全滿 譯註人

著名這古戰場的山頭，在心
 嶺理學概要那邊山坡上，不斷的擁
 擠着，春站在一個小高坡上一
 算備代數詳解，却別是一個冷法，在
 讀書，在那裏了，一口氣直奔
 故鄉的路，上面寫着「故
 看的水果陳列着，將紙錢
 跪在這短碑之前，自己哽
 墳頭下跪，奇怪，又有人
 郵票印得
 二分以下
 爲限否
 可以開
 前，口裏叫道：父親，我是
 陽，快要沉下去，發了土紅
 數的父母，在那裏作牛馬，
 奉 地間的罪人感動了太陽，所